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册目次

還山遺稿二卷 （元）楊奐撰 考歲略一卷 （明）宋廷佐撰 附錄一卷 （明）宋廷佐輯
明嘉靖元年宋廷佐刻本 〇〇一
魯齋遺書十四卷 （元）許衡撰 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江學詩刻本 〇五五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元）劉因撰 元至順元年宗文堂刻本 二三六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四卷 （元）胡炳文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二年藍章刻本 三四四
姚文公牧菴集不分卷 （元）姚燧撰 清鈔本 四一九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 （元）曹伯啟撰 後錄一卷 元至元四年曹復亨刻本 五四四

還山遺稿二卷

（元）楊奐撰

考歲略一卷

（明）宋廷佐撰

附錄一卷

（明）宋廷佐輯

明嘉靖元年宋廷佐刻本

還山遺稾二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奐撰。奐字煥然、又名知章、乾州奉天人。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凡秋試四中選、而春試輒不第。入元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越十年致仕歸。事蹟具元史本傳。考集中嘗僮記、稱所著有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記六十卷。元史本傳則僅稱有還山集六十卷。元好問作奐神道碑、則稱還山集一百二十卷。卷目均參差不符。然舊本不傳、無由考定。此本乃明嘉靖初南陽宋廷佐所輯。以掇拾殘賸、故名之曰遺稾。凡文一卷、詩一卷、冠以考歲略。又附錄傳誌題咏之類爲一卷。併各以採自某書、得自某人及石刻今在某所註於下。蓋明之中葉、士大夫偶著一書、猶篤實不苟、必求有據如此也。奐詩文皆光明俊偉、有中原文獻之遺、非南宋江湖諸人氣含蔬筍者可及。其汴故宮記、述北宋大內遺跡。與姚公茂書、論朱子家禮神主之式。擧所見唐杜衍家廟及汴京宋太廟爲證。東遊記、述孔林古蹟尤悉。皆可以備文獻之徵也。

陶宗儀輟耕錄稱奐嘗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烟慘淡控三巴、漢燼將然蜀婦嗟。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攻宋軍回、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云云。是郝經以外、又有斯人、亦具是卓識矣。

予家渭川竹林自少遊芻溪南溪坳塘累視石上紫陽楊先生詩律清逸爽髓寡適群輩稽其名為奐字為煥然世為奉天人紫陽為號予甚賞慕然㦲日為名騷墨後閱元史列傳暨其墓狀始知先生修家子金仕國子元造化闢陝諸彥為後學著蠹乃近世眞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予喜曰人不得而睹也得觀其書幸哉歷詢諸鄉先進則皆曰華夷大一變其書世或不有予憮然歎曰惜哉元以及今幾何日文獻泯如也今歲春予偶漂泊南陽

太守宋西岩子先生鄉士館延予城南官舍談暇忽出書授予云還山遺稿予以為全集也驚喜曰幸哉予終當饜膏先生之腴而曰非也寔我旁求三十年僅獲百一所謂泰山既摧片石是珍而掬勺水于竭海者也故云遺稿耳予乃長歎曰文獻果泯如耶惜哉於是披書涉獵至正統八例東遊記內一告文與姚仲茂論家廟遺制而後自喜尚得以窺夫先生光明浩博之學足繼古大儒之緒餘草自其枝葉後人追紹厥風即是可尋也而復嘆先生生長老死夷狄之代徒抱斯文未致大鳌厥施也而又深喜夫宋子致志之勤星金點玉搜羅無失字缺所疑事注所在俾先生之學卒不墜地不減子弟於其父兄且將命梓以嘉惠天下傳之至也而又深歎夫予之玩愒日月視宋子尚友古人之篤瞠乎其未及也宋子歛容謝曰尚友惡乎敢亦惟仰師焉而未能耳予曰體哉謂尚友則近忝謂仰師焉則恭恭則虛虛則弘弘則求乎宋子名廷佐字良弼

嘉靖元年二月十五日終南山人王元凱堯卿書

楊文憲公考歲畧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丙午公生

丁未二歲

戊申三歲

己酉四歲

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五歲

辛亥六歲

壬子七歲

癸丑八歲

甲寅九歲

乙卯十歲

承安元年丙辰十一歲

丁巳十二歲丁內艱按程夫人墓碑云夫人卒於承安二年丁巳四月三日則公年十二遺山謂十一丁內艱則元年之丙辰非矣

戊午十三歲

己未十四歲

庚辰十五歲秋試長安中選

泰和元年辛酉十六歲春試很中儗等

壬戌十七歲

癸亥十八歲

甲子十九歲

乙丑二十歲秋試長安中選

丙寅二十一歲春廷試萬寧宮下第

丁卯二十二歲

戊辰二十三歲

衛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二十四歲

庚午二十五歲

辛未二十六歲

崇寧元年壬申二十七歲

宣宗貞祐元年癸酉二十八歲

甲戌二十九歲

乙亥三十歲丁外艱如洛

丙子三十一歲

興定元年丁丑三十二歲

戊寅三十三歲

己卯三十四歲

庚辰三十五歲秋試長安中選
辛巳三十六歲春試復以遺誤下第
元光元年壬午三十七歲
癸未三十八歲
哀宗正大元年甲申三十九歲草萬言策論闕將上之為當國者所阻乃西還教授鄉里
乙酉四十歲在鄧
丙戌四十一歲在鄧
丁亥四十二歲在鄧
戊子四十三歲在鄧
己丑四十四歲乾州請為講議安撫司辟經歷乜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隴州皆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始一應之

庚寅四十五歲以春試授館於左丞張信甫
辛卯四十六歲在汴梁
天興元年壬辰四十七歲在汴梁
癸巳四十八歲汴梁陷微服北渡
甲午四十九歲
元太宗七年乙未五十歲

丙申五十一歲
丁酉五十二歲
戊戌五十三歲試東平中賦論第一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己亥五十四歲在洛
庚子五十五歲在洛
辛丑五十六歲在洛
壬寅五十七歲在洛
癸卯五十八歲在洛
甲辰五十九歲在洛

乙巳六十歲在洛
定宗元年丙午六十一歲在洛
丁未六十二歲在洛
戊申六十三歲在洛
己酉六十四歲在洛
庚戌六十五歲在洛
憲宗元年辛亥六十六歲請老歸秦
壬子六十七歲東遊秋王府驛召入關
癸丑六十八歲春入關授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老遂還鄉築室曰歸來

甲寅六十九歲正宗八閏之子保童為侍子

乙卯七十歲公卒

先生享年七十登仕者十有三年其[illegible]蹟多不可攷矣今即其可攷者為歲[illegible]如右廷佐識

文

後學宋廷佐輯

臂齋記

余鬚髮未甚白精神未甚頹以年齒計之六十有九衰亦宜矣所幸者日讀蠅頭細字如舉子時平生著述外無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自樂也兵火流離中僅存遂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緊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蓋起於唐虞訖於五代也間歲憂患叢蔵至自三國以降規模已定而點竄有所不暇嘗慨度之滿百二十卷乃可為完書上下千數百載是是非非能免疑誤經史挿架戢戢如蠶三三僮子備朝夕檢閱柰何索甲而得乙語東而應西能盡如巳意耶夫器利則事善固也獨無知者乎方皇皇閒會黃冠宋晉班志明為予刱圓轉書廚以便觀覽其級也三象三才也其隙也六象六虛也頂末有樞紐常居其所而不移象極星也擬諸體用之妙則與天行健無異也是以正襟危坐聚所用書圜而帙之終

日左揉右取循環而無端既息呼吁之煩又絶奔走之冗或疾或徐或作或止不過一引臂而已因命之曰臂僮所謂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余而後吾書其完乎彼徒知悪其圓曾知有無窮之方乎彼徒知悪其動曾知有無窮之靜乎且以器為器止於斯矣抑知以人為器乎惟其操乾旋坤斡之柄圖垂拱仰成之逸不以手足耳目自役急於得人而器使之雖四海至遠萬機至繁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遂孔子曰無為而治者此也敢再拜以獻甲寅清明日奉天若民記

此記得於内兄王平川平川得於邑人靖川馬氏敬録如右寓仰止馬廷佐識

汴故宮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於汴汴長史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攷乃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薫南薫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横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内

侍局内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凉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殿曰山莊山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苑苑北曰湧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

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

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聖壽之東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樓西曰三朝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并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并不録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户珠璧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文類

射虎記

吾友隴東康楫采之射虎記問其故爲郿尉曹侯設也呼人之所欲詳誠吾之所欲畧子徒知其去虎之虎焉知其去非虎之虎且多乎哉夫虎之殺人也見

於跡人猶得而避之其害細所謂非虎之虎殺人也藏於心使人不知其所避必狎而就之其害巨一攫之後無地無之奚獨郿也哉若夫嘯咒嘷醜伏晝伸夜禁緩則跳踉勢窮則騰躑者盜虎也氣吞一邑塊視四鄉逞貪婪之欲啗孤羸之利者豪虎也矇昏昧曰誣下罔上掉難折之舌吐無證之辭者訟虎也假威官府擇肉墟落志在攫拏情忘畏惕者吏虎也爪牙爲名意氣自若倚事以下鄉幸賍以中人者此狡虎也又若豹聚成性搏擊充己挾宋弄威攘排讒

失者同僚之虎也公御上撽私孥已忿擁妖抱妍醉醲飽鮮者過客之虎也人謂鄗有曹侯則盜者遁豪者懾訟者弭吏為之縮手兵為之斂跡同僚服廉而退讓過客憚正而引避網而舉之其政亦足知矣宜乎邑之民途不掇遺寢不闔戶熙熙然坦坦然各保其性命子以射虎為虎則漢豈無李廣唐豈無裴公勇於政斯可矣裴李世聞其射而未聞其政如曹侯可謂兩得之矣然吾不以去虎之虎為賢而以去非虎之虎為賢者鄗意實在茲侯名大中字時正隆安

人家世官職孔臨洮嘗載之皆不書子柚洮歸其告鄗人既去而思當淚吾文 鄗縣志

跋趙太常擬試賦藁後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三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二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兄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間異香出殿檻間一紫衣人顧子起問題之難易及氏名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耳薄暮出宮傳以為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省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歿不能不惘然為敘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淡長楊曉色清天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

紅霧重金爐縹緲翠煙輕誰言夜半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以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文類

錦峯王先生墓表

先生姓王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笑無雜賓嘗知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坐儼與世相忘

也邂逅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嘗涉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召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書藍田山碑飲王環偶得疾死於官舍貞祐四年也死之日家無餘貲藁葬城南鴈塔之陰隣米平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蕩荊棘埋沒迷所在後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寧其在墓西十五步初元卿欲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九月五日奉天楊奐感念平昔會長安郅

邦用楊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淅津張徹燕南毛居仁耿都陳受雲中孟攀鱗太華郭時中鄠郊范文炳平陸負擇加以衣衾歛之故穴盍有待也文類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寒士數騎江湖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止於此乎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不已我公初年奮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蔡城既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旗拔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逕軍擁路歡動十牛嘆其來暮應對款曲不武不怒毀監弗遠請視全夏剖析利害畧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處後

參差或懷異圖公為國許人為公憂蛟鯉之淵而堪再投公獨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和好賴子以成子才子名搖動江城適有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含辛茹酸愧負於冥冥也嗚呼哀哉頃聞使車淹留沔陽忽報江陵坐易星霜宵夜飛飛不知在床玉溪東館金碧熒煌恍然門開棘闈堵墻太山既裂始知不祥幾年金節炤燿南荒一日漆棺歸來朔方將大限之難逃抑生靈之禍未央

顧公之室豈無橐裝千金一揮無見粮賓客滿傍
路人悲傷嗚呼哀哉我生後公生及同時人之於公
其孰不知我之知公獨與世而背馳陸公何人屈趙
佗而朝漢閩終軍孺子携長纓而羈南越無以成敗
瞰生予奪公之清衷遐畧高名大節可以撼天壤塵
日月而素志未酬徒賫恨於九原此予所以撫地大
慟繼之以血也嗚呼哀哉尚享文類

正統八例總序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愿其說不出乎孔

孟之前得以滋蔓彌漫而不知前過也通古今攷之
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其正乎
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袒而誨之
也不曰予有慚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
應人而猶以為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
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
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
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illegible]

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
百里以王道為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
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
之好大喜功之慾以至麋爛其民而後已其為禍可
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繼歷代之行事敵以一
言總為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
歸孰為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
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
蓋穢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二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高
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
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
者誕也悲夫虜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戕之不
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為傳
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
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
復者何如以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
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

也故附見之此蔣乂之論也惠帝既復而奪之何也
咎其為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
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當后與政
使武氏之燼復然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
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
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
進魏其無乎曰莽操之惡均也黜莽而納操誠何心哉
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群盜
之手其將篡弒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紐於篡弒者有

成約今日為公為相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
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皇帝位降其君
為王為公明日害之而臨於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
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曰曰正
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為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
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奪之哉曰
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
也不然亂臣賊子何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略外
今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

淫殘忍亦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
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
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
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
以其厚民而約己也世宗不死禮樂庶幾可與宋同
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
之有窮浞羿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武常
安史朱温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
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

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
也惡惡者疾故揭為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
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末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
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異端者亂
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
之戒曰絶者自絶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
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訟獄歸於舜禹桀
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
下三年蜀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絶於

氏氏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
旨也商周之交紂德爾百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
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
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
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
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殁微言之不
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叛僭
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轟宇而
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

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
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偽舍是孰先焉曰通
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
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
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槩不過
善可以為訓惡可以為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
所取也致強為之可否者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
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為斬絕不
根之論徒汲於乖戾耶謚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

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
之為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
人廢曰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
寧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為元元之幸不厚矣乎大
類

與姚公茂書

與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
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春佳裕且知此
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

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
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
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
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鐵齋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
中庸或問中畧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
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與三
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
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還者
乘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與一見知其為

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與殿也凡石室並在西
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傍循以爲藏書龕既而來除下於揚
正御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爲杜祁公之家廟也文
粹韓文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
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
之所在夫禮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
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與之所目覩者爲
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
今汴梁太廟法度與家只有圖說自己亥春定課時

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因得
攷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
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
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
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
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
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已上共二十五間
適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爲先廟太祝談舊禮
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

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
與曰以公止見虎幄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以
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
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
祖神主位於堦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
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
南向焉故知其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
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襲家
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

所謂神主之說容而告焉 文類

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
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
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了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
子中暨攝祀事孔捬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
伯達出望岳門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孟卿范陽盧
武賢叔賢亳社李禎周卿江陵句龍瀛英孺信都李
簡仲敬濟陰江綋孝卿梁園李綠綬卿榮亭段猶輔

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
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嘗治曾定
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岳
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
知也戊申晨起器之從問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
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振文話嶧山之勝為甚
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南城樓詩
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
啻千里岱岳二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遠令一舉而

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二百里內者亦異乎已
西抵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水地頗高敞南望嵬
嶧諸峯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使人豁然也又一舍
許達於曲阜見闕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
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
出迓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
右曰雩正北曰閑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
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
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後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

孚諸子弟■迓于廟之西相與卻馬鞠躬趨大中門
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
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恭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
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毀北向鄆國夫
人新殿繪像修謁而板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
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荅之際
見之矣問仁者七而荅之者七問孝者四而荅之者
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荅之者無一似焉不
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

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之教百王所仰未有
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
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
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後有國有家者獨
不思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一死無憾矣霸旅攸從
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
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
為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攷之傳記
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箪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

曰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憖始乎抑非
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告告
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
乎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
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
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
黜其為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吾等去聖人
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
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

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揚也王與
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
無愧矣遂歛福於齊聽胥圭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
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例可觀信乎遺
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
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
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丁石蓋石磨也夫所謂
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滂雨之對而不免
流俗之口盍亦慎之壇南十步許眞宗御贊殿也七

十二賢并諸儒贊從戶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
三而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擲無復孑
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大學
東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宋學
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
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書碑也一
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
又刻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
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刱

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閣之東偏
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二像東廡碑六皆隷
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隷書者
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
署讀姓系碑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
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下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
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噬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
禮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
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其

沂水侯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
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
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
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
狀甚惟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
文為世所貴無荊棘無鳥巢將吾道[illegible]終不可蕪沒
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
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返
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惜夫秋

為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五里
有真宗御贊碑東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
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
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魯故宮地也殿之東北大井
圓徑六十尺深一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
城之趾顏廟也廟中孫檜高五丈許由曲阜西復東
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軒
隸葬所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為火爆烈
地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章

初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
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貪侈之心之所激也福苟可
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為之福可求乎哉大碑四
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
厚四尺屓贔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
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屓贔高十
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
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
曰壽陵者誠何謂耶入東門飫器之家復西南馳觀

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
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安樂太守麃君稾塚者
有曰府門之某者折而北渡雩水入大明禪院觀達
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
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奸雄而七日之頃
談咲則去則知舜誅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
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
下不為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
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咏采

階之頂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
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
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桃落村南望修壠
曼延不絕者周之曾陵也東南五里達齊林村拜聖
考齊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
望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溢津高翻書溝水在林之
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東西峰五禮云合
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
墓元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

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兗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
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
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攷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
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曾元
達東魯元節房氏家泗州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
墳也問之不知其為公孫公丑也地多虎狼牧者為
之懼此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步約六里許達
尼山三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昔之所謂孕
其頂者是也廟庭廢雖久而規模粗具北有智源溪

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
其西沂水侯殿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
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毓聖侯
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尚存焉正北中和壑也
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
陽劉煒夾[illegible]也或曰夾驪劉惡其鄙俚故辯正之
於盧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
角巖巖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炬緪
而入比三數丈忽陰闇有光覩一室口廣兩楹許中

橫石床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
與吉幼而嬉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煒之所刻
也因涉雩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
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元節邑西南瀨嵎下
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過兵
士傅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
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正北墓差小無
從攷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
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絳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

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呀而邃道者李志端為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鐘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嵓傑以病足與德華嵓下坐待詰若之還晡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拓圖指顧若仙橋之鉅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泉修竹雜花名果殆若解面而容纔數武逼夕陽下山迤邐由西[redacted]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

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縣父老請具為歡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崗山寺孟氏諸孫復携酒至由竹徑渡橫橋休於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氏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梟城之南登郊臺其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梟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不知書雲物者何所也容攷之北渡雩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黍泉也亦竹[illegible]

而不名緬想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全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鼻祖圃會功叔道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功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東道側積土隱起草中蓋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于懷夢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廳己未辭先聖于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

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而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豐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乃流離顛沛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為圖且屬傑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辛王紀事

鄆國夫人殿記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淆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古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

闕里之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元盛貞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為所務經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伐我林廟伐我民家琢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枬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既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

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丌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粮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部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滛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耶尚來者無忽文粹

洞真真人于先生碑 并序 石刻在祖庵

盈尺之璧徑寸之珠天下皆知其為寶也不以蘊於山淵而不聞况於人乎東魯宣父炳辟世辟地之訓歷代史臣列隱逸逸民之傳宜乎綿亘千數百載而不廢也儒家者流竊有志於史學謹按洞真之行實斯亦古之所謂宗師者歟故碑之無疑師諱善慶

字伯祥寧海人高門于公之後祖彥升主好時縣簿考道濟韜光不仕師幼不茹葷長通經史大義雅嗜道德性命之學與丹陽同里閈大定二十二年丹陽演法於金蓮道場耆稚雲集而師預焉時甫十七矣丹陽見而奇之且嘆曰向畏重陽譏訶頗萌倦弛然得以終其業者彥升之力也使是兒入道殆天報乎其家聽執几杖以從再年冬丹陽返真徑造隴州龍門山謁丘長春長春俾參長真於洛陽得煉心法迺食同華間明昌初長春歸海上屬曰汝緣在汧隴無

他往夫人需友以成不可不擇復入秦卜吳嶽東南峯鑿石以處日止一餐凡可以資於道者造次不暫舍絕跡人間七八年迄今目其龕曰于真人洞友蒲察道淵待之如師後創觀平陽之石門承安中好事者輸貲有司買王清之額禮體玄大師尋偏受法籙以輔道救物遠近益加崇敬泰和三年隴之州將俗賜冲虛大師號五年再謁長春啟證心印退隱相州天平山六年長春介畢知常緘示密語督還汧隴仍易名志道師再三敬諾祭長生久之道價隆重輝照

一時雖黃髮故老自以為不逮也嘗謂學仙者存乎積累赴人之急當如己之急八年南征凱還憫其俘纍必盡力贖援而後已元光二年隴山亂中太一宮李冲虛聞之舉以自代不起正大改元上悼西軍戰歿遣禮部尚書趙公秉文祭於平涼克濟度師秉文高其節圖像薦諸朝召之又不起二年饑荒或言路宜泰岐之咽過客無別歲計柰何師曰吾門一見其難而遽如許不廣甚矣言者悚愧未幾秋大熟還言姪洞真觀瓔居弗出遁中使絡繹不絕起而應之遂

領中太一宮事七年河南不雨詔近侍護師降香濟源上枋期望祀於宮中而臨河阻風纖札既沉斥鼓棹前進登岸風如故立致甘澍特旨褒異兼提點五嶽佑神觀天興二年春京城送款于我朝驛訪高道以師為之冠秋七月約山中縣渡北邁時苦於饑依附者衆船人疑其有金帛邀還沿流而下夜將半遇一沙渚委之而去黎明驚濤四洏莫不倉皇失措會八柳樹堤潰乃定徐謂弟子符道清曰今日之事非爾不能濟道清泰人不安於水承命捷若神助俄賂

二舟馳逆舉脫其厄其臨事如此過魏過衆過趙諸侯郊迎以相矚擁護以相先玄通子范圓曦乃為人所尊信主東平上清宮聞風虛席引避良有以也乙未秋入燕致祠處順堂下適清和嗣教門事待之如伯仲丙申燕境大旱而蝗俯徇輿情投符盧溝乃雨蝗不為災戊戌夏四月詔天下選試道釋進號通玄廣德洞真真人秋七月掌教李公真常奏請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適北京留守烏公築全真觀奉之庚子京兆太傅移剌寶儉總管田德燦以疏邀師命居

祖庭即日命駕入關總宮事恭白雲李無欲實綱維
之而曹冲和志陽實閭色之丙午夏五月西遊華畐
以汪侯德臣敦請故也冬盤桓秦亭賓僚劉澤瑯王
道寧焦澍朝夕左右動靜語默與西州録丁未春二
月還宮張道士來雲中躬拜庭下師堅讓不受執事
者曰眞人壽垂九秩簪冠滿前以此而處淵源之地
過矣師曰禮無不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老氏有
之以丹陽接一童子必荅焉忽自尊大耶庚戌冬十
月二日沐浴正襟危坐猶平日翌日留頌以寓生不

必樂死不必憂之旨曲肱歛息坦然順化春秋八十
五後九日葬于宮之西北隅有洪鍾集行於世鎮陽
馮侍郎璧傳其事甚悉在汴則尚書左丞張公行信
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諫許公古禮部尚書楊公雲翼
王府司馬李守節修撰雷淵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
在燕則陳漕長時可吳大卿章張侍讀本在關中則
參省毛輔臣郎中郅邦用講議來獻臣同德寺丞楊
天德員外郎張徽中書掾裴憲經籍官孟攀鱗著丞
張琚蓋當世豪傑者也容力取而言語之哉師間氣

天挺謙慈夷粹似簡而不失之倨似和而不涉於流
信乎其名號也四方學徒不可勝數雖久於其事者未
嘗見喜怒之色形於顏問察其日用之常則寒暑風
雨無少變六十八年脅不沾席衣不解帶可謂愼終
如始矣與人言惟正心誠意而已至於壽神閟眞之
秘苟非其人閉口不吐恐失之謾貼也精潔儉素不
肯而能一髮機之細至細歲不易肯以絲毫利諸己
郡東徼海岱南窮襄鄧西極華洮北際燕遼瑰瑋
趾章章可改葬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燕臺兼

歆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懇徵文石嗚呼玄鶴不來
青山已塵遐想巖扉强勒之銘銘曰維道與天初同
厥方術分裂無適繁至人躍然起海門丹陽嫡子重
陽孫空山大澤環四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顧
爲攖罇火烈始見玉性温西翱東翔動帝閽歲星懐
詔濟瀆源鴻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懾老坤碧廣
馮戎掖兩轅焦穀再沃如平反朝那夜哭戰死冤覽
旌豹尾交繽繙揚枝麾灑消沉冤隨機應物忘淸渾
疾雷破瞶電燭昏功成弗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

軒道路掩面泣宿恩洪鍾叩擊皆玄言包括鄭圃羅浮園陸陶殊派共義敎我古人筆勢可捫亦書琴琰馨韻悰

重修嶽雲宮記 此記得於王平川

天下形勢之重莫重於河陽孟州附邑懷洛咽順之地南通湖襄北抵燕薊出入往來未有不由於此挐舟皷枻喘息靡暇承平日坐挾府庫倉庾之饒而猶病諸戰鬭三十載館舍灰燼閭巷荊棘雖智者亦無及矣介乎兩州之間宮曰嶽雲大行王屋堆藍擁翠

又極一方形勢之選五六月漲水瀰漫藕花菰葉動搖於空濛晃漾中閬風玄圃徒費丹青途之人望而歸之不翅其家饑者則思飫渴者則思飲止者則思寧其捿神泯然應之未聞拒人以色余竊祿漕臺歲受約束于燕嘗假榻以園執事詰所以為教曰全之全真也以木譬之重陽發其源丹陽長春廣其流衍其派譚劉王郝猶流派之有江河其歸一也詰宮之目曰長春初年游秦載瞻靈嵩揭庵之名庶幾泯跡而還不忘乎雲山之勝歲壬子嗣敎真人常大宗師准恩例故因庵而更為宮其始末如之何曰登州蘇公范陽許公金臺宋公草創之泰和興定時事進國朝棲神子出修飾而潤色之棲神諱志祐姓王氏林慮人其至也以乙未其升也以己亥壽八十有八其李翰林陽臺宮碑繼之者包公志安也其取與如之何曰野人義以取之義以與之而無親踈富貴之與貧賤也然而歲計出入之用綽綽而無匱比之世人亦無憂勞迫其身困其慮也或咲於其旁曰學仙者玄虛以為本清淨以為宗獨不憚煩之甚余曰不然

夫仙也者各適其適也至於登明僊良垂拱嵓廊九重之仙也言聽諫從官師承式卿相之仙也海波四澄羽檄不飛將校之仙也草竊訟庭鈴索聲沉守令之仙也至於負販之兒星行露宿東交西易而畏途之禍不聞耕稼之叟風雨以時高庳參差莫飢家離鄉之為憂搢紳先生鈎軒横几重編疊簡得以講明唐虞姬孔之懿訓君臣父子之大義是亦仙矣況方外之士居不聯乎里社齒不沾乎版籍無轉輸征伐之勞無頭會箕斂之迫道之精微玄妙靡不洞貫而

陶陶然以盡天年孰謂非仙也乎且道不遠於人亦
由學而可入所謂絕學無愛戕其蕩而非返向見樓
神之徒香火之餘研精語易者十常四五客堅謝之
仰止高山撫襟興慨作迎雲送雲詩二章遺志祥志
靈其辭曰海濤紛兮晨露晞岳隆隆兮雲飛飛歘幽
扃兮如期百年開闔兮忽與罹城郭良是兮人已非
夕日慘澹兮行路稀雲邊岳兮知歸回舟兮箭激汲
烏兮忘機邈故山兮千里悵夙心兮獨遠

總帥汪義武王世顯神道碑

公系出汪骨族貞祐二年西北兵亂以戰功起家為
什夫長入轉領同知平涼府事正大四年領隴州防
禦使進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行六部郎中西南
調度窘迫公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隣郡效之軍餉以
之不絕六年以鞏州衝要之地升鞏昌府改兼治中
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是時所在殘滅饑疫薦臻
公與便宜總帥完顏仲德擁將士吏民出保石門九
年仲德勤王東下公拜便宜總帥制肯大約屬以社
稷為念公感泣自奮至於糧械莫不精贍明年京城
變郡縣風靡公獨為之堅守越三年猶扞堵如故而
外攻不弛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
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
罪與其經於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己紓斯人
之禍會頓兵城下率僚佐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焉
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爾耳何也對曰有君
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王大悅勑其下絲髮
無所犯蓋乙未冬十月四日也旦詰行帳寵之以章
服職仍故即日南征鳩士馬截嘉陵疏大安未幾凱
旋賞承裝賚　丙申備前鋒進攻大安南田楊諸蠻
結陣來拒公麾輕騎五百撓之衆亂首尾不相藉潰
圍出與南將曹將軍潛兵作犄角計公單騎往突之
格殺數十人黎明軍合殪其主將王嘉嘆之賜名馬
佩刀公退語所部曰吾已撤彼之藩籬行寢其堂奧
矣　丁酉春□□武信城□□□□□□□□全獲
府庫遂躡資普　戊戌軍葭萌之南□□□□□依
山為柵公選數百騎奪山而入多所俘馘得□□□
乘勝赴資州薛山間識公旌幟驚怖奔逸淼嘉定峨

眉以歸　己亥秋俾緣播海公節制道險乘雨阻潦
攀木緣磴徹閬州閬蜀軍列萬州南岸公伺夜伏兵
上流舟北岸以疑之既而由上流鼓革舟而下襲破
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峽公返而搡之幾無唯類蹤巫
山與援軍遇復勦三千餘級比春分兵掠江引還及
涪州修浮梁信宿而辦以濟南道之師環歟廢守者
開門延敵他將莫能支公提戈首出人服其膽勇新
併力以拔其城天大暑乃罷秋覲帝數其功賜金符
公拜謝曰實陛下威德所致臣何預焉上樂其知體

首肯者再四　辛丑蜀帥陳隆之自稱百萬衆馳書
索戰十月五日公畧地成都薄成而陣彼屢戰屢却
堅壁不出公曉以禍福十二日夜田顯縋城投款覺
之公曰事急矣叱梯城入救軍民從顯而出者七十
餘口獲陳隆之斬之五日公領精銳五百擣漢州州
兵三千出戰門閉盡陷三日軍薄城又三日克之露
布以聞上擊節嘆賞仍賜田縣錢物　癸卯春公以
疾忽被召即戒首途既見錫虎符總使並總帥手劄
付秦鞏定西金蘭北會環隴慶陽平凉德順鎮戎原

階成岷疊西和等二十餘州事無鉅細准公裁決以
憂深責重疾再作竟不起　公器局宏遠資仁孝奉
養太夫人斯須靡忘征南得旨酒不遠數千里載歸
以備滫瀡處喪不御酒肉劬勞之日必致齋薦祭享
儒術閻介然之善虛接無少倦罷羈人寒士至解衣
推食生館死殯各得其所還自蜀輦書數千百卷而
圖畫平之士卒必與同甘苦如父兄之於子弟然臨
陣整肅無敢干者憫新民未輯刑清役寡縱所不免
猶度力緩期不至急暴上下不聞告訐或有牽連議

從寬釋同屬異主者乃盡力購聚之每事先立規程
而後處之以及訟庭驛舍則靜若隆平時休沐對客
命觴雅歌投壺而已燕居逸遊若不勝衣遇敵先登
刈旗斬將勇壓三軍雖古名將無以加矣名臣事畧
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然諾
不妄交遊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文
字南遷隱嵩州鳴皐山北渡客覃懷未幾入西山既
而變起倉卒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
環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荅曾無

傒色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召不得已起而應之延訪無虛日還乞還山王重違所請遣中貴護送之年八十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謙之 名臣事畧

後世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勢之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

奄有天下之大不資於學雖堯舜孔顔之質有能不為物之汩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修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為而欲與三代擬隆非所聞也又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辭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黄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又曰三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為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伯伯者始強而終弱也孟子箋

歲在巳丑十有一月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近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税易司為所黜使稱長相豈數察息耗以平歲入奏可一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下郡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劾其弊故官吏汚濫得廉糾之刑賦舛錯得釐正之至於風俗之疵美盜賊之有無楮貨之低昂得專奏之凡在吏許自辟以從被選者以為榮 名臣

事畧

闕里題名

壬子春三月甲辰二十六日庚戌奉天楊奐上谷劉詡盧龍韓文獻任城張鐸彭城王明遠梁山張宇陳郡王元慶古汴郭敏祗謁

西岳廟題名

河南路漕長奉天楊奐告者後應王府之召同前進士獻陵劉繪祗謁

金帝祠下門人貧擇同里王燦張守張端紛之子克
敬克讓從行時癸丑清明前十日題并門高簡刊

乾陵題名

揚煥然納南漕印後癸丑清明還故里與斌張君美
同謁陵下門人貧擇書高簡刻時親舊城居者七田
居者二十有一悲夫

還山遺稿卷下

後學宋廷佐輯

五言絶

録汴梁宮人語十九首

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九年長因批帖子呼到玉床前
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晁□心自怯終是女兒身
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堦
翠翹珠掠背小殿夜藏鈎驀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
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孫寒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
仁壽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茂輦不候景陽鐘
盡盡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杯
聖旨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肌
今日天顔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
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鑾輿去經今更不來
陡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福位無復夜薰香
二后睢陽去潛身泣到明却回誰敢問校妙有心情

為道圍城久糧盡鬪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因
豎國推深邸杓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人有看守時
別殿宮刀嚮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
一向傳宣換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鍼線記得在窓間
北去還沙漠誠心畏從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

元文類

酬昭君怨

玉貌辭金闕貂裘擁繡鞍將軍休出戰塞上雪偏寒

遊嵩山 十三首

轘轅坂

盤盤十二曲石嶺瘦崢嶸脚底有平地何人險處行

太室

茂陵骨已朽萬歲恐虛傳莫上中峯頂秦城隔暮烟

少室

方若植寃冠森若削寒玉明月夜中遊誰家借黃鶴

啓母石

頑石本在世啓母人亦知可憐宋太后死罵寧馨兒

少姨廟

路傍雙闕老蔓草入荒祠時見山家女燒香乞繭絲

盧嵓

遊公名自在身疾道還腰未到千年後空嵓己姓盧

龍潭

汴水昌黎筆談笑排佛褐不言動鬼神翻疑觸雷火

五渡水

幾時落東溪曲折卧天漢語似登山人可歆不可望

測影臺

一片開元石俞知天地中今宵北窓夢或可見周公

箕山

玉階墮洲沚多少曹與馬底事往青山近代無讓者

潁水

邂逅洗耳翁去飲上流水此日倘相逢黃犢應渴死

卓錫泉

大士傳心要諸方叩道玄至今卓錫地壁徹有遺泉

巢翁塚

既知田間樂應知身間苦惟是唐虞朝所以有巢父

再題筠溪 石刻在祖庵

朝遊筠溪上暮遊筠溪下瘦影浸寒流無塵更瀟灑

五言律

泊老鸛觜

衮衮風生觜娟娟月印沙船頭平壓浪棹尾旋成花
老去長為客愁來轉憶家雙栖速影裏羨殺柳橋鴉

青峯寺哭燦然弟

長別惟生死難忘是弟兄但吾今到處想汝昔曾行
鄉社三年阻炎戈一夢驚青山風雨夜此去更傷情

晩至青口

長年因行役短髮易飄零世事驚春夢交情散曉星
燒痕侵路黑郷邑夾堤青落日明霞底原情動鶺鴒

次答正卿

客愁青鏡裏歸夢白鷗邊故國人何在新秋月又圓
米鹽逢此日詩酒負殘年長羨平林鳥雙飛入暮烟

俱之倫詩

同完顏惟洪至樓觀閣耗 石刻在樓觀

蓬萊隔滄海虎豹護天關白髮知誰免青牛竟不還
茶分卅井水詩入草樓山顧我負何事區區鞍馬閒

宿草堂二首

百頃逍遥九千年羅什家荒林藏屋小細逕逐溪斜
老檜今何在瑞蓮春自花山靈憎俗駕朝暮白雲遮
廢寺人蹤斷幽溪野性便魚鰕分浪細虎跡印沙圓
馴雀偷僧飯飢蚊破客眠獻芹吾豈敢直欲獻山日

寄商孟卿

無窮唯不日有盡是流年白髮誰能免丹經恐妄傳
會心人健否到處家纍然衮衮風波地方思萬里船

河道村

官路人家少邊城驛使頻季膺終去洛王粲近歸秦
天地群龍鬪泥沙尺蠖伸親朋應笑我頭白傍風塵

寄朱生

不知朱記室歲晚更如何老曷家誰托孀親髮已皤
林泉憂思少京國是非多為客幾時了悲涼彈鋏歌

留別[illegible]

溪行魚不畏岩宿[illegible]相隨[illegible]客談新事逢人誦舊詩
衲輕[illegible]體未[illegible]知餘幾霜鬢已添[illegible]

謝[illegible]

又謝公家事時務[illegible]病後未[illegible]人[illegible]

渭北偏饒夢河南近得書相忘吾豈敢歎出怯籃輿

訪耿君王隱君

居幽穿洞府岸狹束溪流細逕隣翁熟懸崖遠客愁
播明山月上窓暗野雲浮世事何曾到年侵亦白頭

夜雨二首

關河隔千里筆硯寄餘生老覺鄉心重閑知世念輕
微風搖竹影細雨簌簷聲落魄緣何事吾今不用名
窓秋風獵獵簷夜雨頻頻蛩韻愁於我燈花笑向人
此身猶在洛何日定歸秦不必黃粱熟真慚白髮新

未歸

渭水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
髮綵孀為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答京叔文季昆仲

何處音書至劉家好弟兄科名先世在詩律早年成
嶺北饒風雪淮南困甲兵論文吾有意尊酒阻同傾

飲山家

為愛春風好乘時把一盃百年雙眼在萬事寸心灰
花向坐中落客從雲外來詩成無紙筆書地惜蒼苔

浮生懷裕之

漢節飛雲外秦城落照邊浮生空有老歸計定何年
涙滴陳蕃榻心馳祖逖鞭短詩聊遣興一面向故人傳

撫州

北界連南界昌州又撫州月明魚泊夜霜冷鴈山秋
為客無時了勞生有許愁殘年嬰世網吾欲謝滄鷗

至滑州堤

舊事悲存歿殘年厭往還孤城晴雪底雙塔暮雲間
鳥沒長堤在龍歸老井閒隔林青數點多是濬州山

出鵶路宿跋石橋

燒火連山暗春雲出谷遲避人投野店驚馬就疎籬
舊宇頹垣在新愁客枕知清明無幾日細與數歸期

宿南石橋

江流平入楚山勢遠連秦岸柳猶含凍溪花欲破春

石街

古冰印虎蹄新晩境長為客空山不見人

承德亭見訪

世事元無定人生只合閑君今悲白髮我亦負青山
廢郭官居冷荒年旅食慳家憐情義厚朝至暮方還

次荅正卿

何人依玉樹有客憶京華老覺身為累時勞夢到家
且騎山簡馬誰識子陽蛙日暮秋風起飛塵滿晝叉

次荅伯直侍郎三首

家貧餘四壁地勝接三鄉才賦狂司馬形容老遂良
畫眉從爾鬪舞袖為誰長生死交情在書紳亦不忘
升斗貪微禄關河隔故鄉詠歸懷靖節知足愧張良
不問黄金盡猶憐白髮長江湖風浪急相煦勝相忘
洶洶何時定飄飄着處鄉音書甞絶兄弟白眉良

晩景情偏重涼宵語更長舊遊零落盡別後實難忘

寇氏留別趙帥

主人情爛熳客子自奔忙不見猶頻夢相逢合斷腸
秋涼抛藥晏夜雨倒壺觴回首高城北幽燕去路長

送靳才卿之平陽

却向西州去瀟瀟雪滿簪丘園初到眼兒女總關心
汾水野烟白霍山寒霧深得歸歸更好吾亦愛春音

呈君美

上陽門外路日暮獨歸時鬢髮已衰謝風塵仍別離

劉雲樵紫閣急雨掠蒼陂地勝饒新句君將寄阿誰

侍郎大用書後寄

百年眞夢寐萬國久風塵老去偏相憶書來恨不頻
季鷹猶在洛王粲未歸秦谷口知何似他時願卜隣

□楊飛卿

吾宗久零落之子亦中年紫閣堪高卧玄經擬共傳
前言非戲爾稽處想依然留着新詩筆教隨過海船

□文卿行贈以小步馬

洛水西頭路桃花夾岸香偏宜紅叱撥小試紫游韁

雨逕沙初軟春山草正長杖藜猶過我此別莫相忘

□□祖卿

東　別西河逕運回元戎期坐嘯上客入行臺
蕭裡　生前張翰盃龍池清似染應恨不歸來

寄張君美

我無茅一把誰有橘千頭應物機仍拙憂時涕欲流
謾遊魚鳥信豈爲稻粱謀老去輕三仕詩來抵四愁

宿重陽宮

村　盡軒窗臨水多野鶴如舊識隣叟漸相過

林靜運　雞聲補女雞夜深眠不着倚杖看星河

陶君秀晉人嘗爲司竹監使因祖淵明曾
游五柳在焉立五柳祠在縣東西原方見
有祠堂詩碑 淵明詩寄陶監使君秀向禹
城侯先生司竹時與扶風張明叔六曲李
仲常鳳翔董彥材從之學如白雲樓海棠
踏所謂勝遊也兵後吾弟圭之亦西州衣
冠之幸感今慨昔不能不惆然也握手一
笑知後何年敢先此以爲質兼示鄠亭趙

秀才

家世江頭今風流竹裏仙海棠烘曉霽野筍淡春烟
暮雞違本日弦歌記昔年桂冠吾有意送老白雲邊
遠別亦已久蕭蕭雙鬢絲自憐多病後不似早年時
暮雨千山道春風五柳祠剩留溪上竹到處刻新詩
不見長楊帘人家只翠微溪流環監署林影入宮闈
花鴨夜方靜竹鷄秋更肥青仙無處問老淚日沾衣

侯先生舜臣淺後其家人輩處爲青仙觀管香使

老病鄉心重艱厄世契疎少年知自立近日定何如

渭上千叢玉吹頭半天鑪往來元不惡容我坐籃輿 鄠縣志

七言絶

讀汝南遺事

郲道牽羊事已非更堪行酒着青衣裹頭婢子那知
此爭逐君王烈燄歸

六朝江水故依然隔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温無遠
略竟留王猛佐苻堅 元旹

讀通鑑

風烟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𡠟欲起温公問書
法武侯入寇寇誰家 輟耕錄

紫陽閣

碧尾朱甍動紫烟清風吹袂淑翩翩夢回憶得三生
事悔落黃塵六十年 鄠縣志

題二賢祠

從經操懿狎孤兒世事尤非扣馬時若道後人真可
誑空山焉有二賢祠

癸丑一月望奉天楊奐題首陽山夷齊廟同里王
燦張端可陸貞擇從行 石刻在首陽山廟

涿南見[illegible]婦求汴梁征其家

蠶月同智出後堂汗戈流落客他鄉羅衣看盡無人
問自把荊籃摘野桑
出郭作
燕姬歌處囀鶯喉燕酒春來滑似油自有五陵年少
在平明騎馬過盧溝
過湯陰崇壽寺二首
城荒寺古冷於冰絳帳誰燒照佛燈閒逸空堦觀石
刻偶聞音語得鄉僧
老僧七十六春秋霜滿脩眉雪滿頭見說故人指病
目幾時携杖入西州

口君美二首
塞鷹 卜五湖長安西望獨躊躇無情誰似張公
子兩見秋風不寄書
銅柱從 泣隨鳶鳴見心事五湖船頭顯如此人間
世不得青山 暮年
曾寧濯足圖
跡過遼東未是癡黎床欲穴只心知好留一閘黄泥
木塌鄭曹郎受禪碑

竹晚 學拙家貧人道治生疎滿山薇蕨春風
裳作衣鄭翁有報書
泛舟
燕子迎風掠水飛樓前楊柳綠依依十年不作南塘
夢怕見殘陽上客衣

七言律

長安感懷

此心只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空擊楫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泰陵夜露滴金莖漢殿秋落日酒醒雙淚眼幾時清渭向西流 元詩體要

延祥觀

長庚誰遣降精魂氣應潛龍道自存玄女式中消日月春明門外轉乾坤諸王决計戡多難睿主應期郎至尊大運已歸赤符後遺風猶記老人村 陝西志

重陽觀

終南佳處小壺天教啟全真自此傳道紀宗開山色雲通明高衛日華遙南連地肺花浮水西望經臺竹滿烟最愛雲菴無事客翛然心月照重玄 盩厔志

遇僊觀

一飲甘河萬事休喚回蝴蝶夢莊周口傳鉛汞五篇訣神馭雲龍八極遊寰海玄風開羽客遇仙清跡想瀛洲百年更有何人酌人皆無緣水自流 同上

通濟橋 原題壬子秋九月被召過此石刻在橋下

五丁鑿石極堅頑陌上行人得往還月魄半輪沉水底虹腰千尺駕雲間鄭僑車渡心應愧秦帝鞭驅血尚殷為問長江深幾許雪風吹馬下天山 趙州志

試萬寧宮

行淡長楊曉色清天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縹緲翠烟輕誰言夜半曾前席白日君子問賈生 文翔

至日

憶初年少在南宋兄弟歡遊久未忘春色共傾花底酒雨聲常對竹邊床怒鯨一夕掀洪浪斷鴈何時續舊行幸有亂來同被約尺書不到十年強 五倫詩

謁廟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憑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零蹤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 闕里志

題終南和甫提點拗溪 石刻在祖菴

仙家靜住西南溪竹外須信無餘師平生高節冥赤

畏一點虛心人得知林深自有天地在歲暮不受風
霜欺何時借我半窗月萬里黃塵雙鬢絲

五言古

孫烈婦歌

平陸有烈婦也望族諸吳從居孩提聞體貌迥爾殊
舉家愛惜之不啻千金珠眉拂夏蛾鬢鞸春林烏
芙蓉羡顏色冰雪羞肌膚十二巧針指十四婉步趨
姻戚未省識閨閣何曾踰孫郎邑中秀少小依師儒
雙親爲擇對買紅纏酒壺青鸞得絲鳳誓結百年娛
屈已接妯娌盡心奉舅姑孰謂連理枝半壁先摧枯
春風合歡床分守夜雨孤西鄰久歡慕氏析[illegible]滅與六

禮俱賄好靡不周下逮從使徒父兄去世亂倉卒誰
携扶母嫂怜幼寡且微反哺雛號訴竟太家僵仆氣
不歎同穴大義在初言寧忍辜日聞勢轉逼託嫁致
區區將汝已死婦配我未葬夫朝決暮附行參差當
自屠王族忽承命撫首久踟躕此事難爲語此理古
亦無婦聞一撫掌天道卒敢誣骨肉尚知愛而況生
人軀素志從此伸里巷咸驚呼秋風萬馬來所至皆
丘墟聚堆坡頭路門黑志崎嶇鄉兵共烏合焉能保
不廣俄頃鼓聲絕崩潰東西陽北者被殺傷弱者[illegible]

廖驅婦時飛懸崖翩若赴水見皎皎盈尺玉未古蒼
蠅污鮮鮮全匹錦堂容濁穢塗尚是健男子足授丈
二女航海鱠長鯨盡刑縛於荒悲哉女子志裾裾爵
壯圖胡不具始末奏之達帝都外則詔郡國内則正
宮禱胡不搆祠宇揭之當官衢近使感義節遠使懲
淫愚不然布臺閣直筆一再濡特書彤史上永世曠
範模 山西志

諭内

天地具此身胚胎乃潛受甚者感異類焉敢計妍醜
冠蓋傳百世萬求 一冑所以孟軻氏立言痛無後
飄零風塵際拚作窮獨叟四年四懸弧吉兆自申酉
顧我果何人報施嗟已厚今冬復爾爾喜在得分剖
女亦吾所出胡為立可否天下盡男子無姑卒無婦
伏羲畫八卦錯綜 奇偶阿駒才五歲見客謹拜叩
稍稍愛涎筆門戶 女生頗有家教之奉箕帚
乘龍非所期隨

七言古

金谷行

洛陽園池天下無金谷近在西城隅晉時花草不復
見野人猶解談齊奴齊奴豪奢誰比數酒酣愛擊珊
瑚株後堂春風滿桃李中有一枝名綠珠千金買去
障百金買罷逾時時吹笛替郎語雲窗霧戶長歡娛
層增欲下須人扶豈料一日能捐軀紅飛玉碎頃刻
裏空使行客悲躊躇樓頭小婦感恩死君臣大義當
何如 元吉

有懷梁仲經父

美人英英在何處我關天低隔烟霧珊瑚零落崟崟
空咫尺相望遙去路翠華金輿雙鳳凰風吹環珮聲
琅琅盧觴狼籍事已往一日萬里愁茫茫劉郎竟是
誰家客歲晚霜華林葉赤美人英英在何處鴨綠江
頭江月白 元吉

猶子嘉忠從予遊盖亦涉矣紫陽之學者嘗於
友人家見鼠殘舊書一册乃寫本紫陽詩也很
求得之錄以貽予向往可知矣欣然喜其詩Л

四十二首其不註所出者即是冊所載云廷佐
識

遺山遺稿附錄

列傳

後學宋廷佐輯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為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年十一母歿哀毀如成人金末舉進士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歸教授鄉里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奐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即延致奐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實聞奐名數問其行藏奐終不一詣戊戌太宗詔宣德課稅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

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準按
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
者與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
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日政成時論翕然以為前此漕
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
祖在潛邸驛召與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
而歸乙卯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年
七十賜謚文憲與博覧強記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
古人為耻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閣中舊號多

士名未有出與右者與不治生產家無十金之業而
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人有片善則委
曲稱獎唯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
其怨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行于世元史

楊府君墓碑銘并引　河南元好問撰

君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鄭國十九世孫
鄭國賓於唐唐以奉天之田四百頃恭之子孫遂為
縣人鄭國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溫溫生幼言幼
言生顒顒生皋皋生兗兗生珎珎生光替光替生懷
順懷順官金紫仕為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國乃
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
公留公賢公共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演公伏
始分世田隨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防楊氏
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
之子宗宗之子楙楙配裴氏於公為王父母金初猶
以大宗之家主祭祀事居大楊葬皆從西塋君子超
道超道配尚氏正隆後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白
爾族人號城南翁公城南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同

里張子文善嘗手抄經傳尤愛王符諸論與賓客談
時稱誦之弱冠仕州縣為屬掾復與郡王括陝西民
田曰知公名選之以從甚信重之公因為王言軍與
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歎曰我正以此獲
罪今日之役再命也掾史尚何言哉事將竟吏有具
瀕山民姓名欲一切以盜耕當之者公謂同列曰奪
人之田又誣以罪豈朝廷意耶吏乃止泰和中見公
府文移因循苟簡私謂所親曰我往在丹州時見宋
末案牘不求事實止以虛文相欺比來官政殆似之

矣及泰和律下閲之不樂者久之曰亂矣或問之曰
我見大定制不如皇統皇統不如舊制聖人立法本
從簡易人情不同罪狀亦異我於法令未嘗見一事
可與相當者但比附為義使司法者得以恕心從事
耳今乃事事先為之防是猶于堤萬掘以障江河必
無是理知不可行將日見抽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
耶蒲城令祁大學武亭令魏文叔溥劉蒼文好時令
侯舜臣富平米顯道延安張用章時皆處下僚公率
為致禮又大舉顯道用章嘗以事忤上官幾至不測

公力援之數人者其後皆有善譽至大官公之知人
多此類也與好古文戒之曰無與同輩較優劣能似
古人乃古文耳吾雖不能想理當然也有以白子西
詩遺公者公咲曰吾欲吾兒讀此耶必欲學詩不當
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
擢場兩國大商賈所聚且皆無的貨況入小牙郎手
復何望耶所謂讀毛詩者喻如瓜果菜茹欲兒輩就
地頭買之耳以貞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
有三終於華嚴里之正寢先娶同里崔氏生子燧繼

室閺鄉程氏生子熠與炳杓燁煇繼室晁氏生子燦
與炳舉進士與三辟東省署隴乾恒安撫司經歷官
燁部令史諸孫六人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
小劉村新塋城南翁墓次三夫人祔焉禮也公資雅
重儀矩可觀居家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伺顏色
乃前有所問不及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廉所平
反甚多嘗夜臥閭里中兒為其父作黃籙召諸子告
之曰某家作醮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
此人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矣人有枉曲世人且有

不肯以之為直者況欲賂神耶我平生執法過誤或
有之至於故以意害物則死無有也後日我不諱慎
勿為此以為識者咲耀人李安國雅重公嘗贈以詩
其引云純夫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
古賤金帛而貴硯墨是西反世也安國名流其稱道公
如此故嘗論關中風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
間去平世為未遠公生於其間世族之所遺風化之
所及重以資稟之美君子之言長者之事宜不學而
能之況志於學文此耶今煥然學為通儒有關中夫

子之目往在京師時宰相張信甫侯莘卿禮部閑閑公盧尚書子潛呂內翰子成李都運執剛李右司之純皆折位行與交蓋自百餘年來秦中士大夫有重望者皆莫能出其右觀其子可以知其父矣銘曰鄭唐虞賓世食秦天子孫下衰渾爲齊編惟公之生其昇世全晨門抱關斗室仃棺公德不醻公息則賢藏書名山爲世太玄殆造物者權衡之以爲揚氏無窮之傳然則古所謂獄聖之矜法命所繫袁氏五公楚獄一言者尚信其然耶

程夫人墓碑　安陸趙復撰

夫人姓程氏其先閿鄉人故奉天揚府君振之妻今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奐之母也夫人以承安丁巳歛衾樣於華後三年庚申奐以孫童子貢遺櫬歸葬先塋之次亂離以來文石猶缺奐前居汴時嘗乞銘於禮部趙公廸城下之盟而不得書遂渡河來冠氏屬於內翰馮公無幾日公病矣今年歲辛亥春正月奐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尋醫俾其猶子元禎代領漕事于是始釋重負於私朝秋八月既望遂投檄西上感遷徙靡常故再三以請將卒其夙心焉奐垂髫時出就外傅一日夫人喻之曰詰旦盡備若同舍兒來既群兒至則夫人肅衣冠坐堂上命各占其所好聞有欲讀書覔官以養其親者夫人喜甚遂抱置膝上撫摩之曰兒若是可與吾兒遊矣所得纔四三輩餘則以好語遣去傳後審其然遂割席與處不數年詢之皆嶷嶷然若成人其風鑑多此類府君嘗屬疾夫人率諸子冥禱請以身代府君病少間大不以爲然夫人曰世固多婦人公有一不諱患有重於此者今幸無他使吾兒無廢學如次充植輩士林鄉里稱善人足矣榮仕非所望也次充諱閎奐舅氏也持有聲場屋未幾府君勿藥而夫人竟不起時郡將王滸嘉東濕御下屬掾多引去獨雅重府君之為人公退未食夫人必徙倚以候嘗撫奐輩戒之曰士立身行已教亦多術何必爾耶汝曹若不改圖吾飯含不暝矣以故奐服膺畢精丹青可渝矣家所藏書數千卷皆奩具易之承安三年奐與炳同試長安炳以疾作弗克與預僥選明年春官復中優等[illegible]

後凡五充賦於王庭涇陽盧長卿洎蒲人李欽若欽
用惜其不偶勸就臺掾奐怍念夫人疇昔終不忍負
其言而歸一時名公鉅卿如李右司之純苑司農極
之李御史欽止宋內翰飛卿壯其恪守遺訓共賦詩
以序其志夫人姿淑媛有識度課諸子讀書以盈約
始聽休舍尤善援引故實因事指諭諸子侍立至夜
分莫敢跛倚奐自垂歲緝學晚為通儒及再抵燕不
變於借學而德業益富士論厭然遂定頃歲戊戌秋
八月詔郡國取士奐借東平上計吏以首薦登名於

天府授河南課稅長官東發海南際淮西至潼陝北
抵河咸隸焉自大朝開國以進士用人寔由奐始而
先夫人遺訓庶無憾矣夫人性沖澹平日却掃一室
焚香養梅庭內若無人跡者嘗與諸姒坐城南別墅
之前榮蕭軒隱者心動視外戶忽啟雙扉出闖間心
知其盜揚言如無所見遂下鑰升堂叱徤者出之盜
逋仆斬死夫人怵然曰是亦人子也政以失教至此
既無失得不足深詰府君亦憫而縱之聞者嘆服夫
人生六男伯子炤奐仲子也叔子炳季子灼次熺次

熚炤煇皆蚤亡熺用論者薦於朝試中部掾壬辰春
正月隨京西都水監隷事河陰兵至死於後男孫八
人奐之子保垣萬駒嵩山緱山煒之子元禎應璋隶
典煠之子郿璋女孫五人長適同里進士張虎次適
奉天令華陰王元禮之子亨餘皆幼奐切以子幼未
任事將援真定滑使王道昌例令元禎襲其職既而
如約惟人之後祭葬而已甲寅奐六十九矣病且久
感元禎遠宦於洛或時月不可待清明日會諸孫故
老命臨潼本房下潤之子保童為侍子日本粥藥以

備倉卒從律義也復謹按程氏得姓其上世弗可攷
已周之中葉有程伯休父者輔宣王中興與方叔召
虎為周世臣秦漢以後代有顯人則程氏蔓衍於閿
鄉也久矣閿介於東西兩京衣冠車馬貨貨輻輳當
宋崇觀時以貲補官者千員外程與居一諸家居積
耆僭而程獨樸素喜士圖書賓客為邑中冠靖康末
西入關止於乾復為西州著姓古者賢妃貞女如宋
伯姬以賢明有禮得書於春秋而不主於材敏於今
閿鄉夫人見之夫人卒於承安二年四月三日示三

十有二盖五十五年而後始克銘之嗚呼事之關也
有門而來也有途成也有時而就也有候殆天所以
厚楊氏歟銘之宜如何辭曰碩之大聲之也陰滀之
深挹愈不窮燕之孫弗限於兆矢喬之松弗賴於游
龍負明堂者不謀於步仞求蠆蠋者速化於莽蜂姆
程懿微婦楊有功於保惠胥教訓淵渟雲蓄者可謂
著矣然猶閟再世而後取必於公世以鼎峙車馬學
屋姑無望其不逢終南在南河流在東有寧一宮有
偃斧封神保是依天地有終

甲寅年九月二十八日男奐立石

右程夫人墓碑銘江漢趙仁甫為其友紫陽楊
先生母作也觀其論次有曰今年歲辛亥春正
月奐自洛輿疾入燕還印政府歸秦秋八月投
檄西上慼遷徙靡常故再三以請又曰夫人卒
於承安二年四月三日盖五十五年而始克銘
之孜其歲正辛亥也後三年甲寅先生年六十
有九時諸子皆蚤殁乃立宗人潤之子傑童為
侍子而碑文亦載之何耶豈事或後所增抑先
生所自增耶仁甫號稱能文人靜菴所謂經學
文章雖李敬齋元遺山亦所推讓者而叙事乃
牴牾如此耶宋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
著乃悟文章之難予輯先生還山遺稿錄此文
見其所謂論著之難者如此其可不慎也大廷
佐識

故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
公神道之碑并序　　河東元好問撰

君名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鄭國之二十

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先夫墓銘茲得而畧
之曾大父楙大父超道父振足為蕭軒翁及上二世
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
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
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句問其故則不能答
也未幾學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
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
稱爲又五年州倅宗室求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畫
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爲倉典

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必有大用者勸之官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廼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二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道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弟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㝠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絃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

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忌信獲罪君何得爲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為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固辭不就再以祭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為言世議廹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士造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總帥趙侯壽之延致

君待之師友■聞會門人朱堅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亦聞君名數以行歲為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凡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詔須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

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兼以大荒之後遺黎無幾官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廷涵養基本萬一之功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中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畧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將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

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絶之亦有被刑責没財物於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循子元禎代領漕事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死葬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風傷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救家人吾且死毋

以二家齋醮貽識者咲遂引觴大噱望東南炷香俞門人負擇執筆賦詩三章怡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遂葬於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垣元肇嵩山緱山皆早夭元肇者在孕有異氣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即通大義尋為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於不幸君哀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箎次華陰王亨次郷城姚燧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

貴科舉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為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内翰飛卿時寓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禀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屠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閑

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時士志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就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者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鄠郊即席唱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覧強記務為無所不窺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耻其持論亦然

觀州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秉
章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屛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
問遺御史劉光甫編修張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
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新被三
接文衡有在所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
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
奕僅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
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紀正
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敘

附錄　二六

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孔孟之
前故也且夫湯武之順天應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
予有慚德武未盡善後世僻主乃復賴前哲槩以正
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
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者何懲任相之失
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貴晉帝者
何短通喪也貴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
人君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北宗而在禮樂可興也
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

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
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
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辯後世當有賞音者君不治
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卜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
困急卹孤遺扶疾病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猶
勉強爲之與人交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獎
藉惟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亦𢆶苦語勸止之怨
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
官春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

附錄

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月予
閒居西山之鹿泉貧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
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
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譔述爲托顧惟不腆之文曷足
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冱寒往復四千里
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
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有文者鮪有趾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願瞻
佳城泫然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

槊孫罷滄乎驕傲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吾不
遂歟奮回溪而滄也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
鄰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櫃兮增輝請君
為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漸伐性學力涸筋疲世無
玄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為悠悠者之
所譏繫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
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纍是而今非豈有一
定罪功之名而繫絲世之成虧我褒我升我招我麾
不主故常不償毫釐自我作古異竊取為自非慨然

任當仁之重能不愳於西河之見疑惟鼎之為器也
雖小而重此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
免於窮運之攸歸我東司南爾轍背馳遺書具存傳
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建巳日夫人吳氏偕侍子元
嗣姪孫光祖立石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
變於流俗也三代聖賢其心學傳於天下後世見於伊
尹傅說之訓君子得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
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
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
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收
效於王官去而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
庳已略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為之
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其具已甚慙德於
斯文多矣凜然王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畧諸人不為
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心不已

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
昧不明而瞽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
有命世絕異之才卒亦不能爾也而其故則可知矣
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其逮於今惟秦君子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
出於正蓋自其為諸生固已無所不窺坐是重困於
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
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然
而條理膏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鑑

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槩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緜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耶先生資機敏而明通邸其文可以得其為人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自以為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歛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咲語處皆海內知名之上夫然後以秦晉為尸庭燕趙為郛郭齊魯為府庫雄河太華為枉案奔肆橫放而益趨於約正大高明焉實輝光遺落小夫筆揷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偽之辨誠偽定而王佐之畧明矣朔人負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擴撫遺稿釐為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為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言悃愊牢不容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作天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為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文類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郝經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祿其心組繡其辭質日斷偽日滋何區區爾也而狃於借陷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道學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矣昔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誚而群議矣是以箝口重足而不敢言動爲日舍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騃置之隅坐霽以懌色煦以春言帛腹而既果然矣再日而所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言揭藁倒篋啓之以閎廓正大之論正襟而讀之默然而思之乃知吾道之果不亡學之果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思之素所蓄而不敢發可熟數之於前矣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

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乎哉幼而學長而立也邇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蜂蠆蛇虺毒世之物也猶皆有用也靈而為人學而為士夫乃反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豕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享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焉吾誦

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頹靡而不支委之一事則鉤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而不能免于凍餒而趍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蓋自佛老盛而道之用離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自得之學道入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內輕而外重外重矣騁乎其耀矣侈於物而衒於人矣文章之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無用也嗟乎不耕鑿不蠶繰而衣食者謂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愚

哉天下之聾訛躘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民已弊無有為捄而樂之者之士也方相軋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伏覩先生韓子辯正統例還山敎學志洋洋灝灝若括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輿不窒塞不夭閼而遂乘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諸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竊激

其流而揚其波乎經載拜

與楊煥然先生　　趙秉文

某拜啓某國士大孝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話談終日極有開發遠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蓋復得會面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㞐下伏想苦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重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梛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辯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畢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質

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
意張子宛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爲遠大
節哀順變不宣 中州啟札

又 前人

某啟上某先生函丈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顧
知感知感某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
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續
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
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以問學往往

附錄

知爲己甚於爲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承簿亦
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
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成道于一方萬一未
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未由披覿切冀爲遠大壽重萬
一不具 同上

天硯銘 元好問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
長橫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貯水而面可以
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請予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强名在我自然
爾日惟觴觶味惟鳳簪火絕綆求中進之售淶室緹
衣致實筵之奉彼金縱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
硯之用割字是謂食貴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
浸百畦惡於漢陰之抱甕 遺山文集

題東遊記後

紫陽先生東遊記記洙泗之迹也讀之神明之覩參
於前竦然不覺起敬教諭國祥王先生鋟諸梓願惠
來遊者且曰記所見者迹也觀聖賢之迹探聖賢之
道則在乎人爲耳儼曰道即吾性而由外乎哉雖然
迹不踐則道奚其入國祥曰先生之意將在是按先
生諱與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居鄆國公二十
世孫紫陽其號也至元乙酉陳儼跋

曲阜孔世德携紫楊先生東遊記來番予謂南士多
未之見也勉之再行摹刻用廣其傳且俾郡工稍加
讎正繼今披圖覽閱聖域只在棐几間豈非學者之
大幸歟時至治壬戌五月既望通議大夫饒州路總
管兼管內勸農事麟臺滑泉段庭珪書

聖人天也坐井觀天固宜曰天小矣况以管窺乎生
長南陬距聖人之居若此其遠也大哉之道洋洋乎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乃僅於遺編想像而形容噫亦
陋矣僕曩聞之全齋萬侯云紫陽楊先生託交参政
商公挺夢卿甚密既又得遂山大全集觀之知與滹
南王先生為行輩往来講貫經義精深作文特餘事
耳每慚舉場未放歎彷彿二先生之實學而未能孔
若浩世德聖人五十三代孫之象賢者也由曲阜歷
淮浙抵饒朝夕討論因示所刊東遊記觿喜過望廓
我淺聞而萬侯之揚獲齋劉君復出善本清泉段侯
嘉惠南士仍與板行命僕校讎并叙其槩往歲上饒
王斗山尊魯亦嘗有述録不如茲記之詳且時寓微
意其間繼今讀之神明之觀參於前疎然不覺起敬
信非誣矣聖人所以則天之大豈必直待躬造魯壞
而後見耶至治二年壬戌五月辛卯番易後學璩次
淵謹識（俱東遊記）

碧者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
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賛雜文樂言十卷隱而天道性
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辯理欲
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
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
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六十卷自唐虞至於
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而上存而不
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名臣事略）

按公所著舊僅記云兵火流離中僅存還山前
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遺山元公撰神道碑
云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此云六十卷近鑑碑記
皆言三十卷此云三卷豈百二十卷乃後所更
定而六十字乃前集八十字之誤而三之下或
脫十字耶抑不知伯修之所得者其卷數止如
此也諸書散亡無從攷證惜哉（廷佐識）

宋翰林九嘉在閑中特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蕭
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嫚之也屏
山持之示（激）以為咲是其後西行余以序送之備論其
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劉祁師）

金末帝時北兵攻城急太學諸生亦選為兵諸生訴於官請另作一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孱羸不任役將發為砲夫諸生劉百熙楊奐等數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砲夫之苦同上

王文康公鶚初侍王邸屢以史事為言嘗舉楊奐元好問李冶宜令秉筆後申前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元楊已物故乃舉李冶及李昶等為應奉名臣事畧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論漢魏正閏太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云云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輟耕錄

元兵悉力進攻金主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曰臣等皆太學生今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金主敕記姓名即免其役史

楊煥然先生錄汴梁宮人語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不無有傷感之意輟耕錄

紫陽先生楊奐字煥然又名知章奉天人以明經後進稱為關西先生少年時自悟以前為紫陽宮道士因以自號國朝為河南府課稅所官有遺山集行于世困學齋雜志

杜仝字真卿武功人宋末有詩名於關中兒時嘗作樂名詩有杜仲吾家好弟兄自然同姓又同名之句及以五言百韻上乾州通判馬治治大加賞異阜昌中登科從官亦有聲馬嵬太真墓過客留題其詩甚多道陵詔錄其詩得五百餘首付詞臣第之真卿詩在高等舊有錦溪集亂後不復見矣予師楊亦能詩尤工書翰奉天楊煥然云然中州集

榔塘在鄠縣終南山下金紫陽楊先生奐隱居講學于此門人百人植榔千株號曰榔塘中有清風閣即紫陽閣紫陽泉鄠縣志

姚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元史本傳

楊煥然生子四首　元好問

掌上明珠慰老懷悲歡我亦為君開異時載酒楊雄

乇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為湯餅
客買羊沽酒約何時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髮已丫更醉使君湯餅
爲兒童他日記通家阿麟張君姜兒子
半生辛苦坐眈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
了玄談何必似童烏遺山詩集

紫陽閣　　商挺

牙籤聲散絳帷風人在參乎一唯中名教會心真樂
在區區休用嘆雕蟲郭縣志

贈答楊煥然　　元好問

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
關中楊夫子高誨世所聞十年玄尚白蔡蓋甘長貧
有來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知子雲
古來知已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非心所親
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別去徒殷勤
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遺山詩集

答楊煥然二首　　陳庚

梁苑當年記盛遊亂離南北恨淹留且教紅袖歌金
縷莫對青山歎白頭人似賛皇還蜀郡詩如子美到
夔州傳家況有玄文在應使彝篇繼纂修
獻賦當年覲紫宸英若藻思獨超群扶持吾道雖尤
力潤色斯文老更勤學濟天人窮有泮文如風水自
成紋何時載酒清伊上奇字時來問子雲河汾諸老詩

柳塘　　李汾

長安西望火城限楊柳波塘寺自栽渭水波光搖草
樹終南山色入樓臺平生事業書千卷浮世功名酒
一盃我亦陸渾山下去擬尋佳處斸新苔郭縣志

清明拜楊紫陽先生墓

先生墓碑仆且斷久矣去歲冬予懇提學虎谷
王公為復立城內舊有先生祠予復懇王公書
歸來堂扁蓋先生道德文章可師可仰往歲提
學遂菴楊公建正學書院先生已入鄉賢祠今
王公復為之立碑書扁均可謂知先生者矣予
雖不肖然景仰私淑不悲父師故凡可以容力

者無不殫厥心焉莘他日盡見先生著述尚當

梓之以圖傳諸不朽云 廷佐題

仰止揚夫子儒林第一流文章師後進道德范前修

荒壠憑誰守殘篇獨我收傷心雙眼淚洒遍墓林楸

奉主虎谷請書歸來堂扁 廷佐

哲人萎矣泰山頹半畝荒祠盡草萊苦欲表章新廟

貌堂名只合寫歸來

魯齋遺書十四卷

（元）許衡撰

明萬曆二十四年怡愉江學詩刻本

魯齋遺書八卷附錄二卷 左都御史張若溎家藏本

元許衡撰。衡有讀易私言。已著錄。初衡七世孫壻郝亞卿輯其遺文未竟。河內教諭宰廷俊繼成之。何瑭為之序。嘉靖乙酉。山陰蕭鳴鳳校刊於汴。自為之序。序後復有題識云。鳴鳳方校是書。適應內翰元宗奉使過汴。謂舊本次第似有未當。乃重編如左。續得內法及大學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舊本名魯齋全書。竊謂先生之書。尚多散佚。未敢謂之全也。故更名遺書。蓋此本為應良所重編。而鳴鳳更名者也。首二卷為語錄。第三卷為小學大義直說大學要略大學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為中庸直解。下為讀易私言讀文獻公揲蓍說及陰陽消長一篇。第五卷為奏疏。第六卷亦分上下。上為雜著。下為書狀。第七第八卷為詩樂府。附錄二卷則像贊誥敕之類。及後人題識之文。其書為後人所裒輯。無所別擇。如大學中庸直解。皆課蒙之書。詞求通俗。無所發明。其編年歌括。尤不宜列之集內。一概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議論宗旨。亦頗賴此編以存。棄其蕪雜。取其精英。在讀者別擇之耳。其文章無意修詞。而自然明白醇正。諸體詩亦具有風格。尤講學家所難得也。

重刻許魯齋先生文集序

不佞少時嘗閱魯齋許先生語錄私竊愛而玩之高山仰止益欽欽然引領天壇王屋素矣比年奉命守河朔頓嚮覃懷寔惟先生故里延

見士大夫暨郡邑子弟率彬彬文質交孚竊以是窺先生過化之深而又嘆先生之高標駿烈歷數百年如新也嗚呼盛哉已而郡司理怡君購求遺集若干卷謀諸郡守江君付之剞劂用以永為後學程式其于翊道學氏所裨益良厚不佞樂觀成事迺僭為之言曰夫道之明也豈不以人哉第明道于道明之日易明道于道晦之日難矧天地否塞冠屨變置于此有人焉出其言以開太平繼絕學俾聖人

之道不墜豈不尤難之難哉粤自灰冷秦坑苔侵魯壁久矣夫大道之隱也雖漢儒討論稍闢洪荒而逐末沿流頓忘源本洎有宋程邵諸夫子崛起伊洛倬然擅理學名宗考亭繼之聖學始章章著明于

世宋失其馭中夏淪夷仁義禮樂之教蔑如矣先生挺生其時慨然以斯道為己任由其造詣精純者而發揮于事業文章齊治均平歸根誠正用能俾鱗介衣裳之會猶得以引堯舜周孔之緒于一髮千

鈞之間可不謂難乎故循其言即中材之士可與入道而極之即洙泗淵源其大旨率不外此程邵之統先生實身之矣不佞嘗謂天地中和之氣鍾于豫方自河洛呈圖羲畫肇作而道始有攸屬以故繼

統于聖遠言湮之日亦惟豫產而它無預焉是先生者固天所篤生為斯道計而遭際胡元之季則先生之不幸而斯世之幸也夫士也涵濡先生之文以溯程邵之統而因以演繹堯舜周孔之緒傳之無

窮然後知先生有功于聖門有大造于中夏高厚悠久有未易以尋常幅度論者在焉彼其嘵嘵然求多于先生者無亦弗思焉耳乎不佞是用深嘉兩君之舉而不能以不曳默然也兩君治理超異有關

於時所志所學偉然皆古人與稽者不佞相與觀摩幸甚輙因是而明徵之云

萬曆二十四年孟春朔旦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左參議前禮部郎中蒲坂華岑張春徵序

重刻許魯齋先生文集序

蓋今之譚道脉者輙推宗許魯齋先生云先生以儒術鳴于元時丁冠屨易置吾道晦蝕而先生獨以斯文自任俾學者得覩周程張朱之書以尋六經語孟之旨其有功於世教甚鉅惟玆覃懷寔為先生故里先生所著語錄寓内人士業已家寶笈而戶錦笥矣第簡編舊分為三或此有而彼無或此無而彼有參差魚豕不便觀覽司理慕溪怡君攝郡之暇迺正其訛謬彙稡為一其不佞承乏是邦樂

觀其事之盛也不揣僭為之序序曰惟道術之壞也久矣卑者沿末流而忘本源究且有訓詁之病高者談德性而泊糟粕敝則入禪乘之門孰有能獨窺大旨翼聖道於如綫之餘如魯齋先生者哉不佞嘗讀先生書謂先生之於道統可稱正脉彼其章分而句櫛之豈樂詳哉其言之乎竊計先生一時以道德文章自命如吳草廬先生嘗倡為主靜之譚先生慮道之不明而學者病朱併以病吾道是故推明衍繹而詳著其説意曰吾明

吾道止矣而不虞後之人以我為支離多言也夫多言非真能害道也言多而道可明則有言何病惟略章句而語性命甚則扶精智海取辟員通于是道始為天下裂矣方今天下寧無有習孔孟程朱之書而高譚性命之學者乎童而習之長而背之陽而尊之陰而棄之跏趺欠伸則曰未發之中傴僂舒緩則曰主一之敬貿貿乎如黎丘丈人惑於其似而竟忘其子之真也夫託宿遽廬者則當指以還家之樂矣客有之燕而南向乎郢

必告之曰此非適燕之路也先生此書固儒學之歸宿而岐路之指南也諸人士試取而誦習焉有不茫然失恍然悟卓然見彼之非而信吾道之爲是者乎是則怡君重刻之意而亦不佞嚮往之初心也諸人士其尚勗之哉其尚勗之哉

萬曆二十四年仲春之吉

中順大夫懷慶府知府前戶部郎中

棗強江學詩序

許魯齋先生文集序

自承

寵建章分司直之符愉不佞之得有此懷州也爰書之暇輒訪名賢而私淑之於勝國得

魯齋先生焉先生以理學鳴于冠屨倒置之日而周程張朱之學賴以續明顧瞻遺像欽式予衷閒索其遺稿而讀之則漶漫分裂有自 故府者有自分垣者有自郡治者重復叠出訛漏不倫家訓語錄顛抄失序讀者病之乃力蒐校讐芟其更疊補其紕

濕始于壬辰迄于乙未蓋盡三寒暑乃竣事稱成書詮贊梓之嗟夫不佞非能自為書也論次格言古有附於述者不佞又述之未能獨其明行業古䑵䑵有心則於何手寄無亦惟是紀載微言尚論而次第之足發吾思豈曰空談談備矣有閱者知予心而已又非謂心盡於糟粕空取糟粕而梓之曰傳心也夫子曰事大夫之賢者邪大夫之賢孰與先生不得事其人猶事其言事其言者讀其書讀其書者豈忍坐視其書之湮漫分裂而

不為之蒐聚之故夫梓之者吾心在先生盡吾心焉耳若曰讀先生之書即得先生之心則不佞豈敢

萬曆二十四年季春吉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懷慶府推官涇陽怡

愉謹書

跋許彝齋先生遺書後

昔王通講業河汾之間一日獻太平十二策夫南北分裂久矣文中子豈急於自售哉干戈紛擾百姓莫保其頸隋文奄有江南亦撥亂拯溺主也昔尚可為奚忍逆料其非真主而置

之宋室開基門柝不施於燕薊百季而降再失兩河完顏執命汴洛以北皆羯羠矣藉令士皆夷虜視之百姓何賴焉孔子曰居之何陋又曰乘桴浮海箕之朝鮮雍之荊吳皆實事實理非虛藉口云爾也世祖馭宇奠明

茹納逈出隋文百季分治不殊南北先生挺起懷孟之間以斯文斯民為己任垂九十餘季入衛未至臧絕銷熄者先生力也中說之倣雖云僭經然微言緒論至今使人誦之勿絕先生垂世立訓與關洛濂閩諸君子並

駕同轍共傳不朽我

明定為學者南車青衿學子朝夕諷誦今其遺書具在孰敢置喙其間矧天下一家治教隆洽士生於懷孟之鄉者其前進有如先生後進有如先生之門人則益刻也詎獨一家一方之

書蓋亦光翼治化之一助云

萬曆丙申孟春吉

奉政大夫懷慶府同知後學鄭道興

謹書

魯齋遺書目錄

懷慶府知府麥強江學詩

同知惠安鄭道興

通判臨潼孫汝正

推官涇陽怡 愉編輯

儒學訓導昭化吳學詩

岳陽周 易校閱

卷一

語錄上

卷二

語錄下

卷三

小學大義 大學要略

小大學或問 論明明德

卷四

大學直解

卷五

中庸直解

卷六

讀易私言 陰陽消長

拙著說
卷七
時務五事
一立國規模　二中書大要
三爲君難六事　四農桑學校
五愼微
對御
卷八
雜著
論語所否者　家語亡弓
子玉請復曹衛　辯說
高凝字說　王生名字說
留別潭彥清序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與李才卿等論祭寬甫病症書
祭鄒國公文　祭李生文炳文
卷九
書狀
呈丞相乞致仕狀　辭免京兆提學狀
與竇先生　與耶律惟重
與子師可　與子肄義之

與仲晦仲一 二道　與友人
與王濟川　與韓邦傑
與提學　與李仲實
與係甫　與趙輔之 二道
與友人　與君瑞
與竇正之 二道　與許仲常
與孫伯玉 二道　與張仲謙
與文子貞　與呂伯充
與燕宣撫 三道　與人 四道
代李和叔與兄子　與吳行甫
與張左丞
卷十
編年歌括
總敍　唐虞
夏　商
周　秦
西漢　新室
東漢　蜀
魏　吳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東西
北齊　後周
隋　唐
五代　大遼
前宋　大金
稽古千文　詠器歌
卷十一
四言律詩

夢中
五言古風
觀物 四首　遊黃華
訓子　有感 二首
送賓湘叔　詩東門行
送姚敬齋　梁侯壽
別西山 二首
五言律詩
登東城　遊北觀
北門觀漲　憶賈君玉

病卧　不寐
戲學老杜去蜀　別友人
擬贈彥澤　秋雨思晴
喜秋晴　喜晴
子仁敗冠　秋寒
趙氏南莊　夜雨
登城西故堂
五言絕句
別友人　九日思親
中秋

七言古風
桃溪歸隱圖　吳行甫雨雹韻 二首
七言律詩
病中雜言 七首　繼人葵花韻
中秋不月次賓生韻　秋霖初霽
遊孫氏別墅　病中有感
遊黃華宮　七月望日思親
春雪　題武郎中桃溪歸隱圖
餞賓貝先生行 二首　謝梁安撫惠田
用行甫韻　曉步西溪

吳行甫韻　九日思親
偶成　李生罷所侍 二首
答董瑞卿 二首　和姚先生韻
呈友人　六氣不同味
七言絕句
偶得　登天王臺
漫得　宿卓水 五首
大著登東城 六首
樂府
沁園春 東館路中　鷓鴣天 夜寒

滿江紅 書懷　沁園春 壽田東城
滿江紅 別大名親舊
卷十二
附錄前
像贊　祭祠
族譜　譜傳
卷十三
附錄後
元勅辭　神道碑
行實　元史
通鑑　中統書
至元書　考歲略
國學事蹟
卷十四
先儒議論
姚氏牧菴語　耶律氏語
虞氏邵菴語　陳氏剛語
眉山劉公云　鹿菴贊像云
薛文清公讀書錄　楊維楨正統辨
永嘉陳鈞語　胡居仁語

彭幸菴書節略
古今題詠
薛文清公讀思親詩次韻 三首并序
又題書院詩　西蜀吳伯通詩 二首
膠東鄒中和詩　甯邑王璠詩
鄂渚宰廷俊詩　西蜀冷宗元詩
後學陶滄詩　會稽胡謐題
清江彭綱題　曹璉題詞
劉經又題詞　王韋思所亭詞
張邦教又詞　眉州吳節告安神文

唐山李天秩祭文　廬陵陳履祥祭文
後學宋濂祭文　玉田撰備文
門人許約題從祀文　新州祠堂記
門人白棟題思覲亭記
郡人何瑭撰祠堂記　又撰文正公祀田記
又表彰文正公碑記　又撰魯齋全書序
眉山楊學文撰遺書序
嘉禾倪顯撰遺書序　常德劉瑾撰許氏族譜序
郡人郝綰撰大學要略序
鄭王稽古千文叙

魯齋遺書卷一

語錄上

○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淺者又復凝而爲人物之欲成壞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運氣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亦然其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

爲他

○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敵者也

○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所要者箇不死

寧有是理
○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
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
立乎巖墻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吉凶禍福死生
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
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
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
在而氣從之

○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
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
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桒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
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
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
於可思慮處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曰便是一以貫之又
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
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
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
之流溢出東西南北皆可措立而用仁積實于中發見
于外則爲惻隱爲羞惡內無不實而外自無不應凡物
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
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
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
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
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
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
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
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貞爲有
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敎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
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
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
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
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
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
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
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〇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
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二本
句疑有缺字
〇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
慮所及者
〇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
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〇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
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
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〇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
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〇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
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〇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
己此持敬大略也
〇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

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〇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
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
不可不慎也
〇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
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衣德殞身而不已惟君
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〇二程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
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
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〇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
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
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
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〇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
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
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
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
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不聽父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忠其或不
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諫教者
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若而
不受命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大
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
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
人有片善界去做學他豈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
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
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
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
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
堅忍不動待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剝表
大要如從自傷禍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
不可過為隕穫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
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
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然人而不自得也何欣戚
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
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
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
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
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
他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
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
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
小智妄為迎避之不可也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
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顏戚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
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
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
惟聖賢得譽則亦所以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與

於是無斷然若無實而得名故雖無名無器也造物上
爲多取非忌多取之夫無實而得名者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
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
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
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是斷來
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强去安排栽接如雕蟲小技以
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从去做官於世事人情疎
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
何來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

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
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
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憐
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
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
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意
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
無他日之弊也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扶其善而不致攻其惡善多惡

少然後致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
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
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
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
不將去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
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此五者攪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
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玫玫如此只是人之大倫

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勞而弗怨
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
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
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
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
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
父母之心爲心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
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莫知人道以

溦殆無少異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謟諛為非者謹勿近之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當人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擇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講究經旨須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經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裒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然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雖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illegible]不能通一史矣況[illegible]讀三傳當以史記讀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以前[illegible]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得[illegible]文筆如孫試文字扭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纔得荀子道性惡又纔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纔出性分三品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挂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纔之語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着眼目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僞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illegible]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之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但若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墜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

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跌蕩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濶暇他人必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禁其勃然之氣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遜存而不亢或曰亡吁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將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便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

子房之所爲是也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下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悉擧

○莊子好將來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微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細膩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有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之無丹朱商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拱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今試擧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

數人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絶世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出其右者

○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別人扶傾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雖足不悟後大害事

○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爲有共從順

去逆已如此夾擇吳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
比以子房魏爲君師籌帷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
仗義而東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
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歸之天
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
利害也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
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盖
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

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
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物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
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
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
不易則其說所由來也遠矣
○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凡人之情敬愼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克
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
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愼獨可以致王道物未然之徐
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

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追兩漢文帝光武敬愼終身然
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
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
分定
○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
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
擧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
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擧善薦
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

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悲歡其危亡可
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
殊可玩索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
也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常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
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
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之人事之儀則

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語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爲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鏗鏘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敎本業

學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乎邪僻也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揣摩字様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敎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敎也無異學也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敎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敎樹之君以立政設此敎也作之師以立敎敎以此也先王皆本乎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敎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任用人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於四門納於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

共知之四嶽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寵宗准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況大于此者乎

○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豈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語曰知人而已

○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為治也何有

○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克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除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忘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疏之議非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而以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遺不去盡到此精細密之所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

論人物

○傳記中人材係然可觀以道理論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於分上絲毫欠缺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于推勤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苟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既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惡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蹟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

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

觸犯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脩省此言殊有理天變常有無應時此何理也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于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殘酷如此報復何時流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

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長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敢
其勝者狀也故亦不至於為此狀所敗

魯齋遺書卷二

語錄下

○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

○為惡者氣為善者是性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德都總了盡心知性

○靜時德性湛然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知其性是物格盡其心是知至也先知其性然後能盡

○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聖人之道也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先生曰此是那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有四段

○貪字有合貪有不合貪讀書窮理學聖賢做底是合貪發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便是人欲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便是天理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也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本人為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

理主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之
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
○心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也
○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爲有人之所
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合放下者存乎
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
放下委之於命也
○浩然之氣非說脩養氣本說不動心無疑懼自不動心
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所生心無愧怍內省不疚自無疑
懼不是強排遣

○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
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
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也
人將好物綾錦段子收斂入庫藏若遇支出來的却是
元收斂入去底好物怎生支出陳穀爛麥來在人學亦
然
○問邵康節先生詩云欲要爲男子須要十分真須要先
了身曰十分真者盡其本然之性學到真實無人僞處
先了身者大學所謂明明德是也
○問樂善所以樂天也貧賤患難不憂所以知命也曰天

賦與萬物無不盡善雖君父母養育幼子少與飲食衣
服多與飲食衣服皆是愛惜固是嗔責教訓使之成人
亦是無不是底父母無有錯了的天自古老天造化豈
有錯了處只有人錯了天與富貴福澤教人行善天與
貧賤亦教人行善是天降大任之說若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順性一於爲善此是樂天者
也樂天者樂性中之善也知命者是天道流行之命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有天命不敢違雖得貧賤患難
亦不爲憂可謂以順受也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樂天
也此說君子之事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聖人之事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
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曰此是聖人之事也
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
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
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精也致用施也曰精
微義理入于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

○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是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雜焉夫知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為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脩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率性便是循理循理便是率性又曰聖賢以理為主常人以氣為主

○小學內則父子之親此篇言化為人子為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專觀之道也

○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為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為一則為臣在道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人處貧富貴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惟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為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人欲分別人之是非須先用等秤稱盤自己所憂處是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為這幾件為憂所樂處是孟子所謂父母俱全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為這幾件為樂如此得同然後能辯人之是非也常人雖有父母昆弟俱存不似知此樂自已差謬處極多怎辯得他人是非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先生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illegible]在上濁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仁義禮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貧富貴賤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是氣稟之命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

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也

○禍福死生脩短雖有一定之分然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俟之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非正命者行險徼幸桎梏而死乃人所自取非天所命也

○人稟天命之性為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為一但衆人多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

人獨處却使放肆為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惡是氣稟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問克己復禮此一句有似閑邪存誠先生曰也似

○為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為心承順不忘顧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于自己為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敢虧失可謂義也為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為心顧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為子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先生曰便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都知得痛癢方是仁也

○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又曰醉者不是本性是亂性

○問一心可以宰萬物一理可以統萬事先生曰是說一

以貫之

○問推己及人恕也以己及人仁也曰推字譬之身上有些痛從上至下遍身尋覓摸看所謂推己猶自用工夫仁者便知身上痛癢處不須尋覓

○問不遷怒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曰膽欲大者勇于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于仁臣止于敬父止于慈

于不能孝各得其所上之[illegible]

○天下止有對惟一理無對但是太極之先舜君天下[illegible]
命也德爲聖人所性也誠曰[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命[illegible]
也賢不肖天也然對可[illegible]不[illegible]

○思慮未萌鬼神莫[illegible]其氣[illegible]有形[illegible]不[illegible]

○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巳者雖不得[illegible]也[illegible]只是成
巳雖精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巳事斯入事雖壞
了不恤也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成巳便成物
聖人所爲又全別

○若念知治念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之心力
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作

○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辭有枝葉愚謂有道則
人皆脩行無道則行實既不充必脩飾言辭聖人所謂
巧言鮮仁者歟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
莫得再只先一次巳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
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
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
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
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于天理人心大
關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韋
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
安稍能自思自反若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
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志於仁則事有本故能立人而不
仁如禮樂何禮樂無所措矣無本不立

○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使知道
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當如此乃可世
間只兩事知與行而已誨之使知勞之使行其忠愛無
窮焉愛焉而勿勞則驕易流于惡忠焉而勿誨則妄行

犯于過咎反有害乎忠愛矣爲子爲弟者當知父兄所
以忠愛之道

○天下人類中有出衆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
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効

○同人于宗吝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同者幾人則其所
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
仍牙于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于宗所得蓋少或有
乖與便失所同如孔子溫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翕

然相從桓魋之害叔　之徵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
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
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謂其同者皆善
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嘗有
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于野中閒有三
五箇違悖不合雖棄者不能為多助之害當知此
○堯知舜可禪矣知之審矣然不敢遽以天位授之者諸
人不能知之也不能知之遽授之必不安必反害舜故
歷試諸艱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百揆時序烈風雷雨弗迷然後以大位

與之人不得而間也使堯以言喻諸人未必信也示之
以事則不言自喻矣致人有過譽人亦招過最差上毁
一人衆或不平謂其不舉揚我之長而譽他人也致譽
不慎乎伊洛諸君子以其致同道過當而蔑視諸人故
獲罪于人堯之授舜以亡未嘗譽之也以行與事示之
而已矣人有寸長喜人稱道可以得衆必欲責備然後
稱之所失多矣無求備于一人孔子所以稱周公與人
不求備善贊揚之德如此宜知致譽之機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己貧賤憂戚
不可過為隕獲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

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
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
之有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金朝政如此有貶黜
之命亦必鼓吹不爾謂之恬上然一旦有土崩之勢忍
於叛上而不顧也惟先王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人
感戴無已臣子除授有不願者聽其仕宋朝政如此
其不行於臣下似難看然顛沛之際不忍叛其上守節
死義不顧也德與刑其効如此之異君人者當知之無
為法家之所愚也

○觀之初六曰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先生曰此豈大人
長者所宜觀者
○小畜是陰畜陽柔畜剛婦畜夫臣畜君別于密雲而已
終不雨也雨則反常上九既雨既處是合和而尚德載
無德不可居也婦雖貞猶厲月幾望君子征凶陰疑于
陽到此更進則凶矣垂戒甚深到此極難處大人君子
亦不濟也
○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
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
勝則彼負相勝者不能止于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

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
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戎夷勝必
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
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
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
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
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世事都如此大壯
則止遯則退此君子尚消息盈虛者也有深意存焉康
節詩此意思甚多大壯時便當知止遯時便當知退則
無過咎矣大壯而不知止則失其壯遯之時不知退則

凶陰方長與之力爭必凶且如大風暴雨得出能避過
可也天怒尚可避況人怒何不可避遯之時義大矣哉
穩能護砲兩人相角能避其鋒乃勝避之義類甚多
○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君子之于小
人當知所以教導之容保之如父兄之于子弟子雖不
善父兄詎忍棄絕之必也教導容保之而已只爲君子
不能容小人小人便陷害君子教思無窮之義大矣教
之亦多術矣然必先容保之乃能教之不然以法治小
人未有能勝者也然亦非天道坤西南得朋陰方也乾
之道無不包坤則止于西南而已如君父夫無不覩也

臣子妻妾有職分使有他管不著處在臣子妻地位而
畀他以務逆道也待遇小人當知愛之誨之有惻隱之
[illegible]非之心知之端也只是知其是非而已不是兩[illegible]
揀出不收拾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爲其可羞惡而已亦
非棄絕之也只是以惻隱之心爲主便能教思無[illegible]
保無疆
○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人事君親亦然無這兩
箇[illegible]心是非辭讓皆無所措
○人要寬厚包容却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
得[illegible]逆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

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
業之際皆有病
○說趙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
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成就此事已得其名
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却無所措置所以一人
得進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王當尊之人或竊之
不祥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得者景帝謂田蚡曰
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凶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
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
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

柄爲已私毋宜限以科舉之法不然則罪擧主以革趨
競之弊
○易四爻近君六四便順九四便不順知爲臣之不可專
也九五六四便順六五九四多凶理如此也
○草木到秋精氣衰盡裏頭縮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
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看德行
充實難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受患
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
一分外面使一分福自內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
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患雖防備

○福自內出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禍自外至不仁
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理甚明當體認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伊川傳理甚詳民
志不定天下之爭未已也古時公卿大夫以下位稱其
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擧而進之士脩
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
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以治後世自庶士
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趨於富侈億兆之
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雖英明之君有不得而理者矣
此趨競之風不可遏其君子則志欲無厭其小人則放

僻邪侈無不爲已嘗謂中國之俗必士者有恒産使安
其居樂其俗士田種樹父子兄弟嬉娛於田里不知有
利慾之可趨也民志一定則治道可行也孟子說王道
便說明君制民之産使足以仰事俯育其旨深矣後世
之人豈必皆無恒心以安其分恨亦上之人區處不明
有以驅之也
○論語說操存涵養處多孟子說體驗充擴處多
○或人託梯媒求進曰今日用人者只是五六等人得進
用汝在此五六等數中手在則得進不在則不濟也其
人遂止所謂得進者預私行賄權勢相臨母黨妻黨昵

近勢力吾無勢以臨之雖固託之亦不濟也今日豈有
道義相親者乎豈有以才德爲用者乎
○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惑隨之且如平
地行不困於裏行便困是如何只爲擧足時所立處不
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極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
使在當用處于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
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
期于必中苟能移此精力于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
爲不難也
○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

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據豈可忽邪制之於外以資其內外面文理都布擺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札相似都是為禮所窘柬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堯舜桀紂皆有好惡有用舍有舉措但堯舜好忠良所用皐夔所舉十六相紂所好奸邪所用廉來所舉皆凶類下及士君子皂台守者所好惡趨舍亦皆然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此知而為之是不仁不知而為之是不知所以君子必務學要知義理之所在舉措趨向之際可不慎乎

○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于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蹤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哉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為心有補于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為學也君子擇所學

坎不盈祇既平然後行到要些處如水逆河流得出然後行過去小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弘毅堅重如舜事瞽叟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坑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寸步也進不得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急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便不得如此浚井完廩皆不敢稍怠不敢少違到不告而娶却便自處聖人行事皆當其可易此則守義傷教不可勝言

○頑字最不好到合頑忍時却便成了大事如舜事父母與待其弟朴堅忍負重安得如此之久敏字最好然有不合敏處亦多敗事大抵百行皆用當其可得以成事此聖門所以汲汲要格物致知不然則仁慈禮讓孝友恭嘿亡國敗家者皆是也可不務乎大抵聖賢成事只是將好惡黜陟殺生予奪布擺得是上下順理桀紂只是布擺得差了其心亦不欲至覆宗絕祀也

○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晦翁以此釋富而好禮欲求安欲求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苟安者不旋踵憂患及之矣人能循理為善則與天為徒雖君父命令亦有不必從者蓋時少有誤也唯天理善道豈有差誤豈有誤人者哉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密然若能

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亦不信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為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在是善道亦在是苟於此焉真積力久其所欲為無不如志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每事是實理無一點人偽間雖安得不樂書生入大學以工課不及人受人薄賤及一旦趕上人便覺行大步下得一盤好棊贏了人猶快活况此真實道理應事接物一切如志其樂為如何哉

○反身而誠是氣服於理一切順理而行氣亦是善豈有損於其間强恕而行是氣未服順理當西而氣於東必

勉强按服必順於理然後可也

○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件件事至誠惻怛做將去其心安其氣舒俯仰無愧其樂可知此天下廣居也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事為之際或遠于理氣未得平必勉强其氣以從于理人之不善未合于理亦在容恕未庸遽與之爭也在事必勉强在人必容恕苟在事不能强于為善在人不能容其未善則吾之仁遠矣故能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試以斯二者體之則世間何事不備于我在君臣為義在父子為仁無不可者正所謂如意寶珠也反身而誠是氣與理合為一强恕而行是氣與理未合須是用力按服他至功深力到則與反身而誠一矣

○或謂人依道理行便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放曠不循法度却樂多只於那些去了以故為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適如李太白諸詩家皆是也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大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當擔為己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為其父祖者愛力田

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為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如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或問道學之目不可如此標榜所以多謗議曰不然此二字庸何傷道也學也天下之大事也但問上之人好尚如何耳賤工末技一日崇尚尚且彬然于天下况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以此為學庸可議乎

○紂一人命未改只得為君一日天命改便是獨夫天地陰陽人物都是如此精氣行到他處便得為君為長到去了卻只是匹夫人有人神所在處不敢犯亦猶是也古

法能按摩人血氣使去疾病如人能參天地贊化育代
天工以成天下之務到此胸懷眼目眞是大
○學仙長年一說世所决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
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看誰
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
學可做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徼幸無可做做
者乎
○張侯論爲世所貴則張禹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輩何
晏集諸家之書則又賢於禹然視其所爲乃爾則聖人
之道當眞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
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
常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
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呂
原明謂二公遠過衆人者皆此類
○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乎細讀之每言
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
用也雖有善爲說辭若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
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
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

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
如周子太極邵子先天圖等書皆是這箇體面程子謂
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
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復致意其旨
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
世無弊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天理不可誣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爲一等繩墨之
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後事

可得而理爲君長敬天地祖宗鬼神爲百執事敬事君
長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順今有人曰無天地
鬼神無君長父兄尊在我而已雖極力自尊終必敗亡
蓋無從你自尊之理祖宗以來傳授到你須有祖考神
靈在上如何得從你自尊如三家僭越當時自尊如此
不旋踵爲家臣所制而三桓子孫微矣君父其可不尊
公室豈可削弱公室弱則無所依以自存其爲不智甚
矣不智便不仁便無君父無長上自尊便敗亡
○明道詩四時佳興與人同請[illegible]時進行都於與況[illegible]
行將去入承寒涵[illegible]將[illegible]安枚成要閒[illegible]

要發達都於興況瀟灑處行其景色亦然人於四時之氣
其興況亦自新自新不窮其意味誠可樂也又不能私
於一己聖賢樂處如此
○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悚於利
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翁謂施勞如張大
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异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
為不宜其與世疎闊矣
先生作室或顧役者曰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
其煩勞若是因謂老氏貴簡靜亦是厭繁文末節之多

讀書錄 卷之二

也今日觀周家制度何其細碎若是先生曰不如是易
厭恒雖而不厭惟其雜陳於前故無厭斁古人簡古亦
不可久八索九丘亦是黃帝以來行不得底且如老氏
之清淨無欲謂民自正民自化在今日視之只自家口
管不得更說甚理天下他也主官府有統權者聚斂者
有散施者其餘節目甚多所謂清淨無欲已自行不得
至如山林枯槁之士亦豈能久於其所以天地二氣相推
遷故恒久到今日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異端之食者也亦不能單食之必雜以粱蔬鹽酪乃可
久食古今恒久之道只如此不如此者偏滯者也讀但

川恒卦注卅二氏亦漸無者汝凡物興盛時是下面
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與今彼下面漸無人尊信
裏面人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
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與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
順此理皆然
○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
遠甚世豈有所謂傀儡人武帝郤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
人寄天地間每有生死變較大故以為異變之亦常事
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能文之士必厭彼將天地間文理都於紙上布擺成文

讀書錄 卷之二

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關多矣甚至於不識父子之親悉
謂不可勝道天地間文理物物有之此多則彼少自然
理也
○唐宋科目甚多詞賦一科為四六者鼓經生多不能此
因設此一科既及第便掌詔命入金馬玉堂故因之相
尊尚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天下翕然歸之後來於
此科取人材多出將相由用四六起人於富貴尊榮士
多用心故此科轉盛
○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言非必格言至論也但與
彼同心則其臭如蘭知蘭聖莫如堯舜周孔然其言雖與

庸夫愚兒道或嘆鄙戲慢至市井俚諺同心則必恆意
入耳矣天下之言無美惡但此與彼相投便其臭如蘭
道不同則不相為謀矣
○堯典一篇只四件事一明德二愛民三用人四處變自
稽古帝堯至黎民於變皆明德事也自乃命羲和以下
皆敬授人時事也授時不可緩此愛民之至情也先儒
只說大象非聖人定書意也明德愛民二事君道之大
綱也如四時纂要只是順時育物而已命羲和只是如
此四岳謂胤子朱啓明帝謂嚚訟可乎又共工方鳩僝
功帝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此是堯知人用人處丹朱

必佞辯共工必材於事人然凡所見只是佞辯材幹便
是人才堯不如此此卻只於言行上考察言忠信行篤敬
此聖人取人法也揚國忠理財賦人十日不能了已一
日了之此其材為如何然大誤天下處乃在此堯以其
子不肖故求天下之賢聖禪以天位付以天民此豈常
人所能而堯能之此所以為大聖人到事行不得處須
看道理順天命常人使用智力聖人則一順天命
○因霜降曰大道二氣此一氣消鑠彼一氣便發達此一
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
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為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蓋不
大則藩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其乖隔分爭無有
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
不為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
即呪其爺孃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其愚如此
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己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
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
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或言有一兵豪辱其尉尉欲懲一老胥即止之曰是必
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即解凡人無故為人辱者必我有

可棄之隙也我無釁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金欲悔宋之和遣使以必死辱高宗高宗不動徐拒其
使曰聞卿北方名家何必乃爾殊不動聲氣金伏其機
使我必蹈而高宗處之若此其過人遠矣
○才之不可以已或籠生鷹長鳴欲飛不能也有志無才
故也聖人稱才難不其然乎人貴有才
○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為善人疾視惡人故致如此聖
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矣文謂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

似百端用舊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
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為敵一切以法治
之無後仁恩
○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若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
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于上前說旱災可畏說謀
害人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
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憲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者何
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
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顏之
貧夭跖之富壽人豈可為跖之惡豈可以顏之貧夭喪

其為善之本心乎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人只得當於
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兩剛則不能相下兩柔則不能相濟物理是如此陰陽
亦如此事之初智勇者相合相資事既定則相忌到後
來勇與怯者合智與愚者合　之死卓茂為大傅理應
如此功臣多難全不知時也又兩雄難並居久則忌
○夫子哂子路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大抵禮不是強生出
來束縛人只是天理合有底行將去後世所謂禮近於
法束縛禁忌教人安行不得非聖人所謂禮也子路不
因人情之所固有便要硬做將去先命之治天下國人

情而已非有所作為也三代以後人材多是硬做如孔
明尚不免聖人不如此
○唯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
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
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
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
者也
○兩物相依附必立一箇做樁主動也靜也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以靜為主內外也上下也本末也皆
然無物不相依附者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是正外以正

內也今夫席不正不坐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外
面檢束使不致不正這是從外以及內却有由中以正
外如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此內外交相養也
亦必相輔成德然必以心為主
○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
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
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為之弱古
人以養老為大事
○教之一字為人倫生如本末字為木設源流字為水設
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當知教之所

自不知學之所以設則差之毫[illegible]千里之遠哉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所以觀為子也此意大抵為父道有闕為子者當始終敬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三年時方以惻怛哀慕為心不暇改也此以仁字為主三年後毋視其所闕徐而正之以合於義此以義字為主天地間事如四時五行各有一件為主其他皆相輔以行每事須就在何時便當以一件為主如作文題目亦如此〻已從性用事則自然所施中節非有安排假造人欲用事則當哀而不哀當改而不改學者但當杜絶私蔽無害德性則所處皆得其宜

○德行是學問中大節目不可須臾離也聖人言論句句是尊德性若一失墜萬事隳敗如道千乘之國便不說制度如何只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便下敬字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其次疇數七者聖人與天道于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顔淵問為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乘忤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于氣槩容色之間于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脩身之要為治之本蓋在于此或曰論性非所急此不知者也

○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為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先天圖俱相對六十四卦是三十二對如乾坤是也三百六十四爻是一百九十二對如潛與亢對見與飛對夕惕與或躍對夕惕是憂危或躍是勇敢如棟橈棟隆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藉用白茅至慎也過涉滅頂至不慎也甘節苦節不節若則嗟若與安節之類皆是也世間只有一箇感應大事小事雖秋毫未嘗無對人為不善便有凶禍相對

○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只要于德性上發出不要氣血為主既從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于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于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為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先生言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于道在[illegible]漢時使能為子房伋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寒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

○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究具物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爲甚今者尊長有所賜與必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米肉不敢棄棧與骨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靈有不可形容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弗思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孝子仁人之心也人當知所本當知所尊敬

○或一篇文字將前世敗而成功者說了又將勝而輕敵以致敗亡者說其文雄贍讀者稱嘆以成爲敗之理信如此不知幾千年中有此數事耳大抵皆勝而成敗而亡者也湯武以來皆是也讀者不究所以然便以爲眞如此苻堅一敗塗地以敗而亡者皆是也皆當究所以然之理無爲一時文章所惑

○許世子事歐公論只是法吏斷手非聖人意也又論傳不可信不然或無所據如傳所云聖人書之爲萬世慮也其防微杜漸有功于世多矣孟子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慮其流弊之害世也當求聖人意是如何

○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鱗鳳爲羽毛鱗介之長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俱要得所喘煖遵東遂見而

人尚衆而訏此豈君人者邪故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堯舜文武事天事祖宗事親禮文嚴敬非是聖人作爲勉強在理當如此凡在上者清在下者濁天氣清明日月星辰燦然文理光彩人面目清明皆萃焉又且日日洗滌人在萬物之上故靈明鳥獸便汙濁非聖人妄意欲如此整肅天道人事當如此大人君子自當嚴敬豈可如小人之爲褻瀆也

○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爲這幾處說

○說知命不是術數家言命亦非二氏福孽之命是天之所賦盡力行去至于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委之于天而已當其可爲而爲于其不可爲而止不必問今歲如何明歲如何假令今歲命快或無可爲之事當如何

○孔子不通于時只爲欲尊君父當時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僭逼如此孔子之道不能行也故筆之于經或曰六卿之徒陵僭如此後嗣如何有國享數世何也曰在二氏說便別在吾道只得言理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當時禮法廢壞上下如此故小人乘時奪取之君子不得也

魯齋遺書卷二終

魯齋遺書卷三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盖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之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致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説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爲爲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緝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

○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盖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禀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盖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為人事之當然迺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數語為説盖為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為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為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為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

○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盖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淆亂而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為學

○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為人者不可一日離乎敬也况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脩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盖唯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

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大意如此

大學要略

○大學之書是孔夫子的言語當時孔子爲魯君不用[illegible]魯國便去周流齊燕趙宋陳楚衛七國那七國之君也不用孔子却來魯國教三千徒弟於内有箇徒弟喚做曾子那箇記述孔子的言語做成大學阿的是根脚起處如伏羲神農黃帝從有天地以來爲頭兒立這箇教人的法度選着好人做司徒復示以教人的緣由伏羲在位一百六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五年黃帝在位一百年堯在位一百單一年舜在位五十年後頭到

夏商周三代這教人的法度漸漸的完備了朝廷的宮裏大城子裏小城子裏以至村裏都立着這學房至朝廷的孩兒下至公卿大夫每的孩兒百姓每的孩兒聰明的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昧因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說這在明明德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着明德中便知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爲運行中間便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仁是溫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教過去不教趕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敬重爲長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說謊的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一箇箇人都有人人各有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不精細便如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鴈大的小的厮隨着成行飛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得

主人便自省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得那德性不明天生的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民做主又做師父教道着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智信不教昧了其間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以做聖人行得較底處可以做賢人便如孔子道湯王去沐浴盆上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淨若一日不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常的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數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這的是那明明德有説那在新民呵民

是天下百姓若不做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不禮合智處不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中只要聽好音樂口中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香氣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道理合與不合只揀他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了聖人出世自己能明明德見這般人教與那天與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改過自新這的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第最上等好處且說朝廷根前行呵把心敬謹便是為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爺娘根前孝順便是為子的道理

最上等好處以至孩兒每根前慈愛便是爺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與人做伴當呵信實不說謊便是伴當其間的道理最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着行呵便是止於至善

○一件事到根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更休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能安呵是能處置便理會得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怒的不怒不合憂的不憂敬心常在這其間將事上心細尋思自有得處然後理會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日學一件把那一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又去為一件又憑的窮究今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看文書評論古人是的不是的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合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件分揀得是呵便是格物這般窮究了多咱心裏都理會得久而既天下事好的歹的合做的不合做的都看得了心上明白無些疑惑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說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於人不見處甚的歹勾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說道像做好公事都一[illegible]道好人先自知他做的歹了那肚皮裏肝和

肺上事都被高人見了這般說謊呵護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心正正當當的孔子道脩身在正心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合愛的便愛不合怕的便怕我若行的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怒的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怕便似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諫若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着朝廷行得錯了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兒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

中聽也不分明口中喫也不知滋味心既正身自脩得
正身既脩得正家使可齊齊家又在脩身身是一家的
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
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自已有偏愛的有偏嫌的
有偏怕的有偏敬重的有偏可憐見的有偏小覷的愛
的不合將那歹處也愛嫌的不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說
比喻爺娘愛孩兒好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
偏向便是不會齊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的法度治國
又在齊家凡人心既正了身又脩得正在一家之中爲
父者慈爲子者孝一日在朝廷爲官盡忠於君在家兄

弟和睦在外與人做件當老實心裏慈愛覷着百姓恰
似覷看家裏孩兒每一般只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已
快活一般孔子道一家仁一國興仁如堯帝舜帝行仁
天下皆行仁桀王紂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
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曾教導下頭人怎
生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已身上尋思自已心正便能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下在治國若
能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比這堯帝讓位
於舜朝廷衆官皆與讓這的是孔子道一家讓一國興
讓天下皆這般地呵那裏有那相爭還報的道理在上

的敬老人在下便孝順在上的重長上在下的便敬長
上上頭人恤孤念寡下頭人便可憐見那孤寡在上者
不以不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
不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
使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盡心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若文人武人都是這箇道理
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說這幾件的道理這幾件的
道理須索用自已心一件件體驗過依着行呵便有益
若不用心體驗便似一場閑話也似這般說過去了便
無益

○一件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箇道理作生活者多食
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呵財常不闕少
○一件宋宰相呂正獻公曾說做宰相只理會錢呵不是
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取斂錢財必損
着百姓損着百姓必損着國家小人多收斂錢財教君
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生受卻道國家有利益君王又
道此人肯受天下怨卻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因
此上賢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亂
○孔子道脩身在正心這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
心便能脩身能脩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

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根脚來大槩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行着去一心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這般心正的人有那好勾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勾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先受了他是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勾當如古時有箇栁盜跖專一要做賊打劫喫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不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歹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栁盜跖歹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跖是不能正心的人若

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些兒不是處一日家三遍思量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教做得正正當當地好似這般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不教大的不做大小的不做小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勾當平天下甚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勾當心若有些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下頭人呵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悼見有一等人常常的做歹勾當却來人面前說道俺做的勾當好便如掩着那耳朶了去偷那鈴的也似他自道別人不見

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的事都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的人大槩論來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却有八件且如明德新民比着堯帝去征苗民有苗民並驩兜作歹的人將那已前歹的心都改正了重新做箇好人却用做好勾當又如楚平王在臨潼闘寶用那賢人柰了諸國孔子道楚書說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這的是那楚國有好人所以楚國強這般樣思量呵便是明德新民到那至善的意兒這三項都從心正生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間一箇心正

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小的都正如桀王暴虐紂王寵妲已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錢積在那鹿臺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却不思量這般東西都是百姓每身上脂膏救百姓每怨不好天下諸侯都怨為這上賢的人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下諸侯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王興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那不能正心做壞了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妃子要褒姒常不好笑也上要褒姒笑却大烟火臺上擂鼓燒火諸侯每尋常將這大鼓為[illegible]號燒起擂鼓燒火則道是賊

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燒火諸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沒事知道幽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別一日中伯將引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侯每都不來救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擄了這的是不能正心便是沒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煬帝科天下數萬人夫開河修路栽花插柳打造龍船准備開了河道差天下夫都拽船去遊玩揚州這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家至今人都笑罵將這堯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的人認得舜帝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

讓舜做若當時堯立丹朱為主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帝天下都無相爭還報的心是以正心用正人天下後世說做仁賢之君孔夫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正當當的人心若正便有些行不盡的政事決沒一些箇歪斜偏向處大凡為人件件從那正心上行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亂行事又如前賢說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步高如一步學歹的人似穿井一般一步低如一步天下事不揀甚麼公事都從那正心上做將出來滅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勾當在上的正呵在下的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小大學或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稟不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進始與王公卿士之

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等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脩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論明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為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

人說天地人為三才明德虛靈明覺天下古今無不一
般只為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
惡者得其清者則為智得其濁者則為愚得其美者則
為賢得其惡者則為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為大智大
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
天地同體其所為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
全惡則為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狀其
心中暗塞與禽獸一般其所謂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
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為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
清則為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

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
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
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
的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
則為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為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為
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為惡常順為善常難明德
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
為善為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
之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
為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

齊所以便有千百般等第
○論生來所稟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
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
美縱情慾則清美變為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為清美
○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
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
為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為生以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
欲蔽之故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學
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
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

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
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
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
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
略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
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
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為臣為子為君為
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
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人才如何
知得高下云云 大亦不全

大學直解

大學是這一部書名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大學之道是大學教人為學的方法明是用工夫明之明德是人心本來元有的光明之德夫子說古時大學教人的方法當先用功夫明那自已光明之德不可使昏昧了

○在親民　親字本是新字民是指天下百姓說大人為學既明了自已明德又當推此心使那百姓每各去其舊染之汚以明其明德也都一般不昏昧

○在止於至善　止是必到這裏不改移的意思至善是說極好的去處大人之學明自已的明德新百姓每的明德都要到那極好的去處不可些改移方是成功這三句是大學一部書的綱領所以叫做三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這是承上文說止字便是在止於至善的止字明德新民都有箇所當止的去處人若是先曉得那所當止的去處志便有箇定向無疑惑了這便是知止而后有定志若有了定向心便有箇主張不妄動了這便是定而后能靜心既能靜身子便到處皆安穩自然不動搖這便是靜而后能安身既能安凡事便會仔細思量自然不錯亂這便是安而后能慮事既能慮然後明德新民都得了所當止的至善這便是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本是根本末是稍末明德新民譬如兩件物明德便是本新民便是末終是臨了始是初起知止能得乃是一件事知止便是始能得便是終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知止為始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能得為終在所當後人之為學能曉得這先後的次序則於道理便不遠了所以說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國是指人君所居的國都說乃是天下的根本古時人君要使天下的人無一箇不明其明德必先治那一國的人使他都明了明德所以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家是指人君一家說乃是一國的根本若要使一國的人無一箇不明其明德必先齊那一家的人使他都明了明德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齊家是整齊一家的人身是一家的根本若要齊一家的人必先脩治自家一身

事事都合道理不可有些違背所以說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心是一身的主宰若要脩治自家一身必先端正自家的心常在道理上不可有些放肆所以說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誠字解做實字意是心之所發若要端正自家的心必先誠實那心之所發處不可有一些自欺所以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是推極的意思知是知識若要誠實心之所發必先推極本心之知識不可有一些不盡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格字解做至字物是事物若要推極本心的知識又在窮究天下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極處不可有一些不到所以說致知在格物這以上八件是大學教人仔細用功處故叫做八條目

○物格而后知至　人於天下事物之理旣能窮究到至極處然後本心的知識無一些不盡矣所以說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　本心的知識旣無一些不盡然後心之所發處可得而誠實矣所以說知至而后意誠

○意誠而后心正　心之所發旣能誠實然後心有所主可得而端正矣所以說意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　心之所主旣能端正然後身之所行無有偏私可得而脩治矣所以說心正而后身脩

○身脩而后家齊　自家一身旣能脩了然後一家的人皆取法我一身無有不齊矣所以說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　一家的人旣能齊了然後一國的人皆取法我一家無有不治矣所以說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一國的人旣能治了然後天下四方的人又皆取法於一國無有不平矣所以說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庶人是衆民壹是是一切自天子而下諸侯卿大夫以至於庶民百姓貴賤雖不同一切都要把脩身做根本蓋身是天下國家的根本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能脩這身則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大學之教最緊要全在脩身上所以說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本是指身說末是指家國天下說否是不然的意思身爲一國天下的根本身若不脩則其根本先亂了如何得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所以說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厚者是指家
說所薄者是指國與天下說家比國與天下所當厚者
若於家上薄了却於國與天下必無此
理所以說未之有也這一節是結上文兩節之意上
句教人以脩身爲要下句教人以齊家爲要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
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這一段是宋儒朱子的註解
右經一章是指前面大學之道到未之有也一章說
聖人的言語叫做經蓋是疑詞曾子是孔子的弟子

五

朱子說大學這一章書義理精深疑是孔夫子平日
的言語曾子傳述的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
記之也是賢人的言語叫做傳後面解說經文的十章
乃是曾子平日的意思他門弟子記纂的

○舊本頗有錯簡　舊本是舊時傳下的大學本子錯是
差錯簡是竹片古人未有紙用竹片寫字所以舊時
傳下的大學本子頗有錯簡差錯處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　程子是宋時大儒程顥
號伊川先生他曾把大學十一本書差錯處參定來朱
子因他參定的又把那經文逐一考究過

○別爲序次如左　序次是先後的次第左是指後面說
朱子考究那經文乃分別一箇次第在後面如今這
本書便是所以說別爲次序如左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是周書篇名克是能武王作書
告康叔說人人皆有明德都昏蔽了獨文王能明自
家明德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常
看着諟字解做此字天之明命即是上天與我的明
德伊尹作書告大甲說人人皆有天的明命都丧失
了獨成湯常常看着這明命無一時不明

六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是虞書堯典篇峻字解做大
字大德即是明德堯典中說人人皆有這大德多不
能明獨帝堯能明這大德

○皆自明也　這一句是總結上面三句說文王成湯帝
堯三箇聖人都是自明其明德所以說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首字解做頭字釋是解釋前
面這一段是大學傳的頭一章解釋孔夫子經文中
明明德的意思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是商王成湯
盤是沐浴的盤銘是銘刻於盤以自警省的言語苟

字解做誠字是着實的意思成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刻幾句言語在盤上說為人君的着實能一日之間洗去那舊染之汚以自新則當因這已新的而日日新之又無時不新之工夫不可略有些間斷這便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言語作是振作的意思新民是百姓每能自新的武王告康叔說人君於那百姓每遷善改過能自新的要鼓舞振作之使他常常為善不要住了這便是作

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曾子引詩說周家自從后稷開國以來邦國雖舊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方纔受天命以有天下所以說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是承上文說極即是至善曾子又總結說君子新自家的明德與新百姓的明德都要止於那至善的去處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這前面四節是大學傳的第二章解經文中新民的意思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是商頌玄鳥篇邦畿是天子的國都止是居詩人說天子所都其地千里有衣冠文物之美四方百姓每都願居止於內是邦畿乃民所當止的去處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是小雅緡蠻篇緡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高樹多處詩人說緡蠻之聲的黃鳥雖是箇微物都知道棲止在那山高樹多處是丘隅乃[illegible]所當止的去處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子是孔子孔子因讀緡蠻黃鳥止于丘隅這一篇詩遂解釋說

黃鳥是微小之物於欲止之時尚且曉得揀擇箇好止的去處况人為萬物之靈豈可反不如那禽鳥知所當止乎這是勉人當知所止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詩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歎辭緝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詩人說文王之德穆穆然深遠因仁持敬的工夫繼續光明無少間斷故其所行之事無一不止於至善這是言聖人能得所止

○為人君止於仁　仁是仁愛曾子說為人君的道理在於仁文王為國君時管着百姓每他件件事都盡得

那仁愛的道理無一箇人不得其所所以說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　敬是恭敬為人臣的道理在於敬文王為西伯時服事著天子他件件事都盡得那恭敬的道理無一些怠忽的意思所以說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　孝是孝順為人子的道理在於孝文王為人子時服事他父母早起晚息念念不忘盡得那孝順的道理所以說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　慈是慈愛為人父的道理在於慈文王為人父時撫養他兒子教訓成就都做箇好人盡

得那慈愛的道理所以說為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　信是誠實與人交的道理在於信文王與國人交接時言語無一些虛詐所行事都件件著實能盡得那信的道理所以說與國人交止於信文王是聖人凡事都止於至善曾子指出這五件來示人要人把文王做箇樣子去學他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詩是衛風淇澳篇瞻是觀看淇是水名澳是水涯的曲處菉詩經上作綠色的綠字猗猗是美盛貌詩人說觀看那淇水的曲處綠色之竹猗猗然美盛以這起興以美衛之武公

也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斐是文章著見之貌君子是指衛武公切用刀鋸磋用鑢鐋琢用椎鑿磨用沙石詩人說斐然有文的衛武公他學問工夫譬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鋸又磋以鑢鐋他自脩工夫譬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鑿又磨以沙石是說他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的意思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瑟是嚴密的意思僩是武毅的意思赫喧是宣著盛大的意思詩人說衛武公德之存於心的瑟然嚴密而不麤疎僩然武毅而不怠弛這便是瑟兮僩兮德之見於身的赫然宣著而不闇

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這便是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斐是有文章的意思諠字解做忘字詩人又說衛武公真是箇有文章的君子他德澤感人之深人都仰慕他雖歲月久遠終是忘他不得這便是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道是言說學是講習討論詩人所言如切如磋這是說衛武公學問工夫已精而益求其精的意思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自脩是省察克治詩人所言如

琢如磨這是說衛武公脩身工夫已密而益求其
的意思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恂慄是戰懼詩人所言瑟兮僩
兮是說衛武公爲學工夫已到自然有那戰懼的意
思常常存在心裏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威是有威可畏儀是有儀可象
詩人所言赫兮喧兮是說衛武公既常常戰懼自然
有威嚴人都畏懼他有儀容人都取法他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盛德是指理之得於身者說至善是指理之極處說

詩人所言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這是說衛武公有
是盛德至善深入百姓的心百姓每到老也忘他不
得如君之至善在仁他能盡仁便是君之盛德臣之
至善在敬他能盡敬便是臣之盛德以至能盡孝慈
與信便是他爲子爲父與人交的盛德所以人人自
然仰慕不能忘了這是說明明德止於至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歎詞
前王是指文王武王詩人歎息說文王武王雖去世
已遠天下之人思慕他的功德終不能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

世不忘也　君子是指後賢後王小人是指後世的
百姓曾子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因
他盛德至善的餘澤及於後世後世爲賢人的得以
仰他德業之盛爲王的得以思他覆育之恩是君子
皆得其所爲百姓的含哺鼓腹安饗太平之樂耕田
鑿井安饗自然之利是小人皆得其所此所以文王
武王去世雖遠而人思慕他終不能忘也這是說新
民止於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總前面這五段是大學傳
的第三章解釋經文中止於至善的意思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是孔子聽是
聽斷訟是詞訟猶人是與人相似的意思曾子引孔
子說若論判斷詞訟使曲直分明我與人也一般相
似必是能使那百姓每自然無有詞訟不待判斷方
纔是好蓋聽訟非難使民無訟然後爲難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情是情實辭是訟辭
畏是畏服志是心志曾子既引孔子之言又申說聖
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只是說謊不着實的人向聖
人面前不敢盡意說他那妄誕的虛辭蓋因聖人能
明自家的明德於事理所止處件件都明白大能使

百姓每畏服他自然無那顛倒曲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然無了

○此謂知本　本是指明德聖人不務聽訟只要使百姓每畏服自然無訟這便是知得那明德為新民的根本所以說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四章解釋經文中本末的意思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謂知本這一句前面已有了此處又說乃是衍文衍是多餘的意思此謂知之至也這一句只是箇結語上面別有闕文闕是欠闕的意思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蓋是疑辭亡是亡失前面是傳文第五章疑是曾子解釋經文中格物致知的意思因古時簡編壞爛這一章書如今遂亡失了朱子補在後面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閒是近嘗字解做曾字竊是私竊朱子說我近曾私下取用程子的意思補那傳文的殘闕

○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這以下是朱子所補的傳文即字解做就字朱子說經文所言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自家心裏的知識呵便當就那每日所接的事物上逐件窮究其中的道理務要明白不可有一些不盡處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心是人之神明人之一心雖不過方寸然其本體至虛至靈莫不有箇自然知識物即是事物天下事物雖是萬有不齊然就一件件上觀看莫不各有箇當然的道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人若於天下事物的道理不能一件件窮到那極至處則他心裏雖有

自然的知識也未免昏昧欠缺有不能盡了所以說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始字解做初字人於事物之理有未窮則已之知識必有不能盡所以大學中始初教人必使為學的於凡天下的事物無大無小件件上莫不因他本心已知識的道理益加工夫窮究必要求到那至極的去處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豁然是開悟的意思學者窮究事物的道理今日窮究一件明日窮

究一件用工到那積累多時有一日間忽然心裏自
開悟通透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
明矣　表是外面指道理易見處說裏是裏面指道
理難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妙的粗是道理粗淺的人
之一心能具衆理的是全體應萬事的是大用人若
到那豁然貫通處則於萬物的道理顯隱精粗無一
些曉不到此心所具的全體大用無一些不明了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這便叫做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便叫做

知至這兩句是總結上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誠意是自脩第一件事毋
是禁止辭自欺是自家欺瞞不着實的意思曾子說
經文中所言誠其意者在於禁止自家的欺瞞不要
有一些不着實處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謙字解做快字又
解做足字人於惡惡必如惡那惡臭一般惟恐有些
染着於身好善必如好那好色一般務要得之於己
這等呵便自家心上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獨是自家心裏獨知處好善惡
惡實與不實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心裏獨自知
道這等去處君子必要謹慎以審其幾微所以說君
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小人是不好的一樣人
閒居是自家居沒人看見處曾子說小人在沒人看
見處幹那不好的事千般百樣都做出來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君子是好的
一樣人厭然是惶恐要藏躲的模樣揜是遮蓋著是
顯著曾子又說小人在沒人處幹了不好的事及至
見了君子的人却心裏惶恐左遮右蓋要揜他不好
的事顯出他好的事來這等人不是不知善當為惡

當去只是他不能着實為善去惡所以至此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視是看然是相
似的意思曾子說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不知
道別人看着自家把肚裏那肺肝都見了相似要遮
揜那惡也遮揜不得要詐為那善也詐為不得這等
心不誠實又哄人不過有甚益處所以說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是實獨
是人所不知自家所獨知的去處上文所言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這是說小人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

面便有那不好的形迹露出在外面此君子所以重
以為戒必致謹於邪心裏獨自知道的去處而不敢
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門人引曾
子平日的言語發明上文的意思說那小人在幽獨
處幹了不好的事只說人不得知不知被人將他肺
肝都看見了便與那十目同視着十手同指着一般
這幽獨處豈不甚是可畏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　潤是潤澤廣是寬廣胖是
舒泰的意思人若富足呵房屋便粧飾得鮮美人若

有德呵體便發見得潤澤如何得見那有德的人他
中無愧怍心裏寬大廣平身體自然舒泰這便是德
潤身處
○故君子必誠其意　人若意誠方纔德潤其身所以為
學君子必使這箇念頭常常着實好善便着實好善
惡惡便着實惡惡不可有一毫自欺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六章解
釋經文中誠意的意思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

則不得其正　身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懥是惱怒
的意思恐懼是畏怕的意思好樂是歡喜的意思憂
患是愁慮的意思曾子說經文所言脩身在正其心
者為何蓋惱怒畏怕歡喜愁慮這四件是人心裏發
出來的情人人都有但當察箇道理上不當惱怒却
去惱怒則惱怒便偏了不當畏怕却去畏怕則畏怕
便偏了不當歡喜却去歡喜則歡喜便偏了不當愁
慮却去愁慮則愁慮便偏了這四件偏了心便不正
如何能脩得自家的身子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曾子

說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不在呵雖是眼前的物件
也都看不見耳邊的聲音也都聽不得口裏喫的飲
食也都不知滋味了所以君子常要存着這心以檢
束其身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上文兩節前一節說心有偏的
弊病後一節說心不在的弊病都是說人要脩治其
身先要端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七
章解釋經文正心脩身的意思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猶於也辟猶偏也經文中所謂齊其家在於脩其身者為何蓋人於骨肉之間固當親愛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父有不義也當爭子有不善也當教便是陷於親愛的一偏人於半汙之人固當賤惡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他尚有可化或有可取偏是陷於賤惡的一偏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雖君上之尊為在下者也當進諫責難便是陷於畏敬的一偏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　哀矜是憐

憫的意思敖情是簡慢的意思人於貧窮的人固當憐憫若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這樣人也有不當憐憫處一向憐憫他這便是哀矜陷於一偏平常的人固當簡慢若只管隨其情之所向不知這樣人也有不當簡慢處一向簡慢他這便是敖情陷於一偏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鮮字解做少字這是承上文說人若偏於所好雖其人可有惡的惡也不知了人若偏於所惡雖其人有可好的美也不知了若於其所好的人都能知其惡於其所惡的人都能知其美這等好惡不偏的人天下不可多得所以說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是俗語苗是田苗碩是茂盛曾子說人的情有所向便不免陷於一偏所以俗語說那溺愛不明的人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只說是好那貪得無厭的人他的田苗雖是茂盛也不知只說不茂盛這等的都是偏之為害家所以不齊了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上文兩節是說身為一家的根本人若陷於一偏而身不脩便不能齊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這是曾子傳大學的第八

章解釋經文中脩身齊家的意思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經文中所說欲整治一國必先整齊一家謂何蓋家為一國之本若一家的人不能教訓他做好人却能去教訓那一國的人都做好人必無此理所以說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君子居人之上若能自脩其身教得一家之內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都做了好人不必出到家庭之外那一國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曉得這道理要做好人所以說君子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

〇孝者所以事君也　孝是善事其親曾子說國之有君與家之有親一般在家事親之孝即是國之所以服事其君的道理

〇弟者所以事長也　弟是善事其兄長是尊長國之有長與家之有兄一般在家事兄之弟即是國之所以事奉尊長的道理

〇慈者所以使衆也　慈是慈愛卑幼衆是小民國之有小民與家之有卑幼一般在家撫愛卑幼的慈即是國之所以使衆的道理這孝弟慈三件是君子所以脩身而教於家的然一國中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〇康誥曰如保赤子　康誥是周書赤子是小兒曾子引周書說爲人上的愛養那百姓每當如那慈愛母保愛小兒子一般方盡得愛養的心

〇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也　誠是誠實曾子又解釋周書說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爲慈母的保愛他用心誠實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每的好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爲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有不得其所欲者

〇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曾子又說女子嫁與人方纔有爲人母之道未有在家先學養子而後出嫁的道理蓋甚言慈母養子之心出於天性之自然也

〇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一人指人君說貪是貪欲戾是乖戾不順理機是機關發動處曾子說爲人君的能使父慈子孝而一家之內皆仁則一國的人皆興起于仁能使兄友弟恭而一家之內皆讓則一國的人皆興起于讓若人君一身貪欲乖戾則一國的人便都做出悖亂的事來上以此感則下以此應機關發動處自然止遏不住如此

〇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這兩句是古人的言語僨是覆敗曾子又說古人曾說一句言語有差失足以敗壞了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可以安定其國這都是教成于國的效驗

〇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堯舜是自古兩個聖君帥是帥領桀紂是兩個無道的君承上文說堯舜之爲君他躬行仁愛於上天下之人見他所行的是仁也都去學他行仁這是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之爲君他自行暴

倡於上天下之人見他所行的是暴也都去學他行
暴這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令是政令堯舜所好在
仁故民從其仁桀紂所好在暴故民從其暴若人君
出令教人以仁而平日所好却是暴這便是所令反其
所好了下民決不肯從他此可見人君不可不先正
身以帥天下之人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是有位的人求是責非
是說人的不是要正他的意思有位的君子必須自

家有這等善處然後可以責那下人之善若自家無
這善呵便如何去責得他自家無這等惡處然後可
以正那下之人惡若自家有這惡呵如何去正得他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藏是存恕
是推己以及人喻是曉自家不能有善而無惡却要
去責人之善正人之惡這便是所存乎身的不恕了
如何能曉喻得他人使他為善而不為惡必無此理
所以說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這一句是總結上文人若不能脩
身而教於家必不能成效於國所以說欲治國在齊

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周南桃夭篇之子是說
女子之嫁者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這一章詩說桃
樹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興女子之歸于
夫家必能和順以善處那一家的人曾子引之而言
國之本在家能善處一家的人使老老少懷則一國
之人自然觀感而化所以說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
雅蓼蕭篇這一句詩說人能於一家之中既善事其

兄又善撫其弟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能善處
其兄弟使一家長幼和睦則一國之人自然觀感而
化所以說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 詩是詩經曹風鳲鳩篇儀是禮儀忒字解
做差字曾子上文引詩咏歎齊家治國的道理其意
猶未足於此又引詩說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無有
一些差錯便能表正東西南北四方國都的百姓引
詩如此又解詩說人君為父能慈為子能孝為兄能

不能反覆足以爲人們法則然後一國之人皆有
取法爲父的也慈爲子的也孝爲兄爲弟的都友愛
所以說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曾子既引三詩又總結說一家
是一國的根本這三詩所言雖有不同皆是說人君
欲治其國在先齊其家之意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前面是傳文第九章解釋
經文中齊家治國的意思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曾子說經文中所言均平
天下在於先治其一國之人謂何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上指人君說老是父母老老是盡事老之禮興是興
起長是兄長長長是盡事長之禮恤是哀矜孤是幼
而無父的人倍是違背爲人君的能以事老之禮孝
順自家的父母則下面百姓也都興起事父母的孝
心爲人君的能以事長之禮恭敬自家的兄長則下
面百姓也都興起事長的弟心爲人君的能哀矜那
孤幼的人則下面百姓也都興起其慈心愛恤孤幼
不肯違背了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絜是度矩是爲方的器具

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可見人同此心是以君子在
上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天下之人各遂其願
也都盡得那孝弟慈的道理不可使他有一箇不得
其所所以說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惡是憎惡
不欲如此的意思曾子發解絜矩二字的意思說假
如不欲在上的人以無禮使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
下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也不敢以此無禮使他
如不欲在下的人不忠于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
的人知他的心與我一般也不敢以此不忠事他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前是先字
的意思如不欲前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
度量後面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先加於他如不欲
後面的人以不善待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前面的人
也不敢以此不善從於他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　曾子
說如不欲右邊的人以不善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
量左邊的人也不敢以此不善交於他如不欲左邊
的人以不善加於我便以我的心度量右邊的人也
不敢以此不善交於他

○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字是指上文所惡於上至毋以交左右一節曾子又總結說人能把此心度量這上下四旁處得他都要均齊方正不使有一物不得其所這便是絜矩之道要平天下須用這道理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嘉樂只是語辭君子指在上的人說曾子引詩說可嘉可樂的君子在人上是百姓每的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曾子又解說君子在位能體下民之心如飽暖安樂民心所好便因其所好而好之使他各得其所如饑寒勞苦人心所惡便因其所惡而惡之使他各適其情以一已之心安衆人之心譬如父母愛養他兒子一般所以說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是截然高大的模樣巖巖是積石赫赫是顯盛師尹是指周太師尹氏說周王信用尹氏致得天下亂了所以詩人托物起興說道望着南邊的山截然高大山上的石頭也巖巖的堆着如今尹氏做着太師其名分勢位赫赫的顯盛恰便似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着他

○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為天下僇矣　愼是謹愼辟是偏辟僇字與刑戮的戮字同意曾子又解詩說凡有國家的百姓每都瞻仰着他不可不常常謹愼若是不能盡得那絜矩的道理只管恣一已的偏私既不順民之所好使他飽暖安樂都不得遂又不順民之所惡使他饑寒勞苦都不能免天下之民都生怨恨必然衆叛親離身與國家如何保得所以說辟則為天下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詩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喪是失師字解做衆字配字解做對字上帝即是上天儀字當作相宜的宜字監是視峻字解做大字曾子引文王詩說殷朝比先祖宗做天子時所行的事件件都合道理不曾失了衆人的心那時天命都歸他所以能對乎上帝而有天下及紂之時所行的事件件都不合道理失了衆人的心遂失了天下後來周家做天子的當要鑒視殷家這上天的大命保守甚難不可失了人心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道字解做言字曾子又[illegible]天下的若能絜矩所行都合着人心則

下的百姓都來歸向而能配乎上帝這便是得衆則
得國若不能絜矩所行不合着人心則天下的百姓
都不能歸向不能配乎上帝這便是失衆則失國為
人上者豈可不以得人心保天命為念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是
指在上的人慎是謹慎德是明德曾子因上文不可
不慎的言語又說在上的君子當先用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的工夫謹慎在己之明德不可有一些
怠忽昏昧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人是說得衆有土是說

得國君子既有了這明德那百姓每同有這德的一
箇箇都感化歸順這便是有人既有了這衆人百姓
居住的地土一處處都屬他管轄這便是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財是貨財用是用度既有
了國土那地中所生的諸般財貨百姓每都來貢賦
與國家這便是財既有了財貨國家諸般日用供給
自然都勾用了這便是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德便是明德本是根本末是末
稍有德則有人有土而後有財用所以說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爭民是使百姓每爭鬭施[illegible]
教百姓每劫奪為人君若以德為外不去自明其[illegible]
以財為內專去聚斂那財百姓每見在上的人如此
也都爭鬭劫奪起來便是為人君的教他一般所以
說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是故是承上文說人
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百姓每都爭鬭劫奪如何
得相聚所以說財聚則民散若是以德為內以財為
外則百姓每都愛戴歸向如何得離散所以說財散
則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言是言語悖是違悖不順理貨是財貨曾子承上文
說人若有不順理的言語出自乎我加乎他人他人
也把那不順理的言語加到于我正似那財貨一般
若有不順理取將進來的終也不順理散將出去這
是必然之理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
誥是周書命是天命道是言曾子又承上文引周書
康誥篇說上天之命不可為常道是說為人君的若
能[illegible]得了天命而國家可以常保

若不能絜矩而亡身殖貨便失了天命而國家不可保矣天命不常如此為人君的豈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是楚國史官所記的言語寶是貴重的物楚書說王孫圉聘於晉晉趙簡子問楚國之寶何在王孫圉說我楚國不以金玉為寶只是有德的善人便當做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是晉文公舅姓狐名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晉文公說此先晉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以後文公的父獻公薨逝了

秦穆公勸文公歸國以取富貴故舅犯教文公對他說出亡在外的人不以富貴為寶只以愛親為寶若不去哀痛思慕其親却去興兵爭國便不是了此兩節曾子引來皆以明不外本而內末的意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秦誓是周書篇名秦穆公告誓群臣的言語斷斷是誠一無詐偽的意思技是才能休休是和易正直好善的意思容是容受曾子引秦誓說若有一个大臣斷斷然誠一沒有別的才能只是易直好善容受得人[illegible]有甚麽物可比他的度量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這一箇大臣能容受得人他見天下有才能的便心裏喜好恰似自家有這才能一般略無一些嫉妬的心其能容人之才如此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彥是美士聖是通明不啻是不止的意思大臣見有德性美好通明的人心裏愛得深切不止如他口中所言其能容人之德如此這可見他于有財有德的人看實能容受得無一些虛假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以是用保是安黎民是黑髮之人指天下的百姓尚是庶幾利是利益

人君若能用這等有容的大臣必能保我子孫常饗富貴保我黎民常饗太平於國家豈不有利益哉這說人君用大臣得其人則其效驗如此

○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媢是妬忌惡是憎嫌違是拂戾不相合的意思俾是使秦穆公又說若做大臣的其心裏容不得人見箇有才能的人便妬忌憎惡不待見他見箇美好通明的人與他便不相合使不得進用這等的人是他卑污褊狹著實無容人之量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殆是危殆不安的

意思務公又說人君若用這等不能容人的做大臣如何能保輔我的子孫又如何能保愛我的百姓子孫百姓也都保不得國家必然危殆不安了所以說亦曰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仁人是指在上的人說放是放棄流是流徙迸是赶逐的意思曾子說這等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唯是仁人在上知其為惡十分惡他或放棄之或流徙之務要赶逐出外夷地面去不容他在中國以為善人之害

○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曾子又引孔子之言說唯仁人放流這媢疾之人以保安善人使不受其害是能盡愛人之道禁伏凶人使他不得肆其惡是能盡惡人之道蓋由仁人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賢是有才德的好人命字當作慢字曾子說人君見那有才德的好人却不能舉用雖知要舉用又不能急急然早先用他使在朝廷之上這便是怠慢了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不善是無才無德的惡人過是過失曾子又說人君見那無才德的惡人却不能黜退雖知要黜退又不能遠遠的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這便是過失了這一節是說人君知所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的蓋進善退惡是人君第一件事君雖知好善而不能進雖知惡惡而不能退則賞罰不明賢否無別何以致天下之治哉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曾子說無才無德的惡人是眾人之所同惡人君于那眾人所同惡的不能退而遠之反去信任他便是好人之所惡有才有德的好人是眾人之所同好人君于那眾人所同好的不能進而用之反去疎斥他便是惡人之所好這[illegible]

失其道矣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是違逆的意思菑是災害逮是及好善惡惡是人之本性人君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便是拂逆了眾人的本性人心便都不服必然眾叛親離亡家敗國一身也保不得其災害無甚于此所以說菑必逮夫身人君好惡不明其害至于如此可不謹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是說有位的人大道是脩己治人的大道理[illegible]于己必而自盡信是循于物理而無違驕是[illegible]

是修肆曾子承上文說有位的君子脩己治人有箇大道理必要發于己心而自盡循于物理而無違方纔得了這大道理若是矜高自尊修肆自縱必然失了這大道理曾子此章旣引文王詩說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又引康誥說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到這裏凡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天理存亡之幾決于此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生是發生衆是多寡是少疾是速舒是寬恒是常久曾子說財貨雖是末事然國家用度也少不得若要發生財貨自有箇大道理財貨出於土田須使百姓每都去耕種不要閑了這便是生者之衆百姓每納得賦稅與臣做俸祿無有冒濫喫俸祿的人這便是食之者寡百姓每耕種要宜趁這時候不妨誤了他這便是爲之者疾國家用度時必須酌量撙節常有些餘剩這便是用之者舒人君若能如此則財自然常常足用了這便是生財之道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是發起來的意思曾子又說仁德之君知道生財的道理不肯取民之財使百姓每都富足則百姓每都來歸向他其身自然發達起來這便是以財發身無仁德的君不知生財的道理雖身弑國亡也不相顧只管橫取于民積聚那財貨起來這便是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曾子說在上的人果能好仁事事都愛惜那在下的人則在下的人必能好義也事事忠愛那在上的人豈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的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義是在下的人箇箇尙義必能每事盡心向前去做朝廷的事豈有做不了的事旣做了則上安其位下守其分人人爲尊崇府庫之財常常保得又豈有悖出之患哉這是說以財發身的效驗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畜養馬四匹爲乘察是留心的意思豚是豬孟獻子說畜養四匹馬的人家是士初試爲大夫的他已有俸祿了不當留心去養雞豚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冰的他俸祿愈加厚了一不當去養牛羊這都是說做官的不當與民爭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獻子又說有百乘的人家都是百姓每供給不當養聚斂之臣蓋聚斂的臣剝民膏血以奉其上不比盜竊之臣止盜府庫之財而禍不及民故君子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曾子又解釋說獻子此言是說國家不當以利爲利只是好義自然有利是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長是君長自是由曾子說人君之治國家不肯脩德專務聚財害民必有小人引道得他如此

○彼爲善之　這一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不可解

○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菑是天菑害是人害善者是有才德的好人曾子又說人君若用小人治國家他聚財害民無所不爲必然致得天菑人害一時並見到這時節雖去用那好人也救不得了所以說無如之何也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曾子又重說這兩句解獻子之言見得國家不當以利爲利只以義爲利蓋義利之分不可不察故於篇終深致意焉爲人君者所當知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這前的說話是大學傳的第十章解釋經文中治國平天下的意思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　朱子說曾子傳大學總是十章前面四章是總論明德新民止至善三件綱領的旨意趣後面六章是細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八件條目的次第工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　朱子又說第五章論格物致知是明善窮理的要法第六章論誠意是誠實此身的根本

○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明善誠身這兩件在初學用之尤是至切要的急務讀這書的不可把做淺近忽略看過須知成己成物爲聖爲賢皆由此始

魯齋遺書卷四終

中庸直解

中庸這是一書的總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程子是宋時大儒名頤字正叔號伊川下一子字是男子之通稱上一子字是後學之尊稱程子解中庸說這理具於人心無所偏倚所以名之曰中行之日用不可改易所以名之曰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程子又說中者是天下共由的正道庸者是古今常行不變的定理

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下之人誰能不由這道理行從古至今誰能變易得所以說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此篇是指中庸這一本書子思是孔子之孫名伋孟子是子思弟子名軻恐是懼怕的意思程子說中庸這一本書乃是孔門師弟子相傳授心上的妙法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當時只是口口相傳及到子思之時恐怕去聖愈遠後面未免有差失處乃把平日口授的言語寫在書上傳與他弟子孟軻這一書始初說性命原於天只一箇理到中間却散為萬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類無所不備及至末章推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只是這一理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放是推開的意思彌是充滿上下四方叫做六合卷是收斂的意思玩是玩味索是思索程子又說這箇中庸的道理推開去則充滿於六合收歛來則退藏於一心中間意味無有窮盡都是着實有用的學問

不比那虛無寂滅之教不可見於行事善讀這書的玩味思索於其中義理件件看得明白以之脩身而身脩以之治人而人治自少至老終身受用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　命是令性即是理天生人物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為性便是天命令他一般所以說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　率是循道是道路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的道路所以說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敎 脩是品節之也性道雖是一般而氣稟
或異故不能不失其中聖人於是因其所當行者而
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所以說脩道之謂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是日用事物
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如何須臾離得他若其可離則是外物而非率性之
道矣所以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是故
是承上文說子思說君子因道不可離心裏常存敬
畏於那目所不覩之處雖是須臾之頃亦戒慎而不

敢忽於那耳所不聞之處雖是須臾之間亦恐懼而
不敢慢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是幽暗微
是細事獨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就指那隱
微說子思又說幽暗之中細微之事人以爲可忽者
殊不知其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
知之則是天下之事更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所以君子之心旣常戒懼而於此幽暗之中細微之
事雖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尤必極其謹愼而
不敢忽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

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喜是
喜悅怒是忿怒哀是悲哀樂是快樂子思說喜怒哀
樂這四件是人之情未與物接時都未發出來乃是
人之性這性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旣
與物接這喜怒哀樂發將出來件件都中節無所乖
戾故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子思
又說這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天下萬事萬物之
理皆從此出道之體也所以爲天下之大本這發皆

中節之和便是率性之道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道
之用也所以爲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是推極的意思位是
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又說人能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于至靜之中無所偏倚則吾之心正天地之心
亦正故三光全寒暑平山岳奠河海淸而天地各安
其所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
則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故草木蕃盛鳥獸魚鱉
咸若而萬物各遂其生矣
○右第一章前而自天命之性至萬物育焉是子思作中

庸第一章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仲尼是孔子的表字君子是能體道的人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小人是不能體道的人反是相背的意思子思引他祖孔子之言說君子之人於中庸之道身體而力行之日用常行無不是這道理故曰君子中庸小人之人於中庸之道不能身體而力行之日用常行都背着這道理故曰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時中是隨時處中無忌憚是無敬忌畏懼的意思子思解上文說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既有了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故曰小人而無忌憚也

○右第二章這是中庸書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即是那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子思引孔子說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有這中庸的道理不失之太過不失之不及所以為至只是百姓每少能盡行這道理已是一日了所以說民鮮能久矣

○右第三章這是中庸書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即是那中庸的道理子思又引孔子說這中庸的道理不行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只為那明智的人知之太過以為道不足行那愚昧的人知之不及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所以這道理不行於天下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賢者是有德的人不肖者是不賢的人孔子說這中庸之道不明於天下我知道這緣故只是賢者好行那驚世駭俗的事既以道為不足知常過乎中了不肖者卑汙苟賤既不能行這中道又不求所以知常不及乎中了此道之所以不得明於天下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是譬喻明與行說味是譬喻中說孔子又說人於日用間誰不飲食只是少有能知其滋味者正恰似這中庸的道理誰不要明誰不要行只是明不到那中處行不到那中處所以有太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這是中庸書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子說中庸之道甸是不明於世所以不行於世子思引來承接上文鮮能知味之言以起下章大舜能知能行之意

○右第五章這是中庸書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是虞帝知是知之明問是訪問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隱是不宣露的意思惡是不好的言語揚是不隱匿的意思善是好的言語執是執持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中是中道乎思引孔子之言說有虞帝舜他是大知的聖人他凡遇事物之來好要訪問雖淺近的言語也好要審察若所言不好的便隱而不發若言語好的便稱揚於衆不但如此於那好言語中間又執持兩端自家度量取其合着中道的用之這是大舜不自用其知取衆人之知以爲知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這是中庸書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知是聰明的意思驅是逐罟是網擭是機檻陷阱是掘的坑坎都是掩取禽獸者期月是滿一月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然日用之間禍機在前便當辟去今乃被人驅逐如禽獸落在網罟機檻之中陷在陷阱坑坎之內不知辟去如此豈得爲知乎天下之人箇箇都說自己明知然處事之時辨別衆理擇得箇中庸便當謹守不失今乃不能滿一箇月便已失去如此又豈得爲知乎言知禍而不知辟譬喻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這是中庸書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是孔子弟子顏回擇是辨別的意思拳拳是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胸子思引孔子之言說顏回之爲人於天下事物都辨別箇中庸的道理但得了一件善道便拳拳然奉持在心胸間守得堅定不肯須臾失了這是顏回知得中庸道理明白故擇之精而守之固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這是中庸書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是平治孔子說天下國家是至難平

治的然資稟之近於知者能均得爵祿是至難推訃
的然資稟之近於仁者能辭得白刃是至難冒犯的
然資稟之近於勇者能蹈得三者雖若至難其實容
易至於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雖
若容易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
到得所以說中庸不可能也

○右第九章這是中庸書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抑是語辭而是
汝子路好勇故以強為問孔子荅他說汝之所問者
乃是南方之所謂強與北方之所謂強與抑是汝之
所當強者與其說詳見下文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是寬
容柔是柔巽無道是橫逆不循道理孔子說如何是
南方之強人能寬容柔巽以教誨人之不及人或以
橫逆不循道理的事來加我我亦直受之不去報復
他這便是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
力勝人為強此則君子之道故曰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是席
金是刀鎗之類革是盔甲之類孔子又說如何是北

方之強那刀鎗盔甲是征伐時所用的凶器人所畏
怕的今乃枕之如用席一般雖至於死而無厭悔之
意這便是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
力勝人為強此則強者之事故曰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君子
是成德之人和是和順流是流蕩強是強勇矯是強
貌強哉矯是賛歎之辭倚是偏著變是改變塞是未
達孔子說人若和順易至於流蕩君子雖與人和順
而不至於流蕩其強之矯矯者人若中立易至於偏
倚君子能卓然中立而不至於偏倚其強之矯矯者
君子當國家有道之時達而在上不改變了未達之
所守其強之矯矯者當國家無道之時雖至於死不
改變了平生之所守其強之矯矯者這四件是君子
之強乃學者之所當勉孔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
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這是中庸書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字當作
索字是求也隱是隱僻怪是怪異述是稱述孔子說
有等人深求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

與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這等所為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肯為此事哉所以說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依塗是路廢是棄已是止孔子說君子能擇乎善遵依此道而行然用力不足行道半塗中卻廢棄了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聖人自謂我卻遵道而行行必到盡處自不肯半塗而廢了非勉焉而不敢廢則至誠無息行必到那盡處自有所

不能止所以說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是循遯是隱遯悔是怨悔孔子又說君子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之道而行又不肯半塗而廢是以隱遯於世人不見知亦無怨悔此中庸之成德正吾夫子之事而謙不自居所以說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即是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廣隱是體之微子思說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則微

妙而難見如下面說的便是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子思說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說雖至愚的夫婦他也有箇自然之良知不待學而知者若論到那全體至極處雖生知的聖人也有知不盡處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子思又說這君子之道就一事上看雖是箇不肖的夫婦他也有箇自然之良能不待學而能者若論到全體至極處雖安行的聖人也有行不盡處這兩段都是說君子之道費而隱的意思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憾是怨恨的意思子思說這君子之道若論到那全體至極處不止聖人不知不能雖天地也有不能盡處如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或當寒不寒當熱不熱或水旱虫蝗或風雷霜雹或為善的不降與他福為惡的不降與他災也未免使人怨恨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子思又說這君子之道若就那廣大處說則極於至大而無外舉天下載不了就那微小處說則入於至小而無內舉天下破不開這都是用之廣處然其所然

者則隱而莫之見便是體之微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是大雅旱麓篇鳶是鴟鳥戾是至躍是跳淵是水深處其是指此而言察是昭著詩人說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于淵子思引而釋之說鳶飛戾天是言此道理昭著于上魚躍于淵是言此道理昭著于下皆出率性之自然這便是費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是隱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是託始子思又說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處而言託始於夫婦居室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及那至極處明於天高地下之際無非此道之呈露子思言此所以結上文費隱之意

○右第十二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便是率性之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說率性之道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的人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離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　說不可以為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詩是豳風伐柯之篇伐是砍伐柯是斧柄則是法則豳風之詩說人手中執着斧柄去砍那木來做斧柄那斧柄長短的法則不必別處遠求只就這手中所執的便是道之不遠於人亦是如此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睨是斜看孔子又解詩說把手中所執的斧柄與那所伐的斧柄比來雖是法則相似還有彼此之不同故伐木做斧柄的看那手中斧柄的法則尚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以是用治人猶言責人改

是改過孔子又說執柯伐柯固有彼此之不同若是以人治人則為人的道理都在各人身上所以君子責人就用他身上原有的道理如事親之孝事長之弟這道理都是各人原有的若是不孝不弟便把那孝弟的道理去責他他若肯改過為孝為弟就便止了再不去責他這是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不是要他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違是彼此相去的意思道即是率性之道孔子說忠恕這兩件與率性之道

相去不遠如人以橫逆加於我我心裏不欲他如此
則推己之心以度人知道他的心與我一般我也不
以此橫逆加於人這便是忠恕之事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自謙
說君子之道有四件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不
能盡得下文乃詳言之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
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求是責孔子說所謂君子之道四而未能一焉者何
以見之且如為子之道在於孝我之所責乎子者欲

其孝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事父卻未能如我之所
以責子者為臣之道在於忠我之所責乎臣者欲其
忠於我及求乎我之所以事君卻未能如我之所以
責臣者悌為事兄之道所責乎弟者欲其悌於我反
求乎我之所以事兄者卻未能克盡其悌信為朋友
之道所責乎朋友者欲其信於我反求乎我之所以
交朋友者卻未能先施之以信這四件君子之道孔
子都說未能其實是自謙之詞
○庸得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庸是平常庸行
是常行的德　庸言是常說的言語行是踐其實謹
是擇其可慥　慥是篤實的模樣　贊美之辭也孔子說
人與那平常之德必要踐其實而後行於那平常之
言必要擇其可而後說然行常失於不足有不足處
不敢不勉力將去言常失於有餘若有餘處不敢盡
說出來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
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言行相
顧如此豈不是慥慥然篤實之君子乎凡此皆不遠
人以為道之事也
○右第十三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位是地位
願是願慕乎思說君子之人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
為其所當為無有慕外之心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　富貴是有爵祿的貧賤是無爵
祿的夷狄是外國患難是困苦君子見在富貴便行
那富貴所當為的事見在貧賤便行那貧賤所當為
的事見在夷狄便行那夷狄所當為的事見在患難
便行那患難所當為的事這是說素位而行的意思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得是安舒的意思孔子說

君子於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間惟爲其所當爲隨
其身之所寓坦然安舒無所入而不自得這是承上
文素其位而行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
怨憤子思又說君子居人上以臨下則安於在上之
位不肯陵虐那下面的人居人下以事上則安於在
下之位也不敢攀援那上面的人惟正其身而不求
於人自然無有箇怨憤的心上面不敢怨憤於天下
面也不敢過尤於人這是承上文不願乎其外說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是平地俟
是等候命是天命險是不平穩的去處徼是求幸是
不當得而得的子思說君子素位而行隨其所寓都
安居在平易的去處一聽候着天命無有慕外的心
小人却常行着險阻不平穩的去處以求理所不當
得者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射是射
箭射侯裏面畫布叫做正棲皮叫做鵠子思又引孔
子之言說射箭的人與那君子人相似君子凡事正
己而不求人射箭的人若是不中那正鵠只責自家
射的不好不怨尤他人豈不有似君子乎這是通結
上文的意思
○右第十四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的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道即
是中庸之道辟與譬喻的譬字同邇是近登是升卑
是下子思說君子之道固無所不在而進道的工夫
却自有箇次序不可躐等辟如行路一般要到那遠
處必須從近處起程方可到得未有不由近而能至
遠者辟如登高一般要到那高處必須從下面上去
方可到得未有不由下而能升高者所以說君子之
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詩是小雅篇合是和合鼓是彈琴瑟
都是樂器翕也是和合耽是久帑是子孫詩經裏說
人能和於妻子意氣和悅有如彈琴瑟一般宜於兄
弟心志和樂樂而且久爲室家的則相諧和無乖戾
的意思爲妻帑的則相懽樂無怨怒的意思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順是安樂孔子因讀這詩歎息
說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上面爲父母的
心其亦安樂矣乎子思引詩及此語所以發明上文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鬼是陰氣之靈神是陽
氣之靈氣之伸處便是神氣之歸處便是鬼這是天
地之功用造化之迹這德字不是德行只是說性情
功效性情是鬼神之體功效是鬼神之用這便是德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鬼神在天地間無所不在無所
不能豈不極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體物是爲
物之體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鬼神無有形象目視
之而不可見無有聲音耳聽之而不可聞其體雖至
隱而其用則至顯凡物之生都是陰陽之氣合凡物
之死都是陰陽之氣散是鬼神爲物之體凡物都
他不得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齊是齊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美盛的衣
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子思又引
孔子之言說鬼神之靈能使天下的人齊明以齊其
內盛服以飾其外畏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
見那鬼神之靈洋洋流動充滿仰瞻于上使恰似

在上面一般顧瞻于旁使恰似在左右一般這便是
體物而不可遺之驗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
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字解做況字射是厭三箇思
字都是語辭末子論鬼神爲德之盛於此引大雅抑
之詩說鬼神之來格旣不見聽不聞不可得而測度
况可厭怠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是眞實無妄之謂
孔子又說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雖若微妙難知
然體物不遺洋洋如在却又甚是顯著夫鬼神之德
微之所以顯著何哉盖鬼神不過是箇陰陽合散而
陰陽之合散無非是箇眞實無妄的故其發見昭著
之不可揜如此這又是總結上文的意思
○右第十六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宗廟是祭祀祖先的去處
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古之聖君帝舜其可謂之大孝
也與何以見之以言其德則德之盛至于爲聖人以
言其位則位之尊至于爲天子以言其富則兼四海
之內而皆有之而是上而有宗廟之建則祖考歆饗

其祭祀下而有饗祀之傳叫子孫保守其流祚帝堯
德位福祿件件都到那至極處此其所以為孝之大
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位
祿名壽是大德的徵驗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人君
有盛大之德必然得天下至尊之位必然得天下至
厚之祿必然得美好的聲名必然得長遠的壽數蓋
有其德必有其驗如舜有大孝能得祿位名壽便是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材質篤是厚培是培養覆是覆敗孔子又說上

天生物必因他材質而加厚他凡物之栽植的有生
長之理便降雨露以滋養他物之傾仆的有覆敗之
理便降霜雪以覆敗他所以明舜之有德必得位祿
名壽乃是天道自然如此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是大雅假樂篇嘉樂是可嘉可樂
憲字本是顯字令德是美德宜是合民指百姓說人
指百官說保佑是眷顧的意思申是重孔子引詩說
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顯之美德在外合乎百姓的
心在內合乎百官的心故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
主天既從而眷顧之又從而申重之即是天因其材
而篤之的意思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為天子孔子又總
結上文之意說有大德於己者必受上天之命而為
天子如舜有大德而得祿位名壽便是

○右第十七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憂是憂慮文王是周文王王季是文
王的父武王是文王的子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孔子
說從古帝王心無憂慮的只有文王如何見得蓋文

王上有王季之賢而為之父下有武王之聖而為之
子王季克勤王家其功德已創作於前武王奄有四
海其功業又繼述於後此文王之心所以無憂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
孫保之　武王是周武王纘是承繼大王是武王的
曾祖王季是武王的祖父文王是武王的父緒是統
緒戎衣是盔甲之類孔子又說武王纘繼他祖宗大
王王季文王的統緒一着戎衣以伐商紂遂有了天
下百姓每都仰戴稱美他他自身不失了天下顯著

的名聲以言其尊則至於為天子以言其富則無四
海之內而皆有之上而祖考則安享宗廟之祭祀下
而子孫則世世保守帝王之基業此武王所以為達
孝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　末是老大王是王季的父王季是
文王的父先公謂組紺以上至后稷又是大王王季
的祖孔子說當初武王到老年來方纔受天命為天
子故制作的事不曾為得到周公相成王乃推文王
武王的意思及乎王迹之所由起故大王王季生時
未嘗稱王今特追尊以王者的稱號組紺以上未嘗
為天子又推大王王季的意思把天子的禮來祭之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斯字解做此字達
是通庶人是百姓上文那尊親的禮不獨行於朝廷
又推之以制為禮法通行於天下使凡天下為諸侯
的為大夫的為士與百姓的各得以尊其親這可見
周公的達孝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　葬是葬埋祭是祭祀孔子說周
公制禮法以通行於天下若為父的曾做大夫為子

的却做士父沒了時葬之便是大夫之禮祭祀便用
士之禮若為父的只做士為子的却做大夫父沒了
時安葬便用士之禮祭祀便用大夫之禮蓋葬用死
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禮當如此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期是一年喪是喪服達是通達的意思子
思又引孔子之言說周公制禮以通行天下大凡伯
叔兄弟一年的喪服自庶人以上通於大夫皆行之
天子與諸侯都不行了若是父母三年之喪則下自
庶人以上至於天子皆通行之蓋人皆由父母而生
恩深義重無有分別所以說無貴賤一也

○右第十八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是通達達孝是通天
下之人皆謂之孝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武王周公能
孝其親通天下的人無一個不稱他做孝所以謂之
達孝下面說的便是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
繼續志是心志述是傳述事是事功人是指前人說
孔子又說武王周公所以謂之達孝者無他只是他
能繼志述事而已蓋前人有欲為的心志而未成的

使能繼續之使有成就前人有已成的事功而可述他使能傳述之使不廢墜了所以通天下的人無不稱他做孝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脩是整飭祖廟是祭祀祖先的去處陳是陳設宗器是先世所藏的重器裳衣是先世所遺的衣服薦是供薦時食是四時該薦的品物孔子又說武王周公制為祭禮當那春秋的時節便整飭那祭祀的去處陳那先世所藏的重器設那先世所遺的衣服供薦那四時該用的品物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序是次第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左邊向南為昭取昭明之義右邊向北為穆取深遠之義武王周公制祭祀宗廟之禮祖宗神位左邊為昭右邊為穆各有箇次序其子孫助祭的也各因祖宗的昭穆以為次序故曰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爵是公侯卿大夫事是宗祝有司之職事旅是衆酬是導飲毛是毛髮齒是年數宗廟中祭祀然以公侯卿大夫的爵位為次序所以辨別貴賤之等宗祝有司的職事必擇禮儀

純熟者為之所以辨別賢能之人到那祭祀將畢行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這是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到那祭祀已畢行燕飲之禮則以毛髮之色為坐次高下這是只論其年數之長幼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是踐履位是祭祀的位禮是祭祀的禮奏是作樂是祭祀的樂敬是恭敬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愛是慈愛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事是奉孔子又說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所制祭祀之禮當祭之時踐履著先王祭祀的位行著先王祭祀的禮奏著先王祭祀的樂誠意篤至恭敬先王的祖考恩誼周徧慈愛先王的子孫臣庶先王雖死事奉他如生的一般先王雖亡事奉他如存的一般這祭祀中間都是繼志述事的意思所以謂之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先是指祖宗說禘是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從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享嘗是

秋祭之名四時皆有祭此特舉其一件示與視看自
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言易見也孔子又說郊社
所行之禮所以祭祀上帝與后土宗廟中所行之禮
所以祭祀祖宗這禮中間都有箇義理人能明得祭
祀天地之禮祭祀祖宗之義則仁孝誠敬無所不至
推之以治天下便似看那手掌一般這等容易所以
說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右第十九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哀公是魯國的君文武是周文
王武王布是陳列方是木版策是竹簡古時未有紙
劄用木版竹簡寫書息是滅魯哀公問孔子說為政
的道理是如何孔子對說文王武王雖已沒了當時
所行的政事都陳列在木版竹簡中如今若有那時
這等的君臣則文王武王的政事便都興舉了若無
有那時這等的君臣則文王武王的政事便都息滅
了所以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是快速的
意思樹是種蒲盧是蒲葦孔子又告哀公說以人立
政易於興舉譬如以地種樹易於發生甚是快速那
蒲葦草地尤是易生之物但種上便發生出來所以
主政正如種蒲葦一般何難之有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人是賢
臣身指君身說道即是天下之達道仁是本心之全
德孔子又說人道敏政所以人君為政在乎得賢臣
以為輔佐要取用賢人又須脩自家身以為法則要
脩自家的身必須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
的道理要脩這道又須全盡本心之德不可有一毫
虧欠德全于身則有是君有是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箇親字是
親愛事說下一箇親字是指親族說宜是分別事理
各有箇當然處尊是敬賢是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
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孔子又說仁是人所得以
有生之理凡這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愛
莫大于愛親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有仁便有義
義是分別事理使之各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先于尊
賢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然親親中間自父子兄
弟以至于宗族姻黨自然有箇降殺尊賢中間大賢
則事之為師次賢則貴之為友自然有箇等級這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那天理之節文又從此而出故曰
禮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即是理
孔子又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若自家身有不脩便
無以為取人的法則所以君子在上的不可不先脩
其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若不能盡親親之仁便無
以為立身的根本所以欲脩其身不可不先事其親
欲盡事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若不能知人則所親
或非其人所由或非其道不免辱身危親所以思事

親又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是天理
之自然若不能知天則自家心裏不明于人之智愚
賢否皆不能辨別所以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達道
是天下古今人所通行的道理三是指下文知仁勇
三件昆弟即是兄弟孔子告哀公說天下古今人所
通行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都在于知仁勇
三者之德那五件是天下的達道相臨而為君臣君
臣有箇義的道理相生而為父子父子有箇親的道

理相配而為夫婦夫婦有箇別的道理同氣而為兄
弟兄弟有箇序的道理同道而為朋友朋友交接有
箇信的道理這五件是人人之所固有人人之所通
行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
承上文說達道雖人所共由然必知以知此道仁以
體此道勇以強此道這知仁勇三件乃天下古今所
同得之理所以說天下之達德然要行這三達德又
只在一件是那一件不過是誠而已誠是真實無妄
這三達德之中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

矣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這三箇知之都是說知那達道人性雖無不善而氣
稟則有不同故於那達道或有生而自能知之的或
有學而後能知之的或有困心衡慮發憤強求而後
能知之的這三等人其聞道雖有蚤晚然到那知之
之地只是一般所以說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這三箇行之都是說行那達道孔子又說人於
那達道有不待學而安然自能行之的有真知篤好

如貪利而行之的又有箇勉強力而行之的這三等之
人其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成功的去處也只是一
般所以說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這子曰
兩箇字是書中多寫了的字學是講習道理近是相
去不遠的意思力是用力恥是羞恥蓋孔子又說人有
未及乎達德而求入德的若能肯好學問講明義理
雖未便盡知之德而可以破其愚惑是亦近乎知矣
能自強不息勉力於行雖未便盡仁之德而可以忘
其私欲是亦近乎仁矣能以不如人為可羞恥務要

求及乎人雖未便盡勇之德而可以起其懦弱是亦
近乎勇矣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知天下國家矣 斯字解做
此字三者指上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
乎勇三句人是對自己說國是一國家是一家孔子
又說人君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恥這三件便能入
三達德行五達道脩身的道理不過如此故知斯三
者則知所以脩身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只
從此推將去便可以治人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

治人一箇人的道理如是千萬人的道理若推將去
則天下的人一國的人一家的人無有不可治的故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
侯也 經是常體是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的意
思子如父母愛其子一般百工是各色技藝柔是寬
䘏的意思遠人是遠方來的如商賈賓旅皆是懷是
懷服孔子說大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
道理第一件當先脩治自家的身子第二件當尊禮

有德的賢人第三件當親愛同姓的親族第四件當
加敬那爵位隆重的大臣第五件當體念分理庶務
的羣臣第六件當子愛天下的百姓第七件當招來
那技藝百工第八件當寬恤那遠來的商賈賓旅第
九件當懷服天下諸侯之國這便是九經的條目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道即是達道諸
父是伯父叔父昆弟是兄弟孔子又說治天下國家
常行的道理有九件每件各有箇效驗人君若能脩
治自家的身子則道成于己而做的百姓每的表

儀故曰脩身則道立人君若能尊禮賢人將道理都
講明了自然無所疑惑故曰尊賢則不惑人君若能
親愛同姓的宗族與他同享富貴自然無有怨恨故
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人君若能敬重輔弼大臣
則信任專一小臣不得離間臨事自然無有迷眩故
曰敬大臣則不眩人君若能把自己的心體羣臣的
心知他心裏所欲則羣臣必感恩圖報都盡心盡力
與朝廷幹事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勸是悅從的意思歸是向

畏是畏服孔子又說人君於國中百姓能愛惜保養
如父母愛子一般則百姓每每感其恩澤自然悅從故
曰子庶民則百姓勸人君於百工技藝能招來安輯
他則百工每將他工作互相換易以生貨財國家用
度自然充足故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人君於那四方
遠人能柔而撫之則凡為賓旅的聞風慕義誰不來
歸故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人君於那天下諸侯能
以恩而懷之則凡為天下之諸侯的自然感恩畏服
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齊明是齊其心之

思慮使之明潔的意思盛服是美盛的衣服動是就
行事說這以下是九經之事孔子又說人君於那未
接物時齊明以齊其心思盛服以肅其容儀到那接
物之際又一一遇事省察不合於理便不妄動則內外交
養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故曰所以脩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讒是讒言譖人
的色是女色貨是財貨德是有德之士人君於那讒
譖的小人斥逐他不使之在左右於那美好的女色
疏遠他不使之在目前於那寶貨財物輕賤他不汲
汲去求取只一意貴重那有德的賢士大夫則天下

賢才皆有所勸勉而樂為我用矣故曰所以勸賢也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
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位是爵位祿
是俸祿盛是衆盛忠是盡己之謂信是以實之謂人
君于宗族之親尊其爵位以貴之重其俸祿以富之
兄弟婚姻不使相遠好惡之事必與之同則有恩有
義親族都各遂其情故曰所以勸親親也人君于輔
弼大臣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不使他親理細務則大
臣得從容于上以道佐人主故曰所以勸大臣也人
君于群臣加士忠信以待之而極其誠重祿以養之

而極其厚則為士者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
赴功矣故曰所以勸士也
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
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時謂農務閑暇之時斂是收取稅糧省是看視試是
考較既稟是工食嘉是褒美矜是憐憫孔子又說人
君于那百姓須在農閑時役使他不妨誤了他的農
務收取他當出的稅糧又不過于厚則百姓每都得
安逸富足樂於生業故曰所以勸百姓也人君于那
百工每日看視每月考較均給與他稟食必與他工

作之高下相稱則惰者知勉而能者知勸故曰所以
勸百工也人君于那遠方賓旅往則為之授節以送
之來則豈其供給以迎之因能授任以褒美其善不
強其所不欲以矜憫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出于其塗故曰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　絕世是說諸侯子孫已絕了的廢國是
說諸侯國祚已廢了的朝是諸侯見于天子聘是諸
侯使卿大夫來獻孔子又說人君于那天下諸侯子
孫已絕的尋他旁支來繼續他國祚已廢的舉他子

孫來與他封爵整治其壞亂救他國中上下相安扶
持其危殆救他國中大小相恤定其朝聘之時每年
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五年則諸侯自來
一朝見這是惟恐勞其力制其貢賜之節朝聘去時
燕賜之禮常從厚貢獻來時方物之數常從薄這是
惟恐匱其財則天下諸侯都竭忠効力以藩衛王室
都無有倍畔的心故曰所以懷諸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又結上
文說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之道然所以行
之者只是一件那一件也不過是誠而已蓋為治之

事件件要著實一有不誠則這九件皆為虛文了故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凡事是指達道達德九經之
屬說豫是素定廢是廢弛孔子說凡達道達德九經
等事都要先立乎誠方行得去若不先立乎誠這凡
事便都廢弛了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
則不窮　跲是躓礙難行的意思困是窘困疚是病
窮是盡孔子又說凡言語先定乎誠句句着實自然
說得去不至于有躓礙凡事物先立乎誠件件曾理

會過自然臨時做得徹不至手窘囚凡所行先立乎誠則心有主張不至枉道從人自然無有疚病凡消理先立乎誠則千變萬化都有箇如用出來自然無有窮盡這四句又是推說上文凡事豫則立的意思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字解做得字獲乎上是得上人的心孔子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說在下位的人必須得上人的心然後可以治民若不得上人的心則無以安於其位雖有愛民之志也行不得故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孔子又說要得上人的心自有箇道理不在於諂說取容惟在[illegible]於朋友而已若不能取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illegible]不聞在上的人何由知得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是承順親是指父母說人要取信乎朋友自有箇道理只在承順自家的父母若不[illegible]親那[illegible]薄了朋友如何肯信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反是反求誠是真實無妄人要順乎親自有箇道理只在誠實自家身上若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有不誠實那事親的禮節都是虛文父母如何得悅故曰反求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明是知之真的意思人要誠其身自有箇道理只在乎明善若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如何能誠其身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賦與人的道理本來真實無妄無一些人為這便是天之道也誠之是未能真實無妄要用力到那真實無妄的地步人事當得如此這便是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勉是勉強思是思索從容是自然的意思擇是揀擇執是執守誠者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自然中道生而知之不假思索自然合理此乃渾然天理的聖人則亦是天之道也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辨別眾理以明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堅固執持以誠其身此乃求至於聖而用力修為

的則所謂人之道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　博是廣博審是詳審慎是謹慎明是分明篤是篤實措是含置的意思孔子又告哀公說人君欲誠其身有五件條目第一要博學如達道達德與凡天下事物之理都須學以能之既學了又要審問之於人以訂其所疑既問了又要謹思之於心而求以自得既思了又要分明辨析以盡公私義利之真學問思辨既有所得必要着實見於踐履而躬行之這五件便是誠之之目

然為學之道不學則已學則必須到那能處不至于能決不肯舍了不問則已問則必須到那知處不至于知也決不肯舍了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孔子又說君子之學不思則已思則必須到那自得處不至于得決不肯舍了不辨則已辨則必須到那明白處不至于明決不肯舍了不行則已行則必須到那篤實處不至于允蹈實踐也決不肯舍了他人只用一倍工夫便能知能行我則加以百倍工夫必要到那去處他人只用十倍工夫便能知能行我則加以千倍工夫必要到那去處這一段是說困知勉行的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道指上文百倍工夫說愚是昏昧的是明白柔是懦弱強是剛強孔子又說人于那學問思辨篤行五件事上果然能用百倍工夫氣質雖是昏愚也能變化做箇明白的人氣質雖是懦弱必然變化做箇剛強的人

右第二十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子思說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這是聖人之德天性本來有的所以叫做性若未能無所不實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這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的所以叫做教那德無不實的自然無有不明先明乎善的也可到那誠的地步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至字解做極字天下至誠是說聖人之德極其實無妄舉天下人莫能過他的意思性是指天命的道理說人是眾人物是萬物

出説惟天下至誠的聖人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
于那天命的道理無一些毫不盡處故曰唯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人之性與我的性只是一般聖人既
能盡其性便能使天下之人一箇箇都復其本然的
道理這便是能盡人之性物之性與人的性也只是
一般聖人既能盡人之性便能使天下之物一箇箇
都遂其自然的道理這便是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贊是助化育是造化生育
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子思又説人物之

性固皆天之所賦然天止能與人物以性不能使他皆
盡其性聖人既能盡物之性則凡天地造化生育之
功有不到處一件件都能贊助他這便是贊天地之
化育聖人既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地位
乎下聖人成位乎其中以一人之身與那天地並立
而為三才這便是與天地參矣
○右第二十二章這是中庸書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是説大賢
以下凡誠有未至的人致是推致曲是一偏形是形

見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是泯于無迹[illegible]意思子思前章説至誠盡性于
此又説其次的人必須從那善端發見的一偏處推
而致之以至其極曲無不致則其德無有不誠實處
故曰曲能有誠德既實了自然充積于中而發見于
外故曰誠則形形既發于外便顯著而不可掩蔽故曰
形則著既顯著了便又有光輝發越之盛故曰著則
明既光明了自然能感動得人故曰明則動既動得
人了自然能使人改變不善以從于善故曰動則變
既能使人變自然能使人化泯然不見改變之迹了

故曰變則化這化的地步不容易到獨有天下至誠
的聖人乃能如此今自致曲積而至于能化則其至
誠之妙也與聖人一般了所以又説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
○右第二十三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 興是興起禎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景
星慶雲凡好的事都是亡是喪亡妖孽是禍之萌如
山崩川竭地震星變凡不好的事都是子思説天下
至誠的聖人清明之躬無一毫私欲之蔽凡事物之

者吉凶禍福他都預先曉得如國家將欲興起必有有那等禎祥的好事出來這便是福之兆如國家將欲衰亡必先有那等妖孽的不好事出來這便是禍之萌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蓍是八著草龜是靈龜都是占卜吉凶的物四體是人的手足指動作威儀說善是好處不善是不好處子思又說國家之興亡事雖未形必先有箇幾兆或見于蓍龜之占卜或見于四體之運動若國家有興隆之福將到便是好處聖人必預先知道若國家有敗亡之禍將到便是不好處聖人也預先知道這至誠的聖人能前知國家興亡之幾如此便與鬼神之明一般所以說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誠是實理自成是自然成就道是人所當行的道理自道是說人當自行子思說天地以實理生成萬物如草木自然便有枝葉如人自然便有手足不待安排故曰誠者自成也若人倫之道都是人當自行如為子的須是自家行那孝親之道為弟的須是自家行那敬兄之道故曰而道自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子思又說天下之物徹頭徹尾都是實理所為如草木春來發生便為物之始秋來凋落便為物之終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若就人心說為子不誠實孝親便無父子之倫為弟不誠實敬兄便無兄弟之倫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貴者惟在誠實此心而已故曰君子誠之為貴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仁是心德乃體之存知是知識乃用之發子思說人能盡得這實理不但可以成就得自家別人因我而感發興起也都盡得這箇實理是即所以成物以成己言之心德純全私欲淨盡這便是仁以成物言之知識高明周于萬物這便是知仁與知雖若不同皆是天命與我的道理何嘗有內外之分如今既得于己則見于外者隨所設施各得其當而合乎時中之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　至誠是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有一些虛假處無息是無間斷久是常于

中微是驗于外子思承上章說聖人之德既是極其
真實無有一些虛假便自然無有間斷既無間斷自
然常久于中既常久于中自然著見于外有不可揜
者矣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悠是寬緩不迫
的意思遠是長遠博是廣博深厚高明是高大光
明子思又說聖人之德存于中者既是久了則其功
業之驗于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惟其悠遠故積
之至廣博而深厚惟其博厚故發越之盛高大而光
明所謂至誠之德著于四方者是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載是承載覆是蓋覆悠久即是悠遠的意思子思又
說聖人至誠之德廣博而深厚所以承載得許多事
物與那地之承載萬物一般高大而光明所以蓋覆
得許多事物與那天之蓋覆萬物一般博厚高明又
皆悠遠久長所以能化成天下與那天地之生成萬
物一般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配是配合疆是界限
子思又說地之體是博厚聖人之德廣博深厚便
可配合于地天之體是高明聖人之德高大光明

便可配合于天地之博厚天之高明最是悠遠久長
聖人之德博厚高明便與天地一般悠久無有界限
這可見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如此者是說
上文聖人至誠之功用見字解做示字動是動作爲
是施爲子思說聖人至誠之功用其博厚配地者不
待示見于人自然章著與地之品物流形一般其高
明配天者不待動作自然變化與天之雲行雨施一
般其博厚高明而悠久無疆者也不待有所施爲自
然成就與天地成物各正性命一般至誠功用之妙
蓋如此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即是誠測是測度子思說天地之道雖是至大
然可以一言包括得盡蓋天地之爲物只是箇誠一
不貳所以能常久不息四時運行發育萬物有不可
得而測度者這以下是子思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
功用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子思說天
地之道因其誠一不二故博則極其廣博厚則極其
深厚高則極其高大明則極其光明博厚高明又極

其悠遠長久天地之道各極其盛如此所以有生物
之功下文所說的便是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　昭昭是小小明處繫是繫屬覆是覆蓋子思
又說天之為天指其一處言之不過昭昭然小明而
已若舉其全體而言則高大光明更何有窮盡那日
月星辰皆繫屬于上萬物之衆皆覆蓋于下天之無
窮功效蓋如此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萬物載焉　撮是以手指取物載是承載華

嶽是山嶽華山乃山之最大者振是收河是大河海
是四海洩是漏洩子思又說以地言之指其一處不
過一撮土之多而已及舉其全體而言則廣博深厚
不可測度那華嶽這等大的也承載得起不見其為
重那河海這等廣的也振收得住不見其漏洩至于
世間所有之物雖萬萬之多也莫不承載于其上無
一些遺失這一節是說地之生物其功用如此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　卷字解做區字卷石是一卷之石最小的
撲樣廣是廣闊大是高大寶藏是人所寶重藏蓄的

物件如金銀銅鐵之類皆是子思說以山言之指其
一處不過一卷石之多而已及舉其全體而言則廣
闊而且高大百草萬木種類雖多都于此發生飛禽
走獸形性雖異都于此居止至于金銀銅鐵之類凡
世間寶藏的好物件也都產生出來這一節是說山
之生物其功用如此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
殖焉　勺是飲器名可容一升測是測度黿似鼈而
大鼉似魚有足蛟似龍無角龍是鱗虫之長鼈是介
虫貨財是金玉珠寶之類殖是滋長子思又說水之

為物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之多而已及舉其全
體而言則汪洋廣大不可測度他淺深凡百水族若
黿鼉蛟龍魚鼈這許多鱗介都生長裏面又如金玉之
寶這許多貨財也都滋長在裏面這一節是說水之
生物其功用如此通上文而言天地山川因他不一
不息所以致生物之盛至人因他至誠無息所以成
功業之大可見聖人與天地一般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詩
是周頌維天之命篇天即是天道於是歎辭穆是
深遠的意思不已即是不息周頌之詩歎息說上天

之道淵深然淵遠而四時晝夜流行不息子思從而解之以為道積不已正是說天之所以為天者本來如此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不顯便如說豈不顯一般純是純一不雜周頌之詩又歎息說文王之德豈不顯然昭著而純一無雜子思又從而解之以為道之德之純正是說文王之所以為文者惟其純一不雜故亦如天道之無止息夫天道不已文王純于天道亦不已可見天與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之道也

○右第二十六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大哉是贊歎之辭聖人之道即是率性之道道雖人所共行非聖人不能盡得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子思贊歎哉大矣哉聖人之道這一句是包下文兩節說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發育是發生長育峻是高大子思說聖人之道洋洋乎流動充滿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發生長育無所不有天雖至高這道都能充塞于天無所不至這一節是說道之極于至大而無不包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是充足有餘的意思禮儀是經禮如冠婚喪祭之類皆是威儀是曲禮如升降揖遜之類皆是子思又贊歎說聖人之道優優然充足有餘何其大哉以禮儀言之有三百條之多都是這道所在以威儀言之有三千條之多也都是這道所在這一節是說道之入于至小而無間處

○待其人而後行　其人是聖人子思說道有大小必待聖人然後行得所謂道不虛行這一句是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是指聖人說至道是指上兩節說凝是凝聚子思又說道必待人而行若無有這等至德的聖人必不能凝聚這等至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性是人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問學是詢問講學子思承上文說君子要脩德凝道必須於那所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不可有一毫放失又須於那古今事物之理詢問講學不可有一些忽略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這兩件是脩德凝道的大綱領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致是推致廣大高明是說心之本體精微是說理之精細微妙道字解做由字中庸是說事之行得恰好處子思說人心本自廣大君子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推致吾心之廣大而於析理又必到那精微處不使有毫釐之差人心本自高明君子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以推極吾心之高明而於處事又必由那中庸處不使有過與不及之謬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温是温習故是已知的敦

是敦篤厚是已能的崇是謹的意思子思又說君子於所已知的必温習涵泳之而於理義能日知其所未知於所已能的必敦篤持守之而於節文能日謹其所未謹這以上四句是君子存心致知所以脩德凝道的工夫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　驕是矜肆倍是背叛子思承前面說君子既能脩德凝道於那道之大小無有不盡所以居在人上必能謹守其身而無矜肆之心處在人下必能忠愛其上而無背叛之念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興是興起

在位默是不言子思說君子能脩德凝道有道之時可以出仕其言語發將出來足以裨益政治而興起在位當國家無道之時可以隱去其默而不言足以避免災害而容其身這是脩德凝道的效驗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詩是大雅烝民之篇明是明於理哲是察於事保是保全子思又引詩經中言語說人能既明得天下之理又察得天下之事則日用之間凡事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所以能保全其身於世詩經之言如此前面說脩

德凝道之君子不驕不倍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即詩經中所言之意也

○右第二十七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愚是無德的人賤是無位的人反是復烖是災禍子思引孔子之言說愚的人不可自用卻好用一己之見而妄作如後面說有位無德而作禮樂者便是賤的人不可自專卻好專以一己之智而僭為如後面說有德無位而作禮樂者便是生乎今世自說遵守周家制度倒要復行前

的古道似這等人必然有禍患及身不能自保故曰
烖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是子思之言
議是議論禮是親疎貴賤相接的禮體制是制作度
是服飾器用的等級考是考正文是字書的點畫形
象都有箇名子思又說制作禮樂必須是聖人在天
子之位若非天子如何敢議論那親疎貴賤的禮體
如何敢制作那服飾器用的等級又何如敢考正那
字書的差錯這一節是說愚賤者不可自用自專的
意思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是子思自指當時
說軌是車轍之迹文是文字倫是倫序子思說如今
天下一統地方雖多其車行的轍迹廣狹都一般所
寫的文字點畫也都一般以至君臣父子尊卑貴賤
的等級也無一件差別這一節是說居今之世不可
反古之道的意思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
德禮樂都是為治之具子思又說雖居着天子之位
若無聖人之德則是無制作之本焉敢輕作那禮
樂若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則是無制作之
權也不敢擅自作那禮樂然則制禮作樂必是聖人
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禮即
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杞是國名乃夏的子孫徵
是證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宋也是國名乃殷的子
孫周是武王有天下之號子思引孔子之言說自我
周而前若夏時之禮我也能說其意但他的子孫杞
國之在於今者文獻不備不足以考證吾言若殷時
之禮我也曾學習其事雖他的子孫宋國之在於今
者文獻猶有所在然又不是當世之法惟我周之禮
我所學習今日天下臣民盡皆遵用乃是時王之制
與夏商不同則我之所從正在此周禮而已蓋孔子
雖有聖人之德然不得天子之位則亦不敢居今反
古之道是時中之道子思引此所以明為下不倍的
意思

○右第二十八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是興王三重是三
件重事即上章所說議禮制度考文是也寡是少過

是過失子思說王天下之道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
重事這三件重事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天下的諸侯
皆知奉法而國不異政天下的百姓皆知從化而家
不殊俗人人爲善自然少有過失故曰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是
說時王以前如夏商二代便是徵是證子思又說上
焉者如夏商之禮雖善但年代已久不可考證旣不
可考證便不足取信於人旣不足信於人百姓便不
肯服從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謂

聖人在下如孔子便是尊是尊位子思又說下焉者
如孔子之聖雖善於制禮但不得尊居天子之位旣
不在尊位也不足取信於人旣不足取信於人百姓
也不肯從他可見三重之道必是有聖人之德居天
子之位然後可行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　君子指王天下的說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徵驗庶民是百姓考也是驗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
武繆是差繆建是立天地　是箇道悖是違背的

質諸鬼神是造化之迹俟是等待子思承上文說
天下的君子行那議禮制度考文的事必本於自家
身上先有其德驗於天下百姓無不信從我所行的
考那三王已行的事無一些差繆我所立的參那天
地自然的道無一些違背幽而質證於鬼神也與鬼
神之理相合而無疑遠而百世之下等待那後來的
聖人也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惑這一節是說君子
欲行三重之道必先有這六事然六事之中本諸身
一句尤爲切要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子思說鬼神是天理之至王天下之君子將那
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質證於鬼神與鬼神之理相合
而無所疑是能於天之理無不知矣聖人是人道之
至百世而下等待聖人與後聖之心相契而無所惑
是能於人之理無不知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
爲天下則　是故兩字是承上文說動字是兼下面
行與言說道字是兼下面法與則說法是法度則是
準則子思又說王天下之君子議禮制度考文旣本
諸身而徵諸庶民以至遠近幽明無往不合故凡動

作不但一世為天下之道而已而世世為天下之道
動而見於行事則世世為天下之法度人都守之而
不敢有所違動而見於言語則世世為天下之準則
人都信之而不敢有所背其為天下道如此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望是仰慕厭是厭惡子思
說王天下之君子言行可為天下後世之法則那遠
處的百姓喜其德之廣被都有仰慕之心近處的百
姓習其行之有常也無厭惡之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是
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怨惡射是厭斁庶幾是近的意

思夙是早永是長久譽是聲名子思引詩說微子在
他國都無人怨惡他來此周京也無人厭斁他庶幾
自早而夜得以長保這聲名於終身今王天下之君
子能得遠近的人心與詩所書的意思一般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指前面
本諸身以下六事說蚤是先子思又說君子行三重
之道未有不盡得那六事之善而能先有這聲名於
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仲尼

是孔子的表字祖述是遠宗其道堯舜是唐堯虞舜
憲章是近守其法文武是周文王武王律字解做法
字天時是天之四時襲字解做因字水土是四方水
土所宜子思說帝王之道惟堯舜為極至孔子則遠
宗其道帝王之法惟文武為備孔子則近守其法天
運有四時之不同孔子則法其自然之運水土有四
方之所宜孔子則因其一定之理這一節是說聖人
能體中庸之道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辟是比喻持載是維持乘載覆幬是

遮覆蒙帖四時是春夏秋冬錯是交錯代是更代子
思又說孔子之德廣厚高明辟如那天地一般無有
一物不持載於上也無有一物不覆幬於下孔子之
德悠久盛大辟如那四時之氣交錯運行無有差忒
辟如那日月之明晝夜更代無有窮已這一節是說
聖人之德與天地同其大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育是生育害是相害
道即是天地之道悖是相反的意思小德是天地
上說全體之分也大德是指全體上說萬物之

川流是如川水之流敦化是化育之功敦厚純一
思說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並皆生育
於其間大者大小者小各有生意而不相侵害四時
錯行日月代明同運並行於天地間一寒一暑一晝
一夜似乎相反而實不相違悖說其不害不悖處說
是全體之分如川水之流脉絡分明而相繼不息說
其並育並行處說是化育之功並厚純一根本盛大
而流出無窮天地之道所以為大者如此觀於天地
則孔子之德可知矣
○右第三十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二十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唯是獨天
下至聖是聖人德極其至舉天下莫能加聰是無所
不聞明是無所不見睿是無所不通知是無所不知
臨是居上臨下于思說唯是那天下的至聖他有聰
明睿知之德高過於一世之人所以尊居上位而臨
治天下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寬是廣大裕是優裕溫是溫
和柔是順從容是涵容這天下至聖其仁之德寬裕
溫柔凡事足以涵容而不局於淺狹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發是奮發強是強健剛是不
屈毅是堅忍執是操守其義之德凡事足以操守而
不奪於外物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齊是心之恭莊是貌之嚴中
是無過不及正是不偏不倚他又齊莊中正於那處
已行事皆足以有敬其禮之德如此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文是文章理是條理密是詳
細察是明辨別是分別他又文理密察於那是非邪
正皆足以分別其知之德又如此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是周徧博是廣闊淵泉是靜
深而有本的意思出是發見于思說聖人聰明睿知

仁義禮知之德充積於中周徧而廣闊靜深而有本
而以時發見於外自然周流無間應接不窮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　淵是水之深處見是著見說是喜悅
于思又說聖人之德充積于中者周徧廣闊不可限
量與那天之周徧廣闊一般靜深有本不可測度與
那淵之靜深有本一般由是發見于外者不見則已
見則下民都恭敬他不敢怠慢不言則已言則下民
都尊信他無有疑惑不行則已行則下民都喜悅他
無有怨惡這可見聖人之德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

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是充滿施是傳播蠻貊是外夷舟行水路車行陸路至是到通是通達隊是落凡有血氣者是指人類說配是配合乎思說聖人之德充積是極其盛發見又當其可是以佳聲美名充滿乎中國中國的人皆知之傳播於蠻貊蠻貊的人也知之舟車可到之處人力可通之地盡天之所覆蓋極地之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隊落的去處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一一尊之為君王無有不敬的此可見聖人之德所及廣大與天一般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造化生育萬物倚是靠著的模樣子思說獨有天下極誠無妄的聖人於那五品之人倫如治絲一般分別其等比合其類各盡其當然之則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故曰經綸天下之大經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於天地之化育陰陽屈伸形色變化皆默契於心渾融而無間故曰知天下之化育這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三件事都從聖人心上發出來乃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不須倚靠他物而後能故曰夫焉有所倚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是懇至貌淵淵是靜深貌浩浩是廣大貌子思說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懇切詳至渾然都是仁厚之意在裏面故曰肫肫其仁聖人立天下之大本其德靜深有本就是那淵水之不竭一般故曰淵淵其淵聖人知天地之化育其功用廣大就是那天之無窮一般故曰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是著實的意思聰明聖知是聖人生知之質達是通天德即是上文道孰字解做誰字知之是知至誠之功用子思總結上文說至誠之功用極其神妙如此若不是素實有那聰明聖知之質通達天德的聖人其誰能

知得這功用之妙可見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這前面是中庸書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詩是詩經碩人之篇錦是五色之絲所織華美的衣服尙是加絅是禪衣著是著見闇然是黑暗不明的意思的然是端的著見的意思子思因前面說聖人之德極其盛於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故引碩人之詩說衣錦文華美之衣而加禪衣於上者爲何蓋惡那錦之文釆著見在外也君子之學爲己有善惟恐人知其它心正是

如此故雖外面闇然無有文釆可觀然美在於中自然日漸章著於外而不可揜小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故雖外面的然著見然中無其實不能繼續自然日漸至於消亡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淡是淡薄厭是厭斁簡是簡略文是文采溫是溫厚理是條理子思說君子所行的道理雖是淡薄其中意味深長而人自不能厭斁他雖是簡略不煩而其中自有文釆可覩雖是溫厚渾淪而其中自有條理不亂這淡簡溫都是絅之襲乎外不厭而文且理即是錦之美在中

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德是聖入之德子思又說君子之人他知道遠而在彼之是非由於近而在我之得失則必自這近處致謹他知道外而一身之得失由於內而一心之邪正則必自這心上致謹他又知道有諸中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則必自這微處致謹君子旣有爲己之心又能知此三者而致其謹便可與他進入那聖人之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是小

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伏是隱伏孔是甚昭是明省是省察疚是病只是不善的意思無惡於志使如說無愧於心子思引詩說凡事在幽暗處雖是隱伏雖見然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所以君子於自己獨知之地內自省察無有不善的疚病方能無愧於心這君子衆人所以不能及者無他只是於人所不見的去處能自致其謹而已這一節是說君子謹獨之事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視屋漏是室西北隅

深密之處子思又引詩說視爾獨居於室之時於屋
漏深密之處常加戒謹恐懼的工夫庶幾於心無有
愧怍所以君子之人不待動而應事接物之時方纔
敬謹於那未動時其心已敬謹了不待發言時方纔
誠信於那未言時其心已誠信了這一節是說君子
戒謹恐懼之事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奏是進假是
感格靡字解做無字鈇是莝斫刀鉞是斧子思引詩
經說君子之人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
待言說而人自化之無有與他爭的子思又自家說
這等爲己謹獨的君子誠敬之德足以感人不用賞
賜人而人自然相勸爲善亦不用嗔怒人而人自然
畏懼不敢爲惡如怕那鈇鉞一般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是幽深玄遠不淺露的意
思百辟是列國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篤恭是不顯
其敬子思引詩經說天下有幽深玄遠之德則天下
的諸侯皆來取法子思又自家說這等有德的君子
篤厚其恭敬愈微深密不可得而形容天下的人觀
感盛德自然平治矣此乃聖人至德淵微的效驗乃
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予是託爲上帝自說懷是
眷念明德是指文王之德說聲是聲音色是顏色末
是末務子思承上文不顯惟德之言至此欲形容其
妙乃引皇矣之詩說上帝眷念文王之明德而其德
隱微不大著於聲色之間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音
顏色之於化民也是末務今但說不大之而已則猶
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詩是大雅烝民之篇輶是
輕倫是比子思又引烝民之詩說德之微妙其輕如
毛一般此言似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曰毛則尚有比
倫亦未盡其不顯之妙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載是事臭是氣這兩句是
文王之詩子思又引這詩說上天之事無聲音之可
聽無氣臭之可聞這纔是不顯之極至蓋聲臭有氣
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又說無故惟此可以形容不
顯之妙這三引詩都是贊歎之意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此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前面是中庸一書第三十三章子思於前章已說到極致處却反求其本而推之以致其極又贊其妙至於如此蓋中庸一書所言聖學始終之要盡在這一章衆而諸者當留身體而力行之勿徒視為空言可也

魯齋遺書卷五終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頤自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損剝坎恒困井咸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在下而反在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此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上二段）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一本乎上有者字）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義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一本吉上有其字）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

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自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今竝錄如此）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其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吉多焉失位失中之陰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溥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任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咎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承上於柔邪不足爲

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于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不通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爲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其勢有以不同如井之義責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猶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鮒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一本作柔）柔（一本作陰）之始也上陰（一本作柔）柔（一本作陰）之極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一作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

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貞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擧而言(一本作錯擧而言之)
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
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
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
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
觀失於固矣失何故時旣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
貴中正而中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
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
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
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
非正矣(頤觀)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求又何患焉無妄
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秪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
義爲重也(屯噬嗑也)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
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
旣備此象矣而六二又乘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
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中動居禮制若當大有爲之
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
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畢也)
(其用心作究其處爲累也作爲處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
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一本無理字)而其才幹
有不逮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兼也得有應於上(一本無有字)
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
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用五
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乎
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
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於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
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
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
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正不中
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以乾坤爲輕坎兌爲重總
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雖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
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愼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
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一本作近君之位先王親厥如此以柔居
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偪逼之嫌然又須問
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
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
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
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一本
過作以陽成陽以陰成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
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
責於寡欲故乾之諸四倒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
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

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
無應援亦皆免於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
離於躍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
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
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夢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勢
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無應猶可得吉九四雖有應
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
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一本勝作[illegible]下作[illegible]有應[illegible]之道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愼故
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
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間睽離
之相保與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
亦比他爻爲甚緩一本甚緩作[illegible]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
也
○震九四雖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
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
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
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愼恐懼之義以

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
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
居其所則動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一作[illegible]
而辛[illegible]無識者以其戒愼恐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爲剛用柔持是以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illegible]而行正不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動德反下此恒之象有田無禽歟[illegible]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
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下與坎一陽上陰順
而入之相保尤因[illegible]巽以亦無凶悔之體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
又有以陰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

無咎悔……不違於正道且處多懼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已身得作而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本才作應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顚順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咎剛一作然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無咎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貞順之德五字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一本也下作蓋臣之道下之道讓之道主於貞悔貞悔則無過矣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君位也人諸爻之德莫粹於此一本作莫有於此者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離之孚誠離麗之文明一本無之字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充濟大事尊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作以此獨震患難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爲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矣一本則作觀其辭則戒之之意可見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唯夬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一本九五號咷

○兌九五下親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一本無德字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一無六字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一無之字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剛下應則尤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於下者五字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無臣九三字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一無六字其勢可嬪也一無也字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勝於震張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內無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爲美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相濟則無內難之相得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才致四字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作俟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一無其字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作爲可待而惟主待

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一無且字）以六有静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無也字 一作得以柔中上依下任）故僅能成功（能一作及 一無故字）然非可大有爲也（一無然字 可一作能）更或無應（一本作二）則獨依則傳於君道爲愈下矣（一作不是）（得於臣又不得於君於君道阿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則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足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正得九二則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臨升或無咎而他卦皆戒辭蓋陰柔之才不足自立又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且久故雖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漸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无妄家人革濟）才適時甚足貴也（隨蠱臨艮）時過適則雖與行也（乾坤小畜泰大過恒）益異充節中孚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可也（剝大有）蠢遯睽爲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比噬嗑復明夷大革蹇解）睽豈旅異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有始厭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蠢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升）晉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

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冀其可行焉則亦諭之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剝大）

○繫係於所遘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精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一作焉 是已成也）

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少而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

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泰）三復消而爲二（明夷）二長而至四（大壯）四復消而爲二（臨）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爲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爲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孚）四復消而爲三（歸妹）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爲三（未濟）三長而至五（小畜）五復消而爲四（大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又之蓋曰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

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果未得一（無之數）
泝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泝而上之以見
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二
月二十有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二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一　三一　三一　二盡

揲蓍說

○盧君校正揲蓍之說（一本作校定耶律公著說）曲折艱深辭意隱晦
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
窮以四揲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為自說乃以八
揲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已甚可怪況四揲八揲
之後尤不能（一無能字）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
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今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
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為
然也審矣為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一無云字）

○為乾而靜者八千一（一本自註云揲卦大底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之變者又次之）

（[illegible]數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八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十九數成卦則六十四備矣六子皆做此一本無正合至做此止云坤與六子同此）

○為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者為

極少）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而震之兌離
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二千二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而震之坎艮之震
艮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一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為巽為離為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爲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之
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十
二爻變而爲坤者皆四千二十二而巽之離兌離
之巽兌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爲震爲艮爲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卻有八
卦辭變之數計一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九二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一本作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爲最少蔡氏曰一奇一偶對
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

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
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
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者二而老陽
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
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
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
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于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
云

時務五事

○臣某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
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
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
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回奉德音叮寧懇
至中書大務咨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
曷敢不罄竭所有思盡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
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于君陳善閉
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

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
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
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
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
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
、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
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
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于爲治也

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處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漸月摩周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于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家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

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不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

木之根力可倒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于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以此比而不移誠為可惜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宗失其□前陛下繼其難于後外有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摹之□□非于獨時矣然尾大之勢割聖謨神筭□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之

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能用櫛與匕焉即是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

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本之周行百職失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庖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廄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為之耶

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擬積寒暑甚緩庶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並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六事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順天道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款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

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

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汩沒于瑣碎之中卒于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駭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于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于愛不蔽于惜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寸欲以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皆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發言之難所以又難于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該史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皆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之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于知下在下之人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

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于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柄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則禁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illegible]

惟無愛憎也有愛則假其愛以濟私繇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伏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于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能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故如此然或遺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以小人參于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于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爲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喜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主堯舜之民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進而輕于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尤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媚人入于逆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結近習者勢在宮闈則結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讒爲忠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權于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于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亦然
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
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
而太康繞畋於洛萬姓遂讐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
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
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
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無
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
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
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

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
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
古今凡有恩澤于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
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
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
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
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于心耶失望
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
必知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
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

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夫何
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令
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
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二彗星孛星之
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
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帝克承天心消
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致告訐之風
為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
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靡

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
民為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
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
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
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
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後見西
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
度曷若宜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耶
天之樹（樹立也）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
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

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君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崇奉學校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益堯舜

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于天下而可傳于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者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於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疑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有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亦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

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使重農民勿使擾害晝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論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愼微 此篇內皆非全文所謂多削藁者也
用晦　獨斷　重農　興學　經筵
節喜怒　省變更　止告訐　抑奔競　欲速則不達
○用晦則日益明炫露則日益蔽
○北辰居中衆星共王者法天總大綱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
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
其誼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

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工
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
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
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逢喜喜之色見於貌喜
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
其喜之失云云甚至先喜後怒云云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云云
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
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旣發也雖至親
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發也人之情

莫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
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容乃與之爲地[illegible]甚至無
喜生喜云云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
下四方譏笑怨謗王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
於不守大體易於喜也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不畏天不愛民
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夫何苦使人不信
○賈誼告文帝　削地　制數　貧富不均　禮義刑法
刑不上大夫　上有好者下必甚　人惟求舊故舊無
大故則不棄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爲未遑

然終能擧行然以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
○韓魏公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　魏相包孝肅
可欺　張式以金錢　杜衍不壞人　伊尹告太甲有
言逆于汝心云云　投鼠忌器　望夷　謙讓 以上皆不中節容也
○臣恭竊念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
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
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以爲不可而其委
任又多殘民病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于己酉
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旣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
有愛民之聲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

而故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
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
之民使之剝削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
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
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
縱橫但于君臣骨肉之間陰行構慝將為不利于陛下
但天命人心皆在于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
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
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
淺見若此未知是否

（一）臣某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辨民安
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剝涛官民阿附近要肆為
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辨民之所以安乎自
壬寅之後民以困苦至于己酉庚戌民之困苦極矣重
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
惟不見黜逐且還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
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辨也借寇
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
孰陳

劉御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莊後山上見
上面奉德音實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為
狥情不言豈孔子敎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敎法
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
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虧雖命汝意
猶未悉今時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
其斟酌在我也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
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黽勉
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幼未昔更事汝謹輔導
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生平
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顧惟所知者言之其
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
言論悉能領解臣所以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
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
見如此未知是否

魯齋遺書卷七終

雜著

論語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禮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為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而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晳必無受贄之禮應事接物恐上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家說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為著明四五年來執此為是用是以接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敢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為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忘其失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況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是湯累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惜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莅事不敬也委政非人也往者既不可追來者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賢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不務以能忘為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也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乃近為兼愛之說歟

某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為賴乎樂處意極精切某雖未能悟厥旨已經受教矣家語論語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為得也為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有以過人者蓋常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遣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與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聞讓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大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

未見乎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襄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不弘者不足以爲詐故勾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旣昏且蔽又躁而急廼欲擁兩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爲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絶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

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也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分而得臣於此豈非不知多言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欺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威聲氣焰聳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旣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僥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興師之憾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爲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爲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擧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擧皆禍殃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僭鑿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辯說

辯欲其信也辯而後信未若不辯而信辯而不信尤未若不辯之爲愈也辯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喩喩則無事於辯矣偶或未喩則盡其心罄其說以懇道之猶或未喩不強也幸而開悟則歸畏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已也此辯之善也雖然辯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

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雖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辯之辯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鬪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辯之不至此豈辯之不至辯之已甚也吾竊嘆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旣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步百步又莫辯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高凝字說

高生凝冠禮于丞預焉旣字之且求所以命字之意因爲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於薄昔者聖人盖憂之故其爲世立言莫非惇本抑末以趨厚篤實爲

盖天下之善以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之路此尋君命生之名取於需象之意歟（歟又本云）夫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附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濟以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為徒厚其正也不為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壽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敎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需象欽命之深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循需之時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循需之亨帝養人之用不為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

也人之道也（文不全）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普嘗從予遊曾未閱歲延遷居燕然于今蓋十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昔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敎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為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也薄俗奮急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𧧌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履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脩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留別譚彥清序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為己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邪不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

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狗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又一本云）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切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盍使人嘆仰既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有為於時為己任鞭策駑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又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為不可也同矣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師古者或滯

不形迹古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徇之而簡
而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泥古適用隨時中
理者似可與論學君之尚慕古人有爲於時蓋能是矣右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脩著傷寒辨疑論實得仲景傷寒之要先
生猶子璋亂後猶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槩見先生
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
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
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
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

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
辨疑夫豈徒云已未冬十月戊戌河內許某序

與李才卿等論梁寬甫病症書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
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脾與肺俱
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
金與火相持而喘嗽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痃癖反
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閒已用
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
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
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
及見有症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理和其氣爲順之溫寒熱則反之順其治之大方也）或
覺氣壅悶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悶服局方枳朮湯數月
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
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
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
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
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拂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
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
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機後時而不救多矣主劉氏者或

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者多矣
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
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
於今恐亦宜做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
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爲必然惟吾才
卿元甫乎蓋共商論之

祭鄧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衰周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辯
群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
敬薦於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曰親惡言曰疎二十安學
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唐虞究始
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異議不爲俗拘
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微軀別汝西歸待死
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
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
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
我竊慰吾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
前圖舊縣之別中懷未斂擬再會見叔此區區行舟催發

水路縈紆十日之程歸後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癃此別
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乘虛
撫手痛悼放聲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東行令婿
與俱官事適丁引頸連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朝
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爾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通之
聰察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夭其長乎我年日衰我德日孤
思之念之我心如割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
馳驅汝未一報人世俄殊生非已有死孰誰無惟汝之死
家道淪胥幾成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
貌兮知乎否乎一酌薦汝生其饗諸

書狀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某呈某舊患脚氣後因憂戚變爲腫此等病候類多難
治三數年來止以愚慎之假苟延視息今乃叨居要地陪
列元臣無德無才既不足以辨事非勲非舊又不足以服
人虛負竊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
已而手麻腹滿纔輕而瘦溢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
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遂循常分仍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
愆亦可效育才之勳心獲無歉病庶有瘳仰惟高明伏幸

裁處右謹具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某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遷來京兆教授人家
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該廣宣撫保奏令某
充本府提學者某自惟非才不敢祗受即於宣撫相公及
以次官員處告稟至今未蒙允納竊聞提學官師表之任
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爲
學無淵源於世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
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爲罪于一身也事有所係
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爲回奏施行取鈞旨

與竇先生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韜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郎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恵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説間之不終前恵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没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横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

與今先生真欲以助長之力擁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善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倉積門巷童稚孫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括悚息待罪

與耶律惟重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愚所能辨然風旨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美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汨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美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傳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無或有益至於此等疑議姑闕之可

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悖戾殊無温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耶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洽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疑未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邊道今在此言論意

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正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實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義手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也相與輔導之

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與子聲義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雖意甚非所望某之過

陌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壟與老妻稚子竭力耕耟闕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丘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犨之乘犧豈欲取謗怨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圍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懷冀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誤采虛名曲垂召音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開二君子遷王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安顯固人之所愛然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處

小庠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萬願為意某頓首再拜

與仲晦仲一　二首

某頓首再拜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況清裕某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款陳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其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後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給有餘裕恩旨益之以奉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再受且仲可進道之理未始其事體自是

不同再四歸於宣揚麻公左右未見從允謂言思之將前
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
誰可者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
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矜亮
愚旨令某充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
愚命數人家子弟已愧不稱況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
屋有聲者可得為之而某褰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
苟強顏為之不惟取笑四方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
為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愊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
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某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

便風不乏伏賜誨藥通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
佩感但病中不能作書為謝爾

與友人

把仲踈具悉日來所發良用憮然某也與子為師與令親
為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彝慈頗相怨交惡反出衰俗之
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
而勝負見勸道之言非有國本但嗜書畫錢方來嘗面陳
寸不猶泉台號日不見詩今業已為之豈咫尺之書所可
□□雖然□□人情不忍遽已擬托韓遺道遍孫門款叙
所懷惟知直諒尚濟以懇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所
度因循甚矣然天下公議責備于臣子必責備于賢者父
之過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
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與王濟川

濟川評議友兄執事之用春未會見無恙也別去不知遠
為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養老者待
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為憂苦不知又何
以堪此也山變之來莫測以為天耶人耶要必勉自寬解
遠為後人慮庶王回草叙區區之意任重尤當自力餘不
及盡書之

與□□

總判邦侯□□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紛冗中乃能不
忘相從之舊殊慰懷想而無能文論為學為政皆有進長
尤可喜也某臥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私徒增愧恐
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時加愛加勉不能
悉

與提學

提學先生執事頃之來審文況安適為慰向來會晤俱以
匆匆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公私徒增
履限念昔相與鄰居接壤課督兒輩種田讀書徜徉山水

問以盡餘生此志竟得遂否病中草草奉候未間千萬保
練是祝區區不能悉

與李仲實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捐館既不克奔慰又無便風以奉
區區可勝悵惘關中之別迨今幾十年不獲寧處風疾纏
綿重輕憂患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細道久別之懷因
風敬附謝懇未間天氣尚熱萬祈以禮自愛不宣

與孫謙甫

謙甫友兄執事遠承惠問且知別後尊况佳安喜慰之至
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為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
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成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既偶然
惟宜緩待不知以為何如比會見秋凉保練是祝區區不
宣

與趙輔之　二首

宣撫公契舊執事託梁寬甫奉書想今已達秋凉遠惟文
候康裕小事輒復干瀆某人某之甥也聞為同儕所苦執
事肯為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可量材用之又
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豈勝愧悚然親戚之
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間惟為國為民自愛重
宣撫公舊契執事執別濟陂忽復許久豈惟交游之舊曰

乃馳情向來定亂研鉞熏天下賴此又欽服之意不容已
也某未將息者承起居佳勝太夫人亦康徤感慰何量某
自去歲得脚氣近日始緩餘皆無可言者因風奉報比會
良時萬冀為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以聞達某人行重附鄙意某自前年得遷鄉
甚思吾友相與鄰居方將經營復此遠出今居燕城日就
衰朽何別離之易會聚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某人能道
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唯祈以善自重不宣

與君瑞

先生側侍某某余論簡審聞尊兄動止康裕甚慰遠懷某
即此旅寓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傳留受職
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況筆于之書乎千
萬乞照亮未間惟冀以道自愛區區不宣

與庵正之　二首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關中得幸相近以墳壠之故不遂相
守吾兄遠送臨邊哭行為別可見顧愛之情如此其至別
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間念昔者相從之樂小可勝悵惘秋
凉遠惟尊候清佳輯各安裕某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間
惟調護不宣

而存斛中得叔近才炳丈遠並有講習之樂有切磋之
東還日紛擾冗中所接間殊不如意加以衰病繼作旅寓
遠方憶昔相從優游自得宜勝悵惘秋涼㪚惟尊候泊玉
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涯切冀以時自愛區區
不宣

與許仲常

向約鄧州廻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着實自
力不須更求句當爲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也當深思
之丈見惟勵不息

與孫伯玉 二首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鄰居
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爲讀書計不意有此行
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創計多勞苦當
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爲幸人行㪚附鄙意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切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遂
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
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苟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
犬子還能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張仲謙 二首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
量某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虛心每每問及尚未知果
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
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
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爲哉管見區區只此爲是是所以
爲拙學也材木盤貴極感厚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晤封千
萬愼愛不宣

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某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
延所愛肝腸痛楚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爲言
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
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轉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

恐某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果惟不得舒
暢使然胃膺氣滯不得上下以至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
及人生修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
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覩切孫在襁褓使他日
得承吾兒後萬翊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
書煩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
幸示數

與文子貞

向托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沉滯暫生行從今附信已不
及矣自今觀之正宜愼言克己安心靜守紛紛之議不須

朝世此夏或得還家當細觀此未間惟好[illegible]處宜不悉

與呂伯充

青來伯充秀才不意凶變令尊丈奄棄榮養可勝驚怛舊聞伯充途路中偶與人相從及相別心為不忍今罹此艱答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休做古制信道力行至於如此親元甫之亞也敬歎敬歎路遠不及一往慰問悵惘曷可信未間惟以禮自盡區區不盡

與廣宣撫 三首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單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時著惟起居安裕友兄湯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苟

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為國為民自愛區區不宣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析可不煩傷急迫將謂於罪於吾兄也違別未幾遽辱誨音知吾兄襟度寬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慰感慰啟生還草附謝懇正違惟千萬保練自重不宣

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書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士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為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illegible]志處益堅於向時矣

與人 四首

蘇門之來此迫於明旨俾教授子弟其以嘗為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謗言著於謳詠舉聞過情之恥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既茲復領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之何很辭納于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病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旦望考校賦詩議論積年于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于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名陳辭于左右冀復款于仲晦仲一洎諸君子因大用回附片言發字以諭撫司得伸卑懇不勝拜賜

遇來草率奉書想不為淳沉然區區所求至甚切故又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議論是為所職而其子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贏犬負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累僕求于宣撫廉公既為回奏未見允許憂懼薰心至于卧病其不安之勢先生可想見也特發舊願致此意于仲晦仲一二君子若復舉奏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駑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知高明以為何如

後十六日承誨簡知近日宿疾尚未全愈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外降浮沉多加時藥少加治藥以待秋凉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春長之氣漸有生發則神祛湯輩可以兩服便驗斯理也嘗與導道論之甚不可以迂濶淺近之不信也未知先生以為何如

別後南歸待守立攏殊適所願老来情思苦厭喧雜謀暫兒童種田讀書雖拙媒心自喜幸農夫野叟自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遠屏承寄兩柱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閭迂濶之為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代李和叔與兒子

叔書付兒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来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静敏慧蹇超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于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于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于前日耶則本質沉深遠覺于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于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嘆也可愧也三數年来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若昔者予及聖門之高第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况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于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與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廢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為工歟為商歟為牛童歟為馬卒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于勤學學之于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小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于自欺而

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于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于何時

與吳行甫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為賢義有當從蔫何遇執伏惟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究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覩豈容中道之退縮深抑興情之企慕智惟成物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恭絳帳弘古人之遺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新學雖修頌聊用表衷

城螢高明特賜允許

與張左丞

吊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
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巫醫
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既敛
于色又發于聲天道無他庸王汝成

晉齋遺書卷九終

晉齋遺書卷十

編年歌括

總數

始自堯戊辰終于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內減三十四

唐虞

唐堯一百載虞舜五十年禪讓官天下有子不相傳

夏

姒夏繼有虞一十有七世得年通幾何四百三十二

商

有商子姓三十世于日為名無癸宇六百二十有九年天

下歸周契不祀

周

姬周三十有七王歷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武
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之下厲宣幽十有二朝居鎬邑東都
二十五相傳五百一十五元口平桓莊釐惠與襄項匡定
簡靈景繼悼敬元并貞定哀思考威烈安夷烈顯與慎靚
及赧王厥後秦人併王室

秦

秦人滅周自昭襄孝文後曰莊襄王三傳凡載嬴秦亡呂
質繼立號始皇胡亥子嬰俱不昌三世都經四十霜

西漢

西漢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齡高惠傳家孝文呂氏階起
閔延文景武昭而下宣元成哀平嬰

新室

王莽號新室竊據十四年誅夷漸臺後二載八劉玄

東漢

東漢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算光明章和殤安順中質桓
靈獻

蜀

劉蜀夷漢裔二主據成都四十三年後山川入魏區

魏

曹魏合五主文明齊高章禍總蕭於山四十五年七

吳

孫吳凡四傳權亮休與皓五十九年泰青蓋洛陽道

西晉

西晉武惠懷愍四葉五十二年司馬乾綱解紐五胡割據
中原

東晉

東晉渡江十一帝元明成康穆哀 帝簡文孝武安與恭一
百三十消正氣

宋

劉宋五十有九年高祖營文孝武廢明并後廢順亦之昇
為齊朝凡八帝

齊

蕭齊二十有七年七葉相乘三見廢祖武鬱林并海陵明
與東昏共和帝

梁

蕭梁傳四主五十五番春武簡文元敬乾坤遂入陳

陳

陳氏合五朝三十二改歲高文廢與宣後主傾神器

後魏

後魏一十一帝一百四十九年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
相連世以拓拔為氏孝文改姓為元宣武孝明而下孝莊
即閔而節廢帝孝武之後遂分東西魏焉

東西

西魏三主明廢恭二十二年國祚絕東魏孝靜不再傳一
十七霸元氏滅

北齊

高齊五傳年得四七文宣照成後幼共圍

後周

五主宇文周歷年二十五孝閔明武宣靜宋隋為主

隋

隋代通三世文皇煬與恭三十七年後楊氏數云終

唐

李氏建極臨九有紀年三百八十九神光太高中睿玄肅
代德順承其後憲穆敬文并武宣懿僖昭哀皆繼守總來
二十一稱尊高後一朝為武后

五代

朱梁三主十六祀太祖友珪末帝是後唐四帝十三春莊
明閔末是為真石晉二世十一載高祖之下少帝代劉漢

四年凡再傳高祖隱帝同一源郭周九載傳三世太祖世
宗與恭帝五代五十有三年其間八姓迭推遷後唐凡三
周凡二餘者衆皆同氣嗣

大遼

九傳耶律之遼二百一十九數祖宗世穆景宗聖興及天
道祚

前宋

前宋九朝都汴邑一百六十有九年祖宗真仁英神哲傳
到徽欽並北遷
祖宗真仁英神哲徽欽失汴高遷浙孝光寧理度及末三
百餘年宋遂滅

大金

有金百一十九年後姓完顏凡九葉祖宗熙海世章東下
逮宣哀南渡滅

稽古千文

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為一一氣既分天地
定位萬物之靈惟人為貴太古結繩民醇而愚茹毛飲血
穴處巢居伏羲畫卦始造書契神農黃帝三皇繼治五帝
少昊高陽高辛堯舜揖讓傳中以心曆數在禹夏承虞禪
謳歌歸子啓與扈戰太康遊畋羿距于河中康失權胤征

羲和一成一旅少康中興桀虐百姓天遣湯應天順人
放桀革命咸有一德伊尹元聖太甲放桐盤庚遷都武丁
中興受紂獨夫文王事殷明夷蒙難武發開周首訪洪範
成康持守周召夾輔穆王訓刑宣王復古幽惑褒姒犬戎
所弒平王東遷國風遂降虛號尊周五伯馳騁孔聖春秋
爰始魯隱七國爭雄蘇張縱橫孟軻仁義卒老于行孝公
雜秦鞅變井田報銅昭襄周祚以遷併吞六國始皇詐狙
龍侯置守焚書坑儒阿房長城賦役虐民二世子嬰降吳
亡秦項起西楚劉興沛中項弒義帝劉從董公韓戰五年
資謀三傑灌嬰垓下始定漢世高帝忘功誅醢械繫淵

戚姬欲立如意良招四皓如意遂定呂雉嗚展房劉出政
陸賈計行平勃交驩祿產就誅劉氏乃安文帝恭儉詔畢
爲農景帝遵業醇厚民風武承富庶始建年號窮兵虐址
末年戒耗立昭繼武功歸霍光孝宣中興道雜霸王元成
哀平權移女黨孫爲佞譏乃生王莽十有四年亂生新室
更始劉盆王壽王邑光武中興群盜乃滅寇鄧允熙耿賈
洪烈天下平定進尚文吏退全功臣封縣數四禮優嚴陵
占動太史二百年間名節斯起明帝苛察章帝寬厚和殤
竇憲殤終禍幼安雖享御權歸外戚北鄉弗永順淪嬖習
沖幼質聰弑于跋扈桓誅梁冀陳李黨錮靈委宦孽黃巾

嘯聚進召董卓獻終漢緒曹丕稱魏劉備興蜀孫權號吳
三國鼎足混于西晉都寺洛陽武惠懷愍劉聰所亡元帝
南渡一馬化龍建康丹振爲晉之東明成康穆哀廢簡帝
武安僞楚恭遜劉裕原晉之弊起于浮誇清談之極五胡
亂華宋齊梁陳元魏東西南北瓜分復周併齊隋文混一
姑盛鬧皇煬帝窮奢恭帝禪唐唐高之興太宗之謀閨門
慚德貴以春秋田以租調兵以府衛七百餘員首定官制
貞觀仁義幾兼三代本根不正隨亦闕誤再傳高宗已推
女禍李勣一言唐業幾墜武后稱制欲立三思倘非仁傑
孰引柬之中宗復辟嗣興韋后屠逐玄宗以功投受開元
之平天寶致亂貴妃內戚祿山外叛肅宗即位大分安在
中興有頌功不贖罪代宗中材德宗猜忌奉天所倚陸贄
仁義順在東宮陰勝天下憲任裴度平淮有雅惜其晚年
禍生不測穆敬昏庸不能討賊文宗銳意太和清明僅栽
弘志莫正典刑輕用訓注禍成甘露武用德裕遂平澤潞
宣宗寡恩唐治以衰懿僖昭哀遂不可支唐患非一朋黨
閹寺藩鎮強大宣武纂弑朱梁李唐[illegible]石晉劉漢郭周
是爲五閏錢馬高楊承襲劉據李王孟劉各僭僞兵燹
陳橋宋祖即位趙平中夏以國傳弟九葉中衰江左六喬
遼金據華亦各九世天眷地顧篤與我元四海會同本枝

萬年稽古提綱維此千言

設器歌

祭祀前各齋戒丑前五刻執事師共設俎豆神位前史祝
祝史亦同在籍以席加巾蓋自北而南分內外左十邊右
十豆二四四三居俎後東西相向南北行一四二三分左
右魚鹽棗栗菱實邊中菁葵筍芹對于次豆兔魚並韭菹穴
邊桃榛及鹿脯栗芡菱盛最外邊醓醢豚膉西布羊俎
東豕俎西熟載三端十一體正直橫長代短雙脇脊中脡
胳底上端更有肩背臑此是十一羊如豕豕前更有祝版
案羊前爵坫東篚篚邊豆兩間何所增毛血一豆南三登

黍西排實大羹登南更有二鉶爲和羹加柶果西箸少南
黍北簠簋行簠二偏東實稻粱簋二偏西置黍稷東西正
與兩俎直簠簋之間或有爐兩燭俎前其可無左右配位
同前設更排籩豆在十哲籩鹿栗豆醯醬俎左籩南內二
斤籩豆之間容簠簋簠簋之間實黍米更加坫燭于俎南
然後中間好酒醴北向西上加冪勺犧象罍尊及明水清
玄設置二山罍六尊有坫俱相尾配位樽罍酒醴同從位
之時稍近東

覺齋遺書卷十終

四言律詩

夢中

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兮禍兮眼禍已成胎得未足喜失未
可哀得失在天敬聽天哉

五言古風

觀物 四首

裸袒遊市門逢人遊侵侮似雨被捶撻號痛淚如雨若輩
憎不靈妄動招危傾云何大夫士亦甘此由行行路細如
線間關何權數久久成拙謀一往竟不悟我始窺其端居

竟尚盤桓盤桓非懦怯後事當無難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善
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要
星辰夜悄欣草木春自悴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窮期倏忽幾易位智者
識機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其使鬪見累

遊黃華

我生愛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苦煩劇一念愈俯仰峯巒
看盡圖雲煙入想像久成心上癖欲忍不可強倚有敬齋

公恒以善相長勸我遊黃華一洗塵慮失行行嘆奇絶身
目皆勝賞鏡臺聳百峰瀑布垂千丈石苔積重痕溪風動
幽響使我喟號息使我心志廣恍如夢中身翱翔千古上
回首蘇利場誰能脫塵網我老得仁心動作皆可像還家
擬鄴居求田冀接壤便許樸鈍質於此靜中養

訓子

干戈悲煽熾無人救時乜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
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藉遠祖陰理出先人俯仰意油
然此業難擬倫家無儋石儲心有天地春兒對汝二子豈
不知吾意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平生乃相

多苦辛願汝苦辛遲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
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
紳

有感二首

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道受傷動中懷悴憔心欲碎老妻
情更急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隴在平生所願
心展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病連肝肺深因
覺事事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孤死知首丘人生戀
鄉土我心亦焦勞宿疾衰無愈所遺還故鄉微職近先祖
也足嘆嗟西風動客子

足尚不可遏歸程將何時悠悠故鄉心一夕千里馳西風
動蕭瑟悽悽令人悲況我多病身天涯久棲遲交遊義雖
篤豈忍輕別離重念丘隴遠嬌兒正愚痴因循死異色後
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桑樹播以下開畦水
之湄既得舒困難且可為饘基幼無孝悌稱老無恩澤施
唯有近先塋一死乃其宜諸君苦留連雅意金蘭期我自
無選福形骸愁慕生平尚求友得友還差池中懷起愁
嘆欲別難為辭試問將居廬何日當西之緣急有擬議行
止更無疑作詩叙悃款為報吾人知

送實清叔

初來識君面此行見君心匡時有長策慮遠憂且深俗靚
取近效雅意入幽沉人生貴所依所依貴知音知音得長
布身將比兼金我本貧賤士多思養相尋未得辦一飯胡
為遠分攜[illegible]出遠塞西風動疎林去去渺萬里何年酒
同斟今情[illegible]無[illegible]白雲隴秋岑

詠東門行

貴德德乃顯尚力力為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舉世
皆好義貧賤固可羞天下方多事[illegible]將何求人生會此
意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驅由非所當由是蹋虎狼尾手
撩虺蛇頭一觸禍患機相尋遽難休新聞李侯子快意復

尤有名與莫槩一日傾九州黃事固可羨循當究厥流
極地得深澤積土為高丘進端起不平是果誰之尤君子
貴謀始責躬重以周藉德較強力明知勢難侔馳馬走峻
坂中間豈容收韁越既莫救豈得兼將浮君不見群雀滿
樹急喧啾隋侯有珠不肯投一鳥死時一珠碎得輕失重
非良籌友之直諒仁可輔藥之瞑眩疾易瘳不知當日誰
與乃父為交游

送姚敬齋

凛凛姚敬齋風節天下奇然焉托君侯君侯賢可知人生
貴得友得友真朋鮮貴善善無遺輔仁仁克推仁善既暨

有受福將自勸我來歌吉祥其詩實其辭一祈仁政蘇民
瘼一祈善政賙民饑豈功傳錦繡表碣千年萬年感激人
心無了時

謝侯壽

律管歲寒深梅花春意早君侯應嘉祥使逸圖傾倒直氣
與家珠孤標能自保藹然仁者心慕悅古之道視民猶視
己重賢如至寶兒孫冀儒習詩書人倫討忠誠戮力輔聖
朝期癘掃貪積有休徵天錫永難老

望劉西山

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烟巒羃翠流迸互吞吐我派

絲門居遨遊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蔦有暮雨佳意豁壓
腥膻緊入誤塵使我背陶淵使我勞癈愈生平鄙吝心一
洗出千古回首慕名人何殊坐囹圄遠役非素懷況有跋
涉苦吟鞭裊春風遲遲如去留芳菲二三月進遊盛梅塢
歸來願無違一觴相對舉
我愛林盧山不處要路津哀馬幾千古絕彼朝市塵我來
成素交灣逍日盡親形骸兩相忘誰主復誰賓充然樂我
饑怡然樓我神朝光連暮色佳意含餘春心境一融會世
味殊未真爽爽草木光熙熙禽鳥馴衆物欣有托吾廬行
亦新詩書詠而歸況有耆德鄰

五言律詩

登東城

步屧上東城秋風晚更清亂雲隨日下荒草過堤平野迥
寬疑佇詩成促後生何當常似此慰我病中情

遊北觀

扶杖古城荒飄然意可傷道宮烟鎖樹晨含雨傾墻補夫
翻疑逅平人郄笑狂長吁空仰首天際正蒼蒼

北門觀漲

雨水添新漲陂湖沒舊痕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村歲事
知前損秋耕未可論誰憐溪外天亦怯深恩

憶賈君王

賈君清介士吾輩鮮能群守志王元伯甘貧范史雲銅臭
書癡讀東郡酒方醺何日尋先約青燈共夜分

病卧

一病連三載孤身萃百憂干戈良未已妻子若為謀生可
陪諸弟歸當老故丘難忘終始義忍死更遲留

不寐

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況青燈外羈愁白髮邊蹉跎
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望霜清月滿天

戲學老杜去蜀

十載他鄉客千山故國賒如何虛度日不肯去還家往事
知難及餘生度可涯願言心益地無用苦傷嗟

別友人

良朋不易得此去後誰群別酒無勞勸濃愁已自醺岡關
花外鳥吟淡日邊雲莫唱陽關微離聲恐更聞

擬贈秀澤

友益愛曹君標孤出世紛壯懷期遠業高誼薄層雲惡亂
求山隱親賢顧德薰我生良有幸歲晚得同群

秋雨思情

秋稼方成實連宵雨未休肯接十日限鄰郡萬民愁天利

逆春見雲占遇中收西南風未起空憶霧光浮

喜秋晴

苦雨傷秋稼朝雲忽放晴碧空雲盡捲滄海日初升夕客
天涯興耕夫隴上情雞豚并社酒處處是歡聲

喜晴

霽色開晴望春風破客顏綠紆東去水青起北來山觀府
方期往共城已夢還芳菲梅鴂盛要醉竹花間

子仁改冠

聰明美劉子秀勇入吾門大省仙家訣真知聖道尊一簪
除舊習千古立深根更願加勤苦詩書日討論

秋寒

秋晴快凝眺高步古城隈雲影水邊去雁行天際來地偏
幽意勝山遠畫屏開

趙氏南莊

曉起北窗涼清歌戲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蕭東
青山小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茅堂

夜雨

古雨變秋聲瀟瀟入夜深亂敲驚葉戰清響雜蛩吟往事
驚[illegible]夢故鄉千里心西風助淒切不管客難任
[illegible]

颯風不禁惱凉氣欲生秋供事都成變離心稍自愁衰黃原上草寂寞水邊丘却憶家山好言歸未有由

五言絶句

別友人

永懷不得遂偃卧惜分陰沁北田園計山東故舊心

九日思親

九日人歡遇雙親我獨思倉皇迷路後哀苦哭兒時

中秋

動是經年隔休教此夕孤玉律秋方半銀蟾影倍清

七言古風

桃溪歸隱圖

溪桃種成事天子已扺行藏兩途擬如今鞍馬困黃塵袖着横披念生理君不見太倉米登天厨金盤對飣如珍珠雖能頃刻得貴重無復繼世生民區果欲歸歸貴遠雲飛時情若翻覆虛名累不當錢寒枉惹閑愁亂心曲果欲歸歸恐晚鏡裏蕭蕭鬢絲短桃花零落幾春風野鶴山依有誰管歸去來莫徘徊瓦盆便擬傾新醅脫冠一笑醉溪石人間萬事俱塵埃

吳行南兩雹韻二首

雲突起凌碧虛怪壯奇態成須臾驚風急雨逬飛雹颯散落千萬球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轟雷車神龍奮怒乃若此不識造化將何如然知嘉禾千淵沒生看積淥横穿窖小民咨嗟復愁嘆謾執俗議尤當逐當途於今誰居杜稷略自知天下無有才足使人羨慕有勢足使人奔趨暇考陰陽論調燮暇紓徵歛矜甿呼今年金繒滿千駄明年好上登封書

青山偃蹇與世疎只將秀色供吾徒知君如我有山癖深探遠討吾不如金燈峯山詩千首掛鏡臺前一盃酒人間萬事盡浮雲故人曾爲相思否雲邊鸞鳳玉鞭鳴跛蹇蹄訶蹙驢生天末碧雲凝遠思夕陽無語下山城

七言律詩

病中雜言 六首

人人都畏死來催我道人生死是歸但使稀陰無隱慝不憂心外有危機得生本自神先宅未死誰知鬼已依此理分明是天命便須相順莫相違

花邊香風入短檐草抽新綠倚柴荊正憂多病作身累還喜幽居見物情花爲可觀遭夭折草因無用得欣榮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

莫怪新貧歷舊貧貧來尤覺此心真自憐孤力膺邦議常欲幽居遠市塵千里烟霞山障晚一竿風月野橋春遥離

寄問鄉間老我去何人顧下鄰

磊落青山萬仞高虛崖絕險駭猿猱從誰得上嵓龕住免我從來俗事勞曉日烟霞明澗壑霽天霏露散林皐休言只好寬凝佇滿地干戈亦可逃

止顧吾兒會讀書不妨貧苦一錢無頭顱有肉元難厚項頸生筋自合粗晴裏乘除皆造化分中操守是良圖年來識盡榮枯理却笑蘇張見趣迂

直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華夷千載亦皆人癡陰冷墮雲間雪和氣幽生地底春此意君教賢會得也甘頹巷樂吾貧

春來秋去客中情轉首光陰十歲經學苦嫌成心下赤愁多消却髮邊青眼前世事着棋局夢裏家山憶畫屏何日歸同林下友笑談書史有真馨

題人葵花韻

蜀葵花色耀深濃偏稱修叢映短叢絳臉有情爭向日錦苞無語細含風舒開九夏天真秀壓倒千年畫史工但恨主人貧且窶不教相對舞杏紅

中秋不月次實生韻

撥去塵機得暫閑秋蟾思比去年看誰知黯黯陰雲合故作凄凄夜色寒好友不來須綠蟻詩人徒想凭欄杆世間萬事難前定何必無心却可歎

秋霖初霽

城外平波遠接天城中流水亦涓涓兩旬叔雨餘三丈一日人心抓十年忽覩濃雲纔空際便添喜色上眉巔憂歎旋逐陰晴改誰自胸中有天全

遊孫氏別墅

聞道阿孫別業新相呼諸子共尋春紅綠㯶莫花初動黃紫輕稍折未勻興況便為生意好風光殊比畫圖真何當對此常無事慰我年來老病身

病中有感

十載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聞病來與死傳消息老去無家遣子孫故里歡遊頻入夢春城飛眺獨消魂如何籍我知音力五畝耕歸泌社村

遊黃華宮

聞道黃華山水好我來一也覺氣增威鏡臺對聳千峯起漲水驚噴萬仞高曉色雲烟生洞府霽天霏露散林皐憑誰早遂締焉計日月登臨不憚勞

七月望日思親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窓夜靜燈前歎蘋圖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生離泰山

燕頷虬鬚畫此恨綿綿未

春雪

王塵如掺滿東風人道天教一兆歲豐麥已埋深郊外盡
都封郊樹頭紅半年枯槁從今潤千里芳菲是處空爲
王孫與農叟憂歡應具兩般同

題武郎中桃溪歸隱四五首

武陵曾有避秦人人世高蹤擬暴真不道當今異前世枉
尋幽隱伴饑民紅芳來比紅衣好綠水爭如綠酒醇管得
一官裨聖政誰能康濟自家身

桃溪將擬武陵溪只恐桃溪隱未宜詩卷久懷天下詠盡
圖今遺俗人窺嚴陵晦迹終垂釣韓伯韜聲假學醫此輩
君侯休羨慕但當匡救主民疾

桃溪風景鬱横披渾似秦人避亂時萬樹春紅羅錦綺一
灣晴碧搽琉璃飲中更聽琴聲雅靜裏初無俗事羈他日
君侯歸此隱肯容閑客日追隨

門外秋韆擺翠烟籬邊雞犬亦閑閑更教烟煖花千樹對
着縈紆水一灣好景已遂摩詰畫他年重約長卿還尋思
此世人心別又愛功名又愛山

果青歸來學隱淪閑中別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春意入
眼朱弦醒醉魂花滿巷風看錦浪水明庭月話黃昏此中

逍遥知多少莫對籬纔取次論

贈賓先生行二首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便
收行李入青雲功名准自英賢立得失防因去就分萬里
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莫厭風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頗推往古明倫學用
沃吾君濟世心甫治看將參長治呻吟亦後化謳吟千年
際會真難得好要先生着意深

謝梁安撫惠田

晚年幽興入幽居擬即諸侯置一區今德久思親慷慨佳

田今許乞膏腴太行西對千峯王淇水東窺萬斛珠幸着
此身於此老領從樂正五人俱

用行南韻

絞羅不肯厭淵深鳥雀還知宿茂林笑我羈孤成蹇蹇于
今衰老獲駸駸困來未易追前事病久猶當屈壯心閑道
西溪田可待安栖從此有佳音

晚步西溪

拉友西溪往步聯西溪佳景麗秋天日回林影蒼烟外風
轉灘聲白鳥前迅走雙輪看磨巧運安獨木小橋偏老年
活計參幽隱須擬回頭置一廛

吳行甫韻

老作民區百歲翁托身終不羨陳宮山田隨分有生業倫德養廣真古風五畝桑麻舍前後兩行花竹路西東幽人自愛幽居好未肯埋身利害中

九日思親

年年九日淚沾衣徃恨傷心未易支兒望母時兒哭母母尋兒處母啼兒兵塵擾擾關河迥風色瀟瀟草木衰回首天涯謾凝淚悲風千里暮雲垂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後諳百畝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烟嵐紛紛世態終休論老作山家亦分甘

李生懇衍侍二首

人生壽夭本難齊補養徒煩一例推醫到明時無百中病方傳處有千岐醫能究轉深求病病解間關巧避醫生死於茲係天命莫將天命責人為

防病須防未病時病臨休恃藥能醫寸瘡消處全身死一息差來五臟危禁害莫如先禁慾存毛未必勝存皮萬般補養終成偽只有操心是要規

答董瑞卿二首

性鈍難開似石堅何當名與古人連少[illegible]地老日歸休幸友賢但想諸兒傳世業豈虞千載繼遺編區區力耦何妨道不是顏家郭外田

蠖劇併起掌中堅積隱堆高與項連涉世更誰如我拙保身從昔慕君賢青山有約期終老白日無功閱舊編慙負新詩未能謝且容竭力趁耕田

和姚先生韻

去去遂遼莫問津未遑惟恐不知真因時用舍固有命與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據險一庵床下樂爲鄰孰輕孰重何須論每想故園桑柘春

呈友人

事愈沉機德愈真歸來豪氣盡崢嶸天占北史（[illegible]）禎祥應學關西山（[illegible]先生）真程義精吾道真如千里重虛名祗笑一毫輕十年談社難相就今日先生合主盟（一作尋思漢社無人管只合先生作主盟）

六氣不用味（反批之見其當明者）

風關酸鹹熱關辛火家甘味不須存濕甘辛水兼鹹味燥用甘鹹亦未關更有寒酸同一理司天司地不應分

七言絕句

偶得

紛紛身事百千般只要教君睹是虛孔外六無心方處枉

將機巧自生難

登天王臺

樓閣荊榛幾變更登臨只見古今情當年勝迹無人問依
舊春風草又生

讀得

克己功夫未肯加責人機見益增多百年擾攘荊榛裏存
得初心有幾何

宿卓水五首

腹餒衣單坐又溫可堪問口話猶文西風更動蕭蕭竹清
徹先生十一分

寒缸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有明一夜客窻眠不穩却
聽山犬吠柴荊

却笑謀生我最迂我思猶恐不能愚紛紛走入荊榛裏誰
肯輕身與茲驅

水有清聲竹有風我來端欲貌塵蒙明朝杖履西城路悵
望家山翠靄中

山水年来滿意看只無幽竹伴幽閒從君領乞龍孫去栽
向西城空隙間

大暑登東城 六首

雲間畏日不肯下天際好風殊未來安得盆傾三尺雨著
天一洗絕塵埃

三丈危城日暮登暑威殊不霽淸陵何時大華高峯上細
酌松陰六月冰

眇眇微軀一指如豈勝炎暑拍寰區當年列子客攀學夜
半因風上碧虛

本期蕭散築幽深豈慮煩蒸復見侵五夜懊憹眠不得幾
乎消絕愛山心

疲癘纏空久不開壟苗枯死旱為災蒼生憂瘵思霖雨誰
似當年傅說才

關鑰胸中本要安覩睞眼底更須看若教處此無深私只
恐當機有至難

樂府

沁園春 東館路中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攘毀
蹟飄零嘗遍塵埃萬對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
西風灑淚魂斷青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載羈棲苦覊
城念拙謀難遂丹心耿耿嘆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
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埋舊明橋邊柳安排青眼待我歸
程

鷓鴣天 夜坐

主塌倦尋夜半風眠羞無睡強朦朧新詩暗琢拳擧束往事都思展轉中　膺起梁棬攀弓須知玉汝是天衷增閣也去隨人乞怎立當年濟世功一作怎得心胷氣中

滿江紅 書懷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勿遽還可慮干戈搖蕩路途囏厄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閙中得便相將妻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但糊食糊口小窓容膝桑梓安排桉老地詩書准備傳家計使蘇張重起論縱横心難易

沁園春 墾田東城

月下唇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喚老妻忙起晨飧供具新炊薺稗醃鹽蔬飽後安排城邊墾斫要占蒼烟十畝居閒說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為農換却為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枝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奢此好胷中一點無歇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滿江紅 別大名親舊

河上徘徊未分袂抵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離別淚苦滴成襟畔濕愁多攏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竹離說　黃卷內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念歲寒交友故山烟月虎道人生歸去好誰知奧事難難得討從今往會幾何時長相憶

曾齋遺書卷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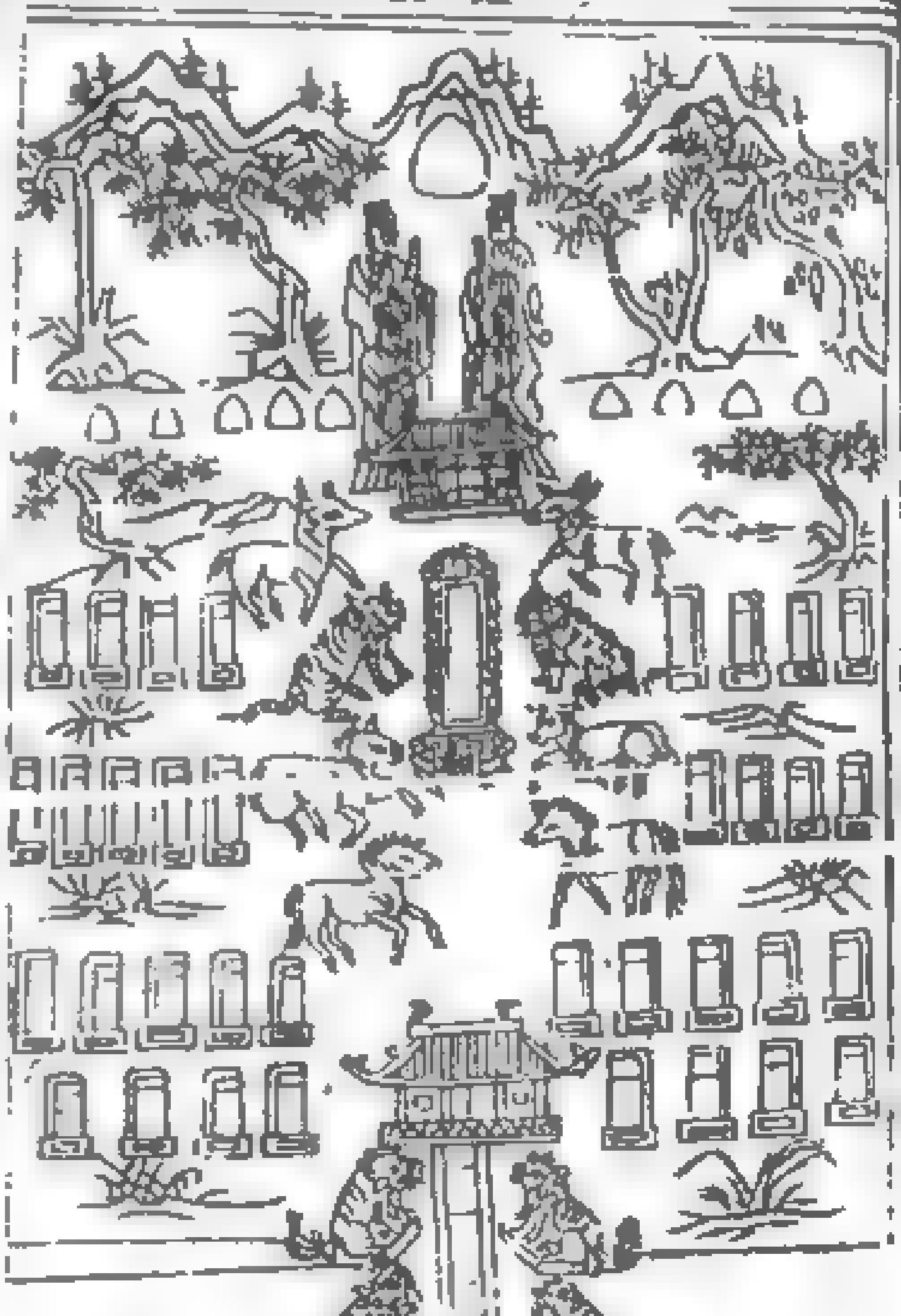
附錄前

像贊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霽月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元翰林學士王磐撰

嗚呼此魯齋先生許公像也蓋願學孔子者公之志美而且大者公之造用夏變夷者公之心而祥雲瑞日則公之貌也當時有言曰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嗚呼此河津夫子不能無歎于懷者與　後學鄠杜王九思贊

聖賢之學帝王之佐生賴匪民業則已大叙此彝倫光我華夏人或以仕不爲之辭吾以爲功不在禹下　後學武功康海拜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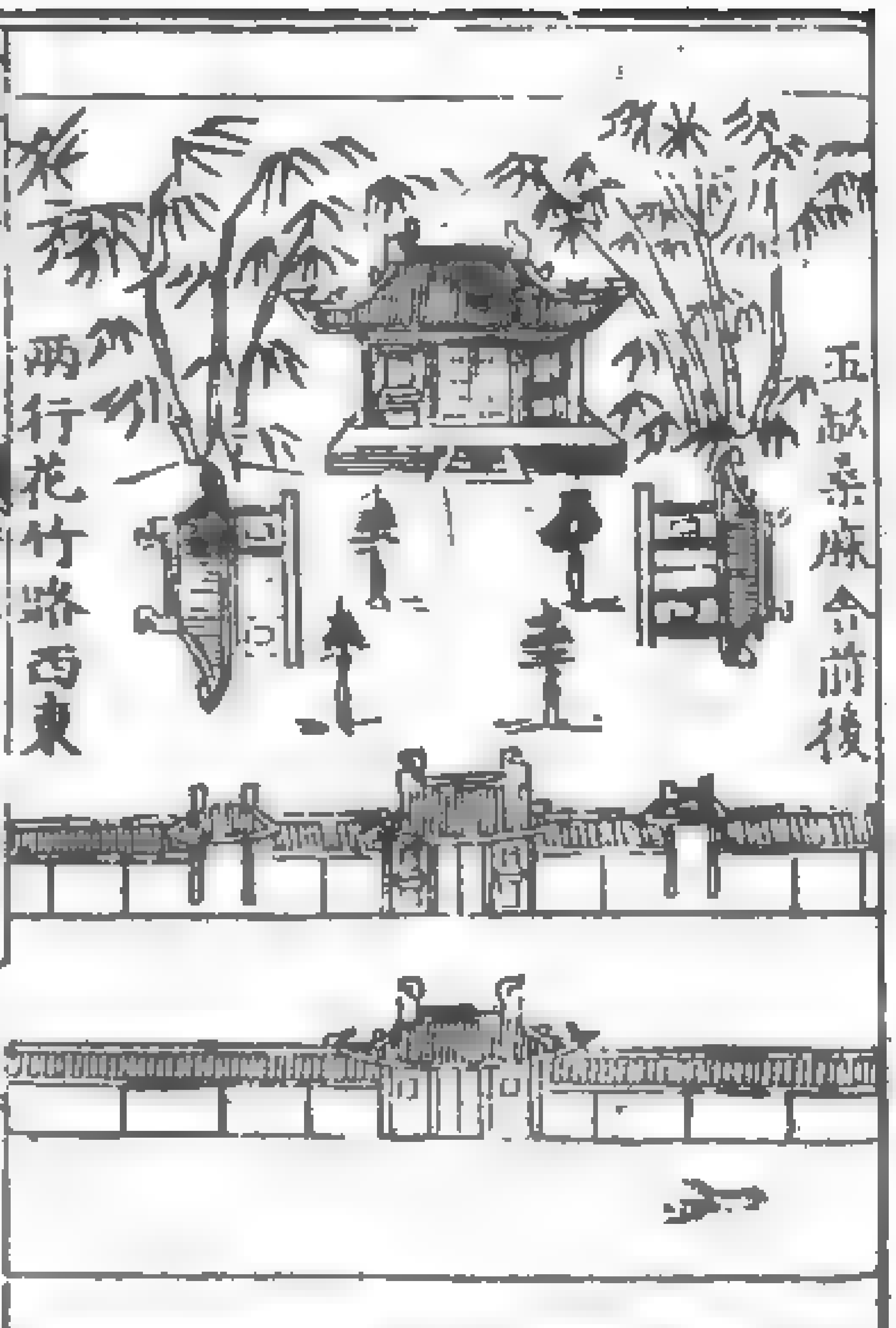


先塋

坐落懷慶府河內縣東北清上鄉李封村去城七十里奉勑修造享堂宰牲房拜殿大門各三間碑十餘座墓田一百三十畝祔葬六十餘塚祭田二十八畝先年被民〻占

正德十一年蒙

欽差巡撫河南兼贊理軍務都御史西蜀李公充嗣清查給還見令裔孫武功縣知縣許[illegible]和等承祀



祠堂

坐落懷慶府城内河内縣學之西建於元皇慶二年達魯花達虎都赤洪武七年懷慶衛指揮紀弘重脩正德八年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楊子器重脩大門三間正祠三間廂房九間餘房十二間編審門子一名責令看守一在河内縣景賢村冢廟三間一在河内縣李封村家廟三間供裔孫武功縣知縣許泰和等奉祀

族譜

以上不知世次裔孫庠生一番纂

師可

師遜

師孚　早卒

師敬

衡

通

圻　早卒

從宸　師可子

紹根

叢

智

鳳

昂

福

寧之後

安

從憲師雄子

宗祖

大今　驢兒

　　　溫兒

黑的

順祖

忠　史漢

　　閑兒

恕　虔兒

　　晉

　　昭之後

從宜師敬第十子之後

宗童早卒

從宜三師敬第三子

述祖無後

侍山　善

　　　理

　　　騎

　　　翊

繼祖　志剛

　　　驥

　　　駿之後

　　　馬

從宗師雄第三子之後

貞

麟志剛長子　材

能

鯉

綸

駰志剛次子　繙

紳之後

紀　缺

銳　鉞　錦　鏞

錠

信　泰康　泰熙

侊之後

騏志剛第三子　偉　泰和　泰熙　泰寧

駿志剛第四子之後

璩　長來

馴志剛第五子　琇

獻　長守

銖 材子 琛 宗誥 一桂
瓜 宗吉
錫 絰子 洪 宗烈 一功 允恒 允遂
鎮 子綸長 仁 應春 一躍
鉞 子綸次 濟 宗大 一斗
錦 子綸四 世守
世官 宗尹

世家 宗参 一操
鏞 子綸五 世禎 宗坤 一鐸
世祥 宗谷 一鑪
宗韓
鑑 子鐥長 世恩 宗伊 一律 允喬
世禮 宗乾
錠 子鐥次 世臣 宗允 覲君 諫君
宗楚
鈇 紐子 世源 宗歐 一德
一顧

泰康 子信長
宗齊 一龍 一管
世光 宗訓 一晳 一芴 灼然 焯然
宗周 一鵾 允淑
宗召 一勇 一成 燥然 爌然
世勛 宗謨 一鷴 一鷴 允執
宗默 一鵲
世功 宗閔 一策 一壽 允洋 允津
宗孔 一管 一蕉 允冲
世詔 宗挪 一簡 一萹 允注 允滂
宗杜 安國
宗陶 富國

世蘇 宗文
宗政
世樑 宗會 一生
世珍 宗洽
泰雍 子信次
世儒 宗冉 一品 允柞
世需 宗泒
宗澤
世宦 宗洪 一芝

世佐 宗亮
世俊 宗曾 忠君 事君
世法 宗達
世道
泰和 子偉長
世教 宗祀 正君
世則
世傑
世佑 宗嗣

一第 允捷
泰熙 子偉次 世寵 宗顏 一甲 允爍
一鮮 允報
宗徽 一鯨 狀行
宗音 一龍 振徽 遷喬
世英 宗國 一省 發徽
泰享 子偉三 一鮫
世芳 宗子

世望 養士 大器
養才 大馨 耀如 裕如
世岡 養浩 大業
養純 大節 有為
世用 養正 大就 有慶
泰來 璋子 養中 有造 有浩
世同 養敷 有栒 有恒
養心 有垣 有年 懷璽
世挺 養深 元璜 亞璜 叔璜
養全
世遇 養志 一康

世選 宗韻
宗端 有譽
世達 宗瑚
泰亨 子 宗拔
世迎 宗緒 有梓
宗續

誌傳

魏國公通

通其先河內人避地河南隱德弗耀贈銀青榮祿大夫大
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娶酈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二

衡 衎

魏國文正公衡 通長子

衡字仲平行一號魯齋金泰和九年己巳丙寅生於新[illegible]
邑中幼有異質[illegible]長嗜學[illegible]以德化人元世祖受封[illegible]
中聞先生名遣使召赴京兆教授世祖登極召先生於[illegible]
改授國子祭酒又授中書左丞屢辭不允言行政事備載

國史至元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易簀不變年七十
有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人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天下識
與不識聞訃慨嘆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四月己酉葬李
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為位會哭墓次而去先生
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
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
其治命葬而無碑先生既沒三十三年為皇慶二年仁宗
詔與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
三年為元統三年順帝命翰林直學士歐陽玄文其神道
之碑遂勅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

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文正公[illegible]
夫人三師可師遜師孚賀氏子一師敬皆追封魏國夫人
[illegible]閨門有禮中饋皆賢輔公甚敬莫非先生薄化之[illegible]
也有魯齋集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于世

衎 通次子

衎行二早卒

魯齋子

文簡公師可 衡長子

師可行一字可臣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illegible]平懷
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公志[illegible]配正

悄求究用有文集貽後配劉氏完顏氏合葬先塋子一從寬

師遜 衡次子

師遜行二字遜卿未仕卒配焦氏合葬先塋子一從憲

師孚 衡第三子

師孚行三早卒

翰林承旨師敬 衡第四子

師敬行四字敬臣由監察御史歷治侍御史吏部尚書中
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翰林學士
承旨知經筵事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光祿大夫明經
務誠學尚節槩肖父風配田氏合葬先塋子三從[illegible]從宣

從宗
曾齋孫
河東憲副從宸 師可子
從宸字希元積官山南僉憲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配朱
氏合葬先塋子一紹祖
歸德知府從憲 師遜子
從憲字希先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歸德知府致仕配
王氏楊氏合葬先塋子二崇祖順祖
太史院經歷從宜 師敬長子
從宜行一字希政仕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翰林國史

院經歷太常禮儀院判配萬氏合葬先塋之後
陝西左丞從宣 師敬次子
從宣行二字希文由太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內臺
御史都水監都水福建按察使工部尚書河南湖廣參政
陝西左丞配趙氏乃蠻氏合葬先塋子四書童述祖得山
繩祖
監察御史從宗 師敬第三子
從宗行三字希曾山童瑯監珍異庫提點歷監察御史工
部侍郎集賢學士終河南按察使配姚氏劉氏合葬先塋
之後

曾齋曾孫
禮部尚書紹祖 從宸子
紹祖字克學由秘書著作郎中書檢校南臺御史雲南省
郎中[illegible]部侍郎甘肅按察使河南濟寧總管
戶部[illegible]侍御史禮部尚書正議大夫配王氏密氏合
葬先塋子二肅鳳
縣尹崇祖 從憲長子
崇祖行一字克[illegible]以蔭授條武主簿轉芮城平陸縣尹配
聞氏合葬先塋子二大舍黑的
大使述祖 從宣次子

述祖行二字克紹以蔭授資成庫大使配湯氏合葬先塋
子一買驢
昭信校尉得山 從宣第三子
得山行三字克仁後名[illegible]前元任樞密院使洪武三年任
慶陽衛百戶歷西安平涼涼州山丹衛洪武二十八年調
甘州中護衛配程氏葬[illegible]蘭山麓子二理善
曾齋玄孫
知縣肅 紹祖長子
肅行一字雲翰由儒士[illegible]至威遠縣知縣配馮氏李氏子
一程

五世孫

知事驤 泰則第三子

驤行三字彥德由貢士任湖廣常德府知事子三信佩佳

六世孫

縣丞綸 驤第二子

綸行二字大本由貢士任直隸武進縣丞子五儀鈞鉞錦緖

審理偉 驤第三子

偉行二字季高由貢士任魯府審理子三泰和泰熙泰宇

七世孫

知縣泰和 偉長子

泰和行一字舜氏由貢士任陝西武功知縣子八世道世教世法世則世俊世傑世佐世佑

檢校泰宇 偉第三子

泰宇行三字舜卿由貢士任江西瑞州府檢校子二世英世芳

八世孫

主簿世禎 綸第三子

世禎行三字汝瑞由貢士任直隸常熟主簿子一宗坤

知縣世道 泰和長子

世道行一字子傳由舉人任山東安丘知縣子[illegible]禮

訓導世教 泰和次子

世教行二字子授由貢士任直隸長垣訓導子一宗祀

知縣世同 泰[illegible]次子

世同行二字子野由貢士任山西嵐縣知縣子二養蒙養悳

九世孫

舉人宗曹 世俊子

宗曹字思約乙酉科舉人子二思君事君

生員俱未載紀

晉齋遺書 卷上

附錄

元勅辭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任相臣思與真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負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堯舜之道不陳斥奸志請於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曆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冑子乃參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為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鄉典用賁玄□為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之謂正既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上期有知服兹無斁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公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一月 日

神道碑 祭酒歐陽玄撰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君河内許先生以天挺之才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世猶一日也術數讖□先生既沒之三十三年為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詞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也□□□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為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有□□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為臣而推世祖之為君則見□□國家之初富真元會合之氣運故著書先生必以道統書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太和九年

乙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疆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抄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任乃東去隱徂徠山遂泰安之東館鎮尋

遂大名稱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
近言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
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内魏人致僕馬不聽
入洛求弟術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内攻虜還自蘇門十餘
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芥取
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不忮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
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志係身教屬言
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
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諸者惜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
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

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惕然思復三代庠
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
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
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
園為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于家既
至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
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所對時相王文
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
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實言亦出於先生文統亦頗
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師竇為太子太傅先生為太子太

保外示尊禮内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
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
坐今能遂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愧制關下
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竇為翰
林侍讀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
内既而上京使押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
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為校以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
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
留之遣謂人曰時流皆欲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
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

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
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語其所不知
不敢強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
恐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慮行上
京咨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
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摹曰中書大要曰
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
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剴其藁世罕得聞有頃
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咨問戊詩其覺繼召與

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馬
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為中書左
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
臣有三宜辭一非勳舊二蔑才德三所學迂恐于聖謨神
算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與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
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
者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剌合孫先
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報
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孛羅為之請上惻然
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

市恩覬覦之漸善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
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
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
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
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迪後學之方踰年諸
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自成之越
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君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
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
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
改曆詔仍舊以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

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賜朋賜杖內殿
生疾少瘳裕皇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
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
宮臣諭曰先生近舊無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
月戊戌卒于私[illegible]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
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啼于塗衆弔于野
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
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
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當遇迅雷起而恭宇凝定不
喪執守其志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

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
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
之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
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為高
則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若
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皆攻取
之略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
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為憾世祖
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
統繫之者當世儒宗識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

故公克緒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講儒請上共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曾爲先生嗚呼曾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比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斷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工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乎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性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宣著性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恭須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内之士非程朱子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戲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為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内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公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封魏國公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公夫人賀氏子先生附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遺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上節槩肖父風女三長適子章儒者蚤逝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夭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改河東憲副延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編修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次從寅太保府長史中書左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童瑚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寓居仁封曩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單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璋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梁城尉張思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秘書著作從宸之婿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于世昔王文忠公嘗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語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

訓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六傳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用爲丞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剏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盖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于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晩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哉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盖自愼焉之功

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于其身之進退則凜然爲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晩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近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非而非斯道之著行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于聖賢之遺經然純然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于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自得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以萬鈞之勢而道不克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愧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玄不拜稽首銘曰世降邃古大樸曰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閔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爲仁肫肫制行愷愷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夕思惟天將啓

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曰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單傳之居軺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遺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實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剛伐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不在宋平官戎[illegible]事[illegible]茲事後食能爲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寵[illegible]國[illegible]其用小學功躋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成[illegible]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時敏悔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

實為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為大與天罔墜世
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
孫皇命作誄詒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
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
于石

行實　祭酒耶律公撰

公名衡字平仲懷慶河内人金大安己巳生于河南新鄭
宮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于衛甲寅京兆宣撫使廉
公奉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五
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祭

酒九月以疾辭歸二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
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
月應召北上六年奉詔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
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
以遷蘇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脩授時曆十五年三
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曆成八月
辭歸十八年二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二年詔與宋儒周程
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先生幼有異稟莊
性端愨與群兒嬉即畫地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
年七八歲受學于鄉師時金末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

工之隙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糊口耳先生凡三易
師爲所授書輙不忘嘗問其師曰誦書欲何為師曰應舉
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
其旨義師辭于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
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為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
卒適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
之終身

元史

許衡字平仲懷之河内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
和九年九月生于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

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
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
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而
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
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
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力
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
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
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
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

朱河洛間從柳成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
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
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為
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
以任之則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
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
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
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
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
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
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
人乃召衡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
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
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
祖即皇帝位召之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
衡樞肇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且竇默
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以樞為太子
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使
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
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
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
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
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
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
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疏不意
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
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
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盡臣言臣雖昏
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
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
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
書大要為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議帝深嘉納之
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
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
其子又有僉樞密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
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
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
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
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

曰出殿門下[illegible]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
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
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
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
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
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
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
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
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

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
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
開蔽相其動靜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
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
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
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
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
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
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士
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

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
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
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
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
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
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
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
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
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
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

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
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
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
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
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
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傅會
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
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
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
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

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教自發十八年衡病革
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
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風
拔木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
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煕煕雖與童子語
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
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
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肯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
折節力行爲名士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
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

相上下蓋十百而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蓋一世少所
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
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
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祀事名魯齋書院衡居魏時
所署齋名也

通鑑

元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衡嘗默言於世祖
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
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振

文綱紀[illegible]爲請至是命衡爲之衡自此學家事悉委其子
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
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
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
涵養之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
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燉等皆驛致
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掖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
令蒙古生習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
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知
識之又教諸生習頻會公宇候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

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儀則令習跪拜揖讓應
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
務多惟肯款開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
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
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讀書中無疑看得有疑
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教數五教在寬則是教
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
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
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
不同殊難以强之也且教人不止[illegible]匡其材又當識其學

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
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
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
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
其化也以是凡為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又言為學
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
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
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
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
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辭而還至懷孟簡絕人事
常居山下課童僕事耕墾衡居家勤于自治公愛兼盡不
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庭嚴夫婦相待如賓凡喪祭一遵
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合有僧德公者年百餘年嘗
請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
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跡自是
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中統書

己酉竇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
帝不懌而罷

辛也詔許衡即其家教懷孟生徒
丙午以許衡為國子祭酒初以衡為太子太傅以不敢當
師傅禮辭不拜故有是命
戊寅詔竇默許衡乘驛至開平

至元書

戊子詔許衡于懷孟
戊申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丙午以國子祭酒許衡為中書左丞
丙子帝御高果後行宮觀劉秉忠許衡等所起朝儀大說
坐酒賜之

乙酉許衡以老疾辭中書機務除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
納還舊俸詔別以新俸給之
壬申將相大臣持以攀罪南發為請釋詔姚樞許衡徒單
公履等問計公履對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之號此其時矣
帝然之
丙戌劉秉忠等上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賓善王恂主國
學庶幾衡之規模不敢廢墜從之
甲戌以大明歷浸差命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歷
以樞密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歷家僅知歷書罕
明歷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詔衡赴京師

世祖問竇默欲求如魏徵者默對曰犯顔諫諍剛毅不屈
則許衡其人也
燕王問王恂元以王恂為太子賓善燕王嘗從容語恂以
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
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至元十五年壬午置太史院王恂掌院事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許衡領焉
庚辰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
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臺于大都像儀圭表皆銅為之
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五

處分置儀表各遣建候官從之
十七年丁亥許衡致仕官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
侍養
十八年三月戊戌許衡卒

考歲畧

先生十餘歲時有道士謁其門請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
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即當神遊八表馳
騁方外者也人間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顴頗暗清節有餘
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
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

人毋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尉氏間徙戍繁追舅氏適典縣吏先生從授吏事嫪擬名
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
旁午代舅氏分辦因見執政方怒舅氏不致見及見先生
應對則以温言撫慰及還嘆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
見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
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世
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為避難計遂令與占者游故
於推步占候之家見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凡三徙就
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欲求古者為治為學之

序探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雖亂離之際人
亦稍稍從學焉
亂後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默号隱以卦術得名累被朝廷
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
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
之類靡不研精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任聞先生苦
學力行因過縣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寢與食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
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
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

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

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然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猶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已為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便有任道之意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避于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月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

庚申上在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

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正深忌雪齋諸公先生素無因緣而無憚也及竇公力排其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竇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寔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春宮以避禍先生獨以為不可曰姑舍其不安於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傅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為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於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竇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於道菴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一

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為己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負去也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讒書至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吊者在門賀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

無寧兩事有偶然含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
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至汝成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
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
滿室墁匠從者皆仆而先生弗動也
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即陳雷霆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月
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聞先生名心恭
之乃就訪於行邸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
右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豈繒綴之可
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

三年春二月召至禮州後山面奉德音實漢卿獨言王以
道當時汝何為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
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
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令君汝無他省中事前雖令汝汝
意猶未愜今而命汝人皆擧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
酌在我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謂汝
年老未為老謂汝年小不為小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
生所學安童尚幼若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
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
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然既叨特

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
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
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間則難行臣入省
之日淺淺見如此未知是否
夏四月自分省召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要
言論尤令善寫以進朕當詳之一曰立國規摹歷論前代
建國北方者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
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
旦驅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時勢甚難非三十
年不能成功者一吾民使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

裁為定制如臣等輩行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
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
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今仕者宜頒俸祿使
可資以為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叙則失職之怨
少紆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銓分
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辭祿可得
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亦
不可緩也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
行與不能行在執政者得人耳其三曰為君難其目曰踐
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為

君難之目歟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
治本立則綱紀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
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
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夫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
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
徒患法令之不行不若法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
勿使征役盡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
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廩實顧非今日比矣自上都東都下
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
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

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
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又多[illegible]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
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達意上已領
悟或誤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至然先生以疾不復
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
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選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
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
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
臺院輔翊之制內外百司職分控制之素各如諸綱條舒

之敘立盡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
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大槩
以為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
大任非所宜猶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
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于陛下聖謨神筭
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
臣若不自度量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上曰此事皆出
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扶出左右扶之
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自
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免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
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設狹閒無他防備或
有橫逆柰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
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
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為不可謂國家事權兵
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
上曰卿慮阿合馬反側耶先生曰此反側之道也古者姦
邪未有不由如此者上以此語語而相相詰先生曰公何
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
何為由其道相後之曰公[illegible]將[illegible]功力爵祿

靜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
得罪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孛羅奏聞聖意惻惻
君其子師可入見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
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
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
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
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蘗而防範之其日
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
舉止望而知其為先生弟子卒皆為世用也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
赴上都議事而請還鄉里上命衆議其去留實齋云先生
出處關時世之汚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
宜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于今三年教尊
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其所以告辭之意言為年老殘疾
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
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常居
山下課僮僕事耕墾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曆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曆

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賜愈隆已每遣必問先生安否
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昏器奏事上命先生起賜坐茶
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醫師可懷孟路總
管以便供給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
脈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於
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
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乎強力疾奠獻如禮既徹家人
餕怡如也既而杖于門曰吾心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
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從此畢竟遂卒嗟夫予未了睹

起林風瑟瑟寒來山月團團照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淨
泄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六
庾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徹而雷霆晦冥大風拔木共
叶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唁於途雖農夫里婦亦嗟
息焉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
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
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並
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於墓者蒲
人王楫年踰六十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故楫
曰吾師也術藝之師猶齋衰之師猶吾猶擢手報之無從

吾將以愧夫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

先生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無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以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廷先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為己任氣質雖寬容誠敬文字言雖切直而無忤也衛士或聚乎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群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書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赧爾及先生諡晉王則曰諡若朝廷賜諡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斯之言矣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亦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訴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斂謝出悔其陷溺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若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蓋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勸小僧輩易若還俗以奉故祖宗之嗣此代不度一人

先生平生尊朱子學不啻饑渴應精示學者一以朱子為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國學事蹟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移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復又奉旨撰七人至是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即今南城之舊樞密院設學

先生自關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

純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姑
人謂咎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曰令家具早
膳午膳以老疾日再不設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
疾嘗忌葷而食蔬三年且以沾者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
可於鴻故日節飲食未嘗散至於飽以為飽則必有補耶
氣也然朝夕雜書略無老人疲倦之意

先生欲以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
凡二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
數而知識之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
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制為文字
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者多少
語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蓋其
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為可法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
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儀憲令習跪拜揖讓進
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
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
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汝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
必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驗人至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驗
人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
能疑問先生喜氣溢乎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
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在乎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則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
然其中節目須寬緩大概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
有可以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
所短千萬不同豈雖以強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累必不
可以一旦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
至而漸進也至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
人當用其所短

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曾中
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
方者王梓韓思永慕都耶律有尚禿安高凝姚燧及其弟
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其
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
俊而獨取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
拙學從他人從否未可知也

先生嘗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窮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猶無餘帛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子多以務農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歲時諸生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來取諸生者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後進非為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魯齋遺書卷十三終

先儒議論

姚氏牧庵語

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終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摳衣其門於在林立盛德之容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文正微時於大名于輝于河內于秦以倡鳴斯道為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訥敏不一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聽徵為成均俄拜左丞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鳴鈸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鈞罪也非周身斷世之道也

耶律氏語

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于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饑渴于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音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懇皆注意而聽之衛士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虞氏邵菴語

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

來不要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國學之置擧許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矣

陳氏剛語

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遡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日公之力也

眉山劉公云

聖朝道學一脉廼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為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

鹿菴贊像云

自關洛大儒倡絕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十年而魯齋先生生焉

薛文清公讀書錄

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

魯齋吾莫測其為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元人有以比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詳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嘗思之盖真知實踐者也

魯齋余誠實仰慕之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聖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許魯齋也

魯齋學徒在當時爲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

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執以爲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言有偏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魯齋力行之意多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爲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揚維禎正統辨

新安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

魯齋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脩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脩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儈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諳悉者進謁之曰特欲者實耳他日頃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爲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微如司馬相公家一僕三十

生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彼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永嘉陳鈞語

曾齋大學要略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于簡

胡居仁語

曾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

彭幸菴書節略

曾齋躬行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為善學孔子至於用夏變夷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貴之守令

學職搜集先生所著曾齋大學並性理大全所取語錄及家譜曾齋遺書併集奉堂下付從學之徒使編校為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汚池月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即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率由躬行惟之為霍滿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庠霍人事如父母既而卒於霍遂留葬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汚池拜其祠詢其世所後曰在霍嘆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語學官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汚池又云汚池門祚衰薄遺書亦為人而散亡矣錄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幸也

古今題詠

薛文清公讀思親詩次韻三首并序

洪熙元年冬十二月余扶先人柩至鼎懷宣德元年春正月啓先母窆合祔于汾陰先塋既卒事因檢元音讀至曾齋先生七月望日思親詩乃悽然有感潸然淚下遂次其韻得詩三首因書先生詩于前以見先賢誠孝之心溢于言表雖百載之下讀之猶足使人興起復書予詩于后以見予不仁不孝不能竭力于始終視前賢大節有愧云

觸目家山總是思思親况遇早春時日長每聽詩書訓風煖頻隨杖屨娛百載韶華成荏苒終天涕淚感睽離自緣孤子無誠孝不見人生有盛衰

風光滿目動哀思春草春花似舊時堂閣已成終古恨斑斕不復往時娛中宵祗解追前夢隔歲猶如在遠離卻意高堂覺明鏡曾將華髮嘆年衰

彷彿音容彷彿思未冠出入憶當時成人未返林烏哺稚子曾騎竹馬娛椿老萱房風樹撼草荒春塚雨離離固知罔極恩難報只恐終天孝意衰

又題曾齋書院詩

南北風塵洞洞中天開人傑產英雄幾年力學尊尼父萬里心傳得晦翁自信與王為大道豈知代國是元功當年

歸老情何切爲愛西山萬卷本

西蜀吳伯通詩

考亭既沒斯文絕枝葉空繁本實違心法異時能自得特

表章八代更誰專孰獨悵先生晚生徒蒼維聖已講一期

遺容髣髴肖像留祠外動鳴鶴

曾讀遺書得我師今聽道像拜靈祠當時有志從先覺

世擬心是要規三聘已動伊莘起萬鍾難富孟軻辭太行

滴沇源如昔俯仰山河不盡思

膠東鄧中和詩

昔讀遺書今謁祠中州文獻係於斯仕非爲祿存於道

在屠龍能致美王贊金聲元氣會太山喬嶽國人師晚生

遊宦先生里春秋源流半淑私

會□王□詩

昔年抱道仕元家眾底綱常亂如麻筆鉅重興伊洛水儒

林再放杏壇花把陪先聖功勳稱首冏穹岈巖月綜拜羅

荒墳四首更秋容暮潦夕陽斜

鄧清華廷俊詩

道在乾坤若水流斷爲後續仍前休一從伊洛相承後賴

有先生世救謀

西蜀吟宗元詩

乾坤已換宋山川關洛流傳正傳不有先生挑墜子中

原文物竟腥膻

後學陶淦詩

中原鼎沸是何時白鹿淵源自得師聘拜遺容聊慰想金

書曾讀未能知

會稽胡謚題

宋都中州出二程國運道運方並興孰知道南國亦改宋

者尚顯斯地實惟先生起元世躬耕太行甘自晦平生

不讀非聖書遺編此得思有繼布衣聘對入中書爲立

國陳規模庶幾學校本二典直欲斯世躋唐虞經綸大拜

師大學世曹時甚遵矩約襍今古人數摩方小大推明極

昭灼既歸復召命安車進退從容與道俱鄒孟爲鄉不受

祿昌黎原道還成書歷朝崇報隆無替特許廟廷班從祀

宋儒濟濟元家寡況復二程鄉後輩古來國祚凡幾更吾

道統系長相承乃知中州侶東魯名附後生多擬生新詞

屹立像庠側謁者函香行者式淵源心學竟誰傳三復遺

書空嘆息

清江彭綱題

魯齋許先生為元一代大儒遭逢世祖致身通顯而其成

己成物用夏變夷之功自有不可泯者或者訾其失身元

議非公論夫之失中原金也非元也元取之原於金非
取之宋也先生之生元興已四世宋之失中原且數十
年生為元民仕為元臣亦事之宜者况當人君以夷狄得
天下一時臣士皆騎射之餘其勇悍之氣好殺之心功利
苟且之俗加被天下天下之人駸駸然將變于夷不復知
有中國帝王聖賢之道先生生為之民亦烏得不乘時起
而變之哉微先生以斯人之禍尚未可知或者之論豈致
嚴于夷夏之分而失之矯者嗚呼元之為元亦烏得而故
黜之哉如或人之論則西山之薇殆亦非先生所當食者
河內舊有祠堂拜謁之餘因題此詩并系數語以白先生

之道云
宋舟既南渡中原遂崩離左衽亂鄒魯野祀陳邊伊胡運
屬氏興王綱日以墜兵家翕其燄儒釋雜應持夫子生斯
際特欲有所為窮年考百氏寸心交辟疑晚得程朱論曰
固當有斯粹然一於正獨秉吾道麾或者詆夫子致身非
其時詰非至公論何以後世吾元人制六合率土皆臣之
我生當隸籍我仕亦何疵已詔已成物寧知夏變夷是時
微夫子吾道未可知河水深徑海太行當天支再拜仰前
哲好風吹高祠

晉珙題祠

地靈鍾英傑先生何許界傳道泝濂洛佐世際虞唐悠悠
千載下遺廟嘗曾傍斷碑不可拭令人三感傷

劉經又題祠

先生鍾靈秀德盛道亦尊上承鄒魯緒下泝伊洛源窮居
既清苦輪相陳經綸悠悠芹泮地祠宇重見新

王韋思賢亭詞

我所思兮山之廬來自河內兮其徂百年綱常幾淪胥煦
煦善迪仍諄諄思之不見欲何如

張邦敎又詞

我思許魯齋俯仰其足樂紫陽道益尊多士歸矩矱

蜀州吳節告安神位文

道續考亭文傳正脈羽翼當代宣憲後學節秉識藩省旬
宣懷瞻拜謁祠下睹遺容而缺神主此心憮然爰擇虔忱
以祠作用卜吉辰以妥位伏希先生有神尚默相斯文於
永久也謹告

唐山李天秩祭文

孔顏正脉斯文之宗用夏變夷千古人龍昔遡闕於載史
今幸面其遺容雖隔時世自覺感通式陳明薦聊表微忱

廬陵陳鳳梧祭文

濂洛絕響學幾失傳虞唐之間哲人生焉維山大行維川

濟武靈秀所鍾中立不倚出耕於野入典成均倡明正學
仁義是陳河北諸生咸知向道繼往開來先生之教曉姑
故鄉有墳有祠瞻望弗及高山仰之遑薦蘋蘩維以將敬
吾道日微俾也適正謹告

後學宋濂祭文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叠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
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涓張皇幽眇蠶析毫絲如皐陶淑
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閫域遂升堂基
橫經胄監衿佩鏘鏘如桂其人私淑其天彝付其偏岐挽其
九疇德成財達昭用於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

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玉田張儒文

先生之容屹然華岳峯峦先生之氣爛然斗正芒寒論其
道遠接乎孔曾思孟之統推其學適衍乎周程張朱之瀾
柰何生乎曆數之閏界遭閻氣之完人皆謂先生宜龍德
而隱不宜致清朝爲上國之觀吾獨知先生非貪位非恭
祿非戀戀於官但欲相此以用夏變夷復隆古禮樂衣冠是
以不泥乎經能通乎變雖屢崇階而行捨其端使伯夷處
此必甘晦首陽之微而弗安吾想先生負伊之任學孔之
時與孟之志在牧民或者其一般今也讀其遺書終其遺

儀容緬想先生當時處世之難

門人許約題從祀告文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
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
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物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
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
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
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
無聞迨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

扶泰山已椎之巔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
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
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
是證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
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
乎理始終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氷壺瑩然表裏
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庶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
唐虞之聖事必探乎成效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
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乎無論其近也不離日用叙天
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槪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

事者欲名言而奚暨耶蓋嘗思之以百年發道德之身乎
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曆
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嘉謨不少衰爲學
孜孜老而後已至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
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曷克爾耶
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
欲加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
猶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
天地並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掖諄至啓發蒙欲不逮
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既耶

新鄭祠堂記

新鄭縣西山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文正
公所生之地也先生世家河內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
先生生於里中金大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
事具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之往來與秀民之向學者
或嗟嘆以爲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即夫子宮墻東
隙地營房三間作先生像于中以時致祀既而求記于河
內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記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
祠又二年再至祠成久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
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

學小生之贅贅而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顧祠宇
久廢之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文使允
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允然有得而退其有補于天
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于承祀云

思親亭記

門人白棟題

共城西北五里有山曰蘇門山之下有泉曰百泉萬脈珠
湧縈淨澄澈流而不濁即詩所謂泉水也近可以溉秔稻
轉磑碓於本境遠可以漕糧餉濟商旅於海門其旁則脩
竹茂密翠如琅玕其中則蓮芰芬芳爛若雲錦岸花秀發
四時畫圖林鳥和鳴竟日佳唱道山所謂煙景獨賞蘇門

多者即此地也泉之上有祠祠之神以王封曰洪濟威惠
王像而祭之以祀此水祠之上有孫登嘯臺康節安樂窩
蓋名賢嘉遯之所昔人愛其景物至有身雖未到夢寐已
嘗於茲預爲他日倘佯之計每春末夏交四方以香火奉
至太行之麓者今之富貴利達位至宰執三公往往置別
王祠因而遊賞以醉歸者蓋千萬計實河朔之麗境中土
之奇觀也魯齋先生之寓是邑也時與門弟子一至泉上
吟風詠月悠然而歸家無儋石之儲心有天地之春雖曾
點之風乎舞雩明道之過乎前川樂不踰是固異乎衆人
之觀矣其後去而爲衛君爲祭酒爲宰相然學士清風滿

館閣英才遍天下致政而歸重懷又嘗一過焉先生沒後四年其子嘉議許侯尹衛而是州乃衛之屬故得以公事時至祠下而於其先大人游息之所每致思焉思其親至其處其處在其親亡蓋必有㦖然於中潸然於外有不能自已者乃於祠後山巔聚遠亭之下特搆一亭扁曰思親以致意焉嗚呼侯之思親可謂切矣吾意侯之思親不止於是侯將為善思貽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羞辱必不果讀詩禮則必思其過庭之訓履霜露則必思其罔極之思以至事上之思忠臨民之思敬居處之思莊交友之思信蓋無時無地不用其思非至是而方思為標以衛於人也亭既成矣俾後之遊斯地登斯亭觀斯名聞斯義者皆有感於其心其親在則恐念已不至於流蕩而忘返其親沒則亦觀感而化惻然而興懷是侯不獨思其親使人亦思其親非止一人思其親使人人皆思其親人人皆思其親風俗厚而教化行推之天下可運之掌於為衛乎何有不然則徒為觀覽之具遊賞之資而已是豈侯之心哉雖然侯之親我之師也生與子之分雖殊而師與親之義惟等先生平日所以教我者莫非至道我之所以不為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者皆其力也自先生沒後鄙吝復萌舉世求一人彷彿近似者以發舒之竟不可得則我之思為何如哉況棟自去歲改任燕南不再過衛而吾父棄養亦權廢於是州之側所謂思親亭者雖未嘗一到而改火之間蓋屢望焉既以思吾親又以思吾師是吾之思雖不因亭而發亦因亭以深之也舊侯請記本末遂書以告來者

郡人何瑭題河內祠堂記

元魯齋許文正公祠在河內縣儒學西蓋元時所剏以祀公者也迭毀迭脩有碑可考正德七年河南布政使意谿楊公以白金二十七兩屬懷慶府知府曲沃趙公鐸脩公祠宇趙公祗奉德意市材木瓴甋之屬既備廼鳩工匠廼徵役役正殿覆瓦脫落者補之丹艧浸漶者鮮之又於殿左建書房四楹殿前建東西廡各四楹結始于正德七年冬至八年春落成未幾楊公以疾卒於位趙公亦致仕歸故未有記正德丙子巡撫河南都御史四川李公表章先賢命有司伐石樹碑于文正公之祠公七世孫儒學廩膳生許泰和等因念楊公趙公脩建祠宇雅意不可泯沒廼屬瑭為記將並刻于石以示後人竊惟文正公道德功業萬世尊仰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至矣茲無以贊為也獨近世儒者謂公華人也廼臣于元非春秋內夏外夷之義有害名教縉紳之士間有惑於其說者瑭嘗著論辯之大略以為中夏夷狄之名不係其地與其類惟其道而已矣故

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無容心焉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公劉古公之傳皆生於戎狄後世稱聖賢焉豈問其地與其類哉元之君雖未可與古聖賢並論然敬天勤民用賢圖治蓋亦駸駸乎中國之道矣夷狄之俗以攻伐殺戮為賢其為生民之害大矣苟有可以轉移其俗使生民不至于魚肉糜爛者仁人君子尚當盡心焉況元主知尊禮公而以行道濟時望之公亦安忍猶以夷狄外之固執而不仕哉且作春秋以訓萬世者非孔子乎春秋所外之夷莫大於楚楚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使不沮于子西孔子固將為楚之臣

矣孔子魯人也尚可臣楚公元人也迺不可臣元歟然則謂公之臣元有害名教者妄矣或有謂公雖臣元亦不能盡變其夷狄之俗似無所補者竊以為不然大寒不能驟變而為大暑大暑亦不能驟變而為大寒故冬之後必有春迺至于夏夏之後必有秋迺至于冬天道尚不能驟變而況於人乎昔孔子謂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齊中國也胡不一變而至于道哉勢不可也元習于夷狄之俗久矣公疎遠之臣也乃欲以一朝相遇之言盡變其累世積染之俗豈易能哉以是疵公公固無愧矣由是而觀則公之臣元無不可者今觀楊公趙公脩祠于先李公衮垂于後則公之道德功業為世尊仰者固不以儒者之論而損然縉紳之士惑于其說者不盡無也故愚因記重脩公祠事而附見鄙論以解縉紳之惑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脩撰　經筵講官郡人何瑭撰

前人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許文正公元大儒也泝其淵源所自實上接考亭之統究其利澤及人則實有用夏變夷之功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詳矣公祠凡三一在河内縣儒學之側一在縣東北李封村公墳墓子孫在焉一在景賢村公別墅也景賢村故有祀田二十八畝後為鄉民所有公子孫訴於官則曰汝先

世嘗鬻於我有券契存焉歲遠人亡真偽無所考証官府亦直得其田歸之民正德丙子巡撫河南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檄下有司表章先賢祠墓傾頹者脩葺之祀田侵沒者理出之公七世孫儒學生泰和乃具公祀田始末以告李公慨然曰公道德功業師表天下後世宜世世祀祀田淑置不為過況故有乎特念其田久為民所有一旦奪之恐民不堪乃議贖取之於是分巡僉事東吳韓公命懷慶府知府鄭城周公舉河内縣知縣平涼高傑出庫藏官銀二十兩盡召田主歸其直收其券契取其田畀許氏子孫泰和輩使世守焉以奉公祀明年分守叅政金臺楊公志

學王公震莆田陳公琳少參東吳宋公冕兵備分巡按察司僉憲金臺王公鎧韓公廉麻城汪公正閬中范公嵩議以斯舉也見君子尊賢之禮焉又見愛民之仁焉又見處事之義焉不可以無述斯田也今雖歸許氏矣安知他日不復為鄉民所有子孫不復鬻之於人也不可以無戒乃命有司紀之于石以示久遠於是知縣高侯傑乃來徵言予竊惟文正公道德功業昭然在天下後世祀田之有無似無大損益而事體所在則以不可書者春秋成公初年書取汶陽田傳者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汶陽魯田也見侵於齊魯不請命於天子以正疆界乃假晉兵力以取之

與得非其有者同故書之以示譏竊以為晉主夏盟固代天子行事矣諸侯有強凌弱衆暴寡如齊之於魯者蓋其所宜治也征齊之罪而返魯之侵地無可議者可以取則取豈可例以為得非其有哉所可議者他日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耳巡撫公復文正公之祀田宜與晉返魯汶陽田為比而上全崇奉先賢之意下不徒奪民之有權不失正蓋有昔人之所未及者守巡暨郡守縣侯祗奉德意協贊有成皆不可不書抑予此有感焉鄭以祊易許田於魯春秋書之君子曰於此見鄭與魯有無親之心蓋譏其祖之分地擅與人相易也矧以田易田尚復譏於春秋則舉先祖之地而輕以畀人者又當何如也噫文正公之子孫尚念哉

又表彰文正公碑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李公奉　命巡撫河南誕敷文教欽風勵諸士子以聖賢之道乃亟求儒先而表彰之肆惟河內魯齋許文正公學有淵源實上接考亭之統爰命有司樹碑石以頌其德葺遺書以闡其道復祭田以奉其祀建坊牌以表其里縣尹平涼高侯祗奉德意惟謹既竣事復建坊於公祠大門之外設重門於內廟制益邃以嚴公七世孫泰和等過來乞言以紀成績竊惟文正公道德

之休光李公高侯表彰之雅意蓋有不待贊者予於此獨有感焉聖賢之道雖本於性命之微而實見於綱常之著雖極於彌綸參贊之功而亦不遺乎洒掃進退之節本末兼該巨細畢舉蓋切於民生日用而非杳冥昏默之謂也至入道之方則必先之以小學以立其基本繼之以大學以收其成功又有不可躐等而進者孔孟既沒道學失傳有宋諸儒繼出而考亭朱夫子實集其全既章句大學一書復蒐葺小學一編其示士子以入道之方可謂明且切矣魯齋幼而讀書即有志於聖賢之道後得考亭小學四書乃盡棄故習一從事於其間故立身行己立朝事君

云以朱子爲依歸學以躬行爲急而不徒事
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爲先而不徒極乎性命之奧
所得者蓋純乎正而不可加矣近世之上有志乎聖賢
之道者往往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至於修齊治平之方義
利取舍之分則多忽而不省夫著述以明道聖賢不廢然
非所急也性與天道夫子罕言而四教之施必以文行忠
信則其所先者可知矣周子有言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
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或問程子何不以太
極圖示人曰恐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然則刻意著述留
心性命而忽於躬行致用之實者不幾於陋而敝乎予病

此久矣而未能救也巡撫公縣侯表彰魯齋許文正公之
雅意其有在乎此乎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可以省矣

又題魯齋全書敘

魯齋許文正公元大儒也其道德功業天下固已景仰而
佩服之矣獨其遺書散落久未萃其全正德丙子
欽差巡撫河南地方右副都御史西蜀梧山李公檄下有
司令表章先賢戊寅
欽差總制軍務太子少保關中李康彭公致仕過河南而
慕之因以蒐集魯齋全書相託巡撫公乃以命河內縣尹
平凉高侯傑始屬魯齋七世孫婿四川按察司副使郝先
生亞卿未竟而亞卿卒乃屬縣儒學教諭宰先生及後學
成書乃屬瑭校正謹為序其顛末以見魯齋全書之集出
於二公之意云爾至魯齋之格言至論所以啓迪來哲垂
訓後世者則讀者當自得之不待贅也
正德戊寅秋八月六日鄉後學何瑭敘

眉山楊學文撰魯齋遺書序

嘗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故生儒傑之才以輔英明之主
況之事業發爲文華實關世運夫豈庸庸碌碌剪裁章句
所可同日語皇元泰宇肇開群英興翔一時麟鳳同贊襄
惟魯齋許公以布衣儒生上結主知於是盡其所學吐露

忠赤作爲奏議五篇規模宏遠言辭正直條陳利害展布
經綸肯綮中節如庖丁之於刀音奏和諧如稽阮之於琴
矢不虛發如由基之於方武馳驅如駟馬駕車王良造父
爲之後先也使人讀之金聲玉振尚可想見中齋蘇公來
牧安成既以先生大學撮要錄梓暇日復出遺稿爲天下
公器將廣其傳使寰海內之民欣覩聖朝文物之盛其於
後世脩齊治平之道豈小補哉大德九年十月朔眉山後
學楊學文拜手書

嘉禾倪顒又撰遺書序

元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覃懷人也其道德文章止則貫[illegible]之

至矣先生有道書六卷梓傳於世其板在陝西學宮邇來不復印行想多脫落成化辛卯顒承乏來守是郡即拜謁於先生祠下既而訪求遺書先生六世孫邑庠生綸出示是書寫本而字多訛舛又訪於致仕西安府同知河內王君濟安構得其刻本適鳳翔府學致仕教授脩武韓君俊在家遂托其校正俾寫刻二本參互考訂於其間書頗可觀又幸遇巡撫都堂楊公提學憲副陳公作興中州文教顒遂謀諸同寅命工鋟梓以廣其傳焉成化甲午夏四月吉日懷慶府知府後學嘉禾倪顒頓首謹識

常德周鑑撰許氏族譜序

譜所以明氏族別來緒俾昭穆相承厥緒有序其有關於風化而切世教者也孝子順孫之尊祖敬宗篤厚倫誼者孰有重於此哉河南河內許氏本太嶽之後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其嗣而世遠族殺後罹兵燹漸至不可相攷者至前元曰通者隱德弗耀鄉稱善人有子二長曰衡仕元累官至左丞以道學名天下謚文正公尤其卓異也自是曰子曰孫隱顯相繼具載于譜何其盛也今翔庠常德府知事許君驥者實文正公五世孫也出替黃堂恪守家法廉介自持始終不渝茲而告老歸省遂以牒譜屬鑑序之深意其意不獲有辭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其所以忘其本乎故凡同是譜者上以知本源之所自下以明派系之所傳益遠而益明益久而不紊如此而謂譜之作無益於人不可也若夫子子孫孫者觀於是譜昭乃祖之勳庸仰位望之崇祖嘗慨然感發思趾其美相與昭緒於無窮則譜之傳歷久而有光也然則驥於今日惓惓然於斯者所以思夫水木本源之義爲何如哉故程子有云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正此之謂也故書以序之成化五年歲在己丑秋七月朔常德府儒學教授周鑑序

門人郝綰大學要略序

吾鄉許文正公魯齋先生身任斯道接濂洛關閩之傳其嘉言善行遺書所收皆是也少師謝事鄉居宮保韋菴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裁集彙爲全書以傳未能也是編乃先生直書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實人所易曉天台克菴陳公督學吾中州嘗表章之以訓吾多士綰幸私淑而與有聞者故先刊諸梓與吾同志者共之或者疵先生不當仕元於茲是之借公山佛肸之叛孔子尚欲往況生其地而爲之民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之救則心亦何能忍而身亦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絕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爽考或者之行其是其非必有能

道進以道退固寵須利之計未嘗有[illegible]
非哉是安得謂之惑也故因余[illegible]

丙午正月戊辰

皇明宗室鄭王識

魯齋遺書卷十四終

靜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

（元）劉因撰

元至順元年宗文堂刻本

靜修集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劉因撰。因有四書集義精要。已著錄。其早歲詩文。才情馳騁。既乃自訂丁亥詩集五卷。盡取他文焚之。卒後門人故友裒其散棄。得樵菴詞集一卷。遺文六卷。拾遺七卷。最後楊俊民又得續集二卷。捃拾殘賸。一字不遺。其中當必有因所自焚者。一例編輯。未必因本意也。後房山賈彝復增入附錄二卷。合成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即今所傳之本。其文遒健排奡。迥在許衡之上。而醇正乃不減於衡。張綸林泉隨筆曰。劉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溯盛唐。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雍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桐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文士之筆氣象不侔。今考其論詩有曰。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復強。歐蘇黃其至者也云云。所見深悉源流。故其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闖然升作者之堂。講學諸儒未有能及之者。王士禎作古詩選。於詩家流別品錄頗嚴。而七言詩中。獨錄其歌行爲一家。可云豪傑之士。非門戶所能限制者矣。

據抱經樓舊藏元至順本補

劉君夢吉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春秋纔四十有二縉紳惜之門生裒集詩文得數百篇右轄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鋟木傳寫僕為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母憂衰絰中留連顧樓為半日留顧訝君形體癯瘁須髮頒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遂成永訣其悵惘為何如也若夫君之辭章閎婉冲澹清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序為姑述梗概如此君諱因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平李謙序

靜修先生文集目録

士禮居藏

卷之一

辭

白雲二章

五言古詩

韓魏公祠　仙臺
黃金臺　經古城
馮瀛王吟詩臺　張燕公讀書堂
龍潭　名飲山亭
西山　池上
勸飲　女蘿生松枝
有大如天地　孤雲
雜著紀鮨句　夜起書事丁丑五月十八日
偶書　游天城
游源泉　會飲山中
玉溪精廬　隱仙谷
游雲水菴　題歲寒亭
泛舟西溪　喜雨[illegible]
雪花酒分韻得字　種松
詠梅　白蓮
玉簪　瓊花圖
八月十七日望　白馬篇
翟節婦詩并序

卷之二

五言古詩

郭翁詩并序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九日登洪崖 有道士居此數十年矣
游龍宮 獨酌
寄宋生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福飲北溪 分韻得字
雨霽 寓意
有懷 行家園桑畦
種芋 登西泉巷
秋晚登西山
沙海二詠 飛泉亭
凝霞巖 六華峯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寓意二首
書堂谷安坐

吳山夜雪圖 重游北溪 分韻得雁字
燕歌行 月下獨酌
代宋使答淵明 四皓二首
發光 答樂天問 三首
李伯堅宣慰荊南 并序 幽會
送劉校書回 李從事北上
送郝仲常游北嶽 植楮
學東坡小園五詠
枸杞 地黃
甘菊 薯蕷
黃精

卷之三 和陶

和九日閑居 和歸田園居 五首
和乞食 和連雨獨飲
和移居 二首 和還舊居
和九月九日 和飲酒 二十首
和有會而作 并序 和擬古 九首
和雜詩 十一首 和詠貧士 七首
和詠二疏 和詠三良
和詠荊軻 和讀山海經 十三首

卷之四 七言古詩

桃源行 明妃曲
癡翁行 武當野老歌
感秋 不見古人之不可見也 飲後

西山 登荊軻山
薛稷雙鶴 幼安濯足圖
宋摘圖 歸去來圖
雪翠軒 山中
飲山亭雨後 巫山圖
李賀醉吟 後賦赤壁圖
陳氏莊 采石圖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宋理宗書宮扇 并序
續十二辰詩 渡白溝
登鎮州龍興寺閣 過易州登西樓
病醫劉茂之詩卷
乙亥十月往平定弃外舅郭判官喪早發土門
宿故關書所見 范寬雪山

荆南送橋　食筍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卷之五

七言古詩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飲仲誠㮚飄　煕明殿古墨宋徽宗
元章論書帖　霸陵圖
友人送枳朮丸　送徐生還鄂并序
明河秋夕圖　趙生水墨虎
美人
仲誠家藏張萼公石女剪製香奩絕巧持以求
子詩　金太子允恭墨竹
阿寅百晬　益吾王翁畫像并序
張元帥寶刀　山行見馬耳峯
雪浪石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王磬
明遠堂賞蓮醉賦
緝熈殿硯宋理宗　宋徽宗賜周淮人馬圖
雪翠軒觀太寧火　南溪行
煙霞觀雲巢松　白鷹行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卷之六

雜言

觀雷溪　游郎山
挂書牛角圖　浙江潮圖
清江曲　先天漆硯詩并序
示孫諧　半山
宿田家

卷之七

五言律詩

除夕　晚上易臺
登武陽　鄉郡南樓懷古
蒲城道中　夏夜
重游源泉　張氏別墅
書堂旅夜三首　生日
虞帝廟二首　奇村道中
城南　有客
早行　白菊
水亭夏日　野興二首
秋望　雜詩
早發滱上　偶書
重渡滹沱　恒山樓
登鎮州陽和門　辛巳中秋旅亭獨坐
文章　一身
周郎　上塚
送東海相士　寄呇祖丈
贈答徐生　憶金坡道院
過唐水望堯山　哭張之傑
宋道人八十詩　哀郭勸農
寒夜　聞賈氏名方
感范女　鄉人王母九十

哀徐生　眼醫詩卷
褚母節孝詩卷　寄彥通
頤齋張先生挽卷（與先奉直府君同在金太學）
山中憶故人　何太夫人壽 二首
送尹宰　夢採松脂及甘菊
鷓鴣　過奉先
種杞　移甘菊
採野芑　食苽白
秋日　張監院過
酒令　觀樂爐自戕 二首
旅夜　送友生
名醫張國綱挽卷　送成判官
虞學士按察江東　郭判官按察廣右

楊子忠總管福州　登保春市閣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劉仲文挽章 并序　端尊宋秘監索賦
寄子東太守　示張源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　嘉甫從 親王鎮懷孟

卷之八　七言律詩

春陰　秋日有感
多病　日午
偶成　湖上
十月朔乘昏後登古城有感
道士孫伯英故居 并序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illegible]
登雄州城樓　夢先隴

宿玉泉村（先叔父嘗卜隱于此）　外家西園李花
入山　晚眺
山中月夕　惡鳥
五月二十三日登樓　曉出西塘
良辰　南樓
野亭會飲 二首　淺酌
夢鎮州潭園（先父舊隱）　過鎮州
井陘淮陰侯廟 二首　讀漢高帝紀
易臺　秋夕大風有感
盆池　水燈
方鏡　西窗
有懷　記夢 并序
捲簾　偶作

高亭　放歌
自適　老岸
世上　幾葉
萬古　老大
山石　人生
夏日即事　冬日
午窓　馮酒
平昔　冬日
次人韻　中秋
人情　次韻答張夢符侍郎

卷之九　七言律詩

有客　雨夜

現前
上塚
挑花菊
夏日幽居二首
夏日飲山亭
午睡
新晴
醉梨
送人官浙西
九日客至
贈趙丈八十詩 佛肩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皇極道菴
寄張之傑
黃精地黃合釀名以地仙酒
張氏西園
席上分賦二杯二首
除夕
示彩麟
薔薇酒
秋郊
賈氏溪堂
送董巨濟尋親

望易京
七月九日往雄州
水門菴
答或者以所註孫子見示二首
避暑玉溪山
溪光亭看雨
鄉先生漢韓太傅墓
飲江漢白
對菊
玉柱雙清香
玉乳峯
西湖
溪光亭小憩
積雨
秋夜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過徐橋
憫旱
過東安趙宋先塋
宿龍宮
洪元宮 明日擬到天城
秋夜
哭王之才編修

張仲賢宣慰淮東過予山中臨別贈詩
白海青
城樓待雨
憩謁山寺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武陽故臺
次韻答范陽郭生
登武遂北城

卷之十

七言律詩

定興文廟杏後花其尹求詩 縣君集篇 君拔谿
寄彥通
訾相士詩卷
癸酉大雨次人韻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寄
次韻答王之才
付阿山誦
水北道館
與客會飲野亭
最坐
野興
郭太守提舉松江
新秋
放歌
雙清堂遺址
反垂柳短吟
玉簪
爆栗
示有寄
宿鄉僧致公房
哭申也
秋霽
贈韓道人
海南鳥
贈司馬道士
春日游山
會飲北山
次韻答趙君玉
登中山北城
題贈郝道人詩卷
暮春山游
新曆
千戶喬侯挽卷
宿平陽臺
飲閒雅臺
留題山房
西山雅會

次韻悯雨　宿趙山人房有懷
有懷　樓上
白蒲　何太夫人生日
次韻劉尚書　草號禮成
貧士　故人見訪山中
溧陽李丈九十壽　登高有感
送人官吳中　孫公州哀挽

卷之十一

五言絶句

明珠穴二首　滴水巖
石潭　春日
慎獨　毀譽
偶書　夢中作

觀化　四皓圖
石鼎聯句圖　白樂天琵琶行圖
百蝶圖　子期聽琴圖
夢題村舍壁上己卯正月二日
村居雜詩五首
屏上草蟲四首
螳螂　蝸牛
蟪蛄　螽斯
飲山亭雜花卉八首
牡丹　芍藥
薔薇　萱草
夜合　酴醾
木槿　蜀葵

看雪　絶句
出花　商方爵
放池　偶書二首
芽盤　呂洞賓畫像
鷹圖　史處士挽章
飲山亭獨坐二首　偶成
溪橋步月圖　題山水扇頭二首 首六訪一

卷之十二

七言絶句

臘盡　讀史評
試筆二首　山中客夜
抱陽南軒　喜雨書事六首
九日九飲 [illegible]　山行

銅雀瓦硯　春曉
以杖畫雪偶成　仙人圖二首
春暮　講學而首章二首
講八佾首章一首　講周而不比章
講人之生也直章　驕吝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一元
新居二首　今月
採拍圖　採藥
堯民圖四首　豳風圖二首
觀梅有感　山家
溪上　偶書
西郊　夏日
早秋　春盡

寒食道中　行樂有感
故園寒食　山家
宿山寺　感事
廢園　記夢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夢過先妣塋得詩覺而忘
其第三句因足成之
己卯元日二首　庚辰元日二首
下山二首　戲判游山詩卷二首
漫記七首　草亭睡起
寒食出郭　即事

冬曉　可菴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許田棄瓠圖二首　癸酉書事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二首
題枯木怪石圖　探春
酬寫真者　夢中題吟風亭壁
題秋景翁頭　月下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游飲山亭二首
宿山村　里社圖二首
曾點翁頭二首　燕居圖
理西齋成　幽人圖二首
郭氏家山圖　書李渤聰德高蹈圖五首
秋山平遠圖　郭熙山水卷
憶飲山亭　晝睡

客來　啼鳥
郝生知林州　謝劍上截月圖
送琴客還沁州五首　早起
大暑絕句　偶書
山泉　即事
睡起　田孝子詩卷
朱孝子割股詩卷二首　鼓城龍湫
讀史　偶書
雲山晚景圖　書田舍壁
茗茶　追遠圖
祖思菴家藏畫冊二十首
敗荷野鴨　風柳牧牛
讀史漫記　梅雀翁頭

春雲出谷橫披　見梅
狂生　名吾山亭
宿洪崖觀　絕句
北窻看雪　秋煙疊嶂圖
次人韻二首

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書事五首　登樓絕句
雪嶺遇雨　寫真詩卷二首
漫題　顏曾二首
雜詩五首　梁甫吟
偶讀漫記二首　道境
感興七首　畫猿

山行遇雨　華山圖
邯鄲歌枕圖　天命
夜坐卽席賦燈花瓶聲二首
霜落　山寺早起
落花　答友人見寄
中山道中　次人望雨韻
李伯時馬　中秋無月
答問叩其兩端章　高卧圖
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　對棊
夷皓　聞角
題宋理宗詩卷後　勉齋
春齋　跋遺山墨跡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王君顯織私錫詩卷　陶母剪髮橫披
王治中請錫免回　題孫氏永慕圖
賀廉侯舉次兒子　寄楊曾州二首
萬壽宮館舍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朱君挽章　疎齋二首
李臨城哀挽 字仲偲　長卿兒子百晬二首

卷之十五
樂府
水調歌頭　念奴嬌二首　玉漏遲
鵲橋仙二首　木蘭花三首　菩薩蠻四首
清平樂五首　人月圓二首　太常引三首
風中柳　西江月二首　南鄉子二首
朝中措　臨江仙二首　喜遷鶯

卷之十六
碑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深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大元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大元故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卷之十七
墓表
孝子田君墓表　洺水李君墓表
處士寇君墓表
墓銘

武強尉孫君墓銘　易水太守郭君墓銘
郭君夫人墓誌銘　新安王生墓銘

卷之十八
記
馴鼠記　横書記
鯨齋記　輞川圖記
退齋記　藥鏡古器記
何氏二鶴記　歸雲菴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游高氏園記
種德亭記　鶴菴記

卷之十九
序
趙徵士集註陰符經序

內經類編序　篆隸偏傍正譌序
莊周夢蝶圖序　送郝季常知穎州序
送翟判官序　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賜杖詩序　郝山老人九十詩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廉公惠更名序
古里氏名字序　徐生哀挽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中祀釋奠儀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卷之二十

說

唯諾說　唯諾後說
張潛名說　慈爵說
遂初亭說　道貴堂說
皇甫巽字說　王景勉名字說
少中李公名字說　嘉氏子字說

銘

王孝女揑門銘 并序　友松軒銘 并序

贊

神農畫像贊　王允中眞贊
退翁眞贊　郭安道眞贊
書畫像自贊

祝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告峨山龍湫文

祭文

祭楊侍制文　祭參知政事王彥才文
祭張御史文　祭鄉丈王利甫文

哀辭

王田楊先生哀辭 并序

卷之二十一

書

上宰相書　答田尚書書
答何尚書書　與王經略書
答張推官書　答王判官書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請趙教授就師席疏
靈陽觀鳩糧疏

雜著

節家　武遂楊翁遺事
書示瑒書　讀樂書雜記二條
敘節婦賈韓

卷之二十二

題跋

書太極圖後　書康節詩後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墨本後
書王維集後　書高允圖後
跋曾公祭李明姪文眞蹟後
書王子端草書後　題婁生平叔摸本後
書遼金以來諸人辭翰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眞蹟後

靜修先生文集目錄終

辭

白雲二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肅予中立兮四無旁予無歸去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沉玄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心儵萬里兮捐所歆曠同游兮啓雲襟予無歸來兮山幽水深

五言古詩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奇如何郡學傍獨有魏公碑乾坤極厚大運動物不知堂堂宋三朝斡旋公似之惟公玄默間泰山已四維天宇公之祠元氣非公誰郡人一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緒餘猶世師千年閱古堂誰歌鄭國詩公闢古堂寓公有詩裴徊老柏前月送秋鶴飛悠悠五色雲悵望今何歸

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爲煙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巓三山巨鼇簪山人蠛蠓無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飢鳶今古非一臺浩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纔一鳴伊誰嚇腐鼠棄坐見飢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墮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全燕易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己增慨然新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子孜古今幾年況思未及答行歌入蒼煙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游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柰此泛泛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凝巖幽何當劃疊嶂一洗他山羞

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情納方寸灝露警青學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世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求今朝白雲不可種

龍潭

盤礴脫交陸平壇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窮
源豈不得爽氣來駸駸靈潤發山骨沮洳下崖陰為問
石上苔妙理誰曾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下有靈
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旱連歲呼龍動雲林顧此百丈
潭豈無三日霖為霖此雖能鞭策由天心日暮碧雲合
空山深復深

名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西
郊遠市井林亭對山睡主人知愛客釀酒無虛時佳客
麟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當不辭

西山

西山澹無姿中有羲皇前翩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
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煙紛紛後來人暮死爭朝妍勳名
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
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城得山多一水揚清漪溪
翁指水言此貨天下奇不有礎百區猶當稻如坻擬從
陶朱公斷取高陽池累累九洲谷隱隱千石陂食魚索
無望觀水今有期所期偏區域不見貧者飢

勸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悵萬年而我生此時前
予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編識將無期所識
既無幾貫心又當誰政有貫心人會遇亦復希當其會
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女蘿生松枝

女蘿生松枝不及松生年松枝摧為薪豈知山石堅誰
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蜉蝣然蕩蕩
山海圖悠悠皇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事有古
今希達觀如寒暄君今不遠遊自苦良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螻蟻營營誰使然我
亦形蹟中豈得獨安閒萬物相為用錯綜盈兩間如身
百骸具少一為不完有形無虛生豈予獨贅偏森然氣
分內既有不可鍋蜎蚑誰宥之生生亦能延安有人道
尊堙滅獨不傳乾乾以為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適豈無崑華高路遠嗟獨力排
徊天中央明月為顏色下有幽棲士歲晏倚青壁朝飲
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澹忘情倒影寒潭碧

雜著二首 集陶句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
足非所欽躬耕非所歎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正爾
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榮叟老
帶索飢寒況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

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
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
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糧宿中田促席延
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 丁丑五月廿八日

蒼星彗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

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芒誰令月有變飄搖叉吾寤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旁一星當日中佇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綠翠㦸揚清芳歘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擾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孔諸閱肅侯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癢斯人亦安忍斷喪甘自枉視中蟲一齒其死隨翻掌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游天城

迢遞澗隨曲崖深山漸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揷天設限仙凡雲生失昏曉平生萬事懶登臨即輕矯山靈

知信息風煙久傾倒顚騰困能仰況應習擇好端居得蕭叙遠眺凝孤峭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未須凌絕頂胃火青已了

游源泉

叢祠鬱蒼翠萬古藏清幽冷然石上足不逐蒼波流長風索我御欲舉仍遲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會飲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拊蒼然石為謝區中緣攀孟曷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煙互吞吐巖壑如相先人間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玉溪精廬

居然山四顧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潤流衣中抹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鶯歸欲飛雲

隱仙谷

山川含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暮歡蒼苔吾曾奚羲皇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恍若春登臺山扃掩對峙石徑迷縈回桑麻連水竹屋宇依山崖藏南避世謡千古知我懷橫渠百世師一匠竟相爭知音得元老龍門有遺齋（[illegible]）賤子孤旅人念此良悠哉於世豈有望居山亦無媒舉杯對山靈欲去仍徘徊他年安勝跡此焉當招來

游雲水菴

乘春尋幽營觀化登丘山哀淙聞遠壑息駕思雲關恩石室松柱結屋深茅管生煙紛漠漠激流散潺潺山石

浮奇色潤木槃歎頹覽物有真意撫節鬱循環悠然千載情儼若磐石閒春鳥欲晤語古人何當還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秋水堤歲寒得所師銘齊豈徒云要知松柏心亦願濯南薰交枝鬱葱蒨善與萬木羣當此搖落中勁節獨排雲雖得後凋知歲寒非所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蒼浪一葉凌差莪差莪為飛舞翠影如婆娑輕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閒碧海幻老眼青銅磨風雲幾千古辦此兩一蓑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煙深渺無魁月色浮松蘿

喜雨 以雨我公田分韻得雨字

壬申秋大水一兩乃孤注九年鋤寸積曾未辦朝露陂

塘比何日還我滄洲趣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既鬪勳成陣尚謂行且住甫寸驚已狂及犁歎無數平明報三尺感激淚將兩玄功亦雄哉回旋易指顧呼酒欲鯨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喜與憂豈爲一飽慮

雪花酒分韻得如字

古人重甘澤雨雪名所居何如千里白然之寄一壺神物與造化醞釀同機樞夢中開酒熟天花已紛如況復吟風亭興來探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臞何當一釀之豐年徧寰區收藏有奇功六月天爲鑪冰壺連水鐵千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種松

萬牛來丘山大厦高崔嵬當年誰苦心遺此千歲材手持百松子與之備傾頹殺勤囑造物爲護荒山隈今來見豪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拂風雷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栽千頭栽豈不早有望求此良悠哉

詠梅

燕南傳無梅寒花爲誰芳月色隱清艷幽香竟難藏寸心聲殘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姿萬里同昏黃

白蓮

水花離風塵素質更深靜灝露凝幽香倣月散清景誰並絕世姿澹然水中影育旁生苦心秋風通涼冷安得同愛人共此良夜永

玉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清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人含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真徘徊明月光泛泛如相親因之欲有託風鬟翾冰輪

瓊花圖

淮海芳瓊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辦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夢想江煙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魄聚如語瑤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八月十七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間歡賞竟此際吾獨觀吾觀意有在高歌問青天蒼蒼非正色而況此嬋娟去我當遠近相值果正偏徑圓知幾許附麗或空懸既疑丸翻如復昧左右旋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爲然何當凌倒景迫視如弄丸一祛萬古惑如生天地先吾觀意在此餘光何足憐

白馬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望八荒功業無可爲將身弭大患報效或在茲豈不知非分常恐負所期非千復讎怨不爲翻恩私偉哉八尺軀膽志世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代天出威福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翟節婦詩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葬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遭時如

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
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
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
之為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
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雅之風節凜
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無際烈士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
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
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
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
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
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跡煙千年吟詩寄我
哉太寧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馮道[illegible]

詩臺距莊居南數十里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一

至順庚午孟秋
宗文堂刊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郭翁詩

翁名思本相人少為鞴扇業亂後流寓保定
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
南老無所依翁乃二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
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御其兄卧病翁親
為浣濯刷愉其兄瞑綏嘗以遺骸歸祔為記
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
相若游相好者數數為予道翁行事如此予
感歎不已為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
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孤鴻相思勞夢寐白首
畢此生復爾歎暌違千里三往返竟扶籃輿至夜雨一
方床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效兒浣濯
愉代婦理中饋生志博猶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丘
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
知惟毅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鬢如霜百
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慨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會
復遠別江山悵後音舉目見良朋胸中非故鄉但憂兵
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九日登洪崖 有道士一十年不移趾矣

早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
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高絕

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群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嶽真
情壑遐瞰小千里却恐行路人視子旋磨蟻解衣林表
坐燭摘蔔蔔紫甘蔗來逡巡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眞賞
泉石迫如洗況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一
笑雲林喜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游龍宮

翠潤如生煙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捫清樾時
節未高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閉藏與物今超越茲遊
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捫石看棲龍蹻蹻佗池穴聞說如
桃源自此有深絕拂衣徑欲往不見當年樾獨立歐長
風哀歌山石裂

獨酌

青山滄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賦然開我懷爲

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易開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
客報渾一曾比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家人
笑挽之恐逐凌空虛寄聲游宦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
雲濤壓梁霜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烟圖一千
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
坐對江陵圖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分韻得却字

世紛謝已久悅若膈今昨惟餘北山雲可愛不可却時
當持詩往報復亦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北溪
擅佳名春服亦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不須弔
趙池且喜餘巖壑春風覺我來佳色動叢薄煙霏致奇

供乍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述所託清泉會人意
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野鶴旋充盤舉
網閒魚躍生徒晨餘敬賓友雜喜謔圖畫沂上翁意象
塞尊酌蒼台笑仰天微風蕩雲幕禽鳥過我鳴似語翁
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畧後來亦塵跡俯仰語成
錯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礴一元貫萬古普遍無郛郭
雅意不可言商歌涌寥廓源泉古北溪也今大行人嚴
通古故居今爲巫覡所據弔魏池見魏氏弔古君宅文

蜀葵

蜀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如何同枝花隱隱才含紅一
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數遲暮來此尊酒同

寓意

萬物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

苦未充蒲此心終難伸秋風鬢毛改卓爾顏家貧

有懷

朝詠小招辭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
無平生交顏色非真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子深思子
不可置誰從悽好音年意惜已往進脩徵來今

行家園麥畦

極覽力不任近喜情亦親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氛
雜沒畦隴洗去如游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羊乳
生氣少靈尾渺無聞牛斓頗肥澤老馬或當神著區才
數本雛粥思又隣庭前席許地可望濟弱身茫茫天宇
閉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斲深區西隣計已成雖無泥陽種尚愛君子名冀

壤豆萁爛南風綠雲平欲知子有孫當驗葉與莖飢腸
日有望歲晚分杯羹朱簝學圃亭先看種芋經欲持已
試驗盡令鄉社行

登聖泉菴

緣磴指西山振策凌崇丘臨風一回首摟摟令人愁蒼
石頁崛崎碧草藉芳幽長林之餘峯初節成高秋端居
氣始平頹然漸神游舉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爲問石
上松千年爲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超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蒼崖巔誰
知此絕境秋華亦芳鮮采采泛清尊山容變春姸只應
城中人遙知弄雲煙若見孤鴻來可詠悠然篇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凉蘇病骨醉臥浮巖幽萬
象春意融頹然得歸休橦橦路傍子無勞歌遠游

飛泉亭

崦嵫多靈草秋空掩飛泉智中玉芙渠滿意清泠淵火
食困煩欝下顧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九月携諸生登西山

九月秋服成童冠從我游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
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水曠來長風夾籟生巖幽清商
失搖落生氣浮林丘門生願我一言樂矣行歸休風袂尚
飄然此意浩難收

六華峯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

風忽絕頂似哉凌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書堂谷宴坐

上有青天豎下引碧淵淑中有宴坐石日夕忘吾歸永
懷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莽蒼天所圍黃塵
重如霧擧手下欲揮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寓意二首

懸陰翳陽景超然㓗遠游天風忽吹衣命駕崑崙丘冰
壺洗秋露寒月霽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
世路苦嶮巇游子天一方况是青春深桃李爭芬芳相
媒有百鳥巧韻無絲簧客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畫此寒巖姿壯
哉萬里流下瀉東南馳胸中發長嘯俯仰今古非誰能

小海唱爲和大江詞

重游北溪 分韻得穩字

蒼黃濤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陰蔘積晴嵐散霏微歸
雲有真意鳴禽發天機勝處必深會輕觴豈虛揮山泉
來何從北望空依依

燕歌行

前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
歌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丘
遙相連風雨隨塞莪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
管樂道義無丘軻當時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
此後來復如何對地更石郎曲終哀思多

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但

覺涼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與君當下西山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天目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田辛有秫何閒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翁言為酒歸

四皓 二首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頭須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每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焉避歌采薇託名夷齊閒孰謂紫芝曲能形此心閑邵哉山林稿將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一笑三千古浩蕩覷人寰

留侯在漢廷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摸四海乳雛生羽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歎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尊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星映千古精爽如尚存有此謹厚者可贈狂奴負渠由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久無沒猶激非天民惟餘仁義語至今凛若新想像富春石崔嵬猶起人

答樂天問 三首

二氣日交感變態何紛紜清濁與學術賦予定難均世運如四時類聚仍群分升沉予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貴壽賢者或賤屯龍亢豈無悔蠖屈豈不伸君自不知此何云詰羲文

邈哉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貓鼠固為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持孔聖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桃魯李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此徒欲問蒼蒼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誤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荄不早辨使與莖葉俱鋤根固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以蘇區區披微根僅有知無餘雖霑灌溉恩生意已漸疎君今尚未決歲晚益難圖

李伯堅宣慰荊南 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 北安王來典保定蓋為 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屈已下士郡管被水災力請於 朝多所蠲復郡人賴之為郡五年 王朝京師有司被 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 詔下當往荊湖保府諸公賦詩為贈郡人劉因為之序

荊南壯哉郡作鎮多英奇二年兼相國千古甘棠詩閒公相國客荊人恐來遲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有子父乃顧觀臣王可知榮祿與報主勉力在此時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發凍時天生復天殺恩怨敢自私寥寥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送劉校書回

祁陽堯故國淳朴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堯年而況賢宗盟久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青山照華顛慰我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勸飛在戢當誦東銘篇

李從事北上

在昔為趙洛君方據鎮州前年從事保我為鄉人留今
聞當上計適值將南游匾匾四五年足跡無少休窮達
雖云異飄泊同羈愁

送郝仲常游北嶽

天茂玄都闕他山拱萬靈風霆凜神化河海盡襟形昂
華空留影幽并未了青追封王號變僭祀世塵腥禮樂
心雖切煙霞骨有餘長懷七十戶為我謝仙扃

植榴

植榴將食實二年不見花日夕灌溉勞物情自可嗟今
朝兩相忘靜綠清且佳二歎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圃五詠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杞國人始疑葡名初義殊爭揚鈞遠
慰勿濟令空望黃可濱常山古靈淵栖茲誅餘事青葉
發丹乳渾餉訓我神世人獸肥膩思與雅潛龍客冕鷹
號名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偶思青城
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黃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詫善染功能竟誰錄仙
翁棒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小試膏土課深斸頃筐
如有秋靈液光潤昼術鑑盆影中華髮已思紆九醞謝
清泉鄰墻挹餘馥朝陽發脊涼與世解醒毒元氣久滿
索內熱紛相逐黃鶴煩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黃素風露館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充前庭對

花論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頹齡忍飢
啖松柏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此空腹嚼落英采采還
自笑君今何所營無病不服藥邵子有深情壽夭付天
公歐陽蓋夫平吾心在錮疾持此報而生

薯蕷

玉延事錦彝朽壤深以密短梗安柔條蔥蒨護風日貧
居之肉味勞生苦羸疾松聲況綠畦夢聞石鼎溢初疑
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杏酪煎煉繡崖蜜餉隣報
炊芋留客代煨栗入藥疑自擐留種戒勿失奇人分常
薄計用今六七靈物聞善化慎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曉得名丹家貴失草藉藉仙經中參术避華藻名
高有物忌榛莽幾摧倒春風入溝畔英蕤忽已好威子

灌溉恩乘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
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斂之寄懷抱釋爾任重
憂歲晚共一飽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三

和陶集

和九日閒居

深居志晦朔好事惟侯生偶因蒲酒至喜聞佳節名杳醪泛鬱鄭醉境還空明靑天凜危帽浩空秋秋聲緬懷長沙孫生氣流千齡乾坤一東籬南山久已傾回看盤利徒僅比秋花芳撫時感遺事可見萬古情興詩此三復淹留豈無成

和歸田園居 五首

少小不解事談笑論居山爲問五柳陶栽培幾何年安得十畝宅背山復臨淵東隣漢陰圃西家鹿門田前通仇池路後接桃源間懨懨小國樂夢想羲皇前石上無禾生燦爛空白煙營營區中民擾擾風中顚未論無田歸歸田誰獨賢仔哉仲長統論說徒紛然

商顏高在秦天馬脫羈鞅東陵高在漢雲鴻恥遐想超然秦漢外當年誰長往每讀淵明詩最愛桃源長北望徐無山幽棲亦深廣空和歸田吟商聲振林莽

塊坐生理薄出門交友稀田翁偶招飮意愜還忘歸游秦嘗避亂過宋須微衣永謝門外種從翁不相違

曾回五十畝箪瓢足自娛顏生未全貧貧在首陽墟商顏過狂秦蕭然眞隱居其山彼何爲結巢松一株富貴豈不好有時貧不如在巷非不足當紆豈有餘誰持三徑資笑我囊空虛備書易斗米吾田亦非無

吾宗古淸白耕牧巨河曲雖非公卿門紆朱相接足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擧目遺安齋 先考舊所居齋日處安先訓炳如燭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

和乞食

好讓中無實餓莩或發之萬鍾志義理一簞形色辭吾貧久自信笑聽濤聲來偶聞啼飢子低眉問殘杯兒啼尙云可最愧南陔詩豈無乞貸念慚非動時才人理諒多閒淸規亦徒貽

和連雨獨飮

吾心物無競未醉已頹然乾坤萬萬古坐我春風閒弱女亦何知挽衣呼我仙窮人簪烏喜共舞風雲天舉觴邀羲皇身在太古先忽遇弃九翁見責久不還一笑了無閒今夕是何年遙遙望白雲欲辯已忘言

和移居二首

十年寓茲邑渾家如逆宅言念息吾廬頹然在斯夕床頭四子書偶閱新水役寒蔬挂庭柯風葉涌靈席潘垣護淸貧業凱閱今昔珍重顏樂功先賢重剖析

躬耕力不任閉戶傳書詩資生豈師道舍此無所之今年穀翔貴自笑還自思安居逢歲歉乘除動天時強顏慰妻孥一飽在來茲雪好炊餠大占年不吾欺

和還舊居

巨河西北來浩浩東溟歸河邊兩楡柳游子無窮悲悠老我何堪物是人已非隣翁醉相勞自云鬼錄遺早晩見先公問爾今何依豈無磊磊功使下地下摧吞聲謝隣翁讀書志未衰持此報吾親餘事子一揮

和九月九日

九月閉物初飄陽困無交園木昡霜紅豈解愛風凋物外風雲香無幾湖海高舉手謝浮世疑睇思層霄揮觴送秋節哀此造物勞傾河瀉萬象隨手如決焦崇高笑

山斗未能出鈞陶況復草間蟲區區笑鶉翔

和飲酒二十首

尊罍上玄酒此意誰得之人道何所本乃在羲皇時頗
愛陶淵明寓情常在玆子倡我為和樂矣夫何疑有問
所樂何欲贈不可持

醉翁意自樂非酒亦非山頹然氣坤適酒功差可言謂
此不在酒得飽志豈年君知太和味方得酒中傳

既生本嘗狂散世仍不情酒中苟有道當與世同名何
為我兒子不作大先生良心於此發慨想今人豎士生
道喪後美才多無成

草木望子成豈意霜霰飛禽鳥志身勞但恐飢雛生
充塞兩間乾坤果何依我既生其中此理須同歸豈見
兒女長不覺歲月衰雖為曠士蓋理在焉無違

山人有靜癖苦厭一瓢喧柰何衆竅號萬木隨風偏我
常涉千里險易由關山今古一長途遇險猶得還哀歎
歎安歸爽皓無此言 我安適歸當伯夷歌吾將何歸爾
四皓歌此司馬遷史記皆所謂求知夷皓之心者

話茫開闢初我祖竟誰是於今萬萬古家居幾成毀往
者既已然未來亦必爾何以為我心哀泉鳴絲絹

生備萬人氣乃號人中英以此推衆類可見美惡情陰
偶小故多陽奇此無頗誰將春雷具微作秋蟲鳴既知
治常少莫數才虛生

疑氷得火力鬱鬱陽春姿寧識不育實陽火如松枝詩
家有醇醪醸此松中奇一飲盡千山枯株彼何為所以
東坡翁假塞不可竊

黄河萬古濁搖勢三峯開杳持一寸膠澄清動高懷飛
駕探崑崙尚恐志易非嚙我乘浮槎徑往天地棲就引
明河清為洗崑崙泥相看淡如雨千年若難諧何當御
元化擺落人世迷下視濁與清瞬息千百廻

十年小學師一屋荒城隅飢寒吾自可畜養無一途亦
愧縣吏勞催徵貸馳驅平生禦窮策沮喪恐無餘長歌
以自振貧賤固易居 [illegible]

士窮失常業治生誰有道身閑心自勞齒壯鬢先老李
從東方來溫言慰枯槁主事仰小圃分我瓜菜好指授
稚婁方如獲連城璧他年買溪田共往青林表

此身與世味悅若不同時惟餘雲山供有來不徑辭時
當持詩往報復償在玆有客向我言於道未無疑不為
物所役乃受煙霞欺聞此忽自失一笑姑置之

說價韓伯休混跡在人境百錢教君平閱世心獨醒我
無騰化術淩虛振衣領又無辟穀方終年酌清醑會須
學嚴韓遺風相煥炳

吾宗幾中表訪我時一至自吾居此巷才得同兩醉逆
數百年間相會能幾次每會不盡歡親情安足貴所歡
在親情杯水亦多味

器欽代達尊業居化安宅凡今佚樂與孰非聖神迹況
彼耕戰徒勤力有千百乞我一身閑坐看山雲白內省
吾何功停觴時自惜

四時有代謝寒暑皆常經二氣有交感美惡皆天成天
既使之然人力難變更區區扶陽心伐鼓達天庭乾坤
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

諸生聚觀史獨春蒙高風凡如遠游仙獨居無事中盎
衰閱無常倚伏誰能通天方卯高鳥地已產良弓人生

皆樂善安惡誰當得人皆生盛時衰世將無威水性但
知下安能擇通塞不見純千雀貪生如樂園古今同此
天相看無顧默
人生衰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己弱
肉强之食敢以豪暴取優游今安居隣族接鄰里曲直
有官刑高下有人紀貴賤誰我欺田廬安所止舉酒賀
生民帝力眞可恃
人君天下師垂衣責淸貞義望立民極坐見風俗淳有
德豈無位萬古湯盤新師道嗟獨行此風自周秦獨行
尙云可誰以儒自標有名即有對況乃一行勤聖人人
道爾豈止儒當觀儒雖百行一致遠非迷津刻伊未世
下空有儒冠巾何當正斯名遙酹千載人

和有會而作 并序

今歲旱未貴而橐價獨賤貧者少濟以養食
之其費可減粒食之半且人之與物貴賤亦
適相當盍亦分焉而已因有所感而和此詩

農家多委積淵明猶苦飢況我營日夕凶歲安得肥衾
裯一飽計何暇謀寒衣經過米麥市自顧還自悲彼求
與此有相直成一非尚賴養價廉殆若天所遺惟人有
貴賤物各以類歸小兒法取小淺語實吾師

和擬古 九首

欝欝歲寒松濯濯春風柳與君定交心金石不堅久君
衰我不改重是平生友相期久自醉中情有醇酒義在
同一家何地分勝負彼此無百年幾許相摩持刀斷
流水纖瑕固無有
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象國或從戎建
立天地極爲蓋世雄功成脫身去飄然歸遺風生世
此不忘君何守賤貧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
同游非所思所思天一隅有問所思誰意盡言不舒古
今猶旦暮四海同一室恍忽精靈通似見與我居攬衣
欲從之寒月照平蕪茫然不知處歎息將焉如
朝游易水側步上燕臺荒燕王好神仙不見金銀堂江
山古神器海色圍蒼茫哀哉王風頹日化爲賽場殺世
豈無人賁志歸北邙撫此重長歎青山忽軒昂呼酒樂
今朝往事置一方遙知蓋棺後亦起千載傷
依依月光發焚魂恒獨完淸光如素練長懷給君冠形
雖隔萬里咫尺皆君顏望君君不來十年不開闢豈無
黃金贈猶以靑銅論容惜明月珠肯爲黃雀彈莛前秋
柏蒼月逐樓孤鸞君嘗寸心苦中有千歲寒
河流高拍天沈水汱在茲自傷困無力乘彼朝宗時顏
色變涇渭風味存混濁願君深識察期君不相疑此情
良可憐感慨贈以辭辭云丹山鳥千載多苦思身游九
霄上不受塵世欺忍飢待竹實浩蕩今何之歌爲寄顯
諷亂以猛虎詩
西山有佳氣草木含請和遠遠方贈我接琴爲我歌音
聲一何希一唱三嘆多問翁和此誰指我蟠桃莘所望
在千年君今將奈何
翩翩誰家子慷慨歎遠游忽記少年日猛志隆九州何
物能動人有此歲月流君心海無底亦使成高丘贈君
一卷書其傳自吾周讀此當自悟擾擾將焉求
嵬嵬千山木久矣困樵採望望深淵芝無人香不改一
葉帳江潭輕波欲達海幽明理一貫影響不相待顏天

訪豆裏所求惟寡悔

和雜詩十一首

日食百馬芻足有萬里塗乃知一駿骨可百駑駘身生
汝天已艱天復無私親安肯養一物侵奪空四隣長飢
汝自取況值秋霜晨雞生復難長愁絶豔開人
鬢中無全山橫側變峯嶺不及靈椿秋遂謂長春葉只
見柏參天豈知根獨冷井蛙見自小夏蟲年不求天人
互債貸千年如響影鄭哉神道遠蹄息苦馳驟平生遠
游心觀物有深静
晝長夜乃短百刻君自量飯餘雖可致君肴蜜蜂多重
生論齒角三葉奏未央樂天喻花實妙理通陰陽白詩
芍藥花非名花牡丹無佳實稠薄只升米聽斯宜飢腸
好事理艱阻人情多畏豫之蘭種不生豐鴻動高為遠
令好賢心難親恐易夫巢燕不待招庭花兒愛德所以
末世下凡百古不如皎皎千里駒背爲場苗住求賢非
吾分切已在何處平生取友志持此當警惺
因觀倚伏機亦受柱下老時危不易度遜默庶自保不
見春花樹隆冬抱枯株生意斂根柢發泄敢獨早聖德
實天生自信默中抱猶存情悄悄心清人安足道
幼安返鄉郡知音得程寔有問平生心但說臨流事乾
坤觀山陽史筆爍生意物外此天民與魏偶相值見通
鑑舜日澹然涉世情月閒雲自駛我作安化巖上安其
野民化其俗見管寧傳注韋絃不須置
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閒恭太夫何如成都陌書
從當師蜀君平扶搖得真易長卧山雲白扶搖白雲皆
陳圖南號中有安樂窩氣吐宇宙空消長乘以密彼主

我爲客觀先天圖可見問子居何方環中有貞宅
朝耕隆中田暮採成都桑平生澹泊志醜女同糟糠受
比貞丈夫志拔樹無根當年龍修鎔圓若雞趾陽繼雜
身諸名於寫歌成以修回頭十五載塵跡徒自傷山
居久岑寂主静豈無方安得無極翁酌我上池觴
燕南可避世逸與生雲瑞安得百里封一邑不改遷經
誦和寒流溝涂映晴顔思此良自苦躬耕望盤渦顔從
八吟翁管渠有八翁吟因自謂八吟翁同結一井緣買
山不用詩揀囊謾千篇
西山霍原宅古蹟猶可稽見水經注重吟豆田謠愁雲
落崩崖豆田曾酒邯鄲圍撫事傷人懷林宗自高
士比世濁亦彌一閣孺子語西風草離披知幾在明哲
何事紲壘羈君觀括囊戒無盈庶無虧
我游深意寺郎山古清涼與妖如米賊乘時起陸梁事
見五代史記不見重華帝所居亦成鄉乾坤師道廢春
陽變秋霜撫事三太息欲語意何長

和詠貧士七首

陶翁本強族田園猶可依我惟一畝宅貯此明月輝
復隱於酒世外冥鴻飛我性如延年與衆不同歸孤危
正自念誰復念寒飢努力歲云暮勿取賢者悲
王風與運頽一輕不再軒消中王有長冬温見瓜園人
才氣所鍾亦如燃後燈家寒洙泗心千載誰共研龍門
有遺歌三嘆誦微言意長日月短持此託後賢
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似人猶可愛況乃懷好音鄉
閭誰盡賢招飲亦相尋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仲尼

每讀皆邦君誠可欽史筆自好異誰求賢者心
木石能受唾豈獨相國婁視唾若如雨偏人亦不酬無
心乃直道矯情實莊周身外不為我祖陽吾何憂伯夷
視四海顏人皆我侍吾謂下惠隘此議君試求
飲酒不為憂古舊非有千偶讀形神詩大笑陶長官傷
生達委運一如咽止飡參回豈不樂屢簞心常恭天運
安敢委天威不違頹莊生雖曠達與道不相關
物外有幽人閱世如飛蓬浮名不可近造物難為工西
京二百年籍籍楚兩龔豈知老父觀才與薰膏同爲閼
老父雖身隱名不通偶逢行揉者欣然欲往從
生類各有宜風氣異九州易地必衰悴蓋因不同儔水
物困平陸清魚死濁流觭亡回既天時也路無憂天亦
無奈何自獻敢望酬寄語陶淵明雖貧當進修

和詠二疏

委質義有歸乞骸老當去豈無戀闕心難忘首丘趣在
禮此常典末世成高舉漢廷多公卿圖畫而疏傳至今
秦中吟感歎東門路目覩霍將軍功高擅恩獨一朝產
危機千載損英譽仲翁辛及年安肯嬰世務聖主賜臣
金奉養行所素造物佚我老餘齡今自悟田園付子孫
身後復無慮神交冥漠中樂境尚森著

和詠三良

江山錯如繡死與野殺遺交用親愛人共此丘土微秦
人多尚氣宜與兒女私乃亦如當途區區戀衣帷因傷
秦政惡三數王綱斷殉人已可誅而況收良歸坐令百
夫特含恨與世違秖思墓前柏直幹千年梯遙知作備
戒為感詩人悲重吟黃鳥章淚下霑人衣

和詠荊軻

丙兒戲邯鄲六國朝秦嬴秦王驚鳥姿得飽肯顧御燕
丹一何淺結客報咸京當時勢已危奇謀不叉行政使
無此舉寧免係頸纓如丹不足論世豈無豪英天方事
除掃孰與狂險爭我欲論成敗高歌呼賈生乾坤有大
義迅若雷霆聲堂堂九國師誰定討罪名一戰周未晚
何為劉諸廷區區六舜王山東但空城孟荀豈無術秉
時失經營今雖聖者作不救亂已成酒酣發狂奏亂我
懷古情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宴區顧迫隘恩見曠以疎四壁畫諸天受此金仙廬冊
青煥神迹勝讀誠天書乃知屈子懷託興青虬車回首
千百世朝露棲園蔬歸來誦陶詩復與山經俱山經何
所似俚媼談浮圖迂誕忽不已身心歸晏如

鳳鳥久不至思君慘別顏中心藏竹實燗燗空千年千
年何所往云在丹穴山何當一呼來徵爾無稽言

翩翩三危鳥為我使崑崙閬有西天母靈化若難倚顏
清黃河源一流萬里流吾生豈無志所居非上遊

瀟湘帝子宅縹緲來陰陽欲往從之遊風波道阻長秋
風動環佩星漢搖晶光月明江水白萬里同昏黃

重華去已久身世私自憐皇靈與天極蒼梧渺何山晴
空倚翠壁白雲淡無言愁心似湘水猶望有歸年

夢登日觀峯高攀扶桑木手持最上枝傳與甘淵谷一
笑天鷄鳴白㫾京出新浴何方積九陰區區尚龍燭

畢桀王母賓冷冷琪樹陰鸞鳳自歌舞琴瑟風動林風
林奏何樂賓天有遺音君何坎井念求貧瑕圓心

明星捧玉液太華參天長仙掌一揮謝此樂殊非常矯首望夸父飢渴無餘糧奔競竟何得歸哉山中央水物自一隅亦復具飛走乃知造化工錯綜無欠夜茫茫山海間形類無不有此亦何可窮一覽置肘後遙夥楚江騷清愁浩如海黯此何人與寄哭安在豈期紫陽出誇誕莫追悔見朱文公楚辭辯證五藏今九丘五劉見山海經序除去尚奚待

流觀山海圖淵明有深旨撫心含無疆觀形易生死異世有同神此境若親履何以發吾歡濁酒貞可恃扶疎窮巷陰回車想高士厭聞世上語相約扶桑止請君孟夏詩千載如見爾開襟受好風試學陶夫子

陶令自高士葛侯亦奇才中州亂已成翩然復南來三游嶺坡意厭世多驚猜不妨成陶老雅興更悠哉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三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言古詩

桃源行

六王掃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愁貿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尚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蹤跡曾聞父老說秦強不信而今解亡國畫圖曾識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初聞冊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心有變在遠方

但恨妾身是女的飛鴻不解琵琶語秖帶離愁歸故鄉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衣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去哀絃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為請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塞翁少小墾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按射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長渠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教陂澤養鷗鷺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縣縣擊鼓笛鳴鳴留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皆平蕪昔年阻水韋盜居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宋監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可度

但見萬壑空煙霧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來天作主
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衰盛老人住此今百年
自言三世絶人煙往事不聞宣政後初心欲返羲皇前
腷臆為根豹為席竹樹蒼蒼歲寒園天分地折無要
怪見北風山鬼泣一聲白鶴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
傳與桃源休避世武陵不似武當深

感秋思古人之不可見也

湘絃悠悠阻清音駕車欲往洛水深白榆一葉落河漢
萬里碧霄中夜心玉鸞翩翩紛翠羽騁驂綠陽煙霧
瓊枝難得芳華年惟怨流光兩逢春河傍有星名牽牛
此星既出令人愁明朝再見明河影已隔人間萬古秋

飲後

日光射雨明珠璣怒氣鬱作垂天蜺天蜺海波吸已竭
倒影徑入黃金卮金卮一傾天宇闊天公愁吐胸中奇
海風掀舉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輝瓊枝瑞露千萬斛
肝腸灑灑清欲飢金宮銀闕此何處夜半參落崑崙西
眼中之人素所期赤霜為袍丹霞衣明星煌煌何太速
碧霄悵望白雲低

西山

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脚踏蒼鱗
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風冷冷清人肌醉抱明月人間歸
嫦娥灑淚不敢語銀河鼓浪霑人衣寄謝君平莫饒舌
袖中此物無人知

登刹軔山

兩山巉巉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刹軔館
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闢誰信生兒為禍胎
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尚俠非史才
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筮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
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煙堆紛紛此世亦良苦
今古燕秦幾回哀來徑欲浮遼海安得曾連同一杯
碣石東頭喚天門六鰲載我三山來

薛稷雙鶴

胎禽窠廓非人境只許清江見寒影畫家筆頭垂露姿
一變凌雲更修整前鶴志幾如易斷後鶴易戴不可奪
二鶴相看如有語松下磐石少此人

幼安濯足圖

漢家無復雲臺功生平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
此身只有扁舟東陽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辨山陽封
歸來老柏號秋風世事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
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太斜有死不為丕太中
丹青白幘漢水雪高山目送冥飛鴻為問蘇家好兄弟
萬古北海誰真龍[illegible]

采菊圖

天門折翼不再舉袖手四海橫流前長星欲汝一杯酒
留我萬古羲皇天覇堂哀哀宋元熙爭信東籬有晉臣
南山果識悠然處不惜寒香待贈君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翩翩八表凌天衢歸來荒徑手自鋤
草中恐生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
平生磊磊一物無歸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龍通諸
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卷聲嗚嗚

雪翠軒

西山萬古青未了黛綠蒸雲已傾倒豈知太虛忽生白
悅如厚夜今復睨紫陽僊翁見本根白波開天餘浩渺
胷中盤屈此高寒曾夢肝腸倚天表吞屋飛來天出巧
爲護煙嵐翠如掃萬縷寒煙吹不斷背秀後依見娟好
此時先生一開軒平生壁立今玉削脚底游塵歎更紅
黑頭樓梯誰爲雄臨風回首三太息安得置此水壺中
西山秀色千萬重一顧可洗浮雲空遙望飛泉鶴遠壑
中有一路閉雙松人間風日不到處來訪軒中雲翠翁

山中

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全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視全山
何如一粒江湖渺平生老眼如瞀揩昨日所爲今兒嬉
神功天巧拙如此人力區區能幾爾世間壯觀徒紛紜
究竟事業猶浮雲

飲山亭雨後

山如翠浪經雨漲開軒似坐扁舟上西風爲我吹拍天
要駕雲帆恣吾往太行一千年一青才遇先生醉眼醒
却笑劉伶糟麴底豈知身亦蜀螟蛉

巫山圖

朔風捲地聲如雷西南想見巫山摧江南圖籍一百年
一炬盡作江陵灰不知此圖何所得眼中十二猶崔嵬
猿聲蕭蕭餘山哀行雲欲行行復回神宮縹緲望不極
乘風御氣無九垓區區雲夢踏涔陽豈知更有陽雲臺

李賀醉吟圖

赤虬翩翩渺無間望之不見猶可覩浮世浮名等濁涸
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龍眉尚作哦詩聲
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先生掌中珍北風蕭蕭吹野鱗
千年波雨埋青雲乾坤清氣老不死舟鳳再來須見君

後賦赤壁圖

公無渡河歸去來周郎袖裏藏風雷老狐千年快一擊
金眸玉爪不凡才先生平生兩賦耳江山華鼓心悠哉
只今畫裏風月笛尚有老顯獨風哀眼中驚波不西歸
玄鶴夜半從天迴曹劉閑氣今何處船頭好在白雲堆

陳氏莊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園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
太平天子長楊宮浮雲南去紫華歇回首梁園亦灰滅
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想絕今我獨行尋故基
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賦宗周黍離離
陳氏先徽欽朝外家也金章宗無難攷
爲駙馬父龍山指畫書事

采石圖

何年鑿江倚青壁乞與中原作南北天公老眼如看畫
萬里才堪論咫尺蛾眉亭中愁欲滴曾見江南幾亡國
百年回首又戈船可憐辛苦磯頭石江頭老父說當年
夜捲長風曉無跡古人哀哀去不返江水悠悠來無極
只今莫道昔人非未必山川似舊時龍蟠虎踞有時歇
月白風清無盡期古人看畫論兵機我今看畫詩自奇
平生曾有金陵夢似記扁舟月下歸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
徑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幾蒼煙江都筆勢猶翩翩
東丹獵騎自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
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日四十萬匹如秦州
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青連錢英靈無復汗石馬

悲鳴真似泣金仙只今回首望甘泉汾水繁華鴈影邊
奇探竟隨轍跡盡兀坐宛在驊騮先人間若有擣天子
我詩當作祁招篇

宋理宗書宮扇 并序

杭州宮扇一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
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與盡爲期及
晚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煙傷心莫說靖康前
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
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西風
寶蓋散爲煙霧空百錢鏤錦天留在胎禍要鑑驪山宮
當時學裏金銀闕百杯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絶後庭春
珠簾晴捲天門雪櫂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
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
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栽栽大風起兮柰爾何

續十二辰詩

飢倉蝙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
才辯荊州兔穴留魚龍人海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
馬耳秋風去無跡羊腸蜀道早還家何以高門沐猴舞
豚穽雞栖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猪謝春雨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鴈界河秋
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
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兼公混落近雄才
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史臣強解事枉著渠頭污吾鼓
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渝關路
便覺煙雲非我土更從曉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線
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海東青鳥去漁陽撾鼓鳴地中
鵪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鴉風雨
只恐漢漢黃龍府北似愁閑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
凍雨頑雲結凄楚古稱幽燕多義烈鳴咽泉聲瀉餘愁
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旋殘陽指歸遲

登鎮州龍興寺閣

太行鱗甲搖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
少微今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擲礎清風西北天門通
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雲華寶樹忽當眼
拍肩愛此金僊翁金僊一拳一千載騰挪變化天無功
萬象蟯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盲聾千池萬沼盡明月
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玄感非象識此眼此骨將安庸
海嶽神光埋禹鼎人間說態何由窮金天月盆爾鄉國
玉壺萬丈須彌峯一杯徑欲呼與語爲我返駕隨西風
堂堂全趙思一路江山落落吾心胸中原左界此重鎮
形勢踞肆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
乾坤割裂萬萬古鳥爲蟋蟀誰爲雄滹水悠悠自東注
落日渺渺明孤鴻

過易州登西樓

秋色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
萬古抑鬱今崔嵬穿山爲有燕王臺頹癡至今如死灰
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瑯琊劉茂之詩卷

鍊心如石補天缺鍊心如泥補地裂白蟄正飽丹鳳飢
心能竹實亦能鐵乾坤瘠瘦今幾年誰家彝龍金石堅

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乙亥十月往平定弁外舅郭判官喪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煙全趙平如掌失脚山城猶夢想土門一線漢時天
萬古行人爲誰仰指似勍敵談笑中爲狀龐僕忍寒強
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淸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
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伏已能先想像
平生愛山眞惡識今日果爲山所網昨朝與翠擁脩眉
最恨高樓負淸賞壯懷聳崛欲絶安得凌風恣吾往
天敎石頂放一頭䭾若騂騮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
只恐先生駕盡狂萬壑霜松動悲嘯搖目雲煙理莽蒼
比門形勝護中原辦與爭雄增技癢太行橫絶半九州
留在平原幾壟块何人爲我起六丁差峩盡墮天宇朗
千年再挽神禹功恍若鴻流開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胸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
況復玉立千尺孤安得長光滿東壁試看龍燭昆崙墟
赤壁澒洞天爲爐一丘一壑眞吾廬眼中人物誰氷壺

荊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溉自此見
入手即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姿渺我幽林千樹思
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齒頰風瀟颯幽姿不許霜松高南來苦玉不盈束
已覺飲與翻雲濤詩家胸次自宜此尚嫌煙火須烹煮
想像南風吹萬竹籜龍正恐稱冤號石盆養魚心自苦
仰羨鵾鵬雲閒巢眼中歲旱土不膏長鑱後慮山無毛
退食歸來北窗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
江山之樂當平分荊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
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荊州舊賓客寇荊州治稱第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四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古詩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尊俎今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
留待怨怨過寒節臨流雅唱吾詩盟青眼青天對今夕
犢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
天意時情一杯擧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瓠瓢

君家瓠落無所容江湖誰辨平生胸海南佳氣久鬱塞
灩澦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
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胥通河間古儒病我拘
閒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
太古窪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千年有此客
鳥歌蝶舞春淺淺醉翁之意不在酒宛如琴意非絲桐
太和風景無酩酊洛陽樓閣高玲瓏冷然便欲一杯水
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曾且醉東家醉死王無功
酒中醒境渠未識冰壺秋月崑崙峰擧杯喚月來胸中
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沒南飛鴻
玄鶴翩翩渺何許採藥徑訪眉山翁河間謂趙君玉南湖謂仲實冷然仙取一盃水見潘延之和茂叔懷濂溪詩洛陽樓閣用堯夫大吹亞中樓閣事

熙明殿古墨　宋理宗

江南賜姓功臣李吾州案生墨工爾江南繡畫吳山松
吾州老樹摇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麥白鵰
劫火猶解愛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硯滴
似訴傷游解亡國只今誰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鵝淺緑

早晚扁舟適吳越爲君揮灑天門雪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世變寡寡鐘鼎今幾塞古人胸次無瑕跡
意外蕭散餘天真愛書愛畫即欲死狂飽俗絶無此人
臭穢功名皆一戲渠言夸矣君勿聞

霸陵圖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爲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
獼猴枉畫凌煙中作傳莫作詩家傳百爲淡苦誰汝供
古人星露尚有戒況是風雪來無窮異江明日蒲萄醒
斜風細雨船頭轉門前春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友人送枳朮丸

心胸未試黃昏湯無食何用求損捐書生但苦湯餅撐
巴椒修修無鼠腸搖閤易水偃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朮
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金數千斛笑撫青青時一鼓
腱咴何由酬此腹

送徐生還鄂　并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劉某序而倡云

燕山送客歸南州與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爲我謝江漢
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丘
當年才氣鸚鵡洲拊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
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終變滅眼中樓樓何時休
紫陽仙人歌遠遊飛蚊起滅三千秋爲君揮手崑崙頭

紫陽謂晦翁飛蚊起滅見遠遊集註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繞復橫行雲悠悠度疎星鳳媒不來烏夜驚
瓊枝玉佩遲所託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
此恨不隨天宇青崑崙西頭風浪平辦我一舟蓬萊輕
浩歌中流擊明月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水何時清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淡北山落日薄幽叢先生眼花臂猶健
聞虎有眞心愈雄聲紋奇目黃蓋東人言此是高堂中
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沉紫玉質目送晴波去不歸
遙山只有行雲碧碧雲日暮心悠哉窗前一夜梅花開
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莪製香奩絕巧持以求
子詩

靜華墨君天下奇陵川僊人爲賦之遺山野史誇慧女
萬古春風蝴蝶辭宜知此巧復絕代夜月靜拂天孫絲
夢雲絲雨有形外郢斤寬刃無心時蔡公凜凜挺郢姿
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奩秀發亦餘事詩人飢眼省見稀
敲門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鯨怒
短褐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犁西家處女負薪歸
哀哀王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滿
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眞龍墨竹以來凡馬空
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光樓前月如練
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
興陵爲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
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惟蔡公
箋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
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
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亡張蔡公以金賞
錄歸遺山嘗親公題錄此軸亦公得于汴之中授者公
之子仲仁 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阿寅百晬

南湖風鑒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朝來抱來聚星亭
神清秋色帶古都都山張氏世有賢斷崖近得唐碑銘
乃翁寂寞老窮經阿翁健筆敵中勍猶還無悶豈終晦
關物有期須一鳴老夫自任河汾教先與虛席待此生

蠡吾王翁畫像并序

蠡吾王翁世爲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
宗南渡河朔大饑翁于是發之全活者甚衆
時鄉邑在所皆自樹纂義者咸欲推翁爲首
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
下蕭然蕩爲丘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
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
之曾孫天輔求予叙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
庶其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
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逋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
有欲脫之誰飛僊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饑以來無此年

鄉閭嗷嗷翁嘯之翁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倡彼亦義
亂世性命翁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秦縣家山前
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翁像
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煑西山泉

張元帥寶刀

土不產金人氣雄貧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
風雲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
持刀對翁兩奇絕眼中已覺南海空木波江聲浩無窮
朝離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覷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
紫煙焰焰天為紅鎖紋秀發青芙蓉寶環搖落初開封
四座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鋩鍔寒色直欲朱崖通
摩挲神物三太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胷崔嵬遠山靜女亦閑雅
尚恨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皆凡材
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覩雙峯開雙峯何年豎雙耳
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
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恐日暮三山上
黃塵回首令人哀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像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億人歌咸應
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胷中如此幾磈磊須得銀河噴
聞尚嗤華天不嗔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
竹石也變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盃冥漠玄都門
小瑙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亡國
作詩一笑君應聞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薄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
白髮青衫猶可憐昨朝讀君阜民篇善察物情亦已賢
南郡飢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
何暇載酒揚雄玄茅容闕祿當有語野夫憂國願豐年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溢江紺寒風露凉安得置我濂溪堂音塵縹緲芙蓉裳
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景亦勝有蓮以來無此香
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隨人作孺態
意欲和我風雩狂人間一味清到骨兩足暫付吾滄浪
螟蛉蜾蠃鄉且去醉眼太華雲間巷

明遠堂賞蓮醉賦

畫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

謂我無語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蒲紙已覺清江流
平生老氣回萬牛為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
我醉不省春生愁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誰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
寸心未減寒冷冷只應得我一顧足為君小醉秋風亭
蓮凡君子菊弟隱何地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簪
蒼苔臉雨秋欲深

緝熙殿硯　宋理宗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十到山中人四十二年如電抹
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
文章只數中天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蕭爽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
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憂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
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雪翠軒觀太寧少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風月無色天關不閉寒崢嶸
箕尾晶英凍欲折帝遣六丁下取將勅賜銘軒換金碧
初如紫電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
萬縷丹霞吹海立何人辦作女媧氏補天重煉蒼書石
陽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并玄冥國正欽無幾洗欲空
誰爲千年棟梁惜段機如火出至微熔熔寧知有今夕
軒中高卧劉東生頹借餘光照方冊方冊有道出黃虞
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斛酒瓮已開春雨滴
不妨一飲盡郡山醉暈春生面天赤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携書小携酒
青蓑爲席樹爲蓋以青教孫仍自讀陽溪遥聽聲諵諵
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幹小
面狹於鬚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決世故十牢八九詳
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大秦手弄苛以藝發身字久虽
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驂
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旁開涉覺境
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街
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
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
青囊秘封不再展塵蹟從此乃一變讀書力田兩交進
國有所收心有涵開此樂園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
我今已成齊變曾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
今年臥病家山巖其室雖通人甚遠汝粮自畀簽汝糟
雪中欵段來扣門僕僮汗流扶酒瓶傳尊有物隨土產
厥包雜進鴨與鵝飲劃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
先生靜默如土鍾扣之愈大聲愈鏘今朝音吐瀉河漢
老人者誰閑其緘斥之令去不復語與亡萬古手與談
空鈎意釣不在棋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不可留
二兒扶歸杖几參醺酣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遊溪潭

煙霞觀雲巢松

盤拏盤屈今幾時龍變虎跋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
一巢見餉吾何疑我所思兮穎與箕秋聲蕭蕭吹送之
清風一枝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寸有君節
虛籟萬古絃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膝嘉此巵

白鴈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
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
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鴈來還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
回首龍沙幾千里滄莽老筆搖江聲騎驢阿唐慘澹情
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五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五回三江溯天怒合為一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采補青天裂誰鑿渾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劍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像踏蹋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徘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胃中雷穿石誰能窮竅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不帶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鄭元筆頭天下水石頭之奇猶見推乃知茲游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逢一片石坐拂千年苔為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為撾靈鼓催赤鯉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聲哀

游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歘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煙變化神已迷危闌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兩色來雲物戢以凄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踏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鸝鵠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詩家舊品嵩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騫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昏如愁猊千年落窮邊煙草寒萋萋若非鄭亭書生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劉道元注水經說郎山形勢最真今涿郡有鄭亭其先出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巔閒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游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欄賞金芙蕖日觀倒捲青玻瓈風煙回首莫蕭灑南游準擬相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台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渠頭不斫將安容喑嗚千年楚重瞳將軍視之猶楚公掛書牛角亦偶爾吏臣比擬良未同青青澤中蒲秀色自嗟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牽兒驅羊竟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嶽山圖畫有如此何如長作多牛翁

浙江湖圖

山人懶絕夢亦然鼎如萬牛不可遷誰信畫工筆頭有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點青蛾閉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端海中僊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濤頭何當還為我寄聲三神山我欲爽興游其間

清江曲

清江芙蕖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縹緲如花人望之見之不可親無限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顰遙山一十里長在愁眉夜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鑄向青銅中遙山遙復遙芙蕖霜早凋明日愁眉為誰掃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添硯詩 并序

予近得漆硯二一劉丈茂之所惠者見瑩水而先天八卦周焉予遂名以别之且賦詩以答茂之云

揚雄父寂寞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焰浮煙離天開氣機動起舞獨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我衰顔酡神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呵硯漆未爲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寒海波茫茫兩儀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游戲觀物供研磨平生星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尚玄劉歆譬蘇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挲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却日戈鞭霆裂月未消歇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交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安得六丁爲我隳嵯峨我欲萬牛老筆廻江河先生輿來不柰何爲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泠然玉泉甘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懸懷慚雷家驄虎耽耽劉氏性理窮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藍輿誰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樵摘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涵勾萌愼培養雲霄看巖巖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菴

静修先生文集卷之六

静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言律詩

除夕

百歲三分一初心謾慨然空囊難避節青鏡不藏年静閲無窮世閑觀已定天聲端思後日四鼓未成眠

曉上易臺

遺臺連廢壘落日展遙岑海嶽天東北燕遼世古今每當多感慨直欲罷登臨莫更留塵跡千年不易禁

登武陽

朝游婁子館晚上武陽城潮接滄溟近山從碣石生斷虹雲淡白返照雨疎明且莫悲吟發燕歌已帶情

鄉郡南樓懷古

南北世更迭江山人重輕壇淵出師詔顯德受降城遺恨幾時盡寸心千載生區區菊花詠擬計欲何成

蒲城道中

學館三年夢西山此日行人生兩屐足世累一簑輕別澗水流合斷林煙補平誰能分半壑相與結巖耕

夏夜

院静夜復静幽人世慮輕是非容勿辨憂寵莫多驚萬樹鳥飛月千家犬吠聲夢回無一事惟有紙窻明

重游源泉

人世自人世翛然物外身滄浪來照影白帽恐生塵題壁雲封石攀花鳥護春今年風景別開卷覺詩陳

張氏别墅

飛來推不去好山招未來宜無平曠地當有妙高峯芳草趁陰坐雜花隨意開東南村落近試與問新醅

書堂旅夜三首

少小抱孤苦飄零重此行迂踈從我好憂戚賴天成風志存無幾竊懷觸又生寸心同弱草孱眺怯霜清

淹留已半載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心秋聲助搖落生理嘆浮沉松桂清霜襯滿衷歌動故林

丈室不自福寸心徒爾豪世途仍險阻風物故蕭騷臨月霜洗淨明河天放高空庭一片石獨坐首頻搔

生日

四十辛兒子明珠掌上稀圭璋蒙養正朱蜜房防微杜露有時降孤雲何処飛悲歡共今夕餘祿不勝揮

虞帝廟二首

淫祀偏區宇空山餘帝宮靈有天在像設與人同身廿千年後塵埃百感中清風分一酌毛骨灑南風

四顧蒼何際威靈儼若臨山川尚渾朴天地自高深鳳鳥千年歎簫韶三月音玄功久無復徒抱致君心

奇村道中

此日西塘路乘閒作勝游深深梆成巷脉脉稻分溝白石長含雨黃花不受秋移居新有意試就野人謀

城南

山人慵到骨一出動經秋欲赴城南約如營海外游岸容收潦盡村色帶煙留禾黍成將穫荒家猶未休

有客

有客談稼穡對人增感傷自言一頃業不傳半年糧宿麥得春旱晚田經早霜無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漿

早行

曙色警初動物情無久閒淨凌鐘類岸落月淡空山殘

夢失迷旅少休期守閑孚常午窓雨擁被聽珊珊

白菊

傍草尚孤潔東籬芳未芳精神渾是露氣勢已無霜衰月識不得晚風吹又香天教陶靖節素髮與交光

水亭夏日

孤亭耿獨坐一碧澹凝秋氣雜市聲遠空明雲影留傷時仍磊磊對鏡即休休幾欲解維去乾坤無釣舟

野興二首

乘興閒登眺歸來晝掩扉靜中見春意動處識天機大節始終論全才今古稀平生有餘約常恐寸心違

莽莽勞無路蚩蚩魚肉民乾坤幾逐鹿今古一傷麟眼底人間世胸中物外春江山蒲花柳無負百年身

秋望

病骨秋偏早草衣露亦寒微雲生水際瞑色起林端地迥月遲下樓高山易殘輕風吹欲舉醉袖拂層巒

雜詩七首

竟山唐故國渾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麥麥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聞昔盤孤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譚說戰爭初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關嶺通山後風謠採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糧西風如有約乘興即吾鄉

何事招提好山深焉可驅松巢低映帽竹溜細通廚霜乘千封户雲屏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髮起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
山資寇盜田畝化荊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脉
穿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園茅庵如畫可惜是逃亡

早發濡上

寒出防優逸詩情非浩然煙濃山失色雲重雪連天坏
户儒游上氷鬚老境前別家志再宿栗海間何年

偶書

擾擾推遷裏誰知不偶然要從人力外推見事機先青
白天公眼低昂造物權俗情諼悲喜倚伏有他年

宿田家

偶到田家宿歡迎如遇仙杯盤陳户側妻子拜燈前青
白眼誰靜炎涼情易偏豈知人世外還有野夫憐

半世

半世恒棲託孤生備險艱寡言非蘊蓄偏性類清閑生
計朝霞上交情暮雨間柴門本無客幽僻況長關

重渡滹沱

遥臨滹水岸回望土門開秋色巉巖上川形拱抱間分
疆人自隘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臨故意閑

恒山樓

萬嶺尊恒嶽遺臺枕後潭仰高憑對坐哭險負奇探影
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山靈僻野客人夕費煙嵐

登鎮州陽和門

百尺市門起重過爲暫停毫分秋物色未聚插襟形北
望雲開岳東行氣犯星憑攔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辛巳中秋萊亭獨坐

分光陰大盛無力掩倉渠大塊供微黑高天失舊青與
從愁外發秋向篝邊零點數山河影依稀見草亭

文章

文章賣餘力齒髮愧初心璞有連城璧精非百鍊金靜
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今烏散爐薰盡長歌激暮陰

一身

一身能換骨毛髮散冲融氣變精醇後人生感化中朝
陽方杲杲春意正濛濛百載唐虞德方成比屋功

周邵

百年周與邵積學欲何期徑路寬平處襟懷灑落時風
流無盡藏光景有餘師享有靈臺境圖書重一披

上塚

過家來上塚顧影念孤蹤春露歡迎失寒泉感激濃十

金一毛髮十年九音容不惜從黃壤多慚未了胷

送東海相士

青鏡雲千變紅顏酒一巵忘言三日雅觀化百年期烈
火誰當救神游亦自奇海山如見問聊舉送君詩

寄答祖丈

先友從游地雍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樂郊園妙
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期待負知言

贈答徐生

三年不窺牖城府有山深於道無少得多君肯見臨一
杯上池飲千古水仙音爲子終宵話相期勞寸心

憶金坡道院

平昔多游覽茲游不易忘滿涂春脉脉松石貯蒼蒼有
客愛山谷無家名草堂金坡從此號聊著永相望

過唐冰望堯山

神化大無外名山能幾峯威顏渾咫尺天日尚雍容浦阪堪飢死重華有舊蹤三謨讀未老於此卜巢松

哭張之傑

義許同生死奪君何遽然無人共清夜有淚灑黃泉舌疾求子禱遺孤託我憐傷心墓頭字旌孝看他年 予題其墓道爲張孝子墓

宋道人八十詩卷

往事枕中記新編柱下言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春露濡際秋陽想像存初逢疑夢寐悲淚拜㧑溫 宋後□宮人子

哀郭勳輿

才命不相偶如君良可嗟半生在人下一死更天涯三歲同君里前年過我家相望已塵跡寥落舊煙霞

寒夜

肝膽了無寐襟懷誰與同更長頭可白燭暗火逾紅硯滴冰生瘦星流氣吐虹林鴉先我起鳴噪竟何功

題黃氏名方

人從大節論士向絕無求獻可有先見老來多遠憂方書空物齊耆舊盡山丘矯首候斜日窗中倦鳥投

感范女

房望吳中范衣冠相國孫風流猶李白棋變已陳雲感事哀龍種暮名重虎賁乾坤厭更迭誰與拯紛紛

鄉人王母九十

九十青瞳母寒溫白髮孫桑田關滄海冠帔記金源案上春風禱階前雪色萱移家就隣舍種杞易陽村

哀徐生

去歲登高句霜風秋幾多東籬成惡讖西郭動悲歌天道憐渠在吾文奈爾何洗君紅樹下風葉尚吟哦生且死求予墓爲不朽計 東籬事見草堂集

眼醫詩卷

火景元中暗月光從外明每當天抹漆未便目無睛暗自何年有明從底處生若知當告我心事在蟾精

諸母節孝詩卷

寂寞吾鄉國才難婦愈賢題詩慚我後旌表聽人先艱苦初心盡安榮老境偏幽潛天有待留看百來年

寄彥通

吾子今應健山人老已癡迷藏高者眼與廢大觀基感遇渾非昔忘懷若有思絃歌吾舊隱寂寞暮春時

題齋張先生挽卷 與先奉直府君同任金太學

耆舊晨星盡公亡益可嗟先人曾共學稚子與通家白日明心素青山點鬢華封龍餘爽氣誰與酹煙霞

山中憶故人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無聞瑤草止堪種白雲誰共分屋梁驚落月鵬翼賦垂雲歲暮一尊酒高歌如見君

何太夫人壽一首

近親猶致敬結友合升堂薄俗隨遷變浮風隨遊泆吾人當復古此日得稱觴高詠靈椿句燕山暮色蒼

去歲稱觴後今朝重過庭將軍不好武宅相舊明經拙宦供行樂忠臣見典刑北堂多竹石歲晚亦青青

送尹宰

百里衡山縣千年陸宰名隣封今見此鄉校可無評俎豆欲成趣絃歌漸有聲涑陽吾舊隱閒去亦閒情

夢採松脂及甘菊

棲遲負松菊夢寐得甘馨隱逸寧同臭流膏味獨青人
誰借二徑天欲制頹齡毛骨清猶在枕邊霜露零

鸚鵡

風雨房櫳暗猶疑隴樹昏無愁緣得食有夢想高飜巧
語誰自眺深憐未是恩人情多好異果豈不能言

過奉先

閭閻承宋統此志亦維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
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恋風海上來

種杞

法出千金要畦容一席分灌苗身已健採實學先勤白
棘憑誰辨靈尾蓋自聞知音九節杖推有華山雲

移甘菊

移晚戒前歲植根先此秋親看杖屨遍嚴課僕童憂小
蕊終年計新英一飽謀區區嘆沙棘陸子謾多愁

採野苣

糞壤自肥膩雨苗絕世紛然餘香更美甘出苦難分宜
酪法新得輕身方又聞野人聯自享未敢獻吾君

食芡白

採食陂塘利分甘野老心杯盤收浩渺頻瀨避清深命
娉即能識招隣亦見臨吾鄉希此味咀嚼有吳音

秋日

山人又不出今朝天氣清秋光濃可掬草色翠相迎捫
蘿暮山碧敲門新笋生歸來重回首佳趣未忘情

張監院過

有客敲門又山人與鶴歸論文翻草本換酒當裘夜暫
會還成別相歎且莫違明朝誦佳句此望漫依依

酒令

觴至欲何語令嚴當謹聞茅容惟問稼李白只論文且
喜無多客毋辭過半醺故人知此老畢白解洋君

觀樂爐自戲二首

無病不服藥康節語也此壞清吏嘉歐陽或有道韓子
豈無瑕疵疾嗟子久名方信彼詩回頭謝鷄犬何日是
仙家退之服硫黃一疾訖不痊樂天詩也有酒共游也
不恐誰能忍飢喫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彼猿辛苦吾
差樂東坡辟穀說子語也

地髓服仙草黃精失採花徵求遍親友杖屨想樵車晏
敗從人笑偶成容我誇側聞僮僕語辛苦是仙家

旅夜

歎枕寂無寐沉思坐不禁靜中天地我閑裏去來今磊
磊平生事休休今夜心何方有邊戍雲外急清砧

送文生

無人慰幽獨之子能登臨野鶴籠中意翔鴻天外音吾
儒關世運晚節見初心有問山間事白雲今更深

名醫張國綱挽卷

良醫不出戶真隱要逃名宿草今如此春風宛若生一
囊二世業兩子萬籯金平昔多病懷賢倍有情

送成判官

釋菜成鄕約從君此例新歎游泮幾日離索又殘春相
愛求詩切臨行枉駕頻幾年人事絶送子為情親

盧學士按察江東

不廢芻蕘賤狂言試一聽品題侔月旦言動律東銘欽

少得真樂吟多損性靈青燈四書外澹泊養遐齡

郭判官按察衡右

謝病三公掾分司五嶺南桂山天下秀憲府百僚恭夜
泊防風浪晨征避瘴嵐遥知慈母念先汝過湘潭

揚子忠總管福州

燕趙多豪傑揚侯氣自奇風流猶世胄開爽亦天資尊
俎論交地江山送別時閩中有佳政聊用慰相思

登保府市閣

十載雞泉隱今朝市閣晴民謡混諸國里號帶軍營瀛
海依依見荒山隱隱橫懷仙與思古獨立若為情

烏古論顯之母夫人挽章

冠帔金源舊門閥戚里榮鶴悲人世短銅泣露盤輕往
事茲波去新墳宿草生烏啼原上樹霜月有餘清

劉仲文挽章并序

仲文名郁祈州蒲陰人少從事臺府軍謝病
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為業所居里名
黃臺因以為號後仕京師為將仕郎年六十
餘命的賦詩而終子允今為太常奉礼郎

楚塞十年役黃臺一室春從軍有何樂學道不知貧生
子為名士居鄉稱善人死生無所恨今古一丘塵

送成從事

易水河梁夢回頭已十春相逢驚我老送別向君頻求
賂攀前例將詩認故人故山松菊在歸去未全貧

張察院分司臨安

餘杭古佳麗御史重分司甘旨足為養江山能助詩梅
花春早晚潮候月盈虧糾按先從此陰陽恐失宜

錫尊宋秘監索賦

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尊來因交趾使價重秘書門舍
蓄中誰似堅貞節尚存盤盂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寄于東太守

一夕西山客十年仕事非黃塵驚我老青眼似君稀別
浦秋容靜離亭草色微殷勤重寄謝後會不應違

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魯齋傳洗眼名家後驚心大學年白
頭看風鑒青佩見時賢明日龍門隱須君拜我前

宣慰孫公慶七十詩并序

至元二十七年冬與處士張君察院張君提
舉郭君都事張君教授趙君所工匠提舉
孫謙繼至察院曰是家古世官也將甲氏四

世矣今其翁正議公階是為宣慰使歷事四
朝登秩二品有子若孫皆佩金紫開歲七十
尚躍馬不衰惟爵與齒實一鄉之望凡所與
游礼宜往慶在吾輩要宜有詩於是約各為
詩一首言韻古律不拘既成俾諸孫捧觴歌
以獻壽公宜每觴為盡一觴不辭十二月二
十九日樵菴序

為仁存世職得壽見陰功家產千金草官銜二品隆子
孫皆貴顯談咲尚豪雄五福誰全備吾鄉有此公

嘉甫從　親王鎮懷孟

茲游真可樂兎苑更枌榆華佛燕南選文章郝氏徒早
年多患難晚節足歡娛寄語賢兒姪詩書是遠圖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七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春陰

潛潛春雲曖更輕一身酒力若雲生無人也笑樂所使
未醉先休氣始平時雨霽枯或有聲微風著物不聞聲
人生日用本無事閑倚西窗候晚晴

秋日有感

自恐規模日寶然每便孤坐靜無邊仰觀俯察無多地
往古來今共此天或知或愚能幾里一鳴一止又千年
南山正在悠然處目送孤鴻手絕絃

多病

多病年來放盡情一龕堅定避深冬欲忘言處飲先醉
不得意時山故濃只許國人知我陋見郭子無名公序無妨高論笑吾庸見司馬公庸書序西巖近有靈芝種
爲謝白雲著意封

日午

日午雲輕草色蘇出門杖履自徐徐乾坤俯仰窺難見
花柳青紅畫不如靜處規模惟厭小動時文理却嫌疏
眼前光景無窮態注盡濂溪太極圖

偶成

一語未能分付時雖言方信到真知道參天地用何小
心有羲皇生豈遲後世直須要揚子百年即我是鍾期
折花笑對滄浪影不覺東風就手吹

湖上

湖上幽居事事幽卧看書卷坐垂鉤晴窗閑是長年國
暑簟靜爲無熱丘心遠何妨在人境室虛元自有天游
家人大笑詢生理報我西風咫尺秋

十月朔展省後登古城有感

手線西風失幹衣高城煙樹掛斜暉徘徊飛鳥不忍去
蕩漾滄波如欲歸幾處霜寒常往每因物是見人非
詩書未辦鄉鄰化道德初心恐易違

道士孫伯英容城故居并序

伯英名邦傑世爲縣之貴族遺山元公爲作
墓銘稱其游太學所與交皆天下名士氣甚
高見金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肆志方
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遂爲黃冠師以終葬
宅之太清宮側時年五十一因紀時嘗見
先君子錄其家世文行之美以示鄉人今過
其居感而賦詩

孜教才氣敵希夷冠帔翩然亦未宜誰辦胡寅論鴻客見讀史管見只除坡老識安期見安期生詩可憐喬木
空秋色惟有青山似舊時欲傳先賢閑遺事故園禾黍
不勝悲

過鄉縣西方古故居并序

古金大定間人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
室置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假
門亦以避辭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
如菽粟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
聽曰是天所食者不可易也監察御史按行
郡邑聞其行止之不報其爲人蓋亦近於聖
學之所謂狷史家之所謂獨行者歟先父每
舉以律鄉人之貪鄙者故鄉人至今能道之

古死無後其丘隴已爲樵牧區今過其居亦
蕪爲荊棘中矣不覺感歎夫發潛德而紀先
賢實後生之責也顧力未能焉姑題詩以紀
先父之訓云
名姓初聞自過庭山田力食老窮經鄉閭月旦歸公論
著宿風流尚典刑感事重吟幾繹集懷賢誰禁聘君亭
還家游子悲千種念舊思親淚最青

登雄州城樓

古戍寒雲接耶茫故鄉遊子動悲涼江山自古有佳客
煙雨爲誰留太行野色分將愁外綠物華呈出夜來霜
海門何處秋聲急極目滄波空夕陽

夢先隴

望望東阡見松柱孤雲爲我且踟躕十年一夢等閑過
四海此身何處無千丈春暉空寸草萬山明月只啼烏
舊家三徑今誰主萋殺河汾有弊廬

宿玉泉村 先父嘗欲卜隱於此

怪見淸暉逼曉襟太行眉宇未消沉徘徊終日不忍去
寂寞高盟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跡只應老樹記登臨
棲遲零落如今此淚盡章齋刻印心

外家西園李花

無邊晴雪映柴扉夢裏繁華又一非人與丘山屬零落
天教草樹記芳菲每因寒節來相訪直爲餘香不忍歸
里社他年有成約結菴終擬號春暉

入山

草露蛛絲曉日明亂蟲秋意有先聲征盤未轉坡陀盡
蒼翠忽從懷抱生一徑峯回失南北兩山雲近異陰晴
天公若會登臨意可信傷心畫得成

晚眺

巖容濃淡似吾詩要點青山學鬢絲老樹遺臺秋易早
斜陽流水鳥偏遲無人能解此時意如我曾來前古誰
本爲登臨解陶寫豈知搖落更堪悲

山中月夕

論懷幽思自蕭蕭沉對空山夜正遙四壁晴秋霜著色
一天明水月生潮歌傳巖谷聲凄宕酒泛星河影動搖
醉裏似聞猿鶴語百年人境有今宵

惡鳥

山中夜夜聞惡鳥惡鳥聲中似訴衆氣運變遷皆以類
陰陽對待不相無形聲如此誰憐我天地初生已有子
能辨春風長白日願將花柳付提壺

五月二十三日登城樓

獨倚危欄數鬢毛一簾輕燕晚凉高雲移山影亂初定
雨帶風聲來漸豪物外此天才一寄人間何事不秋毫
遠遊未盡平生興幾欲狂歌續楚騷

曉出西塘

塘水隨人幾步行衣淵激石故輕清太行擬秀霜洗淨
全趙規模天鑿成偶爲登臨發愁詠忽從毛髮散秋聲
殷勤莫厭尊中酒留到青山佳處傾

良辰

莫遣閑愁負此身鶯花逐日是良辰乾坤許囊元關我
土木衣冠亦象人大德豈容輕錄怨小疵休發更求醇
此中空洞渾無物萬紫千紅總屬春

南樓

登臨秋思動鄉關展盡晴波落照閒嘆老自非緣白髮
愛閑元不爲青山幾經分合廿良苦不管興亡天自閑
初擬憑欄浩歌發壯懷空與白鷗還

野亭會飲三首

列坐平分草色勻四圍天設翠屏新不可一日無此客
安得四時長是春野鶴自成難進狀江鷗不作近前嗔
鳥聲似向花枝說好箇羲皇向上人
曳杖蕭然一幅巾山夫野老解相親積身物內誰爲我
賦象天中彼亦人細數平生無此會不來一醉負今春
舉杯自壽復自笑萬壑煙霞吾豈貧
行樂人生當及辰今朝光景爲誰新林陰冷冷微露日
花氣溶溶暖著人春色十分看欲盡鳥聲千種聽難真
東風就手吹殘酒無限青山動翠嚬

淺酌

淺酌微吟意自真新詩改罷酒微醺流鶯喚晴送春光老
獨鶴潛驚花影分共見白駒如脫景豈知蒼狗是浮雲
無邊風月誰無分只恐靈臺未屬君

夢鎭州潭園先父舊隱

昨夜分明是鎭州溪潭先子舊曾游魂來千里太行碧
夢覺蒲蛙煙水秋古淡園林無限意登臨今昔幾人愁
當年猿鶴應無恙爭信書郎漫白頭

過鎭州

太行迎馬鬱蒼蒼兩岸灘聲帶夕陽霜與秋容增古淡
樹因煙景淡微茫閱人歲月眞無謂得意江山差自強
曾記城南舊時路十年回首儘堪傷

升陞淮陰侯廟二首

飢僮羸馬倦重游爲將分兵此坐籌滅項豈知秦尚在
奪齊便覺漢無憂英彭一體誰遺類絳灌諸孫自列侯
愛殺瓏泉泉下水亂山百折只東流
許身良犬笑君癡快快難勝已自危知數相推難免死
才名如此豈無疑兩年藩鎭眞猶假十載君臣喜又悲
最恨當時蕭相國直敎三族到全夷

讀漢高帝紀

提樂經秦掃地空遺民洗眼續王風規模自與挾書律
舉錯惟推約法功魯國兩生心獨遠新城三老義誰同
只知才到蕭曹盡可信高皇是沛公

易臺

望中孤島入消沉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河山有燕趙
百年風氣尚淹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

無限翁松動殺聲天敎搖落助清吟

秋夕大風有感

坤輿闢說若行舟乘此眞堪萬里游大塊氣豪知寒和
黃紬坐穩覺無求寒閒小草根自賀雲外高松聲亦愁
明日西山想清瘦天敎老眼看晴秋

盆池

自慚眼孔一盆多奈此無邊風月何莫道渾非九雲夢
不妨能著百東坡斡旋在手天隨轉虛靜如心景自過
誰弄扁舟說吳越爲言吾老快風波

水燈

南湖新綠破春容一炬才分萬炬同共說金膏能有景
豈知陰火解生紅魚龍水樂三更後星漢仙槎一色中
喚起東坡看清曉向來碧海又青銅

方鏡

當年玉斧落何方陰魄誰教擬大陽翻起坤輿看龍背
借來心鏡發天藏衣冠嚴肅知無愧肝膽輪囷見有芒
四海風塵競白日託身分我鑑中涼

西窗

洛水秦山夢寐前風流陳邵兩蘧儂中峯太華五千仞
皇極一元十萬年斷役閑來歸藭迷藏畫出稱高眠
人間此意今誰會卧看西窗生暮煙

有懷

飄飄遺世覺身輕尚友千年樂若生端日梓雲程伯子
冰壺秋月李延平浮塵滄海人事換晴雪太行眉宇清
倚杖歸來北窗下一樽濁酒為誰傾

記夢并序

至元戊寅十一月二十四日夢十餘老翁衣
冠甚偉以章號為子童中署予為全文山人
而見稱之語甚多既覺惟記松柏歲寒參擒
晚景之句而每句之下又各忘其六字遂以
詩記之

夢中說夢已成癡更擬從翁問所疑松柏歲寒應有謂
參榆晚景欲何為名書丹闕非吾望家在金文不自知
果有倦山隨塵土先生亦欲住仇池

捲簾

捲簾雲樹散微明淡似幽人百慮輕真宰雕鎪亦良苦
洪爐消鑠似無情空巖月出人境失瀬霧秋巖山氣生
狀寫天機誰領會西風吹作竹敲聲

偶作

為貪風月重登臨感慨幽懷不易禁靜裏形神君與我
眼中興廢古猶今區區此世真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
聞道江湖好煙水飛鴻滅沒有遺音

高亭

高亭雲錦繞清流便是吾家太乙舟山影酒搖千疊翠
雨聲窗納一天秋襟懷灑落境長勝雲影空明天共游
笑向白鷗問塵世幾人曾信有滄洲

放歌

未須鵬翼賦垂雲老眼水壺亦自新碧落銀河見高壂
紅塵白日鬱何人眾禁坐閱秋風客攙搶空悲地上臣
左挽浮丘一杯酒吾言今矣不須嗔

自適

久矣黃塵絕往還惟餘風月到柴關清霜烈日從渠畏
野鶴孤雲覺自閑天上銀河連碧落人間秋色對南山
高吟大醉堯夫老只有豪誇不易刪

老岸

老岸陰陰雲樹清柴門寂寂綠苔生空明萬象隨月出
水墨四山因雨成千古心期破茅屋百年人事短燈檠
道人不是悲秋客聽盡疎蛩夜夜聲

世上

世上悠悠儘自爭眼中隱隱放教平飛蠅觸鼻人爭怒
落葉臨頭我漫驚既有陽秋暗消長何須青白太分明
蒺藜原上青霜重辛苦十年跣足行

幾葉

幾葉疏桐萬斛秋四山清露一窗幽人能知足隨緣樂
心若忘機百慮休事物閑來如有悟囊箱空慣已無盡

醉中曾聽家人語老子年來不解愁

萬古

萬古遺編未寂寥一窻風露曉蕭騷有時陶令羲黃上
何物元龍湖海豪饑鼠千鈞宜自惜蟷蜍寸鐵亦徒勞
年來點檢人間事問舍求田計最高

老大

老大情懷隨處樂幽閑氣味逐時添平生長物不入室
一日百錢輒下簾題品雲山寧有諱收羅風月不妨廉
客來恐說閑興廢茶罷吟春信手拈

山石

山石那容玉獨堅人生磨滅殆天憐畫蛇最戒足無用
書馬常憂尾不全誰見虎頭真可捋自慚雞肋豈勝拳
誤人每笑婁師德不領春生未唾前

人生

人生底用費閑思物理通來盡我師凍雀猶能樂生趣
秋花元不厭開時齊妻必娶終無偶秦越未生寧之醫
若道求安須待足百年何日可伸眉

夏日即事

迂疎爭笑近清狂多病筋骸可預防久之園蔬因種藥
不留窻紙為抄方閑從鳥雀分晴晝靜與蛩螿共晚涼
莫道幽人好標置北窻自古有羲黃

冬日

砂瓶豆粥土床煙中有幽人意浩然元晦居山豈懷土
仲尼微服即知天閑中作計飽為上書外論交睡最賢
小子應門當拜客病夫便靜乞相憐

午窻

終歲柴荊掩寂寥物情多忌恐難逃家居關白惟求省
應物寒溫亦憚勞陳壇只知炊餅大元龍新厭臥床高
午窻葉影風成陣病擁紬衾氣尚豪

蜀酒

滇家桐馬豈無傳力盡皮囊味始全習次沃焦常八九
眼中駿牝少三千百杯誰有神駒氣一幕何分勅勒天
彼略猶能奴命若南風到此更淒然

平昔

平昔襟期鏡裏看而今涉世頗高年自憐不唾青城地
共笑仍憂杞國天覆影無傷猶不忍吹虀雖誤亦當然
人間萬事思空遍依舊西窗理斷編

冬日

迂疎懶散百無能半似田翁半似僧製藥就圍爐学火
檢方聊趁剔麻燈自知豪爽今無復共道癡頑昔不曾
閑倚南窗貪負暖敲門人怪不時應

次人韻

樂天方識淡中甜安土無妨著處黏道在市朝皆可隱
機忘鷗鳥亦無嫌窗虛不礙山雲度樹老慣經秋氣嚴
世上閑愁渾幾許而今青鏡漸霜髯

中秋

天借無雲雨借清月邊涼滿滿無聲只知老子興不淺
誰信太虛白亦生四海誰當共人影寸心直擬配高明
二句夢中得乾坤元有冰壺在回首紅塵事未平

人情

人情雲雨九疑山世路風濤八節灘共說長安如日近
豈知蜀道比天難浮杭莫笑天腰舟渡坎井終當繫木觀

會取登高有良法此身何地不平寬邕八么日登高有法
餘行則不困脚踏實地則不危

次韻答張寮侍郎

癡然一搦卧成痕多病人蹤自古云執別三年猶念我
開緘千里若逢君家聲舊仰遼東鶴才望今稱冀北群
每憶琴尊前日雅幾回搔首賦停雲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八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言律詩

有客

門前有客通名姓一別十年記憶無鬢髮俱驚各老白
行藏已涉幾榮枯急呼藩酌辭酩歎聊用親嘗補飲食
深感故來兼久候送歸雖病不須扶

雨夜

夢覺呼童問幾更未嘗先作不平鳴山深六月有秋意
從靜酒城惟雨聲四海虛名此身愧百年浮世寸心驚
誰教簷溜知愁思欲斷還連直到明

現前

萬事除無取現前此身隨處可周旋居南懷北豈安土
巳夏願春非樂天誰謂包涵心有外我知彌滿遠無偏
洞觀今古平平在勝盡區區智與權

上塚

鄉隣見戲識兒童日日相邀社酒紅故國無家仍是客
病軀未老錯呼翁里胥驗帖微游户縣長聞名謁下風
欲向溪南訪喬木不禁煙雨正空濛

桃花菊

東籬元不是天台誰挽春風到酒杯丹藥有靈能換種
黃花從此不須開已經晚節霜蘂識不是寒香蝶亦猜
老眼淵明不今古幾回春去復秋來

夏日幽居二首

隱几青山意獨長回看人世易炎涼我培得力江陵橘
海惡傷心陸氏莊莫就一時論絳灌要從千載到羲黃
人間何物堪憐好擬問希夷買睡鄉

閉門終歲澹無求雲雨人情亦可憂斗酒點酬蒲東望
杯羹直結發身饑平生幾緉謾多苦一日百錢姑少休
山鳥不鳴林影靜臥看蛛網罥蜉蝣

夏日飲山亭

借住郊園舊有緣綠陰清晝靜中便空勤意釣魚亦樂
高枕臥游山自前露引松香來酒盞雨催花氣潤吟箋
人來每問農桑事攷發床頭種樹篇

午睡

閑中何事不清妍鳥戀花陰伴晝眠窗外雨晴山有量
枕邊風息樹無弦面前多放寬平地方寸殺臨咫尺天
萬古羲皇有餘意不妨分我百來年

新晴

小雨新晴草色蘇家園生理未全疏理盆欲學魚千里
試地先栽竿一區時與老農談稼穡不因閑客罷琴書
乾坤妙處無人會臥看墻陰雀哺雛

醉梨

白雪春香洗未殘玄霜誰遣凍成團漆封圓顆盤增清
寒和濃漿齒避寒綠蟻從今忘病渴金花無地著餘酸
快人風味依然在莫作尋常軟熟看

送人官浙西

江海十年幾戰酣劫灰飛盡到耕蠶亂離文物想猶在
凋弊徵科恐未堪眼底興亡即今古胸中形勝又東南
因君漸有扁舟興佇待清風洗瘴嵐

九日客至

有人車馬訪柴桑怪見寒花滿意黃莫對青山談世事
試將華髮照滄浪淵明不與白蓮社程子猶憐綠野堂

他日燕南話耆舊此回風味亦難忘

贈趙丈八十詩 并序

趙丈字澤民金哀宗初年應律科中天下第
一授商州知法尋除左部檢法遷新息令比
渡客順天中統初擢爲左三部司正致仕景
州判官爲人樂易寡默嘗與先人同應真定
宣撫司辟召故予以父執事之今年八十餘
里人好事者榮其壽請諸公爲賦詩而求予倡焉

律學專門自可疑更從報施論心期干戈留在三章法
松菊歸來兩鬢絲再拜通家惟此老百年涉世亦吾師
平生辦作耆英傳慚愧胸中壽域碑

九月晦日過鎮州宿趙徵士黃榆道巷

脩齡奇說禍世親翁張無復見其淳熟來避六於留叔
詞中但三巳自在符樂算能夏度俗蕉蕉却恐有幽人
疏平石刻皆名筆庭下寒花不似春著取象叢六

寄張之傑

便擬庭闈挿檄過直須隨俗苦揚波一瓢有樂誰云細
三金無歡亦謾多戰國遺風餘管樂南朝清議尚王何
見人時棟知吾拙獨誦滄浪太古歌

黃精地黃合釀名以地仙酒

仙家名品對新蒭我誰信幽人用物多酒面白雲招我在
杯中華髮察君何西山秀氣新欲盃易水寒聲釀亦和
未望天行柱千歲朱陽當和紫陽歌雲卧天行非予敢
議字一處和千二百歲陽翁謂息歲也

席上分賦二杯笛

朧鳥回頭意若何剝腸欲我鑑紅螺織茫山色詩痕在

灑須灘聲飲興多聖賢已分糟與醨醉來惟見酒成波
千年醒殺江魚腹應恨生身向汨羅古操
希夷尊俎永相忘混沌鑿開見此觴金橘有天容逸老
青田無地避餘香雲中招飲留仙掌物外尋真得醉鄉
試向峨眉問啼鳥人間紅雨幾斜陽多蜀記劉光祚進
桃核盃云得于華山陳摶所東坡謝人惠希夷盞詩有
仙掌峯巒出將不改希夷去後遂無傳能斟時事高拄手
華酌人情累樣頭之句右挽

張氏西園

水府生煙晚更奇翠陰含雨暗生涼人間豈有赤松子
天上應無綠野堂一日平原驚客散千年郭隗又臺荒
誰教老樹夕陽在留與後人攔畫長
示彩綸

相思擬話百年情燈火直須幾徹明終志未論班氏史
隆師何用鄭公名人門忠孝寧無責學術淵源先有盟
欲寄君詩仍感泣野夫能有幾門生

除夕

莫道春風室磬懸試看孤影伴頹然浮雲往事空千變
清鏡明朝又一年頭上無繩繫白日胸中有石補青天
幾時能了西山約六角黃牛二頃田

秋郊

行過青林徑欲還誰家茅屋在林間雲初出岫半含雨
風漸吹開纖露山世味嘗來知懶貴物華老盡覺秋閑
天教勝境爲詩敵未許幽人穩閉關

薔薇酒

顏色酴醾茉莉香琉璃到手會須嘗一盃滄海泡成幻
萬古花菴醉有鄉凉冷併收天水碧輕醇猶帶女貞黃
錦囊盡貯春風在別是傳家不老方聯食家有諸法

送董巨濟尋親

花繞東鄰竹馬嬉春隨西舍板輿肩白雲尚在捷遲地
彩服俄驚暮櫂年想覺定知生勸樂兒孫多向老來憐
阿翁別後還家夢比擬思親恐未偏

賈氏溪堂

滄滄春波遠更宜丘山華屋總成非來今往古年華在
厚地高天人力微世上紅塵無此客杯中明月有清暉
燕南盛事君須記曾爲東湖盡醉歸

望易京

亂山西下暮茫茫還我燕南避世謠天作高秋何素實
雲生故壘自飄搖誰教神器歸華盛只見金人泣本朝
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

七月九日往雄州

秋聲浩蕩動晴雲感慨悲歌氣尚存遲落規模餘顯德
承平文物記金源生存華屋今焦土忠孝遺風自一門
白髮相逢幾人在蒼煙喬木易黃昏

水門菴

池煙林影澹無姿物外高寒兩石磯雲水流行寧有跡
乾坤俯仰自相依波涵晴景動猶靜鳥戀幽人去復歸
回首塵緣吾未了雲風且莫故吹衣

答或者以所註孫子見示二首

學術兵義豈盡無規模如此亦區區攙書不免增多口
竊論誰教混一途親手中韓如果有許身管樂未全誣
千秋萬古中庸在留與橫渠作後圖邵公武讀書志有

蘋渠少年註尉餞子一卷

誰遣歐陽筆有神微詞端不赦充臣旃夫見笑寧無愧
童子羞稱亦可人但得躬耕全性命猶勝偏霸在風塵
蒭堯一語宜深聽擇上元龍且莫嗔

溪光亭看雨

萬山齊擁白煙來木杪先聲失怒雷海岳奔崩換毛骨
乾坤收斂入胚胎龍公所蘊有如此塵世一清何壯哉
坐看神功空束手夕陽華髮對蒼苔

避暑玉溪山

風露撩人儘力清也應知我到禪扃秋聲滿谷有生氣
山意帶煙成遠形皎月欲升天失色白雲初出擁留青
他年若訪經行處令有先生避暑亭

飲江漢白

高亭飲與動江山落拓灘聲入坐間楷魏首能醒滄海
魚龍直恐盡神姦裏流謾說蜀黔保國曾分玉液慳
閒道兵塵埋楚甸一杯誰與洗愁顏

挽先生漢韓大傳墓

章句區區老益堅百年軒死已無傳四詩今併毛公發
三吏聯存董相賢祀與曾閩鄉社在荒墳重爲里人憐
絃歌燕趙今誰見高詠周南獨慨然

玉柱雙清香

二氣元從太極分浮雲起滅見來真白虹貫日豪華散
砥柱中流意象新方寸有靈涵大塊頭顱無物隔蒼旻
藍田萬里煙生玉禾黍晴怒半穗春心無外物無附吾

對菊

迂疎不辦一身謀錯裝空添四海憂畫本流民今復見

詩家逃屋爲誰留黃茅安得千間廈白布空歌萬里裘
改有南風曲中意可能獨醉菊花秋

西湖

水實深藏十畝煙貴書直欲買魚船數椽破屋已自足
四海虛名良可憐醉後不知清露下興來擬共白鷗眠
濂溪謾有當年志老去而今只愛蓮

玉乳峯

亂山如擁欲爭先惟許孤峯入馬鞍舊見劍光曾犯斗
誰教箭答亦通天只應絕頂千年石中有齊州九點煙
安得凌風乘此去東游滄海看桑田

積雨

萬彙何爲入杳冥懸知物外自高明前年憂旱有今歲
半月閉門知一生擇日設勞中夜夢補天誰識寸心誠

陰雲政使高千丈坐受魚頭恐未平

溪光亭小憩

冬涼隨水到溪亭十里綠陰聽鳥聲自惜筋骸恒世故
豈知風露已秋清白雲似與山爭秀落日故教川盡平
六月農家猶赤地登臨舒嘯若爲情

都山劉丈九十詩卷

感事還悲負米身此生無復九齡親干戈誰共知年喜
天地獨全愛日真只擬商顏亦秦土豈期唐水尚堯民
胸中壽域平生在閒卷題詩覺有神

秋夜

已喜山深稱野情每慙無物慰諸生書貪日課不時睡
雖爲誦聲長早鳴病後端居信張詠靜中未發有延平
誰知今日絕絃意却恐人間知此聲

憫旱

農父看雲淚亦乾靈湫誰信欲生煙萬金良藥汗猶出一寸丹心天可旋未便無食思樂土不禁憂國類豐年為占河漢中宵起獨對殘燈理斷編

過徐橋

老岸石攔曙色分只疑身是入山雲十年往事不回顧百里清泉如可聞人世誰教有長路坤靈終亦化塵氛興亡更遣陂塘在幾欲悲歌酒未醺

宿龍宮

擬欲題詩贈白雲且傾濁酒洗塵氛閒將談笑論當世卻喜耦畔是隱君天柱舊曾分戶帖神林今又有移文夜深長鋏悲歌罷此曲山靈恐未聞

過東安趙宋先塋

五季風煙餘畫疆渠兒有志亦雄哉累朝禪策皆虛器千古黃袍又屬階文物漢唐今已盡史編南北更堪哀荒墳一品知何處猶遣石麟草半埋

秋夜

坐困沉思強起行虛庭涼露下無聲萬籟寂寂人莫笑不肯碌碌君何成萬古與士天亦老百年身世夜難明情知不為學仙去也欲逢瀛寄此生

洪元宮 別日歸到天城

樹邊平野接晴霞脚底清江走白沙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倩山遮自憐爛賞無多暇更有行窩第二家煙雨兩陂皆古木興來便作上天槎

哭王之才編脩

草草離觴記去年誰知此別是終天傳雖成癖今安用史未為榮底自憐因坐高談宛猶在一經白髮竟無傳交朋日與來書少不過西州亦泫然

張仲賢宣慰淮東過予山中臨別贈詩庸見定交之意云

昨夜相逢終夕話今朝送別百年情世緣盡付揮心在官況併隨詩境清此日救焚猶有望他年勇退豈無盟知君若愛希夷老莫厭山深不寄聲

白海青

扶餘王爪舊曾聞青鳥猶靈海氣昏掌上風標昔如此眼中神駿更憐君平蕪未洒頭鶴血春水誰開攜騎門過雁昏鴉莫回首霸奎高興在空雲

城樓待雨

雨入江樓勢欲吞雷聲何止語難聞未愛彼岸將為壑只恐吾山盡化雲風伯為誰能卻敵物華依舊歎如焚百年人事今如此猛拍欄干怨夕曛

題諸山寺

石田霜落晚蕭騷一徑禪扃亦自高九萬里風安穩駕三千世界等秋毫山哀似苦天相畀秋老不禁詩太豪西望夔龍有高隱結菴終擬近林皋

唐張忠孝山亭故基

斷碑藩鎮記當時杯酒談兵少枝之山色何曾關今昔人才初不限華夷水波風起心猶壯木抄秋生髮已知莫更候雲臺上望武陽禾黍亦離離

武陽故壘

仁義徒令此舌存轍環初不救紛紛天公欲為秦漢計野色更無燕趙分滿眼兵塵餘故壘一聲樵唱入秋雲

擬乘碣石觀滄海易水東流去不聞

次韻答范陽郭生

默坐誰窺樂境深無絃初不用知音曲肱睡起亦何事
弄月歸來徒自吟多愧寄書勤訪道未嫌傾蓋即論心
西山百里平如案欲認東州煙雨侵

登武遂北城

神州英氣鬱高寒背斷爭教不再連千古傷心有開運
幾人臨死問幽燕平生臥榻今如此百萬私讎亦可憐
咫尺白溝已南北區區銅馬為誰堅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九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七言律詩

定興文廟枯杏復花其尹求詩職君蔡濾

手澤天教擭蘖存窮鄉枯朽亦霑恩敢將吾道論榮悴
且喜甘棠見子孫但使儒林有根柢會看寒谷變春溫
題詩當作諸公唱百里東州又故園

贈相士詩卷

形聲感物即天成善惡因心有相生人事百年隨反覆
天容一日幾陰晴僕夫茗椀何妨共廝役王門未可輕
不向管家洲上醉胸中風鑒恐難平

寄彥通

青芻白飯思依然燈火山亭暮雨前不意相思渾百里
直教一別動經年久甘分席燕夫下敢望過門長者先

自是煙霞受招客可無佳句助清妍

癸酉大雨次人韻

黑風吹海入天瓢誰信銀河直下潮渾沌只疑還太古
規模應欲復唐堯衣冠半夜方孤坐塵土千年共一漂
且喜開簾見白日不須隴畝問秋苗

次韻答河間趙君玉見寄

出門紛擾互相侵常使幽人懶病深前月借書來水北
去年採藥到城陰黃精已倩徐生斷蒼朮新教石老尋
只有煙霞肯賒借無人曾送買山金

次韻答王之才見寄

瀟瀟霜幹打窗踈耿耿寒燈伴獨居鄉議謾訐康節僻
後賢方識子雲書詩成已破三緘戒背穩凶思九折初
明日相望在何處青山佳處即吾廬

付阿山誦
十畝荒田不自耕半空樓觀幾時成人因遇困方言命
我爲求奇反喪名此去要知燈是火向來空指鴈爲羹
新詩銘在山童口百過高歌告乃兒

水北道館
會從氣朗看春朝始信蘭亭水石遙物外壺公能避世
山中巢父不知堯波間明月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
曉策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

與客會飲野亭
遙岑一碧淡相依野態行雲意共遲多病留侯寧復偉
長身諸葛但知癡相思千里尊酒盡未晡一聲山鳥愁
風袖翩翩此何處青林西北雨來時

晨坐
共笑龜中坐已癡環堂燈火誦聲遲人才興替世所係
瓶水溫涼天可知老健每因多病後一寒偏怯欲明時
三年馬隊成何事采菊南山舊有期

野興
得意江山入酒樽乾坤英氣未沉淪莫思世事乘身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明月清風無盡藏野花啼鳥一般春
客來惟說煙霞好只恐先生醉後嗔

郭太守提舉松江
蔡公聲望動江東應識頭顱肖外翁陵谷初經新化日
尊罍不似舊秋風香雲正要忘憂計避瘴無如寡欲功
萬里吳松憑寄語并刀明日試胷中

新秋
俗物何當攪病懷溝渠孤憤若爲開人生如此亦安用
野鶴翩然去不回萬古青天留月在幾聲白鴈送秋來
西城無限峯巒好擬對一峯傾一杯

放歌
莫道人生能幾何金銀宮闕亦無多垂楊流水輕風裏
碧落銀河暮雨過天地此身真逆旅雲山到處是行窩
九原喚起堯夫老我舉一杯君試歌

雙清堂遺址
心遠由來地自偏若分心跡已非賢結廬人境元無害
跨鶴揚州更兩全石頂經龕有隨處山中學館竟何年
馬頭果要爲初祖擬問西崖借一廛

反垂柳短吟
偃蹇高松雪漫飛最憐憔悴綠楊枝青絲曾識鶯聲軟
黃葉依驚馬足遲有分只偷春色早無心要結歲寒知
不應再得東風力更與行人管別離

玉簪
花中冰雪避秋陽月底陰陰鎖暗香玉瘦每憂和露滴
心清惟恨有絲長且留宛轉團沉水莫遣飄翩入粉囊
只許幽人太相似春苔珠雨北窗涼

爆粟
山家寒夜留連處發驚聞一粟先聲數誼言無渾沌
弄九令喜得天全香甘合用金甌選冷淡那容玉版禪
回首燕秦幾陵谷眼中榮富竟何年

示有寄
南隣新膾北隣酤莫忘蓮湖舊釣臺根柢自宜留故土
婚中真見有寒夾短長無就相形看消息當從既往推
遙想西城共登眺水光山色亦悠哉

宿鄉僧致公房

倦客歸來借夕眠偶因相敬識君賢常勤有酒沽陶令
每愧無衣謝大顛謂暢墨吾聊況應論周陰助豈誠然
平生親切冠巾語欲發還休亦可憐

哭申也

悲來思汝不可置揮淚問予何所悲青欲出藍今遽爾
白能受采便誰期粥杯屢進知君篤藥裹親嘗豈我欺
從此陳編只獨理不堪燈火夜涼時

秋霖

春旱泥倉恐謾傳誰從積雨得豐年麻衣有垢供秋醉
土銼無文換曉煙果爲松薪禁明月眞教斥鹵變桑田
胸中幾許晴霓在四海霖霪獨慨然

贈韓道人

猶學輸翁氣稟眞胸中鵬賦自凌雲靈砂換骨知何物
道籙降心亦謾云銅泣露盤經幾見鶴言華表竟誰聞
風流大父承平事頗有當年李少君（韓叔讓子先大父令百三歲）

海南鳥

越鳥羣飛朔漠濱氣機千古見眞純千風景今如此
故國園林亦暮春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
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

贈司馬道士

仙界清涼亦陸沉風流儒素澀難尋白雲自解留佳客
青蛺端能爍壯心知己未論鵬鳥賦移人先聽水仙琴
野人近有南來興乞我菴前十畝陰（陰崗鄭氏農則名家慶川盡國隋滌號界）

春日游山

川氣迎晴潛作春泉聲招客浩如神隨時俯仰有魚鳥
乘興往來無主賓碧水白鷗心共往浮雲著句態誰眞
平生經濟程夫子年少看山意已親（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聊肯出山來明道少作）

會飲北山

相逢相飲莫相違往事紛紛何足悲別後幾經滄海變
歸來豈止昔人非此山變滅終如我後會登臨知與誰
今古區區等如此不須辛苦嘆斜暉

次韻答趙君玉

萬古西山翠不收一菴今在白雲頭開軒招月濤相對
倚杖聽泉清可收已喜凌空有高興豈知卧病阻同游
南湖燈火十年夢舊好何時得重修（來詩有千嵒萬壑春風動安得凌空訪鄭僧之句故及之）

登中山北城

黃金一夕冷如鐵劉項蕭然恐未眞世事惡盈應有數
天心撥亂豈無人陵遷谷變擴流地卵復巢傾死節臣
毛髮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凛猶新（予曾伯祖諱府君貞節勁死節中山而降沒焉）

題贈鄭道人詩卷

開卷煙霞著莫人紫芝瑤草一方春法疑古禮存三代
野服遺風見一痕唐水堯山猶樂國禹洪張界有仙村
何時畫母東隣了老婦烹茶自掩門

暮春山游

萬山傍繞翠爭新兩澗平分月有隣木杪柴關如看畫
松陰苔徑欲凝塵浮雲柳絮人間世流水桃花物外春
杯酒狂歌極浩蕩野煙晴樹望中勻

新曆

山家曆日年年有林鳥國花報四時建戌預求尋樂月
逢辰要及種瓜期賀中堯典二三葉夢裏豳風第一詩
餘韻千年死如在晴窓捲卷不勝悲

千戶喬侯挽卷

拱木秋聲尚凜然平生鄉國愧幽燕千家聚落郎山岩
四海牢籠勒勤天龍虎風雲空一夢關河形勢記當年
重侯累將應須念創立艱難亦可憐

宿華陽臺

石徑盤紆擁亂霞雲間雞犬是誰家空山月出人境失
高樹露涼秋氣加蜀道青天休種杞武陵流水謾尋花
太行東北三千里尺借晴嵐染鬢華

飲閒雞臺

出門人事歎紛紛春色三分已二分十步離山九回顧

一杯到手百無聞蒼莽天地有如此磊落古今何獨君
欲向荒臺問遺跡水明沙浦只行雲

留題山房

靈風縹緲竹花飛怪石參老樹影齊壺裏有天藏日月
杯中無海飲虹蜺松生天古鶴應識路入白雲山盡低
萬里黃塵一回首撇從煙水意悽迷

西山雅會

山邑儒無今日讓雅期新得與君同剪燭霽月十年後
樽俎春風一月中靜裏乾坤無彼此眼前花柳各青紅
高情久已忘琴了誰管殘陽送去鴻

次韻閔雨

己酉凶豐不偶然今年千里土生煙夢遊樂國每嫌覺
坐見儷雲猶酷憐必竟蛟龍思得雨何勞蟣蝨謾呼天

山人萬慮消磨盡惟有夢魂阻靜便

宿趙山人房有懷

書劍南游氣吐蜺歸來華髮首難低江山應識千年鶴
豪傑空憑半夜雞物外有天藏太古人間何地種丹葵
相思日暮一杯酒望斷碧雲何處棲

有懷

百年身世付秋毫萬里雲霄有羽毛樓上詩成山欲動
眼中人去氣誰豪崔嵬自可兄呼石憔悴直須僕命騷
樽酒論文復何日西風迢遞寄鴻高

樓上

樓觀參差接大荒五雲分我白雲鄉卧之地上太行小
來自帝傍春夢長灝露明河氣蕭瑟黃塵落日煙蒼茫
清風簾外閒何客玄鶴飛鳴天一方

白溝

窮得藏山自可攻兒孫誰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
豐沛空歌海內風趙晉元無四方志澶淵堪笑百年功
白溝移向江淮去止界宜和恐未平

何太夫人生日

夜夜東隣有香火高門因得百年心蟠桃結實世誰見
蓬棘驅人根自深經卷病餘猶早起絲車老去亦親臨
久知吾友閒居意惟願慈顏事不侵

次韻劉尚書　壽號種成

萬姓瞻天仰泰階老人星見五雲開混同直擬千年論
積累元從百世來含哺豈能逃帝力有根無不待春雷
舉頭日近長安遠癸藿傾心即壽杯

貪士

貧士出門多掣肘閔君幾次謾徘徊不思學館二年聚
肯爲山翁百里來久倚通家忘賓主新知不飲羅尊罍
殷勤莫厭通宵話聽說天明即欲迴

故人見訪山中

客子畏人常簡出病來庭戶益荒蕪多時罕有通書問
遠路遙懃送藥須掃地預占燈燒香敲門遙認草亭孤
故人知我無供給故著看山慰野夫

涞陽李丈九十壽

九十餘年何限事向人惟指鬢毛霜偶因飲酒驚逢醉
不信看書託健忘還拜嗔扶緣敬客近游多步爲居鄉
自慚樗子顛狂在世故艱難未備嘗

登高有感

疎煙晴曉散輕寒秋色滿林霜氣閑今古消沉幾白日
乾坤灑落一青山半生心苦頭先老兩姊墳荒淚未還
瞬息西風解千里懸高聊爲送餘潸

送人官吳中

天徹藩籬要混通古來佳麗數吳中送君如對秋風起
恨我不隨江水東五瘴可防鄉土異孤雲須念母心同
畫圖留取風煙看莫趁并力一葑空

孫沁州哀挽

驚看哀誄爲君傷一面十年不易忘秦府猶稱天下選
燕人元有北方強平生豪氣餘丘土寤寐神交只月梁
聞說條陳有遺草承家洗眼看郎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五言絶句

明珠穴二首

珠從何處來秀與天地生涵蘊幾千古得此風雷聲
山從何時裂珠去誰當還餘光爛猶在照我方寸間

滴水龜

膚寸遍天下至靜涵竊盈因看石滴水窺見未生雲

石潭

清不見羣魚暗不藏毒怪觀物得吾師終日欲相對

春日

游絲困無力欲起重徙心揚芳草落花滿相思春晝長

慎獨

一葉下秋水微波去不停望中猶隱隱直欲到滄溟

毀譽

子臧波及魯聲半不累驊寸心仁厚處萬物自生成

偶書

意當極快處心有不平時少忍容無害欲言當再思

夢中作

溪童望水滿日夜愁不已雖非鷗鷺身亦有相關意

觀化

風雨何方來呼童出門望歸報是羣蜂聲在庭花上

四皓圖

雖戀紫芝美難忘帝力深驅馳恨臣老高尚豈初心

石鼎聯句圖

玩世如一鼎姓名誰得聞仙翁應自笑知我有鄰忻

白樂天琵琶行圖

冀馬嘶寒風逐臣念鄉國江湖閒哀歛長吟望西北

百蝶圖

芳蝶具百種幽花散紅翠道人觀物心一一見春意

子期聽琴圖

琴瑟自吾事何求人賞音絶絃眞俗論不是古人心

夢題村舍壁上 乙卯正月二日

村居有何樂所樂人眞淳回看城市中居此勝買鄰

村居雜詩 五首

隣翁走相報陽憲呼我起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

黃昏雨氣濃喜色滿南畝誰知一夜風吹放門前柳

獨立偶懷古臨風還自傷一聲樵唱起回首暮山蒼

削樹題詩句畫沙知酒籌他年成故事蕭散更風流

芳茵皆可藉緩步卽吾車來與三杯酒隨行一篋書

屛上草蟲 四首

螳螂

逢物卽能產其滋乃爾蕃不知何所積擬欲問乾坤

蝸牛

背上穹廬好閒蟲誰汝施始知天地內棟宇匪人爲

螻蛄

後利前還澁陰陽體段分不須觀兎尾卽此見羲文

螽斯

陽施陰專受精醇物始眞蟲魚寧解此聊用比振振

飮山亭雜花卉 八首

牡丹

世變日以文花卉亦應爾懸知太古時其美未如此

芍藥

宜致美人贈服之良有功分形雖異種氣類暗相通

薔薇

色染女眞黃露凝天水碧花閒日月長朝暮閱兩國

萱草

丹鳳忽飛來喜色滿朝露何以稱此花白頭戲嬰孺

夜合

消忿緣無毒合昏如識時韋絃千古意百繞惜芳枝

酴醾

勿剪架上花不畏多剌得除難忘枝曾向花陰醉

木槿

已折暮雖落未榮朝又花生生如道體堪玩不堪嗟

蜀葵

且勿論傾陽色香尤可喜人情輕所多共愛姚黃美

看雪

雪花不擇地隨風恣飄蕩數片如有情飛落梅梢上

絶句

溪童出門望鷗鷺滿空下江水澹無情盡是忘機者

出花

下石綠珠井炎面昭君村坐令宜花地亦復愁移根

商方爵

商爵旣云古那堪形更奇不宜燕市酒雅稱野夫詩

盆池

有月湛秋影無風生小波澄心一相對今夜興如何

偶書 二首

綠野山下塢渺渺嶺頭雲歲晩不歸去笙鶴應望君

昨日采人苗今日牛山木寄語芒芒人管取牛羊牧

笄盤
不作霓裳舞休停餅氏歌欸嘗仍蔽籬辛苦欲如何

呂洞賓畫像
徵注洞庭曉蕭灑寬崙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數溺

雁圖
夢回煙水寒鴻雁驚不起道人心久閒相忘有如此

史敷士挽章
平昔未相識幾回曾寄聲今朝聞謝世便有故人情

飲山亭獨坐 二首
野性靜成癖幽居穎似高青山卧床下初不厭人豪
愛玩不能去山晴雲卷舒敲門者誰子鄉僕忍斯須

偶成
夢回聞雨聲忽覺是風葉問子何以知仰見終簡月

溪橋步月圖
山中有幽人獨步溪橋月莫問興如何披圖亦清絶

題山水扇頭 二首内二首六言
山近雨難晴樓高秋易寒憑誰暮雲表添我倚欄干
兩山環合一水中有老木參天不著幽人草閣誰收無
限風煙

七言絶句

臘盡
小雪初晴臘盡時無窮梅柳怨開遲人間不覺春來早
只有吾家布被知

讀史評
記録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
恐有無邊受屈人

試筆 二首
得意好花開易落惱人芳草燒還生亂來汾少君知否
陰偶陽奇理自明
眼花不見裁之俗口快爭言杜甫村我欲鑿山藏此筆
高情千古約重論

山中客夜
鞍馬南州五日程豈知物外有茅亭塵埃暑困人如醉
月露夜凉天亦醒

抱陽南軒
下瞰懸崖老木稠輕風毛髮散凉秋老苔白石夢初覺
霽月疎雲天欲流

喜雨書事 六首
拍手兒童笑不休笑君前日為誰憂天公自有甘霖在
未管渠儂浪白頭
一笑黃河一度清自緣無物盡歡情今朝久旱兩三尺
消得山人酒滿傾
坐占庭蟻戰餘酣一飽無功益自慚但見人人厭粱肉
野夫方覺薺苗甘

雨晴物物自生春喜氣浮空似有紋吾亦乾坤物中一
相看芳樹共欣欣
為驗陰晴看漏星要知疎密候蛩聲夜來還却當時睡
不脫簑衣直到明
前日南湖枕白雲蛙聲每厭靜中聞今朝便覺蛙歌上
為是多年不聽君

九日九飲 九首擬樂府元日十詠體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從此際見天和醉鄉開物工夫密
春意空濛尚未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娑寸心又到欣然處
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舉杯為向諸君道
自此光陰柰樂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山人未醉覺頹酡囑君輕摘黃花露
滴向杯心生小波
五飲初喧四坐歌黃花落蕊入紅螺人間此樂知無役
魚鳥聞聲亦泰和
六飲相將醉境過令般對淺欲如何秋香正滿黃花蕚
宜與南山細揣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籬歌青天一帽千年在
只恐西風不柰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春風在
想柰蕭蕭落葉多
九飲蒼顏籍碧蓑江山搖落柰吾何乾坤開物胚胎密
中有山人第九歌

山行

西崦人家竹映溪山深雨暗到來遲行窮谷口水才見
流盡桃花春不知

銅雀瓦硯

諸侯負漢已堪憐直筆何為亦魏編却愛曹瞞臺上瓦
至今猶屬建安年

春曉

要看東風氣象新登臨何處不尋春今朝煙雨細如霧
生意空濛畫得真

以杖畫雪偶成

玉華銀色浩無瑕方寸居然得故家雲重風輕晴不快
暮寒覺比曉來加

仙人圖三首

千古誰傳海上山坐令人主厭塵寰蓬萊果有神仙在

應悔虛名落世間
雲海蒼茫去復還人間此日是何年平生慣見秋風客
只許汾陽會窅然
悵望皇墳寂寞中何從事跡得崆峒可憐千古稱黃老
誰識當年立極功

春暮

病餘身世澹無情但覺春來暖漸生送客出門花已謝
問知昨日是清明

講學而首章二首

有樂如從天外來春風過處百花開政教萬木夜殭立
何害孤根暖獨廻
人將知我亦何從天在吾家度量中此語誤人君勿信
我心無慍本沖融

講八佾首章二首

以刀傷肌手自危割餘痛切不勝悲心同義理元無間
彼此俱看未忍時

生意條然不遂春根株盤曲欲輪囷向前枝葉頑然了
自此乾坤屬不仁

講周而不比章

義理胷中好惡眞初非由己與由人渾然生意流行在
惟有梏亡不受春

講人之生也直章

朝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細玩
蓍龜千古在人心

驕吝

昨日深山興未闌今朝二女共高寒施施便解驕妻妾
乞態當從此際看

講求仁得仁章二首

山下食薇老興便荆南採藥此心全乾坤月傍烟愁外
留我羲皇萬古天

荆棘埋香死不禁清泉芳徑恨幽尋移花旋看新生意
方識西山忍餓心

一元

萬古堂堂共一元欲於何處覓天根試從開閉中間看
始覺乾元獨自尊 開物之後有後開物之前有丑推子 正在閉開之中其意可玩

新居二首

寥擁閑門儘未除小齋人道似禪居年來日暑無多事
只有求方與借書

萬事休關百病身書叢藥裏最相親年來愛與漁樵話
恐有無心失位人

今月

今月柴關幾客來擬從猿鶴數莓苔求丈道士花前至
載酒門生雨後廻

採栢圖

翠袖重將栢子薰一般心苦爲思君思君不爲山中苦
爲說山中有白雲

採藥

黃精著雨宜深斸栢子經霜可爛收莫道幽人渾懶散
一年忙處是深秋

堯民圖四首

分得堯天一握多百年安樂卽家富情知弄月吟風手
不扣南山白石歌

風氣初開理漸融畫圖猶見帝無功意長世短成何事
誰又乾坤再日中

平生喜作許東隣百過壁沿畫本昏聞說詩人多感慨
且休持送鄭監門

皐夔遺像凜猶存更比夔煌意氣眞但使尊前有如此
不慚只作許東隣

豳風圖三首

畫裏春風在眼前詩中推意若爲傳怨誰更語幽歌了
細味周家八百年

惟頻將身入畫中野人何敢夢周公一區共買橫渠上
儘有新詩續正風

採詩千古愛豳風十室誰言九室空寄語當年長樂老
回頭無忘再奏中

觀梅有感
東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只恐江南春意減
此心元不爲梅花
山家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
鵲聲先我到山家
溪上
坐久簷苔如見侵攜笻隨水就輕陰松風似厭灘聲小
雲影旋移山色深
偶書
蜜割舊脾花又發泥生新雨燕方還一瓢有分吾自足
萬物勞生誰獨閑
西郊

偶因訪客出西城一色寒蕪滿意平行過溪橋客脚力
招來野老問山名
夏日
庭戶無人綠滿苔巡簷繞砌菜花開酒醒夢覺日將午
蜂擧遠山風雨來
早秋
昨朝一葉見秋生今日千巖萬壑清欲借西風蘇病骨
暫來石上聽松聲
春盡
草閣垂蘿晝掩扉客來如我出門稀鳥鳴簷與人相對
花落方知春已歸
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鍤紛紛上塚人萬古人心生意在

又隨桃李一番春
行藥有感
未言先歎少知者有客每憂無可人偶到階前見芳草
乾坤何物不歸春
故園寒食
清明酒熟老人醉拜掃歸來壯士耕此是吾家舊寒食
只今惟有故鄉情
山家
孟氏養親惟小園董生有吏索租錢留詩自愧非韓杜
聊記林宗識子賢
宿山寺
四面雲山消百憂一方禪榻有眞游月明夢覺不知夜
雨過風生渾是秋

感事
高天厚地古今同共在人形想息中四海生靈皆漢土
誰知流淚在金銅
廢園
路傍雙石立崔嵬曾見游人幾往來想得當年全盛日
好山橫處盡樓臺
記夢
眼中天變暗星文脚底雷轟寒寢門領取天公仁愛意
此心存處更存存
己卯九月廿八日夢過先妣墓得詩覺而忘其
第三句因足成之
只憑老母心酸處還似孤兒淚盡時留在此身成底事
回頭二十四年悲 先母下世今二十四年矣

己卯元日二首

西湖泣血夜將分感激無如此念真四十頭顱今日數
悠悠歲月屬何人

文廟秋風默坐時慨然千古入沉思許身尚省初心在
道德而今竟似誰

庚辰元日二首

九齡風骨渺翩翩解道沉河解泰山還使當年見今日
也應拍手笑癡頑

曾記西湖酒一卮乾坤和氣入新詞六年未盡冰霜怨
又到春風滿面時乙亥元日作西湖醉詞有冰霜怨之句

下山三首

峻嶺重岡儘意登要收風景入高明下山卻向山頭望
始覺從前險處行

翠霞騰霄紫成堆收拾雲煙酒一杯想見浮嵐在眉宇
人人知道看山迴

十載煙霞望我深豈期今日遂登臨此行知有詩多少
還盡山靈未了心

戲判游山詩卷三首

不解煙霞調戲君強將詩思與山親苦吟共道西遊樂
林鳥巖花恐笑人

心境無邊萬象新直須泉石離風塵區區等為紛華役
未分膏肓是達人

登高有法莫相誣絕壑懸崖不信渠十步回頭五步坐
窓間冒然笑君愚

漫記七首

夢覺關頭夢已空此時方識樂無窮使將富貴浮雲比
恐落華歆一擲中

醉知避客猶存禮死不忘骸尚有身一自坡仙生一轉
浮生十倍晉朝人[illegible]

安樂名窩有真賞打乖非是要安身坡仙便道學喑啞
負殺園中獨樂人[illegible]

天幕高懸兩部蛙水光山色照黃家忘情未便真忘得
憶竹栽蘆強自誇

我自無行便是藏更將何物要韜光東皋幸有牛溪在
卻向長安說醉鄉

百錢破釜發長歎一局蘇棋為解頤擾擾自無安腳處
幾人打透利名關[illegible]

礙物何嘗累我真禪家怖死強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
卻笑當年墮甑人

草亭睡起

萬里乾坤一草亭澹然相對靜儀刑醲成碧酒客難得
生出白雲山更青

寒食出郭

衣冠不似逸人高容貌初無達士豪醉裏騎牛過山北
傍人不信是漁樵

即事

曉籠空庭藥最妝閉門無睡卻擡頭過雲幾點黃昏雨
分與蟲聲半壟秋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七言絶句

冬曉

歳寒心事在蒲團清曉開簾試一觀木稼不迎紅日影
依稀學似杏花殘

可菴

莫道無衣不可身更從裘葛辨冬春惡惡不可惡惡可
等秤無星恐誤人

許由棄瓢圖二首

人間極目盡洪波誰引南風入浩歌兩耳區區無著處
一瓢能與萬幾多

堯天萬古大無鄰何地容君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處
後來恐有避秦人

癸酉書事

嬾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
吾兒自合享吾窮

米元章雲煙疊嶂圖二首

筆勢或傳是阿章短屏山影露微茫苦心只數雲煙好
不被人呼作米狂

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
到處南華一嗒然

宋理宗南樓風月横披二首

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
緩步微吟奈爾何

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
只辦南樓一夜涼 理宗自題絶句其上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題枯木怪石圖

物有常形最奈看看時容易畫時難奇峰怪木驚人眼
誰信丹青解熱謾

探春

道邊殘雪護頹墻墻外柔條露淺黄春意雖微已堪惜
輕寒休近柳梢傍

酬寫真者

自覺形骸已枯槁何從眉宇尚豪英知君慣畫麒麟像
下寫山翁似手生

夢中題吟風亭壁

方榮不拆寒為虐已謝重開兩借恩一種是花元一異
多由天氣少由報

題秋景扇頭

嵐光蒼翠山遠近木葉青黄霜重輕萬里晴秋天著色
不曾條淡入經營

月下

桂華涼冷澈風颯瀨露一天秋意閑不記醉中呼李白
傍人笑道是人間

金太子允恭墨竹二首

墨竹猶堪驗一班金源文物見當年博山煙暖春閨靜
却笑承乾嗜好偏

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縱襲寫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
應恨翔鸞不解愁

游飲山亭二首

十年種木望成陰及至成陰礙山色幾從斫去心所憐

安得高臺數千尺
山翁一去不復返亭下幽花空自開樹槐茅簷雙燕子
飛鳴猶喜故人來
宿山村
石邊流水自縈紆樹杪閑雲悠卷舒長怪西山無爽氣
只應少我一茅廬
里社圖二首
賦薄徭輕復有秋天恩帝力爲誰優老盆醉殺村夫子
盡道今年好社頭
亂後疲民氣未蘇荒煙破屋半榛蕪平生心事羲皇上
回首相看是畫圖
曾點翁頭
晉楚英雄管晏才當時真眼向誰開狂生擬著曾兒子
獨向舞雩風下來
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遙著顏家巷
說與城南花正開
燕居圖
伊川門外雪盈尺茂叔窗前草不除共識聖賢垂拱意
春風元在仲尼居
理西齋成
朔風裂地雪漫空辨向西齋作蟄蟲有客敲門憑寄語
高談方對紫陽翁
幽人圖二首
無媒徑路草瀟瀟山鬼脩篁夢轉遙手撚幽香意何遠
爲誰終日面岩嶢
澗響無心和考槃雲容有意近長安野猿窺破中宵夢
却恐山靈不易謾
郭氏家山圖
鹿門煙影接隆中翁媼通家社酒紅只有山童最神駿
舊曾床下拜龐公
書李渤谿隱高蹈圖五首
方寸無窮皦皦天豈惟毛骨要歸全臨終一聽曾元語
愈嘆黔婁有婦賢
天意行藏我自知區區猿鶴亦何爲室無萊婦君休恨
免使狂歌誚仲尼
江湖魏闕有心期莫怪先生起太遲寄謝移書韓博士
山妻元不解啼飢
諸生課罷弄煙霞紡績來閑茗煮茶白鹿高風有誰繼
草堂貧女晦蒼家
萬里江鷗不易馴百年我愛隱居秦歸來匹婦休相笑
老眼真能混世塵
秋山平遠圖
南山千古一悠然誤落關仝筆意邊急著新詩欲收領
已從陶後失天全
郭熙山水卷
幾笑秋音淡無弦煙影天機減沒邊更着山翁攜書坐
只應人境兩翛然
憶飲山亭
但得酒同張野飲猶勝事對阮生論他年乞我園亭住
便喚西疇下溪村
晝睡
世事悠悠莫漫驚直須鼻息幾雷鳴高松似會幽人意

也學鈎輈挑上聲

客來

老懶相逢口倦開山城無酒慰徘徊家僮使慣知人意
豫設棋枰待客來

啼鳥

幾日春陰幾日晴喚來山鳥話平生杜鵑解道淵明語
只少鷓鴣相和鳴

郝生知林州

到処雲山是我詩不愁無物慰相思只從隆慮煙霞色
領取幽人笑傲姿

謝處士載月圖

扁舟西子五湖邊謝客西風兩鬢皤一種清江明月夜
還君試問夜如何

送琴客還池州 五首

江左衣冠自昔聞紫陽遺學竟誰真抱琴為向山中聽
林下寒猨恐有人

論價曾次九芙蓉又落人間劫火中滿思山哀天不管
為絃吾曲和松風

過手春風不見痕曲中悲壯宛猶聞明朝無限空山夜
月白風清覺少君

人物翩翩美少年不應心事只揮絃書中明理琴中趣
更有歸鴻目外天

日暮江東有所思未須千里寄吾詩但看西北浮雲盡
是我倚樓翹望時

早起

飢鼠號多似訴愁破囊空憤已無羞閑來點檢幽居事

鵝鴉聲中又一秋

大暑絶句

青天只恐還鍊石白日何曾赦覆盆未挽銀河下塵世
欲擕赤縣上崑崙

偶書

車輪有角世無用馬足若方人可奔萬沼千池隨分在
只除明月解同心

山泉

寒溜泠泠猶許清米狂誤拜石為兄拔山卷地今誰手
夜夜南窗聽此聲

即事

雲白天青浩不收雨晴山色欲無秋淡煙衰草關何事
落日江波空自愁

睡起

晚醉城南不記回虛簷高枕籍莓苔酒醒涼意滿瀟在
疑是前山送雨來

田孝子詩卷

比屋春風夢寐前門閭旌孝見今年山林未覺渾無望
試手田家第一篇

朱孝子刲股詩卷 二首

救本戕肢亦可憐粉身爭忍說崩天詩書明日良心在
應對瘡痕一泫然

便律韓文恐太偏狂童十歲亦堪憐偶從德色耰鋤看
重為朱郎賦此篇

鼓城龍湫

池龍閒說臥南州一禱曾分一郡憂四海蒼生望霖雨

千年雖更傳嚴求

讀史

中才隨世就功名恰似焦桐爨下鳴到底中郎惟兩耳
人間多少不平聲

偶書

平生積學連城璧萬古虛名衆口金午睡覺來門巷靜
雨晴風細鴿笙鳴

雲山晚景圖

天機濃淡出巖姿夢境風雲入壯思畫裏青山照白鬓
行藏渾似倚樓時

書田舍壁

里胥初過期無事學暮遲來望有年隣舍借醅留客宿
土床分席枕瓜眠

煑茶

細聲蚯蚓發銀瓶已覺春雷觸頰生舉似玉川應有語
無絃琴亦是沽名

綠蓮圖

綽約蓮香上翠盤四靈長向畫中看題詩記我千年恨
風月無聲洛水寒

祖愚菴家藏畫冊二首

敗荷野鴨

畫裏瀟湘自要秋詩家野鴨謾多愁試看絮減紅銷處
好稱江清月冷舟

風柳牧牛

遠意升平畫不勝牛邊煙樹渺層層前頭恐有桃林路
百喚溪童不解譍

讀史漫記

眼底摧殘漢室空伯喈文舉亦才雄王畿廟號關何事
却在區區論建中

梅雀翁頭

月影波光澹有春秋風草草最愁人憑君欲寄調羹信
恐被枝頭凍雀嗔

春雲出谷横披

筆底天機幾許深雲容直欲見無心苦心只許詩人會
不爲題詩亦未尋

見梅

朔漠梅花到眼中一枝無限是春風江湖煙雨三千里
誰識乾坤造化工

狂生

拔幟無端更自神漫誇欺世語誰真如何老阮無情甚
不願兒郎作大人

名吾山亭

平生心事與山親不忍稱呼作此君亭自屬君山屬我
四時風景要平分

宿洪崖觀

雲山不受壯心降無限西風撼客窗應是夜深知月出
却收風雨入清江

絕句

今朝客爲求文至昨日隣嫌借米移木枕債錢多舊帖
看書不必要新詩

北窗看雪

背山擾起人呼俗踏雪詩成奴罵狂不俗不狂高枕上

爛銀堆裏數峯巒

秋煙疊嶂圖

不傳者死不亡存滅沒天機尚有痕曾向煙霏見真態
依然猶是畫家魂

次人韻二首

花落歸根恐未真又從碩果強尋春玄都觀裏桃千樹
誰是前身與後身

桃花結子更生孫千樹玄都作好春若遇禪家說生死
桃根拈與變頭新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書事五首

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
天津橋畔聽啼鵑

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
好似周家七歲兒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
儒冠爭看宋師臣

鳳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
此是黃河最上源

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採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
已覺江南席卷來

登樓絕句

倚遍欄干十二樓卷舒風景入兵籌南山自古爲勍敵
秋色終當讓一頭

雪嶺遇雨

天爲西游餉我晴野花林鳥效平生今朝雪嶺初逢雨
應是郎山戴帽迎（土人諺云郎山戴帽十日無道）

寫真詩卷三首

龍祠嶽廟盡冠巾雨露何關土木身不是二程窮物理
誰從一駁辨天真

彼此相懸一髮邊聖賢顏貌幾千年周郊自有圜丘在
莫道金人便是天

共說雲雷起畫龍聲容誰道影堂空含糊若信俗儒論
已落三家佛櫝中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能逃醉裏醒共見白雲又蒼狗
豈知蜾蠃即螟蛉
顏曾二首
陽光浩蕩斂秋容陰景深沉暖漸融萬古顏曾留意象
洪爐春滿聖門風
剪水成霜誰知冰搏雪成水見未曾到底春風同一貫
要從此地識顏曾 顏晏德曾曾貫
雜詩五首
老兔雖雞自有春冰壺澈底照來真驊騮鳴必竟渠皆聽
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花庭草思悠然風月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程主簿
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閑人不是偷安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與
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常侵一半春詩家道體說來真不教曉入雄雞口
誰與南窗打睡人
湯鼎石壇老眼親陰陽誰見屈中伸年來併識顏家樂
十月天教齊麥春
梁甫吟
功名且就漢庭多比竟曾論累我何這上千年英氣在
有人梁甫正高歌
偶讀漫記
恍惚天光散亂風向前一蹴是虛空麒麟正要黃金鎖
收入華飄博約中
眞樂攻心不奈何南華風景偶經過憐君日暮不歸去

直到倚門猶自歌
道境
道境相看滿面春平生心事散來真南山正在悠然處
未肯回頭錯惡人
感興七首
江山心境儘風神弧矢桑期記此身說與求田田舍叟
遨遊何必故鄉春
優游千古禍成胎吟雨蹉煙撥不開却喜英吾成霸業
又思漢武亦英材
天理胸中齊欲流黃浮眉宇酒浮甌生香似見花交樹
引得游蜂舞不休
霜落江湖水太清巖巖山色欲秋爭爭如一覺南窗睡
門外春風草自榮

功名藉口爲蒼生唐漢英風未易輕千載與亡舒卷了
區區勳業亦何成
斷簡殘編絕賞音誰從百鍊見眞金龍門千古遺歌後
更覺良工獨苦心
按劍無人誅武后斷指終恨貸朱梁一杯爽氣迎秋隼
何處雲山是致堂
畫猿
萬古空山只月明畫中依約曉猿鳴幽人未去須深聽
一出世間無此聲
山行遇雨
無邊暮雨暗前山天意人情豈偶然衡岳自能衰吏部
嵩高元不識伊川
華山圖

水墨驚看太華奢夢中十載果難忘三峰雖乞希夷了
應許劉郎典睡鄉

邯鄲欹枕圖

不見當年夢虎公無端幻術眩愚聾區區政有僊凡異
未便壺中勝枕中

天命

天命無私義理公此身承奉有餘恭人心可信難盡合
親令何由敢勇從

夜坐即席分賦燈花瓶替二首

肖閤正有喜千丈眼底才消燈一花我自無憂安得喜
不須開向野人家

萬丈潮頭落晚江一瓶收拾入秋窓宮商不在人間世
鼻息雷鳴未肯降

霜落

霜落清江一葉秋覺來明月滿江樓酒醒人散夜將半
花上鳥啼空自愁

山寺早起

松窓一夜遠潮生斷送幽人睡失明夢覺不知春已去
半簾紅雨落無聲

落花

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筵朝開暮落君休笑
還似人間幾百年

答友人見寄

兩首新詩寄草堂一詩曾許卜隣墻白雲已領歸來約
只恐山靈不解忘

中山道中

不許花開一日先征數過處又芳妍只應春屬山翁出
野杏溪桃悵望邊

次人望雨韻

五月良田種不成蓬蒿無雨亦青青袖中準有天瓢在
自是今年夢易醒

李伯時馬

足不能行氣自馳天機深處幾人知世間無物能形此
除我南窓兀坐時

中秋無月

鎮日晴明此夜陰如何天意異人心一聲長嘯浮雲盡
快意金杯莫淺斟

答問目執其兩端章

不是黃河且勿論只從河水覓通津西至崑崙東至海

從頭一一認來眞

高卧圖

萬里青山卧平地世間何物是元龍無人語與劉玄德
君在青山第幾重

孫尚書家山水卷三首

扁舟老樹傍蒼崖好似今秋雪嶺廻試問黃塵山下渡
幾人曾為看山來

諸公久矣笑吾貪是處雲山欲結菴只有皇卿解貲助
盡山須盡靜修龕（□皇甫安國）

畫圖題品代移文寄謝神川老使君欲乞龍山恐孤絕
南州隆慮且平分

對碁

直鈎風流又素琴也應似我對碁心道人本是忘機者

信手拈來意自深

夷皓

萬古人心自有充直教夷皓怨難消憑誰移去安歸嘆換作康衢擊壤謠

聞角

人間無物比悠揚誰遣一聲隨夜長餘哀到曉無尋處吹作南湖十里霜

題宋理宗詩卷後

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洒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

雨中聞雲溪不在

燈火幽窓擬對談十年不到一龍潭白雲欲作山前雨應報高僧不在菴

送新安田尹

扁舟屢訪南溪老驚見田侯拜下風一遇盡公能北面愛君心與古人同

勉齋

萬徑千岐各自分北轅適越亦徒勤勉齋究竟將何勉不認途真恐誤君

養齋

莫倚春愚遂自踈保身須要畏刑書頭邊既有儒冠在誰為齋名赦得渠

跋遺山墨蹟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

題崔氏雪竹海棠二軒

崔氏溪亭竹樹新分題為我報詩人而今別有春風在玉立諸孫鶴鬚親

王君顧縱私覺詩卷

共賦人形覆載間忍教牛馬與同欄人情比比王褒約毀券如君亦自難

陶母剪髮損拔

剪髮英明子可知披圖三歎淚雙垂阿娘襟量如陶母爭信癡兒到老癡

王治中請獨見回

都南運歲水為災輸餉區區亦可哀驚見流民行復止傳聞昨日治中來

題孫氏永慕圖 畫其家山先隴所在

游宦恐忘丘隴念披圖如對白雲孤平生畫卷看多少

最愛孫家永慕圖

賀廉侯舉次兒子

相國當年病且貧乘除天理暗中存青青後樂堂前樹又見廉泉第二孫

寄楊晉州 字伯榮二首

曾是吾鄉舊幕官秋風碧水記紅蓮而今却憶當時事回首驚看二十年

南州選舉數三揚中統衣冠半在亡明日朝廷訪耆舊不應白首尚為郎

萬壽宮館舍

來時殘雪點征衣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是病春衫歸路馬如飛

陳雄州止善堂詩卷

久被邦君撫養慈野人無路識風姿願將明日甘棠詠
用續諸公止善詩

朱君挽章

送葬曾求薤露辭一家風樹衆人悲十年不廢當時念
篤孝如君亦我師

踈齋二首

漫浪隨時聽自更要從僻況到無名踈齋未使常爲主
月旦明朝有後評

眼前萬事先天閙人力那容巧有餘看盡四傍文理密
環中空闊却如初

題樹上

才脫蓑衣雛網回芒鞋隨意跡莓台忽聞人語還私笑
林外誰呼學士來

贈狂道士

得意雲山是處過逢人對酒即高歌世人休笑狂夫惡
却恐狂夫笑汝多

李臨城哀挽 字仲溫

趙郡經過二十春臨城名姓舊曾聞驚看哀誄傷存殁
悵望恒山日暮雲

長鄉兒子阿延百晬二首

老年生子吾何願所願常推欲及人但願無災保家外
一生長作太平民

和子新詩亦解狂詩中名姓莫相忘通家會有西山約
各喜譽門共父長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樂府

水調歌頭 [illegible]

一諾與金重一笑對河清風花不遇真賞終古未全平
前日青春歸去今日尊前笑語春意滿西城花鳥喜相
對賓主眼俱明平生事千古意兩忘情醉眠鄉且去我
扶我有門生窻下烟江白鳥寬外浮雲蒼狗未肯便寒
盟從此洛陽社莫厭小車行

念奴嬌 二首第一 飲山亭月夕

廣寒宮殿想幽深不覺升沉圓缺天上人間心共遠如
在瓊樓玉闕厚地微茫高天涼冷此際紅塵歇翠陰高
枕併教毛骨清澈爲問此世從來幾人吟望轉首俱湮
滅嫦娥區區尤可笑幾許肝腸如鐵八表神游一樓高

況逸興方超絶嫦娥留待桂花且莫開徹

王 鎮仲良

中原形勢東南壯夢裏謙城秋色萬水千山收拾就一
片空梁落月煙雨松楸風塵淚眼滴盡青青血平生不
信人間更有離別舊約把臂燕南趙北天上曾對河山
說前日後期今日近悵望轉添愁絶雙闕紅雲三江白
浪應負肝腸鐵舊游新恨一時都付長缺

王濡遲 況舟東藤

故園乎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斷紅塵
千丈不學東山高臥也不似鹿門長往君試望遠山頭
處白雲無恙自唱一曲漁歌覺無復當年缺壺悲壯老
境羲皇換盡平生豪爽天設四時佳興要留待幽人清
賞花又放滿意一篇春浪

鵲橋仙 二首 第一 喜雨

紇干生處幾時飛去欲去被天留住野人得飽更無求滿意一犂春雨田家作苦濁醪醲黍準備歲時歌舞不妨分我一豚蹄更試聽今秋社鼓

二

悠悠萬古茫茫天宇自笑平生豪舉元龍儘意臥床高渾占得乾坤幾許公家租賦私家雞黍學種東皐煙雨有時抱膝看青山却不是長吟梁甫

木蘭花 三首

未開常探花開未又恐開時風雨至花開風雨不相妨說甚不來花下醉百年枉作千年計今日不知明日事春風欲勸座中人一片落紅當眼墜

二

西山不似龐公傲城府有樓山便到欲將華髮染晴嵐千里青青還可掃人言華髮因愁早勸我消愁惟酒好夜來一飲盡千鍾今日醒來依舊老

三

錦雲十里川妃供一棹曉涼風款送只愁無處著清香滿載月明船已重冰壺水鑑元空洞天意似嫌紅翠擁併教風露入吟尊不惜秋光渾減動

菩薩蠻 四首 第一 爲王文卿夫壽

吾鄉先友今誰健西隣王老時相見每見憶先公音容在眼中今朝故人子爲壽無多事惟願歲長豐年年社酒同

二 飲山亭感舊

種花人去花應道花枝正好人先老一笑問花枝花枝得幾時人生行樂耳今古都如此爲欲醉莓苔前村酒未來

三

元龍未減當年氣呼山臥向高樓底今日到山村青山故意昏商歌聊一振千里浮雲盡老子氣猶豪山靈未可驕

四 自敍

水圍山影紅圍翠翠圍紅影山圍水西近小橋溪溪橋小近西隱人誰與閒閒與誰人隱孤鶴對言無無言對鶴孤

清平樂 五首 第一 飲山亭留宿

山翁醉也欲返黃茅舍醉裏忽聞留我者說道群花未謝脫巾就掛松龕剩來酒興方酣欲借白雲爲筆淋漓灑遍晴嵐

二

青松漫灑不受春風管松下幽人心自遠莫怪人間日短微茫雲海蓬萊千年一度春來爭信門前桃李年年花落花開

三

青天仰面臥看浮雲卷蒼狗白衣千萬變都被幽人窺見偶然夢到華胥覺來花影扶疎窓下貴論誰誦呼來共詠風雩

四 喜雨

雨晴蕭散四野歡聲聚平昔飲山今飲雨來就老農歌舞平生負郭無田寸心憂國豐年誰識山翁樂處野花啼鳥欣然

五 閒事

碁盤清美盤礴青松底門外行人遥指似好箇爛柯僊
子輸贏都付欣然與閑依舊高眠山鳥山花相語翁心
不在碁邊

人月圓 一首

自從謝病修花史天意不容閑今年新授平章風月檢
校雲山門前報道麴生來謁子墨相看先生正爾天張
翠幕山擁雲鬟

二

茫茫大塊洪爐裏何物不寒灰古今多少荒烟廢壘老
樹遺臺太行如礪黃河如帶等是塵埃不須更嘆花開
花落春去春來

太常引 三首

男兒勲業古來難數人世幾千般一夢覺邯鄲好看得
浮生等閑紅塵盡處白雲堆裏高卧對青山風味似陳
摶休錯比當年謝安

二

臨流捐嘆百東坡君試舞我當歌不樂欲如何看白髮
今年漸多青天白日斜風細雨盡付一漁蓑天地作行
窩把萬物都名太和

三

冥鴻有意避雲羅閑何處是行窩今古一漁蓑收攬了
閑人最多求田問舍君休笑我兩鬢已成皤髀肉儘消
磨渾攙得功名幾何

風中柳 飯山亭留宿

我本漁樵不是白駒空谷對西山悠然自足北窓疎竹
南窓叢菊愛村居數閒茅屋風煙草樹論意一川平
綠問前溪今朝酒熟幽禽歌曲清泉琴筑欲歸來故人
留宿

西江月 二首第一 送張大經

留在平生落落休嗟世事滔滔青雲底柱本來高立向
頹波更好一片花飛春減可堪萬點紅飄江花江月可
憐宵莫賦招魂便了

二 飯山亭留飲

看竹何須問主尋村遥認松蘿下車到處是行窩門外
雲山屬我張叟臙脂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
如何老子掀髯曰可

南鄉子 二首第一 題外日郭氏留耕堂壁上

方寸足留耕大勝良田萬頃平陰理不隨陵谷變分明

霜落西山蒲萄青十載董生行雞犬升平畫不成終日
相看天與我高情身外浮雲自古輕

二 張君通壽

窓下絡車聲窓外兒童課六經自種牆東新莢莢青青
隨分杯盤老幼情千古董生行雞犬升平畫不成應笑
劉家劉老子無能縱飲狂歌不治生

朝中措 賀康侯舉兒子

金張家世貫貂蟬七葉侍中冠若就詩家彝例生兒合
唤添官憑誰寄語廉泉父老斗酒相歡今歲孫枝新長
甘棠消息平安

臨江僊 二首第一 賀康侯舉次兒子

四海荊州吾所愛虎貴誰似中郎小孫今擬喚甘棠添
官前有例贊易看堆床明日乃公歸舊隱後園喬木蒼

著青衫竹馬飄成行當年康孟子應有讀書堂

二　送二從事

行色忽忽緣底事山陽梅信相催梅花香底有新醅南州令樂土得意即銜杯君見太行還寄語雲間斧壁崔嵬平生遮眼嶽黃埃高樓吾有與無借送青來

喜遷鶯乙亥元日

春風滿面是胷中春意與春相見不醉陶然無人也笑況是一年清宴寧兒探髮學語貴婦舉杯重勸道惟願貧常團聚老常康健二十七年世事經千變今是昨非春恩花柳消盡冰霜殘怨門外曉寒猶淺門上垂簾休捲燈花軟酒香濃趁歌舞試輕輕滿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碑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　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寖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為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為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㩁為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令命焉予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及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疑其必有發之者而尚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奮然為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治襲兄以予嘗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攷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沉毅豪岩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功名值金貞祐之變即欲應募為兵其親戚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詠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眞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又西京內附　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户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於俘虜鳳翔之役　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嘆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況　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邪遂盡匿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速不歹

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貝膽馬正
鄉王仲賢王禄陽玉若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
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妻告工人變者皆
力爲營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許君靖
所録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指之碑則無
以銘之惟有以待平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
爲州之横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
慶元禄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
平平早世威即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陳每患出
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仲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爲
函者因窃得其法且能劍踏筋頷根别爲之 太宗親
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功
投不避矢石嘉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

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熟所愛重諸將各
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扞蔽尔以與我國家立功名
者非此人之甲邪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
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主意數
爲表給衣糧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
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
爲嗟悼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李其子
拱撥振等諸孫誠諧頡等以聞見公佩金虎符拱撥皆
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
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
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
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
所見者以一世爲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

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壹業
尚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宫而
諧亦絹侍子他日又可以致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晦而論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原若謂天
道之或愆今睇其華實又立原亦有嗟若謂賦予之或
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游萬物
龍淵下視乎神川歷百世而猶一環不輕不軒而得夫
造物者之權友鐵符握黄金色寒翠霹雷到鷩海雲翻
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殺其然孰其尼之孰
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騫孰其誘之孰其
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默與
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門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
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駢爲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

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
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
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東山東郡縣盡廢兵凶
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相
聚以自守及 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
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
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黄金符爲州長官廿
餘年方天下初集 國家以澤衡隘別置守兵久之山
民不勝其横往往自棄爲群盗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
任諸隘保其無虞 朝廷從之群盗遂息公見澤民避
兵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隣人户未約曰俟主

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且戶額少
而丁棄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
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
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
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預爲符券爲
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若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
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贖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
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
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廡齋庖廚湢備仍
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
時以明經爲舉首後　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靖先生
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陽約自懃公迎而師
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
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
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
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卅五年
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黃持公行狀及莊靖所作州學
記造某所賫贄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
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
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句
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才十餘
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稱多士
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
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修舉使前賢數
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
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衞氏張氏馬氏李
氏子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霍州
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衞紹先宿衞王府
紹祖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
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
月而葬葬建興鄉沁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
二王寵錫甚渥初太師承　制封拜時授澤州元帥府
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爲後民爲
幸已多刻詞守土公刻辛向以富以教循序盡公焉
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閔其掌中諸然盡
公公生用武謂如驊虎跡其嬉游泮水優柔晉城絃歌
不以兵燹既安既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
乎澤人勿替肯思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
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
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隸今尚書
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
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
餘堡生得將一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
定郴賓邕三州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
畧將軍爲眞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畧定廉欽
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
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
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
攻下黎侗一百卅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

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爲
萬戶兼安撫使鎭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
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鎭嚴州　國朝兵
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
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
萬之間置總管以爲遷拜陞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
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爲美官而至佩
虎符爲萬戶則又爲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
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叙先世名跡如古先
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
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幹奇偉氣
略過人當金主貞祐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
安武仙者據眞定皆爲金守易定之間大爲所擾而蔡

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
城守相爲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爲祁陽府令左副元
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爲行府右監軍仙軍嘗
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救大敗仙軍二縣之人
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
往救之時天大雪深二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
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
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
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
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
戶戍亳宿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帥府事攻荆山身先
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歿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
世皆葬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

陰銘曰
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莫淮夷厥分裂邪執
撤藩籬白燕一舉橫絶天池彼瘴海兮藏鯨鯢巨鼇如
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繄惟劉公熊羆虎
貔奔犇一呼黎山爲摧強黎是鋤龍氏之依披祥雲瑞
日囷爲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撓強是賴而一宇
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恩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繄
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
荆山之圖蓋三世受射而後出益奇語彼瓊人有來京
師道出於祁黃焉冊爲當一酹劉公先塋之碑

大元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
皇太子曰此皆臣收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爲國
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若是時天下事聽　皇太子處置
乃命四人者毋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
致仕後衛總管淸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藝過人
雖自幼以良家子從軍爲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游且
其居近予故聞其勲爲行事也習壬戌　憲宗南征將
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敵攻諸柵先登至崇慶卒
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　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
武至　吉河三年李璮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
夜與賊戰獲賊衆千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
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
伐宋爲衛前將至郢州郢所將引戰艦入江至郢州夜
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
敵遇取旗奪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却所當守岸兵復入

江順流追奔至白虎山明年取眞州能退敵焚其舟時
敵將夏貴水軍陳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
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畧定蘇秀二州此其
功　憲宗時中書右丞闊公子淸舉爲百户中統二年
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
敦武校尉十二年遷武畧將軍錫以金符爲千户十五
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爲總管十七年遷明威
將軍爲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爲千户凡六被
璽書再授符節　憲宗南征時　詔賞白金一鋌北征
時　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時親王爲大將者賞白
金十錠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鋌此其爵賞下
濟南出誤爲賊所汙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議其同列先
巳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籍

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
碑顯列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
諱義　大元開國時從楊中立㭊保南甲爲李丙所害
乃慨然以義動衆其殺丙以復所事雖其衆遂推爲長
後大帥山赤冊略地燕南乃以衆歸之　朝廷賜以璽
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爲權府知古留後天下旣定乃浮
沉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爲銘予按司馬遷自序多
及巳蓋史家變例故公勲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
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贊行樞密
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卧楊不容白鴈戢飛于彬益雄有翼而從熾
築其功南至于江淮北至于沙漠東至于青齊西至于
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爵以告其先曰疇昔生男

不愧矢逢留後後雖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欒幽叢盧
螭而豐銘以貴之庸壽厥封

大元故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温娶周氏生求福多才有遠
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綦陶朱公爲人用其道以富天
下既定遂列名　雍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
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爲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
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　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
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
恪漸致近密有　詔皇太子裁决天下事凡時政所急
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　宮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
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
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又　詔立東宮官屬爲家丞蓋令

署　帝鄉貴臣故以公爲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
納以公廉慤特令兼之前後所蒞咸以精飭事治獲嘉
奬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巳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
後上言旣不事事而食祿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
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二十六年　皇孫出鎮懷
孟　天子重其事選及侍　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護
之以行公乃行陛辭　天子目之良久以爲得人嘗幕
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　天子更易大臣
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群臣咸舉公拜禮
部尚書復以病辭　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
求退何也對曰臣見　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
臣蒙恩最厚願留侍　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
者莫不嗟歎明年第閒疾給葬故事畢舉旣葬詹事張

九思曰公從事　東宮二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闕
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
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
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子所知貴孝友為人誠
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嫠
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
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
人鵬為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諳讀
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
學士劉愁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
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
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為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　東朝

曰勤汝嘉允惟　帝鄉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
鶴駕仙游儹贊未遠　帝曰予孫往藩於懷晴谷家老
作傳惟諧還歸幾時乃鄉於里雖忘本初臣心安此嗚
呼忠哉茲惟公攄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為清苑尹後
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
豪舉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鑒
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廷致不少解有御錯
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閩陝川蜀財賦　詔可之公至為
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
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
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為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
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為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
不即壞亂其勉已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康受罰者思其
公其為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
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
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反其故道而其沮洳波瀉
境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
斂鋤已興民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為圖地形指陳利
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
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磑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為斷理
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磑仍閱省部著為定制縣居
南北衝每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
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緣渠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
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

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濠塹時伏盜其間公為隳其高
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盜
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廨在縣不
可無遂割之以起廨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
內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
罪於上而不敢得罪於下必有爭辯得其平而後已移
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
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
予紀公之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為天下勸而又喜邑人
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
以誦公者而為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
為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
之野足以為農勸歌之邑足以為吏勸歌之道路聞之

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壁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勉之裕如使恩人間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沉滯之思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鞠離爆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嚙水就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哉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沒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鐵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臺擯閻公車奇吏戒勿婦紛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軍不知服于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丘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穡於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贏贏公堂宴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于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墓表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又其當大變故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會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愀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動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採諸小說致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

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皆十餘人而
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
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閲君項腦中兩刃
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
已以藥被還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
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
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
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
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
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
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榮而死遂無
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
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
曷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善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
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身妣喬母
兄嘉其所娶甯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
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遇良恭儉讓
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踣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
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冢雖丘匪丘者存有圓
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
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太宋
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官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
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
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
德遠娶刘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礼年
五十即斷家事閑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
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
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
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
国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洺者即擧君授符而
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賞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
役於是邪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
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无疾而逝葬
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刘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
以爲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
季全安皆早世中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
東溪先生蕭錬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
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礼其前後條
對惟及治道而所薦擧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獻
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
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孝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
師再加純一眞人深爲　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
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
朝散公起家兩世實顯後漸卑下寖至先考方圖遠紹
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
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
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隴之一路耳
平昔願交吾子凢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
辭嗚呼吾純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忘其親雖其天

霧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為奇特之士而
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乃為敘其始終且
系之辭以識吾餘一之悲焉曰
大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
万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餘兮如餘而枝前既有承兮
後當有滋傷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累世短長兮厥初不
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為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
彼綿綿其不輟兮由段千而膠西物與道以為體兮今
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
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
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號賛
行家君始力學為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内附一軍分
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
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貲獲為當君獨不取
惟受田募十戶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内徙者大為
斂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
材奏踈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踈
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
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
墓足矣尚復仕邪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為琴
數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二為關洛州
郡恒得以佳山水悅親覽與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詠
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瀟然無緣飾重以經涉
世故孝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内於九得丧欣戚不久

留中嘗偶為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
曰彼曾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嘆
曰物理有代謝是既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
悉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秋九月三日無疾而
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
大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
薦事令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
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
畿都漕運使改與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兩浙
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磐皆
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
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
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灵臺為
樂國也早勤董歎時所職也彼盤沖天伸此屈也有繁
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武強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晬卒跪其子繼
賢等曰吾以先世澤生有四幸若等可勿忘金崇慶末
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
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幸也其存焉
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兒鉗黥灼於臧獲之
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為二幸也
當其擾攘時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
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不相與者三幸也平昔非

強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爲鄉人所推遂得
擧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幸也
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
卒十日附葬范原之先塋後葬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
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眞定武強人
祖泰父成皆業農稼稟嘗過歲以貸飢者不責償歲癸
酉我師畧河閒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脩
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
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
四人長即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
忠本縣諸軍奥魯長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爲
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
族孫男九人頴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
戶餘尚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荄秖以滋熾謂天不仁此
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偃君身堂堂蕩焉
崩離君閒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
及涼風至止繒纊不儲哀哀窮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
孰不歆歔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
統強爲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
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資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
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
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盍
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負擁雄城而爲大
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
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
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
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
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
諱弘敬字仲禮易之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
彥成以醇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
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俾以女妻焉丁未授
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
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
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
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
氏出也後二十年謙以涿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
以報吾親敢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詞以不朽庶
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
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厥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焦
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就
新天心可觀吏民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
拘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
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峩
峩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婿也爲斯
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兹實其墳

郭君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鶴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
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

守弘斂之妻令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脩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斂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將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宦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蠱憂至三刲股肉以進藥潰則親為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于河內夫氏之塋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於夫者特銘則尤為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為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觀法于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壼彝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得而

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惸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甥曰予主以左以右靡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延齡之又虧兢主張是彼將有待自斂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新安王生墓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乎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學薄俗可驚吾嘗作銘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馴鼠記

心之機一動而氣亦隨之迫火而汗近水而慄物之氣能動人也惟物之遇夫人之氣也亦然鼠善畏人者也一日靜坐有鼠焉出入懷中若不知予之為人者熟視之而亦不見其為善畏人者予因思先君子嘗與客會飲於易水上而群蜂近人凡撲而却之者皆受螫而先君子獨不動而蜂亦不迫焉蓋人之氣不暴於外則物之來不激之而去其來也如相忘物之去不激之而來其去也亦如相忘蓋安靜慈祥之氣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攖也乎吾之心也易吾之氣也萬物之來不但一蜂鼠而已也雖然持是說以往而不知所以致謹焉則

不流於莊周列禦寇之不恭而不已也至元七年十一月三日記

櫝蓍記

蓍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絜靜精微絜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蓍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

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

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象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

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

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絪而倪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

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考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拔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指以大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樞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既取之於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耦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既著之並說而不明言於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奇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致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積蓍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積成記

麟齋記

紹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禍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扳振皆吾氣流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

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子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子於聖人剔釐閉關之戒見聖人之筆筆於此乃歎鳳鳥之不至傷獲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夫年月日記

輞川圖記

是圖唐宋金源諸畫譜皆有評識者謂惟李伯時山莊可以比之蓋維平生得意畫也癸酉之春予得觀之唐史暨維集之所謂竹館柳浪等皆可考其一人與之對談或汎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勝草木潤秀使人裴回撫卷而忘掩浩然有結廬終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觀者如是而彼方以是自嬉者固宜疲精極思而不知其勞也嗚呼古人於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若畫則非如書計樂舞之可爲脩己治人之資則又所不暇而不屑爲者魏晉以來雖或爲之然而如閻立本者已知所以自恥矣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緻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於陷賊而不死苟免而不恥其素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於此而不知世有大節將勉己於名臣乎斯亦不足議者予特以當時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貴之所以虛左而迎親王之所以師友而待者則能詩能畫背主事賊之維輩也如顏太師之守孤城倡大義忠誠盡一世遺烈振萬古則不知其作何狀其待事可知矣後世論者喜言文章以氣爲主又喜言境因人勝故朱子謂維詩雖清雅亦萎

弱少氣骨程子謂綠野堂宜爲後人所存若王維莊雖取而有之可也嗚呼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凡可以爲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彼將以文藝高逆自名者亦當以此自反也予以他日之經行或有可以按之以致夫俯仰間已有古今之異者欲如韓文公畫記以譜其次第之大槩而未暇姑書此於後庶幾士大夫不以此自負而亦不復重此而向之所謂豪貴王公或亦有所感而知所趨向焉三月望日記

退齋記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爲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爲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自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於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爲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爲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爲谿谷知繳之勢必污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爲嬰兒爲處子爲昏悶晦寂曰怠曰武曰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閣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

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閉塞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況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踈而不得踈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關鍵橐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

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寡失於有所不為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予固知仲禮之不為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於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敝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嘉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某記

饕餮古器記

金臺田景延畜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爾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為之考定其為古器無疑而謂其象則饕餮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為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為玩物之喪志也為增惑為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為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於古器物也固有可為致知之一明徳之端者矣夫如是則吾惟恐景延之不好古器然亦恐景延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某記

何氏二鶴記

戶部尚書何仲韞鎮姑孰時所畜鶴有雌雄不雜處者兩凡鶴之被畜者多不卵而其雌卵二他雖卵而不生

而二卵皆生他雖或生亦不長息而死今卵而生者已翩然二鶴矣南州士大夫名以瑞鶴而請其說於予天人天地之心也心固可以帥夫氣而物則氣之所為也故物有自我而變者而鶴何瑞之有焉苟我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莫不藹然慈祥則彼物之浮沉於吾氣之中者雖萬物失所而獨全其生雖彙類暴悍而獨順其性故猶有相乳者雖有哺狗者夫物固不得而自知之也今何氏之鶴能有別復卵而育也在仲韞必有以使之然者雖然自物而推之人自家而推之國吾之志所得而帥吾之氣所得而育者二鶴而已乎至元十六年九月朔容城劉某記

歸雲菴記

易有鄉曰凌雲鄉有道菴曰歸雲鄉民劉用之所作也

用家有田千餘畝水碓二區白金二千兩性薄於自奉而喜施予乃並其居築老子祠祠側爲環堵十餘客有學老氏之靜者延而居之凡衣食皆給焉使得一意於學而無事相往來如是者二十年其田財費以盡而用亡矣客亦散矣今但有奉祠者數人而已嗚呼用亦勤矣哉蓋聞燕山竇氏之風而興起者惜其智力止及於此而已也昔予游西山過其鄉而裴徊者久焉見其山水雄勝雲煙奇麗慨想一時賓主之樂不覺有飄然遺世泠然長往之志也至元丙戌用之女夫鄧淵拜予請紀石以推其事予問用他所行曰嘗收瘞老十餘人養之家終身焉又通瘍醫以藥投病者不責償問用時環堵客曰往往以道術知名亦有被徵車賜真人文師號者問今奉祠誰曰文人時客崔徵士之徒也問築祠始

末曰今五十年矣問祠所里名曰沇也余於是念疇昔之經行傷有志之不就取老氏之旨爲歸雲之章授今奉祠者俾歌之以爲步虛之樂焉惟靈居兮大無際旋一氣兮凝雲忽乘之兮下覽思明示兮德之門相彼髦士兮尚不稱老況乾之尊兮有嚴其昊孰守虛柔兮恒歟子道眷茲人兮與俱命白雲兮前驅渺何方兮故域雲遙遙兮踟蹰是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高林重修孔子廟記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狂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燬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劉田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之師邪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邪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又明年秋九月晦日容城劉某記

遊高氏園記

園依保城東北隅周垣東就城隱映錯綜分布擬秀保舊多名園近皆廢毀今爲郡人所觀賞者惟是子暇日游焉甚樂園之堂其最高敞者尚書張夢符題爲翠錦或者指之謂予曰此貴家某氏之檴也今甫四五十年耳已撤而爲是矣噫人其愚哉非不見之復爲是也奚益予聞之大以爲不然夫天地之理生生不息而已矣凡所有生雖天地亦不能使之久存也若天地之心見其不能使之久存也而遂不復生焉則生理從而息矣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人非不知其然也而爲之不已者氣機使之焉耳若前人慮其不能久存也而遂不爲之後人創前人之不能久有也而亦不復爲之如是則天地之間化爲草莽灰燼之區也久矣若與

我安得茲游之樂乎天地之間凡人力之所為皆氣機之所使既成而毀毀而復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安用歎邪予既喜或者復私記其說至元辛卯四月望日記

種德亭記

趙郡王允中其先太夫人所居之堂而鄭城先生名以善慶且為之記允中别築亭為游息之所而寓軒先生題為種德求予記之予聞或有疑夫善慶種德之意若重出者蓋不知二公命名之意其脉絡所屬有賓主之分焉堂之名自我泝而上之也而我為承其慶者也亭之名自我沿而下之也而我為有所種者也就夫種以譬之如去歲之所種所以給夫今歲之用也而來歲之用所以仰夫今歲之種也一不種焉則其用也從而窮矣今允中之所以承其慶者既有所自而其實亦見於

堂之記矣其後人之所以承於我者必將自允中而出之子寧因是而求允中之心三為廉使未嘗不以賑恤罷民平反冤獄為事使河南時奏罷鎮南郎將為民害者一人力出良家誤為豪右所臧獲者百餘口此雖皆人所不敢為者然未足以知允中也至於陳請省臺嚴江浙鬻子之禁上書　天子論國家儲副之重使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憂天下此可以見其心之忠誠惻怛之至也由是而觀之允中固不愧斯序之名而斯亭也其將復為子孫善慶之堂矣二名相因當反復無窮又何患其意之重出也邪至元壬辰八月望日容城劉某記

鶴菴記

或贄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閒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子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翺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邪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邪則其心矜矣狹與矜於大經不偽也然則名菴之意果安出邪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遊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

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嘆其為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排徊佇立玩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某記

静修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

趙徵士集註陰符經序

予讀陰符經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矣盡矣此言其體之自天而人者也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即觀天之道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即執天之行也此言其用之自人而天者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此則言聖人之兼體用以天道立人極者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則非天性矣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爲人心矣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又立天之道以定人者也夫苟不以道定焉則天人判而二以道定焉則天人合而一二之則機過而相悖一之則機定而化行化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君臣父子各得乎

天理而止其所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此希天希聖之功而所謂執天道見天賊立天道合天人者其本皆出乎此也蓋九竅之邪未除則不能靜而常動若以三要爲害而絕之則又一於靜而不動也惟知夫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克其邪而反其初則可以動靜矣其所謂動靜者即朱子之所謂動未嘗離靜而靜非不動者也其天人合發萬化定基則動而未嘗離靜者也而殺機則動之過者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火尅姦潰以其大者而言之則龍蛇起陸天地反覆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九竅之邪也知之修鍊以其大者而言之則立天之道以定人之謂也以其小者而言之則伏藏動靜也此其言之自相發明若無所容夫說者而中山趙徵士才卿之集註近百家幾數萬言其志亦勤而學亦博矣陵川郝侍讀既爲序之復因外舅郭公請一言於予予謂經之出處意義則前人已盡之而其廣衍推稱則郝序又無遺者若兵家及養生家之說予又未暇熟讀而悉知之特疑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若非正學之語而有害夫道者豈蔡氏早年之說邪趙君必能攷夫此故書以附之

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內經類編序

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其於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而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爲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爲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爲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爲近古而東垣李明之

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略見遺山集中鎭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過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鉤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疾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與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以其嗜湩乳而且以飲多飲速爲能故也此則經之所謂飲發於中胕腫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此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爲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稿而先師三毀之研摩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內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邵兩夫子皆以謂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

讀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讀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之讀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發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爲出也疑特令學者之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耳苟爲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于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爲愈也羅亦以爲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是可序年月日剡某序

篆隷偏傍正譌序

小學之廢尚矣後世以書學爲小學者豈以書古之小學六藝之一乎夫古之小學果專於藝而已乎而其藝果止於書而已乎而今之所謂書學者又果古人之所謂小學者乎夫古人之於書也點畫顛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象之自然非可以容一毫人力於其間者而幼學之士蓋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而求其聲焉而已矣是皆天理人事之所當爲非有一毫藉外爲人之私也若夫後世則處有不知其姓而頗有不知其名顛倒側媚惟妍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嗚呼世變降矣雖一藝之微亦莫不然可勝歎哉予今教授餘二十年每欲令初學者移臨摸法書之功而求知夫偏傍之所以相生篆隷之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而以次習之顧力有未暇者爲今田君景延纂集凡隷書之形雖相近而篆實不同如奉奏泰春者爲一書非惟使爲篆者不以隷而誤而亦使爲隷者知以篆爲本真有用之書也名曰篆隷偏傍正譌而請予序之予因傷古道之不復歎予志之不就而喜景延之勤篤也故爲之書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序

莊周夢蝶圖序

周寓言夢爲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横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横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縲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勉之思以說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萬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吾之所謂齊也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

圖汝者晝辯汝者書書與晝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周者皇洛揚内翰而序圖者劉某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送郝季常知潁州序

名家之子弟勉天下之至易而亦勉天下之至不易苟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則皆得因緣馮藉以立事功苟爲不然在他人未必遽得貶斥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季常於其兄使宋之二年請介行人以問罪遣之而宋人不納後十年又請焉下大臣會議以爲不可明年又請焉不得已復遣之至建康而還幾死者凡十數

其事雖無成而其可與有爲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嘗從一授詩書又知其爲有志者今其將爲州于潁也載米與帑而過予以別且請予有以告之予無以告子也子行矣予固已言之矣勉其所以勉天下之至易愼其所以勉天下之至不易者而已矣予無以告子也容城劉某序

送翟判官序

予昔聞翟氏之先人有隱德於人其事甚悉存之於心有日矣特未有以信之者也渡江之役而良佐與焉自江淮抵閩越觸炎熱瘴癘遂病不起時氣運方厄而南北之人病死相藉奄然一息孰能勝之人固不望其生已亦不復以生理自念矣及還則鄉里雖驚其至然形容非昔而生氣若奪識者尚憂之後二年予居山中忽報云新除江州路判官來訪出應則隱然昔之良佐也凡事有智數之所不能測者必有一定之天存乎其間昔予所聞於是乎有以信之矣良佐好善喜讀書今將爲政矣其思夫天人之際雖反覆變亂之極以人勝天以文滅質而氣失其平其所謂一定之理者固未嘗有毫髮僭差以負於我則其政必有異於人者矣子行矣予將觀子矣登廬山泛九江裴徊於濂溪白鹿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良佐見輕舟凌波隱見垂綸長嘯鼓枻而歌如太康之漁父者其必我也

送張仲賢宣慰淮東序

東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於南北不得周游而歷覽之使人恒鬱鬱不樂而若有所失自宋七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復合凡東南名勝之跡一日萬里而惟其所欲

焉此固不屑屑於當世以觀物自娛者之所樂得也方天下無事事有綱紀士以才能自負者每以無以自異於中人而不得盡其所有者以自嘆今洽江南北皆我所新有民不習靜而多變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於當世以有爲爲事者之所樂得也堯山張仲賢出金源名族少嘗爲刀筆吏武安樂舜咨道之令李乃能世其儒作詩文有遠意頗喜讀内典於世味雖甚薄而其可以有爲與其所欲有爲者則磊磊固在自省掾出參山東貞定諸幕入而爲京官復出而同知宣德雖嘗有能聲然視其所存則百不一二施今宣慰淮東則其所也將行也而訪予山中予聞其有是行也而東吳西楚宛然吾扁舟之上矣故吾與仲賢之意向雖殊而得其所樂則一乃舉觴引滿各盡平生既而復與之盟曰

今公與子固樂矣然未嘗得其樂也或秋風春水我將圖南公與賢州牧郊迎於淮海之間予因訪淮東之父老及公之僚佐得公之所施設於是以大白費公而公乃指顧江山之勝樂者以酬我於是時予二人之樂又將不止此而已也仲賢曰然謂既有盟不可不載之辭故書以贈其行谷城劉某序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爲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功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

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肯屑於是邪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倫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遠渾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愨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喬善墨竹而元都諸公見之因爲詩賦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敘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叙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賜杖詩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　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爲二卷命某爲序某曰夫古人自披田百畝含哺鼓腹以至於列土分封萬鍾千駟凡上之所以賜下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足焉蓋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賜也自力田以租至於御金革而理庶務凡下之所以勤上者宜隨其分位而無不盡焉亦其職然也非有所爲而勤也上之人若曰是可以鼓舞之也是可以駕御之也以是而賜焉其下亦曰私恩之可懷也厚賞之可致也以是而勤焉則不惟非所以爲君臣之義

而其更相責望之間一有不至則其識從而虧矣後世君臣之不終也其以此與然則臣之於君之賜也宜如何哉曰敬之而已矣榮之而已矣如古人之正席先嘗乘服以拜者是也某舊聞公嘗被錦衣貂裘之賜惟於巡衛錫宴則服之及退則襲而藏之惟謹蓋知是禮也今其於杖也其所以敬而榮之者亦必有以稱之矣此則詩人已畧言之若夫　聖上以如天之仁推赤心於天下必不以一杖之故邀圖責報於臣下而公之平昔以忠勤著聞蓋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而行其職分之所當爲必不以一杖之故然後加勉於　國家此雖詩人之所共知而其言則未有及之者也敢以是爲序而補其闕云明年二月望日劉某謹序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爲一卷將時諷詠之以侑樽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予讀而竊有感之者金源貞祐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壞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者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邪抑存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邪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

其飲食者又非一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式其勉之子欲我序九十詩而已乎

年月日容城劉某序

壽史翁百歲詩序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聞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況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蓋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子而仕爲尤可貴也今翁既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菴序

廉公惠更名序

故相廉公嗣子公惠舊名字以其於兄弟之名字形取類爲不合也蓋嘗請於公而未及更今雖已孤而意恒若有闕焉者遂謀於予而更之曰怡而以告諸家廟焉蓋亦禮之變也而其取名之義則有取於兄弟雍睦之義也蓋公之臨終也以諸子恪恂等皆幼而公惠獨長懇懇目諸子而屬之也今其設心以爲既以一名字形於兄弟不合且必求其合焉而後已而其取義則又專在於兄弟之義也以是而日警省焉先訓之不忘也其庶幾乎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古里氏名字序

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叙其爲女眞人其子石倫爲金大將爲金死本姓古里氏以女眞諸姓今各就其近

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爲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脉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傾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爲問予今先爲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孟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如是則古里氏其將爲著姓矣後世子孫雖欲改之其可得乎嗚呼承也其勉聽之哉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序

徐生哀挽序

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嚴卒其疾革也泣謂予曰養未終學未成比六年而死亦虛生也欲吾子一言於石庶其不朽以少慰焉幸終平昔之愛而無遺死者之恨其遺言於父祜及其故人徐子擇亦然嗚呼以生之

明敏而未冠能文章既長而講學不輟夫豈不知其為學初不為不朽計而所以不朽者又不在夫人之一言而人之一言果可以託以不朽者又不必區區之石也今其哀懇如是豈其氣方英鋭邁往之際而天遽然折奪之其中有不能自已者乎即此而觀其所志使天假之年或有以致夫真不可朽者亦未可知也欲勒銘表墓或分有未宜乃敍生之才志有如此者舉同志為辭以哀之亦庶幾乎與人有終之義焉明年正月既望容城劉某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與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

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謂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容城劉某書

中祀釋奠儀序

堂寢之制非古也像設之儀非古也而釋奠之禮獨從古焉未免有情文相戾者如神不地坐而籩豆前陳神不面東而拜或西向此皆先儒所欲為之修明而未暇者也雖然以今觀之其所謂情文相戾者學者亦不復盡見之矣而況先儒之所欲修明而未暇者乎安肅劉仲祥集諸家釋奠儀以成是書施於今之學者不為無益然向之所謂情文相戾與夫先儒所欲修明而未暇者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至元戊子八月望日劉某序

李公勉復初名序

天之授予曰人焉而已矣凡配人而稱其美如賢人善人之類雖其高下之品不同要其所指稱也各有限皆不足以盡人之大也如天也人或稱之曰上天者言其崇高也或稱之曰神天者則言其變化也皆不能有以相兼也若止曰天而已則其天之全體為盡見也惟人也亦然今人有人稱之曰子賢人也子善人也則必欣然而悦稱之曰子則將怫然不悦蓋不知天之授予曰人者之為大也苟知之將終身汲汲望有以少及乎人之稱而未能而向之所以欣然而悦者亦將陋之而不屑矣無極李公勉初名授親所命也及冠而字則已孤矣嫌授初名也而更曰莱今也公勉知其所當勉者在

乎天之所授也即初名而稱之終身古人之道也已孤則其名又所不忍更也於是慨然因祭以告其親而復乎初嗚呼公勉其有志也邪其不苟也邪吾知其必能思其名而勉之矣因其請也告以是識年月日況翁序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說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内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况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道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以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之象焉至於曰鵝曰鴨曰鷄曰雀曰鵲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鵝鵝所以協鵝也喈喈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旣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振之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騫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愿子又潛爾也又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見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强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儒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乎常人以終其身顧爾自能之子又何敎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敎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子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懋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會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眞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託而然也蓋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儇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爲無所失也或爲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嗇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爲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爲害有旣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懋名其齋蓋將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子旣爲

題其扁復以是說列其左劉某書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子知其心爲最深蓋與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朝望甚重才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乎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爲有無爾若以爲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㪅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生摭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皇甫巽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即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爲剛爲君子陰爲柔爲小人則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善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爲愈也是君子小人之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彊梁也陰之陰屬爲慝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爲陰之屬在陽亦爲惡爲陽之屬在陰亦爲善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皇甫安國名其子曰巽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而救之也既長謁以字爲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巽乎汝剛也亦思夫所謂陽爲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爲剛柔惟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居世與予外家鄉子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容城劉某書

少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　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者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尚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爲請予名以鑌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爲勸焉耳至

元庚寅二月吉日容城劉某書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主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吾曰鄉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眞蓋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銘

王孝女旌門銘 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令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將人劉某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曾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

乎當二子且然於一女子使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 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敷道爲請銘銘曰

孰賦遠游秦初爲鄰孰廣絕交舉疵爲群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有乃今翛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況其眞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寔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子盍敢忘

贊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湩與俱生於赫炎皇繼

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王允中眞贊

齒未老鬢胡爲而白邪陰然合四海之憂鬢已衰額胡爲而壯邪渠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最危犯分裝禍一身固可爲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邪

退翁眞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爲學者所師奚誠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郭安道眞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擬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

不忌其高我相奕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翰結客以倜儻起家爲幽并之豪者也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祝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家參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煙晦溪闢暫晰暫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竊資我而文肆然多歧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愧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脫罕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稟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

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稗益少慰此心但懼想想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我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盖雨暘之數出于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請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感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息而曠之戚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文

祭楊待制文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見音容況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期與莫當凜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氣管在覲拜書于公義重公顧別五六年移居西湖吾道日窮文道日疎間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綿矯首東望奈此臛然緘辭寫哀公其鑒焉

祭參知政事王彥才文

維至元二十一年歲次甲申十一月乙亥朔越二十日甲午容城劉某謹以茶果之奠致告于故參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維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勿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發昔公之西子寓易城百里送公爲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于穴恩禮未酬音容邈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御史文

維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八月乙丑朔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容城劉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享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尚饗

祭鄉文王利夫文

維云云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鄉文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過皆傷刻茲永訣嗚呼哀哉

玉田楊先生哀辭 并序

予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予動靜於我又曰嘗問予言貌於我或又曰先生謂予過此必識予是以來若是者無虛歲至有素疾予如仇讎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惘然親愛予亦不知何以得此于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于予者或以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其報知而先生殁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過始與予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過謂予曰先人愛子者子爲辭以哀先人莫子宜子固幸其得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煦字春卿仙翁璡伯之後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爲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植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爲圖其象爲野服蕭然先生顧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適先生之病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愧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特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過今爲史院編修官孫肯堂亦好學其辭曰

嗟瀰澆兮孰可淳賦敦厖兮公其人揚尔波兮一我存矯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氤氳彼嚴嚴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尔身彼悠悠兮逐世紛孰有渭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鄰微先生兮吾誰與親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宰相書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　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　恩命連至因高蹈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　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　旨令教學亦即時應　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勉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

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忍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僅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㑹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　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閤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跡遂微賤之臣與　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皆非難處之事惟閤下始終成就之因再拜

答田尚書書

某再拜復礼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為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嚙先墓尚頼相去甚近時有長者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為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臥疾十月聞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淚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發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為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欺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即往誠不敢虛辭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illegible]

答何尚書書

某再拜復辱疏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土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又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患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倂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敎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敢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illegible]

與王經略書

八月二十八日劉某再拜以生平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欽叚下擇奉候起居角中私第從容䜩詠為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營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

續當親往未閒秋殿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
畧思公執事

答張推官書

某頓首啓自獲與仲實交嘗獲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敎五月間脊通來聞秋蒲家居而僕方私或以事至府則庶得一見焉又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遂蒙先施之辱矣且許以此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愧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比當面敍姑此馳謝八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書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遊南北而僕復閉門癡坐蹉跎蹉跌是以十年之閒權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狹故人日疎凡鄉曲之賢平昔之觴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領因月閒見寄詩其賦敘乎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緻而風格古雅其平日蘊蓄自負與夫期待之辱又槩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比敢少遲於前矣特恨浮沉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殿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二十七日某再拜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遊於內形散無殽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飮食有忠養之戒推其布帛之文不爲野所以著艾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借士安之舌節天留盤齒之半軀某承乏師傳令勞王事毋憇將遍於晚景但欲常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耆公固不敢當禮賢之階載酒有而[illegible]能伸問字之勤竊傳已修薰沐而待謹疏

請趙敦授就師席疏

伏以爲州郡立師以著　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學須臺憲之修葺共興激勸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先生爲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幸居是郡得預諸生敢備束脩願行見先生之禮特[illegible]講肄望不虛樂國之勤謹疏

盧陽觀楊權疏

奉爲本院見闕道糧謹按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力田固淸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望驪虞里巷共歎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移粟謹疏

節彖

渙先陰而後陽也自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也故爲渙爲渙散也節先陽而後陰也自二陽二陰而一陽一陰也故爲節焉節止也以卦之象而言之澤所以限水水遇澤而止皆節之義也以卦之德而言之方說而遇險險而以說行之又皆節之義也夫事物之有限而止者節也而節亦一事物也獨無所謂有限而止者乎知節而不知節其節焉於彼雖爲節於節則爲不節也此則

節而至於苦者也在物皆有自然之節也若因其節而節焉猶支之有節分之有段亦風行於水自然披離之所爲渙而已若節而至於苦則非自然之節矣凡卦之所謂亨與貞者其亨與貞皆同而所以爲亨與貞則異渙即亨也亨在事先節有亨之道而已亨在事後然易無無貞而亨者猶物之無無陰之陽也亨在事先者其卦以亨爲主而守之以貞亨在事後者其卦以貞爲主庶幾其有亨也在渙其辭有聚渙之象焉在節其辭有苦節之戒焉渙非必渙也節非必節也未節則思所以節爲已節則思戒其所以若節者焉動久而以靜節之靜久而以動節之皆所以爲節也知此則知其所謂亨與貞者亦隨所遇而變也友人㓗遇節當以象辭占故爲言其義例之大畧焉

武遂楊翁遺事

翁與予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予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起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録而藏之嘗謂予曰予視世俗惟予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畧能道予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又予戒其子孫令從予學而已翁爲予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于人視所常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駟傳乃走避之乃反迂于所常往來者尔後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南予謂其人不免後果如予言蓋治行時予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鈔騎身已十餘創即仆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衆或欲精擇能否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鋸即匠也拔人于生擠人于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必一二反之予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即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㝛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其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于吟風亭

書示疥醫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

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即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嵎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尔若即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孰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耆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

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常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矣友人爲醫者求予書其醫錄也故云

讀藥書漫記二條

人稟是氣以爲五藏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泥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融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怫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湯爲糜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源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縷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脈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爲之世也

敍節婦賈韓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爲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恆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當天下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况當衰亂罪累之餘其強凌豪奪孰復能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二十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已也兄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強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爲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爲生童稚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即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日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嚴閨以爲模範者其婿郭賓爲予言之始爲敍其大畧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閱將者之賢惠錄云

静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靜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題跋

書太極圖後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為非止為种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為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　　　也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錄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為圖書註釋則復為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為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致乎此故其為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得為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動者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為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矣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為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東而西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為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遠而愈無實矣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顔魯公自其九世祖勝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顔頵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中丞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某書

書王維集後

維與鄭虔同以能詩與畫名當世後又同事賊賊平復同以畫得者免死而鄭相如者固嘗言虔當汚僞官然復云顔守節可免夫仁義禮智天道固有所謂命者而其義之於君臣有不能盡若彼善術者或於其氣運之間有可以推而知之者然其曰守節則可免則是有性焉而已矣陳圖南謂种放晚節當不逮初謂敬愼則不失亦此意也是彼爲術者固亦必以人事爲主而不專於數矣因表而出之於此云

書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眞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揜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遂錯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遺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不可不知也

跋魯公祭李明府文眞蹟後

李明鏡盧逖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尔傳言者不應居逖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擧自忠節發而史爲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敍距師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敘亦如撰歐陽琟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辯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辯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攷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學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游精神默翁語也雪溪僊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當塞天壤破議論今著見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顔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

喪矣朱文公亦以為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王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題婁生平叙模本後

錢工婁生平叙墨本前人題識莫不以為天下之絶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于一藝其精密神功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汙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政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益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辭翰後

遼詔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燧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荊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頹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絶筆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以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為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容城劉某書

静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四卷

（元）胡炳文撰

附錄一卷

明弘治二年藍章刻本

雲峯集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據林瀚所作是集序、其原本蓋二十卷、後燬於兵。明成化中、其七世孫用光、八世孫溶乃掇拾散佚、編為此本。凡雜文七卷、附以賦四篇、歌詞一篇。詩一卷附以詞三首。附錄二卷、則本傳行狀及贈答題詠詩文也。炳文之學、一以朱子為宗、故其答陳櫟書云、我翟居文公鄉、熟文公書、自是本分中事。其作草堂學案序、歷舉前代詩人、極詆魏晉、有云縱追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縱追謝鮑、何補於修齊治平。持論偏僻、殊為謬妄。然其雜文乃平正醇雅、無宋人語錄方言皆入筆墨之習。其詩雖頗入擊壤集派。然如贈鶴菴相士四言北寺昏鐘廖瑀晚煙拜鄂岳王墓濠觀亭、贈二齊生諸篇、皆不失雅韻。殆其天姿本近於詞章、故門徑雖殊、而性靈時露歟。至於古文之中、往往間以藻飾。如送文公五世孫序云、自古及今、人家豈無邱墓、亦豈無巢翡翠卧麒麟者。與吳艸廬書云、昔綠滋深、而芹香莫采、有負先聖先師。環綠亭記云、睿聖武公七十猶好學、德麟年方綠鬢、學當如何。以文體論之、皆為破律。然較諸侈言載道、毫不修飾者、固有間矣。

雲峯胡先生文集序

自孟氏沒儒道不明於天下久矣幸而有宋周程張朱諸大儒繼出著書立言以闡斯道之秘然後道明而人知所向自是傳朱氏之學者又發揮其微詞奥義俾曲暢旁通而古聖賢立教之旨益以大明于世若雲峯胡先生其一焉先生諱炳文字仲虎世居新安之婺源其學以傳聞實踐為要其論議皆本於天衷民彝之粹其文章則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無四方高第雲集於其門時其族子淀請于朝為建明經書院且有捐田養士之助先生年八十四卒賜謚文通所著易通四書通感興詩通及純正蒙求諸書皆已梓行于世而後學宗之我
朝文運弘開
太宗文皇帝篤意儒術嘗命儒臣編集諸經傳大全傳采諸儒要論而雲峯立論之見采者居多向使先生獲際斯時其道必大行于世惜乎丁宋元之交位不昌而澤不流也然道充自貴言在永傳亦豈以大行窮居有所加損哉世更兵燹書院榛蕪

雲峯文集二十卷亦散逸無存七世孫用光刻志蒐輯僅得五十餘篇恒以未全復為憾成化辛丑用光之子鄉貢進士璿乃以書院顛末白于提學侍御晏君克讓巡撫侍御胡君琛發撥有司為之重建煥然維新又博訪遺文得倍增于舊且就有道以正其魯魚亥豕之謬姑分為前後二編謹錄于冊其所未得者尚力求而有待焉成化丁未東萊藍君文繡以進士來宰婺源德政宜民間嘗披閱是文三復潛玩遂命工鋟梓以廣其傳而屬序于予嗚呼先生之文一本於吾儒之道可以淑人心扶世教其源有自其流無涯視夫浮辭無補者懸絕誠不可以不重也寶珠神劍不竟沈埋而遺文豈竟於散逸哉逸於昔而得於今寔來學之所共幸匪直胡氏子孫之私慶云爾予末學淺陋不克敷張萬一特序是文散逸復得之由俾後人有所考證若夫婁君胡君之為臺憲藍君之為守令用光父子之為人後皆能知所重而力於當為足以為天下後世勸是亦不可以不

書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夏五月既
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
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
經筵官兼修
國史後學莆田陳音序

雲峯胡先生文集目錄

記類

隨齋記
四勿齋記
靜春齋記
鄉賢祠記 附二
琴琅玕記
環綠亭記
游汀社壇記
水流花間亭記
添秀樓記
朝齋記
明復齋記
中齋記
宏山菴祠堂記
存誠堂記
思菴記

序類

程草庭學藁序
竹間詩序

四書通證序
送李生詩序
晉卿山居序
送文公五世孫序
診脉樞機序
送知州范朝列序
四書通序
大學擇旨序
感興詩通序
送醫士葉可翁序
周易本義通釋序
贈醫者程敏齋序
俞氏新居靈芝詩序
送醫人胡芳崖序

說類

伯裕字說
吳守中字說
養浩字說
全仲字說
可權字說
伯善字說
李孟善字說
節夫字說
貴和字說
謙亨字說
朱文德字說
汪季修字說

銘類

故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馬君墓誌銘
詹氏孺人墓誌銘
得樂亭銘
靜室銘
正心齋銘
止善齋銘
季時自彊齋銘
一心銘
存與堂引銘
頤齋銘

詩類

新溪書堂詩
和李生詩
山居五詠
自彊齋詩
星源八景
石牛
桃花馬
送汪又善之宗文山長
送張秋輝
贈命卜法術周生

送鄒雲樵歌
輓句容北村先生
輓故黄陂秋圃主簿趙公
題休寧夏氏雙應堂
輓畢梧山
題祁門鄭氏墓
萬卷晴巒
山頤二齋生以延祖之命来請余評之
二先生往賦六言
題富山汪王廟

贈鶴菴相士四言
題岳飛廟
送董深山
題吳桂芳所藏即之墨蹟
下第
贈圖書胡松友
又題富山汪王廟
題治平寺
題葉氏烈女卷
書類

通草廬吳先生
通紫岩汪先生二書
代胡淀通草廬先生求明經書院記
慰方伯初
通江古逆先生
啓類
回常州總管聘啓
回汪仲剛啓
回句容程宰柏啓
戴荅朱聘啓

明經書院請啓 八通
王湖治遊槃阿
箴類
牧庵箴爲王伯武作
床屏箴
果齋箴
節齋箴
詞類
和王湖餞春
贈吳又玄
爲楊志行詩號告而序
賦類
鷄鳴賦
周氏節婦賦
傳類
節孝王氏夫人傳
題跋類
題徐芝石賦陳伯孚飛白
題李伯時洛神圖
跋文公先生墨蹟
跋李生所藏坡帖
跋新安後續志
題戴德夫五運六氣之圖
論類
二十四氣論
上梁文
明經書院大成殿上梁文
附録
明經書院贍學田碑
明經書院記
明經橋記
明經書院上梁文
四書通序
刊四書通題辭
純正蒙求序
草廬吳先生荅胡主簿書
孝善胡先生謚議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明經書院重修記
重芳集序

雲峯先生遺像

自贊　夏文

學須人十己千年已踰七望八要從心上先天究竟四書活法

又

往年畫雲翁如怒未霽今年畫雲翁如有喜意同不同異非異孰有能寫翁喜怒未發之際者乎

王仲儀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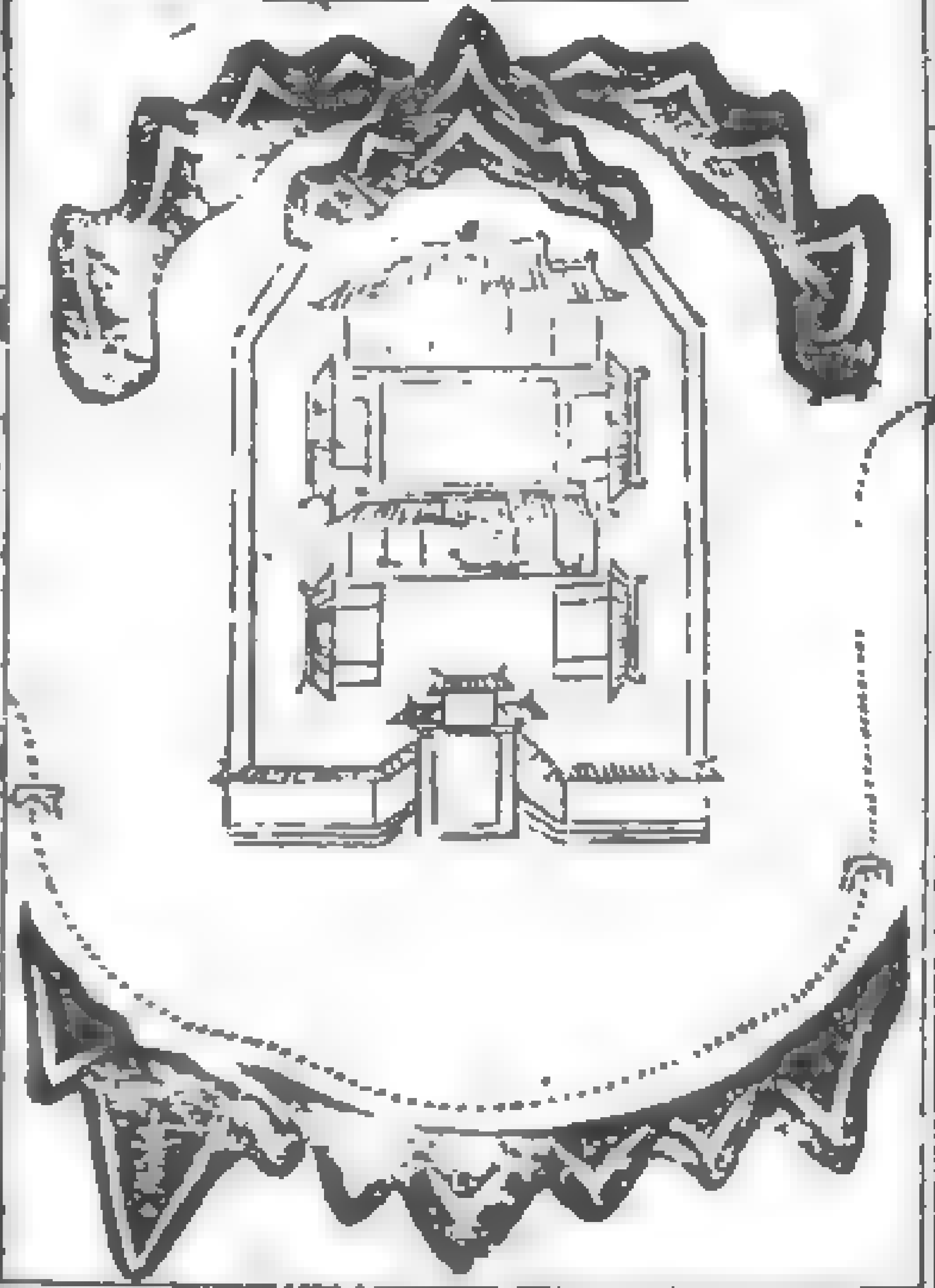
瞭瞭乎觀物之眼便便乎談易之口泝洙泗而窮源揖伊洛而為友丹青末可得而狀兮正似

其端[illegible]之[illegible]儼若思而通神

右像乃家祠所藏吾侯臨公章鋟梓是集因以原本摹倣于卷端使觀者得以想見云

弘治己酉春奉祠八世孫鄉貢進士濟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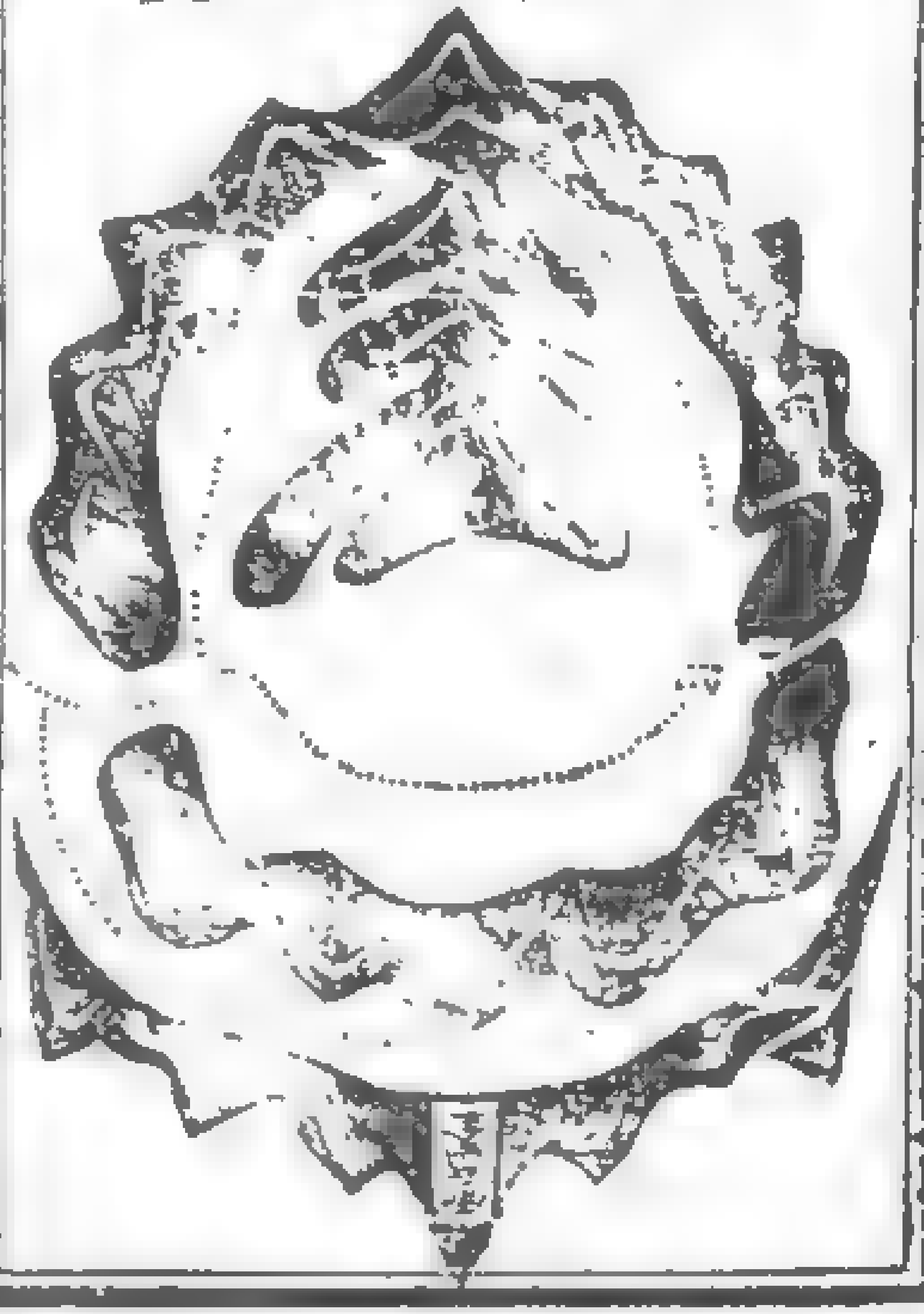
明經書院圖



右明經書院創于有元延祐爲屋數百楹具
載草廬先生碑記元季經燹迄今百有餘年
成化辛丑 瀞白其事于
欽差提學侍御上饒婁先生及
巡按侍御胡公漢檄有司慫恿興復中作堂
三間左建思本崇德二祠以祀始祖明經府
君八世祖雲峯府君右建二齋仍舊扁曰明
誠曰敬義以爲學者藏脩之所前爲門屋左
右爲碑亭墻垣寢堂庖湢祭器咸備前山最
抜者即雲峯裔孫 澧新構橋亦以書院名邑

侯睦公章捐俸鋟梓是集因命工繪書院圖
于卷首以昭悠久云
弘治己酉春奉祠八世孫 瀞謹識

雲峯先生墓圖



先君墓在里之地名弄璋橋獅子伏街形前峙雲峯距書院僅百步許邑侯藍公章政治暇日嘗詣書院展先塋既爲修葺嚴樵牧之禁復繪是圖于編以傳不久意亦行先哲俟其以焉

弘治己酉春奉祠八世孫濟謹識

雲峯胡先生文集

傳

元史列傳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胡炳文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以易學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力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宗之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炳文入署山長事再調蘭溪州學正

雲峯胡先生行實　見家譜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婺源雲峯行振二世居徽之婺源考川家業儒多賢人先生自幼頴悟五六

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父
毋恐其成疾止之每候親寢定潛以木枝蔽窓
隙默誦達旦日以爲常父孝善先生嘗受學于
文公從孫小翁故先生承家學師友之傳得朱
氏源委之正常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
五含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作
四書通爲會其同而辨其異往往發其未盡之
蘊又有易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太極圖通西銘
通純正蒙求行于世詩書嘗爲纂疏春秋禮記
皆爲纂錄而未及行性孝友尤[illegible]日用之間
勤合軌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
屈勢利澆風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
年不斷兩自顧曰質諸仲虎直無悔至館下因
不與見一日忽遇諸途先生以道義從容譬曉
兩侯感泣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訟者他
又有獨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
朝時人不是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初
任縣學道一書院山長與臨川吳澄先生道同
志合嘗稱有功聖門者莫若朱子有功朱子
者[illegible]文居多當時人受學於澄者必擇其高第

遣而歸之先生至大間族子淀請于朝爲建明
經書院擇田養士知州黃侯惟中聘先生專主
教導澄嘗爲文記其成於西方學者雲集先生
隨其資質高下而造就之故諸生成材居多數
載間再調蘭溪州學正任滿告歸老遠近來學
從者益衆年八十有四卒于家集賢院請謚文
通先生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塟葬里之昇琛
橋居卒之日遠近聞者如悲親戚弟子不遠千
里哭弔墓庭至有廬墓徘徊悵望不忍去者所
居一室蕭然抱道自樂扁曰隨齋居之南一峯
高聳雲霄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
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爲雲峯先生云

雲峯胡先生文集

裔孫用光蒐輯

濬編次

邑後學汪舜民校正

記類

隨齋記

齋名隨隨我志也乙亥三月燬廬大(別本作幾)老幼無所於居隨力創小屋二間(此下別本有而其屋僅堪容膝七字)(刻槁焉段木小異)拾完瓦得數千覆其左餘莫克遺于成遂芟其右左宜陾虛月明風清又不如右之踈暢得以遊目遣懷也以故床几隨寒暑燥濕遷焉屋三隅有隙地袤不丈尋或樹以桑果或蔬以菘韭隨地(別本作宜)奉雙親莫特得井旨蓄水盡歡隨分有過我者相與分席而坐談近詩商畧古今人物雖久不厭或厭貧賤不予顧亦不强邀以來隨人夜漏未下([illegible])二三刻胥徒禁燈戢行譁甚(別本作燃燈試行齊戢叫嚴)予不復課夜讀日聽則扃柴門閒坐隨時客問天下事如何予咄咄(咻咻作)然不敢出諸口隨天有詠之仕者曰金貂銀菟趍者成市(稷子未一北道主人注作趍者嫻倒又)

(謹稱為運之所易易爾三句)大丈夫志四方胡憑俱草木以爾予大笑而不答隨我我雲峯老(翁本字脫)人胡炳文也是為記

四勿齋記

族孫孟成連年館歙為其主人鄭氏知遠求四勿齋記余曰記在程子箴中知遠請不懈益勤程子年十六作顏子好學論謂其學在於正其心養其性後作四箴亦從學心與性言之虛言心之體動言心之用非言天命之性習言氣質之性以互見也顏子四勿之功渾然天理之心勿為私欲勝也本然天命之性勿為氣質勝也物欲本心之賊氣偏本性之蠹大將旗一麾三軍用命賊斷退聽然則勿也者非吾方寸所以為將而耳目口體之所以從令者乎或謂聽箴似無工夫殊不知視之蔽在前聽之蔽左右前後皆可入離為目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坎為耳明在內非知於內其不為外之所誘者鮮矣言禁其外之邪妄者以不失其內之靜專者誠之於思者內無妄動守之於為者外毋輕動四勿皆制於外之事然先覺內之知止

以制於外哲人内之思誠不待制之於外此又
程子微意之所在也知遠以此名齋蔿教其子
好學不倦誠有志於學顔子之學者故余爲發
程子之箴而爲之記

靜春齋記

濟南程光道學易於余余扁其讀易之堂曰靜
春而光道復請余記之余按程子所謂靜中春
意者匪徒見春之時而見四時之皆春也匪徒
見春之在天地萬物者而自有見於吾心中之
春也大造無言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至靜中無
窮春意常人之心膠膠擾擾雖在春風中而不
見其所以爲春者猶與人終日交識其面未識
其心也無極太極心之本體無思無爲其本恒
靜天地萬物之春皆出乎此而人往往自以動
失之余嘗論太極圖通書與中庸相表裏太極
生生春意何窮圖說主靜通書終之以蒙與艮
即中庸所謂淵淵浩浩皆自大本中出而不睹
不聞不動不言之際主靜工夫始終具焉及其
靜之極而無聲無臭之天即吾無思無爲之易
即吾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
無極也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天下自平靜之功
用淵且宏矣光道誠能沉潛吾易蒙之山下出
泉吾之靜而清也艮之兼山吾之靜而光明也
窓前之草川上之花至前之梅皆吾之靜而無
靜也然伯子終日靜坐猶泥塑從之游者如坐
春風中叔子瞑目無言當時立門外尺雪者與
坐春風無異何也天地萬物之春固在光風駘
蕩中而未嘗不可見之風雪凌厲之際也春不
於見不以目非闇然自修如佩韋晦木者孰能
自然有見於此哉光道性靜可語學余故告之
以此復書而爲之記

鄉賢祠記（此下別本注云泰定甲子歲作）

歙婺源爲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
賢祠復並祀二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
子曾公族河南實吾新安黃墩忠壯公後也忠
壯公字[illegible]淋靈洗仕梁陳贈鎮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有功德于民配大享南史有傳宋號世
忠廟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王（[illegible]）新安志叙
先達第一謹按程叔子撰明道純公行狀河南
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歐陽（此下別本有文忠二字）公

撰程（此下刊本有頌政二字）文簡公父冀國公元白神道
碑銘中山傳野之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
太中公諱珦爲兄（例是本）弟如此則新安爲河南
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書新安程子不書者
何蓋由新安而建寧一世而近故書由新安而
河南凡二十餘世中間遷徙不常故不得獨書
然程子可不書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書程
子是譬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
孟子非闕典與近有爲道統之說者曰聖賢之
生天地氣化相爲循環萁在北岐周在西魯在

東春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絶續天也自北而南
迭生聖賢以續道統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朱
之學行天下薄海內外遐陬僻壤猶有學其學
者况茲大好山水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崑崙也
哉此鄉賢祠之所由作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不云乎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吾新安之士當以之祠成於泰定甲子
發其議者州學賓前兩貢補生京學諭草庭程
公鼎新主之者提學官太守史奉議光祖記之
者胡炳文書之者王儀皆州人也

[illegible]

子旣爲鄉賢祠記上推二先生之世出于
新安州侯是其說而刻之一日休寧陪郭
程君季焚者以謁告歸省過訪云上世本

出伊川子爲之贊喜諏其詳盡出其所藏
家乘與宋誥牒之類相示鑿鑿乎可徵也
初宋靖康末伊川諸孫及從父文簡公諸
孫悉從高宗渡江居池州伊川二子長端
中仕知六安軍以禦金兵弗克而死其官
大端彥爲會州司戶端中生三子長易桐
廬縣令紹興中始請恩澤于朝次早世次
晟嘗手編世譜上之端彥生暘用易之請
補將仕郎晟生四子渙之葦之損之觀之
觀之亦用易請克池州學賓暘生譙之字

成甫嘗爲徽州直學文公朱子以省墓歸婺源時有書往還生二子長源朝奉郎次淮永興縣令皆用伊川蔭入官源生通判宣州軍事振孫振孫生青陽縣簿正學無子以文簡八世孫祉爲之後祉以謙之故有田宅在徽州之休寧因銓量請爲休寧尉遂自池來從祉卒而無嗣陪郭之程實後之則季榮是也宋亡池受兵最多而徽州内附之初有神帥李世達者復舉兵應宋於是徽亦不免於難程氏子孫在徽池者避亂四出無異靖康既事定而來歸者蓋鮮矣在徽所存惟文貴一房而池之後無聞焉明道子孫則初未始渡江而南其所繼者皆文簡伊川之後也嗚呼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而更代以來人無知者其寡昧孰甚焉季榮將取予記并諸誥牒以曁朱子之書盡刻之請予再誌一言是誠有補于以不及者矣刻家乘之尾有故臨川吳公之題因世之絶續而嘆道之廢興誠不易之論也予復何言特考其譜詳其世附著之以詔後人有良有司者易家廟而秩諸公祠復其家録其後則吾休寧遂將與宣聖衢州朱子婺源鼎峙而爲三豈非道南之一盛事哉季榮喜讀書達大義居官有聲蓋無愧于文獻之後云泰定三年春二月之吉炳文重識

琴琅玕記

竹在植物中得扶輿清勁之氣爲多玉與琴聲極清韶堂下業不敢與之齒比昔人特以琅玕名竹或以名琴而吾友子堅環其居數千竿予每造之清風露氣瀟灑襲人時則琴未聲也吾已領琴之趣矣坐定焚香爲予一再鼓之子猷心事指下歷歷可見曲中遺韻凝在林端未幾剨然笑戞然鳴又若聲應而氣求者予嘗評之二物頗類有道而人或莫之如氣恒清人旦晝莫如其夜味恒淡道義之交變以勢利而移心恒虛人之不梏於欲者罕矣翁居常對竹作吾伊聲倦或枕書以卧起或三四弄或一鼓輙罷讀書或對客作文字飲或後園蒔花樹或花下

弄諸孫世間榮利殆無足以干之者翁真有道之士乎哉之二者受翁之知以故供翁吟弄久益不厭世非無所於竹者曾次且自無風月基蕙爲茅琴亦復作鄭衛聲竹琅玕琴不復琅玕矣非琴之不復琅玕也人琴其琴而不琅玕其琴也嗚呼此所以憮然思翁而三嘆也翁嘗命予京從余遊彼竹之孫猶異其日峻月茂凌厲風雲未已也子京勉乎哉

環綠亭記

浙東都元帥本齋王公爲江子英扁其亭曰環綠子英沒其子德麟述其父作亭之顛末王公所以名其亭之意屬予作文記之予嘉其意爲之言曰穹壤間美景無限在人受用如何耳斯亭也溪山竹樹萬綠森然一覽在目好天良夕肅賓友觴詠其間樽中之綠與溪山相映至足樂也其庶不負斯亭乎雖然未也亭與泮水爲隣有藻有芹有茅春波漾綠大有可采能采采不已其樂有浮于觴詠者矣雖然猶未也窓外竹色侵書帙几上竹簡光浮試取綠竹詩歌之睿聖武公九十猶好學德麟年方綠髮學當如何況今有科舉又有儒吏科倘昆仲能知好學異日各取恩袍以爲親榮萱花在堂環綠在側以副王公名亭之意子其勉之是爲記大元至順元年春三月吉旦雲峯胡某記

滸汀社壇記

社古禮也壇而不屋因地所宜木爲主今庶民之社往往多繪事於家屋而不壇非古繪一皓首厖眉者尊稱之曰社公而以老媪媲之寔非古矣滸汀張公泰宇因見文公所述政和禮儀取舊所繪焚之於是就汀中印墩築壇北向以石爲主環植嘉樹前爲屋四楹備風雨捐秫田二畝共祭酒社制之古畧見於今且將使家敦孝悌崇禮遜熙熙然相與爲太平之民非惟復社制之古且復人心之古泰宇賢矣哉泰宇名起鳳(別本作翔庭)今年七十有四記之者同郡胡某也長泰宇一歲泰定戊辰正月(礼下刻本有到既二字)記

水流花間亭記

水流花間者桃源潘氏燕息之亭子溫繼其祖王成翁之志爲之也度圃規池栽花蒔竹紅香綠蔭俯瞰清溪春有崇桃明霞炫晝夏有淨植

香動京聰秋有天香古桂晩節寒花花凡數十種多異品冬則寒梅欲蕋春蘭已芽造化循環生生之妙可見也他凡奇芳珍卉四時之花不同而一水恒流其間流者自流非有意於花之開開者自開亦何心於水之流適然有相値之機悠然有相得之趣雖自形自色而若相應相求者子溫讀書之暇侍父叔昆從或偕賓友相羊其間景與心會三樂之味當有未易以言喩者然水有源花有本方其涓涓始流固已欣欣向榮其流也愈不息其生也愈不窮蓋花之本由水以生而其末皆水之澤也子溫於此有所思焉感慨係之矣玉成翁以勤儉起家以詩書迪後子溫天質峻茂加之學殖以培其根以達其支以暢其華以無負源頭生生之造其爲繼志固有大於此者矣子溫勗哉

深秀樓記

深秀者桂軒呂君以名其燕息之樓也樓在兩山間左右峭壁雄峙若不相讓迫遰廻合勢如拱揖前三峯誇奇競秀又若自獻於茲樓者太守東平史公爲扁其額且徵記於余余按呂氏世家濩溪之上比屋而居者太以[illegible]性喜靜遷居山中有年矣今又自其居深入數十步剷荅蔚俶駢鑿屛巖中起飛樓翼以華屋畫棟朱甍與穹谷巉巖相爲輝映蒼筠徑來珍卉奇芳環繞幽邃一覽在目塵囂不入淸風自生花香香弄四時恒有幽趣君於茲樓之勝蓋有不徒取其秀而取其深者矣英華非不足多而根本之培當不淺才氣非不足尚而道德之味貴有餘君其能攬山川之深秀而爲胸中之丘壑者乎是宜爲之記矣

初齋記

鼇山徐晟字子初受易於余將歸拜而請曰齋名初先生所命也願發之以易庶朝夕觀覽如侍先生側余嘉其意爲之言曰易六位時成第一畫不言一而言初謹其幾之萌也乾則謹其陽之在下坤則謹乎陰之始凝也今夫日晝夜隨天行無頃刻停厥初出地旦氣淸明今夫木來而不窮流而不盈泉出之初至靜至淸今夫木帝出乎震欣欣向榮而其初也蟠根之固由地中生吾後吾初在乎意誠崇吾尊爵而不汩

於情實我靈龜而不役於形獨行乎素履之願麗澤乎和兌之朋昭於晋育於蒙積於升出而棟明堂基太平初之明將麗乎中天初之泉將達乎四瀆初之木亦將可受高寒而蔽廣庭矣翊吾子初青春茂齡良馬之逐天衢之亨可不日閑輿衛而致謹於出門第一程哉

明復齋記

友人王敏夫以明復名其書室請記於余余曰子學易盍稽之易復造化陰靜而陽動世亂而治吾道屈而伸無有極而不復者然必曰七日復由乎數人善端有時發見亦無有不可復也復之由乎學論語大學第一章首揭一學字子朱子謂明善而復其初皆因學字後曰本善學以明其善心本明學以明其明不失無復不學不能復然古今之學有三曰吾儒之學曰訓詁之學曰詞章之學漢專門尚訓詁註盡聖賢千言萬語於身心無纖毫益唐科舉詞章則枝葉愈繁本根愈失而去道愈遠矣惜不知我得於天者何物復初九所謂不遠復者何事純粹至善也而吾自汨其初之性虛靈不昧也而吾自昏其初之心其爲學非徒無益而已也然則古之儒者學焉惟在乎復後世記誦詞章非不學焉而不能復學而復是謂內學學而不能復是謂外學內學可達於外外學無益於內心有內外之異而學係之而世道係之善學者於此宜知所擇敏夫性醇學篤復卦之旨蓋稔聞之以此名齋其自警也甚嚴矣尚亦究其所知而力行之也哉

中齋記

中齋者高君仲達以扁其讀書之所也客有難者曰此一字勲華以相授受玄聖以爲德之至紫陽夫子以爲天下之理無復加仲達取以名齋不過乎子曰何人無此何時無此何事無此何人之心無此卽吾天然自有者名吾齋奚其過况高氏自汴遷杭緗素相傳不知幾葉仲達之先大父號益齋蓋有得于益三四二爻之旨父馨甫科舉未興時嘗命仲達曰古者儒皆可吏吏無非儒爾其以儒飾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時暨科舉行仲達呼其子立本命之曰我家自秘丞公以進士出身代不乏人一脉斯文

罔俾今不承于古汝其學焉以能世科以繩祖武前後授受之言若不同彼一時此一時皆為不失隨時之義者仲達嘗為歙與史[illegible]林[illegible]款人德之今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都吏目數十路之士德之儒臺楊公清正嚴敬於人少許可仲達獨得見之跡其為人與人交不傲不諂平居食服不陋不侈性不嗜飲而好以簡客表表然為吏師而汲汲然教子為儒以此名齋蓋欲常目在之而用功於動靜語默之間求以不失乎此爾客以為過得非客之言過歟客又難曰子為中齋記終始不及所謂中獨與其用力於動靜之為若何余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不在動靜之為敢問中在何處客不能答遂書以記

宏山庵祠堂記

宏山有庵庵有祠銅川胡氏有初也歙婺源考水胡為著姓唐明經為之初明經十一世而下有居鄱陽德興者銅川府君為之初府君諱伯龍字仲虞紹興庚午生考水溥熙壬寅遷銅川至慶元庚申而終孺人汪氏生紹興辛未以紹定庚寅慶恩封孺人子本初本中本固本恭登戊冬奉公喪葬宏山嗣嵩塢之名嗣山道[illegible]寓若聞銅川後嗣宏遠之[illegible]創庵選名寳山初命僧智圓居之庵田二十畝初中益為三十畝得米六十碩六之五[illegible]僧一賦于官山川雄[illegible]松楸蒙密每寒食拜墓下子子孫孫森如也詣嘗遡其初求之乎自唐天祐今四百五十餘年世代凡幾更宋淳熙以後亦將二百載[illegible][illegible]率[illegible][illegible]如許書香道[illegible][illegible]深如許上而明經[illegible]近而銅川府君不有以教遺於後人得至是哉是故諸有初心亦有初繼自今子子孫孫皆能不失祖宗初心蔣固本根益深以宏他日枝葉之峻茂又豈不益宏且遠哉然則宏山之庵之祠有初也益不誣諸之初而已也山若地及墓前田元隸本初子孫後遂于本固子舉遂本中孫文煇皆不已私以歸于庵如初皇慶癸丑嘗撤是庵而新之宏激視初有加舉遂之子文熊委庵僧能繼其初智圓不忝重建祠增田本固曾孫德常特來求記以垂永久皆可書田凡隸婺源德興者悉以聞于有司具于碑陰茲不書

文燁子士元從事郎[illegible]州判官孫五祥徵孫從事郎令爲古田縣丞某年月日某記幷書

存誠堂記

鄉人余賢父歸自番昌溪手詩文一卷告余曰有士彭元濟欲親拜丈席求正疾弗果其書扁曰存誠欲求記爲拜托致懇于左右余嘉其志遂爲之說曰誠之説始商書備中庸乾九二文言曰中曰庸曰誠予思因之誠未易言存誠未易能漢儒無有能識此字者宋李邦直以爲不欺徐仲車以爲不息予程子始曰無妄予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説始定誠豈易言哉彭君能聖賢之言深體而力行之不爲口耳文字之習必始終未衰如一則誠庶幾乎存而斯堂之扁不虛矣彭君勖哉

思庵記

允竈於親墓者所以致其思王淵程公墓距環溪一里子萬善築庵亦名曰思以予與公斯文交知公詳且信請予記予曰子之思當以異乎人之子之思者矣公年後予一紀敏學予莫能及幼卽自念曰吾上世於子朱子爲內弟講學至老不輟予弗力于箕裘將何以世吾家昕夕劬書習易與春秋爲文汪洋閎肆落筆數千言不能休果堂李公奇其文以女妻之公之行不波以同不崖以異不殊馬丞相所以誌果堂者居家孝於親應鄉里姻族誼以慈待朋友信而慈今沒三十餘年每論文輙思之不能忘而況其族里又況其子哉人子能竭其無窮之思不能報無窮之天其所以思之者將如之何其思之哉祭義思有五未思其所嗜最切公性淡泊於外物一無所嗜惟嗜學而已予與孫思公不得見則亦惟有學公之學而已窮經所以致用立身可以顯揚孝與學字皆從子人子之學卽所以學爲人子者但孝莫求思求則不置學在近思近則不泛仰而思愈深愈遠反而思愈近愈切思庵之思其諸異乎人之子之思歟松楸彌望公墳在前公如有知必然吾言公諱良金

天曆三年二月朔契家生胡某記

雲峯胡先生文集

序類

程草庭學稾序

魯論曰不學詩無以言父所以詔其子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師所以詔其徒也是何孔門拳拳詩學如此哉蓋平其心以排道其凝滯和其氣以消釋其鄙吝攻溫柔敦厚之敎而繹其易直子諒之天是詩學者能之謌詠之嗟嘆之機動籟鳴手舞足蹈悠然躍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思無邪之功居多姑即魯論一書推之學乎切磋琢磨之詩則貧樂富禮之理得矣學乎倩盼素絢之詩則繪事後素之理得矣學乎唐棣之詩則近思之理得矣學乎白圭之詩則謹言之理得矣以之興觀群怨而至于事父事君而至于移風易俗而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皆學詩之能事也虞廷上以教冑子下以化苗頑皆取諸詩是詩學者君父師所以爲敎者歟異哉後世之學詩者工句法求字面較聲韻之逆順商偶對之巧拙大抵章句學而已矣繪畫烟霞彫琢泉石瑣瑣乎爲蟲魚草木寫眞所謂詩者殆與琴棊書畫等爲一藝豈復有嘲風弄月吾與點也意思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掉頭撚髭曰將效俊逸於曹劉也筆於其手縱迫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離肝琢腎曰將效俊逸於謝鮑也擧於其口縱迫謝鮑何補於脩齊治平借使老語迫唐高辭媲選以政則不能達以使則不能對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勤苦其心思巧好其言語乎特矻矻讀書止資於詩而性分內事邈不相干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嗚呼孔門學詩致中和也理性情也後世學詩藝焉而已矣白樂天劉禹錫下至李益崔顥皆負詩名於唐者長恨一歌褻語誨淫豈可興可觀者看花二絕召鬧取謗豈可群可怨者顥娶妻惟擇美者俄復棄之益防妻過嚴人謂之妬彼謂周南召南爲何事五言初李陵豈不學者而無以敎叛漢降番之失八病詳沈約豈不學者而無以掩叛齊歸梁之罪彼謂遠之事君爲何事蓋後世以詩爲學者惟章句之末心雖錦口雖繡而身不免爲狼疾人吾固斷然謂流於一藝也孔門學

詩端豈若是哉草廬博聞强記用呂其詩取所作題曰學藁所謂有味於道學諸儒之詩不唐不選未害也予不知所謂學者抑後世學詩乎抑孔門學詩乎閱其自序與諸公所爲序於程子艱辟看已皆引而不發故覼縷言之且以省警云

竹間詩序 舊本云送歙星汪孔昭序

歙汪君孔昭遂於予平之學去年寓杭名卿士大夫咸敬之今年訪余山中所得竹間詩甚多俾余爲之序詩皆詠竹不知竹王與其術相似種竹用辰日或用醉日尤良予平命以日干爲主臘月種竹無不活以茂予平命以通月氣爲上昔竹林七賢詠之者去其二山王以官累故也豈阮咸輩見官而不有官予平則見官傷官者歟且其所至凡術皆辟易不敢端猶有竹之處衆禽不敢喧也山中留凡一月每與談清風襲人於其行也遂爲竹間詩序

四書通證序

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辯校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泰定戊辰正月壬辰雲峯老人胡某序

送李生詩序

縣祁之毕溪抵婺源餘二百里途多嶺平鼻尤險絕李生孟善不憚登陟問學明經凡射於百步之外者有志必中孟善有志矣臨行有詩別其父父子相爲唱酬丁寧訓飭之意溢于言外罣之戒子道可也余每嘆世之爲人子者盛意氣無詩書之志不可教爲人父者矜勢利無道德之味不肯教爲人師者弗克遂於詩書而澤於道德者不能教孟善父子如此又不憚遠從師教可立學當可成然學之成不在志氣大鋭之日而在功夫有常之後六經言學自書說命始不能遜志失之亟不能時敏失之怠不亟不怠庶乎有常矣孟善之父字子常歸試以予言質之必以爲然凡所得詩若干首衆屬余爲之序

晉鄉山居圖序

此圖晉鄉閑居所也余老矣於人家多見四五世晉鄉又交之深者其大父梅趣翁爲余丈人行父庭竹生後余兩月余爲雌甲晉鄉年未五十付家事其子覲書畋輒携孫花底婆娑自得其心余深知之居有溪先世剏橋其上久而圮晉鄉新之述先志也鄉人題曰孝善豬溪水字魚數百尾自題曰濠觀樂莊樂也蒔菊多異種題曰霜傑晩香自况也又有軒曰深淨古稱蓮與竹皆以君子竹比節蓮比德也環居皆山山最深處一室題曰內樂蓋自梅趣翁以來家世皆樂善不倦西銘曰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晉鄉之孝之善不徒在橋而在乎心此圖能寫其居之景不能寫其心余故爲之序

送文公五世孫序

夫子六經生物之天地也文公四書行天地之日月也歙婺源魯洙泗之邦也初唐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命制置茶院府君領兵三千人戍婺源因家焉於文公爲九世祖墓在連桐茶院以次墓在諸鄉凡六所在城韋齋井公嘗云聞先君子太史公生此地時井有氣如白虹經日不絕公以紹興庚午淳熙丙申歸省墓自是九與族人書拳拳以守護爲囑水木本源之思蓋無食息不在念也至治癸亥秋公之曾孫晉臣率其姪友桂暨諸孫文明文鑑文德來歸如公淳熙故事顧瞻徘徊涕下如雨凡爲他人所有者必欲復之適已友桂文德復不辭五嶺之險控告于府壯哉此志可無愧爲公之孫矣余嘗讀公之祭文曰

封塋所寄奉守弗虔他人有之莫克俾埋茲用衷怛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如舊

嗚呼此公告于連桐府君之墓之文也今公之孫可復以是告于連桐以次諸墓否乎可復以是告于公否乎余嘗泛觀自古暨今人家疇無丘墓其間豈無巢翡翠卧麒麟者然子孫能樹立表見於世行道之人必指異之曰此某人故宅也至有過喬木而式望松楸而拜者無他秉彛好德之良心也况庚戌聖賢之生其德與天地日月有窮者哉孔林在洙泗歷代欽崇即其宅爲廟凡孔氏墓官爲守禁甚嚴方今文公之學行乎海之內外凡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無有不崇之者況去公僅餘百年遺風流俗玆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秉彜好德凡有人心者同然況爲公故鄉之人乎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水木本源斯文乎在余因公之孫之來也不無深感焉亦不無深望焉故鄉之士皆爲詩以嘉其志而其姪孫光復請余爲之序

診脉樞機序

素問難經各八十一篇孰爲要脉有七表八裏九道行於十二經絡氣爲要浮沉遲數四字爲要此名醫黃君存誠之說也余深然之蓋人心之病不一而意必固我論語指其要有四人言之病不一而詖淫邪遁孟子亦指其要有四易惟復曰無疾陽生於内也又曰無妄之疾曰有疾不可疾貞九言疾者四其外專言疾者亦四豫損疾在陰爻鼎兌疾在陽爻脉浮數屬陽沉遲屬陰黃君之說正與論孟合與易合又與皇極經世書合其書分元會運世皆以四數起日月星辰天之四水火土石地之四寒暑晝夜性情形體雨風露雷走飛草木無非四也人分四體病分四季脉之病以浮沉遲數四字約之謂之不得其要可乎況經世書以易詩書春秋爲四府易四象書四代詩四始春秋四時凡學者皆不可不知而況業醫余深然其說故爲之序

送知州范朝列序

昔西山眞氏以廉仁公勤四字爲官箴世道不古吏習益偷能踐斯言幾何人哉延今於太守范公子誠見之公初以眞定儒選歷仕守、、之黃巖毀淫祠摧豪富恤孤窮政聲甲江左爲婺源未半月即以民病陳于府必得請然後罷凡絕餽遺釋逋市估所食者婺溪之水而已民以是信公之廉均賦役而富室不得容其姦豪猾牌而走卒不得肆其毒兩造在庭諄諄開陳不翅父母於子豪奪歸疆强梁縮手六載無一吁囂隱突者民以是懷公之仁左右無私人人無敢干以私捷龍舟三十六爲通濟橋小人無敢慫者民以是服公之公勢明視事或至日昃乃已不迫不苟事至立決庭無留訟民以是知公之勤常情立已於峻者群怒之所歸今官無長貳咸欽其能得彝吡之心者莫諳巨室之意今民無富貧咸德其惠考績三載者或無可書今

六七十日間而五萬人家已藹然有春意凡此皆應仁公勤之效也淹之歲月所成就當何如昔鮮于侁在任司馬溫公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哉余於范公子誠亦云感歎之餘不勝係戀筆之爲序以送焉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竟殁焉涉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望日新安後學胡某序

大學釋旨序

余沉潛讀四書六十年近爲纂疏集成有誤舛疵不得已爲通一編友朋得之則以鋟之梓余之早程仲文舊從余游余以其嗜學極愛之本所著大學釋旨辭簡嚴密圓明該貫視章句有所發揮於余通有所傳授識者表章之薦對交舉將以上聞仲文年方壯學方進未已此書之出視余得無又早乎雖然知人易受知難自知尤難大學誠意章言自知之真也仲文其益[illegible]自知庶不負識者之知乎仲文勉之雖然余年八十亦不敢不自勉也至順庚午三月既望雲峯老人胡某序

感興詩通序

夫子讀周公尹吉甫之詩皆讚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以其詩有關於天理民彝有關於世變也子朱子感興詩蕪之矣明道統斥異端正人心黜末學六百三十字中凡天地萬物之理聖賢萬古之心古今萬事之變關焉使學者

早得見之安得謂删後果無詩哉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與中庸合朱子分中庸作五節詩凡五起伏亦無有不合者獨恐後之註其詩者未必皆能如朱子之註中庸耳然由此十家之註以會朱子之意則亦未必不為行遠升高之一助云泰定甲子十月望日新安後學胡栞序

送醫士葉可翁序

醫家八十一難經世所共宗讀難作去聲者非是番名醫葉可翁余雖未嘗面其人固已心識之婺源樂平鄱郡士大夫往還稱可翁不置口醫數難可翁皆能之夫醫嬰兒尤難昔鄭端友全嬰集吾鄉訥齋程公刋于泉司序之曰大學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蓋以赤子不能自言非以至誠之心求之癢痾疾痛莫可致詰陰陽虛實翕忽變移豈非大難事翁無大小方脉而用心皆出於至誠難也醫之中灸難鍼尤難必如允濟得之異人孕婦有腹偏左鍼左手指輒正有脫肛者鍼頂心輒愈有傷寒欬逆食不下鍼眼背輒能食必如陳了翁得之天帝休寧中紅照鍼合浦病者無不奇中翁鍼法余未知其何所從受然聞淺深得宜全活甚衆又難也醫者不計貲發藥難不取貲施藥尤難山谷嘗題名醫之門曰能持陰陽以行醫不以人命而試藥吾鄉明遠江公自題其門曰務陰陽以行醫重人命而施藥夫不以人命試藥而施人以藥如江公者世所甚難而翁亦能之茲又難也凡此數難事視彼之規規於利以臆度之心投嘗試之劑者奚啻萬萬余安得不表而出之以為世勸然余患脚氣昔歐陽文忠子朱子皆病此朱子以鍼愈歐陽以吸氣自頂至踵愈不知翁能以是施之余否也然前所難者翁皆能之諒能愈吾此疾不難也故余既摭其難者公傳道之而末復私致請焉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然則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

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焉乎此其所以爲義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豈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羲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遡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乎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奥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羲文周孔之天矣延祐丙辰春

新安後學胡炳文仲虎父序

贈醫者程敬齋序

儒不醫非通儒醫不儒非良醫夫旣謂之儒未論物格知至一身中十二經十五絡自懵然莫之知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此儒而不醫之通患也醫而不儒其患尤甚素問難經猶吾儒孔孟或有至老未能習者脉有三部九候七表八裏九道十怪凡男女皆然褚氏遺書謂男女脉三部皆相反胡爲與王叔和不同五臟六腑應天五運六氣然六氣中胡爲有兩火身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然足陽明胡爲有陰市足太陽胡爲有至陰若是者悉未之考悵悵然欲以岐黃之術鳴於時吾不知其可也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試之一字夫子已逆燭天下後世爲醫者之弊矣而吾鄉雲岩則不然其先世嘗從學于程夫子之門儒學所漸宏矣夫醫不過儒道中之一事物格知至此不過格中之一物雲岩以其先世儒學來而爲醫其能十全取也固宜敬齋繼志述事恂恂篤實博極群書所全活甚衆不酬亦不願且牓其門曰貧無力者與診脉施藥噫吾前所謂儒而醫通儒也雲岩翁有焉所謂醫而儒名醫也敬齋其有焉余以爲世之爲醫者不能皆如是也故表而出之

俞氏新居靈芝詩序 舊本誤作俞氏新居靈芝記

天曆戊辰永川俞君濟遠新居成芝生楹之東詩之者衆至順庚午始以示余余按本草芝有六色皆堅實芳馨叩之有聲又按漢舊儀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視有光漢史所載齋房銅池之芝感以人而天應之者也豫章所記新昌之芝感以天而人應之者也其記之鄭文曰士將盡心于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余所望於俞君父子者亦如是人家有佳子弟幼而聰其聲知其爲英物長而挹其光知其爲茂異此非階庭間天然秀出之芝乎爲子弟者又能孝弟以培其根以達其枝以英英之人物爲炳炳之勳業是芝也不特叩之有聲而能蜚英聲於當世不特夜有光而實邦家之光也九莖六色云乎哉况德與氣相符人與天相應先知之祥又當層出而未已也余所望於俞君父子者豈少哉新詩視戊辰所得爲多佳者不必且太守穆如史公倡之余敢不爲之序是年秋七月既望同郡胡某書

送醫人胡芳崖序

易復象曰無疾豫六五曰貞疾無妄九五曰無妄之疾損六四曰損其疾兌九四曰介疾復之無疾一陽方生於下也餘言疾皆於外卦見之益陽在內則無疾九疾皆有感於外者也九言疾者四有喜者三不死者一聖人好生之心可見至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試之一字其灼見後世爲醫者之深意乎黃山谷題孫氏藥室云常持陰隲以行醫不以人命而試藥醫之能如孫氏幾何人哉嚴溪胡氏世醫芳崖兼儒故其藝益進且持心審乎易診人脉十數年休咎能預知之富春有夫子賢者病頭痛日數發發輒以帛係其頭令左右極力按之乃小定衆醫以傷寒治弗效芳崖曰此肝厥也衆醫皆笑芳崖進葱涎圓立愈他類是不一余苦脚疾服其藥不兩日亦輒愈余以是深知其人非以嗜利之心而行其常試之藥者故爲序送之

說類

伯裕字說

武林儒醫徐君名益字伯裕蓋取易九卦所謂益德之裕也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裕其在茲乎今夫風烈則雷益迅雷迅則風益烈風雷相益而物受風雷之益者再生自裕君子遷善如雷之決則過益寡改過如風之速則善益增遷善改過相爲益而其德自裕學之一身衛其生者日益嚴條其神者日益固內外相益而元氣冲融其生有不期然而自裕者徐君素儒而醫之術益精爲醫而儒之道益行儒與醫相益以故能裕人之生而亦能自裕其德蓋自其先君子開博雅堂市藥四遠如歸貧者不取值故有以垂裕于後人而伯裕存心益厚律己益謹故其醫之行也益弘活人益衆而其德益裕益者不已裕者不窮益者有加於前裕者可充於後伯裕其益勉之哉

吳守中字說

中未易言也毫釐之差則過之須臾之忽則失之中庸以爲賢知者過愚不肖者不及論語謂師也過商也不及則雖賢者知者又自有過有不及中豈易言哉堯舜禹執中湯亦執中朱子曰[illegible]於堯之執中不訓曰守於湯執中則曰守[illegible]不失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者之何而守之亦[illegible]敬而已矣朱子於舜之執中不訓曰守於禹之惟一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然則守其本心之正者即所以守此中非敬之外能有所謂守之道也特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不見其守[illegible]之迹湯之聖敬日躋則不免資於守之之功爾吳正字守中求余字說余特發敬之一字[illegible]之須臾毫釐之間苟有不敬此中即失於須臾毫釐矣戒哉戒哉

養浩字說

汪養浩五世祖諱克剛字叔金宋進士及第初授黃州教授爲饒郡通判卒于官號存養翁養浩名存義其字其名率迺祖也率其名踐其實爲人祖宗者何幸有此曾玄哉蓋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間本無一毫虧欠本無一息間斷人稟之以有生天地之氣即吾氣程子曰天人一也

裏未分別然則自存養翁至于養浩祖孫一也所謂浩然之氣豈有分別哉且養浩莫先於集義集義即所謂積善存養翁以積善之慶遺被大後人積之不已念念善而無一息之不善事事善而無一毫之不善庶乎浩然盛大流行可無負天地宗祖之所與我者爾存養翁所取於孟子者存其心養其性養浩所取於孟子者集義養浩二說未嘗異而未嘗不異養浩深思而力行乎其名號其實當不特可以科第可使會稽而已養浩勉之勉之

全仲字說

建安余贊勿齋然公字之曰全仲贊從文從武蓋以文武全才期之也贊通作彬以為文質彬彬質為體文為用以為贊則文為體武為用皆得體用之全故曰全仲然古人曰全體大用所謂全者在德不在用才者德之用也所當全者在德不在才人恒曰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世所值無全才余獨曰二氣五行之理合而人所稟有全德但全付所有者在天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在人故朱子以仁為心之全德又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故格物致知使所知者無偏而不全之處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貫身心合內外而所行者無有不全焉知之全行亦全是為德之全而匪徒才之全豈不足為天地間全人哉余欲發勿齋言外之意故為之說

可權字說

甲道王與立字可權問其說於余余曰文王九卦之次末乃及巽以行權夫子六經之次末乃作春秋春秋聖人之權書權聖人之大用故學者有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然亦未有不能立而遽可與語權者權以應事之變立為律己之常易卦於乾言立誠不言權坤言敬義立不言權恒言立不易方不言權蓋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能隨時以取中即是此一權字卦言立不言權權固伏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而不露爾學者能卓爾有立待至於義精仁熟凡事理精粗曲折處自然無不相入殆如風之入物有不見其迹者是之謂巽以行權可權勉之苟平日無自立之志無特立之行而遽欲言權

必流之而爲權術權變之權非聖人所謂權也可權戒之公羊子言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韓康伯謂反經合道爲權程夫子謂權只是經朱夫子謂經自經權自權是數者不同可權辨之

伯善字說

明經十三世孫成章之孫性熒而嗜學名元字伯善余訓之曰論語善人之上有君子有聖人孟子善人之上有信有美有大有聖有神余與爾祖爾父所望于爾者非止爲善人而已也況爾之名曰元而字曰伯善自元而言善大善也純粹至善也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爲貴然茲事也請論心坤初善不善皆自念慮之微積之後初有不善必自念慮之微知之自此至微處充之即是此善之至大處蓋有一毫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然茲心也請論性命於天爲元性於人爲仁四德皆天命之至善而夫子以元爲善之長四端皆人性之至善而程子以仁爲天下之公善之本本善者性爲善者心盡心知性以知天是爲明善存心養性以事天是爲止至善明善則於此元知之深止至善則於此元踐之熟爾其思之勉之哉況吾家自明經翁以來善慶之源方深詩書之味益永故余望於爾者不但爲一鄕之善而欲爲天下之善不但爲坤初六之積善而欲爲乾九二之善世也爾其思之勉之哉

李孟善字說

李生慶元請曰慶元未有字惟先生字之余謂慶緣善積元逈善長字之曰孟善慶元問曰易他卦不言善獨言於乾坤者何余曰易凡言吉凶悔吝無非敎人爲善善則吉大善則元吉不善而悔則凶亦吉首於乾坤發之例其餘也陽純而陰雜故乾言善坤言善不善又問坤言積善之慶者何曰坤陰卦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微與隱皆屬乎陰愼獨之學當審其幾閑居不敢一不善之爲念慮不敢一不善之萌是之謂積履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祥者慶之兆旋者慶之周至是無一念一事不善故坤曰有慶履曰大有慶慶元又問曰乾元爲善之長者

何曰四德皆善元爲之長四時之春四端之仁皆元也然繼之者善不見於元而乃見於貞下起元是故一元起於貞萬善起於元慶元曰善之義至矣盡矣余曰未也坤言積善之家以其善一身者善一家也乾言善世以其善一家者善一世也慶元請曰卽此爲孟善字說可乎余曰可遂書此以勉之

節夫字說

吾宗孟成連年館敎其友生洪彬字節夫蓋以過於質則無文過於文則滅質節其過然後彬彬然可爲君子也書曰節性性之過者不節則不中中庸曰中節情之過者不節則不和不和則不中如一年二十四氣有中有節節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天地之數極於六十故易六十卦爲節兌下坎上坎水之來無窮兌澤之容有限限而止之始得其中其外爻象言節者凡四皆擬坎離言蹇九五坎中故曰以中節家人九三離剛不中故曰失家節鼎上九離剛能柔故曰剛柔節未濟水本潤下而坎又在下火本炎上而離又在上上九上卦之上也故曰不知節學者知坎水離火之不可無節則知質與文之所以爲彬彬者矣彬一作斌從文從武文與武之可相資而不可相勝者亦猶是也大抵易貴乎中中由於節故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獨以節之一字終焉者以易始於乾終於未濟皆欲人得中所以皆欲人知節而未濟上九之所謂節卽乾元用九之所謂天則也豈有能見天則而不知節者哉節以求合乎中天則吾人然自有之中也孟成將授吾易於節夫故余爲發易之所謂節者爲之說以勉焉

貴和字說

鳳山汪君淸宇之子名龢字貴和來求字說余告之曰子之字蓋取諸禮之用和爲貴也禮本體中有自然之和所貴者用之和不失其體之中爾貴和曰如是說則於龢之名若不相關焉余曰龢樂器也於八音爲竹於四時爲春分於釋文爲嬰兒啼聲四氣莫和於春然惟春分爲最和五方之人聲音無有同者惟嬰兒不異蓋兒啼聲中自有至和妙焉過是則不同矣大抵春分之後氣過乎中嬰兒之長性移於習故欲

蓀其和之粹者不可不養之深欲節其和之流者不可不守之固養之深則不移於習而此和常如嬰兒時守之固則不過乎中而此和常如春分時如是則心和氣和播而為聲之和達而為家國天下之和貴和之義大矣哉雖然此即吾前所謂用之和而不失其體之中者也貴和勉之

謙亨字說

程生名善勝蓋取道德經中語也天道不爭而善勝即吾易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也不爭便是天之謙善勝便是天之亨遂以謙亨字之蓋天非特以謙而亨虧盈益謙是凡人若物能謙者天皆亨之也易三百八十四爻有吉有凶有利有不利惟謙下三爻皆吉上三爻皆利他卦無有及之者若夫勿而不孫弟則自勿已墮於不謙所行已陷於凶且無攸利矣可不戒哉善勝方在小學余遂以是訓之者文公先生感興詩第十八篇專為蒙學而設其首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即易之所謂謙也其中言進趍極虔恭進而謙也退息常端莊退而謙也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一言一動皆貴乎謙也末曰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即謙之亨矣善勝年將十五謙卦於易之次亦為十五故以謙亨字之而且為之說云至順辛未九月初吉雲峯老人胡炳文仲虎父書

朱文德字說

文公五世孫名勳字文德以至治癸亥歸婺源省墓墓自建桐府君以下凡為他人所有者必欲復之迺已且來明繇求字說余曰書五十八篇開卷便有勳字有文字有此德故有此文有此文故有此勳人皆可為堯舜而况我文公之孫哉始以論語集註中所謂文與德者言之文字訓釋不同或曰詩書六藝或曰禮樂制度或曰威儀文辭或以為德之見者或以為道之顯者文子之謚一也或以為勤學好問或以為錫民爵位德字訓釋屢改乃定始曰行道而有得於身繼曰行道而有得於心末曰得於心而不失此語有兩意一謂得之有生之初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之昨日者不可失之今日也文德乃以家學反之於身知爾祖釋德字之意則知爾祖釋文字之意矣爾祖論此德字嘗

以手中執扇爲喻曰須用不失守訓如得人此扇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余試以文爲今日之事爲喻可乎蔣龔松歙前人得之今人不失之今人得之後人愼不可復失之文德曰然故書此以與之

汪季修字說

友人汪維德余從兄之甥也從學甚勤余甚耆之故字之曰季修且爲發修字之說以教焉屋修則不弊井修則不汚器修則不壞大學之目有八修身居其中文王之德有九之中亦曰德之修格致以啓其修之端誠正以踐其修之實齊治平以極其修之效曰自明曰自新曰毋自欺皆以自修也自則用力在我不在人維德克于哉文王九德皆反身自修之事猶於損曰德之修者有一毫粗厲之氣不可謂之修有一點私慾之心不可謂之修故忿易發如山懲忿當如摧山慾易游如水窒慾當如止水大學正心章恐人心之不得其正者有四而以忿懥爲先懥者忿之留也修身章恐人心之偏於所向者有五而以親愛爲先愛者慾之深也通書曰君子終日乾乾不息於誠然必窒慾懲忿而後至易於乾曰修業曰修辭而末曰損德之修其旨深哉蓋必有損也然後有修必損其所當損也然後能修其所當修不然朱夫子何以又曰修者治而去之之謂也維德再拜曰敢不如先生所以教於是書以與之

銘類

故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馬君墓誌銘

君諱良字良甫世家高唐幼在羣兒中倜儻有偉氣人異之長通吏事一日奮然曰儒不吏則迂吏不儒則俗吾肯為俗吏哉於是益從鄉先生學旁參傳覽自經史以至人情態世之要靡不通究初為賓州路知事以廉能著邕州夙號難治君為經歷處事有條次潔己御吏平日以猾聞者不敢喘為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在任除經歷悉取諸路利病白于上罷行之有不可必達其志上官及同僚稍不如法輒面爭性剛直不阿以故甚得士民心而居其上者多不懌左右兩江洞獠交阯負固為民害其地水草毒惡先是官軍死者十八九大德甲辰左江洞寇黃聖訓扳招諭難其人僉曰廉幹彼素信服者惟馬從事可君聞之慨然自任曰唯吾可唐貞觀初嶺南酋長馮盎謀反員外散騎侍郎李公能以一介之使代十萬騎吾獨不能乎即日上馬去冒煙瘴歷巇岨至輒叱之曰方今薄海內外悉臣靡有叛者汝何敢叛汝何敢反且復諭以禍福曰榮汝官樂汝土視爾奔走流離終復身首異處計孰得耶思之思之無悔拜且泣曰公思主也敢不如命約日來降歸途半固致金二甕君卻之唉語其使曰歸語汝主此非吾所欲也地多野味能獲一二寄我乎居無何昇二異獸來君俾致之帥閫亦與上下嘗之當時民謠曰飛吾單騎出彼不意微公之勇孰奪其氣卻彼甕金貢我山禽微公之廉孰服其心未幾右江洞寇岑世興亦叛元帥唐懷遠受省委招諭領軍餘二千人留田州軍無律大為民擾君為文檄于廉司曰唐元帥於官無鴻毛之益於民有泰山之損本欲禦寇乃為寇也廉司韙其議就以委君君不能辭往如初世興感歎納降與聖訓不異暨二寇來元帥將之入覲掩君之功不以聞人咸為君冤之大德丙午十有一月以病卒于官享年五十三祖忠父全妻宋氏張氏先君卒李氏相繼逝子堅奎璧君卒時璧未晬弟善嘗自高唐來靖江取兄

嫂喪以歸至長沙危涉洞庭湖善先邁僕窘無
貲以寄岳陽寺中越十有四載璧始知之哭而
言曰嗚呼蒼天吾父母何為至是耶孤不孝罪
也徒步二千餘里沿途哭泣行者不忍聞至岳
陽四喪俱在聞者嘖嘖嘆曰微是子馬公之鬼
不滞於殊鄉乎今如此天道不彰乎璧将護葬
於高唐求余銘璧嘗從余學故知其父行詳且
信余深愛其為人而悲其志遂為銘銘曰
自負表表特立矯矯厥材穷變彼冠徂獷能化
其梗用嘉靖于兩江兩江人心德君之深視江
流淙淙我銘其藏物遠而章厥慶鴻以龐

詹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詹氏諱道餘世居武夷高曾徙崇化里遂
為建陽人曾祖諱光宋進士祖諱元父諱僃皆
隱德不仕詹氏幼有淑德母黄氏教甚嚴二十
有四適同里余仁起仁起幼孤事姑彌謹蚤暮
問燠寒痛癢敬搔抑扶持之湯藥必嘗而後進
饍具必珍饈凡可求得之者雖遠不憚暨終每
節序或風雨霜露泫然悲泣不已生事葬祭鄉
鄰咸稱孝初適余舅家微賴内助不十年田廬
日闢凡周鄉之貧乏者借貸盈庭或立契券未
能償詹氏取焚之無何孀居十有五年撫育子
若孫處内外皆有條次教以義方不務浮靡家
裕復倍於昔時子安定勤儉如其母待鄉鄰以
和接朋友以禮人人翕然稱之曰有是母宜有
是子也生於宋淳祐辛亥秋八月沒於泰定甲
子夏六月享年七十有四仁起諱典先卒子一
孫男二贇資女三曾孫男二煥炫女一將以某
日葬于某山下構亭曰思菴前事以余友張存
中所叙行實來求銘銘曰
生茂族婉德門孝而惠靜以敦躬勤儉儀子孫
亭曰思思如存述壼彝銘玆坊懿厥彝永於閩

得樂亭銘

性分之中自有樂地世之人得之者鮮矣人孰
無此心心孰無此性樂在内不在外得之由我
而由人乎哉新溪戴君有道之士也以得樂名
其燕處之亭新安胡某樂為之銘銘曰
性天之樂自得其德匪厭飲食匪聲匪色其外
不牵其中則全心逸日休其樂以天松邉新溪
竹裏幽泉鮮沫禽翔孰匪自然存心養性知止

莂定萬物靜觀四時佳興與共得吾眞性天之仁
物得吾樂性天之春

靜室銘

德方玉關人也學甚勤題其室曰靜余為之銘
銘曰
太極之妙動靜無始動者其用靜者其體乾坤
闔闢為易之門未闢之先闔尸謂坤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渾然在中鬼神莫知無思無為不睹
不聞非誠曷有非敬曷存惟靜故虛惟虛故明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乾專而直坤翕而闢靜以
制動心為太極動則為智靜則為仁無仁之充
萬物皆春

正心齋銘

友人馬惟貞平易敦厚無一點浇浮之習請名
齋於予予曰學易之法先正其心遂以正心名
其齋且為之銘銘曰
吾心之體本無不正欲正其用宜主乎敬心兮
本虛有如太空能無喜怒不留于中如衡之平
如鑑之明衡無留物能權重輕鑑中無有能照
妍醜寂察吾心或存或否吾心之存可檢吾身
吾身此心失吾為人宗處乎物不與物馳防其
邪曷敬以直之況於學易尤當主敬含此一心
易承三聖

止善齋銘

吾執沈生繼善純粹可愛自名其讀書之所曰
止善齋求予銘銘曰
善曰至善極曰太極人心天理自然之則如居
之安茲維其定如射之中茲維其的人莫能至
至或易遷志之未果守之未堅心決所向知止
有定欲堅所守莫如持敬明徵之中至善存焉
以止於是延純乎天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自新
新民春意何窮

李時自強齋銘

從孫祖義從余游余懼其弱不克遂也名其齋
曰自強且復為之銘銘曰
南北之強囿於風氣君子之強純乎天理不能
強者頹然而靡是之謂弱六極之底其或能強
惟氣是恃外強中乾實則餒矣硬着脊梁特立
不倚緊着功程力行不已吾之此心與天同體
唯天行健一息萬里朝斯夕斯始是終是不務

勝人而務勝己乾社大象請觀所以自強不息
非禮勿履

一心銘

銘曰一而大者是之謂天一心之中一天存焉
孰存此心主一無適心為天君敬乃天德

存與堂引銘

江君某取古詩義揭二字於中堂示其子孫曰
存與庶子孫朝夕存之於目不敢忘怠求予銘
予竊歎世之人汲汲然求田問舍謂存此可與
子孫不思天生我其初何以與我且獨不聞象
山讀孟子乎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一此字自作
一句讀令人惕然有警省處蓋天地之大莫大
於吾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此耳與此在天存
此在我與此在我存此在子孫我存天所與我
者則以與子孫子能存之以與子之子孫能存
之以與孫之孫吾子孫即吾此心吾此心即吾
子孫惟天不容偽惟天久而不窮銘曰
天之與我其初固存存天所與以與子孫豈惟
子孫造化經綸充吾所與春滿乾坤
至治癸亥長至日雲峯胡某譔

顧齋銘

晦菴書院山長嚴陵邵春叟袖巨編示余泫然
泣而言曰先君子言行有訓祗服不敢忘怠遂
名其齋曰顧顧子有以發之余為之三嘆而言
曰老年七十猶知顧其父之訓可謂孝矣論語
四勿視為第一義大學三在顧為第一關目之
為視常目在之為顧視則有意於見顧須不見
而常若見之有回首綣戀不已之意編中詩若
文發顧之義為詳獨未有拈出西銘中一顧字
者蓋在書曰顧諟大學引之而後此一字中格
致誠正脩身之工夫備焉孟子曰顧養西銘引之
而後事父之孝與事天之仁兼焉是雖孟子顧
養之說而實含大學顧諟之旨天何嘗不顧人
人多不能顧天父何嘗不顧子子多不能顧父
不顧天不仁不顧父不孝然所謂顧天者豈獨
高高在上之謂天天理在在呈露常目在之則
謂之顧所謂顧父豈但養口體父雖不在而常
存之心目之間則謂之顧然而顧父即所以顧
天天理常存於一言一行之際父之顧子惟恐
其言有餘而行不足子能顧父則常勉其所不

足而不敢盡其所有餘言行相顧之際其機至
密西銘所謂理一分殊所謂事親之孝以明事
天之仁者不過如斯而已春史蓋用力於西銘
之學者然吾懼世之人不皆春史也故爲之銘
以警銘曰
人顧其外我顧其內顧外荒唐顧內廻光我言
顧天匪顧以目天在吾心戒懼愼獨至若顧父
視於無形僾然有見視死猶生言顧無浮行顧
無尤有物有恒顧匪外求乾父坤毋顧吾所生
或不顧此請顧西銘

雲峯胡先生文集

詩類

新溪書堂詩

[illegible]率漂水都二十五里舊流臨不可以舟關
之始秦淮通故名曰新茂清戴君家[illegible][illegible]溪
詩書之源流善慶之澤蓋深有得於溪之新
者遣其子錫從余學有新得故爲之詩以美
茂清益以美錫詩曰
宇胡曰宙古往来今往者不滞来者方新陽昇
于旦帝出乎春日日歲歲新新相因茲水有溪
胡以是名蒙泉不竭坎流不盈前一汲過後一
汲生生生相易新新不停戴氏池塘居溪之際
觀水有術於道有契舊學未忘新功相繼能濯
舊見以來新意有子有孫以書以詩如溪之新
朝斯夕斯自彊不息愼獨毋欺新而又新請視
茲溪

和李生詩

行行能遠來匆匆輙辭去謂有新知樂乃成離
別苦青春固所欣子當懷深懼菲菲弄芳妍忽
忽傷遲暮人子三加冠責以爲人父牧心戒外

馳回光宜内顧有屈乃有伸何思往何處志帥能自持氣卒敢輕驚畜極亨天衢動務關乾戶青雲第一程出門愼勿悞

山居五詠

有孝廼有德多善必多祥水面看虹影依俙相與長

右孝善橋

魚不知子樂何必濠上觀子樂子自知月白秋江寒

右濠觀亭

嚴霜不可欺淒風不能折隱逸傳中人往往皆霜傑

右霜傑所

淨不汚泥染清無片塵侵外直丈夫節中虛君子心

右深淨軒

我有安樂窩春風方寸地收拾早歸來此中有深味

右內樂室

自强齋詩

勵志先須異衆兒觀乾之象大哉詞莫輕捿几從師樂正是加飧努力時黃卷聖賢宜靜對青衿城闕戒荒嬉晝爲夜息何曾息鄒屋雞鳴正仲思

星源八景

錦屛春色

方山峩峩萬山叢紅紅紫紫開東風誰遣衆意倚半空爲媒下界塵埃滌提起韶華千萬疊移来蜀城奴奇絶千工百巧花自如萬古一機天不裂

繡水秋波

星源泟泟從東来逶迤彎北勢欲同水上無風自成紋星溪此觀何奇哉化工妙手元不露刺破練溪能幾步世間兒女巧已多樓頭針線月中度

龍井曉雲

華光發東泉有靈下穴空洞神功冥當時忽見蒼虬精年年簫鼓来相迎五風十雨今年好靈物不要人祈禱非煙非霧騰淸晨五色祥光燦晴昊

仙巖夜月

誰鑿太陰開四洞蟾光照破人間夢靈源千層石髓香金雞一唱巖花動白玉柱邊眠蒼虬絳花橋下行青牛我來絶愛讀書堂石圓水冷天風秋

北寺昏鐘

日斜一路紅闌干日落四山蒼翠寒雲深不見
招提處一聲兩聲起林端遂度前溪聲欲絶溪
上漁舟撑未歇衆鳥棲定樹頭雲一僧歸路松
間月

西湖水榭

蟠城誰築溪之涯層樓簇簇排人家兩岸春風
好楊柳一池霽月芙蓉花香與清風逹方覺汚
泥不染塵不着小亭紅瞰碧波心着我中間看
飛躍

廖塢鶴煙

一泓香泉流不涸一洞幽花自開落夜半月明
松上聲知公乘雲下寥廓公去不知幾何年公
歸猶認丹爐煙爐煙已冷春風暄花流洞口泉
涓涓

宋塘鷗雨

鳴鳳不肯鳴晩周鷗鳥相隨九曲幽星源是公
曾游泗東池旣歷亭中遊一夜水痕高幾許鳥
也忘機淡無語朝來晴碧更好看天光雲影源
頭水

石牛

石牛長卧此溪邉飢不靑芻渴不泉好借六丁
鞭策起江南多少未耕田

桃花馬

望夷宮裏失天真走入桃源避虐秦背上落紅
吹不起至今猶帶武陵春

送汪又善之宗文山長

源頭活水看鵝湖諸老曾談太極圖奥聚辨詩
非好辨開端無字豈虛無絶絃琴尚遺音響羅
治全須王範模舉討區區無足問斯文一脉要
人扶

送張秋輝

里有號與五星者張其姓秋輝其字人問其
字之故則曰秋最輝無如月物妍醜無遁形
吾術當如是盖以自勉也推余命謂八十以
上余以詩贈之

造化妙璇璣誰能測奥微萬星皆夜現孤月最
秋輝子術如今少吾年且古稀相期猶未艾白
髮在漁磯

贈命卜法術周生

一春最苦雨邊邊有客敲門破午眠二象五行
推列宿三分六欝定先天心傳法錄道非道我
聽名詮玄又玄送出紫扃天欲霽桃花洞口看
流泉

又

非相自無無相悲君自相方塘心事源頭活水
相如雲影天光

送鄭雲巷歸秋

山蒼蒼兮水迢迢老松翁兮逝逝送月夜吟兮
洞洞風雨袂[illegible]正音兮歌以畢悵伯牙
兮不可招俗[illegible]兮浮沈古心兮家漠漠老松兮
不凋歸兮歸兮雲中燕

輓句峯北村先生

考是人生百行源先生於此道彌敦白頭猶作
嬰兒慕青[illegible]如四來壽幾十百年紹書[illegible]一
方寸地植仁根餘願果今凋謝重爲斯文慟
北村

輓故黃陵秋圃主簿趙公

故家人物[illegible]新塘文學能傳百世芳國有賢香
存老菊邑留遺愛炎甘棠青燈夜雨藏書閣餘
酒春風戲綵堂明日金溪源上路千人會葬淚
如滂

題休寧夏氏雙應堂

幾尺墳高手自培終天無復養南陔松楸在望
長興歎草木無情亦見哀哭裂碧鷄雙鵲起淚
含紅藥並頭開詩人秪是誇祥瑞孝感那知心
上來

輓畢梧山

族望雲仍姓此村公由科第大其門癸年璧水
馳英譽方寸春風擁香根身後籯金書有種堂
中刻木母如存誰將幽德銘千古老筆當今有
達尊

題祁門鄭氏墓

參天獨秀幾經春拜墓曾玄數百人隴隴不知
誰氏塚斷烟荒草卧麒麟

萬卷晴巒 桃源八景之一

咸陽煨燼已成空猶有遺書積半空幾度夕陽
岡上落却疑餘焰一星紅

山頭二齋生以延祖之命來請余許之
二生先往賦六言

二生芒鞋去去老子風袂悠悠有約相隨桃花外
定須同到山頭

題富山汪王廟

虬髯人出鹿歸唐多少英雄失故州昔日六州
曾捲土此邦千載尚尊王高陵夜雨鳴弓劍原
廟春風潔豆觴燈火萬家元夕夜誰悲狐兔滿
連昌（出刋不作太　拙本字作怯　流）

贈鶴庵相士四言

我相爾鶴風骨卓犖九皋幽漠九霄寥廓爾性
孤潔爾音清徹夜月梅花松梢曉雪鶴亦相予
謂予心古壽當九十伏生衛武我聞而笑鶴起
而舞須臾飛去莫知爾所

拜岳飛墓

有公無此日再拜淚交顧大義君臣重孤忠天
地知鴆媒何太甚龍漢竟如斯墳樹休留檜行
人欲斧之

送董深山有序

山深之號蓋有取於艮止而求深於斯道者
也一日訪余明經敢發此意題于諸吟卷之
尾其再拜

遠林無限春意幽谷自涵太空行到水源窮處
猶聞雞犬雲中
洞口桃花易見源頭活水難尋欲知雲盡不盡
須到山深更深

題吳桂芳所藏即之墨蹟

張公筆法工奇詭盈丈大書神愈偉飛來峯頭
海日紅伏虎巖邊龍象舞巨靈血掌擘太岳雷
挫逆火揮電雹今見小字又不然層霄開雲淡
無腑桃花春水满嚥壺家園新笋豐肥故人
此餉自不惡況有一斛明月珠吳君好奇入骨
髓我學不成空浪許好待麟光酌酒來元氣淋
漓題醉語

下第

讀易深山四十年此行堪笑復堪憐鬢華已白
心逾壯鼎藥難紅骨未仙霜後菊英香晚節雪
前梅蕊悟先天此生恰似一星火宿在寒爐定
復然

贈圖書胡松友

我有養生四印從渠　双傳推出一窓明月
梅花枝上先天

又題富山汪王廟

聞說驍龍驕九淵覺來頭角去昇天官封越國三千戶血食黟川五百年錦軸尚摽唐日月彩樓重建宋山川書藏金匣非無意留與江南野史傳

題治平寺

二十年前到治平青山歷歷記吾曾花因百五有孤注寺過十三無一僧雲影長昏天外日榆煙誰換佛前燈新安山水依然在不為空門管廢興

題葉氏烈女卷

烈女夫天不載移詰花猶憶被恩時未同冀缺如賓敬負出共姜守義詩一水星沉秋月皎平岩松老晚風悲揭來行實俱名筆應為流芳勸墓碑

雲峯胡先生文集

書類

通草廬吳先生

某年月日新安後學胡炳文謹齋沐奉書于國子祭酒草廬先生閣下嘗謂天地間無非道六經之文所以載道者也必有人為之宗主然後斯道始有所託而明經之學倚焉自濂洛關閩以來鮮其人矣仰惟閣下襟懷風清玉月白度量春育而海涵以作人才明經學為第一義惟茲書院之設炳文効其力炳文効其謀卒勤十餘年乃成成亦既十餘年矣不幸從兄已臨絕以此事為囑其志蓋可尚而亦深可悲也其規則田三之二為春秋丁祭山長俸給三之一開義學蓋恐山長未必皆能無訓導姑徇其名以期求久而義學則教其實也從之弟炯所捐田五十畝專開小學以訓鄉族子弟大學則生徒不拘遠近行供不拘員數炳文迂疎無佀自創造以來有厚幣來聘者不往家事叢脞不問道一山長任滿幾十年不調每歲正月之首人事往還數日十二月之尾有事于先大聖三

百六旬殆不過十餘日孜孜矻矻相與講求經
學旦夕不輟寒暑不渝惟四五月間脚氣間發
亦力病不敢忘怠實以學者多自遠來炳文不
如是懼或廢弛有負死生先聖先師臨之在上
炳文不如是懼或如他學院苔綠滋深而芹香
莫采有負先聖先師又不特如是也平日所以
讀書懼或遺忘思之思之或夜分不能寐嘗爲
易啓蒙通義又嘗集諸家易解有合本義者爲
通釋又嘗爲六文及對論及二體相易論凡六
十篇皆已成書又嘗以四書纂疏及集成所紀

或失之泛或失之舛不自量爲會其同而辨其
異名曰四書通旨長文未脫藁更一年當可就
也以上諸書以將來經 閣下訂定然後敢以
示人如蔡氏書傳當時不有于朱子後世安知
有蔡氏哉本義通釋則郭文卿守浮梁時爲刊
其半出之太早炳文今悔之無及也刊本今以
呈佀中有繆戾閣下削之繩之幸甚幸甚是書
嘗蒙薦剡奬許備極謂炳文能沉潛往聖之書
能發揮先儒之論炳文用是愈加鞭策惟懼不
能沉潛惟懼無所發揮以負知己又謂後學衆

擅而受業者甚衆莫不溫厚典雅而知其爲炳
文之弟子用是諸生愈砥礪惟懼其或不溫厚
或不典雅以負知己獨念柳子厚云人生少有
六七十者炳文今七十矣知復有幾寒暑在人
間百念灰冷一無所求惟了書院一事死可無
恨不然成于今或毁于後後之人必將炳文詈
炳文曰炳文之於閣下辱知之深愛之厚如此
閣下之學非記誦詞章之學而本於經者如此
閣下之政非簿書期會之政而本於教者如此
其所以爲教又皆本於經如此當時可言不一

言而書院乃今至於如此炳文之罪將奚以自
贖哉此炳文之所深懼而深有望於閣下者也
緣炳文之家自執民役非有規避炳文老而喜學
又自喜以教人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蓋謂之
明經而有所爲爲之非眞能明經者矣倘俾自
今以往書院成緒不致隳墜諸生書聲不致泯
歇循明經之名責明經之實他日安知無明體
適用者出焉安知其無能繼絕學開太平者出
焉學惟明經則有本有本則用無窮是閣下之有
德於學者無窮也炳文齋沐而後拜此其事校

其辭信其情真其皈依拳切惟閤下念之念之
再拜

通紫岩汪先生二書

炳文頓首拜覆

紫岩老先生尊右 炳文之生也後老先生二
十歲自少至長得侍尊誨為最密壯以後去侍
側為稍疎至老益疎矣每朋友往還輙詢尊履
知起居康勝知山中自教子孫詩書之味甚適
道德之趣甚長私心甚以為慰然則迹雖疎而
心固未嘗疎也所恨者十數年來老成凋謝斯
文碩果如老先生者不一二人而不得以時造
請殫五十年心力四書周易等書雖不過發明
朱子之說不能就正有道此為大不滿耳老先
生年將百歲而有七十歲之子五十歲之孫曾
孫年近三十且又見玄孫耆聲滿家彩衣五世
祖見孫而及見孫之孫孫養祖而追養祖之祖
端為吾新安盛事如炳文者年將八十詩書未
嘗項刻釋手自笑頭如雪而讀書之眼猶如月
也吾二老者何時一小集相與劇談別後欲言
者今年姪孫存得館門墻炳文喜甚歸得尊翰
又喜甚書中言及新安後續誌炳文實不與聞
己未年太守朱自齋相聘至郡洪潛夫為此事
已成炳文不復有所為尊製文公贊之類及老
先生疇昔踐履皆當書入為己之學素不求人
知以致遺逸為可恨然此書可恨者不特此也
姪孫存稍可教倘以炳文故造就之幸甚幸甚

又

炳文伏拜尊翰於積仰中感喜可知也示教史
評尤仞不鄙此去晝長專當詳玩然後一一拜
荅不然則恐如文公先生所謂耗用某許多工
夫亦者某底不出以是不敢自欺亦不敢輙以
欺百歲之老儒也姪孫每歸必道老先生奬借
訓誘之意極感極感其再歸也能復賜教一二
尤幸尤幸前者未能細審拜讀而又有所請似
乎不情然炳文好學之心實是不倦惟老先生
其俯教之炳文臨楮不勝拳拳卽辰春氣方深
伏千為斯文自壽不備某頓首再拜

代胡淀通草廬先生求明經書院記

九月十五日新安後學胡淀謹再拜奉書于
祭酒草廬先生師席是日也文公先生始生之

日昔臧紫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是爲天子所生之日婺源文公父母邦禮以義起恭明含菜竣事復再拜而作是書惟先生其鑒之說初謂六經者聖人明天下後世之大經以經天下萬世者也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六經未作六經之理在天地化育中在聖賢事業中六經既作天地萬物之蘊聖賢之心之事業又在六經中三代以上經未全而經之道行秦火而後經不全而經之道彌破至明道寶元間安定先生始教人明經學然後爲士者稍知經有體有用既而明於伊洛大明于我新安經非不明也然學者淪於舊習非絶類離倫以爲高則以希世取寵而安於卑於是經學始若無用於天下近年以來科舉未興學者但知臨晋帖誦晩唐詩筆逐聲氣稍似之嗒然以士自名漫不知經學爲何事某新安晩出於道未有通曉然自我明經翁以來十四世矣經學之晦也不能不朝夕以爲憂輒不自量創書院扁曰明經三年始底于成告于有司又三年始從所請延明師膳養講肄日以爲常遠近來者如歸踰年科舉詔下新班第一榜明經題書院是扁若逆知天意而爲之者天相斯文其在茲乎然非大手筆記恐無以詔方來傳永遠也仰惟先生道高而鼂弘經明而文古監學坐臯比天下士皆想慕其風采及憍然而來又莫不欽仰其德義易講所傳僅一二如明闍闢往來如神物分合之妙明經如此眞可謂明經也記我明經微先生其誰歸欲望師慈特揮名筆發六經全體大用之妙俾學士有所覺悟一一補舊習（以此無下也事五字）可以開太平經遂不爲無用於天下其所關豈淺淺哉創造緣由并族父炳文上梁文謹用拜呈俯書以幣深虞韜瀆惟師慈其采納焉

慰方伯初

某猶記去年夏邂逅繡水之上府尊相公輿棄在前賢昆仲馳駿馬隨後一時騎氣甚都蔣天大雨各小憩山腰之門相與握手而談抵掌而笑者久之稍霽遂分袂東西去嗚呼不謂此別遂成終天之訣也某託契於府尊者甚深交游之密惟在錢塘時爲然嗚呼某老矣不謂西湖風月遂無復吾二人者並遊之跡也聞訃驚怛

通汪古逸先生

炳文一別三十秋每有還往者輒詢起居何如有謁侍下者必囑其道炳文拳拳瞻遡之意蓋以年來老成凋謝時文愈盛而古學寖衰能如執事沉浸醲郁於文公之學者百無一二其欲一見以剖胸中之積疑以發言外之妙趣事不可得侄孫歸自館中乃承書教其爲感喜當何如也其再歸時執事所註四書倘不鄙肯示教一二尤幸臨楮不勝拳切之至炳文年雖耄讀書之眼尚能認細字問學晨昏不廢每清晨必焚香告天曰稽首蒼旻一日苟存願存一日好心願爲一日好人區區以爲老境愈當修謹纔頃刻放失便非人矣近日於大極圖說通書西銘等工夫方就匆匆未能寫出求是正尚俟他日即辰春意方濃伏冀珍嗇爲斯文自壽不備炳文頓首再拜

雲峯胡先生文集

一 啓類

回常州總管聘啓

伏以八九十曰耄今已踰致仕之年二千石惟良乃肯舉聘賢之禮辱知甚厚揆分奚堪茲蓋伏遇總管相公以豈弟慈祥之心行廉明公謹之政惠及齊旼者何啻千里知此太守者能有幾人重儒所以重民知學校之務是言治之先言化豈俗吏之能為有如[illegible]文居然不武茲來匪遠於千里實為相知者十年日講四書奚[illegible]西湖之好景雲飛五朶又逢東道之主人真是有公卿下士之風何幸共发明讀書之樂情添喜躍誼合掀趍但已栽琴書於歸舟未能受[illegible]帛於將篚某不惭鬓白誓報眼青朝取一士而拔尤何能當於獎拂厦廣萬間而庇士[illegible]寒入於帡幪感激殊深敷宣罔罄

回汪仲剛啓

伏以遣子從師俾立程門之雪崇儒重道特飛郇翰之雲自愧頹齡莫當雅意茲蓋伏遇某人才稱俊偉氣稟陽剛教篤義方特見徐卿之二子學根性理能敦韋氏之一經素閑詩禮參過庭且資友朋之麗澤某敢捷衷赤用報眼青二人求學之心倘無將至之鴻鵠萬里横飛之翼尚有速化之鵾鵬

回句容程宰招啓

伏以聞絃歌之聲能知施於有政行束脩以上愧不足以為師偶拜荆州劉公之書欲下南宫孺子之榻古禮有此今非其人伏念某童而習之老無能已以吾長乎爾苦來日之無多莫我知也夫抱遺經而獨處青燈一盞白髮如許寧無鄒子之先容肯索李生之高價茲蓋伏遇某官鳴琴多暇製錦甚工士元非百里才何嘗不治舟求可千室邑豈曰非仁姑小試於牛刀乃先求於駿骨伊欲逐雲龍於東野又疑驚雪犬於南州樓護想於行藏門當謹其出入未敢從容於函丈正須俯伏於仞墻以吾為邑長於斯固將學道則愛人也有笑于弟子之列安能受祟而解惑哉聊抒下情少需後命

[illegible]朱聘啓

伏以詩首關雎朱傳明三綱之始禮先贄鴈冀

經謹百世之婚皆有條於斯文宜式諧於新婚恭惟某男辛勤黃卷行當振於家聲而某女婉婉嫕寔居能閑於壼範過蒙采菲俾獲施松婣勤斧柯之言書粲金雞之字儀陳幣帛喜溢門閑玩先天枝上之梅將迎長於紅日攀廣寒宫中之桂願早步於青雲

明經書院請啓 八通

朱宏齋

學開槃水務六經根本之求望重香山主九老耆英之會准嬿書欽敢屈文婣恭惟 耆德高年雅懷博識傳來文公之派豈必籝金生存謝氏之庭真如玉樹天已彰於陰德人皆徯其修程某忝知最深忝眷非薄宿宿信信端期欲向之偕來濟濟鏘鏘共仰孔顏之如在

蒼山

道在六經泉混混而有本學先諸子山蒼蒼以彌高書舍方新儒宗有舊恭惟 多聞多見古貌古心胷著數千年據史編而删述家藏三萬軸泝記禮之源流記誦云乎哉文章有属矣某敢緣講學用集耆英月穴天根已近一陽之晝雪伯霜仲未入九老之圖

戴晋翁

學開槃水愧無明安定之成規望聳瑶山喜見戴侍中之重席倘茲黃髮領我青衿恭惟 師友淵源古今博覽家參文獻歸如曾靈光之存表表儀形異乎漢專門之學有如茲舉或貴賢文人皆笑其迂公獨聞而喜上梁之歌已屬於六偉升堂之講可吝於一言茲緣講學之期亦當耆英之會地上明而得夫晋韓無御鷙山下泉似人之蒙有茲楷擊

方壺

建書堂於蘇湖之上道脉猶存望方壺於渤海之中仙風可挹愧莫遵於前武幸嘉惠於斯文恭惟 皓月精神春風笑語紫陽千峯之表學可人師青雲萬里之遥仕為令尹子弟欲其佳耳功名何足究哉某敬拜尺書仰扳丈席抑惟朱張之相與尚賓審問明辨之功兹幸歆向之偕來共究淳博淵泉之學

戴恕翁

六經講明有志於本矣一言提要終身其恕乎

既忝姻婭之親親疎幾友朋之切切恭惟　存
心無物滿腹有書難爲弟又難爲兄鳳現河東
之瑞稱其德不稱其力馬空冀北之群聯玉而
來斷金有華妄爲此舉多笑其迂共惟權記之
傳端有資於戴德自顧中庸之㬪何敢擬於胡
公

潛心

來四方之友朋豈無合志對六經之賢聖正在
潛心相與發明實自升今恭惟　精神玉立氣
貌春融天驥奔電之材豈群空於冀北海鵬搏
風之翮乃猶在於水南況萬里功名之逼人喜
一脈詩書之有子　恭猶記經營之始嘗承訓誨
之勤孔孟之詞寧新如所教矣潛揚之睦有舊
能無來乎

梅村

山學乍興非泮水春風之早天機可見在前村
夜雪之梅誠認一畫之陽推明六經之學恭惟
俯名揭日浩氣凌霄雨度看敬亭之雲未容濡
滯九重有直廬之地佇見飛騰闕
　敢與斯文孔籍源流當考東家
之實錄阮林叔姪共來西晋之清風

玉泉

斷金蘭臭方嚴遠集於衣冠漱玉泉聲何嘗如
聞於環佩實同詩書之味豈但親戚之情恭惟
有用才猷不凡器識一觀游戲聊復披鵝鑿而
戴星冠文藝沉潛正自蹴天根而探月窟闕

玉湖招游辭阿

伏日閒春多少已在荼蘼芍藥之間有客吾伊
盡是金馬玉堂之彥願偕良會少展清歡尙賖
山中笋蕨之甜足稱胄次詩書之味爲魚之著
飛躍千餘載可想於風雲賓主之美東南五百
里當占於是聚即聯車從惠顧槃阿

箴類

牧養箴爲王伯武作

書凡言牧保養吾民易言自牧保養吾心謙而又謙存心過厚譬彼善牧羊先牧後放羊能牧放心弗求欲動情勝氣暴神浮牧之何如激而無失常自繩檢毋令放逸毋喜而驕毋怒而蹶防壯之觸執謙之柄梏牛積不爲閑其輿衛之旣梓何天之衢

床笫箴

清明夜旦之氣正大天地之情勿謂微事而非至理勿謂暗中而無神明此古之君子所以不敢弛然自放於床第之上而且復戰戰兢兢也

果齋箴

友人高彥道性嗜學其父甚樂而余未有以教之也彥道讀書之室請名於余余書一果字與之且爲箴箴曰

坎水之流始于蒙泉不果其行曷至于川騏必希聖聖必希天果能此者人十己千孰爲凡民孰爲豪傑萬里之程一念之烈遷善而果雷厲電掣克己而果失去川決乾爲木果艮爲果蓏果剛在上蔬柔而墮最戒悠悠最忌瑣瑣志高力强果何不可

節齋箴

易至節卦六十爻三百六十合天地節而四時成四時有中氣有節氣節也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之吉且亨與不節之嗟勸戒備矣六十四卦之終復戒之曰亦不知節也非惟飲酒水火未濟有孚節義存焉友人高唐馬壁從余說易余名其齋曰節復爲之箴箴曰

天有節氣四時成歲人能節性延德之華坎水下塞爲兌之澤有限而止儲豐於嗇言失之放舌不可捫用失之侈生理曷存爵取節節樽取節尊飲不知止多不蓮瘖保合於乾闔戶於坤欲不知止自斧其根所貴者節知止有定養之以靜持之以敬恬吾身心培吾德業存其國存節之又節

詞類

和玉湖餞春

我欲箋天天無語渺渺誰司喉舌回看山色好有清池似玉一觴堪潔却笑彘戴京華嬌花媚柳攪動風情如熱何如槃阿裏自原畫錦石缸晴雪更醉裏賡酬花邊吟嘯妙詞稱絕　友鶯聲切切歌伐木怎賦騷中鴂最好是靜中佳興眠座繁英四時春在那曾別笑殺渠廊曉鍾未動眼無交睫寓心處長娛悅花開有謝休問先天康節畫梁燕塵解說　右調太醮

贈吳又玄

吳又玄得其伯父子雲太博易學游戲玄拆字問論人窮達貴賤累多奇中作此贈之

一畫先天誰知得已涵玄九這易玄樣括子雲傳授杜宇一聲春欲曉牡丹幾朶花開畫問堯夫数字自何来俱条透心胷裏羅星宿心畫上占爻繇看肆中簾捲門前車轅易字分明書日月口天真是談天口豈太玄而後遂無玄如今又　右調滿江紅

為楊志行壽詞就告而歸

絳闕春回近先放玉堂梅當時産此人傑天豈偶然哉吾道以為元氣學者仰如北斗聊復振儒臺来歲紫微閣閶闔看大開　七旬老千里路為公来二十年前繡衣曾奉紫霞杯今對湖光山翠喜有碧桃玉藕壽酒得重陪明日賦歸去回首望蓬萊　右調水調歌頭

賦類

雞鳴賦

亥子混沌人物鴻濛汝喔喔兮初連日杲杲兮將東雷之驚蟄也一歲云始汝之驚人也旦旦如是鼓兩翼兮有聲作聲動兮不已舜蹠之徒其趍也異此時聞之皆悟而起豎汝再鳴日將中矣悠悠者晝寢營營者趍市鳴何殊哉聞者異耳故或名汝以翰音或呼汝以司晨或以朱而著姓或以碧而稱神孰知真機之自動無少旦氣之方新彼方同夢也此足以東韓娃息者之耳彼未起舞也此足以激忠義者之心至於食必呼儔鬪不留怒被服孔文爪翼距武羣出以朝羣棲以暮動靜不失其時風雨不改其度羣者雄而牝者不敢與之雙唱者一而和者不可知其數是皆見於已鳴之後而不知其已鳴之故萬籟無聲一天微露汝之初鳴亦將闢戶是謂一日之貞下起元而天地人物之一悟蓋得乾坤之初者震巽乾坤之中者坎離坎司子之候離當午之時汝巽禽也而知夫子午天地之正卯酉陰陽之出入陰之精而澤於陽是以象而影於日汝之初鳴日猶未出於此之時乎以悟無極之真乎以見道心惟一孜孜爲善守而勿失舜人也我亦人也如之何其不可及也夫

周氏節婦賦

大德庚子信州永豐縣學以周氏貞婦聞於有司明年春旌其門曰節婦周氏之門易其坊曰崇節坊初周氏年二十三歸于韓一紀夫喪三子皆幼終喪兄弟欲嫁之乾氣奪辭安朋某爲之賦曰

詩胡爲聲於關雎兮曰夫婦千古之綱常羅變酷而靡渝兮衛風猶詫於共姜惟父之與母兮謂一家之嚴君紛姑息以爲慈兮嗟孟母其罕聞固世衰而教弛兮況婦人其何知豈乾封之周氏兮娛共孟而一之孀居四十春兮胡爲不改其素也指蒼天以自矢兮夫唯靈脩之故也豈無膏與澤兮飛兩鬢其如蓬衆紛其優姜兮褻余命之不同啌與諭之總總兮曰余有此嫠節余豈樂聞此名兮悵悒鬱其如結脫簪珥以教子兮躬績紡以勤家懿余行其如玉兮庶祖

終之無瑕舜繽紛其揚英兮褰朝華而夕替飽
千霜與百霆兮松獨秀兮林挺高風以勵俗
兮炭崇門於廣途凜霜日以爭嚴兮羞人間之
丈夫

雲峯胡先生文集

傳類

節孝王氏夫人傳 贊

王氏名靜婉饒州餘干人[illegible]甲寅年十
九歸于信之貴溪月[illegible]孝子植甫王[illegible]
而植以疾沒且與王訣曰吾[illegible]老不得終養
奈何王泣而對所不[illegible]志以養舅姑將無以見
夫子於地下服[illegible]其志則不[illegible]曰女
亡人執定省禮舅姑者以夫子之言[illegible]
也之死矢靡他越五年舅沒事姑[illegible]

順則起必偕至九全午時姑年七十病[illegible]
一夕羣盜至門撥刃於姑側王以身[illegible]氏
姑死盜義之而兩釋焉他日姑病革語之曰汝
事我無違禮願汝子婦以汝事我者事汝吾死
瞑目矣先是有以理數言禍福者姑以王命下
之則曰二十而嫁嫁五年而[illegible]又十年而[illegible]舅
姑相視嘆曰節孝婦也如命何逍今舅姑沒三
紀而王壽且康子婦諸孫事之惟謹人以爲節
孝之報云讚曰
王氏凜然德貞烈丈夫所不能爲斯亦異矣至

其事姑則猶如處女事母時節[illegible]孝人不間於舅姑之言雖衛共姜陳孝婦何以加諸上之人表彰之可以美教化移風俗矣遺一書隴山長

胡某譔

雲峯胡先生文集

題跋類

題徐芝石賦陳伯孚飛白

如塵縷遊絲如秋蟬春蝶芝石所云可以形容伯孚之字如美玉在山如懸石萬仞伯孚所云亦可以形容芝石之賦詞如其翰翰如其詞一旦得覩此二妙豈非大奇事然吾聞二君所學自有詞翰之外者即今至前梅開先天枝上吾三人者安得相與共探無極之真云

題李伯時洛神圖

洛神賦有楚騷求宓妃湘君遺意雖云貫薜荔之落蕋蕋細初蕋尤細貫之良難此畫毫端入細難也洛神風情逸韻寫在筆外尤難也

跋文公先生墨蹟

昔有度正者慕周程之學討求二先生遺墨僅得伊川手刺一幅首尾十有九字終身寶之特求文公先生爲之跋吾友操希元得文公帖九一千一百八十七字視度正所得不旣多矣哉余嘗觀羲獻帖可想見其風韻觀顏魯公帖可想見其氣節若夫我文公先生帖知其反覆詳

明處非惟可發人理義之心點點畫畫自有道德之味存焉吾鄉所得多是與程允夫董叔重程正思此三帖皆與程正思正思有性理字訓文公嘗以爲小爾雅於此亦可想見其爲人也希元寶之寶之

跋李生所藏坡帖 舊本缺可疑二字

此帖坡筆無疑坡所書太宗殺弟事可疑信有之坡能書范鑑朱子綱目不書何也發之不仁殺之而無補於丑口之與不智雖然坡之書固自可寶子常其可寶之 丑口乃醜字也

跋新安後續志

新安後續志總管朱侯屬郡士洪潜夫爲之也侯下車以脩學宮作人才爲第一義越二年政行化孚百廢具擧始爲茲志成前續二志本皆不存侯并今志刊于學侯愛新安之民甚厚故欲知新安之事甚悉知其事愈悉則愛其民愈厚然侯非特欲自知而已也書沿革則知昔人興廢之由書戶口則知今日版圖之富書山川則知扶輿清淑之攸鍾書貢賦則知上下征輸之有制以至橋道館廨寺觀社廟凡有關於民者皆欲悉之以次書其中如風俗學校人物非惟書之詳侯意於此尤拳拳焉蓋謂此文公父母邦方今文治聿興極地所載咸知宗文公之學此則雲之泰山河之崑崙而魯之洙泗也後之爲新安者而知此必能學其民爲新安之民而知此愈當自厚然則侯之此志不徒作矣侯名霽字景眷公應寬靜歷數大郡治行皆稱最潜夫名焱祖新之衢郡文學摭遺事寄微言勤且精矣延祐己未郡人胡某跋

題戴德夫五運六氣之圖

易八重卦皆不言兩惟離火曰明兩作離先儒以爲醫經君火相火合六脉必分君相火始見自下生上五行之相生者與河圖合以左克右五行之相克者與洛書合肅醫例以兩腎脉屬水則失所謂君火在上而無爲相火在下而用事與夫五行生克體用雖見於六甲而不見於六脉人病標本於何善哉德夫之爲斯圖也六十年氣運瞭然在目司天司泉休咎可運諸掌凡醫者得之皆可以脉三因而效十全神矣哉德夫之術也仁矣哉德夫之心也

論類

二十四氣論

或問曆二十四氣之說余曰此古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爲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謂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爲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聲非矣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即是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是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註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冰泮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爲露爲霜雪皆是暑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爲暑之始也況天一生水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乎巽巽爲風也巽曰絜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清明有絜之義律曆亦有明絜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註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註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蓋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姤初羸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羸踰其小蹢躅踰其滿霜踰其小堅冰踰其滿易言於一陰

既生之後曆言於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至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但指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冀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之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穀穎垂金氣剛故麥穎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詞也陰陽冲和之氣不頻息大暑非驟至於大也由小而馴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然則未至於極則猶爲小也小大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曰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

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爲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曰小寒大寒亦猶豳風二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豳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耳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事農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盡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格物致知爲第一義此亦格物致知之一端然不

特此也調元氣化玉燭者知之參贊燮理豈無
小補云

雲峯胡先生文集

上梁文

明經書院大成殿上梁文一（大庚戌 月八日作）

伏吕經從易畫而後百千世賴夫子之功時惟
春秋至今三十二周庚戌之歲熱序宮墻之有
建詩書禮樂以無窮共惟　大道彌綸至誠化
育有親有義有別有朋友亭亭當當六經之中
合德合明合序合鬼神本本原原一貫之妙繇
極兩儀立不言百物生夏之時韶之樂獨以語
克己之賢社之土稷之穀合無踰上丁之祭盖
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者也必有
若能知聖人之為高況過者化存者神與天地
同流豈小補之哉非孟子誰發王道之為大新
塋頌九重之詔大成加二字之封海宇咸振文
風山林亦承德化闢茲精舍務在明經堂殿巍
巍日瞻巖居之像佩衿濟濟人無鵠（倒鴻本）至之
心道體鳶魚文章虎鳳凡異日有成之造皆昊
天罔極之恩茲因六偉歌各述一經訓

東

易更四聖妙無窮六爻定位分三極萬
化先天起一中

西　書從夫子撮其機未說道中在升降先
從心上認危微
南　詩是宣尼手自刪聲氣元從情性出文
章不落語言間
北　禮書須要尋端的儀禮爲經戴禮傳節
文之中有儀則
上　樂在人心非絶響無容桑濮侈音聲可
復簫韶真氣象
下　春秋要在尊王者二所爲即天所爲身
之也非假之也
伏願上梁之後斯文之運天開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爲學之功日進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善治聿興真儒輩出灝灝噩噩爾豈止用商
周之書蕩蕩乎巍巍乎皆可行堯舜之世

明經書院贍學田碑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明經書院會驗本院山主
胡主簿建議以星源爲文公桑梓之邦考
川乃先世明經講學之地於皇慶二年上
創建書院捨田養士申覆
上司以明經書院爲額至元元年奉本路
總管府指揮備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
付該准中書省咨來咨徽州路婺源州儒
人胡淀起立明經書院捨田地叁頃弟澄
捨田壹頃聘從父炳文主教事本道廉訪
分司覆察相同本省參詳胡淀世傳名家
置田創建明經書院作養人材已蒙准設
名額送據
禮部議得上項書院若不設立山長奉祀
主教將來必致廢弛宜從都省移咨本省
於例選相應人内銓注山長一員俾居師
位學校庶得興崇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依
上施行奉此總府仰照驗施行奉此於當
年五月内蒙行中書省銓注童廷充本院

山長到任勾當外令將本院贍學田土經
理條段頃畝租數逐一開具鐫勒堅石以
傳不朽者

至元元年十二月　日

山長童炎　立石

至正四年正月甲子立砆完備

山長李惟誠謹識

明經書院記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沉迷人之能明之者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詞之尚速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弊極識者慊之新安胡氏之先唐末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淀建塾于其讀書之所日從其父暨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也乃與族父炳文弟澄議改築西山之麓為屋數百楹右大成之殿左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扁曰明誠曰敬義山頗構其榛高望遠經始于至大庚戌告成于皇慶壬子界之土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淀所界以頃計者三澄所界以畝計者五未知州[illegible]侯惟中聘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illegible]謀請于上而以明經書院名諭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名若合符契介其[illegible]人婺安主簿汪震祖來言俾記其始末予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身與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真儒之明經也句分字析詞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精于古此經師之明經也蕉窺壁聽涉獵剽掠以譯語言以釣聲利而可此時流之明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有裨於經可傳於後世者奚啻數十家泰山之孫安定之胡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乎經師也必共城邵子必舂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為真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說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書衍溢乎天下況新安

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四方來遊來歌之士覩明誠敎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力之實而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經未易明也忽之以為易不可也憚之以為難亦不可也志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真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然曰明經明經焉且未逮夫昔之經師卑則今之時流而已矣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從初命吉安路龍泉縣主簿澄承事郎管領拔都氏戶副總管炳文前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延祐丁巳冬十月文林郎前國子司業臨川吳澄記

明經橋記

明經橋考水胡氏建也考水在婺源北三十里山川繆繞外寬中爽胡氏世居焉李唐之季年諸侯王子諱昌翼避朱溫難南走歷胡氏遂冒其姓焉舉明經中科人號明經翁家自考水東行五里有曉嶺踰嶺又五里有溪曰朱源溪橫絕中道距州城可十里許每霖潦勢激射湍悍甚為害道溪上憫行者險艱橋焉衆利賴翁逯以翁名橋子孫嗣葺之歲久幾圮後至元戊寅十五世孫學易木以石剏為洞橋屋其上翼翼其[illegible]求良石堅可永久弗壞構亭橋側剏近田為[illegible]募千命守者饋漿茗休息往來經始於三月[illegible]子訖事於今月庚午用財粟凡若干工力凡[illegible]千婺源吾故土也吾來展省橋適成村耆[illegible]孫摹進請紀諸石古者道路關梁司空司徒掌之所以利民也余府藏著乎令甲毫粟勿敢費有孫雖以佐藏領道橋循是反得並緣為民病學也獨不靳私錢績乃祖之績惠利于無窮是可書矣橋昔以翁故得名今直題之曰明經橋官立書院奉祠翁其本末自有文故不書學字明善舉同知江南牧馬府事有聲聞云九月望賜進士出身禮部尚書汪澤民記并書明經書院山長李惟誠立石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撰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
闢勝地之山川聚羣英而教育此大學也豈不
補哉盖吾儒之一脉自義農來而斯文之元氣
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家衆技駈行義正大之
途如功利如記誦詞章之道德深長之味恐入
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溯其源九流儒之最髙
其書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
統之有宗會之有源浚崑崙之河而流長帶十
天之極而星拱于史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
加諸稽古聖賢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玆文獻

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揷
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先也道義深根
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友之澤
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
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麥秀兩山之間
挪此亦豈六藝之外求之往昔有待於來今春
花雖斂於秋實天光半畝源頭之活水自來雲
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好倘皆明胡氏體用之
學眞不負文公父母之邦立志要高窮理要密
要屛除客氣要收斂放心要通今而不流要博

古而不腐要以醇固慤實之風而鎭浮薄要留
髙明正大之域而入奥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
言要始是終是常如一日以如是明經之志幸
有此讀書之人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擴舟
巨川作楫朝行三十里如今皂盖朱轓人物六
一翁獨未蒼顔白髮極知簿書期會之末無如
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眞是推我菁莪
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羣彦於焉飮之食之教之
導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獻傳家詩禮大丈
夫肯爲學常事業新精舍能文悠久規模誠心

自推於青田扁額不忘於昇祖尊經爲尚諸子
百家之不書義學宗關一椿五桂之森美訓養
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流探其源採其
實唯其育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爲堂旁爲齋髙
爲亭深爲室做武夷精室之規模演迤以齋澄
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廈能容多士第一等
好事肯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
黃卷堂獨抱遺經而窮終始俱期繼絶學而開
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律
來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四書集乾

坤元氣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羣書探賾鈎明

明萬象問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虛談知仁勇須行著一天

地人可立爲三

北　六經畢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

底月圓參太極

上　詩文爲末經爲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

杜文章光萬丈

下　玉歸琢磨金歸冶造極其如古聖賢明

經方是真儒者

伏願上梁之後人材日富道化春長集淵衣大帶以徐趍言準繩行規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榱桷大棟梁收學問之奇工而歸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貽萬世予以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予以佐萬國一統無窮之基

四書通序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攷求夫子取舍之説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爲未善也纂疏集成轉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習亂而無所折衷余竊病焉近世爲圖爲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説有所未通而遽爲臆説以衒於世余常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余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爲四書通也盡取纂疏集成之戻於朱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説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惟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爲史通通之爲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泰定三年良月朔旦巴西鄧文原敘

刊四書通題辭

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揚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令貫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傳爲此來茲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

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註善本改亦曰學之正定曰為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錄為正備學或問不敢分析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于章句通後又於集註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攷索云天曆二年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于余氏勤有堂

純正蒙求序

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伊川釋之曰養正於蒙學之至善者也蓋物莫美於蒙蒙莫貴於養養莫大於正曰蒙亨未有蒙而不亨者也曰童蒙之吉未有童蒙而不吉者也蒙者童之初樂子之無知樂其蒙也樂子之無家樂童蒙也童則有知矣有知則求所以養之矣養也者不揠苗助長者也養而正者不以稂莠害嘉穀者也瀆則不告所謂憤悱啓發者養也利貞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養而正者也養而正蒙其聖矣乎雲峯胡君以純正名其蒙養之書會為三條倣鹿洞之規釐為三百六十六句象歲功之成旁搜博采綱舉目張非苟然者矣予識胡君金明而玉粹行懿而文華於繇之利貞彖之養正固已允蹈之則於初之發蒙上之擊蒙何齟齬之有是書也有益於人心之書也豈直四言韻語而已哉予竊怪近世童子能言者其父母師長多授以長恨歌琵琶行之類徒取其便於佔畢耳不知淫辭詖行入耳著心如腥穢羶惡之物沉著污膩於腸胃間使夫人自壯至老顛倒汨沒於飲食牝牡之隔而不知浯蓋所以啓之誨之者久矣不正之書其禍人心也孰大焉吾故曰胡君此書有益於人心之書也丙戌孟夏十有八日廬山文天佑書于星源客舍

草廬吳先生答胡主簿書

澄異時道經南劍訪延平李先生遺事往往得文字所不載世人所未聞者至于今欣欣焉不忘新安朱子父母邦也百餘年間君子之澤未斬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應有足徵之文獻常欲一至省想流風以起予高山景行之思而未能也足下顧揚世美創建家塾遠恵書札陳誼甚

高此區區之所樂聞然近年所在增置書院本一切若可嘉要其成績卒無可紀虛設其名而已足下其與尊叔父詳慮審處延禮名儒揀其俊士精勤修習于其中真實用功俾數年之後果有明經者出焉今所言償今所志是乃無忝於先師有光於先世而亦區區之所願見也記文就附汪瀚遣達謹此謝來施之辱所期於後難止如今仲虎先生同此道達二閣下其留意不具

孝善胡先生諡議

俞洪

洪等謹按禮男子生而有字所以昭德死而有諡所以易名古之君子官于朝功績著則君賜之諡以表其平生所爲之槩其肥遯于家以道私淑諸人則門人追而諡之不沒其實其要在於可傳而已昔王通氏講道河汾其沒也門人以其合於易之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諡曰文中唐孟郊昌于詩者也亦諡貞曜至今議者不以爲過先師勉齋先生行脩而道立學廣而識高杜門教授踰二十年安貧樂道始終不渝游其門者成就居多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先生幼失怙恃而終身之慕垂老益堅雖踰七十每對人言其先人遺事及朔望謁拜春秋祭祀必歔欷流涕不已由此觀之可謂孝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生嘗以積善二字書之座右其語洪等曰善只是一箇是字念念皆是而或一念之不是非積善也事事皆是而或一事之不是非積善也又嘗訓子炳文曰我老無能然平生未嘗取一非義之財爲一非理之事死可無愧由此觀之可謂善也洪等合議請諡曰孝善先生雖然此洪等私議也先生平日立身大節未表偉偉上之人誠能得而用之移其孝可以忠君推其善足以澤民斯孝也斯善也不惟吾徒知也將一國一天下皆知之惜也先生之道不行而止於斯也豈天固留之以昌其後耶洪等幸而受業於門佩先生之德不敢忘輒用倣古例而爲之諡惟鄉先生裁之謹議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考川
鄉先生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
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嘆失聲以悲其門人弟
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
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
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南來寄姓於考川
之胡因籍焉曰昌翼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
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
江南二寶者也弟侃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棣華
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有以學行推擇爲鄉校
正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譔易傳
史纂號易簡居士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緗素
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
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
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
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
環習之白首以爲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
行徽士橐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趍
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均有司不足以
知公至鄉闈屢乃從歸闔門養志以樂然慕從
之游者逈逈如歸餐華茹實人人世爲碩儒嘗
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
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早夜修飭懼辱其先
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泣
不能已塋隴時躬灑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
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謂孝善也
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間
世當可十餘稔顧考川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
死汝輩葬我須不遠考川至是論訣復爲諸子
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毋忝我享
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
公考川之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
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
四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君回前
進士江雷胡次焱程龍之議與狀來丐銘銘曰
燕其翼其伏既安既睦是爲孝善之卜
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譔

明經書院重修記

婺源縣北三十里地曰考川胡氏世居之朝之

先昌翼者嘗讀書其所居西山之麓唐末舉明經遭亂不仕終其身鄉人號明經府君署其族曰明經胡氏習稱之至今元皇慶中府君十四世孫龍泉簿淀暨其弟承事郎澄即西山故址建屋捐田以教養其族與其鄉之人聘其從父雲峯先生炳文入主教事得予額明經書院隸有司而草廬先生吳公實紀其成計一時弦誦之盛蓋甲于東南元季書院燬于兵經殘教弛者百二十年府君二十一世孫今鄉貢進士海概然思與復之族之人亦協謀捐貲以應之

者既相與言於知縣丁君佑教諭陳君簡上于提調學事御史婁君謙巡按御史胡君漢咸嘉予之而亦樂出俸金以贊之者乃卜日鳩工集材中作堂爲講道之所左爲祠以奉雲峯先生右爲室以居諸生之肄業者前爲門屋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庚子九月朔日落成于丙午十月望日舍菜之夜衣冠畢集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而明經書院一旦復焉不替益隆矣溍與其族之人將圖所以永之者求續書之走嘗以事至婺源見草廬先生之記刻尚存疑非後學所

敢復僭辭之再三弗獲則掇拾所聞於父師者以告曰嗚呼道原于天性于人具于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脩道之教而人所以爲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微六經常爲空言于天下九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于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說經以詔來學於易於春秋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爲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

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極功回視夫託空言以務口耳釣聲利于一時者其侮聖叛經亦云甚矣嗟夫六經明晦而世道之隆汙繫焉洪惟我

朝一以明經用人養士而不雜以他道永樂中又表彰六經及程朱之書嘉惠學者

列聖惓惓思得真儒以佐化理經之明固有日乎惟程朱之先皆出新安而朱子又婺産也雲峯先生近私淑之其家學淵源既有所從來而

書院又昉於此乎後之爲師爲弟子者其勿墮于俗學之陋爲應世之資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將見眞儒復出于程朱之鄕淑其身以及人俾斯世于唐虞三代爲天下先則明經書院之立爲大有功於世教也豈不盛哉走鄕之末學竊有慕于明經之風不敢不勉故錄書之以附草廬先生之後旣以自愧亦以自幸云。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同脩國史經筵官兼太子講讀官郡人程敏政譔

重芳集序

雲峯胡先生仲虎家新安之婺源宋季講明道學以續考亭遺緖四方賢士多受教於其門時族子淀爲請于朝建明經書院且與其弟澄皆捐田以膳學徒叠營鑿池於來山之陽作亭其上所居之槃木爲橋以利病涉當時著書多而積書富雲峯文集凡二十卷其事具載于家乘及圖籍可考元季繹騷書院厄于兵燹故址膳田皆爲異姓所有池亭榛莽橋亦傾圮而書帙遺文皆散逸弗存七世孫用光有志興復未克就而卒成化辛丑其子邑庠生德淵乃具書院顚末白于當道檄有司爲之鼎建又明年癸卯德淵領京闈鄕薦有司旌以綽楔扁曰重芳以其能濟美先世而名之也昔之膳田見據于他姓者德淵皆以義諭而漸以來歸而又濬池作亭闢道成橋皆復於其故處翼翼然具飭完若雲峯之後在於當時也廣詢博訪凡先世書帙散在諸家者皆悉贖以還雲峯遺文自用光時隨見隨錄至是凡得百五十餘篇德淵貸諸有道正其訛舛以白其縣侯爲之鋟梓行世於其家乘則續修之以補其所未備嗚呼德淵之用心於其先世可謂勤矣其友汪建信王希仁輩采其與復事蹟分爲八題爲徵詩以褒其勤目曰重芳集蓋亦因其綽楔之舊名而表揚之詩彙次成帙持謁予屬序予惟自古貴室豪門第宅田園之美臺榭池亭之勝書畫器什之設俄頃間轉移於他姓其子孫不能自有者曷可勝紀今雲峯之遺址故業書帙遺文轉散於人歷百有餘年而皆克復之以歸於其胤蓋其道

化之盛足以動人人慕其風自有不忍捨之視夫徒豪貴而人易忘者大不相侔故其徹無不復然非其子孫用心之勤則亦莫由復而得之也德淵可以為人子孫之楷範矣然此特復其有形者耳若其道化之隱於無形者子孫苟能復之體諸心身見諸行事則施無不達動無不化天下後世所以景仰之者豈異於今日之景仰乎雲峯哉此則孝道之大而尤不可以不復者德淵尚語其族人與偕勉之

弘治元年歳次戊申夏六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

經筵官兼修　國史莆田陳音序

雲峯胡先生文集後序

雲峯胡先生於諸經四書皆有纂疏以平暢之文張幽眇之說嚾童子時即佩誦而嚮慕之矣先生八世孫濬與嚾同舉于鄉數晨夕焉獲觀其家乘蓋先生學之所自繇其考孝善先生受學於子朱子從孫小翁之門先生聞而修之於家久矣既長游道日廣臨川吳文正公方倡晦菴之學先生挾其得於父師者就正之內資外取探其粹精延著四書通易通諸書羽翼晦菴之說會同辨異卓然成一家言

文正公嘗曰有功朱子炳文居多自晦翁沒學者載其說於四方更傳遞授源遠益分先生晚得其傳精思力踐望其涯涘而直止焉使及其門較功第學蓋與勉齋北山諸賢相後先也先生纂述之餘別有文集二十卷濬蒐輯之今僅得若干篇將刻諸梓屬巏叙焉巏受而讀之嘆曰先生之文天下之至文也夫昔之君子皆非有意於文也惟其充然有得於中故凡觸情應事放諸文辭肆意所至俯仰豐約不大聲色而理致在焉此所以不可及也先生道德充飫斥其棄餘而寓諸文語平意妥莫不根柢乎彝倫性命之妙雖游戲翰墨率爾有作亦歸宿於是焉養之厚而守之專在是益可睹矣夫文章乃儒者一藝先生豈以此自居乎故讀先生之文者當知其非有意而爲因是而求焉併得其所以爲文者乃善學先生者也巏不敏於前修道統淵源之所自併其言論著述之盛幸與有聞焉重濬請遂僭爲之叙

賜進士出身南京吏部考功主

事後學海陵儲巏序

校正雲峯胡先生文集序

先生文集二十卷兵燹散逸往往傳錄者什不一二其全不可見矣先生七世孫用光暨其子鄉進士濬掇而拾之後先所得以篇計者凡百數爲前編又輯諸先達序記碑贊之屬爲先生發者爲後編至於元史列傳及先生行實則爲附錄置之首簡邑宰墨水藍侯幸先生之文僅存而未泯也請莆田陳先生師召序之將壽諸梓而以校正見屬舜民何人惡敢僭妄及此所恃者間見於家君抑齋先生所

録新安文集舜民過鄱陽又得抄本于大方伯周公于是於是有以參互考訂更其舊編而重分之如右焉詞義真贋可辨者居其一有疑似者兩存之不可攷者少雖一二字多或乎[illegible]實闕之不敢益若夫詳略不同則主乎舊本以別本增入而分註之且每類各虛其末以俟後有所得嗟夫先生去今百五十餘年道德問學之懿今天下學者所共仰著述諸書今天下學者所共讀固有不待此集而傳者矣使此集不傳則夫為先生之

後居先生之鄉宰先生之邑者其實可進乎武濬字德淵有功於斯先侯名章字文繡有功於斯文不特此一事觀此一事其他可知矣弘治己酉春三月甲子

賜進士奉政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御史邑後學汪舜民識

邑儒士程賓繕寫

歙黃文敬刊梓

姚文公牧菴集不分卷

（元）姚燧撰

清鈔本

牧菴文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姚燧撰。燧字端甫，號牧菴，河南人，姚樞之從子也。（案元史稱樞爲柳城人，元無柳城，蓋史據誌狀之文著其祖貫耳。）初以薦爲秦王府文學，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諡曰文，事蹟具元史本傳。燧雖受學於許衡，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横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諡議，稱其典册之雅與詔令之深醇，扶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叙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雖不免同時推奨之詞，然宋濂撰元史，稱其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

國初黄宗羲選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皆異代論定，其語如出一轍。燧之文品亦可槩見矣。其集久佚不傳，明文淵閣書目有牧菴集二十册，而諸家書録皆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文則無出文類之外者。昌跋稱牧菴集五十卷，聞松江士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録本，多殘闕，視刻本僅十之二。黄宗羲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家有牧菴集，後求之不得，蓋已久佚。惟永樂大典所收頗夥，校以劉時中年譜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五六矣，詩詞更多出諸家選本之外。謹排比編次，釐爲三十六卷，以存其槩。集中諸體皆工，而碑誌諸篇叙述詳贍，尤多足補元史之闕，又不僅以詞采重焉。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定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剿陳襲故窶趣弟先根據惟公才驅氣駕縱横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勍將率市人戰役使意去不我留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絶海斷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庭平衢視彼運兵而陣揮地而逵境一再啟叛袁為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醲酣後岸然謀坐鋪致研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雖則古遠積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出奇於庸江海駛而蛟龍吁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鐫乎其輝肆一時名勝靡不斂衽為自閉所有伏避其路而將相勳族華金篚幣託銘先世無德者踵門趣如水赴壑厥閎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姓未江湖間賂餞妾謄月無虛朝二千石趨其下風略有不若卷佰觀者謂神若使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為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藐若市或酬金韜門衰其凡論之公蓋兼有主其外榮達書視輿宦遊高朝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頗有前人所未備然則公之奇彼視其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若干篇將板行世部中賈揆華青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守關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致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泰定　年　月　日張養浩撰

附姚文公誌銘　柳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竭然囊瑞以關太平而必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禮結粹精數為制述於此得淵蓄傳大業而贊之五三數韓以上幾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纂選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寔當世祖皇帝擬諸墓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稱雅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觀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續繼之相須猶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臨天下文事而公之文
章蔚為宗西典冊之雅奧詔令之謨醇簡已拔去浮
靡一返古雅而銘誌叢端之雄偉光燄凡鏤金刻石
昭德麗功者又將登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
之域排延敍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捲
之藏得而捲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
文正之門實真傳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然則以之諡惠公矣謹為擬謚法博聞多
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姚文公牧菴集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尺高可過顙嘗折一杖
遺余許為賦叙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有瘳也今
年余生朝使人有木之半相壽且使曰吾疾所以要
緯者豈忘不償賦耶不佞識得一篇其辭或可釋
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為之拳石與其堅鹿姑
伐荷挾識澗依石皴瘦漱沫濡沈歲月俟之死而
為吉要幽人爲非得自天此鳥寡飯以售剖於中土
之徽權也抑秦聞而笑之曰昔賈胡般旋擅其肩市
者一濯已無蒼枯脊是黑材異表一如從可占如建
受形其本物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
山有衆其植斧斤觀之內各異色樟柞楓文杜棗樹
赤檀柏紫黃潢櫟栻白其質萬里迢商能越溫窩杉
數借象泥稿劑實雜香相半白黑一隔斯奉王可反
瀆益庶二之煙燭果孰溫以何津況於兩間適雨水
風牧味華嫌為白紅紅深淺濃淡萬不奉同令人底
之忻心悅瞳同諱為之能然皆若妙於從工夫異見
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大
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賦
而為用有載白之老所未忍雖男丁之婦壬實雄黑
而赤煒始若悍而龍取終為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
幽延昔赤之白兼是何資於道譬只嫣蕙亦可聞良
失純而識者媢也其媒液為媒必黑而媚因以疏夫
巧繪之家然朱亦權其　大渼漾而為黑又以信道
書坎威之使雄也不然南康之洲祝融之宅也故余
石而焦流蒸大歲之已極非威其水以滅之則物將
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畔面不淫者而深黑示大色
之素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

足感乎哉丈錯之孫其長可象祈而杖之奔走相倘
報才瘥於猛士配凡僕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不
甲而鏗響思長鐵而含黃陋柳侯之為匠及求同於
祈異饒黑氣之彷彿遠物之變化不可期今猶足以
乘雲霧而騰往也

姚嗣輝南檉堂

彼檉有主性生檉惟峨峨槃槃干雲姿才與櫟散樗
匠石過不睨謁夫反為斯所貴故山樹穿封世莫珍
一别十載陰清溪餞羲春　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
請事小齊詩桑梓亦惟實盛德古自本木為何厭人
不見桿王來智囊終相秦君才看棟柱未許濡斷均
無以檉自擬上孤明堂表

○

寄楊兢文治中

從聞吳息耗無使梓橦來烽火千時報田疇乱復閑
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還憶牛頭寺思親日幾迴

興病高崖道中作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十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
瘴免偏凌客山英冗笑人無勞前問渡秋覺白頭新

舟過黃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花兼露白楂葉未霜紅
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青神明百丈江岸對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
深林射虎徑毒氣隱蛇鄉何莫非王事嗟夫可悅傷

感事

致仕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
取誇因雖惡貪權失亓關此行班鐵甲未足比愁顔

留別和杜微嚴韻

身世支[illegible]似致承有戈戟卸會陽暉不知此日公車
召又復何時野服歸故信正愁風駐鴛多當還書雨
霏微分為江上休迴首愁見橘烏作背飛

癸巳九日

去歲君山孤棹遊如今畫屋石城州明年白髮添輪
日何地青山更菊秋家氣已為孤琴本官情空遠夫
刀頭異戒何舍求田集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韻時中
多君閑道程知歸豈害何人識少微前後驛騎終獨
步自前黃鳥不辜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來尚
履永安得恭拔同給札不妨苜蓿對朝暉
○ 別王良弼
只聞官況尚荊州不謂相逢郢水秋如我遲留三進
合與君爲客一登樓人才妄自金鳴治世事從渠劍
到身明日分攜武昌去應須南夢到滄洲
黃門飛龍圖
太平無有弼書屋句從龍鱗萬里身不著閒人時騁
驚天閣騰悍吾爲馴
賞花
出門京國事無涯處處東風五畝華却對病歸催不
起故園今見碧桃花

至大三年十月敕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太祖爲
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
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
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
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
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慮數叛戎賊良民
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察八兒甚
愍商人盡率部衆歸命國庭及稱闕出樣爲非鎮未
忘置理刑以經典與夫崇建大刹上爲列聖報德冥
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聖母之德
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
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數渙號以
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于治期底隆
平

卽位詔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孝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討平內難之功慫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緒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若彼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令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整治其可爲令法程拯民患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皇帝尊號玉册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既平宋越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崖然憑遠恃險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率威董之而不革夫豈不能舉罪致討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情久驁頑天啓昭明悉孫皇孫獨其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用以張凡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仰行其視萬里荼闌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遠庭王則與居諸軍條明法制簡技采穀均苦分勞解衣禦寒推食飲飢洸洸洸洸士氣日作磨笄伐誅待瓶處至奉人以先身踐戎行實就電擊天北其摹虜已不容日續一日始終十年不解屢勝狂狄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遐俘徇閫出奇畫策猶重衍種無歸度不能軍奄倪釁來摹四百萬致救擊于四十年未清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顒翹翹尤固一心推美就符歸正宸極既武事之風聲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決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

建儲宮虔政是允又纂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
瓚黃流爲璆太室遹昭龍興配祔太祖龍旂九斿創
金於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特
二千年而斷擬未舉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並崇
於軍興允庶孚惠大養之間載不登既賑既恤庶施
未傳民猶罪苦再肆大宥至德雖名赫赫巍巍惟大
爲大拜一漏萬并觀如新求可畫置下歸美根上者
惟是嚴稱禮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欽天體聖欽文
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大地立極生民茂
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
嗣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
託其遺體爾致丕基惟事聖母之養以天下何無不有
何敢不勝而隆名或其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
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存肅滅將而剛
明居常處變愛成其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
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殿史其行迨繼河陽永懷彌
切親至五臺禱于佛乘尚憑陰隲早遂振旅殿闕是
崇窮既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邦謀方與授策備
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昇付神器自非慮
斷安敢內訌社稷纂承再繼五臺淨供大修以革風
領極心爲臣天妻允特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
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於家昧仁恕惠百倍爲
報罔以極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
天下是用顓于上帝禮于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
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
下屢膺其上之尊福祈無疆之曆非斯是保慈訓是
承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無魚猶得水
辰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等路兵
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體先天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
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
定既降復叛五頃以行故自北而征南晉建尾雞霧
據左而塞右膺寵背恭語其踐履於四方數豈弍哉承
之百襲爲膺已德其數宜豈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始
啟若魯侯之大宇併中夏與少懿美寔定佳城之營
年三千名固已昭于白日分圖於荊州十二澤期不

斮於黃河可贈某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鈕璘贈謚制

朕聞宰主之臣其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速
籍於禮經用尊加予懋賞其官某某在弱冠嘗爲選
鋒迅異屢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隴坐千里之
威屬鈕寇之及鄧之總戎之創閫求可居此孰有異
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主推使衆戴群推備
矯節下令于轅門已折衝於樽俎握機疾建四川之
草木知名闢壁鼓行三峽之至河動影勇願效之年
迅業殊異之可方入陷危則胄衆所不先分賂異則
知士之哀下勤將所感墨斂奪權如斯寔易叅兩朝

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勿永爲烈則多雖然不
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户以守何想收可復馬鬣
之墟故畢即封茲魂魄猶思舊畫之國可贈某官追
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术哈封謚制

臣高世賞勞叅同執之閫圖以念功惠及提衣之族
羅錫叅其時有所未及推進位今日爲可或遺貫寵
出崇用昭異數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相阿术哈力莽嶽貢量與川涵抹闢國將種之苞
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闢外貫重籌邊爲憲宗
入蜀之前鋒因戕百身非世祖投江以人等不逆三
首鼓勁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其恤一旋心之美
朝命師伍陰順而負得失刑決柔之兆考厥圖之怡
裂象托戕以敷行將制尊號於偏方之使長祭以先

忍毋未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鈍之嬌而已飛
塵呈駒之捷如震如怒往金華北方之强于理于種
盡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庸業以征
頭舜事匪伊成功能爾尺十年爲丞於行省奉一旦
違世於先朝白雲者歸於青山清風空遺於貫閣像
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弁氣遺師姪又建王國伻
大書於神道者式嵩示光等于臣鄰忠斯勸褒尙
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妻扎剌而氏封王夫人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
暇給由天恭厥宋德帝俾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
今惟其時曾不三年遂其廟社雖曰宗算萬舉萬全
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我用
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
塔哈爲推忠翼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
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剌而氏在父母家幽
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祈可畫傷在不壽考以
語境德不及見夫丞相是帝世之功以誥振顯不得
食子大夫斜官邪之祿非貴壹壞局慰負魂可封順
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剌哈追封洪陽王制

出入惟性人十能而已則千訏謨廟堂相一年而疾
居半竟邪家之珍彝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
司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
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剌哈雖
書閥閱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
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
其康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暴揚中書出應政
之原居以右相總百寮之序使加中政樞總六軍善
調護而長宮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青皆所終

爲一德可以寬鄰夫片言莫止簡蕃務思遺榮之可
惺視律利以不貪同緒銀艾者十人爾先群克其太
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遜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
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爲改作緇衣何賴乎
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斷於周書方欲功於清廟條
委佩於　閨堂意少者没而老者存並信神難明而
理難測嘆乃公獨傷於漢北嗟爾後均脈於淇陽嗚
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來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
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歿朕休命可特贈封謚
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
淇陽忠穆王

妻啜忽豐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於今三年洪惟天地祖宗之佑陰陽和平
星緯咸若民物豐阜遠邇不驚朕是用大賚於羣工
凡當執政柄理者是速錫及於三世而伉儷之賞亦
與焉於戲是稱代之典也具官塔剌哈妻某雍秀
朱邸作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壼範
閨闡相厥夫子爲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懿
彼宗成失此女師聞言壞於淇陽正邦君之顯位服
我新寵安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臣克厥艱而始民敉其德予爲能任官由父教之忠
恭予聞義之人師實漢儀射之位長固求道笥難斷
杭韋是用建崇其光庶以垂裕乃故昭文館大學士
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東平路工
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遠室之遺苗
稱死金源而金節尚論其世執驕羈家而又誨嗣讀
善詩禮之教於以見平生夷競矜之習自夫共工之
謝妾然閩俗之安乎續肄于五眾教衣周於千仞奉
先惟孝雖耆耋於禴祠也親爲接下以恭其臧獲之

文故者民耳目宜入官而知止柳長在家而太關情
棄世於九齡頁為國之三老於乎神遊安往定能細
乎敘鄉家寵郎封用昭章於疑墓嘉謀以副殊遇用
達可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
謚莊愼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昔我太祖皇帝之奮鬣漢北也東夷西蕃分甸南服
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
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
麗王王瞰深察核運舉國內屬事會之來間不容髮
負非常志端慥明識遠慮晦先如是哉又屬遠民餘
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縱息蠢煩命將致討於
時冰雪沍寒饋餉不通而瞰乃能供備轉輸師旨宿
飽軍無惡伏責勳無關復濟師役往殄殘寇其於摩

遂開基立極王室保民與邦冀之與比故得守土事
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慶流斯永傳于若孫與國達
成不其偉歟是宜追崇上爵仍錫嘉名魂而有知歆
茲異數可贈效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戴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
忠憲
崇德報功法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由之章
嗣戚蕃庶國益顯號具官高麗王王璋曾祖母柳氏
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
明賢所化貞德無頗傳于子至孫推官與貴三韓保國
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蓁君之綜宜韋新
殊渥膺懋徽宜可追封高麗王妃
厥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祖宗而臣
之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構曰我勞則吾謂之
娟氣以觀宜貴與富理允光於事大與可使於達
崇其官高麗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
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
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賰務孝為忠昌戚為患
禮樂刑政之修者與章文物皆粲然惟大猷之是經
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崔獲俾嗣王

非公孫之後始遠祖時貢其方物旃同歲隔於宋親
責東鈞以東征期其就於南面建旗王提身於遠水
出還兵歷卯以本山戰糧水鞍逆旨已較雖居位木
周於三紀而孳實遺于七旬中每其言今代壽有朔
其于式叙之是似則新人後世為不忘自官階而進
之堂師姬而益矣夫既封書老之基永澄海以為祿
何以刑白馬以盟精貫河之初帶南期負既膺厥恤
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實亮弘化秉
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
馬高麗國王謚忠烈
三韓為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漢之濱實享南面之樂
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建姻故季女鍾愛於
世皇印公官而令熙方操青軒之桃奇娥嫁白嵩花
萬蔵采攘鼓觀用陰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
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維分泒天潢以舜
妃癸比之胄明為古公皇父之姜女善於媲德卑厥
不矜其夫家樂有嫉嘖茅土已續其父厥可謂全妻
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遠大封蔦彰尊膺
於戲最兔邦之道里距北闕以五千餘近甸之河山
畫東秦其十二明宣可作殊報是膺可建封皇姑森
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執文公文集

襄陽廟學碑

聖元為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禁之民而殊其廟
惟女因擬南征自外身膺尸詞皆從之無有所與者
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御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
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塗三紀為是皆無聞歷
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繼聖俶前皇之遠猷舉厥
未修之典封衍聖公晏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
廟養是貿廉歸生其於世聖人之曾學聖人之徒履
育漸濡德澤重矣府州縣邑為之教守令長者率以

作新廟學為政務先而悉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
之部城也宋社既屋嘗歸吾元由於忽素不戒敵家
力築為北門四十年世祖徵兵天下不忍一旦以閉
吾民包咀潰而城之規摸閎虎待其身斃五年乃下
目其受大兵也為最久城門闢矣廟學前大開郡武
臣自陋就簡而為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為因之在郡
靡既夫存民亦麼拜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所不敢
覬江南他州之有風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
所以苟於其事者惟摠管陳衎經度之已而受更今
摠管陳義祿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由襄民親
蹇河特明日使是學愧德他州則二千石為不職且
受陸矣不敢為之就稍無因吏比者劉君侏戶此者
捐吾財應者欣然辭世若一助乎兵家亦勸趣功猶
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侍序門
堂齋庖廡碑林立湖望春秋其籩薦隸籩豆鐘鼓有
踐與御人之廪止新規易施起所塑習而祇畏矣趍
嘗畏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祀食顔
子於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顔氏
並躋金經百年未之或改後來則益以曾子子思進
子與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

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顔孟而異曾思浙閩前猶然之
嘗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為憲河南是時襄陽
未入山南猶其在燕也不諳而遂然之由是是廟祀
止顔孟自今以觀顔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
死則子思亦可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為聞
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
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顔子幾矣有聖人著存
未嘗為書貲之於經事有十九見貲夫子者讀一間
仁與為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
子與不待為閭而自稱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
來識大夫山南　康訪副使為公實分刺是
即亦以使雷勤心宜若可言達曰嗚呼是豈可易為
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
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
猶未幾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竟曰蕩蕩乎民無
能名以為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迄漢之
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經元嘉
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昊元興魯相晨奏
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禮祀二碣猶曾撫拓碑之唐則
作廟一州必碑其盛以表就其甚吉者韓愈氏處州

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觀之查本焉書三子二子獨見點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爲或曰子祀汴學已幾立顏路曾晳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遂曰向所缺者以桑子而抑父弟安願於倫理非曰可遂去之也今江之南祀享者可不訓而然則江之北有々功曾思者可不請遂敢嘗曰人臣有見列而知之則可者以制度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幸國家遠於指淚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群然議之必得所當國者然後可也俟礱石求銘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徧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倖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顏繪天設色而得其勢驚為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善其始繪而今先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於一地視將也亨而為陰易晉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捻悍頑將匪無學士日介胄以行大刑遠事俎豆皇與既遊壇南海遲顏為上中謀帝光施猶為名職於漢之域惟廟學軌不舞精式帝眷文教疑詰優々于學濟才如獲仰援是邦承流其陳雨侯術也經畫義遽成積桓々新宮實最所基嗟哉衆士姚逵何為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維奚異親炙朝夕斯宸夕休斯廬亦莫以開闔里邑居行見接武賢與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疆

中書右丞李公家廟碑

凝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敬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祿微往往不能為廟其難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有惟得祭以大夫祿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其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

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秦獻
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
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
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敏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
一時豈獨為之子者信敎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
於冥冥矣維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階孫漢
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逮他族唐李
王西夏甚盛强雖宋金嘗加兵於莫能服我太祖也
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
求從父死為奔分土淄州端侯王許得於公為考陂
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公次居四年幼愛其穎異
掌于來孫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六官入參
决尚書事公代其兄為之李璮為逆有達淄州為稱
授公就圍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嘉賜償所亡
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管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
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於襄陽四年而下
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
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為陣我舟不可越乃謀黄灣堤
青泛藤湖以出唐港畫郢去留公後拒敵其進兵行

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
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沅沙
市下荆南僣權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
從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潭西以地遠復
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貴呂師夔開都元帥府江右
公為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中隆興禽熊飛建昌撫
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
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趣福立益王元
以景炎閩廣諸郡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
由定及地大破兵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
合兵十萬又破之兕港伏尸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
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
破趙孟濚軍復其州西還隆興守帥龍利巨室以眾
陰與賊連已誅實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
盡誅者徵中帥府改宣慰司和昭勇大將軍同知江
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
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
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
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
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棲海中崖

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
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通夫擊淩震海上
獲船三百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
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津與共圍崖
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實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
獲其全還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羅國秀凌震
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陵港南海平朝京師上
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賞善大
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畜之者皆罪而
正之賞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
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
遣舟海南取得其宣慰傳之民勸趣之疾還詔從皇
子鎮南王征交趾戰淇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
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船三百始公策誠天長
儲穀待賊致衆議不果歲夏軍士疾作疏瀆冒營遁
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明永平國傳檄
努矢射公貴膝頁創奉國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
止五十襄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户三
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
命始下王言仁敬恩重書稽人且獲此褒榮極矣公

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
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舉而王閫廣淄州
君顧言我死必無卦吾兒使會食歡畝南海平始克
尉哀摧慟屢絶且泣謂所從曰爲我語諸兄弟妻子
吾不得以時侍先公既以抱恨終天今獲盡養太夫
人而身先朝露於是近憂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
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卦至夫人祇
不敢闕之姑惟藝家私室公則弄兒夢太夫人曰兒
命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
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
發哭服喪嗚呼宛而精魂精誠〻其親可求也已可
哀也孤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薪軍萬
户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朝公監都淄萊本軍萬户
復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尋陞
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南尚書省罷今以
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歲
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基于識者自其飢相亦群矣
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
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冀水細大河洪始藏有夏而王趙三百年

傳歷既長拯崇而墮赤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歷耀
王孫始昇徂東自西淄水幽幽衆楚之流曰職不豐
猶監一州有蠢吾民有衆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
從父奔告帝嘉爲心延陟潛沉寢向用公決、漢水
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陛、公持萬夫長圍四襆
而竟下之賊江失舊沿流列城拔落摧乾至若雖一
文就判裂萬里致功九重授策雖是武庚狂志復敗
爵人號年大秦既闢終兄弟及公膺眷擧與闢四年
崖山勇克血其鏗銳南海無波底馬筍衣其眷如何
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于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護命撫三千里
陰翕陽施刑賞自己及兵与城特秉恭儉歸仗皇子
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獲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
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蕞爾南裔曰人蓋皆狂勝者家
輕於出先賊策吾師不能突著數寸絲力屏甲敗而
迺來勿遊邀歸以爭既奔先偏左廣亦傾乾作士氣
公毅奮武斬馘短兵援桴鼓鼓格鬬比死冠纓不顧
裹糧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禍時皂蠢有翩延今還歸
矜篆丹旐兆夢悠、魂魄遑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
黼扆思之錄其膚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達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衆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簋筥維時
神容與即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式枯
廟主斯毀何以屋姓槃石巍巍太史詩之以侑以歆

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
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李蘭奚奏輔元履道玄逸
眞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眞
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嘗劉金之十年
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
之又急其見而遣其來護什以送之抽兵以衛之與
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
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
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替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其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爲陛下昭代既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執筆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警故革衆智騁羣雄謀而闢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者彼已以兹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烈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敵傈保視微四海之土壤墟萬國之社稷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類首不嘗疾風之振林槁非國夫視衆蒙氾濫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足止焉膚以較大聲教不出爲迹者正知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獻大故久爲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遣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衆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

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絕宋金使常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於叛城絕糧於恭閭之沙漠自昆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餓寒凍暴敢承事其身之不恤以憂黔斯世計是勞動有不在開國諸然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尊德性深仁致吾君於義軒者歷古外臣曾受命之初能爲是于迄大一言鄉人信之趣於其門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濟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既取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豐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於后世祖嘗詩其嗣道者乃丘祖仙翁服及識之如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誦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藉三聖以久垂者毋哉

也臣又思之宫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宗寔三宗四本
職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替則宜以世祖之
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扶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
坦祁志誠不一書焉及使今替而無叙可望天閫吞
列聖未究以特陛下爲終之耶制郊位裕月爲禮奉
宰官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觀又山川嶽社
林藪走飛諸祇之觀下莫不秦儀赤章以禮數之十
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閏月實三爲禮其後禮之廷
泰閟天步一再親以兵止其爲國與民祈禳畢知受
籩請命者文亦植矣冬康自征厄以還業爲禳祠今
疑闢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
皇帝本祖之北南道流儒緇衆釋思凡今籌辯乾本
涉釋言者在析龍爲禁然光章不閑儀禰者有成今
也爲紀淺昌祈不變竟排而止自今其雖以先皇威
命從事是世祖備本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
關也有門而未也有道其義也亦時其成也有候方
是詔下四海之人咸激奮書始晉以爲極厄之餘丘
氏之學聽矣陛下茲而然之俾也者以亨塞者以道
授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畫是數矣於俾之身
又寵之以寶冠爲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

者祈亡嗚呼仙之求以叙成德圖以剛主恩其子若
孫與實仍其來亡極者爲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
也臣璧敬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興其武俾書將之割平下土既其南邦
西陲來歷延教延將龍旗載揚何叙不寬亡山不越
萬國若革剛風斯被澤十番塞推就本四六義之騎
磈磈其觀觀灼帝以來其亟開繼力以朝貴其尚太
方招外臣遺德貴寶霓參載章于于其未來之靈山
年乙祖擅涯最罪局爲昏烟之冀匯主有自國之本
雄帝孝之曰天覺予彷無急忘予訓文書虎符氣彪
聖者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執又曰長太而祈宿號
卽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存
必始以全被還其其子孫衆有一葩一繼就世其守
有感其道而否感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制我世祖
封植益力曰爾長未朕幼及識太祖皇之雖朕將之
增益四言焕其居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
祖塗孫繼爰詔下臣伐石劇寄臣拜稽首三祖之功
重人不忘維帝欽崇賦馬乘康爲年豐隆武從上帝
陟降斯宫靡祥不臻其社勿否恭皇哉皇萬祺攸賴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歲龍甲辰之秋制拜江東憲使臣遂於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歲再閱月嘉平既望王相帖赤自軍中至建閫成路遡常君判官常謀數千里聘致安西王教於遂曰吾雖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宗皇后深恩大惠嘗請於帝求卽六盤興慶池圓爲寺用資兩宮冥福以永帝之德億年制曰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勑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度農役頗俾有司嚴則役功愈將能力

命相阿忽禪負綱羅之而時其寒勞節換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於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盍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愚書獻士黃斛篆額遂致受石伏思之今爲詞垣之臣雲蒸林立教不足徵而遂之命寔緣遂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獻上本祈自西書回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第國之關中於後皇猛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潤龍所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於素滻之西鹿服中時衛士環列車閒容車帳閒容帳包原絡野周四計望竹滿牙門識其入出啟先望禾的目林心蔡者嘖嘖以爲清國西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旣河之外秦國內地教令之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羌諸侯王郡牧藩首星羅棊錯於是聞者靡不與金寶事效馬獻琛輸贄庭下動碌竭驟如恐於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卬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錫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總爲宮卬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

益及乎石華又伏至焉最其駐驛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道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蕃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世遠之宮而句遣處為天子援枹鼓遣遞諸軍于外以捍衛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求祈年今聖于昭昭遣福與瑞於冥冥王考妣亦與屬焉為守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枝是數蹤善美孰不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計者百三十萬歲七年而秉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為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辰觀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志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議基畔奧六盤又樂蟠之謂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衆無有常制四海無祈為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駐牙於

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疑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際是忠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數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為嶽寔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為宣璽則表寺之名莫延鑒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昊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牆朱歷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頌禱上下靜供之修秉與必篤佛遊悠久其言斯存孰為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數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傑而祖達出譽垂馳有如今王於觀則懿劇地千里規為時寺顧指其相辰若易然制錫金粟帝開其先而勢略畔八總成績巋然都城勑建道 帝師京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暨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德萬年王年斯千為碧石宗以固以締縭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
孫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聖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寔誕眇
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稽行定諡曰順宗昭聖衍孝
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
仁昭懿壽元之號追之為子逮之為孫其孝以慈可
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
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於踰躬擐甲冑北庭底
平實賴寔祿時有顧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
茂德考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
旅而南大建寶剎憑依佛乘上為往聖薦福冥、慈
闡祝釐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非有求年
千世百壽剎一乙卯曹其昀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
巡晉地所宜於都城南不離闤闠得兆吉卜勅行工
曹覺其外垣為屋再重崙五百礎門其前而殿於後
左右為樓閣其四隅大殿孤峙為制正方四出異室
文石府之玉石為臺黃金為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
皆範金為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
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為惡有不待議論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榱題
棁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算楯檻衛級捍陛
秋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剎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
恩福元寺用嘗顧言外為僧居方丈之南建為行宇
屬之後殿庫廄庖湢井井有條所割隆禧院比秩二
品守以相臣割四外都收其租入以給祝釐日廪月
饒坤維為殿奉與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浹旬其急其
成為何如哉功畫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
特編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
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
朝稱天諡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惟之道亦云至
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敕匠臣益虔
乃職罷行工曹入於留鑰曰凡修營石木陶繪百工
衆技汝寔司之與頌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為
則易為力而程丞集矣且勅臣凝汝文之碑臣嘗以
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
人情之同漢祖而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
其鄉賦大風使弟子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魂魄猶
思沛太祖舂陵龍庭斯園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
籞百官府庫根柢於此一歲秉與留居者半以故武

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丞於是為大饗飲至若卿然
創建大剎位置行列森錯星羅出其麻畫為往聖今
聖為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
之靈猶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其然而究纍然而新
矣其辭曰華香願者具洞皇為精誠且凝載拜稽首
為之頌曰
觀之為地匯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
於闢顯祐何千萬年流為民釐何於其時書不蒙福
而生今也梵宮大纂回不難知學人之身正氣周流
隨日而新嘆若梵宮相方視批枝其成規模者天子
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
汝往數匠易衣寒暑飢使汝飽于盈三年大主細捐
垂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凡所志有獨未究
其在傳次乃勅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郡賦之經
佛宇勅為前古有是而其所無而聖之治前聖往矣
于佛焉依今聖萬年寔日齊輝濡執長江奉石齋無
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為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
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是徵當宁
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哀慕
上以慰安大帝承儀動中以惠輔晉邸順考成廟之
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
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
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凡有者正由乎斯外姻宗
親之會凡內飭功臣之章職致孝極禮欲睦示嚴如
是而昌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 之顧政於家則
曰予歸是諉收大遺敢不言意翕廿九年順考陟方
又二年大帝登遐柩須於天雄龍於北急變秋也孫
為圖回未嘗大舞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
開艷鼓一鳴召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枝是神鼎
易天下安安者為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承承
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於北日侍慈闈
者惟今皇上一為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
摩手撫之食焉而哭息焉而膺又何有無而增益之
會太官答藏監龍與道由老無子自簿減積數千指
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畫獻之

隆福宮裕聖則回眷何靡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
上徽撰天嚴屋為殿三楹事佛安置以畫孝思由前
顯考之國河內來上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
出居二年歲庸登遐亂葬京師內難誅作兆緒兹章
先事奉之珍藏大悲清宮以待武宗之生既踐天位
惟以其月擬皇太子實中書令樞密使設告萬方明
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樞弟獲乃慨嘆曰德一也
時則二為始之叙也吾未出閣惟其身今已登函元
良可不為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時有敕坊直
其門為殿七楹復為二堂行宇屬之中建殿堂東偏
仍故殿少西疊甓為塔又西再為塔殿與之角時自
門　宣廡以周之為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
西廡通海會市為列肆月收僦廨寺須是資大故摭
擬大帝所為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碧磺之安陛死
之崇題榮之騫藻繪之輝巧不芳焉亦大役也未嘗
發民一夫皆備工為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
設崇叙以反而斟陰隲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
保之修薦福寔寔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叙
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質母康其大則天其
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惟是叙德而上之將不替

至一世而止其孝思追友報祖若何窮已哉崇祥院
臣請勒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
為書數千萬持大國群學佛之徒積有白首不能通
觀儒生未嘗風一經日群動為說終苟膚近不能深
達其微矣惟如勑所敍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赫其穹有覽其廉有楹惟旅金鋪璀璨翼翼其鶚
翽翽其廡繇繇其正於東其展伊推考斯帝宮亞迩
則今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於幽於哉裕聖
叙德是求惟哉裕聖為烈無競大帝遐征儲扉虛正
時哉成廟撫軍朔荒惟朔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居赴
天位升假其神而明孰測為度如天拱宸宮居深安
極昔后母儀政楷乎惟撫慈孫於學知勸又闡太平
大業今種始為之小其叙猶私今為一人以天下為
以天下為諸壽裕聖嘉與慈闈寔昔其慶社聖已矣
慈闈萬年萬萬嶂嶂德久如天皇上之心初畫以巳
覺皇負之其錫繁祉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獨司馬遷一人而已耳既紹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閈封與夫經事々君又考知其少孔子歲何咸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子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眞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修敘彝倫而容異能者於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渝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由蔵周已厎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闌止于我為寧乎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焉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昧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聖學其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冥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恭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于已苟於學術之偉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肖之蘊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覆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而還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壽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

語者非及一出晏子乃遭溝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遂醜於規規節文之細低佪不去以為是豈盡聖人之道斯既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致哉故遂有功於遺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焉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逆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聖至今遵之為有若以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譽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尤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亞孔子南面則齊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孟顏孟則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蒧鯉于庭其失坐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遵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措置於數筵之地如此矣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最長安新廟底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皺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以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起敬於他日顧先及未不恭於一時是邪如是孰必其他邪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

令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涵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奉是區區制胥居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非章一旦遣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東其一二得所書識者委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委由是燧嘗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故里五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蹙嚴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廷大城築城之監當城所經常使也援而徙之來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奉宮室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治身役又撤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豪泛其前勢如半璧淪汁汪之凝書預水始足觀爰歲月滋久風雨囊至圖於撐拄有總管提刑恕指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與於成業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孟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費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務學文之力而篤志乎切問近思責其所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是歲夏四月翰林直學承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奏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科都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為升謁廟庭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陰陋也殺南闕曰六經閣請於官張公啟曰易詩書春秋其繫定刪作寔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嘗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科都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

廟爲延皖總管是道者故異也希魯將復之俾計丈實其學租直饒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絀而舉嬴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寫學正張子仁身致其役而斜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珍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精粹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渙渙廡一式遺凡百有三楹周以餘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堂天者厭青燈爐火之使政爲耶亦偶然也又范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其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飲食而渴飲夫婦之愚其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汙隆國家必聚者其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灃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是今澧之屬縣焉利則放流之人頗居巡狩之境之內哉國

時楚郡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爲遠不二百里屈原之遷嘗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國以委荒郡之地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有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猶寡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委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澧嘗至其地焉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委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效民之沉洙泗而委荒乎委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委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殊官所崇之室僉與官所擬之業必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度錄俾予仁求記所由與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題至書於郢之南陽書院楚辞堂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蒞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進評衛言生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翕寔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縣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卽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欽是一軍之祿買田為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吏儲書有庫閣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儆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雖未識余千里走書於鄧以其友乃滿子旺為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為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蓋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無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寔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由狂躋聖之基豈惟立與賴是而得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勿居乎哉曰射於何而觀德曰君知夫射也明足以審須髮塵毫之文武步伐而不見立山岳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于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遠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甚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綺之子刱外閫為無賴墮家之人備藉驅為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未是不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驁勿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放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文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揖繼有上下之比耦有揖卻柔附弛張之度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鉤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韝有乘獲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貢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冀餘有量斜適有朴日出郎事罷日而休必强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者或取耻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

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本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然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柔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畢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陳自帝以迄於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肅皇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遣之雖隣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愧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嗟而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爽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代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第其辭若曰畫薊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幸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于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于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寵有令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樹宅瑞換於中皆相繼寵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充官屋以居謀名其堂凝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修必將歲祀本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修鋪晃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焉縣諧之笙鍾侑其刻成爲詩之名拾曰續江漢

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來雲御風陟降在庭丕懌然曰始吾為堂北此千里於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視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衿將來及我苗裔者哉於古而無究也必容其依歸不足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徐不及不豊過中坂乎有容肩々于敬坦以明也相諸以為於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於此與西北南三隴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務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通貨乃今承發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望於郊者所出斯同已可為傑游而休仕者所於癃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渡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墅規圍其中築臺為堂崇袤尋丈緜廣十畝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概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養與可吊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為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推雨剝於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陁然之迹可尋於今古則朱板以載之貢奉以與之以是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會觴乎此夫茍然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者陁然之迹者曰嘻斯何

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盡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諸與之言且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為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為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為貴斯授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喜世卒罹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授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雖不辭於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什帛之書鼎鍾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杖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詠謳篤符旌方三千里之積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恒其歲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辭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存於邱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義矣雖危之不能狩人誰不如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雖危罹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忘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大中大夫諸堂吏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　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娶宗夫人三子長德實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死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仕律深刻嚙人憂吾力觀罪吾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藉備五升歲夫人森遷擇為粮芼蔬莧為粗治之荒歲饑就外傅嘗讀書東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椽食先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

其寡薄也爲藏竭止之已乃厭糟麯歎曰志士顧安此也即仕不足以庇邑福民隱不足以惟親善身兩閒之間入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絶少年輩不游呂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大傳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爲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叅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國親割京兆隷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寘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撫會高逸民自佐府江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爲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與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饋粟充擬于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桑壘移成都蓬閬洋婁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閫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書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銖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鄂留使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畧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卽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

仇怨殺人公怒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謫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悪已相更詠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豬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捐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吾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况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達義職以别民戢裁婚娶俾歸廟倫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撓嚴鬭訟以警奇衺之觀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施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瀟狹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通惟章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自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爲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撤公者莫不請求係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置數吉者懸服叔竟以是病死儀轉戶部尚書事無

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頃務指為之嘗七年會上以
蝗旱為憂俾録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
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蠱殺已經數獄服詞
皆具自以為不寃公覺其誣名鞫其妻搒掠一加服
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痛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
直其妻以狀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妻罪死觀者神之
或沓貲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
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
南徙水歲汜溢至城下為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
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
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十頃起
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
田昆一歲入得粟石十萬芻藁束百萬公是來也貴
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十緡遣之
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季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
閫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
兵食方略公急揖勸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
地不降何歸政以公等判其剽掠不得有子女擭而
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果其借中使來豐
書來報曰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及歸得

軍吏狀之為偽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
寔壁其不下也中使不愉故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
如是者皆公畫玩兇醜場心迹之書白者兆後軍政
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敵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兩府多
致金帛子女為擒印戎捷與入法令所不禁也公獨
不受出未至參瀘州畔而重慶閫果潰再遣守瀘州
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
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糗吏率月賦粟
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
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
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
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欺忌相屬顧獨軍圍合州初公
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帥閫受圍必徹諸屬州兵
盡力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諜人持書襲之兵隨其後
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頃慶獄者縱之使歸語
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家室淪亡三宮皆北之
頌聖恩含弘録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名
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害以為均為臣也
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來之天下子孫舉
天下而歸我其臣顧懷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

事不亦甚惑乎晋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攻去就者以
國有主宰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
主今之鄰敵以是行之則數下以盜賊遇居鄰者前
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十百言又約書言為
徵刊木於山浮筏於江廷未及徵而公還王卻至是
合遣李與張部十二人者詞事成都皆見之書新復
為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其言切諭廷者而益劇功
興至立亦許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與壽傳陣於
楊據懷孅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
府害其來爭有言前職公有書招廷誠亦姪矣竟不
見悟無功而還今立廷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將以
計致公來使與我爭垂成之功廷命割耳未必定
降定降公曰吾國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
前職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自恩今也孤絕窮而來
歸亦其勢然吾非攘為功者誠懼汝憤其後職以
害我躁先朝利其割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
民豈許汝逞怨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
安集其民而能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以文為獻
公曰君以我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贈之東
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主相還卿

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素國之蚤也哭之
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
思播湖南所隣鎮遠貴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
詔招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
公曰蠻夷無親為侮吞貪始由邊將撫之失衷積怨
以畔好事之臣請加兵誅勇賭小利懼相擅誅殺
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願天子仁聖
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降豈必煩兵不反以聞
遣安撫止三道兵衆專患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
名聞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
令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幸
聞死不降事畢拜闕上為之聞可改鬼國為順元路
以其弟阿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
一日始至黃平是役也星如斗隕館垣外公弗善也
歎曰他日嘗夢立烏江今禍水道名烏江與是星皆
吾死徵也夫吾嘗竊高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為將不殺得今活羅鬼為章表屍歸何憾二十
七日卒後七日贈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
之命下蠻夷望轎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
經男女空巷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良經率吏民

仰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建興元上聞而悼之
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甃
先妃嗣王遣前僉書主相府事李羅賻錢五百緡具
奠明年僉播州安撫使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
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
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揔管兼府尹諸軍奧
魯頊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象媼幼
在室嘗察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
對衆督欲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體本代未嘗有厲
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兒既仕不大顯於時每分
有不至以裹之見先其盡禮婦氏不以語人〻知為
始為從母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婉白不疑域
市執棄不面為許進與他人語少隣〻暴其人所長
而輸其不及至德撿嚴愿者發忿忿不能容其過然
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數書敘辯已入不測測者事
已輒忘之暴無故者復竟自來甚薄有猶對施之不
為子孫他日計兩川副帥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
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
盡人問之則曰彙吾家多貴泰緣官輩而賜積之無
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愿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

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資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
素所往來有相報恭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拜
為尚書擢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
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為言穀來母錢百金交驗令取
子自益御之亦不為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
必切〻臣職子道諸闕斯行以總嵩撫循約侍衛以
救浮費無急土木殫盡民力者中外所厭服允人賢
而有闕滿朝將東歸必處沒之土壁扶留之敵關轄
得士為名皆視為己職嘗謂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
朝見儀遇事從歡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
人之心念切取信嘗竟闡其論招撫結荷梅碼壁壘
甚三遣之兵為之抑有恩撒利於萬里是成功於一
介顧星島江馬亭且拉斬木通道拜歸要荒柳嘗觀
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卒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卒
生所為功高者惜德大者恩不過如是而疑然未有
若公遂被死事為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
君臣契難於合其克難於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
而信則必不可冀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
遠貴之也亦嘗身接之而判之指撥之親以細微觀
其數忍豈之材扮試其理解譬以雷霆察其變嘗辦

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過也其後三十三年
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九
貲助勞優者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為之王肅論
群臣能否於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敗
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德受任於己試
知過於既久可與晦養海内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
悲哉後三年頃彙述遺事求狀公行誌亦有公知且
人遊其門又與頻書問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姑
為論次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
姚燧謹狀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
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焉因年經而
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即是而叩
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
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通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
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
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為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
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府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
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
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
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
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
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
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決
刻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
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
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
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
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
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備建
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
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
子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
事皆書漢書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徽至綱目書
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猶曰
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
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
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
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

書及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是與之帝未嘗被廢亦均於無謚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應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書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均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加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遠有帝父正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避者度不可以户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哉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甞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狗地漢上軍法凡城已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斷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遂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子御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遂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間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慎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義

覩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見岳將敗之積有惜而不果者必若妻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青血以　隨隨經妹恭以餌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視其行非不決也夫患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艱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思為以回其後生之志收其已逝之説反説是一日不可居之禍妻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操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矣有為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鄉月與余相視一注鄉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寧先生序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寧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予能序予益行乎予挿翅游天下始周觀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予者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予言一遐謂之也燧曰秦國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為茲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如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綦賴乎彼而為之往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群而正其操嚴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偉之士必慷慨感激忍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媒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猾在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寔予也彼有闕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風有質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偉士之恒態必測慕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資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徵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鄉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

爲遂一飢安焉

送雷季正序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久故且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急而不加進自覩夏楚時猶爾况今戴名仕版遠虞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急者爲忘不加進者陀而爲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請從以從游之久故頹两鄙言復進弃先生箴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於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予之元伯静之名嘗哀其頹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邦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粮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造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弃而聞其緒論亦决滯爲通易睹爲明大有得於叢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年己二月書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内豪傑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録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悵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夫之爲悲歟余冠昔時未嘗學文視草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適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虞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先人無

媲賢之識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闢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傑俦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和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學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為是設言以懸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速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于矣為物以待盡也使盡得之亦將待人文章聞發聞士子之利害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嚴空桑之禁而思闢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丞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為悲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而饒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猶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是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驚雅末流共謀一致乎將待夫崔氏既為循吏特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乎豈以世莫己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為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則可由莫己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為失人矣今以辰副行四能右於其別也叙以聞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緩繼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設為格以挽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從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屬澤既推其凡之子

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椽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從無此人有贓墨不罹罪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家、雖所事關利之情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任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蠹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於衆樹媢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途幸不敗於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給僕馬則顧影無羽翼無此翼無為爲賀其可賀者謗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復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案比不阻詰使馴〻如式從己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簽畫符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徒極以為言闊事情而不適為用者特其能此焉爾乃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性備所宜貴亦異吾所昔也人吏之命為吏人其緇中其居外王平闊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

德巳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操學体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爵之選曹未即得仕必待其位者之舉猶視舉士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部官之惟不使得為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著舉始用爲令〻而上郡牧倅從五府之官舉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還而舉十百人不一得焉亦穠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進士也緜突其時禮後塵者十百人焉可少致迨今

改玉肇名昭晰不可中關鑰官洪校濤秋而觀光天韜求遠剝拘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十百人未有一得揚於關輝傾身接之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遺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達矣遂而至於達也莫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稷謂武周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困於法制之柔先得之多兩自拱賜不可踰其級也以故南楷長意而性敵較而言之曰凡今仕者閒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無為莫不色喜閒職乎士則以無有責選剝掾之望人息於學處飾庠而夏楚不試卒不擇乎其中關輝將亦若是乎蓋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集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敏蔚于大名于蟬于泰于河內以倡明斯道為己任諄諄執敬少長不一其年也鏡跳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閒之天賦徵為成均俄拜左相藏餘辭色偃求成均後其弟子樂司禹鉉者將十人鄉曹風紀二十石吏棋錯中外者又十此為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必賚乎關蟬苟以是為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材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稱曰是夫大所拂接者予以亞匹吾司徒公其寖將多行矣勉事乎此爾蟬蜀人以蜀多擢未雖富荆吳不忘其鄉烈南推云

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名繪工惟肖其形賜既秩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顒大書之于副為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為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己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先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為後臣之美褒寵是圖再鈒刻扁而表賜既與御署卷加擬軸寵燿至矣入親與侍物臣道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觀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傳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

唐太宗之凌烟閣四馬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爾圖承家平亂也以貲編擒貲打幾以致隆年看傳最不然初未有是舉〻顯烈肖其嘉形求得巖野妻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刖圖於未帝一把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乎為說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淺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己乃為相而道復性偶同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為之賜號則偏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書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者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充舜晉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為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把是不晁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為役臣賴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指役人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集說餘芳遺烈報陛下矣然非簡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僕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駕車於扶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驗使諮之猶不得為高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尋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尋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尋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尋七寸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樹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樹叢株二尺少將二

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梂三尺少特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顔亭白花大梂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黦碧相錯梂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健有緋花梂早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梂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梂大花則隨大衰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枝噴勃穠緯可喜如薔薇者樹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數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梂而千葉名品僅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刮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圃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僅下馬行觀揮翦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夫則寓借居其廬客懐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齊陳堂饒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飲其晝畔相惟者惟承顔亭二萼而已嗚呼以嵩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曰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筭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圃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熟逕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於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絶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未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嘗勉吾身而圖猶勿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已託其承顔而求之重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其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顔是日則梁堂饒賁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按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

明未嘗爲依金谷酒斗數也

南京路摠管張公墓誌銘

公諱庭珍字國賓會大考溯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
爲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輝元京都轉運使故
又家北京公於次爲中子沉毅易直通疏辨兵練達
諸史尤長左氏春秋置社已得愛民利物志事先帝
以興內宮史知先是高句麗不請使居海中江華島
上遣使問何由且詞其貳嚴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
騎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
大國未嘗不從臣職來與未臣而徹己臣而叛者比
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貲財豐吾
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免徒跋涉甚不得已之謀春首
其他圖爲也又跳貴金以兩許曰金以鐵計各千百
數爲壽又言跋以是慢〻之言歸聞之上帝止遣軍
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稍寄者數歲〻爲聞公
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來賁來聊擇去歸具道王言
且係其國無他避撒從耳上亦偶曰人歲入幣事之
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服而叛已臣而畔者招令
軍主戊達無〻銷自是免東□室家父子無慮萬億
計自今伐宋以至關中當爲安撫使施治兵聞羕彦
創殘旅與伏雖不援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漢南路揮置將綏集
捨饑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番經略使兵拔廣仁
華彼損異肯書表淮入貢預六年授朝列大夫鐙金
府貴責安南將已徹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覆爲鐵
宋起本數臣故相士與洛軍國縣不可一日緩謝者
皆出行省董節公至其國王立受詔令蔦曰王行非
止遣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
當天朝一路管治皇帝不欲即墮王地板籍王民籍
其獨藩遣使諭者德至渥也且王以與秦縛鞭鏹患
爲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爲飛路絶朝夕將拔席

卷淩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恃岸海斂特爲唇
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頗遠台中國要
南十萬之師冉月可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度者將
不難爲其害裁之王感降拜益慚懼將以兵恐公使
力士白刃環衛公乃示意袒裼一室盡撤所懸畫
弓刀纍付衛士聽汝何爲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
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恨者
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於汲飲
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
襄陽猶未歿即發行省郎中承事熟貴嘍旋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跡不及其門商較事宜吉弘色厲或有
以変驚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辭之曰是
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定吾言十年襄
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遠知鄧總
府行縣經歷大軍南規淩江復行省公復郎中職降
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隍以完廟學散契軍
以惜月廪劃槃莊宜當其後光明年改監郢復二州
位安撫使上損息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薪月
蔡倉以贍餓之視使輒行事已劾閑十四年歷嘉議
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郢復民聞去遮馬號送萬

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
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單與浩閱喪不
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
不可奪歸之旋擢拐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
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風書疑爲貪饕者
復頗爲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淩江無不貪獨余
與國賢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拜
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
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九萌
政務事留獄旬月剖摘皆出尤善娶姦伏有控鶴十
餘輩比公至微大第聚居二年貴金積帑出入飲食
街陌縱橫久踞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又比不
行必斷賊也衆輸有司以意期三日盡數其黨索贓
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與貲泰契益室箱之皆散販
物則椎埋所稽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妓明日
告曉市中皆伏死民啟其神捷闔境之食已聞未嘗
輒止從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
萬人都縣長損戶乘隙以逃關者郤遣使分道遮之
許蔡倉人給三月食還所居民賬濟曰吾得食三月
貴賤歸皇賤勝需將何擬且各貴貨田廬而南至家

何為愁歎無聊為出一喙公揭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杜也非不知未命不敢擅可以集舉越不忍老稚顛路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暴有以舉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兼之境民皆曰吾侯賢故其為開封明斷不向可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厚責而歸秦裒不下狄雨潦河決原武之杞睢太康自京北東潦為巨浸廣員十里胥埋敗屋人畜流死公拈商人漁子船百十艘又縛木為筏具鐵楫載吏餱糧四出拯溺避水升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留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鬪不少鼓乃葺城堤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縣民增外堤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陵汎氣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堤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麥錢餘條半月猶歸塞貧不能匿開封戶民維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致百人持錢分往具奠延別治泳陽五百里九千里及瀍澗以其年七月塋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祔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慎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良渊秦西蜀行省宣使塋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董思齊後三年其季大中大夫諸衛兵部宣慰使庭瑞以疑表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聞不云夭較齊壽者孰謂壽考完其致之豈無以然固有判焉身若獨東北雖枝莘舟以定西南嚴颶登禹己至從數萬里為身彻瘵措虎雨王族塋指與吐春澳挾化不泥今由積善勞至不延命毒也無稱世不為戒死有可述短不害長喪陽單諸郢復民牧已貫已書病其小小開封獨擔身民予河電擘竟貌懸郎禍罷下暘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擢霜風駸動大浸稽大陸無龍蛇流死所餘丘木是象乃集舟航乃疾以饋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深擢防萬杵登登役不渝將恩其阜陵民流他鄉救飫其食我雍汾傷皆手援溺溺公哉人之鳴虞假錢葬葬積目虎眈雖古循吏列傳史冊載筆今功孰作為匹少陵之原有坊有丘銘石道周以擬諸幽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自盘穀阿合馬後桑哥使挑制院結知世祖眷始短嗾人言進潛入踰其家戒藩其一言以為上從中下必中書省之者月無虛旬每為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寵所載甚不得已如指乃薦所職等於政者侯有闕總日則引以為援其人不利也一旦為尚書右丞相經而救之難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最不孝自餘妻及子景奴輩凡貲素皆籍入沒官悉寫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州君君斷始救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主事為掾都左右司檢正中書郎中知唐冕翻侍郎宣問與外郎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者政與國宣勞為將才臣章〻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道誅夷宜為死者雪其冤享廟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奉知政事裴德廷以聞勅有司償所籍入而昌尋卒無子又哀景姪二子一女而長康子尋而女年及笄自為擇大參商公左山孫全伊入璘其家自等而唐錄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翀承亞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二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家耶寡戮一室荒殺二子繼死一不復一有而弱居

於還所居又為求婚令卿康徑之家處事變之極拙籌猝之圖必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為弟為從父從祖曰常與慈雖古人優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及如是也蓋君自歷仕試吏從高夫長最忠濟從已未渡江後使交彭庫曾刑改南京轉運同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諸陞經歷徵換從仕郎大名路提會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遣事雖為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劑如操代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從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也惟范縣為近民又歷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為唐者可以有為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千載姓楊氏濮弘農太尉震苗裔五世祖鈞為宋儀曹易州死于金其主知其祕書監為金名士畫畫兩絶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求定軍節度使致事生卿杜署令鵠自儀曹而下皆家燕鵠生監帰德酒良直遷金亂居華生濃為之考也君交人識和視新職如故知傾貲禮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據季在皇上即微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畫檢

閱宦其究嚴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建與脩撰高擬其提裁之昇也定當章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修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貿然泰面命矣由同宦相懽故介其考唐州君先塋會從史院諸賢還造史上都及與之别未數月訃至期昇會塋葬狀言曰昇惡遠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見人之概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焉嗚呼唐州其大何如澆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快其中安知厚豈之求視銘異辭

瀏陽縣尉聞君墓誌銘

聞宦少蹺十七年職之七年矣走來書遍以九士宦亦願遊吾門余所述為始起銘其祖舊隱君墓下將尉瀏陽考府君不悉也今為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豫潛德其幽宅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𦘺敏走不讓為者朗以春其為好私今故也君諱雩吉字和卿舊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舊隱所以歿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儕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白氏二子宦孫省江西與壽也四女一適郵人侯集全一適商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宦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塟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耽諸經叔為文辭異其時佗門見者皆其小焦削不致祥而日勤於業餘如易正義諸儒註漢魏傳舊唐傳治鐵節文選杜諸註十餘書已虛數百萬言具翕吾參于澤南新可以汴車十未聞人有雜為者數學仕事入則使飛公邓秀皇繇天平為四川行樞密院柴貞照磨用薦卿王壽文應山宦瀏陽殊賢不卹狀居母申憂廬墓發悴狀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晌中節ゝ無城府尚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隨變遷不計禍慾
盡我責善糾姦之冤辨如不混爲跡千餘篇號鏘齊
以宗信受必不誣親疑取筆之曰君嘗然吾必屬志
諸學宮此廿尉始文獻人者則不可也亦惡尉爲君
行遊黃季孟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戶動千萬
一尉兵類止於數千而押詞衛使恆抽其半又其身
有疾疾奏錄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二三十輩盜逐不
得必尉爲祿小則報祿大而奉官是不白其力少不
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卯不職也是其所難九尉一
世司者而君有易爲在今尉恆君舉緊冠無故他道
而湖者犯法臣特違數十里送所市秋羅京師賦出
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儀不必送而碩少令
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鈎權從而責其
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暴息立輸府又遣修就
海戰擬欽處人雖其一君雖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
其利爲者必求爲盜罪不拔死豈墨其肌月星身有
司者署使伺盜曰此之所釜能知之吾使通耳口
不言所旨使自踰之彼方困拘罪寤一朝得交乎民
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況奏索他盜頭
指畫宣惟所便取里受其有盜得其狸我得其細擇
世所共賢不可形達教者歸之尉有司發盜不得依
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何盜特尉
推一特宜察置無遠何足爲尉所賴祿奏何而伺盜
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爲尉忠臣又
其巧者與尉尉交情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証汝縣
署室曰嘗冀盜爲曰暴資給爲辛羅之獄足吾欲殺
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默易地爲
之各捐益也其月戢兵場使代家人責入備直與名
以其僃數者又所得爲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
其牢嗚呼尉乎槩盜欽節盜執韙夫人謂法肆行徵
律本路吟人大喬則君捲耳此倫拘拘恪恪自猜其
道不必盡要不足休休吾心實何如也是爲銘

蓟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京山安撫属縣也其戶承事郎真勸農事劉德源以邑士安集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萬古善文者開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者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游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覬之吾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將知得先生銘則決而名焉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坡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貢先人始以画工賜田遼州復以鍛製精堅俾工匠彰德虎長壽宮進義副尉使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蓟州局使鈞領于提舉司以勞深而貴久也劉以前官起為提舉識病泰兄德潤嗣為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寔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宮舍年六十八顛言必垂遺之棄材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画工一門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焉人子惟其考嘗從於將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速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衰而見之遂曰凡今為制天下數程惟甲不領于工曹逓入太府盈官親考其良楛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與則恃故賜求具使界之祈他臣有私藏者罪死況私為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盈官視以為要為自當工而致之亦曰遇夫君諸智弟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歲同穴與材二男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嘗句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為揮為甭如君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為之二十季始曰十數〻全一人亦十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大德戊戌蹇遊長沙太原高士劉致手所為文若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稱之重意實其為詞清拔宏贍為之不已可造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状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与銘幽壙慫其心將昭明所生為叙之曰君諱秀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壹印乃出嘗句北京行省承發省廉而歸拔擢其發將十五年謂為無意於世之事會者耶當泰印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于之會開知壹印者昨擇為歷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

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叙為彬之錄事辟置寫發無
將更夷夫婧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為之四
年又三季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群盜滋張虔
人民播城郭以爲大誅者死無所忌官單少不足為
將援鄉民兵雜而職之格鬪屢却捷民保東山蔚表
民闢田入租稅廩者為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
兵與遺寇之家嶇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
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奮之不逮耶今界官無
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壽丈儀立衆前霞守終日不食
須去衆而出衆而歸日必再至丞相象丞相出收入
泰無不與階格廟為燕王日當朝廣衆嚴君立庭下
問畫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衆而蔡封玩之其親接
如何其禁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
且曾旬北京行省去丞相十里錄事予彬因南北京
又數十里終乃令徽異於南海之濱其不複近而遠
遠者世恐無君匹也皇積書一過十百言不忘身兼
人尉命中皆文武器畧足以表見一將者有是賢人
已不復人〻則恃之耶且求以制物豈十希鉛刀其
前家稚猶知捷鐵而用銛及掄取士則以方者為錐
足持己而圓者始周乎物故率素明炳幼特者為不

為馴使而頡鐵捨危弱而不自特者為善遠俗而賢
之君豈坐是也耶其卿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進行府
之為也故平生之道州家則多其功於政者使此營
水在山東於漢塹崖谷之險不得奔放手衍為滄為
川其既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瑣長
汲陽字文有玉亭小蓑祖閑森元帥府軍謀考汝欽
批為氏郡君李氏三子致集禁二女歸薛氏李氏銘
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為吏拙其遠試治之易且中其年
而畀其祿皆衰奪者陰厚其壽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繄鍾快吉頓川自廸於靖康霹靂遷吉而來岳世方
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塞生文與叔進字卿行五六以
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進跡市乃如天啟
所狀事居家孝悌文稹徵肅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
懸志勤勤甚約以益量其損此邪歸乎閭榜觀君鄉
俔〻和以為不私其有善分施歲宽民飢閔糴弃粟
我廉庚飲老推崩渠壞途捷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
已丑之閏月庚生年六十八世遴素塋之三陽先塋
北貴寔之子南秀嗣南美南金又其季一女嫁禍未

決議男孫滿十女孝是一庭妾兮貴息似數卿著升
必大意豈構之家父踏躓一朝起行當避致兆如南
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士始畀於高者登陛或者
而宗由爲織留司哀求銘立誌伊誰底厥孝子志苟
有善集必門地漢氏仲山凡豈異畜業葵隱太史題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
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爲言
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貲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
或倍之令人每與今無古者篤於師師之慨至大已
酉遂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
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
君之再入成均横經文席者嘗數百人甚石所費一
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於在三足拔浮俗
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
黍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猶生君八年而
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
金名士趙煤離孫不可以貪貴孝感聖善言師面最
君先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
日私居自持衣冠齋遜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鄉無少
長相謂不宇咸稱先生學精其用道行其家化及其
鄉府君歸高蒼名於朝勑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觀擇
先聲赦獄關鼎〻其來服鍵擬者將手舉曾庭且善
其識士有閑用以職民主爲城簿壁於爲監爲令與
丞刑戎邁中必撥以義剔〻上疏不使熙湟妄加疑
盜發棄永世仁碁氣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
竟必撥往治義中情法守令俾之出將入迎若事大
夫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委作姜休誨
諸孳〻發蒙闢疑立儒剋剛各因其才嬌拂於善賞
生群行西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成均作則再
然有餘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國
丘請謚太室升祔凡殷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討稱孔
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笑其道貴
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于外政小人翩翩君子名是
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數静者動宜兢〻祗畏側

身修行及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
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
委印去及闕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
疾矣顧言其于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
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
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稾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東政敂之行世
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千載其不年者
世同哀之而文淵獨以不得經筵職然給諟廟堂爲
憾嗚呼夫餓飾戚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
足矣奚必衆彼數者始爲生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
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瑚去尉東明自致於喪亦
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允琍有文行晝世銘曰
孰不曰士於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
敏修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勃起布衣於定教教
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薄領句稽不任刑墨
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爲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
轉而奉常禮文斯綱彧章而因酌損用章遷轄御史
爲帝耳目言塞責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
反闕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適知命遽啟手足

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鐫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盧陸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香齋先生顧
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待讀高凝得拜几
杖王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居北矣尋由
選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擢貴胄乃奏
召舊弟子數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
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自河內劉
李偉呂瑞姜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
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
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

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雖是曾不可
待其翻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爲請鄭伯充段荅
都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
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承訓大夫監察御史
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圖誣公辯摘非實摘送刑
部徵引譯婦有色者數誣公嘗竊往來觀譯婦力明
其無有鞫之豈孕而事始白又辟屬師西京宣慰使
創刹沙以乙帳殺其幕僚凡是皆屬懦爲首者而
竣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
運亦爲其道副故傳譯西上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
荒寒諸州南而發鳳金洋北而經麟葭丹塗經龍門
西河絶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奚遑導者先之
有未騎使驛之寬所奉至則兩不可班視塊殘猶車
僻也如是之地皆周爲劃度年有及者不即覺補惟
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居陰濟民秉爲疾恥其
識仇也門曰所懷何書濟民語以反書仇上變延安
延安移文告憲公又讀往治之所奉逮者二百許人
繼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過近
侍臣括馬其州館隣境也閱徵史呼門終晚待公姓
名數曰世有先龜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回晉

見陛下當晉問公竟白濟民無他特枝其紿仇非宜
言者公任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懿臣子
則省京兆特吴植公其按問諸司皆扶穗者故僉河
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與鈔庫中與故
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
沙茶往復近萬里年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罪
民冤堤以捍河水罷當貴賦民牛車輦來入淇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業其考乙疾行至
衛而卒公與凡權即葬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
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卿授孫輝明年遂
召置翰林遂其蠲孫晉見衣袞弔哭之餘其後數十
人拜慶進退明擬賓敬之道蓋〻然先生成法也萬
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
明年燧疾滿告歸鄉而敢弔裹御侯爵試語考虚式
河南北襄副制下五墨蘇以出世識陛簿自使非時
燧備車道衛不可留不得負見爲書語其然閼方督
探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掛所事以至元
乙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年若瘽嗚呼學可以範
世行可以矯俗而已是哉夫人實也以燧于晉善公
錄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荀宗道堙辭求銘神道每一

讀之一杖淚御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
又召入翰林遇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爲言持節涖請
且使其子安禮與游其門者庭拜嫗遲其節曰吾無
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鳴呼非公仁義行家能
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
諱棣考天祿縣官而不顯居國樂堂號順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
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甯孫起爲秦將封武安
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
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虛天道未曉學不篤耶
得暴先師道不行耶祿廟當知識不舉耶三高著致
力不本耶耕播之數况寇禦角敵言人雖肆財柄且
聽者乞寒猶杖其外未及其內視親於衆視婦於个
廬一匪暮扉一可環非我友救月旦章章嗚呼白公
耳孫猶令其貴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任而盛吾賢
盛任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默有對其脊碣石所隔
千祀無圻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至大庚戌鄃王府長史蕭經歷典食司典所部人匠
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寓漢狀其祖淵文玉使
懷之利用庫日民調爾粗之入史祿公須之出不遺
於受不借於發如他人使當以滋其家貴而責償罪
沒產者皆無之與文人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
求表其所趨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
筆者豈專由孫貴耶恭鄃王之考初尚主世祖眞尚
主裕宗自稱晉王充用齋孫爲置守冢數十戶於屬
門某氏様收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爲王世居静
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祀孔子元貞若年表賀聖節獨
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且其子觀其所事
者皆若不可解剖有大山者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
姓初國世祖於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
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迺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
時方撫軍於北皇太后偕皇住居者二年則懷爲三
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鄉爲下士是
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書庫者有不无言矣卒以
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吾使猶念惟恭
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

顔言可燬也哉姚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
則惟恭其長劾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罔其好學
懇有立志遂與偕北郎塔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
言無不從事丞見洛妻卒賜楮幣二千五百爲娶元
氏于李惟實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
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寔爲三聖淵龍御其間下士舉
守藏戎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揄沉復有孫
聖賢王達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疆何長灊
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縣令江西湖東道肅
政廉訪使東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
葬其鄉二子珪璠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劉義州留
璠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
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義其刺猶城守礟殺王悍將
黃大夫王志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毋凡死王衣之併
全義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
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
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尋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
府當憲廟世〻祖方淵龍伐居閣望之臣求治道之
宜令者置經畧司於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於陝之
西行都於秦都漕於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
則令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苑民散最號劬治求
灊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爲順
德升州爲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妥與
公爲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俘與開國勲臣苗
胄爲友則灊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
真定路位總管上歲遷順天路宣慰司肇置四道提
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韓使河北河南累章請
老不可年七十九始得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
田朱國鄉不迎葬蜚狐即塋是鄉先封康亦昭時崇
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悉亦以官
植業順德盡析東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
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卒是一門哉因惟
女子〻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及子之貴能之者夫
子焉耳而離其全令之備才將相像望海內者每在
母氏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臾葉蘩芳不隕世德夫人之
功亦解僂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妻不

侍匹其夫又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
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
〻之凡其不逆葬中山即荆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
穴說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嵩州都督文獻公
開元宰相考也塋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姚夫人
劉卒則塋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硤石二百里耳
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
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及始亦由此遐
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
彝秉彝女適焦簡周集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
日亦域是嘗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難取死之達今
之人爲〻焉惟死達之趨獲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
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於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
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
宜莫如襄衍沃平〻千里其膸生家其間淺即斯瘞
奚取日者風水燆泥孰倍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
昭婦穆孫天尊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〻未艾來只
世生爾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遐還吳中過廣陵日令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
請曰吾祖請齋公頴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郎死所
葳亂離失其處他日又虛為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
吾先人魂遊彷徉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于義
爲銘隨又違其少子可亨挈身廣陵五千里追之襄
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擬是亨
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廼本之曰魏氏蘇唐相知古
子林剌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爲今弘之順聖遠有
廷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
奉生允蓉鐵酒使子貞允蓉寶生甄官署令君諱允
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筠特賜生
思廉即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又復可
系者是九世其大於金孫允蓉弟貴德大夫參知政
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祖致治隆平祖考
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允蓉及子徽右令景
元甄官與遠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癃君始監
順聖酒政弘州酒使鄂州権使抽稅護防有方與宜
平不增歛暴無走匿頗有藏善民不肯之入副堂廚
庫又為使政文犒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哉薩

署改令既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
高氏七男玠瑰瑜琦玠璿玉琦大中大夫行部侍郎
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靖翰林修撰今擢靖書公輿
特賜官以明經進士官瑰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
監豐利酒皆蔭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劉
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張氏君完心本
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
栗為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
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杖請所業覆其進惰乙則属序
立前侍飲詞修縈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蘇是成德
達才多卒其門章宗書學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
數召適籍禁中不可復從伏假易州君方除道橋諸
水復召曰吾思與若輩笑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
之所在是而夫子俾是使且時也無終允避之深大
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于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嘗
也親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畏反庆府縣惟俾君
如兵興下令急喜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
鄉人猶剃其僑經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
君時御居閒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
敎其主婦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尋無殘其生終不詰

其主以獲之雅會所也比卒先家僮久故者氏之作
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揖日而逝君之壽友天得非
學其使堂尉以鉅鹿公于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也
其書澤不允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
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書後之靖書又無子賴言後
動則既官子孫世〻國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藝自
序曰孫吾等曾鉅鹿韓政孫降修仁濮義可謂曰久
仕之遠者到品而九不遇中〻天魯為報將待夫後
之人耶最動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判為使入為監
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
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稱大有賴曰特不已矣
于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則是復於靖書公先世
其官可大可久其事學行嚴〻可述銘曰
及覆[illegible]積光教斜身期後來門令容知
馬主[illegible]者如取懷推中來亦然群用樹
[illegible]對官不知其子既官承〻三遷其
季叩其[illegible]厥之祀修撰無官以祀比言祀則大
以今修撰係復者再小宗既羸者大宗賴藏偏失故
所魂依〻招之從先墓來如歸鄉〻秦乾康終天地
碣銘華其文太史堤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泰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碑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最錄事州之判官三贈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光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爾郊爲太常丞授帶而至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祕書丞從而聞曰授生不至御史斷緇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費公外王父公以正太乙百生於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强數日數千言時難從中大夫避亂而來不恒其居乎汧於歸德者天平難閒關險阻未嘗息抱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儒或饋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緣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極夜之徒户外滿履横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太中者聰書交譽如之肩者求觀其文修其肆者以爲體堂之庸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遠易理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綱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未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侍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以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實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質質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數武人俗吏手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建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師徒來潛藩教來泰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焉有斯人之倫教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生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過諱責勖寓日力而所造益深乎居鄉於爲言表中大夫既口水漿五日哀毀用姓盡禮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

皆黃膓衣衾又縛跣袞髮粥悲哀為疾杖始能興司
徒會葬婦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曁與大夫特立
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舉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
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殆三輔士大知由禮制
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殺以掌書
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
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日擧公賢
丞相以聞十年上遣膳律郎中殺來召疾不能行十
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
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
遣丞相弟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
鄉先德為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哉無不周悉其夕帷
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
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函代使久不主方命之深欲
筮之時以日者侍詔公年百十為革獨以命公基以
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叙侍講徒單公履
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實文正公與
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擧
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
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擧之法遂熄雖有明

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宋令與安皆宗復賦
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書曰士不治經學
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世足立為世治安之本
今欲取士宜勅有司擧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
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
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
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此會其北征公
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算周
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當推曆終一甲
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
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
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
周天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
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
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
周天以定分至實達職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推預
謂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且今治
曆廢曆元日法析省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
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
候視之無空侍八尺之表而立之以影符遠近其恭

使不失於芒忽曰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見於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異且可上達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閒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從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且皆列疏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生平其說亦異趣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從家得請歸又明年備皇儲靈臺郎岳鉉君後中書議相承旨李謙備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君又明年詔論備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君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君二十九年以省文議事中書君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益亟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家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識哉後三日

顧言子賓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累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斛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圖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維前修而闡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斛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貴行道之鏁謂不得君知名而君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藉藥太官膳羞致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離其去去而思之復君司徒十君公八君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遂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

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邇不可以已事而知之來者始
見稽農夫為未有播種於上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匯
循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擠而留亦先四書
參天理同根人心觸其害而求則為其道者將多非
而公舉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嘆
其善作而不及善成者也公以年年五月從葦中大
夫之昭文有楷齊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
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
為三子寅其曹也宙今令京兆蕭城谷方學女子子
四人適主京兆長安傳摩臨士子馮嘉縣翔提想：
措王維述樞密院掾傳是男孫喜安子：二人長適
呂曾幼婿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極蒸民為責己厚公於明命
實肩實負乾：其行艮：其守師古表祭如禮不苟
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儀論語學者宗之
西土三斗鶱飛魚躍潛齊自都令聞之延已徹宸黈
束帛箋：責及林藪舟辰曰求何暴汝史大師之南
俾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者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
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犀嗚紛糾汝析衷之
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涯膺悳剝
丹辰曰噫惟舊儲后端本萬邦汝實以友儲后曰今
識治貴者惟汝為可殿股元首公益抗章臣參衰朽
養安論紀僅止中書歸從先藏來政之年止阡有碑
無我根想垂詩千齡以告看後

湖廣行省左丞相

祐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闢大帝為大燕三日曉
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狐軍戎鄂朕書深憂哉
判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守止瓶城為應根本斯
徽熟謂小北庭人能擯金荊江浙閩是肝膽蕃矣而
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嘉以此御筆為北庭書昔魯書
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為大將有功信賞聰明而安
詳其加御為阿虎耳變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剝平
章求今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寔輪躬手壽漢之章諸
如天語之溫崇功祿德匪今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

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
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帷幄地坐從特
置褐斑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帶曰俟至而肯此
合樂鼓集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綠色龍鳳御服御帽
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修服
貴近曲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姓
夫人獨堅呼突廬化脆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撒兼
善也將棄之夫人來忍益謹鞠視如慈猶而輝長舒
農耕胥然曰大丈夫當樹勳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
畎畝釋耒去求請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為書
氏習拉蒂達拉衆所異數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
從事大將卜鄰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僕
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之來
從濟江帝射虎來殪公捨馬而徒挺矛舂殺之攻鄂
先衆而登會一人還孤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為
兩半百兵是關吐蕃有貯甘露實玉石室藏山穴者
凡再使求之皆為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達至其
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
王闍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正
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為
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績至元改元加
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為心
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
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洺磁彰
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
明年轉肅防使虎符領鷹坊凡萬數皮角筋翎悉征
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關遺又明年
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改中書左丞
劉武敏公整為業襄陽吾誠物由畫策戍使宋得編
恭為疆書從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
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
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為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
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遺荒汴洛間與下戶試
書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改平
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
武公天澤來益師宋遣人饒璧萬襄陽弓弩長闌起
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絶之又城峴首關省其
上兵興事劇量丈公尋入奏龍日馳八百里歐宋破
帥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

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襄尚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偽帥自萬山援戰二十里斬順敗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箕岸積薪燎晝累結戰艦爲陣宵通晝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是請以西域礟攻樊城破而屠之無慮類遣襄陽甚恐將攻其端之且暁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其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荊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務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光遂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體開府儀同三司太保並國武宣公阿术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鄂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與新鄂夾江爲城橫鐵纜鏁戰艦江中兼破璣弩還我舟師鄂北青澤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壘其上攻破之脫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港兩郡被鼓伏兵

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者皆致公劉趙服膺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高壽由己未濟江沙武口奎入江破陽邏青山白湖諸壘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讓王勝以城下安撫州民衣冠闔會仍其服行鄉郡帖然無有奪蓑秉者民爭德吾元仁我最叔恨服化礟徹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省公留後專進寬柔綏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荊闔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塊襄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荊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兵承制以守臣玉之紹爲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匄今功者使兒陸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致進止國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鋭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荊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儒釋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禩孫徹至京師死猶或入其妻子還公

于鄂移兵長沙行援湘陰潭守巨植洸桂江中白番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援城西柵對書招其守帥李芾遠下以活州民不然援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黎劉決陣水以樹構斷繳鐵渠石心壹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戴益急中令諸將凡所由久稱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縮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援謀諸將曰國家為制城援此屠是州生蘊禁弱口數百萬悉魚由之非天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告之其承法主之發會以張緘人傳檄彬全道桂陽永衛武岡賁慶江西來達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務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達中土非長沙西民性驚貫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康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封為州三特磨疊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歸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邊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遷潭宋餘孽益衛兩王趙元海中略人以爵犒

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眾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黃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偽將張世傑傳檄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暴地海外無為賊巢還郴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賴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珞己成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偽使舟安國黃之紀皆殊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閩偽王諭南恩公還襲走之降古經畧會衛王昺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覬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竄海去得文璆路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御殿拜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物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益焉而劇歸卧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壺郡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帶既才公物陳憂觸元帥郡謙士為亞妃前卒物復以其妹為總白陳三召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為加幗服白金為兩二千五百男六人怙力生故齊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郡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曹只吾總郡生輔國上將軍湖南

道宣慰司虎符監灤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蕭生拔突魯海涯阿昔思海涯睦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憸里斯班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顏一適傳詔丙午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剌力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都某一適平章湖里吉思子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怯斜餘幼從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輸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敢是為銘嗚呼凡帝事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畢矣書請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數於武毅朋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形丹青意垂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古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己大師南伐復分兵推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而公鼓其孫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有至力政刻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體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郡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

八百餘洞夷山傜荷貍被寵大主小酋碁錯輻裂連數千里受麾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非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或歷與所受降暨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奧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唆寔完顏訥懷闍出塔落也訥左丞四闍出海唐兀帶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禹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李羅合答耳高興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數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視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南廣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儲以為常今敍江浙諸省概增倍蓰獨西南顧以輕平其境臘傳偕衆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郴實公安興安古一而嚴闕與金獨二銘曰

嗚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幀可恃為標天沈皇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蓄漢茲降吳平於晉陳兼於隋猶趙遺徽種實生東有宋朱元始大之徽

宜爾誠藏於皇天帝神武不世行所靡思斌若龜筮
由夫措藩自將六師觸射浮江亦既越之歸正舟泰
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秉勝驅民撻兵
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
誅彼干葉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復畀公
公乃檢圍吾與吾守待敵倘先執與達取自鄂而岳
自岳而荊長沙桂林皆尉以兵餘州數十檄定傳檄
磐譬言綏心亦孔棘又劬武康于海之內左右皇子
交州是戡曷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裳會集罹有遺眷
不事故常墮其全章捷捷翻翻龍騰鳳翔又賜金璽
合樂而飲臣鄰之家寵來有甚循若未然逆相是崇
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方闕是定壽止名尝
嘶嘶竹帛北方諸派所王雄河九里新濡面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辜羹慶實克延世其北居廉
廬濮在西有碑斯豐派時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嫌將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
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
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
參知政事之先帖木而請其家狀其事以請曰先公
三宿增榮與其忠以事國等以繼家光大而維偉者
不及今爲鋟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冀以昧遺書於無
窮誠屬筆于嗟以與憲副聯事此遺義不可辭乃序
之曰公忙兀氏譜傳靈瑞畏答而公之曾孫祿木哥
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太祖微弱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
何質汝而爲是竟去述之不復呈泣而歸請獨盡力
帝嘉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
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號名薛
禪約爲按荅藍明炳幾先與定同死生之稱帝徒與
王罕隙於哥剌真彼衆我寡數兀魯一軍先登其將
朮徹薛兀數焉質不應曆請曰我猶鑿也匪斧不
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領帝請曰匪萬一不還三黃
頭兒將聲塞意者展入乘敵大陵其軍哺猶逆北勃
使止之乃旋師史曾爲瘡聯中流矢帝傳之曰朕戒

御妻休兵竟剗而歸親為傳樂寶與同根喻月而卒
帝曰曩只里吉為叛將書誓脅其以只里吉民百
戶屬脅曩子世世藏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放免之即
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為郡王又俾晉臣忽
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恭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泰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並
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
民少而戰績尉多其增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為諸
侯者民異其編凡賽事之忙兀舊兵不足臣半今封
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殉職為賞事耶復諸侯王
與十功臣俾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
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十六為斷事官世祖正宸極
以從戰攻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騎馬四百匹金銀
帶弓稱是扉詔入宿衛顧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
出入禁闥無欺誑何李璮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
鈔盍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
南王虎哥赤為其省臣費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
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
且言敢事臣請從星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
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特御求皇子　尚書劉

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讓責其事是否一委句御明
日慎無歸甚鞴竹也且聞御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
飲獄之未至四五驛所費合丁遣人買金六萬來迓
公曰雲南去朝廷遠遠臣擁兵不安其心將懼而
變乃好為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責其從得董
毒情狀之而還奏可囑先真曰卿恭得人賜黃金為
兩五十貳備寺奏令入藉角惟忙兀以時勞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杖刺而事
統安童若悉統於儲羅福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
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悉
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
軍為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
紀法臣曰如剗悬烈速戰朕不責也俄受黨淮東都
元帥軍于下邳公集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
固與泗州錯倚淮安實相掎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稍大兵為捉海州東海石秋達此數百里其守必
懈吾將耀兵僑程而東其守臣可譬屬也師至海州
丁安撫粟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
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叛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
太傅伯顏入覲還奏詔公遣兵攻淮安南堡戰白馬

湖又戰響應妻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灣河據灣頭
堡斷通泰援兵遂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
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胄弓矢鞍勒會分江南
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
遷平叛王只里斡帶於應昌賜玉帶寶帶幣帛與傳雁
離同署樞密院事未久從北京右丞陀王召還會南
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為軍其百
夫千夫推薦其萬夫長佈慶不從他軍制命符節一
與正同己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
令者曰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從此寶無賴僥倖
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路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
妻其婦女棄其貲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與
疾入帝視其色悴然賜坐與語重陳董養可之遂常
德入怨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裝物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剌斬博羅斬赫羅罕薛連
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蒞詔令公往九
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
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楫
車輦而畜負之重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
緡公經畫得古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

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徽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
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料簡官止
遷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親自將征之公曰
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
二十年之後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而弘吉剌亦其
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復力滋多吾亦滋力吾有藥
親彼亦衰耗然奉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貴徵
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胄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輿
乃顏擾義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濡兩
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
彼軍先動公患衆乘之遂北二日身中三矢含塔不
帶斬忽倫華從與月兒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為
兩四百五十帶常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
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扭於屢勝一日
不屢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逆走有塹絕前廣二丈
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
獲人以為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壖哈丹自
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九戰四年所俘金

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勑一地賜乃馬帶
一地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
將分賜之問公諸家是器幾何對帶有無公曰以陛
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罕儲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
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寧多取朕聞猶曰取有可
謂讓德不勝於儕者豈令其徒手歸始賜是器五百
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為行中書省求可前是省
平章者九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對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淮鹽為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
額而集賜異帶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胡某
不職其民春集曆散錄簿陳勤置總屋器械於村又
用劉光店為牆四其門窗鎖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
誣狀而徙戍南邊教詔天下指為不當是公等之家
公曰吾家有馬驛建卹姻不忍佐國無以為古三千
里官民之僧其入隸焉十有八百河水遷流無常民
訟遷徙遷徙不絕或以其地狡獻諸侯王求為佃民
旬敢公奏正之仍著為令河復泛溢堤埽橫潰歸德
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淤為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揮
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減價為
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弊故變請以直

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為
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為並勅通事速達軍中賜銀為
兩百五十帶帶三陛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髯世
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制宜政院
使大會贊合奏始著伐宋世祖分軍為兩右則屬之
伯顏阿术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术皆有田民而
博羅驩獨無可從上曰何久不言宣徽耻自白耶其
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
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是闕背銀倚北再至汴輸
年九溢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的月皆出之大
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驛聞
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爲來歸
宜棄前愆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
廣賜金線勳至治事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
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
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為擁
藉高其估而專其利涌日騰悉公覺其法張省田憲
其富蓄復賺府縣驛為蕃利自封木牌與交鈔雜村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陽海之石墻其私居
公發斷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畫

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五日薨于臨安寓
舍年六十有　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澧州西北太
行山不封最其平生與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
樞密院承紀副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
章與夫四十七年爲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
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蕃討叛臣四征叛王其
閒事平而疾闢覆請行惟以有國採囊爲憂視韓闢
乎萬里之遠曆歲之久若堂奧之翔夕爲旛風雲駿
豫其膚鋒矢交集其飢飲食飢渴不時甚口體皆不
遑恤也故晚節感下歸嚴終事而止其凜凜有曾考
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囊鞬弓矢皆百世傳寶
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鶻鶻先朝多或十
羂惟至白鶻蒼爪玉加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
所耩以御世世諸孫畫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
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禽鶻所集時出縱之
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義不敢蕩佚御心皆殊
賜也夫人某氏男四人重尉察副參政季傳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誡
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暮奉傳祖述歌舞以娛賓
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咸卜伯次適薛徹干

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某字蘭肹次
適月赤察而太師某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也宰
兮如在堂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　者公之曾考
屢一其中矢矢歷皆帝親友同獻陳來加梃戈而出
大廟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大不仁由誠叩輸
懋功是劉帝樹其心百傳備死顧成嘉止度王其子
迨分茅土帝曰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
勤勤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數關遣苗帝植以培
而備於公書寒其材聰於禦闢無止入出翼翼其心
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惠罹千承命帥社吳越宴難
東北海隅西南六詔藏關夾徼金山遐徼閩有叛虜
必請赴趨入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
平章大夫有家鈞成先聖今聖眷予優優良翊天闕
豪隼御鞢橐鞬介胄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妻家如丘
望矣太祖于彌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
昇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
執是浙右羸罷敲榛大興師征羲費百城閉不葦壹
竭費襄鼓傳其國都屏王衛壁最爾淮東諸州猶豐
詔公進伐逼轍濮兗九域攸同公焉庶終將天之意

悠悠哉在成始之孫置際斯會並封桂陽江甯外內
於乃先烈克光以大營闡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
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植典嗎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諱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實騎百夫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之歲平宋彭義斌微擾山東太
宗分土功臣由徐郅再割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
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
疾力考櫚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
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蕭察君介
介自持勤以禮飾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
質粹美不動外傅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
益日多才譽蒸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
年饑斂盡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蓋懋傑
也其年入見帝賜之間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
光江淮滋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數告無隱一
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吳軍中夜驚公
出禁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賊梁寇平為奏兵餘之
民罷寠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贍
塞飢者七億數十萬人歸權利用蓋古武庫也匪餉
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遺逸于江
之南且省其俗時相古急治賦寬民學田官有其直
令既行吳公剏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
事聞制甚嘉可明年奏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
為平章後為丞相凡昔盍從臣為兩部為制國用使
為尚書省所通錢粟併歸中書奏設為中書史徵從
其二相大為計局鉤考臺諸省承風郡省已剝浙
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之失代輸其
購逮繫收坐岸微文細傍掠百至或闕失三木貴妻
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叔與死者已數百人慶
嬪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叛
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顏言色俱厲帝以為觸祗
大臣失哉諫禮想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

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欺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慚恥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從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什器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狀彰白始給其人諸藥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所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羨列析都王濟等家併桑舊之姻鄒省要東木皆職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還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怨御史臺臣不善舉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咸有怨於臺暴其惡怨自傳徽之謫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家甚數年賦將來入抱案帝前示曰稱是可見悞製卷爲兩繳留半印公曰繼用印者以杜閒欺汝爲掌相持半印眾以訟人餘半爲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探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遍姍不攻示以整暇書剛合圍山中夜則校野傳旗作鼓賊我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

苟逋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設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數物日濃南寧大兵隨之偷生隴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及者纔是一獄自是古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帝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戚然會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敦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釋爲苛虐惟患微賤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敗告其主毀風敎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祐臺之年陞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害民利之當水出室禁爲圍田以故瀰漫浸淹逗加病遠民不可稱公發卒數萬浚決據石礎之障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營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帝至降手詔一書褒大具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申集夾吾歐不忍汝

見敵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翊鉅臣戕蓋諸之日最其家所藏不滿三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是賜緡白金施爲仁不啚之寔官給轜車栢克歸塟于徐邳岠山之陽南夕載山列距如畫人則以爲公之當繩諸爲先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抗夫人狄之廣不敢違其季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嗚呼今聖不忘哀而榮之所以爲人臣下貴幽堂可揭焉畫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主是將不使其龍何獨于公光岳氣於誠是元臣豈德所同加數詩書開開見蓋肖論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朝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衆閱可親忠恕安卹大決家聽畫職孔士于福乎章百其賜金汀津鳳直知公家臨投其更浙耕稽撫時戒宗繼序曰象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渝純懿體仁德音風徵是宜移手章抗先民所急浚通捨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敷餘奠右已相河中遂事行爲施行用示不出憤疾以蔽教時望先帝定徐方岠山之陽貢鐘儀歸其清蓋彰唯茲九土莫自神而於宗羕羕比徐爲狀其帝伊河淮泥在南今其龜理處乎古柏河留彰職其水漆瀰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身未崇於皇今聖功德之今哀參賁報上公是命既土既身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中書左丞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母祖考即十年左右寢處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心世之久惟其不闌富貴進退禮教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聲當時明哲保身以輔帝爲震悼賻褐泉爲千者千五百闕惟子嗣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贈財如所贈明年曾以禮部郎中皆畀數也既沒世而名數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奮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謚贈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贈嘉猷經世佐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

諱仍其傳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
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
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
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
可譜究者别載世録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勳
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
世景聖三宗如安時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
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衛之生給事中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處
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閤門使
金州團練使玠生閤門祗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
軍護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恭湖後更仲
宏生公及弟楠格公自稚孩一力於學覽則經紀其
家贍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贓若每止
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映火盡三鼓聞將還閣中寢
懿公録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冨以
來公徒行懷書因休於祠術止於郎亦出以論角鬭
甚高宋内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
析竹位與之遊召一日賞會録事名召公内翰怒曰

公茂負佐王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
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
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城外嘆曰
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遣兵河朔思物云
然宜採吾家乃相與歸衙而横鈐衆衙行見其懷印
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篩裹餱糧
為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選軍將蕭姓者入家盡
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
吾採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南長春宮赦之
俾揭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為中書乃公六年見稱
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揭中書即軍中求儒道
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襄陽并公所招將盡所之大
將募竹林閒公前辨析明語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
乃麾數人進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幾既死
數十人總統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
而與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舉書籍曰西域人
知事此乎公為一覽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
為以九族殲戮不欲北與公訣斷死公留宿帳中脫
覺月皓而盡惟寢衣存乃擧焉號稍戶閒求至水畫

脫屨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來入也公曉以從死
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
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
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
郎中牙魯瓦赤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
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
以銀二筠來見既謝卻乃出置禮燕閑遣人追及與
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
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
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
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適世而樂天若將
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蔑讀吾愧又汲
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
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
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
子楊古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
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
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
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
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

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
皆曰唯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
世大儒者又公所輔接云歲庚戌書堂來輝相依以
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救平章趙璧釋至彰德恐
公遁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遣客見留其為公始
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
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
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
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帷不直宿時召與
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
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
之切乃許精身勵駑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數心潛陳
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叙
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
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
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
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
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
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

致苛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寬抑有伸哉監司明
黜陟則善良蒸庶可得而牽制關徹斂附部族不横
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
旌孝節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
於文筆畫蠶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
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敦加冨溢勸耕織者日就
飢寒省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闢置之
恤鰥寡使踈遠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
運以廣京都儲備貿糴賣胡不得以子爲母如贖生
孳牛十年子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
持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抑刹便以塞倖塗杜告訐
以絶訟源各職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
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
太師漢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言
丁今司徒買奴爲之祥請曰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
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
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回
者諸人皆習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
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
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其時庭

臣聞之比脩兄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
司則勢順理安上司慮所不及者遣人入關獨總兵
與爾戮力敍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
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
唐鄧均德安四城接襄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
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
絶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
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
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儲既實俟
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
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將角東連陳亳清口桃
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總饋諸州
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
成都劉河東群之益兵歸陝西置從宜所中雜興元
備供不絶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漾關沔之轉粟入
利其年大封同姓勑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
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潟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
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
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
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群下公爲陳宋祖

違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
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
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
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
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敕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
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為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
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洛宗
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
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相許不殺根太軍經吐蕃刊
木求奎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
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
口張不根傷公盡裂囊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
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
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
也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千戶世無有與及歸
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樸敝數升
時操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滑惟旋
牛負囊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
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敕使勸農身至八州
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

歲丙辰公入見武靖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荅兒
大為句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
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
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
妃王以行為久居謀凝將自釋復初好兵上難之翌
日語再及曰臣逞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
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
果詐也再使至諾許馳二百騎盡輜重先反見天顏
始會大會之次上立帝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
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
上勅羅闍西鈞考僚佐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
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思指瀚江州鄂津
步要地可舟越者逆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
江而憲廟崩訃聞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皐
比日居其上議攻鄂城東北置砲遣問公諸謀軍中
比為王援城會援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陰與閩叛王
將為非覬於家遣前茅還遂振旅飭津梁以歸帝即
大位以王文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
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宣居

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戍勳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
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讐其任至治郡置勸農檢察
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織官居三月大駕
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見輦如時治授之書何人
留彼時土木各而為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
見講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
太師還制中書陵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
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
為訟及潜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
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故工
舞節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饌東平
守臣賈麟充補無輟肄習臣宜撫東平寧閣先聖大
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同版各士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與
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勝風動四方之美又詳
議王鏞亦善士肄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廩其歲久
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奉老成以輔皇子
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
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要陳又具四事
保民守信豫輸務技修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

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
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
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
內寇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當張三
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
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
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
卿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庶與
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
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
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姊等閱
否亦當一一參考達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若記錄以
聞李璮召其實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御料如
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襲瀕海搗燕閉
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
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
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
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群言回
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在昔者
蕭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

統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反去年賓漢卿上書畧數
千言亦發其必為亂昔奇才宜盡皆斯人然文統之
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畧之至是書賓以九事中時
忌愬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即中行宣撫
使趙良弼為樞密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
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達阿脫行院成都而與輔行傳
省釋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效斯行遂
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詷事關中
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
下西顧之憂惟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黨異
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
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
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
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
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躬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
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邸
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
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
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
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己如赤子之求母

先帝陟遐國雖並與天開聖人繼承大統即用歷代
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
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
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遷政事
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
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答
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
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
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
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
此有餘邇者伏聞聽德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
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
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
國家之重害帝悉為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
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
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間其事宜公勸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熟工路總管生券軍縱選熟券從之河
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如求大將拜中書右丞相
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之月左丞相伯顏陛
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

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
鄂使至夜召見公常憂見色曰自太祖裁定天下列
聖繼之豈闕存之全允帝制南國抑蓋天命未絶朕
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下不終此又患而歸今伯顔繼濟
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
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
公言議兵守鄂無使荆闔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貢歲
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陸下降不殺詹之詔
伯顔濟江兵不踰時而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
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
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
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墟嘆土
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
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
下者生恐兵人之常情蓋不敢已惟懼吾招徠止殺
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把宜申遣公辭官尋繼
伯顔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實
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天有曰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
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納手勝力必

信為戮祖宵一呼殺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初軍豐
山棚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古官
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武戒竹格枝諸江中又盡鐵
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古新附若復權之
人必雜從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悉除之權酤
後議十三年羅紹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拜定遠
儀宋平九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論
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事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
月不雨至于三月朝可以息利斯民者公曰靡議之
多無若罷權酤禁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
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姓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
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絶皆從之初公古碁事得疾息
恐不能事帝急命從臣挾出醫章至家未經百日而
愈後三年疾再至醫默三日竟壽七十八京師士夫
哭癸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國田天下者豈復有斯
人者聘爐會家院題貞翊歸傳半歲為位發其家終
夜時孙娃嫂仕西安燉會淮西提刑婦獨舉其柩葉
葬京城東南别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婦從
葬卜於西湖金門山祖塋别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
資含弘而仁恕恭敏而論儒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

作未嘗疑人數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
來不見顏色魏國公每舉其善於晦受人莫可及在
京暖憂顯祿雖奉朝請假前慕劉孟家視貧甘心不
一出言將其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
覆忠言惟恐善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皆公獨遺
門墻故人公曰用人我權當出天子果若皆材焉選
不聞其縱尾者爲啟齒擢樹殺責市私恩乎他善類
多今惟录其大並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
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雖鄙意文
身爲力筆當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
廟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
懿學得聖傳吉固有在於斯之再則中土士夫不知
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擇人多化之而祖考安
靈有所三征西南憂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
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潛龍起一時蜀之判裂之諸
關陝田淮蜀移兵戍之國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
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兩如宵旰怕顧
兩人不可來平之與諸謀其術國斷任其將臣隨有
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突爐攘城而公始竟古以
勞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

善作者不必善成基嘗其時自謝其身不終所事於
無患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爲不效於公敘四
夫人懷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歸少師
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
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焉
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孝清慎有克繼
先烈之業二女姊宋出嫁完顏出妹卒嫁繼室嫁爲
關府忠武公中子祀淮東肅政廉訪使妻昔卒孫尚
殘嗚呼嗟生三歲而孫公卿冀之不知其蒙關教督
而急其成俾但有闕承垂翰林復世公官悉公事業
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選華實不
至僅而摭其實爲耳奠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畢匪臣舜家遺言
昌言爲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
獻寧繼章遴蒐進賢御揮起之變置左右裨太子經
事扉不叩公献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
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貴親畏天愛民以次中以卅條
救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
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部公陳遺劉上曰汝言
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標既有華天下定一於時已兆

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剗撥去來非置經畫泰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為獻不無替補又從濟江內讓方職帝遊其歸大統入繼移昔之試從諸萬方帝思舊人合家閑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臣為大書尋拜左丞中以青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諸謀新國昭文蒙林也昔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為法程謚以諱名既又追加功臣開府集尊太師集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記可詒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先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顯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派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涉南河依魯氏居天平南及冠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睛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廿礎澗龍辟致諸郎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費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大小庶政不當舍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謙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書其周旋恭聞獻藤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佛郎僚莪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諱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之曰他日也有司郎援制求親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翻請參識中書省事詔同僉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益殺臣為平章欲擅利權病其來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蓋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勅而已歷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汰生熟蒙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陸路官大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附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壹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帥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荊

闍達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古丞出禦賊之降世傑衆鋭下岳逆援江陵又移軍闍澤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絶戢吏卒無入佛寺縱暴者刑以重典餐廢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儲帶免湖教禁聽民漁樵東南來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糧歸之艤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椿商民置集歸達警吏退疾懷姜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安輝將陳思聰虜其家逆端副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猜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候其出而虜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副直汝不然少稍豫則以殺加兵與誅矣思聰果來隨檄其妻子甚徒至獄以戕賊主併實典來受使言迎射殺其徒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知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轟煽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群聚冠叛司空山劉貴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悔放之獲予

女貲財渠思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擁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逆其居者復益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釋以官軍逆盡株擒窮乎無留高士之江西武寧公又檄賊會匿者誅及其隣窮無所歸變姓名逆家爲尉吏縛獻磔死初逋萬戶某者詐是賊某人僞以高爲辟請意盡職郭之臺傑大姓以絶禍本公曰應賊者高寡子何爲從誠集衆豪傑大姓糾衆與知奈何以高姪誅逆天數君以爾民夫誅戮然汝弟姪善能也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肆烽城據內外合發此盡戮是會其叛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釋益德公待爲司命時精兵盡於闍澤居守羊老病弱雜新民衆城民相誓曰誠死誠生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維衛貴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既送其去懷事於學先教至江西民有迎數千里外者時其省政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斷匿將爲後用誅論臣重輸三百家稍有蓋獄未斷者公至

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擢官之矣自餘首此無所紛復徙自取禍其悉投水火獄有以宗兵仗爲名使入民家關爲訟者以起獄取貲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蓄者蕩盡以賙其遺棲屋木者遣之具舟載廪粥餱糧以食脫沈溺殺萬數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陸地旋消雨時不能滿寸右丞闕出無青賞之類請公曰南方並有北界城三月公曰相公蒙霜寒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被庭立者必以爲如三月癸右丞屬觸於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廉由是知其爲心斷循不忘幽下之事必責吏不敢支視而御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震怒將往討爲慮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誓於城北爲壇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猶豫曰久善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威戴其標識不爲用悉左右窮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徙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往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隔彭蠡此邑不儆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遣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狀伏舟中僞爲商賈徑造麦會生

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睞龍與市其徒散敗獲其民居復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惡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媢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江東兵至擅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番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書江東使曰嘗御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敢身任入闕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之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其者總散于軍東征丞相情失軍興將以是日新使懇詔下既江西海艦復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武州井陘牛山先塋嘗寅其平生實居事狀夫人由嫜孝敬造躉稱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雅雍無間言視姪之林未嘗廢書從戎非素藝載書以行從討致王度凄有欽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鐵德諸子曰武至其舍出門交友觀粹而言溫佩佩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迹太室嵐常以十月朔日大享其日每風雪冱寒非執豆籩闕鍾鼓振

賢不敢安卧其室冠服庭立埀手已事猶孝其鈴如
是徒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宮膺聖大
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訛責其經國下以愛庶
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子襄
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儒化未純安而集之寇
而儒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陽之難盜賊附
起禍釁而賁動德綏而威撻徐章其惡而決其心俾
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撫守大
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足
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念蓋舜大帝功加
生民贈推忠翊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
國公謚曰文正泰裵之典無一遺者恩量書植公而
歆茲可作於九泉矣五子輝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
參知政事鐵不祿鑄全寧之爲城銅知益官州二女
適西相令劉戒食山東遼南政肅訪司事王逵男孫
五汝玉行書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
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戊守冀楊萬戶劉逵壽試
庫使劉復餘幼曾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益仕于顏成世弱齡早官恭慎己至世祖湖龍
謂治酒醫甍以自畝如鴻編象公爲其時先後胥附

及戡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戎庶政
丞相共圖日月入告天顏謹顧不恒於戒不偷於褒
垂十五年政治膠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執
襄漢其始出公軍諸焉烈益偉配下江夏人暴而仇
公剝覆之數澤優優霖佩農疾于誠于被勝國屬民
靡不與焉大盜𣲖動勤蕩爲曹以書爲兵剝析其家
民視曰公予父予母胡不假之事以直抑開遷谷洪
出沸齊冰洪闢其來人非以婦配黨岸敝叢標與渊
舟取溺遂于彼登木而安勳任不訣斧斯傳偽都邑
奎然用古息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出號帝嘉予
時非位相死而罵長伊時若公沒世不忘謚予太常
傳以太史昭世其德衆多令子有壁巋山崎石龔穹
神保爲依斯古無斁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貴毅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元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閫真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雙門捉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誠涉塹奔藁右副聞執已殲舟濟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為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退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戕師敵猶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艨艟求先濟數違他將舟師總之三戰三捷得獻家衛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宮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社外多不聞奏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代宋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風以智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婉悃辭切如置符寶者始俗開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輩教道學輩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為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焉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修人紀之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代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蔡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嘆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彊場內而京都莫有鬭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聞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吾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薄汝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用戰而坐視亡國如古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嘗

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饑戶鄆中
奏止還貧窮者悉收官鬻田器之種聽民自為以勸
本富俗會患多盜勅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纍纍充牣
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
屬情罪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
傷勅筆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
盜斷鹽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
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
典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睹滿鞫
毆傷公覈鹽布告毆得誣狀違之鹽布蓋太府始受
端外皆有羨又適向古工官有需其入借貸成端斷
羨以給非身利而為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古賦想
學佛書皆結喙非畫八殺沃朕心則殺是非畢必窮
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幣曰用旌鄉直備王亦破官臣
曰古歷以當覺而容止諸言踐不失次乎擣以正實
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擊而泣謝曰御人臘領賴公以
全公曰吾誰非知子其必楊齊諸阽危者蓋與國平
刑非期子見德也其逆而擊自安竇北伐犯法臣阿
黨為揭用盜弄藏福濫立殺實懼乎章麻布冤復相
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喻年公奏希憲昭代名

臣今病瘵屢作不可久使居外以孫人望宜早賜環
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親覽所奏曰陛
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總一至中書復冊儲
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
明詔也朝廷處之未得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
為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勅而已
以臣所知盡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勅
制理順而分不踰也不敢辭責元良東其日晝前省
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臨
決而後入聞尋詔備皇儀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
禮部郎呂元請立門下省封駮制勅以絕中書風晚
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想來言少
保王文忠公鑑曰如是益事治不入告而使南土後
至之臣言之用事何為也今日閉是省廷臣三日始
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常使之入言
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
聽今閹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自公公意辨曰上
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治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
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想不止且攻其賊國之甚
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欲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

過冀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求文雕幢
橐不敢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拜太傅伯顏公袞其
可抑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
可言給事居中實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
典瑞監仰為卿階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
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陳留居大都凡宮禁城門
直舍徼巡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
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
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雞鳴將入朝忽昏
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救故不及遂絕傷哉
至猶疑其息勑勿遽斂五日乃還且知公閨門外無
地居積錢數千萬緡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
其祔高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
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
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時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
渴疲奔心無怠肅口絕諂語舉止手惟以執事不惰
獲譴為過故能滋久眷寵殊深為臣則然其在家也
門弟弟數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謙恭而易直倫
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奏朝請者上所存問及
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

滯凡達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旬茲君側失
正人與一青嚴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識不如少
而泰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拭淚從廿有二
年皆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顏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士
瑹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
夫典瑞太監士信妥卒士歆來仕女三人長適中書
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
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壽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
內供奉守遠守謙守常守讓孫女六人長適左藏庫
大使史燮次適劉文鐸如姻士琳將銘墳遣持達陽
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走江東而以請墓銘有
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
師囑卿書事命之不官也曰先生一以幾嘗同受學
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左丞字
選袖將實尋世業異書而辭銘曰
在昔六位以受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
與天叡之神明其愛嘗實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
出入起居不暴於數動靜知計其身色周百職克脩
殿慎無尤人膺其觀曰御無實其自任豐利君嘗遠

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闕焉彌縫武攻聖學
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
爲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焉朋黨
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達說多艱厥效既先國本泰山
其入告內無是爲大化隨事陳詞遺于外其非逆附
獄由平反施令比減等手納言蓋寵滔天庭代其憲
鏤未即誅中劉子哉黃髮番番獻臣而家歲時存問
天語柔暮晚書宵疾病監仍禍何天不弔年逾知命
前聖忠之時以送終嗣聖功之建爵上公人臣寵光
至是焉極嗣子亦痛清酌執禮表名維年竹帛宣著
彌垂休數其以是詩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襲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
子相繼轉闘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叛故開府儀同
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
杖其兄兵轉闘河北又十年援相衛薄金北門金主
書錄自將瑜河衛舊受其降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
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勳
以爲萬戶俾將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
憲宗以戰遂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
五縣錫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
御從衛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
一王召公偕北絕漢留漣州依其備氏姑居五年而
歸先是李璮反誅太尉請裁彊諸侯權自今兵民之
家父死而子始總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並官
者無以臧貴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辭衛封
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
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
戍鄧及是亦解雜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
左丞劉武敏公整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
于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行省中朝議擬選

節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
軍亳州萬戶虎符太尉偉之曰戩無後人與築夾寨
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逼襄城應中援外
息耗一絕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戎
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降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
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絕漢爲障我舟不
可越公獻下馬千戶當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
請爲尋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朮公將
二十五萬戶爲前五萬戶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
軍齊江後總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彼
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降下丞相
請以輕進撓法罪公詔錄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
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
鐵與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
民安撫留戍招摩連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
軍以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覆請上之制曰太尉
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
攻靜江衆守精銳自蔽嬰城將寄公分地獨居礮衝
所集精銳不可攖伺有急隙樹鉤梯攀堞蟻附而登
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胄威名非他將可輩留

治靖江初城既兵得劇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燬
公誡麾下其視吾爲帥隊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
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鄰
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宅假靖江曰示吾父此
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寺止民始苦之街手則屋政備
書直己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主北
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識欲
一切徙來公曰至郢也分爲無家有託以從北道亡
不達且生他變既止不從以男女益相偶守縣民之
乃無敢覬取者竹物定路買楊潘藤家妻賣鬻林柳
獻賀邕横藤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
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稟以丐貧民違節何
宋國賓劉克剛趙珪趙脩己五萬戶戍賀郎播馭邕
爲天麟宋景劉君進花權完顏世英李榮張武郁璜
閩國順既斂十千戶戍潯賓横容象柳融欽高化又
以十千戶不集識民則任分而令不專皆便宜假以
軍民總管事閩謝皆爲真當靖江受兵溪洞諸夷既
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
雲南是吾不能制也輕爲飛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
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朝發夕至

之邕容乃遠訖數千里經數夔地不至之雲南何以
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為市諸戎必以入寇加誅爾
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閒之緣雲南
來者五十州從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為書讓公曰吾
與先太尉父共政汝不可有吾取功名驛以聞公使
先至詔諭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龍
宣撫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亡也其
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擾福州
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昭其
爵賞爭起為應劉蒙為謨荷幹為兵者動萬為群公
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蔓能以衆來者
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為廷誅時方之監營
吏下令斬首來者以盜為識詳言夏貴已復浙江之
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靖江計事實欲合
勢公諭之曰君輩亦嘗獻俘即就賞能復江不能踰
嶺嶠不可比猶與諸君取金雲南歸矣今無獨舉此
也省議棄鬱慶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撤備遠
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遺軍萬人自王
鎮龍上侯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陣為翅而植
稜其內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為是大為
橫象賓貢四州之捷公今四州為壁其界守以土豪
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經火廬柵隨以民夫異擇莫未
仲窮來歸猶官以質之嶺古今走王新立古縣斬章
應辰李福濤州由靖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絕而
永定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帥判官潘澤民開請降歸
公又分步騎趨之大除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
王繼立遷廣州璧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
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遣兵逼之淵子奔碙州獲其兩
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戶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
仲海出奇擊走復蓄塑其詐計悉衆圍城中絕食士
皆藁草為糧公抽兵潛救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
用兵海南詔公覩戍雷式遏西突會衛王昺海死南
海平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踐及戶賦
酒稅義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囂俗悍而責官征之過
急其為盜者是其說嫡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因後
孰能入覲請復將邕州兵制可遷公鄂之舊軍拜參
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
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
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伏廣西師還廿二年要來木以
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實然多事民畏其遂生之心矣

以公嘗督海漕費計巨萬大爲鉤考覈推轉剔求可
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單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
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遷之湖
廣其人已平章侍有權轄懲署同列辭詐譽刻飾心
而行殺勢張甚以公結聖知間讒抑不報勢實者獨
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戶率如千爲十五
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別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
嚴將有背償者而救令下渠獨曰第可爲衆求罪耳
錢不可昔公以湯思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明曰吏
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是被之吏得實賦之民民盡肆
吳渠曰吾欲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違惡恐當大給一
言從容十減一二民乃其利者此輔元惡伏事可以
得爲而公亦豈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
年止五十八性友愛喜施有積光分之諸父諸姑昆
弟群從室橐不蓄寡婦姓男女孫者稱之時其婚嫁
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閫壼不啟于外事與人交謙慎
讀書雜蹕且暇不廢陰紋不留門庭游意絲竹尚友
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爲藏
圖書一室號曰浴齋其先大梁承清人曾祖咸珪嫡

德其聊生行御尚書諱秉直贈生太尉諡天澤祖夫
人李年氏夫人劉氏尚氏而張氏子之人曜餘未
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
御曜之爲其愛曰是他日可廣者以從戰廣西等嗣
靖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使前費
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詩其子弟廿公薦諸將曜
未報會以其喪東明年命下授曜虎符鄧州萬軍萬
戶卸葬公與四夫人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
真定之真定縣太保鎮太尉北次甫封以榮入觀曰
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
可授榮仍故虎符路曹大將軍萬戶別授曜虎符拜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公者感
是二子一廿平章一廿長萬夫符節相煥麾蓋相逮
至爲潛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經閱
官事公江西數千里舉公之喪又奔走京師營立二
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哉亦故公者隱者之碑其可
辭銘曰
執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從雲龍風虎匪今假之
雁古尊然天於皇與將昇其全亦匪一聖能同執職
聖武戒植創命河北而來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遣鎮

待帝之戮執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丕夏
父平河北子江之南佩訓其庶無復事嘶故横江流
揭揖先看鼓其孤軍嘗敵全鐵及從移兵潭桂兩州
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為即而桂尤瘁基屋火餘
以完府市走繖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挽化而仇
鐔鍼騰海扴衛陸起咸淳四年平始再底捐我虔備
復而田錄方戶費東十纏一明湖廣再相元惡再友
吾輩是求熱湎而黥一日賞前公璽宜信天不慭遺
一疾不壞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雖今之名雖終之位
時天之為餘非人和為廿之難匪昔曰何翊其惟考
不泰廿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廿平章太尉之光
壞復廿公祖孫相望蓓未成童亦書龍虎歸傳苔丘
奠臧之茁載烈崁碑石載銜之與潭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
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
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
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
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
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
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瑞知階西和州惟擬惟恭之
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為晉寧昌王
之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嗣昌便宜都總帥壽
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謚于元貞
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謚祿一
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為貫籍
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
家謂之何哉公王姓由大父孝忠世汪骨族故汪姓
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而隴籍畫治石門山
獨行天與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為其主復來
仍奮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
實帝所忠烈實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曾軍總
頓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臨伏

中忠公疾戰被傷數十人竟衛翼而出壬寅以破土
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之人皇子擇宜
世帥者意在忠烈請公曰汝宜世吾叙帥汝第而得
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穫為之與兄有
異耶王高其行以公畢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革
忠南公換金符故事祖宗賞天取授符府悉奴還之
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假權都
總帥事明年癸丑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
一軍戍利州會將軍南詔穢牙陽洲公來建實假督
清嘉陵總利州總公造舟棧畫水陸兼行足缺兵糧
而恤之民力始益昌不以飢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
忠烈集諸將閱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
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書之百需求何以為責公
對曰吾書枝身使見惟有能妻率士衆効死前驅何
至為是媚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治
然淮涌地曰死與諸將盡心誓是總百何言所孫兄
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趙所治樽望播催駭
曰使吾非戍此敵見之則四川循噴之地可必能藏
月乎哉蓬稱帥西南攻釣關之西臨田苦竹隆慶
府治其上西北東三滿薪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

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壑一人側足可登不可並行敵
盡銳傑者惟此而帝勑諸軍攻未至其地無張洽職
自代鼓督之公前登帝望識張侶為叙呼六軍和之
鼓動天地臨之兵民飛崖如猱前是獲敵張都統伏
為蜀謀反縛帝曰吾能誘此柵令降遣入行則反為
敵用且汝吾軍何地殘蜀何舍豊餘叙使勺丁帝為
書樂簡箭三射入柵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書銀為
兩四百五十釐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若
竹數加以金帶為足二十之復移軍東師嘉陵為舟
什計與礙竿鉅繩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畫所不
之者不若舟米數千石益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
廣以康病者時遂州璧還上閬州璧大獲峽慶璧清
居廣安璧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秖合璧釣魚山渠
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雷其帥王堅據不肯下蹴矢不
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東拉橘舞不棄去而史
枝之故久彈此時暑我師疲病忠烈卒於軍公泣奏
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爾青塞子惟正雖
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為帥其
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為副都總帥從所志戴自
薦同戍青居去順慶平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

北江殊回遠不可為池南依山而豐平可馬上無大
嶺崎其南即合歙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為交地公
又矛自受之開屯田練軍實建堡命詞張都入以權
壞其軍不令叢去復詔自肅還肇昌公獨保戍三年
圖書甕大之又與金符三年秋抄黃府獲其團練使
解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霄
幣不可皆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為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
勞于邊代以忠惠還之肇昌帥副都總帥由行省受
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
年六月從塋古漳先域為世安帖出言質直如其心
事嚴西郡夫人毋色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講
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師府屬郡二十四事至殿上
自日為與從父副帥副擋子三世時得兵發來書妻
管發一吏一人然至節欺決戰上馬援槍翻陳先次
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葉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
人憲劇山故愚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
御金鞍馬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實
之女惟益纔廿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
肅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為人信厚安昌必

昌復信厚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嫗思
于公與自肅所戍之地與不至焉清居之不可待為
國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建山
大得平故地與便宜其時日曰四帥府清暑南迪合
稍受敵鋒為三帥捍蔽他日專劉帥戍務自肅南九
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德章兩城距合為
然畫則出邏致伏嘗待進戰夜則畫地分
寶火照城迭嚮以防寇入一話一言
忍敵抽兵數利他求為哉惟是軍當其重故三帥
反得歲以捷敵柵壘摧敵肉摩劉其人民遷志於忠
浩變雲驚越雲安之間工功朝廷用事之臣事知三
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
又自肅去清居敵度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醫夫人
之失如此則兩公戍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戍者
貞肅碑所建故繫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古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關國
義武董之義武之為不作倫奏忠讓忠烈忠惠貞肅
遺芝川凉力協謀一縱總其來將相之多不待贊紹
必替手柯歸覲秋廟庭芬騑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
於弟以子宜不降倘乃推隽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

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赴防所由不年其當舜致
子而夭關歸以何及彼蒼者穹監而下公惟我皇上
心靡不同轉德未報未隊何功三紀後公一朝袞崇
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雖華其年已職公位古者大宗
合族待之祭求其稀尊祖之思務是寵旁可萬室邑
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右丞臣塑實言往歲臣待罪于外伏奉明詔旁求勳
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修世祖皇帝實
錄賁用删取者臣竊伏思陛下先帝四海賢揚前休
啓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
嘗奇臣考寵古帶出處始終為一帙上史館而臣之
先汗馬微勞其緊已此何敢上比豐石宗臣勲業日
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
贈令為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賁壟墓臣不獲
陳懇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
使曹奇贈龍虎衛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其
[illegible]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寵古帶贈榮祿大
夫封馮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馮國夫人制下
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更
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達德蔚德侯張日勤李蕭
蕭若干人頌公平生立春墓庭稱一上聞許爾事之
而竟未下量天以是忠增為竭顯耶嗚呼有待哉公
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慎氏之國號為女真避遼
興廟宗真諱改為直太祖之初兵金之歲壬申五月
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
即守威寧十二月金主遣使喻以大官羣其貳叛可
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暮之權為萬戶招討使人
有擅爾民殺之僭郡縣來呈者論使急下事有便宜
不待上聞一以詔行之九鎮威寧四年以威西子卒
馮國公嗣萬戶金符生十四年甲戌子太宗詔從太
師國王略河東山東燕實康宗援鳳翔明年從破宋
大散關夾擊陵漢水如鳳馮襄大安興元洋金東抵
均諸城寄拔壬辰大破金兵鈞之三峯山不能圖矣
詔徙六州民留田咸寧時天下亂織獨山北為樂土

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稱洛者以其名聞乃表今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椽都轄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歲其七八明年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荊襄山南諸城興要此皆自此取道城金漢中無藏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墮而弗完田野蕪而鰥耕民冒擾食時吾兵來扶載白以買罟賈偷窶生活竄栖太白嶺谷之閒吾歸則壯者出為盜賊辟相奪攘甚者仇而殺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貲財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焉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便與種牛供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諸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衝要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啟以聞仍賜虎符是歲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為安撫使一月之間二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與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策城壁內治營壘外者殘折毋煙傳警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灰燼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枝皆畝鍾數廣益財矣官舍居第

皆高樓巨棟重簷壯麗家杜哥麗可百承平甯宇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代興襄城薛仕成西縣楊濟薰水韓仲炳小貴柳智德滿水薛闊皆割翠自霸昔為吾梗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將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己亥從之自廣王安斌自閬達亦提身歸公麾心伏之指臂使之或說曰反書無親宜有以屢來可日蓋左右公曰彼哉人也來必僞詐或如稱言誠但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懷而信示何有乎不可化來害其來反時縱兵劫吾四境摩戟藏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鎮戎師募身率兵入沮敗戎利路元帥王進于金牛壁其軍中梁山費零夜宵戍焉之赤溜遣裨將姚起投遣還戒纔仍率大軍圍而攻之鉤敵樓衝環城數匝謂為旋危期日必拔衝集之民遷叛興獻公誓死拒守晝戰益急投備通書城中得吏畫或荷甲傳食夜則書地分守會都元帥死薛來援無徒得童值三人自軍并進還許貴其死令傳由他山刊道出陳倉所關兵大至楚圍遁去公藥戢悉止遷所俘亡故事祖宗嘗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故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又是憲宗授以軍民萬

户再賜虎符詔敘平金戰功蓋憲宗所聞太宗者今
賊犯至沙共事臣皆避逃獨沙戰疾力斬敵十五級
若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脩吏缺
有違其節度者罪之丁巳詔與故劉忠憲公黑馬立
成都之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璘南
征瀘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天
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税入恒病於逋懸
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持者率隱驁冒而不輸賦
臣力莫如何也下敕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税者
與農根是年下敕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冒往與
汝節度今買往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
年改受虎符制仍軍民萬戶四年請以今左丞暨賢
嗣數仕家居十一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
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葬于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爲
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壬舍男十人女十人男
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歃寧之詔裂熟羊
華而書之採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
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聽以其
言爲一詔行者及受襄卒而公嗣亮光前人轉翻太山
之左右蜀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閒者十九年非暮

宗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竟完
漢中之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也且他人樹勲于開國
之際其桓錄私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于
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剟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
萬世之鄭璞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
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漢氏功臣子孫冒
守先烈者惟一人侯𩨨長沙王吳芮一門襲侯然或
先後受封非必昆弟並時今公諸子或拜至相於中
武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紳之煒煌符鉞之
焜煌則縣官寵賚之澤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
維公早侍童子植植既長定襄荷其受祈與老我行
右翊左顧于河之外于關之內突而前茅與少殿退
金社壇吳蕭蜀是劉婞之逞九圍半周再雙雄蕃
蓝璧梁父金數襁縷繕籍賚在手拒陽俞陰鈐峰自口
爲雅爲勅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其其大府如城
雲屋邃邃朱廬綺疏軼纏清吹蹀目朕顧睢使趙風
良庖獻饌胎豹鴻熊燔耐介雕豢羜豐膳缺衣四序
爲數蟬蟬昧者安之寵不如還公時白日未暮而山
解兵其子詩視于野義廬還車赧地御舍維嘈之帶
與汚之水枝柱倉魚鐵其枝几乃知馬松可召與建

稿禪十年歸葬茲立許者冀之於古未有始華弃冀
柩暨不受公而燕之始咸然金由晳其身酉陽白天
人之益楮按贖朽息公有來蒙子污簡國生平之名
曝其蓋昭柯子繼翅委駙兩朝無久紐石蔓信書史
一判不慮用告無止

真定新軍萬戶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戍所衛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
其真定等路新軍萬戶樹拉叱者將歸葬其鄉先塋
由是軍受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
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先
其敘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為孝者吾今何恤
僕舟二喪畢塟小從而書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是
寔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吉其能援孤俗善于子職無
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幾之
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討事至鄂持與國校
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嗟思昔戡荊襄由斜郎當德
公時戍是酦則相遇年已六十五偉幹魁顏白鬚髯
張虎目虎吻大聲鉅瓘里之森然氣欲撐人談其平
生略老舊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偉闡風飈聳聞
關矢石餘雖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對於公為如死
今懷遠以省公子侍傍又為如生在古人皆嘗傷典
吊者乃三復是狀書善於年之能史惟末歲曰齊江
將臣功者皆相而稱後公方人閒然於及天之虖公
者則吾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
之變自世祖纂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廕
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
而業將萬夫者詔俾自擇焉之故將業相殺相業將
故其時有孝業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擅權一時
未若既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窮乎韋公未相相而亦
略是繼嗣他人之家世緩一人而懷遠元兒忠顯被
尉萱軍總把歸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于敵死之是
子司世將陞千戶仲兄史閣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
等處萬戶獨一門三人金符虎節千里連州相望以

華則天獨尊公昔宜不多且退哉松年歲者恐復為公九歲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陞節度判官丞相贈大尉史忠武公爲萬夫日嚴其戰下大宗賜金符千戶老以公世從大將督師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爲兩百關功于逆陽人馬介胄蒙具家開山南東道制閫于襄陽反冦洛西幾盧氏求庫積糧其守長憲宗詔以漢之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畧司于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管萬戶宿重兵于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置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闢吾抱甲車道傷驛新野西巷盡鈔于敵府檄公將兵三百騎與安羊道之及之樗捷潭令騎負一步敵書受斧祺析馬足椎步下騎爲陣以持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施應盡殲之先得所鈔戟次馬要橫尾而顧便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鞾裹創裹歸府迎賚銀爲兩百綿二端曰未足雄勞奮市樂之從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畧播擾東川從以總管戍東安炭帝一年遷鄧戍光化州濬安陽灘禽唇鄧校會

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按閫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壘戍焦山敵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逐所當攻樊城骨達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衛襄陽援樊使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國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术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牙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諸漢東蔡新郢漢西鐵截縆西城下夾以戰艦橫鐵絙江中大軍擊破郢北黃湾壁公嘗先登矣矢嘗左股丞相手傳藥拖舟入藤湖達漢趍郢去徙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首創先登矢又中頸三提功閫賜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擒其將鄭信矢述左背漢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爾當守謀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為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為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若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閒荆閫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棚皆然前登戰城上又戰城中蹀血濡跌殲其軍江陵精銳於

是爲冬安撫高達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
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志新江陵市禩孫死京師補
次入妻子爲官奴婢而籍其財古丞功拜平章政事
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計事潭留使晉攻西北九三
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可入公曰火
易滅城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咸伏兵
立寨不如殲之使敵不能隊立得薄途期盡十日內
薄而登可以遂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
譁噪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朴留謂諸將曰非用張
某言而爲稍緩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解會倉庫而
死清軍集城西除江岸公涉淺方仰攀飛石出城傷
頰墮水面血及足出戰益疾責走其軍功閫遣官安
遠大將軍略地衡永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
帥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拔之宋餘孽益王
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優海循諸州相嶠以叛潭之醴
盜在在蠭起平章謂公衛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
汝昔略定盜今復叢汝其竟之職文才諭之寨新初
陽令羅飛主常寧藩王也崇閔豫張虎新化降其
黨叢陰劉盛軍凡賊受偽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
百五十人安集郇會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

謀應偽先事亦縛新功閫遣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
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
夷爲梗和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復征
亦奚卜薛降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
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吏曰生虎
之說制甚易可已承援之虎怒爪攀裂頸其氣息奄
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副加旋虎於姓上至是
以國言賜名拔突爲部萬戶各解使職改公征招討
惟以萬戶將其定新軍者檄戍衡茶陵耒陽常寧黨
晉平永寶慶武岡盜戡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伍
其汙民者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書諸剛不
可以威張戾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褻
辭武釋刀竹而平章便入後閤曰公辭矣戒左右善
狀出遇怒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爲其將諸將
武集皆下之無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
十有二月七日年七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
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德之元丁酉于其鄉衆都
九男長忠顯次成瑞州萬戶次璐襄僉荊北湖南道
提刑按察司事次某定萬戶皆夫人李出餘皆幼一
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義將軍世千戶者金符餘幼

六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闞如虓虎不聞旋踵視等尋臺以之屛替東旋還荒惟一西南百年未歸荊州之城連城數千襄陽武昌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除郡傳檄反覆起伏介胄九年晝夜弗辭昏危權宄戢心前列荊城底寧移兵夔洞求其降王梁餘遺種矢石殲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以賞進其入覲嘉名天訓乃肖在笥華其衣裳之物尚方叢矢象弭魚服嚴弓雕鞍金勒歸馬騤騤亦爛其飾稽古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等獲龍既多益增寵光遺徽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雖兩別是萬夫一戍徽煌一戍闢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陞亦還以勸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閒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磨載銘以傳

潁州萬戶邸公神道碑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寧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真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洺磁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虎邑避河流營帶戍潁州城久帶葉驚荊以菱陸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點將夏貴夜忌縱攻東南壘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天下雨注又廣士氣久用將拿戍司更從其滿雨夜代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客兵騰藉崩潰僵仆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書枚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用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并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鵰山城平壘皆功最書府賚白金為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右丞相將大軍南代至郢執宋運艘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慮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檄于岸遏我舟師下令盡舟黃蒲運淼湖入漢越郢去從援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

為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
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荆南功進武徳將軍
管軍總管又從攻灃州流矢貫肘淋厭裹創復戰城
援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静江鏃蛛傷首岑岑垂絶
已日乃蘇版授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
衛兩王浮海據閩廣人號年規為興復倖利之徒在
在起應而雖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爭殘長吏剽民
為兵動萬為羣阻山為砦以抗官軍衛來路絶公從
節平生致三梁積皮以敎進懷遠大將軍萬户虎符
俾將其軍鎮柳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鄂賊萧宜翔剗
兵之餘城中户纔四百布撒招徠安集之内則基屋
火餘外各復産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櫝
進士左元龍爲教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
州界韶勒遏韶冦不獲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鄧盗闘
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發行公衛萬擎金帛即
説曰今盗始起而徒徒未繁官軍遽入民俱俘殺必
出遁逃無所還歸勢與盗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
任致討許之乃帰召父老豪桀曉曰吾止官軍不使
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
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

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有殖兔地忿怨無定所經
城市肆行剽奪瀬遣居民十室九空六種糧絶至柳
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戒令
不伸皆市狀之其徒一夕潜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
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為貫七十五萬取材有
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役以交趾之師賦
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
人勝五斗而止已二千人為擔夫負糞糧者半是行
未中道垂罄而進可前知也乃集丁之衆謀曰吾將
出家貲青諸縣命桂如數糴入上不失軍興而下可
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爾他日比皆錢加子來帰公
思還其羸又請罷剗坑銀鐵户賦酒醋歲荒發廩而
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户柳民羗悅
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潮州萬户戍無為軍至
是七路之兵全集戱下而軍容益肅盗起江東省以
公威信著聞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譽以禍福皆
不煩兵而從宣歙怙惡乃責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
又鄉萬人於績溪構溪尤勍勁豐何被墉山山周十
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
留戍徽無拜都萬户之一軍撒民方安之尋還無為

省識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者將一軍遏而關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尊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臨財不嫌施予有積則均之民第姻戚其再至兩故人部曲猶舍委第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詞曰歸祿邊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穎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嘆曰先公之舊業載籍竊今將泰歸先塋殺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勳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叙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燕中夏古則劉伯林軍泰左則梧合臺山軍燕南交則基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從強諸侯觸以力寒悉相下爲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饑糧爲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寢備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末始發不居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加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貴以輝悔四方勸忠而拔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譜則爲山嗣雖總押其舊譽也子時是官未也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徒下荊南勞亦戮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

長同祿轉而西南勍敵是膺堅城是陷莫不奮勇奮其前受關以是身手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砥成功九祖者其爲丈夫亦烈矣然非遇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謂蕭曹輩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卻氏震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總配兩王氏姊妹也前卒十年姊爾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雅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禦如在敵文識世務省訟避惑多暨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郭長官子璽閣令子駘鄭元帥子端仁萬戶貴恭祖三男孫長孫如來名二女孫銘曰

嗟乎卽公初由壽童嗣東父節雖戍甫邑凡戍十年獵敵尚迷城頹而南地交壞隣縣將來嘗許已能軍寡眾輕發大北其群會帝考貢曰是南紀子何菁莘精入包藤乃昇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枻以浮分掬坤隅置斧驅登陴長沙桂林入卯大悟小惇前無精遠從戰萬里齊楚以吳歸撫其驕矢石遺餘眚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爲忠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爲恭寸膚之傷盡心瘵恫及身而將三軍莫率鼓

哉以前顯者吳恤緋公懋功其眷何如虎御皇皇雄
長爲夫上昭祖考下傳燕業子孫其承世守無忝毋
直吏忠孝時大斯以詔無徒幾何其懋宜爾有子禮
武之賤四十已聞慎保舊憲是繄彌圖歸從先烈
勳于碑貽久是謀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朔練服將一書過纂龍與客合拜言曰此朔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已中具歲上戰功自主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ミ五十六ミ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內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來亡宋百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胄南海平吳與反廣劇賊戰未嘗歲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八年三入廣

嗚呼薨矣而官已是命也今將以其歲月日還葬吾御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禱公乃序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者祖皆失其諱祖令大城考榮故參政張公宗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錄其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季壇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守祿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大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郛省旌賭緡百斛江中斷横江鐵絙薦捷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麟省又旌賭緡百從今太傅南代戰家郢之柳林署省鎮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堡船二艘首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鄂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于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而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洋于嶺之典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撤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陟行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畧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舊崖洞崖石

若藏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衛會慶南海
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百王
清達遣馬帥陸帥徐相冀廣州官撃破之斬是三人
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毆走如新會合衆德〻已集綱
船數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爲
村先是公書柚工於軍伐材於山不省公帑爲戰艦
三百五十爲船五十載是載婦德林衆大潰沉死海
洋主發衆德歐王與偽都督盛㗵兵馬斬首廿四人
皆誅之推其偽符璽召入賜衣服弓矢雜勤加懷遠
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事三致東莞盗張璇三千
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主廣盗少戢其使入
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賞留再授懷遠大將軍
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盗古展卸長樂自宋七
十四年招不能至者撤稍勝立興寧梅縣以宅流民
又斬汀盗韓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并吳會三首而懷
其群黨斬盗爲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
號者皆瞬省遣兵頻年不能加誅此公取之廣之屬
州皆山險不可馬至梯屨縋谷逐索水則乘爲桴游
孽之不盡不已其爲什爲伍緩人以剽財之倫皆削
豪凡事諸盗名者可易而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

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陣尤足爲名澤及吾妻
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誠皇
不肯畫盗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
士與民及聞今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盗弭
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繼聞代輸一時而卒
情也夫人石氏子三人殤也知彰其覩者非文不達
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物銘曰
北海生濱卒嫂南漢萬里歸相低昂蜂旗組之南漢
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群盗伏宅嶺嶠何如峻削蔚空
群盗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歌曰雖令與今吾元
跳踉裹勁公有祐斧青領治青十八年中無有幸逃
或曰公哉始若裏漢終震武康椒洋無畔不是之書
逆盗頑〻大象録徵異示後人曰詎交趙遺圖而摹
噫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公帥從相從會人所同
公蓋有朽難沉恥遭費漢南越大兵猶旋小兵弗嘗
對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戶知今思永懷白潜淵幽
梁太史識載銘不忘有胥斯石

戍守郢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晉
不仕金季亡也御里及旁縣豪傑以公習而義之而
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強弃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
之來歸授萬戶從河內定興思立戎芳不樂民治衆
將彰義城便山寨〻方諸侯守壁不出犯其鋒武關
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恭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
芳陛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
拔光化襄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
首山斬張太尉虎門從今中書平章吳魯公之父破
荊南沙市初郢既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
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塔橋古郢縣陂
屢北之其後西山連民由雕堋故之間將趨襄陽率
步騎進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那而南
耶與故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壩以灌淀田歲
收粟為石亡慮若千萬活饑羸為口亦亡慮若千萬
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矣苦兵子
桂能荷殳兵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
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
二十有九日塟州西北十二都之豐德鄉蒼龍潭壖

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
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慈疾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
十有六人與祖世榮叔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遷祖
偽祖繼祖孚祖寶祖豪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
八人男曾孫五人徽仔佩偁傑女曾孫八人最三世
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婿孫婿不列也
朝夕若嚴時問安為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
下人之望之蔚為盛門惟天章公滑德昌熾衆為而
何況珪支對前脩育光乃爾耶始由副千戶江漢督
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均犄角鄧督
府屢虜有時而虜劉遷將以萬人襲之反為均兵邏
絕令將所突騎為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
馬嘶山過達士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關連兩州戰李
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岩萬石堰晉城寺獲生口五
百城毋得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調廣安軍歸
從故中書左丞相阿术公圍襄陽戰小樓壘南濠鶴
及八輔衆三山會鮮鄉紀樊授轉湖城岩馬四趙總
管野雞池劉總管牌山關探司王總管猫子川又會
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破下苛授敦武校尉從中
書右丞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

遣都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掖之戰鄂之陽羅步
獲艘五十五艘走濟江下鄂又從攻中書左丞相阿
里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荊南沙市
先登阬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棄地捍峽州
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豁并署為邑令進遷五
千戶從圍漳州義西門鐵垛三光登進武畧將軍千
戶金符從下衛永全道四川援靜江進宣武將軍總
管虎符下鄉西郴州徇地海外來至召還進明威將
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真為萬戶戍襄陽最其受
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援破阬下名城三十而騈不
與焉都統一人總管三人新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
統各一人討湖南蠻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
從及城援而當職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
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十五創矢分石巨礮洞肩決
股貫臏先登鏖福而顛血當口出積是勞勛位寵三品
力有可至數所濟為伏石人歆對列神道又俾公平生
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偽之碑集以白慈入自褒走
鄧說筆于嗟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蠟出蘇武告
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為得然事父致身事君致身道
罔有不懌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啟手足以示

全歸其平居剛又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夫小而殘形
大而隳元至不旋踵執速戮陳苟於是而曰吾全歸
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邪人子惟
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擾抱以
死圍其所也況戰不必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曰
延武嘗讀史氏書見闕府之登俘臨陳折馘襄旗大
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也懷慨感發
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書筆大叙其為功亦忘士
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賜暱金章視身外物再世
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諸人物志
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譽健獻遠群猿迅
天於恒人此與彼各武界其全萬邪表自英故明智
雄則勇能人才文武果用晉附武選孰羣文太平具
亦既太平志載必危强士赴敵生死斷須彼文雖臣
何有是衣孰簡之詳其可輕出於緋綿公卿豪始宗
無基於前造大今躬金吾視衛百萬二萬來歸太宗
獨河是亂纂民而夜轉謝淮漢戍鄧空鄉將遺文開
鄧人病飢戎柱耕之鄧人關戎我柱載義丐老而休
年直延彩而止七十有宅長所生子如公亦教能其

克越蜀荊三十名城金石所剗凡十五婁虎符以肅鈇鉞專征曰是徽猷先人之教五男三姓不孚蔡叔爰其幽光瑩今存董靡義子心少慰畫傳如雲之碑贔屭龜質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至周造父為穆王御服盜驪驊騮綠耳之駟西巡狩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歸趙城為趙氏其子孫散居可望傳次幾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蒙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為冀之衡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春汝構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雄家雖倡義兵數千為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絶乃率部曲蘇平與富室藏粟貿糧兵厳百死突圍上佩召見行闕嘉其忠勇勞賜銀符提控權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麾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閫制閻政倚為左軍統制；閫後叛降將多懟襲此匪測變為受嬌殺制置阮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御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從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猶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鄰衆被虜棄未成蓋達是保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鈐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為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閫不容將以計誅之將軍諱謀皆言制閫不足為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前廳守宜公挺劍前衆曰然吾下宋正求活我哉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職之情露而事建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猶任吾劉將監之一旦誣以他事盡無吾類糶賣為也哉不忍與吾泯：膽睛飛手心歸皇元從應者斬統領徐海猶豫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排受命馳遣實佇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戈解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敢譁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

橋然不能下哨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於是
皆受命復與將佐為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
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怨完之非爾輩之罪曰生完之
耳雖吾何為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
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殺又曰不越公命
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為具車馬
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國已
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為太子南征還過鄧以
是城甚近襄陽廣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房三
州民徙維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房治福
昌許公權置行省事乃先第分若佐之葉縣葛隸豐
義府寺田廬於家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維陽其
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戴督軍入守字民別
傳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附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鑄而
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為石四萬五千陜州鹽
為斤若干萬以廩飢人制可如是費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
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
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畧河南始屯田鄧上張
平宋本盡還為徙鄧均房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

鄧時宋已棄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
三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晉僑
公為復南州數十里論為直區截外耕內四年之閒
積粟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復明年疾卒實丁
巳春二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
葬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蓋自衰及窆祭哭聲振城
野數萬人皆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懋戴
而郡望之威如尊觀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重鐵委
待常布衣書帶羸冠弊襪江漢大都督為言衣冠貴
賤輩也何乃為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幽之與將
佐言公府則吾帥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庭則
治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傳邊踞敗度平日也
必盡堅序飲其飢飽自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曾
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卿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
考廣三世遠不仕後貴樂施夫人董以譽聞子一人
翊書大將軍保甲萬戶佩今鎮衞州罷孫三人伯元
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季幼
聚公之始遭會季年出無受知託體之臣入無素勳
可藉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苦而如數千健武
之上亦何其也且人之才相為十百千萬不能齊同

以一人當一人為衆人以一人總出千萬人之上是
曰俊傑古天定命明之而昧者殺所適歸彼千若萬
人舞走為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探無可出險
反正之才質以一身買之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
難於為人依而受者也舍院隨祚而後將十餘族之
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來不梁將快其譯毒已乃
北成鄧州為置盃將防禦而式偹之其伺釁窃發不
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敵玉安能轉禍為福
俟食此州蔹然由公而上下仕三世累實儉勤積累
悠長能散宿居芘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興此碧
之也至理之固然者今佩也御墓堂之龍盾虎符列
名乎宋功臣非公作副之銀而誰諸孫繼繼偕偕則
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遏艾之耶從孫三十有二
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伣自備遣叔利五千里持備
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煙褒其志在楊
屬先烈又書家雖西寧我先人居相近而游相好也
故不終辭銘曰
猥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為平與趙公幽宮迺是之年
周甲子一來發㮣名古人自必姻將褒祚備方與許
如歸儒子貴禮是史金禹沉淪根是葬族曰無棄圖
涉漢南驚來戍是州始脫免乃熹衆皇日月戴曦
萌少康蘇頗嘉蒔泠徙北就豐予洛之油壯出亦然
移粟大名以及運衛保甲散耕與是州民楚稚十萬
形影相附千里往逐事深之仁叢集增川宜是州民
戴為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蕭寇且務
有子將軍古豐烈光虎節斯皇執司公亡匪銘伊白
匪石安碓我筆載溢後來者瞻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銅請大
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于襄陽謎避吴會還
通行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走帶相
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拊柩增瞥曰公平生交友聞文
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為銀子休復亦已叙所履歷
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叙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
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
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
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

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袛掌曰若是同知不善吾家
郎吾它日有避而不為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
卒官兼副班序正與轉運使度同知者并六命四世
卒殁皆不逾六十嗚呼達物之達人衆可以意智闚
郎中議中順通議為高曾祖諱仲尹子翼靈考中書
右部郎中諱渭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田通議葬松
庵嶽山曰蒸後更峙字壽卿靈子聰警於書傳覩撰
識嘗於中書忠肅公許妻以孝之子嫺情由貢試吏
柱商屹屹自號不還華塵中統建元時年未壯入掾
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沉明得失先事日從丞相遣滕
清光右部為郎自丞相掛章而下皆友諸之父子並
政法制未許不爍之人榮耀爲武護禁中省曹多捷
顧屬在列庭如冰櫃公以風度骨鯁數對市次留後
一效相長左右蓦書氣排人諸曹警緬公不下之故
事諸曹出皆總官判官獨抑公真定轉運經歷換衛
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真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
令潞之曲周狀其簿責備熟之圖萁陽患發民益兵
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戶抽一人藉之請託
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
皆出條吏無所為利其間江南既一陞奉議大夫僉
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
按察司事二廣皆蠻獠豪豐人所恃竹公冒阻凌
瘴御畫俗上下山谷至不可為或騎以杖殆數千里
劾奏周治黜荊冗長官吏數百畫臣荐之務近載的
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敢與
直責悉還之罪去官吏三百稽滯獄路且三千定霜
權貴擊囊奶皆析魯之衢州諱發其伏逃訟于朝碩
列公置田湖陽三十頃案發日殺剩童秉傳多境霹
薪不法十餘事部御史開之無絲毫得抵其誣暴陛
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壽
奶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畫
臣終曰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葬也舞其去家
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命下數日卒壽藝理濱之東堂仕至是三十餘
年恬忽時榮退易進無嚴命皆家受之諸嘗屢劇暇
掾而累遷任林泉野服瞰賞賜鳴琴賦詩忘反移日
觀所號靈崖亦可得其嗜尚已緣入蓄於及故家之
珍醫與娛賞購與琴書畫故遺屋不盈十金所嬉據
其間甚高雖步履以義親為心逸氣息奄奄猶大書
松庵墓馮孝子墓靈崖墓賜休廣曰各伐石表之阡

亦自喜其書全歸也遺文千篇曉而筆力愈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九再歟前夫人楊氏御忠肅公婁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數其道不知者不以為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為德如何女孫香如三男孫鶴齡龜齡鹿齡二女孫皆

碣銘曰

公生自異見靈奇也甚衛鋒然世為碑也人一善備已甚之也其蘊淵淵介介特也其履平平猶猶施也入司萎戚出縣為也同不俗舉異不離也青言言宣貴事治也憲府所瞩吏不欺也風行霜嚴江之湄也哉耳順年不云耆也孽夜長賊窺何時也聞之慟噫多書悲也曰良弓傳子爲其也操木不強世業畢也稱公青彪奇不務也世德閑頹不外飾也孝子父田播其醬也父材楠楩子構基也有華蟬嫣恩豐綏也與乃祖有官罷養也皆不持餘蓄職禪之豈天為慭座右危也不益其泉斯不歇之信彼微權為氏私也滹沱之川浩淼淼也茁胄必昌餘波滋也毋祈楚筭以益穀也豐碑有穿徽銘詩之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眞定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掌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禄考得用生行軍萬户府提控濮及壽與公伯仲氏皆善學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受故君而氣質大變孫親不遑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閫有關足出門庭畢以下人語恐偏之遂承無所學講者于堂必謹謹慇婦令盡所言不啖謝引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佩天曆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深州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奧魯勸有土民以行所學部早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作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責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濡賜于明天子必將決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罹斯毒則亦神又使罰矣敢恐恐遑從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歷祠龍泉上自公來丞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煖凄栗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為患反之而已災況暴厲無節亢涌谷

起飄翔歷沙僵攫禾稼以病民我禾民特以生上以
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衆歲報事手明神今使之官
官無所於食日其覃苦之類耳乎愁嘆之叡神亦安
所利之心州刺之是於其收是憂懸自尔威突衰息
民賴至今尤完心用獄前政繫疑盗八人榜掠百至
求逮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趙家訟公故縱無幾
時而盗果得西京城獄令待命他郡遍治因覲市
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耶
公務召開朗謂置發卒衛出吾界而已繳非吾事
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爲可陽爲支耳不聞卒開之基
太康民輸稅西京應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
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僞爲鈔者交隱偕之有叔善
鈔而歸所僞爲我息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
始露有司鍛成之謂我利錢而買之僞爲首當以見
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妃而抵奴與僞爲者法賦州
市牛公愍他郡歷牛至官禪可受直聽令自建爲走
頃勞廢其本事令持價即郡民自爲市吏無所蓄利
驛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真州入爲監察御史
刑部主事特當國西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數
公從卒坐部補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食山

北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
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揭田民當
二人法文有訟爲妻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須
獄年不能正公以九令驚人皆晝男女左右食指横
理於暮爲信以其牒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
索暮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獄在此
爲召鄰兒年十三十人以持其指皆窘不合妻室遂
屈數暮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帥從故都詔
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識奉事主安不知
知安不上變聞而嘗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覈求
竟公猶辭卒主果執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
得罪還公寡爲入都事御史臺劉白群疑商訂時才
自其口出人所要絡皆身任爲無少顧藉然不專己
傳客之人嘗曰君子小人事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
遂半矣又数察其間有决而不中哉今曰必吾所識
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况未必盡賢人曰可者
薦可不必圖以資格故評量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
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爲江北淮西道提刑
按察副使按實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
而不論者皆此職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
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
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
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
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與道伯氏子希明覃裕宗於
東宮今出知隰州後娶二年伯氏與公平昔之善很
其不聞乃身入山教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秘書少監
楊桓狀其事俾睦銘之碑睦曰公之為人經為行實
文何尚為念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紀金石為侈者
或多有之如提挈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若儘獨一
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豈薇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憂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辨
道德威儀日耳以睹如經事基增崇其畢如田有鎡
多稼穡：尊聞行知始由家植惠孝如書闢關集錄
猷：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是調均賦賓仁柔肅肌
何有劇龍其穢其析上川百流如指以顧而瀋風褒
識之格思罪入兒彤有少枉疑備己渴飢不負之秋
獨屢解豐也出是期發摘吏歎文法小告戢威瘉眉
衣綿荅持達浙江淮皆所往譽在：做思曰列遠而
如何數奇中奎其墓識不識悲中節諸碑恭無媿為
斯銘如斯琢石以番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睦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
之南既求道撰樸夫人李氏埋銘為相叙陳桃同為
有慮遺滴與復五年睦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
管來蒞建康馳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
治平二年卒葬洛陽其後子孫以官為家徙不返塋
稱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華地
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恐我會葬難
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
所華孫墓驗名累得范公鎮所撰誌銘事以墳瘞副

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並受請之其先潁川
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違亂于蜀家留之青神其可
考者瓊生延祿〻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
卽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
參軍撣司士生金儒林郎顯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
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
農使廣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
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九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爲
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究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
多哉嘆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德而上之〻十
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叙傳
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
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援例
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
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
生瞽叟瞽叟娶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
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
生二女宵明燭光爲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
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
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

世耳至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
女大姬生滿爲嬀姓而封諸神以備三恪是爲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
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慎公圉
戎立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
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
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
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
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
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蔡
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而
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
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
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于
飛和鳴鏘〻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爲田氏敬之
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湣
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
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

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
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
子求為諸侯天子命之是為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
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卒宣
王卒子愍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
敗之齊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愍王出亡走莒
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為襄王田單大
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為齊襄王卒子
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
國虞至是千九百六十三年與此吾姚與陳始同為
虞中同為媯卒同為田之未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
氏齡稱陳氏而不足昇黃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
支傳次王恭自以恆當退封定為敬王以田畫為世
禮儀奉敬王後恭死畫子興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
媯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齡生泰東陽
令史曇々生成安君穀々生朗々生富々生安々生
恒々生顧々生四子清寀齊尚齊生源々三子寔蔚
邈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黃
洽諶休光琨字秀方獻文先生々青州刺史忠二子
佐和佐二子準徵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

齡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臣二子赤松世達
世達長城令從居長城下箬里生丞相掾康々生財
豹太守英々生尚書郎公朔公朔生步兵校尉禺々
生散騎侍郎高々生懷安令球々生安成太守猛々
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譜文譜三子詵克霸吏部
先詵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郡烈公霸先代梁稱
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詵兄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
繼立廢文弟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陳
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崇某々會稽郡司馬司馬
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某右補闕翰林學士
翰林三子監察御史嘗大理評事襄秘書少監京少
監以從子盡官令處總盡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
伯畫伯黨伯靈著作郎生旺々生機伯黨生元史元
史生徽溫州司戶參軍其自齡逮徽三十九世帶帶
列者止書其傳然自歲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
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為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
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翰載以來不暗其世德者惟獨
一門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參而至今者廿有六
世其上則或絕或續亦天之家其可少與哉嗚呼亦
有甚可感者古人為誌納之壙下也載其世次官爵

寔用備載世變時遷人有密瑩如爲何代大對哀子之
稱之不忍及其圖爲初不預爲裔孫竟念其祖求微
而謀也今元凱偉陳氏入蜀中徵太常公始靈而耀
之亦其家之舊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真大封
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
之後亦古未聞者故遂葳之且敬爲銘吾遠本三千
歲之上皆有譜於竹帛者譯次燬之非足止慰元凱
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來章及此其康哉乎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因爲慈人之銘藏時上冢
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崧高阻西鶩兮溢崤壯北卬兮城陀墉洛
水兮波滔滔寔封兮懷蒼古爲藏兮茲何所既畢兮
已爲有不爽兮曖爲主將帝社兮之家俾鬼護兮神
訶待裔孫兮爲告翻玄石兮不磨離裔孫兮思慎其
守不忍隳兮求牛馬走曰先志兮其式度階垣兮來
處可究余亦虞兮遺黃壤無胥兮並遷其舷綿兮可
尋畀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踰百生民祖兮哉哉
叉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絶乎何孟氏一
言遽以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其書兮亦
取亡三武城之策重曰桂者兮貴者來者兮是望勿
替兮休類與竭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惠言於趙吾
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傳文當其爲河東山西
提刑亏銘先祖提舉府君囊竭中丞不讓而復翰音
教與予書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爲司[illegible]今予
長翰林數會宿齋爲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
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其有之其遺善
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謙
字進之曾祖滑妣郭祖閏妣郭世農平陽趙城以本
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昔

嵐州長官從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
姚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幾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
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自教之書及長又責使學仕俾
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為參尚書省議樂齋晉馬文玉
二人者知擢以為掾己未遣迎世祖於江北陽邏且
撤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首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
以姚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
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之鹽地皆
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為太原漕由其地多
鹵民盜煮食有司徼索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
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業食鹽戶書輸賦漕司行習
久矣至是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為若然
是驅是邦人納罷署也若仍弛其禁惟取遠邇逃
不使賤估鹽既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為民便安
之而禁亦罷後提舉奉囊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
可謂達而名常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使用其言而
人亦樂以意推見求者在夫盡諾而趨義苟緩而尚
使其事如事攬將為亂自盜都傳檄求臣縱王而平
陽總管李穀不思移文太原為析之監州阿八赤所
縣故總管皆訴論殺子青畫而被坐徙遠海君哀之

帥徽家僧訟之省臺以為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
且嘗撒事青畫何知與禍至甚非詔代罪人不孥
之言宥容遂奉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既下之
明年將平宋部籍中戶為兵民甚難得至有自賊求
既者總管為提憲之建君語省容受其家法得於三
戶抽一差懷撤籍屬吏為盡數使取籍冊府畢遣既
身自甚等三戶優者僅者為兵者寄其力令出人稱
為平有沒謝者扈世祖征雲南歸未及還書達丞使
翰林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撤儒使者滅族如屬萬一
嘗蒙恤恐貫賊被臣觸無以臣而使是域壞無遺類
至制使以為疑皆辟之懸戶於樹大師既至求其吉
咸謂投河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遣至
家獲其門徵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賣口數
十於州使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嘗徵丙戌篤西省
臣訪求其家在七寶口已為鄉豪張某者買有王氏
子觸費其人隔直居言之憲府坐鄉豪以聞受上恩
當吏見知藏匿者皆罰罪而還正其口王天子民奴
有展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
曰奴有男女若是採多則如觸其為力也父忍重奴
商胡分鬻他地我自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者

郡民為可不告所由而輙鬻之綏不揖善戸數寔積
吾曰府是其言行己教令違逆遷之代請為民捕其
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
翕事總批石有津叅分田以卹女弟孀居為子擇師
俾益肯學其知覩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
身本學治生本力稽儉勤美以周置急無多積以自
災取支不可苟合苟利贓獲女故既文其券多至千
稍自今事汝父者其縱之書不甚時伐石為郵亢
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歛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
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
九月廿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元
配同里穀母盧夫人祔置穀為治書應使風紀中外
附書惟觀今為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逮及萬里為贈
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
人考德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
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
邢夫人生穀授穀設齊授宿衛成廟穀祿河東憲司
穀大都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己後世不然

戕合權輿校酒以金矢死不渝小隸見告聞已梅耳
大而去之違者譬恥允義徐君聞其故俁世囊奎地
而負亦劉重子何如亦遇以置曰是皇代聞伐反嗣
数訟于虔萬里遷之俾克再家虔東將藏民有不幸
為姑屢卹無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為非俠力善砥名
謂之為俠不聽難行其居而家并有條理迹以裕人
日暴剝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
俾發益肯從許文正耳其嘉言日其善行故出用世
尊聞行知為民所望宵齋晝慨不營其負而昌爾後
遠信百年種德始茂予書而碑令甲得為可特以傳
太史友辭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乜公傳

金之季李天兵滅張定臣專誅一力備〻以不率保河内爲體捷河之北錦地數千里信敵收息其中不敢認寸尺爲已舊蔣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達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其創殘鐵嚴之餘权其竟竟化悍爲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乜公竟無事散捐鐵匕敵恒山警言入捷鐵騎不敢逍京師彤淚擁衆自衛獨上黨不肯風謀去就提與軍閫府馬武援嚴潞澤沁輝懷孟衛七州之心終始比擇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死肄跡書者衰垣銅鞮襄垣憲府五百里銅鞮襄垣又百里府撡十餘壘皆阻山爲守獨襄垣居易地受敵而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驍上招撫使顯守不可牢即服顯務驍衆往始顯部將有揚公者與顯同里用武暴閫顯戰每衆副往達以勞得官至是從守襄垣爲其部衆降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攘櫌已未嘗浹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畫止其驅夜所其警凡戰祭事翻府夕集不以勞顯者此者五年其後壘更城守如金皇石積其下者四壁不盡一射人心轉一不搖變攜數以爲難猶引不進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有勞超進顯銀青榮祿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節度使事特撫官調用將切其將戰勞一費以官地多入敵懷散告身無所上疏進領敵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襄垣今年然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四百人立銅鞮以疑兵衛顯九以便服公以前官行銅鞮今公自治揭比積處纖危中且朝夕舉呼攘招山遺谷寬猶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盂獲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鬼乘空來擒數人以偵因閫哭曰鐵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奔安京師一定公言公代人諱閑火飛鞫於帥之夫爲爭卯今衆推大夫顯也始顯以東兵戍即遷戍潞攻孟戰有勞調臨洮司祿臨洮又深地戰又有勞遷招撫鎮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千年子仁鳳謁遽且傳度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云仁鳳盧懷卯洛三治中有善政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

（元）曹伯啟撰

後錄一卷

元至元四年曹復亨刻本

曹文貞詩集十卷後錄一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元曹伯啓撰。伯啓字士開、碭山人。至元中薦除蘭州教授。天歷初官至陝西諸道行臺御史中丞。卒謚文貞。是集一名漢泉漫藁。後有至元戊寅吳全節跋、稱爲其子江南諸道御史臺管勾復亨所類次、國子生胡益編爲十卷。又稱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修呂仲實四序。此本皆不載。總目於四序之前又列有御史臺咨文太常博士謚議、亦皆有錄無書。蓋傳寫佚之。後錄一卷爲曹鑑奉勅所撰碑及像贊祭文哀詞輓章、而目中提調校刊謄寫姓名一條、亦未載入。則後人刪之也。伯啓生於宋末元初。而家世江北。不染江湖末派、亦不沿豫章餘波。所作乃多近元祐格。惟五言古詩頗嫌冗沓。其餘皆春容嫻雅、渢渢乎和平之音。雖不能與虞楊范揭角立爭雄、而直抒胸臆、自諧宮徵、要亦不失爲中原雅調矣。

漢泉漫藁序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人知誦其言而踐
行者尠如漢泉中丞曹君則真知而實
踐者也漢泉蚤歲游鄉庠從楚齋李先
生學清苦勤勵見稱時輩擢邑文學掾
授徒習業益自力文定馬公予鄉知草
州以茂材薦授儒學正教授皆不赴益
方篤志於學也除江陰總府經歷材幹
著聞稍循資格再調辟掾南臺浙省未
嘗一日廢學既登清顯歷中外竿者
更矣誦讀述作猶前日也朝論以君宣
勞陳力之久自山北廉使召為集賢侍
讀學士俄拜侍御史使浙西引年謝事
歸于家起使淮東起西臺中丞以疾堅
辭不起而益以文華自娛其篤學如此
可謂難能也已君既沒子臺掾復亨彙
集平昔所著漢泉漫藁若干卷求余叙
其端余向在胄監史館君衎衎與余

游時復與其季同在監學諸生列
余益素知君者君端雅縝栗謹畫有方
為世推重宜乎發為詞章敷陳條達其
於意之蘊而言之宣者周旋曲折壹能
道之又可見有德者之有言也夫古之
名人勝士隻字片言人猶寶之況其發
然成編有如此者則後之人傳玩珍惜
宜何如哉大抵士之為學將以致用也
學未優而仕者多矣仕優位崇老而益
勉於學如中丞者蓋不多見也然則漢
泉漫藁之可尚其在茲歟其在茲歟漢
泉諱伯啓字士開贈資政大夫河南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
貞漢泉其自號云至元三年後丙子中
元日癸丑通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
臺侍御史張起巖序

公諱伯啓字士開世爲碭山人
自題其集曰漢泉漫藁既沒其子
南臺管勾復亨託以爲序讀之決
句銳藻流麗渾然天成夫六經同
理而殊詞蓋詩緣歌詠故聲用律
和律隨音奏古者采詩之官雅製
朝廷風形列國頌成郊廟雅頌寢
聲政殊俗異妹之沈湎而賡楚興
衆聞淫僻而柏舟作乃諸侯失度
矣夫逸軌而存乎匹夫匹婦之獨
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離騷忠
憤言成一家後有作者咸以爲宗
自是紛紜勒名篇什雅不興於朝
廷風不繫於邦國頌不歸於郊廟
漢魏而下蕩無紀極然其詞淳意
遠清濁無爽江左纖麗風爲大變
唐之名家無慮千百粤維采擇方
效播傳其制作雖任於下而權衡
猶時於上也其或專於思致工巧
不可諧以音調度曲則委巷之聲
足以蕩心搢紳之律未能入耳且
性各有偏學得所近雖未可究其
盛衰理亂之由而人之是非邪正
曰言見志若中丞之藁質而不俚
文而不華其爲詩若干篇心之所
之言自不違豈曰文士云乎哉中
丞德行事業載之家乘傳之信史
茲不復贅吉公以集賢學士典試
國子伴讀思誠與廣西僉憲姚紱
爲首選是同門生故不敢辭後至
元四年三月下旬有二日太中大
夫國子司業呂思誠謹敘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十九首
賦勸學詩呈憲使徐子方
學宮雨夜有感
相馬圖呈杜左司
題趙治中詩卷
官馬行
題畫槐卷
題胡府判趙生山水卷
和完顏僉事見寄
寄謝陸義齋諸公
和傅莘山九日秋闈
戲贈曹鶖舉
澣衣圖
濟州登太白樓懷鄭御史二首
雨花臺獨步
觀朱張二府
[illegible]存精舍書克明樵隱詩後
蕭縣道中早行
贈相者陳梅心

卷之二

七言古詩二十九首
陪漢陽諸名公登秋興亭
登君山次史同知韻
題趙鼎之一山詩卷
吹臺懷古寄孟子周
送申仲禮
餞王景先僉事赴燕南
贈相者高心月
讀段約齋詩
贈相者梅山
夜宿太湖岸
贈陳方圃伯仲并序
送蔡季良
和趙鼎之中秋不見月

戲作村中謠
送趙彥誠
贈卜者范心鑑
送趙石居之官慶元
寄胡教諭六首
答陸子方陳心困二隱
送獨吉經歷
清明沈州郝行
壽喬令
題蔡御史種德堂
尖子謙亭

卷之三

五言長律七首
歲暮登塞嬉臺
秋夜西齋有感
送謝時清北行
次陳愛山韻
再和
贈李都事
誘啟寄朱主簿

五言律詩四十二首
題郭西楚加官卷後
次韻宮大用二首
和人遊蔣山二首
初到江陰寄徐路教五首
和通州王總管二首
村居
和毛潛夫校書
宿呂梁寄潘子素
和徐同知遊北山寺
蘭溪郝行
和完顏東寧僉事
儀真寄張希孟學士
贈相者周可山
答南冠
夏夜露坐二首

冬夜書懷
秋日嘉禾道中
題王龍驤舟師圖
陪烏克脩治書謁天游眞人
次韻張受益二首
寄潘景梁御史
用除夕韻呈王菊圃
寄友人
送祖繼先還眞定
次韻呈菊圃二首
悼多子可孫
壽毛消夫
送趙天錫省郎
寄高文甫治書
用貫公徽韻壽何仲禮
和鄭叅政留別
和宋御史喜雪見寄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詠鷹
夜雨
暮春用唐壽卿韻二首
東平嘉祥道中二首
夏夜露坐
送朱教授之姑蘇二首
鄉飲禮宴次諸公韻
看星
莫春登米鶴峯書樓
勇酒詩會
送丁仲誠赴都
旬休日遣懷
涇陽述懷
謝吳立齋惠蜡梅
大名客舍
賦愁諷楊彷開
子規

送濟南王秀才
送翟慶之二首
送人作宰
寄李揔管
上李相 可大
詠懷寄趙通敬
謾成
呈提刑
喜雨
中夜偶成
遣悶
祈雨次韻朱路教
君山宴集
再用朱鶴皐韻
陪史同知宴天慶觀
述懷寄霍伯庸
和胡舍人登山
送崔同知
送道者
梁郎中慶職
送白君舉須唐西行
賀南濟民生子
上杜左司
壽朱鶴皐
謝鶴皐招飲
送朱教
寄朱教
夏日書所見
苦雨用杜左司韻
次范平甫所題侯亞卿辟閒韻
和周景遠悼歌姬二首
題王夫人詩卷
卷之五
七言律詩四十首
對月
次善樂國王韻

同毛吉甫提舉宿王氏精舍
次韻史彥朗府推
次韻李彥謙御史
常德至辰沅途中書事三首
復用述懷韻寄毛吉甫師尹
贈王仲通二首
南塘戲贈吳立齋
秋夜聽雨
歲暮書懷
和佟亨甫遊錫山陸氏園亭
溧陽道中
寄中仲禮
錢塘雜詠
上周宣慰
寄謝君舉副使
壽馬性齋右丞
謝性齋右丞
餞燕貞卿

呈梁平章
贈吳道錄
用前韻詠懷
送石抹同知
松江道中
華亭道中
賀張安道提舉
寄盧敬齋知州
贈會稽閑居官
汴梁客舍會諸友
贈李伯宗學士曹子貞奉常
次韻賈公儀
餞王實臣
和李公勉留別
呈郝左丞
晚登岳陽樓
洞庭感興

七言律詩三十六首

和中丞敬公九日登南城三首
清明雨中登樓南望
次韻黎景高僉事
題拱北樓
和盧敬齋新秋詠懷
次韻張文在
春晴賈叅政招飲
和孟子周除夜見寄
賦歸諭見華
題伏波將軍廟
題文希伯竹坡詩卷
孟光壽日
次梁叅政寄韓叅議韻
白雪道中
壽馬右丞
古任臨流亭宴集
用六同房壽卿魯子翬唱酬韻

儀真詠懷
買舟歸碭山
和徹咸卿中丞送秋露芳樽來詩
酬徹中丞
復用韻
久雨不出呈中丞
阻舟淮甸寄蘇昌齡任士安
賀完顏承旨
江陰詠懷
次韻李御史
次韻士貞弟
白雪詠懷
壽蘇顯卿郎中母夫人
東昌寄申仲禮
次韻趙良臣
次魯子翬見寄韻
挽劉楨齋提舉
再用徹中丞韻

集029-553

卷之七

七言律詩五十一首

中秋夜不寐

長安早發

湖頭鎮阻雪

金華道中

長橋書所見

遊西湖

雨宿無錫驛

次韻韓同知

次韻丁仲謙

金華客舍鼠祟

秋日宴江山樓

姑蘇館夜雨

寄江陰諸君

題究頫御史涉海圖

送琴士張伯源

酷雨

詠懷

婺州途中次王菊圃韻

寄張仲豪

贈朱路教

送丁仲謙之杭州

遊靈隱

過姑蘇

次韻王士美

次韻侯巖甫

喪馬

送陳愛山

丁亥清明寄二弟學正

贈劉彥卿

贈王允伯士瞻二友

壽李埜齋學士

寄王菊圃憲副

次韻題蘭溪洞源驛

次韻徐改之二首

和憲臺諸公賦式雙蓮花
和申仲禮尋梅
次韻申仲禮
和趙仲權留別
送潘景梁僉事
次韻毛潛夫詠懷
送王廷瑞之廣東經歷
送程前村
題王彥章觀馬圖

寄郝知事二首
蘭溪郊行
泛舟次人韻
送何御史按部江淛
次毛吉甫雨中述懷韻
贈王覺軒二子

卷之八

七言絶句八十九首

題白御史畫馬圖

題雙騅並櫪圖
過白溝河
九日省舅氏郭西獨行十首
題市橋遊樂圖二首
元夕會飲
夜宿清河
過保定
涿州觀寺
贈畫師佟明之

題何舜卿魚水清白圖
寄劉彥卿二首
題索賓月圖二首
題竹枝畫眉圖
過滹沱河
蠡州樂河
用溪陂塘松菴辟間韻
題姜仲澤薇隱二首
定興喜見太行山

溪興
謝朱鶴皐招隱四首
對雪寄范平甫二首
海夷貢花驪過蘭溪書所見四首
次韻朱路教
盧溝橋
安平客舍
過先主廟
索李副使畫梅
和曹尹禮書懷六首
謝曹斯立送菊
九日贈史同知二首
冠州道中
梁門懷古
喜至大都
送張潤夫之官遼陽三首
題朱孝子卷後二首
賀朱鶴皐除江陰教三首
寄侯秀才
示仲吉弟四首
乙酉館中二首
觀蘭亭王俣書扇二首
題鶴銜珠報恩圖
挽李宣慰四首
詠雪寄湯廣文三首
贈心月相者
和何好禮登蔣山二首
戲贈張經歷

卷之九

七言絶句九十二首
題廉文正王畫像
題童董平章畫梅卷
餞高叅政二首
寄史中丞
過桃川宮二首
憶王仲通

觀稼
郭西獨行
九日月下小酌四首
題松壑詩卷
題任士安丞親詩卷
題黎僉事脩太白祠詩卷
送郭文美歸省三首
題梁國英牧牛圖
題宋成之畫馬圖
送趙彥清赴上
題馬逸齋詩卷二首
與務真人對飲木香棚下
題蘇昌齡山水小景圖二首
題蘇昌齡溪山讀書圖
題王君實孝行詩卷二首
賦秋聲真人木香二首
衆御史議酬卷之禮
送王御史歸養二首
題台御史立馬待渡圖
題宋提舉獻尚書圖
寄龍泉邑長可齋二首
題陳伯宣忠養詩卷
次鄭參政韻
題魏立之所藏榮啓期三樂圖
題黃秋江釣月圖二首
惠山泉二首
歎宜興無錫飢民二首
醉中感懷
題焦覺齋詩卷
和劉平埜見寄二首
中元日悼所畜馬三首
題奉元韓氏家藏三圖卷三首
戲贈施水菴僧
題邢明之家傳
送陳景舉之忻州
喜晴二首

題畫平章淵明歸來圖
納進秋興亭阻風
送申屠子迪二首
題白教授醵金疏
題王提舉畫魚圖
題錢舜舉牧牛圖
題蔣四清草虫圖
題二郷游池圖
秋望
愛菊
九日言懷
西郊晚望
樂善樓
文會堂
壽許公
中秋月
送婁行所歸省二首
寄題劉氏義學

送吳養浩歸省
題劉士中採鷗詩卷二首
題史總管隨車雨詩卷
送寇致中歸永城
題東丹王乳駒圖
題常光明詩卷
題湯碧山金陵十詠卷後
五言絕句一首
見山亭

卷之十

樂府三十五首
滿江紅次元復初韻
水龍吟用楊侑甫登岳陽樓韻
如夢令贈道夫
如夢令同前
酹江月次王君陽過龍門韻
酹江月和孟子周詠雪
滿江紅和白君舉見寄

水調歌頭次元復初韻
水龍吟次史葯房韻
水調歌頭次崔子由韻
摸魚兒用范葯莊韻
水調歌頭次盧仲敬韻
南鄉子四川道中
南鄉子 同前
鵲橋仙辰沅江中
臨江仙 同前
臨江仙 同前
浣溪沙 同前
浣溪沙 同前
木蘭花慢壽鄒仲明
沁園春和元復初游西山
八聲甘州次鄭澤民韻
水龍吟拜用楊備甫韻
木蘭慢用史顯夫中丞韻
青平樂寄徐都司
清平樂寄元復初
西江月用李雪菴韻
鵲橋仙用 壽卿韻
齊天樂和蔣四清送秋作
沁園春用敬中丞韻
鷓鴣天寄翟德溫
減字木蘭花壽監司
糖多令寄友人
鷓鴣天示次子愛亭
鵲橋仙用呂正學所贈韻

漢泉曺文貞公詩集卷一

承務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揆類集

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録

五言古詩

憲使徐公子方俾諸生賦勸學詩益亦勉勵之意僭題卷末

脩身戒昬惰學業貴精勤聖人惜寸晷
志士恥無聞勤惰不自省賢愚此中分
派觀八紘内屹屹務朝曛農者國之本
三時務耕耘作勞乃有得老稚俱歡欣
梓匠服工役營營操斧斤商旅涉險阻
裹情若悅焚中年致豐富築室連青雲
士也貴尤重凡流豈同羣綱常繼絶學
仁義匡時君聖道苟不熟幾何能策勳
昇平古來少幸際書同文發憤聞師友
勵精攻典墳螢雪代膏燭薺鹽卻腥葷
衡門拒遊宴世慮袪絲棼涵養至成德
功名奚足云繡衣來何莫文幟張吾軍
敦勸果無怠英材見紛紛云

學宮雨夜有感

北風撼庭柯寒雨聲虛几恍疑更漏急
俄頃恣飄灑翻轉宜從容聽此殊不雅
留滯三月餘憧憧若奔馬緬惟草郊人
濟苦播中夏微車再三來賈器尚耕野
以身關盛衰動靜亦苟且竹帛照古今
惠夷同聖者人材有徑庭理勢遂高下
負此頑鈍資幸蒙顧陶冶茹粮充朝飢
芹宮莛餘夏僮僕夜請寒私憂若病寫
擷食愧戚獲陸沈哀居貴叙詠雞鳴詩
行藏隨用舍

相馬圖呈杜然齋左司

造物出萬類貴賤伊誰分主宰雜凡驥
毋道同蹄齕既投大宛種一掃駑駘羣
乃觀相馬圖伍首光吟呻千金購死骨
舉國無其真生世何太晚鹽車負艱辛
悠悠虞侯意去日煎紅塵行人亦何多

具眼惟孫君一碩不旋踵價越連城珍
誰爲繪此像庸示將來人相爲失之瘦
相士失之貧於玆有鉅公數載居泥淪
涵養浩然氣輪蹄任紛紜素識太平相
翳表飛青雲紫泥日邊下八座生陽春
攄心握文柄引年啓賢門凝眸辨臧否
立志安斯民他時了經濟丹青畫麒麟
回顧相馬者細務何足云寥寥載千古
二道非同倫相士今何人少陵身後身

題趙治中詩卷

聖德混遐荒天戈指江左簪笏成山林
猖狂盡逋播久萃南海涯生靈寢凶禍
元戎運良籌不使遐剛果趙卿捍臂行
咸謂蟲赴火開諭皆來臣旋頭應時墮
省撫守循陽郭效何幺麽挂冠梅花峯
誰復論轗軻當其徇國時豈識身爲我
所幸吾民安貴賤無不可徜徉湖海間
酒剩粮不裏同沐恩波深何必逆青瑣

耳視窺移人擾擾真鄙巖依然復悠哉
銅柱瞭遼貊

官馬行呈李叔管

肩輿坐老穩官事倦逢迎南來秖乘馬
僕隸教偏泯洗刷養神駿秣之愛長鳴
四時腓且安主人心始平翻思歷玆郡
牧民爲正名科徭思日寢刑罰願時清
胡爲政多門青紫亂縱橫訟言無巨細
宗樍競紛爭獮田給征税伐木空原埜

民心無正歸歌謠有餘聲所勞於王事
孰憚夜與明微末若有忘日用何由生
争如作官馬蒙恩設勉輕吾儕□比風
辯辯傷中情不□□實策自慚非國楨
歌詩贈官長敢效森陵行

題江寧李襄公畫槐手卷

襄公五男兒耕也官家畀三兄歷朝班
雍容老相朝庭槐公所植一柎生五枝
次四稱秀發耕獨適營滋當許擢金紫

善氣充門楣造物補不足要使受學徒
乃悟窮則變乃知盈則虧未來氣已形
既著人方知向非陰有感草木終莫爲
天理未嘗息天君毋自欺寄言齊利徒
種德宜孳孳

題胡府判趙生山水卷

畫名無言詩所貴參天和包含物之理
方外手可摩趙君盈畫手前輩誠無多
吳縑二三尺意爲揮干戈畫亦有清意
涼風皺微波遠山無著色徐夫如何
浮圖寺之表飛艇巖之阿披圖一回首
追興高嵬峩紛紛名利人塵土雙鬢皤
我亦在其間歲月空蹉跎林泉有餘興
從此歸漁簑

和完顏正甫僉事見寄

芸芸天壤間物物自終始陰陽司屈伸
雨露發膏沚窮探造化妙學道當沒齒
意昨效前脩老屋坐荒址誠能不汝畫
公廳處寄偉華髮已侵尋蘭臺方小史
補郡無尺寸退思負甘旨誤爲俗累深
不得肯情已涉世相推移因人具條理
堂堂顏使君端爲蒼生起東歐事凋瘵
宿弊要全洗守寧如星分妖紅連俗紫
已聽下車謡清強新直指巖巖金華峰
湛湛穀溪水吾道沾光輝霽景照衣綺
古今誰並駕避路行且止簿書日奔忙
愧我徒爲耳

寄謝陸義齋廉使諸公

峥嵘古豐陽事簡風俗淳僚也一何有
忝爲幕中賓喬凡六冕歌于今作閑身
東峯事游息躡鐙出叢關時當仲夏初
萬木繁陰新飛覽悉幽勝主賓若同寅
雲間陸公子丰姿邁群倫妙齡心老大
富貴不驕人石居狀元後畢業爲縉紳
海翁文章伯子弟畫麒麟何有兩夫子
家聲德相隣行樂興非淺杯盤夜及晨

名園開錦綉品絲羅奇小晩入清凉界
諸公禮極臻於充亦無岨酒力乃介神
處士業其姓綠綺隨烏巾時聞撫一曲
天地還氤氳歌調閒南北手談弃疎親
黃雲徧四野遯迹不憂貧凝睇即成趣
満懷俱是春主人捧觴勸麻飫難爲嗔
斜日覓歸路疊勝入蓬廬夢覺思梗槩
摛章如酸辛惓惓無以報作詩記天真

和傅在山九日秋閑

宦遊何所得歲歲容殊方亦驚不自己
別離是尋常資身素無策近愧工與商
光景一行速悠然度飛黃瀛州良不惡
復到澄清堂借問堂中人生平有何長
夢想枌榆社披襟坐藥床晦息存夜氣
晨興玩天光云胡不歸去老大徒悲傷
秋雨忽開霽乾坤變清凉偶於職守外
沿擬監文場諸生競龍漿寸晷何倉皇
藩臣喜揚激賓筵秩餞觴秋陽暖慈闈

春風遊
南鄉科中有紅腐稔博　官半

戲贈曹鶚舉

古人重名節世好異足二傾盖一相得
圖無犢與薰吾子騈奇士積慶久已聞
浜句倚清寒手姿霧鄉弄簿書不濡宿
尺羽使縮紛席等承几研詩書頗能文
客余一月辜觴剡燭遲元同姓道不殊
中心日怲怲空期九仞山一簣庸加勳
誠慮太阿病倒持貽誚無可憐爲親者
茹糗窮朝曛雨驟風亦馳靈臺若焚
詩書養平昔養養非同處容我多士間
獻誠只心芹孔兄正虛濫趑趄色氤氳
曹丘華有口頗是膝清芬胡亦四文後
劣辭致難私或無復或有鈞例孰能分
主將肅戎幕校徒調三軍猶情試常紀
長者心無熏

冷衣圖

靜女思歸辛苦衣拜其里隱士履貞固
濯纓槇滄浪苟有消潔心但類猜娼妒
滯懷濟時策進退皆廉莊

濟州登太白樓懷鄭從之御史音
高城蘸雲根聊可慰心跡長風萬里來
如對騎鯨客藍州好事者樹此樓與石
隆卑猶金仙吏長詩老借
堂堂鄭使君兵譽挐星文不羨卑頭露
顧栖山上雲落躬事女寵無乃參與聞
賤子抱負凌仙凡未然今璟琳殿宮宛女

兩花臺獨步
燕薊走江浙洋洋去此臺金仙入幽夢
真訣易凡胎徒步良自苦行行益紆迴
前人重出處納履心悠然

觀朱張二府
相府劇深邃将壇勢崔嵬古今爭不已
十去久不回所以陶靖節東籬口銜杯
我輩何足道青山好歸來

張叢右精舍讀克明想隱佳什附
詩于後
邊庭折戟費伐輯住雲山斤斧旣適用
雙肩敢辭難世事如棋局靜觀不知還
夜深一爐火莫遣兒歸寒

蕭縣道中早行
行行古天塹冪冪赤與梓樹枝防刺人
天明僅十里功名果何物白鬚仍早起
稠閣潺水瞀清徹聞人耳

贈江夏相者陳梅心
江湖老梅樹百花殘上開微風散清馥
寂感如靈臺君子道玄長坐觀凡木摧
莫醉方寸苦鍛鍊鑄英材

吳泉曺文貞公詩集卷之一

孫郎[illegible]持御[illegible]男徐有穎集

國子生淩儀胡 益編錄

七言古詩

休日陪漢陽諸名勝登秋興亭觴詠移時塵慮頓息但以不得會仲通爲慊曰綴長句呈欽夫僉司士元太守君平察推仲通牢公暨座中諸友

散材生世元無堪强持陋質偕楩楠年餘耳順雪垂領誤承任使來江南公庭日午了官事西州散步成奇探歲寒亭樹叢秋興名公幽序相朝參篤喬梅梢欲擬蒼鳳凰山頂飛精嵐江水朝宗淨拖練湖光照影清揉藍旅鷗書空麈莿變浮雲護日槙湘潭蒼茫宇宙一俯仰形役逍路何癡艷移尊偉觀排小酌紫霞灩灩堆紅柑人生擾擾有今日座客云云飛必詩長安宦兒不識字但能几紫羅兜甘眼中梵刹如比鄰焉知曉事無瞿曇知音更有驄馬客咸稜坐可懲好貪山邊聖人醒旨酒（高扁在衡故云）望之不敢成醺酣一襟清興豈終極催歸黃帽牽贏騎漁歌悠揚風色瞑人影散亂波光涵船開棹進一迴顧匆匆又到王公菴

登君山述懷次史同知韻（史名孝祥字敞）

（興名傳史祖劉與之子居山人自論筠房後居三蜀）

大禹神功孰可擬萬水導之歸一派滔滔江漢爲朝宗赤破坤輿爲兩界朝烟暮靄雖具言一得憑覲即睞快堂堂史倅文章伯聲若洪濤動澎湃登山臨水悼興亡詩句瑰奇韻尤壯當時未能陪杖屨想像風流儘堪畫古今亦自重覲笑醉摘頭巾花樹掛蒼城酒美風俗淳綠霏微微散香盤天南地坼江城客從

此好偕安樂債翻思巨猾舊相隣心跡
無聊時作噫區區刀筆何足論自負魏
峨益壽邁一方弗克知偽謗二載何嘗
得真話巖廊步武皆若人縫土忽聞誅
毒蠆蝨蟲閭里蘇新歡回首茫然事幾
敗鷸來鴆去梁復完急雨斜風任飄灑
水邊興感遷多情還笑書生性常隘

題趙鼎之一山詩卷

君山蒼蒼矗林杪萬古蒼城為高表大
江橫絕聲喧豗浮世紛紜袋曉南崖
地勢抱靈秀嵩嶽生申此生趙孟鑄其
名字鼎之特歸一山歸與杳春申當年
富公子湯與此山期不天只今誰主復
誰賓眼底千山萬山小山英動色如有
情鍾秀茲人尚年少早圖勳業汗青編
千載東吳青未了

陪諸公杖屨登梁王吹臺悠悠悼
古之情不能自已呈孟子周子文
二友

天宇廓然秋已暮幽人欲作登高賦臨
眺沽酒上繁臺千古興亡一回顧白鳥
喧啾塔半摧荊榛掩映臺前路黃花采
采未成歡目斷荒城起烟霧

送中仲禮言別還第

世間去就崇口給君子知幾不終日申
卿掉臂挽不留臺閣諸賢悵如失不為
分攜滋沾臆但傷直道人難立相如有
才徒四壁心事逕同家事急輕舟蕩漾
吳楚路坎止流行須自惜妙齡未許作
閑身會有重尋董狐筆

餞王景先僉司赴燕南

河朔名藩尊趙郡刺史開司寇諸鎮太
行形勢控幽并輩出衣冠鼓廉藺喪榮
代謝苦不常屢值天公降饑饉繁華唯
得夢中看叱廡流離棄忠信藺棠凝念
濟此邦繡斧多方簡蒙俊真封適見王

吏部攬轡登車氣逾振飛禾待雨部敍

敢貪吏聞風應解印賢臣生士喜無凝

莫使秋霜空染鬢

贈相者高心月

心涵衆理常虛明烱如素月流青冥掃

除靈臺掛秋鏡天下妍媸無遁形區區

老境事奔走泯泯人海風中浮徒從心

月閒前路形車氣馬何時寧

讀約齋段侠詩卷

少年馳驅清淮向復領牙兵說江練車

書湜一論疇功驚看浮雲日千變賣却

寶刀歸紫燕桂杖支頤笑顛而舞舞㷀

棄不見人黃塵埋却金閨貴

贈相者梅山

元氣淋漓生萬物莫悴朝榮自飄忽梅

山老子究此心道眼相人惟相骨昔年

貴重葯房公果見青春照髩鬚壽昔閲

子否已傾夢魂逐逐秋天鷴

夜宿太湖岸

太湖西望如滄溟木落霜寒波更清聞

道是中多巧石明朝豈用勞生靈晚風

作惡蛟鼉走搖蕩乾坤洗星斗大隱乘

舟不見人而今盜賊爲淵藪

贈陳方四伯仲詩并序

洛下古都會河山潤秀人材瑰

偉非中原他郡所儗有附庸曰

登封儒生陳方四寔生是邑世

守素業學務實溥以其俗名兵

籍躬戍東淮焉夫長而下嘗賓

師之爵致於代溥言旋歸方游

覽吳楚江淅鄱主者貢爲淮東

憲史參署有日適仲氏方貢者

收書亦南來過諸江都怡怡既

久從容相與言壯年所生垂老

家事屢空與其束身抱犢營營

乎寸尺之進曷若着班衣奉菽

水涵故知新之樂之爲愈也輕
舟短棹幡然偕行就道之際凡
我同盟是其義榮其歸飛毫落
紙者不爲不多矣愚碌碌無堪
僑居江滸亦嘉陳氏兄弟咸有
古人之志或出或處不負君親
想像漢賢陳仲弓之二子遥遥
華胄其克肖焉及近世鄉大夫
郎齋繼山之後豈復無有手爾
因贈數語庸識將來誰謂華高
企其齊而二生其勉旃
壯遊自古男兒事收拾英華貯智次逢
掖南來掛鐵衣陳生不露經綸志白雲
在眼忽思親春鴈同回期不匱近裏工
夫實有加乜年肯屑揚州夢

送蔡季良

盛世官規量材職逢掖仍須肆刀筆狠
予南北閱人多彼此技能相得失江東
後一季良出姓字相閑不相識同事同
呈几研親得覘幹局無儔匹簡書裒衣
咲談了政事優優儒道飾忽驚春最覘
天庭萬里秋風動顏色英雄不下兒女
淚着脚雲衢先努力陰書消息待春闈
何處射狼當屏跡

和趙鼎之中秋不見月

四事難并今古情涼花已過秋月明秋
氣平分月先滿海風吹起雲從橫萬户
千門心事崇簾幕低垂綠窓閑洗盃小
酌興茫然夜雨空階作秋意一杯一杯
復一杯浮雲於我何有哉至人胷中月
常在燈前一咲雙眉開四時月色皆圓
潔祗是人心還自絶讀書意氣當筆雲
及此幽寒謾鳴咽和詩聊與節相酬林
思綿綿無盡頭明月明年何處看神州
相望更多愁

戲作村中謠呈吉甫提擧諸兄

江右短年爲尼㢘虔桴然民菜色綴
予引職古載川村質踈膚謬等書苟循
轍跡失公忠纔事徵求便煩刻何如豐
歉都不知日侍諸賢浮太白

送趙彦誠

官遊憶昔留神京巖廊接武皆豪英相
從既久知姓名舊易辛是爲東城東方
山水鍾英靈人材濟濟懷忠貞趙君家
世居鄒平妙年貿次吞幽并音從索牘
嗟勞形深衣幅巾務明經十年暗心今
存誠蘭臺採史脅鵬程此來平獄拇無
刑況與寇王歷鎭行發奸摘伏如神明
光芒文彩刃從硎於看政迹乘丹青天
南地北螢嘉聲拂袖歸來心跡清華峰
峨峨繞江澄兩魯相望莫寒盟它年倒
屣須相迎

贈卜者范心銘

大造無窮如轉圜五行佐助隨變遷人
生貴賤詎有否繫乎氣稟純與偏世間
誰算不知數蘊奧相背徒紛然茫擲區
區古澄川范子能精爲衆得此將綴命
與許陵大篇臣軸飛雲烟前途兀兀未
敢知既往行藏如目前陳說浮生皆黙
定乃知家世心爲鏡金谷繁華掃地空
渭濱釣叟師周政樹者惟從骨肉尋經
云積善當餘慶蹊徑雖殊指一歸子今
萬事皆從命

送趙石居之官慶元

六年簿官居申浦百技茫然拙踈魯寄
舍公餘一事無摺紳顧訪森如堵高山
流水洗憂戚黃卷靑編閱今古回首長
安如衛蓬南雲翳翳生凄楚小舟儀載
石居來飯顆山頭逢杜甫鉏槧優游習
氣同權門悵望丹心苦綠陰初見盍朋
簪倒指驪鍾踰夏五大火西流菊又殘
秋衾鐵冷聞雙杵一息今日忽南爾燦

燦牙緗光鼻祖帝帶興除務必行餘村
歷歷皆良輔東南山水得奇探人物視
奇壯城南莫道昭民始有爲存心濟物
非無補報予無計理歸裝滿面風埃猶
噲伍身世由來秖自憐愁懷此去憑誰
語江城事簡俗亦淳彷彿居安勝鄉土
茂林脩竹羅魁方皓月清風自賓主談
咲四明官事了詩宜命駕賠衛宇廟堂
倚任令伊呂苟有寸長居一舉同是德
德萬古情它年許換朝天武

寄胡敎諭六首

觴言江東秋已莫河洛先生欣所遇秋
容發朴于年松學問淵源九經庫欲學
毛生慰老親便携長策干當路我今參
透草鞋樺何似高門作書蠧
江皐迢遞風景莫游子倉皇抜無過壯
心徹烈翱軒昂人國日長因荒廬久坐
應教精尚嗤樗櫟又怯長安路何當著
脚籌書藥刀筆猶餘削如蠧
蹤丸苦欲偕襄莫千里尋侯嗟不遇外
臺飛檄砮麻平庶用琨語藏寶庫知非
未敢傚蓬瑗喜過禹墟師子路悠悠天
地亦何心輸與芸窓坐蟬蠧
遺經兀兀窮朝莫月窟天根有真遇何
爲捉要必鉤玄殆似立家須廠庫終期
太史闡旨辭肯效楊朱泣岐路相逢家
家尚時粧墻角無拋書養蠧
山翁私說歸何莫不學三餘惡董遇渾
金璞玉皆君人翠羽丹砂已充庫從容
受命是天真俯仰同流非正路閲身未
老治荒萊世事侵尋未是蠧
風雨愁城楚江莫前人叢書非常遇懷
材抱藝儲琅玕擘析守闈司庾庫襄王
抵死負靈均子敬無心事公輸我曹奔
走謗趁趄鑽紙篆科繩友蠧

子方心國二隱君晏以書蹤相問

同雅亭都司赴台亞聯數語寄謝
宦遊始至陸江日與代衣冠常接迎更見諸生列郡庠大篇巨軸輝金壁別來三十四周星世事滄桑如過客匠匠耳順有五年坐覺羲娥急朝夕宮墻霜愁鬢後斬花然廻首成今昔兩鬢蕭條落中看日力昏花心尚未

送稿古經寮還內臺
鐵風有名人不識一出媸妍裕中國極變澤陽非所長君子同聲應同稱卑父鳴琴不忍欺南陽召杜今猶在後來經政何似紅丹鳳高騫麟趾踏河山秀美散還齊閩世名賢出西北鄉鄰公朝作羽儀聯始相府乘矜式剸裁不覺對襟宇子再論經動聲色賜環清恩九天來檄我孝情亂如織臨岐一語還古模異變匹匹驻雅淳廟堂新政待良籌行看八荒開壽域

乙卯汴助沅州郊行
信馬沅江江上路應覓芳菲忘故步回逢古廟說前朝忽見孫舟橫楚渡二難恨識十年遲四美豈期今日具人生能得幾清明莫對殘陽怨遲暮

壽喬令
李白桃紅春律仲無邊一夕占佳夢岳岳鍾英積善家英拊璽地真深棟萬里雲途早發身子綵齊齊照青春當年東魯蝗踰境此日南山虎避人(善政射人)玉樹芝蘭壽觴舉使君喜色形眉宇賓朋雜遝輕裙飄絲竹喧聞細腰舞元戎家世負元勳昨是今非且莫論好約畫堂千古月年年相伴醉黃昏

蔡茂先御史種德堂
人間種德如種樹培植日久生輝光吾儕未達感應理直以風水禁肝腸夫君善慶目所擊聲譽燕奕家聲昌要將減

續示来齋特書二字名高堂

哭子謙亨

曹子謙亨字光益祖父文山移碣邑宋
金華齋居太丘睢陽城東鄰城北父仕
江陰寔辛巳育汝今年二十二六經文
藝邁同倫孝弟純誠無不至東風吹起
遠遊心姑孰姚公如玉金增登就學于
里去每對斜陽思好音壬申中秋短三
日東道張卿遞書尺爲言卧疾求良醫
汝兄走視星火急我持省掓在雲間汝
兄俄自姑孰還乃言音書之来翌日爲
鬼錄使我相對號慟生意俱摧殘世間
子女人皆惜亦有珠瑰雜凡礫創然碎
却千金璧地久天長淚霑臆隨棺風雨
寄江東日夜音容在眼中大鈞播物極
萬變悠悠此意誰能窮謙亨稍解先天
理晝夜猶爲一生死英靈不泯聞此泉
肯爲焉依訴終始

詩集卷之二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三

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照磨男復亨類集

國子生陵儀胡益編錄

五言長律

陪翟沈二丈學歲莫登宴嬉臺

一雨開新霽長空絕點埃眼明初出郭
心遠不登臺矮塔語黄壤摧碑漬綠苔
文人遊日去雙燕受風迴稚柳沿新勢
神祠映古堆群峰依舊好金菊爲誰開
日夕牛羊下天寒烏雀來黄流隨去住
元氣接回風節誰恭熱衣白翦裁
松杉誠異質樗櫟謬多材倣此衣冠變
平南士卒來功名殊未已伏臘迭相催
弔古情何益哦詩愧不才歸歟風景暴
携友且斷杯因飲張氏席上故云

秋夜西齋有感

旅況隨秋變淒淒百感生白雲凝望眼
黄鵠計歸程檻樓孤卬根蓋盤栗毋羨

舊痾雖看瘥新業竟何成財匱交情淡
門卑禮意誠淹留諸世態出入論家聲
眉鎖搔詩鮮心田仗筆耕尊罍張子興
燈火退之聲雨積堪興睛霜欺枕簟淸
天風篩竹響簷溜滴階鳴伏翼生情賭
飛蛾死趁明腐鳴如有訴蟲語不知名
兀兀心猶醉栖栖夢亦驚隣砧催薄莫
樓鼓辨深更目斷家何在年衰志未平
自憐飄泊久坐起為情

送南宛謝時淸壯行

否泰今猶昔兼攻弱遜強天兵多舊迅
隣國半凋傷士馬仍吳土簪裾躡漢疆
紛紛行路客落落謝家郎淮楚冰霜重
幽燕道路長負包躬若罄逐伴汗如槳
載贄干當路懷書謁尚方形神雖若䫉
意氣自昂藏傾蓋成三益論文盡數觴
負中硯大節言外挹餘芳彼美文章士
來遊禮義鄉當途有知己無使嘆無囊

和陳愛山

拉友尋佳致迢迢遠市喧度山寧惜馬
傍水得觀猿淨盡羈人恨招回遠客魂
樹頭參漢表石齒漱雲根稙柳人如在
唫梅墓亦存風杉蒼曉節雨徑綠苔痕
數畝栖霞洞千年落照村誰憐吾相宅
我愛故人樽叱道僧歸寺還家僕候門
胥留真有意誰可代晨昏

再和

酷愛西山景經年可避喧一聲何處鳥
百摞此中猿地雅僧成趣峰高客斷魂
長藤攀藉力茂樹石粘根殺子心君驗
賢人手澤存水亭寒有素雲洞秀無痕
古篆紆淸潤新圖掛遠村乾坤雙斷梗
身世一芳樽戎角催歸路吟鞭懶入門
五年中浦住卜宅愧吾昏

贈李都事（字和卿 大名人）

記識英豪士求官革古燕下風微稷侍

教雨厦蒙宣老筆千人敵芳名萬口傳
心聲無悔後仁政是光前柱礎尋常定
盤珠左右圓料量明若並安此伯如樺
藩政麟麟布蘭臺鴻鴈瓢佩符臨此地
彈指憶當年流水供迎送飛雲鏁變遷
及瓜留未得行李尚蕭然酌酒爲裝贐
吟詩當祖筵定時隔霄壤晩進望陶甄

謾成寄朱伯海主簿

聖朝尊至化寒士忝徽官迢遞踰千里
閭閻塵萬端山城居寂寞燈火憶團欒
申浦烟塵暗君峰草木寒吳風純已散
楚語雜應難賴有朱夫子論文釋永嘆

五言律詩

敬題

仁廟御筆加郭西埜等官手卷

宸心寄宸翰
天語授天官際遇陞騰易懷恩補報難
祥雲橫碧落絲鳳出金鑾何啻千鈞重

堂燕石山崖

和宮教授二首

蒲柳驚秋至蕭蔬泣露瀼虛名無實用
旅迹寄遐荒念念歸南畝悠悠夢北堂
緬思忠與孝烏鵩位難長
青雲有高士捷給如飛黃白眼空四海
清風有八荒塞耳誠聒蔡世事付亡羊
客窓誦佳句黃妳鬧枯腸

和人遊蔣山二首

爲攜山寺屐不避路縈迴況値八九月
那無三兩杯人生行樂耳世事已焉哉
碌碌剡溪令何如終草萊
古人追樂事日費百千回薮與排詩律
清愁仗酒杯何時能做此吾道付悠哉
所恨霜甘旨斑衣愧老萊

初到江陰寄徐路教仲祥五首

自古江南地澄江小翠微訟清衙散早
路僻客來稀季子高風在春申故宅非

殘涼無一事携酒坐苔磯
自古江南地林泉勝槩多扁舟波瀲灩
羸馬路陂陀戎服人爭笑吳鄉語漸訛
茲遊諒奇絕奈淂倚門何
自古江南地民安樂家深稻畦雲漠漠
松暎霧森森戴鴨喧池水雞豚憩竹林
小舟維古岸銷我利名心
自古江南地東南別一天樓臺紅燭底
車馬翠園邊忝預官曹貴難逢吏屬賢
不圖爭腐鼠危坐看飛鳶
自古江南地茲行始識真倚云風土異
尚念里閭親綠水著蒲列班衣負此身
何如徐孺子詩酒四時春

和通州王總管二首

彼美王夫子相逢各異鄉秋高風淅淅
江闊水茫茫四首關山遠傷心道路長
英豪休感慨十手指軒裳
霜信入譙樓人間溽暑收荒涼松菊徑
潦倒芰荷洲銀漢誰家只金風滿地秋
吟詩遇知己毛頴凜霜矛

村居

羨殺村居好經年絕是非牛羊歸晚逕
雞犬散朝暉露坐分藜榻郊行觧葛衣
城居苦覊縶來興即忘歸

馬上倚和毛灣夫校書見贈

衰悰思故友携酒特相尋忽忽二年別
悠悠千古心詩書清晝永桑柘綠雲深
羨子閒居樂無勞歎陸沉

宿呂梁寄子素府敎

舟泊呂梁下心馳天地間遶烟新店舍
斜月舊河山苦儙無終極衰年度險艱
夢中孫與子相式製斒斕

和徐同知遊北山寺

重陽尋勝槩出郭摳雲山梵宇棲遲外
田家指顧間人言生處樂我羨此中閒
暮行東籬下躶杯且駐顏

蘭溪舟行

千里飄零客雙親喜懼年馬嘶青嶂外
人望白雲邊要須知謫授舒徐頗自便
此行着伏枕何必較韋弦

和安郁叟崔僉司

一踏荊榛路三經杞菊秋下喬知有命
行變覺無憂素髮迎新歲青雲憶舊遊
詩來慰惆悵飛夢海邊州

儀山寄山東張參孟學士

有客幾幽閒棲遲濟似閒昔時錢若水
今日謝東山鸞避鳳麟網困辭鴛鷺班
悉予無故友喪台始知還

周可山風鑑獨步江東別幾三十
年解后金陵寓懷奉贈

白下有遺叟栖遲周可山立談千古意
坐占一生間淨拭妍蚩鑑高標義利關
逢君常自愧衰謝不知還

荅南冠

判方崇信義南渡寢浮誇土實國風厚
火空文物嘉皇天親有道元氣造中華
萬事非人力含靈本一家

夏夜露坐二首

蕩蕩青宵闊瀼瀼白露寒雞烏啼木杪
老兔出雲端坐久同誰語吟成只自歎
慰親懷有日沿檄到長安
露坐夜如何村居即洞阿谷蜩啼素月
碧落轉銀河病抑詩情減愁添睡思多
秋風庭樹響勳業愧蹉跎

冬夜書懷

土銼蘇絲冷殘垣鼠穴稀充飢權脫粟
蔽體乏新衣守分人嗤拙懷安自覺非
當年同舍友衰為自輕肥

秋日嘉禾道中詠懷

旅況隨秋變閒情與世踈年將知命到
祿及代耕餘濟物無良策安心有聖書
雲山千古意搔望獨躊躇

題王龍驤舟師圖

問罪平吳土分兵自益州百年還入統
一鎖鑄橫流王氣㒺同熄侯封死亦羞
畫師微意在固國有嘉猷

辛亥三月陪馬克脩諮書謁天游
孫真人方丈附前牡丹盛開庖酒
同玩座中范提點索詩

拉友尋佳致琳宮引興長殿摩師酒聖
拭目待花王逝水年華急行藏世態忙
無因駐清景春色又斜陽

和張受益二首

交契觀夷險高卑象捭闔世途逢蹭蹬
心境失逍遙道訣身為用吾安敢不驕
燎原風正急誰為耕蘭蕭
蚤歲遊東魯從師學步趨蓋盂三又命
行李一囊書往事隨黃鵠空場繫白駒
官情都淘盡欹枕憶耕鋤

寄景梁御史

清朝恢帝臺邑今任臣昔預聯鑣客
今為避路人拔茅言在耳遺木句傷神
奔走情無賴西風起問津

用除夕韻呈菊圃

已坐儒冠誤那能吏責禁世途猶且阻
時事古猶今闌茸除煩陟到明見陸沉
喬松冰雪底一點歲寒心

寄友人

汲古人傳僻安貧自覺清巨鼇誰可釣
腐鼠不須爭未了高軒過宜途小吏輕
白丁二十許廿學范高手

送祖繼先還真定

濟濟恒山客堂堂骨相奇書傳先世德
文畫後人師進退無非命功名不可期
胸中長策在重看著鞭時

次韻王菊圃留益相公二首

纖介馳諸道霜威聳兩閭旦評推劉曌
攀價等丘山

帝德綿無已臣功敢霆際況非東晉日
何必賦知還
元英實心月實理固靈根直節山侵漢
清流水抱村政聲隨歎乃詩韻破人渾
東魯多君子名臣萃一門（元晉山有詩入吋六…人渾論之句）

悼易子

世事雲千變人生夢一場悠悠誰範冶
擾擾自彭殤公道方緘口私憂敢置腸
家人能解此情況莫沿家

壽毛潛夫

西風吹晚節東魯無英材箭重由天性
高明不露才巖巖崎音辟凛凛幽烏臺
四海黃花事百年長壽杯

送天錫省郎奉先柩歸葬宛丘

壯歲游南土方春賦北征驥開千里足
終後九霄程存歿應無愧榮枯総若鶩
堂堂公輔器休繫故園情

寄高文甫治書略寓自劾之意

悵昨秀拼地慰君居仁貧憎心棟蓋
政靡術空跡根別幽蘭契愁同乳虎居
新春將入手歸計定何如

用曹公佛韻壽何仲禮

當年游海省晚歎到君家庠樹紫荊樹
攀緣常棣華芳名稱月旦萍點寄星槎
長壽鄉中客陶然飲紫霞

次鄭參政留別韻（鄭參人…平陽…行）

塞垣職喻地歲莫為誰來交態只如此
官情何有哉豈能供世用聊復竭吾才
夜夜家山夢羸驂幾日迴

和宋御史喜雪見寄

都城久無雪臘日凍全消十月江南住
六花簾外飄豐穰關政事喜樂到漁樵
樹向梅邊醉荒詩為續貂

漠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一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

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照磨男復亨類集

國子生後學 儀明 編録

七言律詩

詠鷹

寒色波光秋影涵數行天字到江南衡蘆有為防矰繳擇地無心入瘴嵐寒暑相催猶可避稻粱雖好不宜貪衆鳴欲動何人意櫳騎吾孤酒正酣

夜雨

老屋淙淙漏屢移披衣起坐俟晨鷄四簷急溜三江瀉一道寒聲萬弩齊飛雷過窓開寶鑑震雷鼓物揭征鞞平明點檢人間事流水溶溶漲小溪

暮春用唐壽卿韻二首

一天晴碧日遲遲暑氣蒸人力自微坐逐雨餘芳草合小園風急亂花飛卧思沂上歌詩去夢到山陰夜禊歸逐燈去

年乘小暇西湖遊羅山園

流水年華去不齊眼看濃綠換芳菲半溪淺碧春前雨滿地殘紅午後風客舍蕭條唯感物壯心寂寞謾書空吟詩羨殺唐公子興在三山碧海東

訪學東平嘉祥道中書事二首

行李縈紆會古溪一行白鳥自高低敧裘恐惹途邊棘瘦馬愁顛雨後泥思入石林風浩浩吟成沙草日凄凄相逢莫問經行地萬壑千崖總是迷

候蟲瀧吟倦鬧聲野鳥摶空隱見形積水不勝流水碧遠山翻比近山青霞迎錄海林楓櫟風揚麻衣野菊馨安得畫中三昧子子歸來移入紙方屛

夏夜露坐

露下晴空釀薄寒坤輿厚德載人家星光避月明珠碎雲氣停風白練閑木鳥自摶空闊際烟斂常在有無間児童為

澂秋識 廷書劍無成益厚顔

送朱敎之姑蘇二首

世變逕流雜渭涇逸民今喜出烟霞數
間學舍三生分一紙除書二載過韓愈
有書思冢鬬鄭虔無路侍鶯坡壯年莫
作要許事業人生不厭多

斗南名 浙東賓落紙雲烟字字河道
出羲皇 傲物學宗伊洛及疑人綴
生世終一為貴詩禮傳家亦屬曾江

續卷 三

城風雨夜短檠相對話情親

鄉飲禮罷次諸公韻

萬井笙歌宴晝屛桑田倏忽變滄溟十
年人事成今古數老天留載舞刑琴調
既閑逢絲綺詞鋒已鈍出青萍足書上
達文昌府藩邑區區為禮經

看星

史文誅精英世俗紛紛 孫指名太
液淨涵牛斗一般姮娥圓繞貝珠清赤𡍬

台轄忘之蘭及參謀正衣揭雷煥已一
已誰繼踵劍光空射斗牛明

暮春登鶴舉書樓

官事源源無盡頭偶携乃住友共登樓遊
絲落絮春將盡古是今非水自流閱歷
人材温史册消磨塵慮索茶甌南講壯
里常相過莫厭貧交杖屨稠

夢流詩會

身世年來憶甫猶華胥一夕藉薰陶作
窓涼雨青綫薄一片春風翠拂高鳥纖
濕遊梗閒市綠醉初潑漢江濤激鶯喚
覺西軒底箕踞分明指二豪

送丁仲謙赴都

器識董涵太古淳唉談時露滿懷春自
居中土文章士人道清時草澤臣千里
關河猶是客半生書劍不辭貧舉頭似
覺長安近會逐西風為後塵

旬日遊懷招陳德溢欲

擁鼻南窓對晚陰自憐終日坐蕭森相
如未遂題橋志工部虛勞戀闕心儘辦
赤心遭白眼聊將綠服照青衿東隣況
有陳驚座時得芬前一盍簪

涇陽述懷 八月初司到縣 王先仲瓊御史

晚境難期博望侯微官且學子長遊涇
清渭濁源何異物謾星移志未酬隴月
照人征鴈曉金天飛露候蟲秋塵綠衣
衰今猶古唯有書生易白頭

謝立齋惠蟠桃

寄來春色情猶重讀罷新詩興轉嘉詠
理貫通從詁內本根培植自英華三生
清絕先聲品一段方馨異俗葩開道南
塘數採雪更須騎 馬到君家

大名客舍

辭鄉彈指浃旬過謗擬長松帶女蘿僧
室夢迴愁思冗侯門食罷强顏多世途
千里心如折茅屋雙親發已皤富貴本
來勤苦得不須彈鋏動高歌

賦懇諷楊初開同舍

硯治依稀照數匏雕蟲誰製困無豪文
頭忽起鄉關恨屈指難辭筆硯勞眼底
壁經渾已碎階前兒輩尚相高襟懷落
落真無那時自長吟寫鬱陶

子規

蜀魄曾爲古帝王千聲萬血送年芳含
失幾聽空位首遠客初聞已斷腸錦水
春殘花似雨楚天夢覺月如霜催歸催
得誰歸去唯有東郊農事忙

送濟南王秀才

青士名軒敏號菴主人風骨不凡材嗜
書有味輕金帛擇友無方至草萊衆口
推尊循古道一時騷雅露長才遊仙歸
許從君去懷抱何時得好開

送翟慶之 二首

書劍飄零二十年風流誰識玉堂仙柳

營一顧齊新命鬩室三生賦薄緣以道
自居元有地君人空老是無天功名遲
速皆前定莫使蘇生坐爲譏
一昨荒城識鉅儒丰標高瞻月輪孤吠
談有味皆諶紀崖岸無形未可踰商古
討今朝並几煮茶聯句夜圍爐李侯聲
價連城重他日先容肯作無

送人作宰

觀𤰞容出衆倫黑頭勳業耀鄉隣曾

逢幕聲華羨復受皇家雨露春三載
鸞栖枳棘一朝騏驥出風塵此行珍
重雲志解后相逢即故人

寄李總管

峨峨仰重名荊州一識快生平金
籍餘忘機甕牖㚈交亦盡誠秋月
山北政春雷同震斗南聲龍門不
棍客頗逐朱轓上玉京

上李相

賓冠居漢北今分虎節鎮山東范
希登清志黃霸能施撫字功數月
聲籍籍一時民物氣融融姓名已
徹宸望決恩波及泮宮

詠懷寄趙君

生涯二十秋無依如燕拙如鳩胷
美千間廈眼底元龍百尺樓知命
其芸底鹿興宗要遠夢中牛壯懷磊
憑誰語時向東陵謁故侯

謾成

半世紛紛日夜忙閑中無意閱興亡千
秋理鬢軀煩熱百編攻書倦後忘屋角
禾麻晴浪晚門前榆柳午風涼人生未
達須行樂不待區區掩郡章

呈提刑

憲府聲名擅上遊繡衣驄馬出神州百
城嚬手分情僞五聽存心訪戚休人物
風流文勝錦襟懷磊落氣横秋從今海

内歸公論蓮華真材少備留

喜雨

一雨如膏萬物新充腸無礙接冬春杯
傳舊醞千村樂隴出新青二麦句請禱
不煩校虎客調充應賴閑平人農翁未
識天恩重都費犧牲禮社神

中夜偶成錄呈諸君子

楚王關心坐寂寥不堪風雨動蕭條人
情瞥眼雲一晌變俗事蘖身歲月消寥々
魚龍混溷海紛々壯鵠上丹霄蘇秦行
橐黃金盡夢裏[illegible]州去路遙

遣悶

人生出處自窮通不在兒曹臆度中一
鉤蒯緱貧[illegible]崇、根虛白淨無功從前
狡獪今誰[illegible]到底繁華總屬空親老家
貧責非淺且留無策待西風

祈雨罷飲[illegible]立齋南塘用朱路敎
韻

南塘幽雅異塵中一逕荷香水面風適
意未容兒輩覺閑稀還喜故人同醉來
俯仰無今古一時至坐枯有變通山地無
回駐清景朝々暮早欲成翁

君山安集用韓學正韻時為令在座

與客攜壺一碧山茫々天宇一閒顏江
濤洶湧懷忠處民屋蕭條指顧閒落日
照蓮翹水絆清風拂座咲塵寰安仁鮮
作閒居賦栖鵲巢一巢也自攀

座間復用鶴泉千教授韻

東吳文族亞中州此日聯翩即勝遊古
刹突侵銀漢表好花一朵在錦江頭尊前
醉倒俱休惜沙際春光歸棹不留後日重
經行樂地一塲佳話謾悠々

癸未仲春陪兵使同知宴飲天慶觀
用牛教授韻

身世相忘孰重輕剝談豪飲見真情人
生柱作千年調天意一雖逢二月晴物外

閑心誰管東塵中衰眼亦增明源〻吏
事何時已且伴琳宮咲語聲

述懐寄霍伯庸

壯懐陶寫費長吟十月東吳感慨深客
子飄零常北顧兒童欣躍自南音宦情
雞肋徒驚眼吏事牛毛攪壞心羨殺濟
南書劍客紅塵聲利不相侵

次胡舍人登山韻寄胡府判

癸感中州二十年惡根除蘊已無傳專
城首選徵黃霸蹈海心誰效魯連抱犢
東身才有恨登山臨水興無邊閑閑且
喜聞新語少府賢明頗晏然

送崔同知

陽春有脚逐行舟皎〻襟懐百慮周民
瘼普詢期信宿公堂不見日三秋始終
不負蘭臺薦雄别真成水國愁安樂遠
鄉了金紫鴈行班綵復何求

送道者

孤雲無跡往來輕閑逐東風到〻
帝京物我一忘心月朗榮枯雙絕性源
清蓬萊玉譜新占稱泰緘玄科舊主盟
待我報親心事了筠窓相對話浮生

梁郎中慶職

紫綬金章照玉驄萱堂習〻變春融職
參蓮幕優游裏名在金甌覆盖中兩葉
陰功三鳳種一封嘉誥九天風飄零門
士來相賀慙愧青衫不療窮

送白君擧知事須磨西行

文旆搖〻指鎬京秦川草木舊知名職
臨鄉國最稱便名亞天王正翔行綵驂
固宜膺大任紫泥那復慰平生故人重
會應難卜杜宇來時望錦城

賀南海氏生次子

一門英秀玉無瑕衍慶須由積善家海
上碧梧重結子月中丹桂又生枝錦棚
玉屑帝聲貴日角天庭骨相奇虎穴自

來生虎子佇看攜手步丹墀
上杜左司
高風凜凜振儒林宏量汪洋貯古今滿
案簡編常適意盈門車馬本無心千年
相府推崇異四海書生感佩深欲識中
郎何事業齋居看取近仁箴
壽朱鶴皐
乾坤泰道發生時慶毓東南禮義師二
代槩模閑後覺五年趨步見良規官情

魯泮池中水心事伊川筆下辭指日綸
章來象闕濱鵷安肯顧藩籬
謝朱鶴皐招飲
里巷浮沉適自由江城久住似菟裘廣
文活計貧無那好客情懷挽不留滿院
竹風吹酒面兩株榴火發詩愁料應此
外無佳致人物相看松上遊
送朱教授
聖經久要論眞淳海內求吳識至人四

海友朋尊令德十城侯伯記佳賓範模
獨造人村秀樸杼重翻禮法新聞說薦
章催就道夢隨春脚過江濱
寄朱教授
抛却徽官喜道裝沈園宜小吏宜荒桄
紅李白春風細酒令詩籌代日長一餉
聚散非所樂百年奔馬爲誰匆匆只
怕春歸去莫厭頻登君子堂
夏日書所見

青衿弄筆墨塗衣白叟嬉哇汗浹肌數
集辟裸衣觸蠁蛙浮麓坎綆鶩移凌風
翠矗亭前竹向日紅衰牖背葵怯得槐
根排幾陣片雲頭上雨催詩
苦雨用杜左司韻
萬卉蔫然氣未蘇烝民心地百憂迸酷
逾紀信投忠節汗浹周侯忤聖謨東征
不麻誠有望南行士卒尙多虞誰知太
定衡未下心地淸涼有餘儒

次范平古府題侯正卿壁上韻

鬢毛衰颯帶紅塵勳業蹉跎愧此身自
古大材難適用到頭奸黨屬何人凡花
不耐風霜促造物常施雨露均畢竟是
中當努力聖門詩禮即天真

次韻周景遠評歌姬楚氏二首

玉簫聲斷鳳凰臺無數閑花眼倦開好
夢一場塵跡在荒墳三尺寸心灰牛腰
縱得成詩卷馬鬣應難漬酒杯翠袖滿
前男子事不須爲尒獨徘徊
華屋丘山憶勝遊不堪回首遇仙樓玉
簫隱耳餘音在羅帕閑〻小字留長夜
難消千古恨新詩翻惹百年愁斷絃未
許鸞膠續黃葉西風紫塞秋

題王夫人書畫卷後 夫人名圭[illegible]號春[illegible]

百辟何嘗廢琢磨書君生意自融和畫
傳當代功九妙字出前賢體更多潛府
參軍時見益京城王子日相過眼中與

玉絲紛紛在唯解春風艷綺羅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四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五

[illegible]

國子生浚儀胡　益編錄

七言律詩

對月

東山素月何嬋娟詩人要此相留連南
北東西桂影直三五二八清光圓生魄
死魄不二理古人今人同一天安得謫
錄李謫仙吾欲對影沽十千

續滄江使何君平和善樂國王詩

五十六字盤[illegible]珠誦之如觀歐與蘇臣
魚有時迷大[illegible]筌丹鳳無恙樓高梧憶昔
簪盍漢陽樹[illegible]至今夢繞郎官湖雄章遠
寄洗俗耳慰[illegible]絕勝談虛無

良月九日之夜與吉甫挺擧宿王氏
精舍風雨不寐聞寄令弟濟夫同
知佳章[illegible]內之情藹然具見令人
諷誦不已別後次韻寫懷

營營薄宦成何事雪點烏紗月照襟南
北十年離別[illegible]田園一許去來心裏揚
岸口[illegible]與癡逝水磯頭閣古今濁酒未
能澆磊磈棹[illegible]歌終夕伴長吟

一府推史之入明還安東太守次韻來
詩寄賀

將謂接開樂有餘已聞丹詔送新除安
祥自古由天降忠宜從來與世疎治獄
我懲于定國濟時公類馬相如太湖一
阻三年別淮水朝宗好寄書

和李堯[illegible]諫御史

大鈞播物性殊同處世規模貴適中分
薄騎人偏得谷時采堅子亦成功堂堂
東魯青雲客磊磊西秦白髮翁松柏相
看期晩節肯隨桃李競春風

舟至常德出陸由辰抵沅書事三首

盤礡崎嶇力不任選方風景變鳴禽舟
浮湖面波瀾闊馬懃山腰澗壑深千里

曉烜淡紫菊一春寒霧鎖青林紛々寇
盜荷時靜馥逐登車是好音
蘭澧多岐望芷沈渡頭楊柳欲飛綿囊
無意菽防私論茶有筆箋敵瘴烟心定
漸忘行役苦愁濃不覺歲時遷從今槩
珍為明識曾見山頭火種田
武陵回首望巴陵掇退舟師就馬程滴
滴青溝穿路過峽々蒼嶺送人行廟堂
縱使誰能避箐麓猖狂只自驚欲為伏
波尋勝跡草間聞有鷓鴣聲

復用述懷韻寄吉甫師尹二公

物理盈虛豈易量更闌尋繹月侵床九
年面壁師中夏三策回天黠異亡驚馬
不離芻牧地輕羈常占水雲鄉誰能識
得歸來趣古是今非夢一場

王仲通寧公自東吳別去十載甲
寅秋會於鄂渚乃知尚在七品常
調中使人有拂々遺才之歎歘論
平生相對如夢歷數海內諸友離
合升沉之狀悲歎良久有不能自
已者既而仲通有欲為道隱求奉
一祠之語詰難未能服繼為借騎
所往復歸行館翌日繳詩二章奉
呈兼簡欽甫僉司士元使君君平
察推

拍手他鄉過故知不妨卮酒話心期笑
豪意氣倚平日政事樊雜髮昔時學悟
素行那擇祿命當清苦只吟詩樽持到
此真奇士不道今奇古亦奇
俯仰無愁是此公相逢如在夢魂中安
仁客鬢垂々老工部行囊旋々空擁基
無心迎相國還丹有意學仙翁前賢好
語休輕棄一命能施濟物功

南塘戲贈立齋主人

南塘幽閑似山林是々非々總不侵詩
有淨功飛句好坐無俗客話情深花枝

徙倚閑居樂柳絮頻狂薄宦心閒說生
入村酒熟幾時携杖一相尋

秋夜聽雨

里巷欲傳現畢星中宵急雨換愁生樂
寒慣索公孫被送暑功調傅說羹蒼外
濃陰滄海立秋邊清響碧雲平人間別
有焦枯地寄語天瓢莫盡傾

歲暮書懷錄贈謝甫故學暨子方
學士昆仲

白髮蒼顏落照邊叔衷鼠馬惡風前隻
心酥醑凡三月雜兩緇塵又一年世事
升沉看杰偶天機消長閱韋編投閒欲
傚者英社何處花光似洛川

和平江推官修亭甫遊錫山陸氏
園亭

世途平地幾欹斜古道迂迴草棘遮盈
縮靜看天際月榮枯常擬檻前花浚雲
慷慨瞻新句好客殷勤喜故家咫尺滕

緣無今到爲誰辛苦趁蜂衙

溧陽道中寄金陵諸友

暮醉朝醒度浹旬清時人物上元春席
前雅調聲聲穩方外諧談字字新六代
興亡飜過隙十年離合雁來賓不堪回
首東州路雲白山青一愴神

申仲禮自別泰准臺憲諸公如失
軒鑑繼過太原傑留吳中嘗以詩
泰寄丁酉冬敬甫薇郎田自昇門
達泰報章且諗仲禮薰陶涵養非
向年比英風邁節形見乎辭又非
行輩所可擬倫也因便奉和略表
仰思

滄溟塵劫谷爲陵世事悠悠卒未平曉
圖雲烟歸獻傲春梁燕雀賀生成江東
渭北三年別利路名場幾夢驚吾道只
今誰砥柱并州田首美同盟

錢塘雜詠

客騎刁騷色漸鰭臣心澄澈淨無波詩
書事業妝功晚鑿枘情懷觸諱多委吏
深慙鞭笄手家人謁賦庚夢歌悠悠窮
達皆天定塵摆征衫奈俗何

上周宣慰

景行高名二十年披雲吳會覩青天士
林碩果存生意宦海清波被俗憐臘雪
隨車消瘴癘仁風合道振魚蔫漢廷求
治新顯面期與甌民共息肩

寄謝君擧副使

雙溪分被五周星吳下相逢眼更青置
酒樓頭觀世態放情言外慰山靈惠留
良藥詩脬枕想像纖締暑氣醒兩地宦
遊非往昔晚風吹動兩冥冥

壽右揆性齋馬公

贊化調元四十春堂堂忠義自天真文
星一轉頌聲息教兩重露生意新虎節
分榮清玉壘鶴書返政代蒲輪閶闔後

學無長技唯辦年年祝大椿

謝性齋右丞兼簡毛吉甫經歷

治安學術蚤蜚聲經濟襟懷老更成千
載風雲應嘉會兩朝編簡著清名去留
泰嶽雲舒卷用捨周家鼎重輕民物熙
熙歸化育舊蹊拖李亦增榮

元貞丙申僑居村落與廣文廉君
貞卿脊聚肯學宮僕縫以金穀之
職留吳中越二載君亦來臨愛董
之情不減於昔以是終日相忘而
不違請益新涼入郊忽起黃鵠之
辭詩以代餞

萬卷生涯濟世才十年淮浙兩書齋古
今時變花經眼南北人情酒放懷且托
功名同弊屣終期膏澤到枯荄阿儂似
是隸中鷁遂客題詩欲悶排

呈平章梁公

山立光曾得近郎星柳案儀成海上藻莞

庠三年頭欲白廟堂千仞眼終青區區
刀筆猶南土望望簪纓盡北庭偶向郵
亭瞻使節斐章端欲訴飄零

贈吳道錄

風骨飄々老地仙平生足跡踏雲烟世
緣擲去心無累俗客魔來道愈堅詩調
儘飛塵外語琴聲渾和指中禪夢魂不
識三山景咫尺仙凡紙自憐

用前韻詠懷寄諸公

草堂寂寞帶春星守道常師魯兩生去
就失宜寧抱甕是非無定謾懲羹傷心
花鳥隨時變過眼軒裳掃地平何日擾
床風露底悠々懷抱為君傾

送石抹同知

祖宗勳業耀京華切腹天朝宰相家播
世文章鏗有韻通天德業潤無瑕居官
似友山中鹿避俗如聞坎底蛙聞道柏
臺飛薦剡瘦民翹首望星槎

被免松江道中書所見

袞々征帆望眼餘古今聲利入長嗟遊
商一歲千山路薄宦三秋萬里家老我
未為卿月像伴人同上客星槎孤鴻遠
迹江南稻慙愧鸞凰食竹花

華亭道中連前詩寄盧知州王仲
通朱文炳

茫々廣斥望中迷地盡東吳土自泥寒
氣襲人滄海近濕雲當眼吳天低蕭條
古樹擁茅屋詰曲清溝護稻畦莫訝鱸
魚風味好月明聞鶴更悽々

張安道擢舉重臨江浙諸君喜而
賦詩且以為南北生徒有所矜式
之賀

聖朝辟令務宣通庠校橫陳比類宮不
但函三遺字體要將貞一變民風宦師
問出非無謂恩命重需今至公借送早
攄經濟策吾儕空老簿書叢

壬寅日長至兀坐不出寄盧敬齋
知州
少年撫閫思冬至老境飄零怯歲闌梅
友爲誰呈晩節竹君空自傲清寒豪
足食占雲易閭左無衣棒雪難愁緒不
妨添一線醉開兒女勸加餐
贈會稽閑居宰
蘭亭山水鑑湖天千載重逢陸地仙瀚
海風波難把玩歲寒松柏要持堅辞病
異衆非公論畎畝思君屬經賢盛代名
臣難屈指蒲輪應到海西偏
乙酉暮秋朔旦偶會謙齋先生
輔伯賢理問崔持新太守益子周
僉司於汴梁客舍數手携之期凡
四十寒暑矣嗟歲月之邁邁思諄
宦之徒勞驚喜相對恍然如夢因
述懷呈諸公
一別依稀四十年梁園尊盡共悽然席

閒老眼無青白身外虛名有後先故舊
半爲泉下土音容渾是夢中天相期努
力加餐飯凋柏巖松老更堅
偶得數語留別諸名勝錄贈伯宗
學士子貞奉常
蚤歲疎慵老更癡都城留滯復何爲心
同獻璞卞和氏命類償金直不疑謀醉
惜無千日酒論交須定百年期塞鴻慣
識江南路頻附佳音慰別離
次賈公儀韻
三年淇幕奏廉聲一旦薇垣拂令名慷
慨不矜新制度深沉秪守舊章程肯同
柔蔓緣危壁閒看浮雲點太清日向慈
闈供菽水未饒仙侶住瑤京
餞王寶臣僉司赴行臺幕
丹詔相催賦遠行報公何必較途程遨
遊吳楚心田壯歷覽江淮眼界清雪擁
名城迎化筆雲封鐘阜待詩盟佇看臺

閣生風後南北衣冠說姓名

用李公勉郎中留别韻敬送哲後

淮東

弱冠追隨驥已蒼雲萍南北為誰忙年將耳順交情重事與心違别恨長梁苑日晴烏反哺楚天風冷鴈離行萬閭自古男兒事好趂仙槎入帝鄉時哲孟官秀并送舟

呈鄰新齋左丞

繡斧澄清古范滂賜環三載鎮文昌稱停政事權衡稳潤飾詩書意味長稱世昔闕心匪石憂民今見鬢成霜何時不踏紅塵路閒侍新齋几研傍

晚登岳陽樓即事

水闊樓高勢絕倫憑欄遥睇接朱垠翰林物色詩無敵工部莊嚴筆有神一號能清泉石清千年不濯利名塵殘陽欲下鄉關遠悵望西南懶問津

泊舟洞庭感興

洞庭青草映斜暉黃帽停舟與願違微怒風雷無定在蒼茫天水欲寄依白鷗浩蕩詩脾爽盡鷁漂搖酒力微携求簡齋冰雪句江南雖好不如歸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五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六

孫郎中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復亨類集

國子生浚儀胡　益　編錄

七言律詩

中丞敬公九日登真州南城以詩見示愛其閑逸邁往之氣惜不得侍行遂想像和呈二首

年華遊水故相臨節序循環豈易禁蘆葉汀洲遷客夢菊花籬落故園心長笛曳曳風生袖破帽翩翩雪滿簪惆悵昔人行樂地劉談豪飲莫沉吟

四事難并舉世闕登高今喜夾河濱羡我陶令杯中物老矣長安陌上人江限華夷晴浩渺山磨今古莽嶙峋醉歸應被兒童笑猶有黃花在角巾

清明雨中登樓南望寄鑾江諸英俊

袞袞年華去住難悠悠今古獨憑欄江

山慣識市朝變椎李那禁風雨寒旅食又驚三月到閑情聊喜一家安衰顏何物酬佳節頻倒清尊強自寬

次黎景高僉司韻

黃鶴磯頭記往來好懷當此為誰開滔滔歲月情無奈望望金蘭首重回欲傍東山尋別墅為憐西日下荒臺何時再到經行地同醉江湖蘸甲杯

題拱北樓

相君素有平南策吳會新成拱北樓鼓角壯懷藩鎮肅軒窗觸眼海天秋歲時玉帛脩臣節政事金湯寫帝憂民物熙熙無異議戎葵傾日水東流

和敬齋盧公仲通王宰新秋詠懷

殘編寂寞對韓檠四十年間一夢驚蒭狗白雲觀世態碧梧金井聽商聲淵明未遂還鄉計工部空懷戀闕情稚子不知時序改晚庭争賀嫩涼生

張文在府教以詩示擧人回倚韻

述懷

涵空白露纖涼天角藝公堂結慶緣楚
土產材供晉用南方載籍勝西偏辭家
已號青霄容縡福繞爲陸地仙座主無
私眼如月寧教得失動諸賢

春晴承參政賈公招飲府治北亭

天涯景物亦暄妍縱目危亭意豁然花
卉臨風香不斷溪山過雨翠相連杯行
醁醑愁何在兵弄潢池事可憐只恐歸
期春欲暮夜郎西畔聽啼鵑

和孟子周僉司除夜見示

綠衣曾喜竹爐邊回首光陰閱逝川百
慮無堪空白髮一燈相續只青氊老將
佳節爲常事人把閑官比舊年想見來
春風景好奴呈又祭送窮船

欲理歸舟而未能見華散二作詩
慰諭

鄉隣哭我賈胡留頻著書來說首丘縱
有薄田堪養拙還無小苑可消憂回循
度日那知晚次第看花直到秋坎止流
行難回必家人休賦大刀頭

題伏波將軍廟 在州

佐漢功臣矍鑠翁擇君不受子陽封耕
旁偶累雲臺像薏苡還傷銅柱功幸自
生前識朱勃不妨牀下拜梁松五溪未
服星先隕文林蝸難赴沛公

吳養浩求題文希伯竹坡詩卷

南州佳士樂中和手種篔簹綠滿坡老
葉篩金風不止新梢滴露夜如何渭川
但說生涯好晉室偏於隱逸多更約松
梅作三益歲寒光景共婆娑

孟光壽日

七十神與合整停歸來高枕夢初醒人
情似減當時暖山色還添近日青詩禮
有功澌後慮兒孫無恙賴先靈一尊對

酣春將暮松竹當窓月在庭
次梁參政寄韓參議韻
金闕浮々換紫闥浮水悠々去不還遷
客遊來真傳舍徼官聊喜近家山心除
感慨成三樂事不將恒得半閑仰籍大
賢調爕手挽回清譽到人間
冬至日白霫道中偶成錄寄朱林
茂郎中段惟德魯子肇二都司仍
希於張伯高參議郭幹卿治書與
兩司幕長及按察郎中邢孟直諸
公慶々區々薄況達之
攜葉蕭々朔次寒山行病瘦怯衣單馳
驅一帶瀬江險彷彿望經蜀道難旅邸
傥床雖自愧繡衣持斧要同看寫送恰
值書雲節秋酒燉燈語夜闌
壽馬右丞
妙齡文采動朝端晚節襟期海宇寬西
蜀東吳新雨露柏臺蘭省舊衣冠名隨

曙色千門肅辭措奉扆八座微介挈生
民躋壽域洛陽重作畫圖看
古任臨流亭宴集寄謝座主莫需
軒中丞蕭簡張克齋司農曹子貞
郎中及府開諸友
兩腳黄塵閲幾州危亭俄喜見臨流牧
功宰相能青眼伺舍與官並黑頭平醉
聽歌評亦承諸任憐客醒觥籌片帆急
送三千里雲錦翻風想舊遊
次大同房壽卿教授與路幕賓董
德基河東憲幕曾子肇等酬和詩
韻
朝閲周襄暮宋襄悠々王伯費論量浮
生俛仰成千古世路東西又十霜日擊
素絲翻色相心隨紅腐勸胼囊塞雲不
隔征鴻路情緒無端繞故鄉
傥合儀真詠懷寄郡賢四清先生
子素提英諸君

宦遊南北等飄蓬又作江城踏雪鴻淮
濟片帆鄉國近明良千載地天通頌歸
畎畝延殘歲闕閬義娥轉太空頹有儒
官兼武弁時　相過一尊同
河從封丘北尋故道所過廬里蕩
然無遺壯木連抱拔蘀中流者強
半泰定乙丑秋予自開封歸碭山
買舟神禹渡載書倒前傾石而東湍
瀑衝激神魄駭動有不可形于言
者曰念年老觀遊歷此艱險幸出
坦途思驚語予遂述所懷寄贈友
桑顛檣蹴大河傾舟過陶波浪始平蓬
影學遊舞蓋道撩聲如斥予孫名塞鴻
已康趙南北沙鳥誰知樂性情想像故
園松菊在為誰標泊尚勞生
威卿中丞溥著中道送秋露芳尊
備以佳篇感愧之餘用韻以謝
盍簪江海話襟期平日終傳始見知奕

世清門膺重望十年黃閣佐明時休官
未遂陶元亮戀闕猶思杜拾遺野老盡
消煩惱障對花斟酒細哦詩
敬公詩附于此
陰雨連朝未可期病夫重腿每先知
殘篇斷簡成癡計叨用非材愧昔持
學道安心元有法息默補劇果無遺
山翁走送清秋露可哭韜狂學詠詩
中丞公疊示佳章怡愉佚老情見
乎辭如六日聚語七年求艾之句
至切至當聊述鄙悰數旅中一粲
俗士馳驅梲不遇高人嘉遯湛靈臺身
違巨浸千尋浪心屬殘燈一寸灰里巷
韋容隨杖屨朋儔何用話揣摩清時會
構凌雲廈留取公輪蘭眾材
想像中丞公棄官高蹈之初心難
進易退之素志復用前韻
知幾當日掛冠迴長別薇垣與柏臺疢

疾在躬雖作楚權謀轉昔又成灰鶴將
野性難求友蘭抱天馨不藉媒人品百
年無定論急流勇退是英材

久雨不出呈中丞

一雨霖霪近浹旬鶯花局促未成春乾
坤沴氣陰推物江海風威冷襲人老境
倉皇思故國長途沮洳怯洪津我躬不
閱憂閭左盡剝飢膏買濕薪

老夫迫於簡書束裝就道值層冰
積雪阻舟淮甸進止俱難乃荷昌
齡士安同志急訪徒步泥塗三十
餘里曾不爲勞令人感激不已別
後聊寓薄況寄二英先希同德川
宗姪洎知己者倘和見示以慰寸
懷

碌々東淮已倦遊中臺飛檄又歧周曾
聞雪擁藍關馬今見冰凝郤伯舟自笑
此身雖矍鑠却思何處不淹留蓬窓欲

養澄清志鵠面鼎々不斷頭

賀完顏仲遠承旨復領尚醫

謁宼從遊魯泮宮餘生都在別離中羨
君日々清光近愧我年々逆旅同壽國
一如卿相職砭愚重立聖賢功它時里
杜雞豚約幽德推先有鉅公

江陰詠懷

三年薛跡客神京一拜萱堂又此行山
色欲寞知雨信岸痕齊到記潮生鄉書
不到腸堪斷海寇初聞夢亦驚試上壯
城閒注目長江東去闊無聲

李御史王主簿迭相倡和用韻解
嘲

騎鯨飛鳥兩詩仙簪盍東吳豈偶然天
畔雲龍誰可比舟中李郭世爭憐泰山
豈逕忘高庳騕褭駑駘儘後先一著輸
君歸計早畏途何似日高眠

士貞教授弟寄詩句新意雅但不

知鐵君故事云何用韻述懷以答
來意
自從萍梗任東西幾處飛鴻踏雪泥三
稜無違人易老獨拙有政物難齊圖形
麟閣身何濟想像菟裘首謾低早晚世
緣都淨盡至人相約話招提
白雪述懷寄都下諸友
暮景相尋百不堪鏡中衰鬢雪盈簪空
囊將二月初五孤枕搔々更第三無街

致身猶塞外有時隨夢到江南斐章瑚
寄金蘭友唯恐沓晩阻咲談
壽蘇顯鄉郎中母夫人
世間七袠衛康寧天爲封君錫九齡絳
服榮兼朝士服郎星光近老人星母儀
婦道追班史王樹芝蘭奕謝庭太華西
瞻永無恙更期相對百年青
道過東昌申仲禮僉司暨狀元護
基都達兒諸父台輔賢昆仲厚意相

邀別後以詩寄謝
十載重逢骨鯁臣生涯鉄斥向来貧一
時轍柿舒情曲三接乘驂到水濱烏府
前循儀範古鴻臚首唱姓名新清門幸
忝陪清讌世路悠々懷問津
西京趙良臣都事四十年之舊以
詩見贈走筆述和勉其歸家養疾
不聽逮月餘遂辛官所
歸雲冉々送年華鶴鬢蕭々不到家已

向九天霑雨露好於平地樂烟霞細思
玄豹栖寒霧應咲黃蜂趂晩衙畢竟世
緣何日了林泉留客有茶瓜
次魯子罩經歷見寄韻
識破人間義利關迷途不遠便知還整
籌憲幕有餘裕常對
聖門無醜顏一自真才歸草澤幾回幽
夢度雲山堂々事業薰陶久文法支流
指顧閒 来詩有政在庭述寄頑閒之句故云

挽劉損齋提舉

天都曾挹藻芹香出故催人各異方頻
托神游尋故友遽爲鬼録熱中腸衣寃
倒指成蕭索書疏論心付渺茫遐想九
原無悔吝傳家今有紫薇郎

中丞公示詩隱然有確乎不拔之
氣諷詠之餘再賡高韻略攄愚衷
但求免以衰暮賦歸後時爲恥爾

茫茫宦轍苦縈迴流想南州月滿臺世
味已辝刀上蜜人情潛傚管中灰洗杯
細酌誰賓主得句長吟恥衒媒食祿平
生歸較晚鵷行回顧愧庸材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六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七

文林郎前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復亨類集

國子生滾儀胡　益編録

七言律詩

中秋夜不寐

露下遥空人未眠佳辰愁負嫩涼天鄰
舞繞耳非常夜庭興關心似去年商馭
解紛聊自是桂輪排闥爲誰圓翻盈見
說無終極坐聽寒蛩思黯然

長安早發

夜氣溟濛塞兩儀客懷牢落動淸悲月
明宿鳥啼烟樹風勁寒蟬泣露枝西北
鄉關除夢到東南民力謗心思路難無
奈篙師促八月長安早發時

湖頭鎮阻雪

湖頭連日駐征鞍客舍蕭蕭風雪寒恍
似伏波思弟切翻思韓愈度關難旋沽
村釀連愁飲重撿家書忍淚看病僕羸

騶欲何往一壺天地正滂々

金華道中

青衫落魄可憐生誰爲賢勞賦此行雨困屛輿山逕滑霜增眼界野塘清氣隨天意無南北德洽人心有重輕悵望蘭皐艱苦地令人低首憶初平

過長橋書所見

柳如青幟巢姑蘇橋若垂虹飲太湖渺渺天光接波浪淒々秋色上菰蒲行囊只贖新詩藁身世端如古畫圖獨倚危欄追往事鴈銜霜信下平蕪

遊西湖

藹々靄愁暑不堪畫船西出事奇探柳邊和氣蘇公路梅底清風處士巷已覺湖山入胷臆更容絲竹薦肥甘錦雲一段三千頃記取平生作感談

兩宿無錫驛有懷潘景梁

泊舟夜宿城南驛皆得幽房睠鶴籠急雨響傾千澗水薄寒聲透四簷風偶懷握手詩人面想像驄鑣御史騘千里相思腸欲斷中堂燈影看搖紅

和韓同知

荒城何事餞皇華滿馬春光路不賒玉闕簪纓三輔客青雲宅蓋五侯家臨江釃酒情何限對郎庾詩與未涯從此東南民事樂使君和氣雨隨車

和丁仲謙

皎々襟懷焱日暉生平蘊藉定誰知斷蓬轉地三千里老柏參天四十圍總關久思羊舌諫待時還作虎頭癡人間離鼠雖無用秉興宜教努黻機

金華客舍夜鼠爲崇囊有餘粟懸置櫚隅羣鼠思竊食之歷戶樞緣屋壁蹤者相繼蘇而復登感慨偶成

鼠輩猖狂攪客心區々斗粟苦相尋前

行蹈地後不止我自絶粮渠復侵歸與
渺然風瑟〻壯懷如此夜况〻砍投忌
器空搔首盻敍義輪轢宿陰

秋日宴江山樓

浙江東注接天隅吴越青山入畫圖平
日勝游今日眾世間煩署此間無萬家
樓閣蒼烟霞幾處園陵白草枯痛飲狂
歌有真趣主人休惜酒錢麄

姑蘇舘夜雨

雨舘幽栖耿不眠单衾如洗夜如年梧
桐井畔風波惡薜荔墻頭水樂全壓屋
密雲滄海立照窓飛電玉繩連擾床點
撿平生事唯有青燈結凈緣

寄江陰諸君

六年踈僻頼相維猶記河邊酌別時歸
與暮雲同縹緲愁懷秋草共披離仕途
縈折還幽谷世態峥嵘又奕棊想像芙
蓉城裏住客窓頻讀送行詩

題完顔御史壽官涉海圖

鯨波設險古猶今習俗何嘗計淺深風
伯持人驚世路山黎亦客著官箴君臣
上下無私意天地中間有此心遥想二
公皆定力曾經人海看升沉

送琴士聲者張伯源遊東浙

靈臺㘅〻湛空明萬古青山只麼青不
待有弦知律呂會從無極辨儀刑世間
五色真情晦要底三辰未杳冥聞道東

遊尋勝賞草堂四首 以蘭亭

酷雨 是歲在文丑所太湖

梅花消息小春天酷〻連宵響大川伐
罪洗兵交趾路趣工興利太湖田雨暘
咎怨非公論倉庾盈虛屬化權常記薰
風過淮楚村〻香火詠神前

詠懷

三人成虎事非難一柱中流頗自安冰
炭聖賢猶未免燕鴻時序不相干落花

歼棄無春夢脩竹長松有歲寒月旦悄
然明府去敢回俗議動悲歎

辛卯八月婺州途中用前韻 二

書生身世短歌行貫日襟期答聖明衆
苦小鮮遊沸鼎獨憐飢渴攪寒更風雲
慘淡千年會天地盈虛萬古情無象太
平元有象翠微深處坐一絃聲

寄張仲豪

簿書形役愧同倫宦與丁如公有幾人急
業未懸賢相種文章空世下醉翁隣江淮
去住風濤惡天地生成草木春跡重忘
年欲傾倒短章聊為寫情真

贈朱路教

春光已覺二分休到處鶯聲喚客遊醉
裏顛狂從汝喚閒中滋味復何求人生
貴賤有前定世事升沉無盡頭更欲小
園謀一醉賣書應惹杜陵愁

送丁仲謙之杭州

十年師友更誰親四月江皋手重分不
學輕文如覆雨應知小度未違雲鳳雛
豈是籠中物龍種常思與北群山去文
旌知不遠尺書朝夕頻相聞

遊靈隱

岩嶤鷲嶺梵王城秋氣平分寶界清火
宅久居心獨苦雲林初識眼增明禪關
已被猨參透仙洞誰教鬼鑿成愁殺半
生泉石約暫來偷暇洗塵纓

過姑蘇

城上雲山晷盡遮城中民物壓紛奢金
銀璨錯三千界丹碧連綿幾萬家麋鹿
屢經成故事燕鶯依舊愛新花清貧本
是書生分只想山林景物嘉

和王士美

十年里社記情親此日同登陌上塵孔
氏家聲喧紫禁王生詩筆健青春梗楠
定見為梁棟魚鳥那知在網綸禮義攙

充儒者事業薰蹟食任吾真

次韻侯巖甫兼寄張景先

求官初擬報天倫南北營營役此身千
里關山遊故友十年塵土汗行人珠犀
潤屋心非素詩禮傳家道自新解后還
鄉觀二妙文章如錦氣如春

謝馬和平甫見贈

驊騮得自浙江西遠近重經揔不迷寒
洗官河潮欲退暖行村逕草初齊德馴
喜籍還家力病倒愁聞隔夜嘶昨晚侍
親辭別野杖藜踏雪路高低

送陳雯山教授歸餘杭

曳曳文旌出暨陽暑天形役興悲涼毛
生有檄儒官淡蘸季無金世路長數輩
晚生傳道德十篇高誼見忠良蘭臺指
日能相近鵷鷺行看達尚方

丁亥清明東平寄二弟濟州學正

憶昨分携春正寒生涯到此又儒官客

中度日今非易貧窶攻苦古亦難接物
謙和辭尚簡處身廉謹事容寬我行更
別嬰親遠莫負回風數問安

贈劉彥卿

抗塵南北六經秋拭目朝堂揔俊遊闕
道銓衡待常品便將心事擬淸流酒徒
未識新豐客舟子虛凝戶牖侯長路崎
嶇行又錯看人騎鶴上揚州

贈元伯士鵬二首

器識參差德未倫白頭心事尚如新十
年薄宦爲遷客四海親情有二人名族
流芳各神俊聖經充腹自真醇眼中經
薄何須數它日南州頌下陳

壽李野齋學士

紫禁衣冠舊綺園玉堂儀彩更淸溢自
然官職名何重無事威嚴道愈尊萬里
春融誰可繼一宗元氣獨斯存擀香獻
壽梅花底願壯恨山活水源

寄蒲園惡副

十行丹詔發春宵一脉陽和遍九垓天
下求安先肅政淅求何幸過全村貪狼
晝伏亡如故老鶴宵征氣已摧山谷餓
民甦煩酷賊猱消息不須來

次韻題蒲溪洞源壁間

南北囂塵日夜侵好風吹到白雲深智
仙久住許山色俗客初來遶竹陰萬事
不如收脚坐三年應負掉頭吟瘦民不
忍加鞭箠誰識平生水石心

己丑冬和楊塘徐改之

大隱由來住遠郊簞瓢誰識是英豪陶
潛未得尋歸計楊子元能作解嘲儘放
陰陽催日馭且收風月入霜毫〻二州
縣勞生客千里關山馬骨高

大馬無功答

聖朝催速去郭應宜條涯鎚山運頻峨
險寒迫孤衾倚府寥閒左州傷徒於倦

馬頭庵比莫採驛早餘又值連朝雨柱
玉霖雖有象詩

初至金陵開惡府諸公詠梁武錢
道花志像爲賦

欲我芙蓉水面風嫋嫋搖植淤泥窮留
暗青苹軒窓外忽幻紅衣那鮮中香色
未饒春富貴李根元托玉玲瓏又承老
柏垂淤蓮拔地參天起亦同

次韻中仲徵尋梅

世間紅紫俗紛紛到梅時已後吟縫
蒂愛深情不捨瑰姿想像意何深間探
旋覓溪頭路隨梅訓迷雪後稀白古詩
人耽此癖可憐蘇竟歲寒心

和中仲徵

紛紛榮悴閱春華魁傀山巔與水涯不
揣散材雖補世自投塵鞅郵思家貧細
髮首爭栖鐙藜杖支頤數屋鴉歲莫情
懷若爲寸真同旅食住京華

次韻趙仲權留別

江干惜別重依々才學如君是俊奇櫪驥長鳴須北向雲鵬小郡整西之萱堂趍捧椒盤酒芹館譙賡柳絮詩莫戀倚晴風景好不來簪盍慰相思仲權侍名

送湍景渠僉事之福建

仕學推先得兩優繡衣分柄鎮南州禮曹回首非新進憲府俗眉是舊遊三楚冰霜隨馬策七閩泉石入詩籌計程似與梅花約在々清香滿道周

次韻毛澄夫詠懷

早歲功名意未闌侯抛鉛槧客長安化工造育無偏陂物理盈虛有黜陟陌上紅塵摧面目夢中清露洒脾肝次今不作求人計芹館依栖侍孔顔

送王庭瑞經歷之廣東憲司

聖政優々布四方繡衣賓幕姓名香海隅守令難求備天下浮譚善變常神尭

高明烱識遠逍遥紫遯世緣長變門忠孝垂千古又見聞孫叱馭郎

送程前村之京口古易人學

四聖能知本一心却從流俗玩升沉江湖脉觀襟懷闊天地窮源造化深青眼相看常倒屐碧雲興感欲投簪人生離合非無數遠別江皋思不禁

題金御史所藏王舜卿觀馬圖

以韻敍成器之

五季英豪王太師百年儀像見横披眼中汗血真龍種身後聲華古豹皮偉節亭々照今古高風凜々動華夷兜鍪一旦成忠義何似貂蟬老更癡

寄郝知事二首

詩禮漸摩氣已清冗官抛去世緣輕未應落莫傷時態想在淹留見俗情士類會談新德化我曹猶佩舊章程歲寒獨有梅花樹已章芳時共見榮

山光水色古猶今人事悠悠苦見侵俗
務日新公論減簿書呈急吏權深名場
又欲抽身去詩伯相隨擁鼻吟齋閒裡
賦到巔巖故人能識伯牙心

蘭溪郡行

嶄峽乘巖關山細瓜蔓無邊跟力強千
里稻下萬無愁一竿梅樹積深塘虎狼
窟伏天刑近秩大舒徐日馭長檄祿妾
愁無酬報欲將心事鼓平陽

泛舟次人韻

明月清風入素秋搖搖官舫沂溪流時
違未要彈馮鋏漉漉淺淺遠思上庾樓匹馬
東來成底事孤舟西望不勝愁沙鷗不
解人間事飛去飛來百自由

送何好禮御史按部江浙

鍾山積翠遶江空爽氣隨君馬首東吳
越英華詩有料吏民情僞事無窮施容
措置聽長策悚慨施為合至公三道斿

看豺虎出門早迴臺除後生風

倚和吉甫提舉見贈雨中述懷詩

無寄王覺軒山長

風雨瀟瀟夜未央客懷孤寂似禪林庸
材敢望日三接佳士尚留天一方萬事
到頭都是夢此心安處即吾鄉卜隣陽
羨溪山好遶勝毗陵古戰場

覺軒二子頭角嶄然蓋乃翁生平
積德誠施所致因作數語頌之

西州父族姓名香階下三槐蔭蓋張戢
眼不躋公府用馬蹄常為故人忙言思
切直心無礙道合中庸氣自剛積慶更
需山水秀欲期陽羨作桐鄉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七

漢泉吉文貞公詩集卷之

森翁後人淸山詩衍堂芝齋爲男梅亭纂集

國子生省儀胡　並編錄

七言絶句

題白御史畫馬卷

玉面麒麟金絡頭虎文龍翼氣棱秋乗
時欲騁追風足在冥宮不自由

題雙鶴並棲圖

龍種權奇句骨肉筒耳鈴醉繡雲足爲
君一飽死邊庭不作駑駘空廐粟

過白灘河

久聽人閒說白灘雨湖曾此界中州而
今六合無關禁依舊潺湲碧水流

九日省舅氏郭西樓行回書所見

十首

田家桑梓碧幢幢過客鞭聲引吠尨終
歲耕耘竟何有桑柂茅屋短蓬窓
霏微林霧捲秋容檐亂山禽起挾春聲
馬欲來糧已盡二三癃老訴年迍
翁媼携扶陌上哀問之行者涕沾懷次
男戰死滄州界欲問迴軍贖枯骸
五霸兵爭然禍機三王仁治但垂衣老
農不解興亡事惟說今年早角稀
浩浩陰風驟宿霾道邊佛刹記曾來蒼
花不識秋光老杖向桑陰意更開
遥空無礙日淒淒過雨平田尚有涯極
日斷鴉明滅處淡烟衰草一特低
松杉秋到影參差禁杜霜前葉半紅荒
逕忽逢尋不得從躬還問牧牛童
豪家此日醉金樽驢背愁詩疑正昏野
雉一聲驚夢散舊烟起處是前村
十年辛苦盍清貧自嘆儒冠果誤身盍
說世間騏驥少年來誰是九方歅
閑營營祿有餘孔方蓋滿只閑居小
骨揮叱鄉人恐慚愧去恙苦奚爲

題市橋遊興圖二首

小橋流水湛清波無限遊人載酒過橋
得年來粮餉少田夫不及一分多
暖烟輕染柳條新和氣欣欣遍萬家
家春風遊冶客豈知此處有飢人

元夕會飮命教堂各賦一絶時於
討張公在座

煌煌燈火萬家新和氣薰醖太古春有
酒不妨連夜飮金吾同是座中賓

夜宿清河

雲屋人家星散居竹烟火夜停車平
生習氣今猶在挂杖敲門看讀書

保定

矗矗孤城百雉高參天松拱遶蒼清
波忽見行人影遙憶紅塵滿鬢毛

涿州觀寺

佛刹新脩古道傍神天金碧晃朝陽人
來爲問靈光殿霖雨今年草更長

贈畫師從朋之

易寫無鹽陋子都難形小白下袁吾蔡
雄事業傳千古不假丹青作畫圖

題何蕃卿魚水清白圖

橋梓相傳清白在君臣魚水千年會誰
知一一握小横枝開國承家理無外

寄劉彦卿同舍二首

濟濟聲華久見稱青雲豪氣小陳登東
州邂逅人非舊始信千年谷變陵
君立吳蒙伯仲間我慙失學侶君難何
時握手文山去得使兒曹刮目看

題葉賓月圖二首

廣文胸次瑩無塵明月知音自主賓更
約飛廉作三益桓防雲物惡情親
當歌對酒永相依妙契靈光燭萬微多
少長安名利眼只知三五看楊輝

題竹枝畫眉圖

飄飄獨占碧琅玕湛湛秋波月一彎酷
愛清聲能洗耳恍然巖壑度林山

過滹沱河

當年天意欲興劉候忽冰凝水不流此日王郎如解事鞬櫜弓矢便宜休

蠡州驂河

一溪流水碧溶溶聞說驂鵉在此中我亦去爲攀桂客相逢多在廣寒宮

用溪陂塘松庵壁間韻

松庵寂寂老僧閑萬壑千岩指顧間咲殺孔門憂世客西風塵土變朱顔

次范菊房韻題姜仲澤巖隱二首

紛紛塵土化朱顔有客知幾去不還大隱何妨在城市小樓終日對雲山

夷夏同聲詠息肩車書萬里舊山川眼明臺閣諸賢在甘分林丘養暮年

定興喜見太行山

小年聞說此山名夢裏西遊隱見形今日得觀真面目却教低首愧山靈

湧興

要道如天不可升文章貧病衆人情少年碌碌今遲暮兩字虛中學未成

謝朱鶴皋携飲四首

過雨梔花墜曉紅及時庭草翠翻風倚窓細究天人理六籍元無一字空

東皇無意染青紅長養猶資五日風枚拾英華入新句祥雲藹藹媚春空

石火能留幾許紅人生南北馬牛風春光倒指無多日相遇休辭酒盞空

六年奔走汗顔紅此日行吟兩袖風俗慮滌磨有詩冊淨看明月照長空

對雪寄范平甫二首

拂曙陰風舞六花滿城和氣醉流霞騰前已見三登瑞宿麥連雲有幾家

梅邊讀易看飛花時復拈杯臉暈霞一枕江南春夢破兩椽茅屋是吾家

海夷貢花驢過蘭溪書所見

當年老鶴快乘軒猶遜花驢食禹錢昨

夜㷌前成裸笑癡兒方許林數篇
航海梯山事可疑眼前今日看孫奇布
韋且莫懷孤憤秋菊春蘭自一時
天地精英發海隅數毛文彩號花鋥同
来使者如烏鬼還責中原禮法䟫
行臺飛檄數来主多少飢齊委路倘忽
見狂人鞭老鎮眼睁成滴消成㴛

次朱路教

十年萍梗走京塵魁頁瑩堂鶴髮親重
讀新詩見真趣西風黃葉更愁人

廬溝橋

輿馬連年東復西巨鼇雙脇夫青郛荷
旗食肉無非命饑領相如不敢題

安平客舍

荒城四面盡陂陀人傍西山語漸訛一
夜飯牛棚下宿愁聞閭里吠聲多

過先主廟

孫郎虎踞大江東曹氏𢧐瑜莫室雖傍
土不卞諸葛死三年章玄命何窮

索李副使畫梅

酷愛孤根暖獨回吳撫冘枝向誰開小
詩欲寄司花手昨夜清香入夢來

和曹彥禮書懷六首

温風習習蕩層陰送別江城恨不禁此
去知君看新渥故人多在玉堂深
水邊城郭易為陰離恨羇愁兩不禁更
入漕渠隨春鍾決囿無𢧐擖清音
流水高山待賞音人生騰踏豈無心絶
時先步巖廊上莫遣門庭海棣深
江于歲晚苦多陰艳勝真成梁父吟此
日錢行無別物賡歌聊識故人心
𢧐𢧐陽剛破宿陰八荒民物動情心得
時行道男兒事巖谷幽居不要深
有客由来濟水陰凝寒駐馬亂山深新
詩點檢人間事寫出千秋萬古心

謝曹斯立送菊就索公醞

庭前黃菊蔚成叢政要花邊酒頰紅九
日故人來送菊〻花重疊酒樽空
九日贈史同知二首
三年客裏過重陽底事忩〻馬足忙不
是不歸〻未得故園松菊正荒凉
野花芬馥去年同和氣氤氳想像中何
事此迴重九節鮮鞍牧馬故城東
冠州道中
田園處〻盡畊桑車轂鞨〻驛道長白
咲此身無定在逢人猶問趙侯莊
梁門詠古
清風千古杞梁妻三尺荒墳古道西亞
聖一言真迹在芳名寧與壯山高
喜至大都
土銼荒烟二十秋眼明今日見皇州輕
裘肥馬休相咲本自無心秉燭遊
送張潤夫之遼陽簿尉三首
勉齋門左畫英奇又見驊張謝白衣華
表裏關千古道江山良是昔人非
理窟詞鋒總上游爲容祿〻便歸休一
官贅尉平生志不負長安二載留
客途相顧足情歡幾度青燈語夜闌明
日遽成離別去回風毋吝報平安
題朱孝子卷後二首
白刃戕能起病親黃童操志出天真古
今臣子雖同節若箇臨危肯致身
人品元來本不殊良心一失萬難圖好
將孝子朱郎事提耳諄〻誨八區
賀朱鶴皋除江陰教三首
寂寞韋編伴采芹鳳銜新渙下楓宸閣
將此意推同列江北江南有幾人
清朝賢經自嘆〻喜見覃恩到草萊世
俗功名何足數鄉家詩禮是梯媒
天上黃麻姓字香九原松檟亦生光泰
山北斗還公論咲殺人間馬足忙
寄侯秀才

十年南北只虛名鄉國重來縱夢更閒
道盡傳栽樹法侯門先見綠陰成

示二舍弟仲吉四首

聖賢雖遠有遺書人品高卑本一初世
事悠〻天不管此生勳業欲何如
偃蹇長松數畝陰初應出土細如簪人
生各有凌雲格惟藉詩書盡此心
昔年南北事戈矛巨室芸編豈易求何
幸詩書今滿案忍看秋草勢同休

迺兄辛苦悼微官家道凌遲去住難堂
上二親俱白髮望誰撐拄報平安

乙酉館中二首

束帶連朝見督郵簿書形役又經秋緬
思彭澤歸來客何事無人管去留
或有處開言寂寞况宦位〻廠紛如誰
能遂我還鄉意便把微官乞與渠

觀漪亭箕山王侯吾偭二首

大族高名百世同天憐佳話契元功山

禽喚醒三生夢人在循環曲水中
當年脩禊適春殘此日興庠屬歲闌解
后開孫成故事至元應作永和看

題鶴銜珠報恩圖

推恩及物本無私報德遺踪似有知菓
亦羽蟲成故事世間誰憶驕矜時

挽浙東李西山宣懿四首

四年薄宦淛江東一柱中流識鉅公不
附權門曾速謗孳〻扶植賴初終

契闊清芬二載强夢中顏采自難忘石
城南下班荊日扈酒臨風感興長
戀闕丹心老益堅短蓬長路歲寒天誰
知造物無情甚華屋丘山在眼前
闌干獨倚悼斯文詩藁重看苦憶君拭
淚悠然追往昔天南漠〻障愁雲

讀諸公詠雪詩因思江淮飢民羅

此巖速用韻寄湯廣文三首

初冬小雪飄佳瑞爾殺由來是發生開

歲豐登今有望廟堂調爕勝良平

瓊瑶過覆三千界之食生靈作麼生試

上高樓望西北愁雲潛滅瑞雲平

清齋先到讀書聞侶婺還斜客又稀應

似客途春欲暮梨花輕逐柳花飛

心月相者重會惟揚

識君黃鶴磯邊路心地高明月影孤騎

鶴樓前重會雨清談還喜指迷途

和何御史登蔣山二首

亭亭孤塔倚青霄常與雲林伴閑寂欲

謝微官居勝境也因涼德負清朝

千章夏木宜傾蓋一脉寒泉可棄瓢眠

底塵緣猶未斷仙凡尺尺路迢迢

戲贈張仲豪經歷轉寮東陽酒

吳會年來酒價高此身無計樂陶陶麯

車誤認明公爲歸路流涎濕經袍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八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九

承務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掾男復亨類集

國子生浚儀胡　益編錄

七言絶句

題廉文正王畫像

正學孤高踐履淳虞庭元凱漢星辰咸

陽事業荊南傳百世中朝有重臣

題童二平章畫梅卷

畫工孤山有[illegible]清[illegible]其[illegible]孫何

當日做[illegible]一[illegible]

館高顯[illegible]參政[illegible]一

邑宰無心見督勳千年猶待建前旬羽

君能識歸來趣占却中原第一流

江左繁華宰輔班星槎無恙便知還幾

多倜儻棚中客想像高標亦汗顔

重九寄史中丞

陋室維摩病繞身詩書雅索樂清貧世

間誰侶盤溝老郭國歸來復報親

過枉川宮二首

山中花木四時春造物深藏太古醇若
使漁郎知去路幾家多少避秦人
莫道神仙事渺茫高人曾見海生桑無
回駐馬尋清景極目西南世路長

良月既望憶仲通宰公熙寄君平
察推

閑登黃鶴舊磯頭萬頃烟波起暮愁想
像故人心似我漢陽門外望南樓

觀稼

瘦笻高隴看西成風偃黃雲四望平不
賴天公憐赤子官逋私債幾時清

郭西獨行

落魄紓絶一蹇驢當年阮籍哭窮途寘
捿盡日無佳句時復憑高望八區

九日月下小酌詠懷四首

娟娟霜月爭樓臺皎照人生許幾迴桂
子新香薦新酒菊花留待後時開

賓鴈來時燕又東三年薄宦竟何功晴
窓偶讀登樓賦昨夜山家入夢中
官況凄其懶問津秋光過却愈思親浮
雲着狗悲游子白酒黃鷄愧野人
花滿東籬月滿樓一尊清興澁風流歸
來不及陶元亮俗事紛紛欲破頭

題御史柯的述失松堂卷

雲壑蒼髯作真上歲寒溶德如君子不
願青黃爲棟梁長風通入行人耳

題任士安葬親詩卷

卜宅山原奕世安于湖借潤散清瀾古
今報本無多子破冢纍纍阜棘寒

題黎景高僉事重脩郎官湖太白
祠卷後

兩朝文彩動朝端列國相逢得盡歡欲
效當時謀一醉形容不佀古郎官

郭文美由西臺御史遷中臺以母
夫人在堂不侍傳車預歸覲省恐

孝備見三絶發擾鞍靈胡

豨々牙緋陜右来餓觀衣紫赴中臺不
辭迂路三千里要將慈顔一咲開

筮仕先飫禀至公簿書堆案愈從容靈
禽已報還鄕信一點飛雲遶岱宗

賜環消息日邊来共賀
清朝得俊才昨曉一天時雨霽太微光
彩射三台

題梁國英牧牛圖

買得春風黑牡丹東皋常伴水雲閑枝
圖便覺歸畊好不須危機是此閑

題宋成之畫馬卷

奚官珎重玉花驄縱意淸漣碧草中韋
際四庭烽火静不須騰踏待秋風

送西臺掾趙秀淸應選北上

解后蘭臺識俊遊雍容文采照西周行
行穩步青雲上五馬前驅未白頭

題馬篳卿逸齋詩卷二首

飛潛動植滿座寰造化紛更不整闌珎
堇幽人明此道洗心觀物老東山

虛名到底不關身識破歸來有幾人落
落崎居嘉遯客百年詩酒四時春

與孫大方眞人對酌木香棚下

象㬋仙境到無䘏綠暗紅稀又一年棚
上雪香棚下客蓬時各得橘中天

蘇昌齡時光山水小景圖二首

林壑微風卓木香紅塵回首路茫茫多
情一片東山月幾到滄洲勝景長

余生夢寐在林泉老眼披圖意豁然可
笑勞神不知止咸陽何意路三千

題蘇昌齡溪山讀書圖

一區精舍水雲間萬理春融百慮閑海
内蒼生渴霖雨不應堅坐對林巒

題王君實孝行卷二首

薄遊王粲不遺親地迥天高只以寄懐

淡經營供子職西方觀感豈無人
報本丹誠誓不渝每逢歡樂變憂虞會
須遂郄中年願孝子忠臣不二途
庚戌立夏狀齊真人階前木香盛
開劉牀散提舉共賞有詩別後想
像二絕呈木香主人
尺尺仙凡列二途至入懷抱只清壺一
尊共適悠然趣鯤化鵬摶不羨渠
風雨瀟瀟春事休年光衮衮雪盈頭榮
枯莫說槐根夢身世相看總置郄
衆御史議行酬答之禮宴集公堂
僕預賓主無絕長補短之藝忝忝
小夬大之識日號錄呈正臣諸公
傷廉傷惠兩皆難成始成終耐歲寒有
牲有來方是禮非賓非主意何安
王亥識御史辭職就養回成二絕
無寄議伯大尹
男棄朱衣着綵衣一門忠孝古今稀因

君恙起杉榆恨不衰還家不當歸
堂上薰風萬母憂爲前巵酒拜邪侯
安送別人無數最取光榮第一籌
題白御史立馬待渡圖
名牽利誘不知休俟渡停驂古岸頭黃
帽頻瞻如有語渺川風雨懶迴舟
題宗提舉獻尚書圖
高人畎畝不忘君曳袖金臺說典墳闡
發周書圖黼座皇猷千載繼華勳
龍泉已長[illegible]齊公昭[illegible]有善政
惜余衰老不及見向上功業因寄
二絕
簡諸芳馨颺遠風德人心事與天通可
齊樂善休中止學是工夫學相同
江湖烟水碧流長政譽倩行遠遠方寄
語吉安賢郡守千風倚案細稱量
江東陳伯宜買莊名忠養盖承事
親為大之義覽卷慨然

思養名莊奉二親湛術題扁重千鈞江
寧陌上人塵道王塚丁祠德有隣王祖祥近
湖丁閒科

次鄭參政韻

白雪人人倦一來輪摧馬仆擢羅灾知
幾不似衡陽雁纔到春深便北迴

題魏立之所藏勞啓湖三樂圖

閱破浮生九十年杖來三樂得天全情
知不是塵中客兀坐橫琴着聖賢

題黃秋江釣月圖二首五言人書

渺渺秋江夏月宮漁舟來往一絲風錦
鱗釣得盈前浪萬象虛疑指顧中

桂影扶疏漾碧流高人斜陸坐垂鈎乾
坤空廓心無際兩笠烟簑老即休

慈山泉二首

南越歐陽壯柏換鮎鶴來往齊中天年
來已報霜飛鶴纔識人間有二泉

生平所嗜玭清泉照見塵容返自憐陌
上行人汗如雨雲林浮履重留連

歎宜與無錫凱洪二首

鯔衣終日誦經經生禪識傷生亦皺眉一
鍍高懸萬人命貪填當畏老天知

沴氣無情苦降災飢民往往肯如鮐微
軀不得填溝壑還努生前瀉澤來

醉中感懷

世間榮樂汝吾拘強半逆逆是古人疑
使江南宮洪好也亦曾有一傷神

題焦間之覺齋卷後

人心天理本昭昭利欲無端日夜銷說
向迷途渾不省世間鵬鷃各逍遙

和劉千叔見寄一首

量若洪波運若山紫微花下願君還誰
知金穀塵埃底猶自識詩教破慳

杭睦相望水隔山劉郎詩債未能還耐
官到底無清濁造物從來有贈慳

中元日雨不出悼所喪馬呈憲府

諸公三首

踏破寒中萬里塵爭知駿骨委成泰飛
騰不是書生分東望家山一條神
酷烈薰心不可醫終朝起伏向人斯方
膧失邦来時路草滿秋原水拍隄
堕飄皆言兵祭行人不見邑人哭忽
聞隣叟悲還咲猶為江奴去復来

題奉元韓氏所藏灞關風雪圖嫡
親賜絹弄先阮畫圖三詩卷三百

秦關風雪路崎嶇人道回天計亦迂一
自謫還為口實後来尤勢勇難圖
天上霜縑寵渥光階前蘭玉姓名香長
安開遍知無數一咲論君戲綵堂
手植松楸慰九泉慶門能識性中天悠
悠南杜雲萍客愧讀春風錫類篇

戲贈施水菴僧

萬疊雲山遶梵宮黑衣三五坐談空適
来車馬迎門處一念應歸有相中

題儒醫邢明之家傳

昆季名侍實十郎諸孫長守支于堂人
間疢疾知無數珎重傳家肘後方

送陳景參赴官忻州

陳侯清操類脩篁直氣凌空傲雪霜更
願此君昌曉節歸来問住歲寒堂

喜晴二首

羲輪赫赫上天來人物熙熙萬里同不
為摩陰聊屏迹小臣憂國願年豐
積雨開晴翫碧天野花啼鳥亦欣然民
情底事成如此唯恐倉黃侶去年

題曹平章所藏淵明歸来圖

琴書歸興日悠悠歸去來辭遣督郵松
菊世間隨地有獨將風節愧庸流

約遊秋興亭阻風

背依岸岸面汀洲俯視長江日夜流一
覽便能袪百慮不應清興只宜秋

申屠子迪擢江西省郎取道儀真

纔會郎別賦二絕并簡子遂知事
慶門兄弟擅文場何異元方與季方老
叔相逢增感慨大丘曾為薦踈堂
東魯諸賢是鳳毛英聲文采競相高此
迴宮繪牙緋衮冀把吾曹變尔曹
題濟寧教授白志仁護金疏
白髮青衫君子儒南來行李只琴書江
淮好義多奇士不惜餘波托鱖魚
題泗洲王提舉畫魚卷
錦鯉悠然樂意長追隨泓潁亦洋々年
来不用風雷便同沐恩波滌荇香
題錢舜舉牧牛圖
太平有象樂村童牛背斜陽一笛風多
水優游農事辦世間憂閙頻年豐
題四清先生蜂蝶蜻蜓紅蓼圖
肆毒分飛蠆尾同喬樣許有捕蟬功岸
花瀌倒秋風外總是蘧々一夢中
題一鄉遊池圖

鎖蚕蓄息水雲鄉世事相催也莫愁鄉
識江湖多經畧一泓蘋藻獨徜徉
砂山諸友會詩邑泮作絕句紀頌詩
盟之意
秋望
凝望秋原景不窮淒々風色去年同菊
黃楓赤渾閑事一片西成在眼中
愛菊
人間衣々惜花王得侶東籬興味長擷
秀餐英期晚節相看日々是重陽
諸生酬唱以九日言懷西郊晚望為
二題回念春三秋九乃南江士民行
樂之時重陽迫近河決虞城鄉邑二
面皆被其害別墅數間亦在洪浸吾
今而後知樂人之樂者憂在其中矣
冥々造物豈易量哉二絕載諸君燦
九日言懷
黃流衝決沒平原孤負秋英泛濁醪想

像生壺半簡壁急營栩栩笑登高

西郊晚望

步屧郊坰樂未央金天忽變水雲鄉行
吟策杖乘高屐猶剩黃花襆鼻香

題許宜之三詩卷

樂善樓

心君樂善故名樓占断人間第一籌視
履考祥端可必郎星熠熠照吾州

文會堂

講明聖學達方來仁宅居安義路開多
少紅塵名利窟歲時相遇只啣杯

壽許公

八袠因循又七年松姿鶴骨只依然傍
人錯擬真君後自是安陽陸地仙

賞中秋月用碭山諸生分韻

平分秋氣擬晴空生待銀盤上海東夫
酒清歌誠外物淵懷佳致與人同

送婁竹所覲省廬陵二首

東淮遊覽復江西多少風光入品題不
信窮通有成算世間鳧鶴幾時齊

歸心點點楚山蒼離恨悠悠江水長功
利儻來將底用頗君常葺讀書堂

寄題劉氏義學

人間樂事育英材天下高風義學開崇
化勵賢猶茂舉使卑先栢鄧林來

送吳養浩貢士歸省

賓鴻小卦望西歸吳帳功名與願違杜

大古來難適用經綸綵服換朱衣

仁宗皇帝在藩邸趙人劉士中登塔採
鴿供尚膳蹄地墜死圖像求詩因
書二絕于後

薦羞捫鴿胃層烟點識神龍已在淵誰
料半途成瘵蹄不教隨侍九重天

丹誠一點插忘生不爲當時識姓名福
善禍淫天道遠滿插詩卷若爲情

題史總管隨車雨詩卷

乾坤漠漠困黃埃陌上傳呼太守來甘
澍應時醒萬物歡聲何啻發春雷

送寇致中歸永城

諸生誘掖漸還淳世事關心忽問津此
別不須增感慨大河南北即鄉隣

題東丹王乳駒圖

目睁神慘骨凌兢蘊艳終天母子情惻
隐更思推此道含靈孤犢可憐生

常光明齋李彥政既盲之日因綴
一絶於中丞趙公序末

何處浮雲翳太清飛廉驅逐使開明常
君侶是迴天手好藉餘光老魏京

題達康路教湯碧山金陵十詠卷
後

清詞十闋吊興亡華屋丘山夢鐵場一
片東南佳麗地老懷吟詠轉凄涼

五言絶句

見山亭 張義與清

春宿見山亭餘然心境清徹眠不忍睡
那更假蟲聲

漢泉曹文貞公詩卷之九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十

承事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男傳類集

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錄

樂府

滿江紅次元復初韻

四十年間，問何似、古人方略。時自咲、鼓身無策，療貧無藥。世事從來如意少，宦情已比當年薄。更不須、勲業鏡中看，今非昨。 眠矮榻，登高閣。携短杖，斟長杓。放風伸由己，碧空籠鶴。較短量長無定論，抗塵走俗非真樂。算從前、有鐵鑄難成，求人錯。

水龍吟用楊備甫學士登岳陽樓韻

岳陽西望荊州，倚樓留爲思劉表。國亡家破，當時豪俊，魚沈鴈渺。王霸紛更，乾坤擾攘，癡興難曉。記觀山縱酒，巡欄索句，有官舫、蓬窗小。 不畏黑風白浪，伴一點殘燈斜照。棹歌朝發，天光無際。得舒晴虹萬里，馳驅千年陳迹，數聲悲嘯。試問中想像，與來陶寫，付時人咲。

如夢令贈道夫二首

學有探奇索妙，命有人憎鬼咲。難與老天爭，寂寞漢陵周廟。權要權要，林撼有人清嘯。

榮悴本來何處，看取岸花汀樹。醉眼眩青紅，欲問真源無路。歸去歸去，風外數聲商女。

酹江月次王君陽李敏之過龍門韻

洪崖中斷，似層樓幻出，層巒疊嶂。欲問真源凌絕頂，安得乘風羽翮。勢利相忘驅馳不憚，西背曾南國。源泉混混，恍如夾右碣石。 遐想巢父襟懷，東濱烟霧裏，片帆如席。逸氣崢嶸，今老矣，惆悵劍河千尺。細草平沙，獎聚羸馬，長路無入

識家山四首不應猶作行客

酹江月用子周僉司詠雪韻

六花淩亂算神工不用幷州刀翦乍容還踈斜復整眼底萬更千變宿麥連雲遺蝗入地四海愁顏展呼童洗酌更宜簾幙高捲　還念去歲無鄉來秋有望仰戴天行健江上漁人應咲我巡路縈迴如篆何日言歸此心無競茅屋臨清淺滿懷春意坐令寒谷生暖

滿江紅次白君舉州倅所寄韻君舉三十年前友屢示佳製讀之令人起敬比以簿書倥偬不遑酬答閒改除天台恐因得替盍於惠泉之側用以叙懷

壯歲分携凝望眼器無虛日咲我輩江南江北為誰形役自愧散才非管鮑遥憐老友真元白況文章之外有良䏻安民業　談咲興浮雲隔離別恨流年遥試賡歌雅韻不論呼吸百粤溪山應好在平生許梗無終畢流行坎止任天公吾難必

水調歌頭次復初韻

山林隱君子無意事王侯天戈一日南指多少胃胡留不效熊舒龜息邦義繩頭蝸角我亦滯南州十載靡奔走贏得雪飛頭　苦思歸歸未得恨悠悠悠悠身世何物野渡一橫舟用舍隨時無定得失於人有命誰解曲如鉤兀坐閒令普風露一天秋

水龍吟用史葯房韻

匆匆沙際春歸皁如綬帶交加翠白雲縹緲四年相望季鷹歸未拘束微官蹤跡俗狀教人悶氣想顛鸞倒鳳天公不管誰會空中意　自要看時撥置悶誰家小欄堪倚雲間公子為能邀致愁懷一洗紅玉擎杯朱弦理調偶然成醉又

門前俗事催人上爲不堪凝睇

水調歌頭用崔子由韻

攀鱗年少志未要嘆羲娥人生滄海一粟何在兩飛梭多事舞衙蜂穴十載蝸蟠蝟縮勳業任蹉跎觸目世途險舉步強顏多　揩從今陶潁事嚴研磨丈夫功名談咲一曲飯牛歌盡道推門叉手自是臣心如水犯露肯相過袖手待真賞未及鬢生皤

摸魚子用前韻

悵人生百年如寄虛舟滄海難艤是非榮辱雲千變光景筭能消幾塵世裏取娉勝奴顏不覺長欸笑悠誰薦起望鼓處侯門要開懷抱將進又還止　凝眸處社燕儀程萬里飛黃跂鷲相比酣歌點檢平生事唯恐老之將至錙有目況識字能言莫負天公意文章信美旣不用毛錐寸長無有尋我泮地水

水調歌頭和盧仲敬太守

嘗爲武林客歡洽快平生誰知分袂江滸西往復東行今日簿書旁午明日山川迢遞愁恨幾時清迴首舊遊地天遠暮雲平　鬢雙皤腸百結意何成多應故山猿鶴咲我尚爭名儘自轟〻烈〻到底休〻莫〻何處覓鄉〻夢寐想歸路濡筆寫心聲

南鄉子二闋四川道中作

蜀道古來難數日艇舢與己關右棧天梯三百尺危欄聽被傍人畫棗看　兩握不習乾㑹聯飛流過石灘到晚纔知身是我平安孤館青燈夜更寒

十月出秦關竟日悠〻杳靄間直到蠶叢勸嶽頹江路梅花咲往還稚子候門魚開國地躋攀行盡千山復萬山　歸何日到（一作[illegible]有語）癡頑好把虛名付等閑

舟行辰沅江中〻詞數闋呈逮中御史

鵲橋仙

杜鵑聲訴鷓鴣聲亞催上黔陽歸路輕舟短棹泛滄浪儘兩袖夜郎烟霧雲山如暮灘流如怒石齒嶄然無數天涯愁緒不堪論這光景船消幾度

臨江仙

水出五溪成一派滔〻日夜東流倦乘鞍馬趂乘舟向來危處怯此去險中愁伊軋數聲離岸櫓乘鄉身世悠〻雙教杯酒汝眉頭癡兒官事了那作子長遊

同前

夾櫓聲喧鸂鶒中流石散牛羊岸邊茅屋半戎巷淡烟籠寂寞微雨些凄凉珍麦緣山稌綠叢花落水流香楚騷記誦不成章殷勤蘭與芷千古為誰芳

浣溪沙

世態紛〻幾變更天南地北只虛名簪華髮可憐生　旅食驚心三月到浪花吹面一舟輕中宵屈指計歸程

同前

解纜西南杳靄開萬重烟水亂雲山櫓聲摇落五溪臺　世路看來行欲遍頭顱到此合知還從今猶得十年閑

木蘭花慢壽郝仲明益都

論家中英氣人盡說古青州看東據滄溪西聽秦岳南控營丘千古鍾稱管晏道而今人物更風流磊落勝書公子從前從事公侯　勳名初不願依劉承〻運良籌聽萬里檢據一門冠蓋三世箕裘屈指瓜期已近頒平生相遇盡卿儔好記壽觴先舉尊盤江上新秋

沁園春和傻初省郎韻紀仲春陪諸名勝遊西山同行都省掾元明苗侯初行省掾尉遲甫道楫建周姓彝毛吉甫

山色湖光宜雨宜晴春來惱人嘆勞生

獨半登臨有興身司莞庫所向無靚為
朋車轅鷹羅條旋也算人間一度春情
無賴怕岸花汀草猙猲成塵 用替契
我天君吏不管長鑣喜與嗔任把酒論
文且行且上幕天席地誰主誰賓敬德
猖狂春陵咲傲延壽丹青畫不眞歸鞍
好向梅山東下數點行雲

八聲甘州和鄭澤民

算人生南北何如彷彿過青春似斷蓬
飛絮平生懷抱何處通漆惟逢故山佳
友終日藉陶薰芬帶淨如此歲與淮新
男子十年勳業謗無成一事負韶歲
昏使功名都了轉盲是非塵又滯與繩
營狗苟料山英也咲越虛人誰相約畫
尋故步經理遺文

水龍吟再和鄃甫學士

高樓壯觀東南迴然宴出千林表月簷
明櫚風櫺蕭爽烟波浩渺蘭逕新秋郁

豁薄暑梔源清曉概登臨感慨悠然引
興銀鹽向青螺小 自念當時行役顧
菱花不堪頻照江山如故中原在眼愁
香危瓴浩浩洪流茫茫塵世儘堪吟嘯
但優游老景浮湛里閈任邦人咲

木蘭花慢和史顯甫左丞韻寄頌

平日所長無適比年區區之懷老
孩互攻苦無性思祈相望一笑

羨犖是眉宇正臺閣濟時人況公是公
非知常知變樂道安貧寮前簿書旁午
抱丹誠一點伴青春偶遇科條隱密不
離辦雪殷勤 德星今日是鄉隣癡老
阻跡輪蹄喜陸地神仙山中宰相詞語清
新河濱預治佳釀待幽花相對樂情眞
幸有清風皓月何須翠袖紅巾

清平樂寄徐都司

昨朝塵誥世事眞難託旅舍淙淙冬雨
惡惡地觥籌交錯 東籬尚有花蘂他

時不避慳風傳語徐卿二子佳懷是慰
衰翁
　清平樂寄復初省郎兼簡希孟文友
情懷渺渺客舍天將曉百慮攻心渾未
了不似湯郎多少　人生傀儡棚中此
行那計西東指日雲泥超異重占口角
春風
　西京客中用壽鄉路教和雪庵居
　士弁贈趙李二君子詞韻

　西江月
歸興濃如山色宦情薄似秋光含殘相
伴說經常咲殺湖中魯望　劍用先須
府庫興我必待錢挍世間良賈會深藏
勝我追尋影響
　鵲橋仙
牛毛脊泿蠅頭文字終日疲神役志何
人覡頂坐垂鉤應咲我徒能鄙事　起
家寒士從師夫子不識蒼頭閣寺夜郎

旋轡又平城只把做槐安夢囊
　齊天樂和蔣四清病矚逢秋所作
昔天炎赫衣流汗歸呼生恨更淺節序
推移陰陽代謝誰敢心懷咨怨寅迷展
轉夢遠經層冰澄江匹練大地皦皦秋
空忽散仁風扇　此身慣經寒暑喧煩
俱淨盡古爐灰篆屈指交游轉頭零落
舉目殘星數點轟雷掣電任百計營為
亦難周遍日向西山氣機隨吐噓

　沁園春用中丞敬相謝承鄉送菊韻
菊有黃華惠然肯來思量意惣見秋容
淡泊寒香馥郁妖紅俗紫愛惡由兮王
露金風豚蹄豆酒不論文尊與義尊（文東）
（在蜀時以巨竹尺許試為一尊號之文尊 後在黄州聯諸家酒為一罌號之雪堂）
（義尊）重陽過看匆匆暮景苒苒行雲　賓
明相與欷歔況咀嚼頤精好致神咲量
長較短到頭是夢春三秋九夫復何言
（江南過春三秋九為遊琥之時）冠蓋名流搢紳處士特

贈新詩可以舉從今後但有花即飲鄉
自約：

鷓鴣天寄瞿德溫

六度飽鄉指月牙旅懷無日不思家歸
來誤讀蘇秦傳愁比他鄉日更加　貧
活計拙生涯幾人曾愛屋頭鴉一襟朱
墨纔經滌土銼重親兩部蛙

減字木蘭花為監司壽

乾坤清氣蒞岳生申名蓋世白簡霜飛
不為人間狠發機　要期莊算九十春
光都占斷平秩南訛管領薰風入舜歌

糖多令釋懷寄友人

褰境日匆匆浮生一夢中算愁懷萬古
皆同越水燕山南北道來不盡去無窮
萍水偶相逢晴天樓遠鴻似人問馮
耳秋風山立揚休成底用鬧健在好歸
農

鷓鴣天示次男河南書吏履亨

斗壘衡門筆硯生清流不柰作豪英官
途始步妨顛躓人海論交戒滿盈　臨
事懼好謀成百年到手是功名舉雛已
逐雲萍散又掛西南一點情

鵲橋仙用呂正學所贈韻

昔居清署今為編户要做古人襟度儘
收風月伴殘年更豈望前途垂顧　江
干徐步林皋歸路不受塵塵相污閒來
漸覺日舒長似挽得韶光遲住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卷之十

右漢泉涉尊故贈河南左丞曹文貞公所作也五七言古詩長句律賦樂府總若干首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復亨付襲成帙國子生胡益編爲十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公爲叙其端復亨以余與文貞公有平生之好故於余言是徵四公當世文章士也紀述之詳歌頌之美雄贍悉備奚以余言爲然嘗聞三百篇之義尚矣美善刺惡嚴嚴乎如秋霜夏日及乎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温温乎如祥風甘雨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發之爲政事播之爲聲樂殆不可以言語盡曹公以儒發身敭歷中外官轍四方故其寄寓紀述懷感諷刺賦詠皆目擊耳聞真履實踐温秀雅麗諸製皆工非苟作也其吟詠情性流出胸次有足自樂嗚呼乎豈深知詩者哉一以重復亨之請嘉其能保文貞之澤而又能壽諸梓以廣其傳一以樂諸縉紳先生能發揚文貞平昔之蘊與故引數語書諸序後云至元後戊寅秋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大元故資善大夫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贈體忠守憲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貞曹公神道碑銘并序

中大夫禮部尚書臣曹鑑奉

勅譔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知經筵事臣

張起巖奉勅書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

臣王結奉勅篆額

文宗皇帝初即位銳為國治以風紀之司視聽所繫正便允宜宿望

詔引年未罷者悉復之公自浙西謝歸碭山五年矣起使淮東淮東吏廉喜公之至復虞公之不久留也未幾果有西臺之命使騶敦趣行次汴梁疾作迺喟然曰七十歸事著典也老命急趍大義也至於昭齒充願持寵而不知止深懼也遂屏傳檄使者駐車問簡書又至終不起尋引歸一時被命者亦相繼去位於是天下之士高公之先決信公之遺榮也明年四子泰亨卒於閩公往拊之過丹陽復聞長子震亨殁毗陵泉痛曰仍盡然自瘵矣是冬其季復亨自碭來迎病不能歸又明年春竟卒于毗陵別第貞亨復亨率孫允等扶柩還葬所過城邑士大夫哭之曰雅德亡矣其知善類何今

天子即位之二年有司以公之事狀來

上惠邮之典命數有加仍

詔臣鑑為銘墓道以示有衆臣鑑謹按曹氏世家定陶者實周文之胤如裔特代變遷聚裂遷徙卒不遠遷濟亳閒公諱伯啓字士開自高大考諱滄以上播

農種德不營祿仕其配韓曾大考行序
曰九翁諱　其配　大考諱仲實號宕
不覊善挃射從軍攻亳死城下用公貴
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譙國郡
侯其配邵譙郡夫人考諱甫眔贈中奉
大夫護軍追封譙國郡公其配朱譙郡
夫人護軍生而孤五歲壬辰大學母兄
扶以北渡居成武之漢泉里從〻自業
逾弱紀還渾自脩乃從碭稍溫洽焉三
子公伯也夙負英異篤於問學未弱冠
文正李公謙教授東平徃從之渫堵一
室堪娃蘇糖恬如也既而領本縣文學
掾歸闕館掾徒日以所齋程綃自程文
定爲公紹守篁篇之銓府擢授㴻州儒
學正不行久之碭南有臺曰宴嬉俯瞰
大河暇日與客同登把酒相屬曰黃流
東西惟意所如古人既不我待焉能陸
陸生送伏號乎巧進京師實至元十有
四年冬十月也一時前行杜左司昌翁
等首以異客相遠爲除冀州儒學教授
十九年授將仕郎江陰路總管府經歷
敍以禦發自持時江左初定里居鄉寓
大夫士嚴集公餘每與陸惡使壓史總
管孝祥陸文主革謝磨義理詩詠酬荅
然未嘗廢滯府中也歷拜考例降、
制行二十五年改婺州路蘭溪縣主簿
尉獲強盜三十械之涂面椋背狥諸市
公獨察其非驗力爲辯杖果得真盜尉
坐是黜遷副工侯有威名郡守佐宰壁
風去獨遇公以禮且狀于行臺辟置令
史俄除徙仕郎杭州路鈔庫提領鈔法
久弊至元更製其弊滋甚蓋體輕宜重
故易腐而多僞置庫聽民以腐易新往
往欲於勢力吞徒不勝爲奸公約以法
啓閉以時細民自錢伯以上均得貺易
新出無滯腐入無腐朱更擢掾浙省時

行省補掾必以名役移中書畫可惟品
八正從流官乃應格同諸者十餘公資
逾格左司議府皆難之梁薊公時為左
丞聞之曰是曹佐厯者非士開乎斯人
負才望二十年而尚齒簿書例可限邪
特允之大德五年進承務郎常州路總
管府推官郡民趙友諒之妻江與同居
湯氏子通友諒殺湯而釋其妻江父千
夫長秉富侠恥女見污詭挾甌酒而然
實非以奸編賂當要屬公信愛故人從
容訪公道其故且以縉五妻為贅頗如
其請公毅然曰友諒固鉅凶彼其娉書
裹服往来章章者不究其根則亂倫者
由容而償殺者非本罪可乎故人不敢
復語獄上友諒竟以減死論富室黃
殺人事覺厚資其佃李亞羅誣服公閱
實正之人服其明宜興無錫二州饑推
鞫專刑不與它務行省特檄公濟之民

以無殍十一年陞奉訓大夫河南行省
左右司都事至大三年
制授朝列大夫台州路治中未赴拜西
臺監察御史詢部必以學校教養程督
為先稍徒罵頌所司少抑之即譏以贓
私訐于憲治聽者或不詰實徑符庭于
罰聞有心察其冤例以嫌不之省公必
研諦以情兩造俱盡乃嚴之法進朝散
大夫本臺都事轉中順大夫召入中臺
都事延祐三年徙中憲大夫刑部侍郎
湖廣行省右丞越魯不花前帥八番忿
傜猺散卒野鵲劉等叛黠難制密請土
官以兵掩誅其魁黨因而剽及良民樵
訴紛歷桂扞克斥又新添及平伐猺賊
文亂西南以擾聞命公偕兩臺御史本
省參政賈劇蒞鞫之行次沅州道且梗
公曰進非兵衛不可彼諸番酋長萬一
驚疑狙伏為患不細今乞往新師習者

威名若馳一分與之議靡不有濟衆然
之乃遣令監察御史楊鵬單騎詣之果
得要領以歸止坐前帥擅興罪餘悉以
安大同宣慰臣摸運嶺北粮儲石以億
計實不副直肆爲欺罔御史發之贓累
鉅萬朝廷數使督徴皆反而游言家後
遣公其人死公引諭其子弟曰公逋死
無貲與其斬援以賂囑若送官茅條汝
父所賂者移文相之顧不亦宥汝負耶

受賂者聞之率皆歸如數朞月得五十
萬緡詑無可理者列上與免建議罷之
轉通議大夫出爲真定路總管路當孔
要諸王重臣徃來驛頻未始以供億漁
攫其民見戶代輸流亡之賦工徒廪餼
久不繼悉除給之拜大農丞天下賦入
鹽利適半而淮浙充重自初附以距延
祐增直十有五倍官鹽既貴盜販蝟興
塩四百斤 判府兩席清商嶇場吏

鹽加才斗且見前盜虛懸竈丁不勝楚
毒先置官檢校終莫之革四年朝廷納
李英之策以英充兩浙運使別撥公與
行省試可以聞乃罷鄉衆杭州嘉興各
爲一倉浙西諸場隷焉紹興温台各爲
一倉浙東諸場隷焉倉設常選監使副
及監運官吕席常諸場一歲之筴比
初冬合竈戶輸于倉編排積之引商坐
待各路州縣水客諸倉射買定其佔引

二百緡有畸損四之一以歸商餘悉入
官監運場吏舟人增損依法盜賣漏失
及各倉旬較月比貨輸不及者有罰如
是法一而私鬻亦殺公董居多歸報遂
著令迄今稱便尋除南臺治書侍御史
回言諸被枉赴愬止中外臺司冬訟究
者一切莫聞非制也宜委官覆讞實則
直之妄則加論可也於是羣議譁然公
尋亦去矣拜福建廉訪使未行改右司

郎中踰月除山北廉使台爲集賢侍讀
學士儀辞侍御史同刊定大元通制出
爲浙西廉訪使國子丞陳觀二子相繼
沒以書嘆公曰吾祖蘭齋嘗守湖州遺
孫煦在焉煦兩子公爲丐一以嗣我他
日死當不朽未幾觀卒公名煦示以觀
書且曰周以太姒配胡公而封諸陳此
意不可失也煦泣而從之公資以牢幣
命子復亨同抵京師觀卒有後其誠以

孚人類如此平居每戒學者必以不欺
爲本而以亥廣適用爲學曰學不適用
猶不學也又曰學未融會不可與言道
心未洞達不可與計事故蒞政蒞民清
勤不懈既不闒略吏文而每事必本於
經術心要居家興寢夙夜未嘗少肆喻
子弟以莊飭僮僕以謹禄入量出禮儉
自持衣有三十年而無涴敗者人語以
謀生若弗聞也及卒家無餘蓄度惟琴

書所述詩文若干篇號漢泉漫藁初配
李氏攻苦內助事舅姑稱孝先公三十
八年卒追封魯郡夫人生四子震亨追
封晉陵縣尹貢亨令臨江路儒學教授
謙亨讀書早卒泰亨仕至福建鹽運使
司經歷二女一適南臺掾史趙大同一
適餘杭巡檢張居仁再配石盞氏卒今
配石盞氏其妹也有淑德恩以拊下人
未嘗窺其喜怒累封魯郡太夫人生二

子復亨前侍儀通事舍人履亨西臺察
院書吏孫男八人允以公廕承事郎江
陰州判官述祖崇禧總管府令史敬祖
天長縣儒學教諭述祖敬祖勤于藝業
克配其嫡榮祖並仕江浙行省欽祖弘
祖明祖繼祖皆從學女十人曾孫男二
人曾喜於尧女二人公生以乙卯年十
二月三十日卒以至順癸酉二月十六
日壽七十有九葬以碭山縣孝義鄉之

新塋錫謚加賜命之銘以元統三年正
月十日也銘曰
縈周建曹寔胙于文奧侯平陽乃漢元
勳
皇元立極多士層出肆封于魯自公孔
碩其碩伊何忠信爲質學以顯之威儀
靡忒作政于邦教于有家義以濟恩仁
以娭邪吏習儒通匪激匪容華要膴踐
一紛始終巾車既懸寤寐漢泉
天子曰嘻勉起予宣獨欽而趨星言載
途公曰負茲齒力弗舒歸餘養痾于碭
之阿或擾之槩或反之歌江風忽淒南
征孔悲人憂明喪天胡不遺歎無有仕
七朝故臣孰無有銘恩出
帝綸太史纂功叅常節忠載辭阡珹永
永無斁

文貞公畫像贊
前中書參知政事中奉大夫江南
行御史臺侍御史東平王士熙贊
國有元老于魯之邦泮水雍雍金石擊
拄聲寶南紀下民綱常烏集庭栢鳳鳴
高崗承宣時兩簡書嚴霜議先賦理班
登賢英達闢于邊黃河載清蓍龜詩訪
几杖光榮賢古中宏目炯裁明宜爾子
孫遺重爵經

祭文貞公文

維至順四年歲次癸酉三月乙丑朔進士常州録事瀛勉偶學教授唐天祥學正章懋御門生蔣德鄰趙楷等謹以潔牲柔毛之奠敬祭于

故資善大夫陜西行臺御史中丞曹公之靈嗚呼孰謂我

公而遽亡乎中原之耆舊

朝家之元老如星而晨如木而霜惟

公挟河嶽之英眾臺閣之勲殆歸然其如魯靈光故望風采者挽天慶雲之昭章聆音聲者宛律恆寒谷之吞陽詩契誼者都九皖蘭蘂之交香蒙引枚者蔚大田稲苗之待秋前者或班班乎青史後者或騷騷乎周行嗚呼孰謂我

公而遽亡乎晉盤桓乎憲府今老栢寒烟其黯蒼昔徒客乎翰侍今紫薇夜月其修光凡舊撫之州縣皆鳴其如桐鄉舊憩之郡猶皆攀其如甘棠獨毗陵而尤永不忘信乎遺愛遠而洋洋如水流深而決決方德星之聚茲黌執法之預芒嗚呼孰謂有憾傷乎賢而顯庸終以壽康興漢之跡侔唐之白杜渺高風其相望嗚呼孰謂無憾傷乎白髮何短丹心何長視周之尚文衛之武公猶是以論道而燭器國當世之所期李司造之靡常宜乎時之公卿大夫思其謨謀而稽典章四方之賓游而好倩思其楷模矩度之允愛九吾輩之後生小子思其德業之粹美思其表儀之端方思其言秋秋而温思其歛昂昂而莊思其宮耆高年而觥謚謚以自將嗚呼一朝而迫隔於杳茫徒重泣涕之浪浪痛烈其棢褧截爵餘芳尚饗

文貞公哀辭

門生開封趙楷

御史中丞碭山曹公大德中爲常州推官家君再辟府曹椽公特愛重之公仕縣儒進故崇儒今財賦總管曹公克明時授學官客常州公日延至會僚友説書時楷始十歲家君携往觀聽公名使前問所從受業俾誦大學終卷公甚喜閒至先師一山李先生塾命賦詩或加賞予勉卒業後三十年公膺中外重任望益隆綸命沓至最晩淛西憲使致仕特恩起淮東憲使尋除御史中丞分司陜西得旨許告老遂歸碭山故里扁所居軒曰知止齋曰容齋堂曰餘慶自號漢泉從鄉名也至順三年春公来常州會長子疾又離暑雨河溢涉秋遂留過冬楷方家居爲童子師公俾其孫弘祖從楷學時至楷所不怠所教與家君尤相好每憐其貧而悲其老或時餽酒肉助楷甘旨具公天性謙裕凡所往来歷造其家道舊故如平日公昔在江南得脾疾至是復作二子貴亨復亨視湯液不離四年二月朔楷往候閒進見質次語咲晏如十有六日加劇夜二鼓忽忽捐館春秋七十有九公仕清要數十年凡所以尊主庇民彰善癉惡事不一書而貴富壽考以功名終近世公卿鮮能及者公三子皆從事憲府孫嫡以公蔭官上州佐洎孫男女二十餘人侍夫人與喪會常州爲哭公生也無憾死也奚哀然楷所哀者哲人不可復作音容歎息隱然杖屨私有不能自已者謹爲之詞曰

碭之雲兮英英譽夫人兮好脩靈雲漢兮文章佩服兮瑤珩劃天閽兮洞開遡

塩埃兮上征
帝念兮下土華佇節兮惠斯民衡余嚮
兮椅承遷吾御兮龍庭遷序兮八極藐
陳詞兮枝濟
帝眷兮西顧畀敷法兮周京傑夫瘁兮
歸來碭之山兮青青飄風兮月桂策扶
光兮遥迎山川阻兮巖殫蒿藂足兮顏
餘河漸漸兮湯湯旐翩翩兮車軒軒淒
生往兮死還春草萋兮孖生兆新阡兮
碭之左慰恤典兮哀榮至順四年二月
二十有一日門生開封趙楷拜譔書
錢塘張鑑
若有人兮碭山之幽聽劍天兮賦遠遊
滄浪兮濯纓冠解冕兮揚休蹇持據兮
竟衷匪疏韋兮誰儔彼猗兮不慭遺耄
一夢兮何之漢泉兮悠悠兮與澤兮同
流魂兮歸來延陵兮不可以久留

文貞公挽章
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門生陸介
臺閣尊元老風霜屬舊臣綠章封事在
白髮決痕新勳業傳三世年齡近八旬
聖朝加恤典遺像付麒麟
問疾蘭陵館承顏憶舊年從容拜床下
笑語接樽前養老
君恩重憂時客淚懸孟棺名實定悵望
白雲天
進士將仕郎常州錄事汝勉
豸冠振豸代鳩杖鵝中序貴齒恩光重
衰賢品秩尊老人慶南極斅法落西垣
客吊數州次名香千古存
常州路儒學教授魯天祥
德星驚隕共淒秋爭新吳江鎖暮烟二
品衣冠人八十一門文獻樓三千奉先
亭在靈光遠餘慶室高後嗣賢愁損寔
掾聽薤露傷心丹旐翩翩

彭城劉文炳

周人禮樂晉風流臺省歸來已白頭韓柳文章登翰苑崔盧姓字在金甌幾年人避青驄馬一夕天成白玉樓華屋山丘今已矣羊曇那忍過西州

吳興章懋卿

大雅光前括清名著汗青中原推閥閱後學仰儀刑別業依南斗脩程起北溟繡衣登憲府白簡肅朝廷食蘖餘深味安車及耆齡芳蘭今滿砌丹桂已充庭致政尊元老剛居炯魯靈渭濱鸞斷夢華表竟摧翎綵岳牧英氣文昌返列星一朝傳永訣千古閟遺經謬忝殊知厚徒憎泣涕零無因歌薤露有恨寄泉扃

龜山書院山長陳禹遠

望極中司貴如公復幾人金章二品秩白髮九朝臣蟻國空成夢烏臺只自春臨風一慟哭回首重沾巾

天下一大老人中三達尊西臺思舊德北闕寵餘恩冰蘗全忠孝牙緋遍子孫生榮死無憾何用苦招魂

開封趙士元

中丞臺閣名猶重元老衣冠夢已空月俸終身丞相下春雲滿屋碭山中東都供帳榮疏傅南國甘棠憶召公三十年前掾曹在青衫老淚濕東風

常州門生蔣德鄰

中原文獻已星稀又向南州哭繡衣小井夜寒神劍化碭山春暖臥龍歸名揚臺閣生無憾澤潤兒孫死有輝情斷些歌招不得淒風丹旐隴雲飛

天台徐士榮

麟鳳世罕見如公能幾人官高不知貴道在豈憂貧霜操西臺柏天年大澤椿一時泉壤恨千載淚沾巾

舊日甘棠地今朝薤露歌德星依隕石[illegible]
教雨久成河臺閣題詩滿鄉閭載酒多
見孫能繼述春夢托南柯

延陵吳克恭

時来驄馬使歳闕白鷄年魂氣衣冠盡
才名簡冊傳惟應比疏廣更復侶韋賢
綠野春天日猶疑臺省邊

分陝聲華重
先朝禮數優起居同漢節歸葬復徐州
厚祿遂能顯脩名卒未休寂寥遺老月
蕭瑟闕宮秋

太原牛時中

錫土開燕國分臺立要津皤皤仍國老
謇謇自王臣書疏
丹墀舊衣冠白社新傳家有清節麟趾
日振振
賜几元臣老徵車禮數殊風流幾八袞
德澤施諸孤海內年豐淚春前孺子芻

故人官太史應待傳醇儒

常州許恕

柏府青驄馬梅花白玉堂老臣開
國體賓夢憶
君王天上三星折人間一鑑亡芒碭春
雨夜山色慘無光

毘陵陳顯曾

甘棠舊城府非夜預精靈海内餘元老
生平秖六經春陰太白曙日色碭山青
謚典哀榮共穹碑看勒銘
耆舊飄零日星河慘淡辰策勳歸太史
華閱及西人

黃關猶適籍青山竟掩
身淒涼楚江涕不到濟陰春

葉繼祖

去年曾哭袁公子華館春深服未閑多
歷大官知異數長乘驄馬記西迴閫遂
纍纍黃金賜扶杖今傳白玉維芒碭山
川雲物隔百年耆舊一興哀

桐廬縣儒學教諭門生陸元善
使鉞風霜肅臺綱日月新青山尋勝事
綠野老閒身家世傳清訓
朝廷憶舊臣蒲輪空有夢薤露已傷神
昏思深黄閣嘉謨動
紫皇典刑公尚在精力汝誰強用老需
丹扆辭榮綰繡裳九原不可作天地颯
凄凉

陳宗仁
公輔雄才遇等倫丹心鶴髮九朝臣載
年館職登金馬一旦堂封鋸石麟芒碭
秋風空洒淚蘭陵夜雨獨傷神那堪回
首談經處雲白山青不見人

南陽宋遐之
麒麟閣上舊功臣夢斷秋風渭水濱漢
室衣冠一丘土曹門詩禮百年人霜餘
烏府留蒼栢雲黯燕山隕大椿嗟我書
生竟安仰楚江回首淚沾巾

毘陵侍生王德元
洪鈞播禹鼎細大殊不同鳳凰託高梧
天馬嘶冷風芒碭多奇氣高人天所鍾
馳聲蓋崇大起家繇章縫之調承明
廬立
朝見清忠歷官老臺閣仁惠蘇罹瘵致
政謝
天子綠野思明農子孫樹門戶觴詠河
雍雍歡好未渠央太白朝已東斯文就

淪喪我輩將疇宗眷言思君子感深情
內訌生多負何益拊棺徒自恫死別良
可憫揮淚嗟無從

惟揚劉景聖
栢府推元老投閒出鳳城席穠方獲拜
窀穸忽悲驚天上魚符墜人間柱石傾
碭峯丹旐遠拭淚不勝情

毘陵蔣斡
廷閣尊元老殊恩賜秩新致身宗學

術歷職近御鈞丹旐金雲慕彤翳蕭路
塵應留舊遺像千載煎麒麟

毘陵蔣鞠

譙國中丞貴冠裳起縉紳懸車方告老
曳杖忽傷神臺閣思清論
朝廷憶舊臣春風碭山道行者淚沾巾

古鄆班宗義

重祿中丞貴高年八袠尊懸車謝簪紱
曳杖貴立園故典憐文獻豈碑示子孫
無由拜床下春草哭新原

彭城劉巘

譙國衣冠百世榮中丞符節重時名鷄
林此日懷文獻烏府何年見老成未死
青驄應有淚遠歸丹旐若為情使君英
氣還千古回首蘭陵空月明